

1934

新文

大正

版出高橋洋行

月刊新文

編 主 一 余

文 學 叢 刊

<p>樊家鋪</p> <p>吳組緝 短篇</p>	<p>線外</p> <p>木子健吾 劇本</p>	<p>雪地</p> <p>何毅天 短篇</p>	<p>蘆葉船</p> <p>卞 詩</p>	<p>圓圓</p> <p>張天翼 短篇</p>	<p>鳳子</p> <p>沈從文 長篇</p>
<p>黃昏之獻</p> <p>鄭振鐸 散文</p>	<p>味言集</p> <p>靳以 短篇</p>	<p>豹頭集</p> <p>甲辰 散六</p>	<p>刀劍集</p> <p>鄭振鐸 論文</p>	<p>南</p> <p>記</p>	<p>少年</p> <p>氣</p>

行 刊 局 書 遠

版 出 日 不

商務印書館編印

大學叢書文學院文學系用書

文學概論(參考書)

一册 定價七角 馬宗霍著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上册 定價二元二角 郭紹虞著

詩之研究

一册 定價一元 傅東華譯

B. Perry: A Study of Poetry.

詩詞學

一册 定價一元五角 徐謙著

詞學通論

一册 定價五角 吳梅著

國語學草創(參考書)

一册 定價四角五分 胡以魯著

比較語音學概要

一册 定價二元 劉復譯

P. Passy: Outlines of Comparative Phonetics

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參考書)

二册 定價二元 蔣善國著

中國文字學(參考書)

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顧實著

近代英文獨幕名劇選(附原文)

一册 定價三元五角 羅家倫選譯

文學大綱

四册 定價十三元 鄭振鐸著

短篇小說作法研究

一册 定價一元四角 張志澄譯

H. C. William: A Handbook on Story Writing

(附註) 大學叢書文學院用書尚有多種不及備列
另印大學叢書已出版書目錄索閱即贈

最近出版文學書

德意志文學史(文學叢書) 余祥霖著 一册 六角

意大利現代文學(文學叢書) 董家濂譯 一册 八角

希臘擬曲 周作人譯 一册 四角

奧德賽(漢譯世界名著) 荷馬著 傅東華譯 一册 二元八角

雙練 羅琛著 一册 七角

聖女貞德(漢譯世界名著) 蕭伯納著 胡仁源譯 一册 六角五分

娜娜(世界文學名著) Zola著 王丁一譯 二册 二元

屠槌(全上) Zola著 王丁一譯 二册 二元

婚禮進行曲(全上) Batali著 王丁一譯 一册 七角五分

巴瓦列先生的女婿(全上) Sandeau著 楊彥勤譯 一册 四角五分

戀愛與社會(全上) Storm著 季珠譯 一册 五角五分

牧羊神(全上) Hansin著 有一極譯 一册 五角九分

吉姆爺(全上) Conrad著 有一極譯 一册 一元四角

佃戶的女兒(全上) 有一極譯 一册 一元四角

醫學的勝利(全上) 有一極譯 一册 一元四角

小芳算(全上) 有一極譯 一册 一元四角

拓誤(全上) 有一極譯 一册 一元四角

立達書局

教科書

中初 文 學 概 論	中初 唱 歌	中初 外 國 地 理	中初 本 國 地 理	中初 植 物 學	中初 化 學	中初 物 理	中初 現 代 英 文 選	中初 平 面 幾 何 學	中初 國 文 選 本 註 解	中初 國 文 選 本 高
中 高 等 代 數 學	師 範 教 育 概 論	中 高 唱 歌	中 高 自 然 地 理	中 高 投 影 畫	中 高 英 文 改 錯 詳 解	中 高 世 界 地 理	中 高 物 理	中 高 外 國	中 高 英 文	

凡品，今修

民間半月刊第一、二、三期目錄

第一期

第二期

發刊詞
全國各地的實驗運動
力量的培養
定縣農村經濟現狀
生產建設與條件建設
桑二嫂(小說)

編者
孫伏園
瞿菊農
李景漢
彭一湖
熊佛西

簡 五月與中國

勞動節

新生活運動與農民 中國農民的偉大和修養？

評 從植樹說起

摩登破壞與建設安享

農運情報

凡在本年七月內直接向本社定閱者，只收半價。(國外郵費照舊)

平民化與生產化的教育
救濟中國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
平民的科學教育
定縣農村人口的分析與問題
城姑下鄉記(小說)

瞿菊農
彭一湖
李劭青
李景漢
王向辰

簡 遼東運動會的精神 拉西曼報告書 鐵路沿線
出品展覽會 全國財政會議 中學會考 登高

評 一呼萬山默然 著作家出版界應注意

農運情報

記者

秉服務社會之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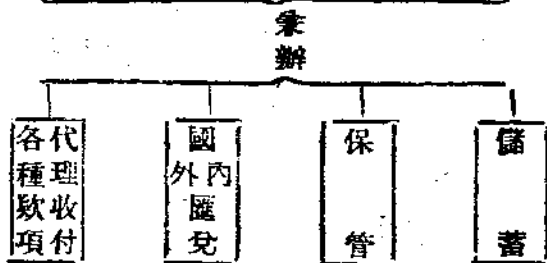
而與各界合作

大陸銀行

總行 天津

分行 上海 漢口 南京 蘇州 濟南 石家莊 青島 煙台 威海衛 龍口 濰縣 鄭州 開封 徐州 蚌埠 蕪湖 安慶 九江 南昌 長沙 衡陽 常德 重慶 成都 昆明 西安 蘭州 西寧 迪化 哈密 喀什 和田 阿克蘇 庫車 焉耆 吐魯番 鄯善 哈密 伊寧 塔城 阿勒泰 庫爾勒 哈密 吐魯番 鄯善 哈密 伊寧 塔城 阿勒泰 庫爾勒

辦理普通商業銀行業務



北平分行地址

東四牌樓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清華大學內
燕京大學內

立達書局

社會社

定價 壹元

文 學 季 刊

第 三 期

上海

商務印書館

文選本

季

各書均係原來編者教授

二十一年十月部頒

二十三年七月一日

錄日期三第 刊季學文 錄日期三第 刊季學文

創
作

相片	槍	保鏢	偵探	吸血鬼	災難中的人羣	龍眼花開的時候(下篇)	朱野子修熙	懶招	春	勝仗	薛仁貴征東	春天	雲前一生(續)
冰 心(三四)	魯 彥(四三)	張天翼(四八)	蘆 焚(八七)	連 清(九四)	荒 煤(一〇三)	歐陽鏡蓉(一二五)	歐陽山(一二〇)	蔣牧良(一二六)	陳 厚(一三六)	蹇先艾(一四四)	何穀天(一五三)	靳 以(一五八)	李 素(一六五)

錄日期三第 刊季學文 錄日期三第 刊季學文

詩

春城

古城與我

上天橋去

夢戀

嫩黃之憶

卞之琳 (三五)

何其芳 (六五)

李康田 (二六)

麗尼 (三五)

吳組緜 (三五)

論

著

剛性美與柔性美

希臘的悲劇

日本明治文學中之自然主義

崇高論

最近英美雜誌中的文學論文

巴謾解

朱光潛 (一)

洪深 (二〇)

傅仲濤 (三一)

李康田譯 (二五)

畢樹棠 (三五)

黎錦熙 (三六)

錄日期三第 刊季學文 錄日期三第 刊季學文

劇 本

這不過是春天

李健吾 (五八)

雷雨

曹 禺 (一五二)

香妃

顧青海 (三〇九)

散文隨筆

看圖識字

唐 俟 (三九)

生日

唐 濟 (三一)

失去及其他

麗 尼 (九九)

夜食

南 星 (二四)

琳夢湖上

袁昌英 (一五)

散文二篇

默 生 (三六)

錄目期三第 刊季學文 錄目期三第 刊季學文

老頭子和山羊

方之 (二六)

長途

萬迪鶴 (三〇)

躲

余冠英 (三四)

我怎麼創作的

K. H. 譯 (三四)

翻譯小說

落雪的時候

天行譯 (三五)

書評

『二年』

王淑明 (三五)

『萌芽』

王淑明 (三五)

錄日期三第 刊季學文 錄日期三第 刊季學文

補
白

讀書雜記

馬 琴

兩個女人

(二〇)

屠格涅夫新散文詩

于道元譯

沒有巢

(三〇)

在我去世以後

(三五)

一條蛇

(四〇)

杯

(四五)

我可憐

(五〇)

詛咒

(五五)

『啊，我的幼年！啊，我底青春』

(六〇)

誰的冒犯

(六五)

生活的一條法則

(七〇)

剛性美與柔性美

朱光潛

一

凡美都是「抒情的表現」，都起於「形相的真覺」，並不在事物本身。所以就理論說，藝術是不可分類的。可分類的祇是事物，而直覺是心理的活動，是最單純而不可再區分的現象。克羅齊竭力反對歷來學者把藝術分為抒情的，敘事的，表演的，造形的，悲劇的，喜劇的等等，就是因為這個道理。但是就事實說，事物的形態不同，牠們所引起的美感不同的反應也往往不一致。為方便起見，我們往往可以把這些不一致的美感的反應加以分類，說某類作品是悲劇的，某類作品是喜劇的，某類作品是敘事的，某類作品是抒情的。本文所說的兩種美也就是根據這種辦法而分別出來的。

自然界事物物都可以說是理式的象徵，都可以說是共相的殊相，像柏拉圖所比擬的，都是背後堤上的行人射在前面牆壁上的幻影。科學家哲學家和藝術家都想揭開自然之秘，在殊相中見出共相。但是他們出發點不同，目的不同，因而在同一殊相中所見得的共相也不一致。

比如走進一個園子裏，你抬頭看見一隻老鷹坐在一株蒼勁的古松上向你瞪着雄糾糾的眼，回頭又看見池邊旖旎的柳枝上有一隻嬌滴滴的黃鸝在那兒臨風弄舌，這些不同的物體在你心中所引起的情感是怎麼呢？依科學家看，「松」和「柳

「同具「樹」的共相，「鷹」和「鸞」同具「鳥」的共相，然而從體感方面，老鷹却和古松同調，嬌鸞却和嫩柳同調。借用名譽的術語在藝術上來說，鷹和松同具一種美的共相，鸞和柳又同具另一種美的共相。牠們所象徵的性格不相同，所引起的情調也不相同。倘若鸞飛上枯松的枝上或是鷹棲在嫩柳的枝上，你登時就會發生不調和的感覺；雖然為變化出奇起見，這種不倫不類的配合有時也為藝術家所許可。

自然界本有兩種美，老鷹古松是一種，嬌鸞嫩柳又是一種。倘若你細心體會，凡是配用「美」字形容的事物，不屬於老鷹古松的一類，就屬於嬌鸞嫩柳的一類；否則就是兩類的混和。從前人有兩句六言詩說：「駿馬秋風冀北，杏花春雨江南」。這兩句詩每句都祇舉出三個殊相，然而牠們可以象徵一切美。你遇到任何美的事物，都可以拿牠們做標準來分類。比如說峻嶺，懸瀑，狂風，暴雨，沈寂的夜或是無垠的沙漠，城下哀歌的項羽或是橫槊賦詩的曹操，你可以說這都是「駿馬秋風冀北」式的美；比如說清風，皓月，暗香，疏影，青螺似的山光，媚眼似的湖水，葬花的林黛玉或是一側帽飲水的納蘭成德，你可以說這都是「杏花春雨江南」式的美。這兩種美有時也可以混合調和。老鷹有棲嫩柳的時候，嬌鸞有棲古松的時候，猶如男子中之有楊六郎，女子中之有木蘭和秦良玉，西子湖濱之有兩高峰，西北利亞荒原之有明

媚的貝加爾。比如說菊花，在「天寒猶有傲霜枝」之中牠有「駿馬秋風冀北」式的美，在「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之中牠有「杏花春雨江南」式的美。李太白在寫蜀道難和黃河之水時，陶淵明在寫「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時，屬於前一類；李在寫閨怨長相思和清平調時，陶在寫遊斜川和閒情賦時屬於後一類。

這兩種美的共相是什麼呢？定義正名向來是難事，但是形容詞是容易找的。我說「駿馬秋風冀北」時，你會想到「雄渾」，「勁健」；我說「杏花春雨江南」時，你會想到「秀麗」，「典雅」；前者是「氣概」，後者是「神韻」；前者是剛性美，後者是柔性美。

二

剛性美是動的，柔性美是靜的。動如醉，靜如夢，尼采在悲劇的起源裏說藝術有兩種，一種是醉的產品，音樂和跳舞是最顯著的例；一種是夢的產品，一切造型藝術如圖畫雕刻等都屬於這一類。他拿日神亞波羅（Appollo）和酒神達阿尼蘇司（Dionysus）來象徵這兩種藝術。你看亞波羅的光輝那樣熱烈閃耀麼？其實他的面孔比渴睡漢的還更恬靜，世界一切色相得他的光纔呈現，所以都可以說是從他腦裏夢出來的。詩人畫家和雕刻家的任務也和亞波羅一樣，全是在造色相，換句話說，全是在做夢。達阿尼蘇司的精神則完全相反，他要噴出心中積蓄得很深厚的苦悶，要圖利那間盡量的歡樂，在青蔥茂密的葡萄叢裏，看蝶在翩翩的飛，蜂在嗡嗡的舞，他也不由自主的沒入生命的狂瀾裏，放着嗓子高歌，提着足尖狂舞。他雖然沒有造出亞波羅所造的那些光怪陸離的圖畫，可是他的歌迸出內心的情感，他的舞和大自然的脈膊共

起伏，也是發洩，也是表現，總而言之，也是人生一種不可少的藝術。在尼采看，這兩種相反的美熔化於一爐，從深心迸出的苦悶藉鮮明的意象而呈現，於是纔有希臘的悲劇。（詳見拙著文藝心理學第十一章）

尼采所謂達阿尼蘇司的藝術是剛性的，亞波羅的藝術是柔性的。不過在同一藝術之中，作品也有剛柔之別。比如說音樂，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固然像狂風暴雨，極沈雄悲壯之致。而月光曲和第六交響曲則溫柔委婉，如怨如訴，與其謂為「醉」，不如謂為「夢」了。

三

藝術是自然和人生的返照。創作家往往因性格的偏向而作品也因而崎嶇或畸柔。瑪珂安傑羅在性格上和藝術上都是剛性美的極端的代表。你看他的「摩西」！有比他的目光更烈的火焰麼？有比他的鬚髮更硬的鋼絲麼？你看他的「達維」！他那副腦裏怕藏着比亞力山大的更驚心動魄的雄圖罷？他那雙龐大的右臂遲一會兒怕要拔起喜馬拉雅峯去撞碎那一個星球罷？亞當是上帝首創的人，可是要結識世界第一個理想的偉男子，你須得到羅馬色斯檀教寺的頂壁上去物色。這一幅大氣磅礴的「創世記」中沒有一個面孔不露着超人的意志，沒有一條筋肉不露出海克里司的氣力。但是柔性美在這裏是很難尋出的。除「德爾斐仙」（Delphic Sibyl）以外，簡直沒有一個人像女子。他的「夏娃」和「媽安娜」都是英氣逼人的。里阿那多達文奇恰好替瑪珂安傑羅做一個反稱。假如「亞當」和「達維」是男性美的象徵，女性美的象徵從「米羅愛神」以後，就不得不推「孟洛里莎」了。那莊重中寓着嫵媚的眼，那輕盈而神秘的笑，那豐潤靈活的手，藝術家已經

摸索追求了不知幾許年代，到達文奇纔帶着血肉實現出來，這是多麼大的一個成功！達文奇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的世界中固然也有些魁梧奇偉的男子（例如「自畫像」），可是他的特長則在能攝取女性中最令人留戀的表現出來。藏在日內瓦的那幅「授洗者聖約翰」活像女子化身固不用說，連藏在露浮爾宮的那幅「酒神」也祇是一位帶醉的「孟洛里沙」。再看「最後晚餐」中的耶穌，他披髮，低着眉，在慈祥的面孔中現出悲哀和惻隱，而同時又毫無失望的神采，除着撫慰病兒的慈母以外，你在那裏能尋出他的「模特兒」呢？

四

中國古代哲人觀察宇宙，似乎都從藝術家的觀點出發，所以他們在萬殊中所見得的共相爲「陰」與「陽」。易經和後來緯學家把萬事萬物都歸原到兩儀四象，其所用標準，就是我們把老鷹配古松，嬌鶯配嫩柳所用的標準。這種觀念在一般人腦裏印得很深，所以歷來藝術對於剛柔兩種美分得很嚴。在詩的方面有李杜與韋孟之別，在詞的方面有蘇辛與溫李之別，在書法方面有顏柳與褚趙之別，在畫的方面有北派與南派之別，在拳術有太極與少林之別。清朝陽湖派和桐城派對於文章的爭執也就起於剛柔的嗜好不同。姚姬傳的復魯聚非書是討論文章上剛柔之別的，他說：

「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有弗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河，如奔駢驥；其光也如日，如火，如金鑠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爲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鶴之鳴

而入寥闕；其於人也濇乎其如歎，越乎其如有思，嘆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姚姬傳所拿來形容陽剛之美的如雷電長風崇山峻崖大河等等在西方文藝批評中素稱爲 Sublime；他所拿來形容陰柔之美的如雲霞，清風，幽林，曲澗等等在西方文藝中素稱爲 Grace。Grace 可譯爲「清秀」或「幽美」。Sublime 是最高上的剛性美，牠在中文中沒有恰當的譯名。「雄渾」，「勁健」，「偉大」，「崇高」，「莊嚴」諸詞都祇能得其片面的義意，本文姑且稱之爲「雄偉」（理由見下文）。西方學者常討論「雄偉」和「秀美」的分別，對於「雄偉」的研究尤其努力。

(五)

Sublime 一詞起源於希臘修詞學者郎吉納司 (Longinus 213—273 紀元後)。他曾著一書論雄偉體。不過他專指詩文的高華的風格，後人言「雄偉」則意義較爲廣泛。近代關於「雄偉」的學說大半發源於康德。康德早年曾作一文論秀美與雄偉的感覺，以爲「秀美」使人欣喜，「雄偉」使人感動；對「秀美」者多歡笑，對「雄偉」者多嚴肅；花場，日景，女子，拉丁民族都是以「秀美」勝的，高山，暴風雨，夜景，男子，條頓民族都是以「雄偉」勝的。在這篇論文裏康德祇列舉事實，到後來寫美感的評判時他才討論學理。在這部書裏他仍然把「雄偉」和「秀美」對舉，關於「雄偉」的文字佔了全書二分之一。他以爲「雄偉」的特徵爲「絕對大」。一切東西和牠相比都現得渺小的就是「雄偉」。「雄偉」有兩種，一種是「數量的」，其大在體積，例如高山；一種是「精力的」，其大在精神氣魄，在不受外物的阻撓，在能勝過一切障礙，例如

狂風暴雨。(我們的譯名中「偉」字可以括盡康德的「數量的 Sublime」的意義，「雄」字可以括盡「精力的 Sublime」的意義，我們對着「雄偉」事物時心裡都覺到一種「霎時的抗拒」，彷彿自己不能抵擋這麼浩大的力量。這是「雄偉」所以異於「秀美」的，「秀美」所生的情感始終是愉快，「雄偉」所生的情感却微含幾分不愉快的成分。但是這種「霎時的抗拒」究竟是霎時的，牠喚起內心的自覺，使我們隱約想到外物的力量和體積儘管巨大無比，却不能壓服我們的內心的自由，因此，外物的「雄偉」適足激起自己煥發振作。

六

康德之說如此，後來有許多學者把牠加以闡明修改，就以英人勃騰德列 A. G. Bradley 在牛津詩學講義裏所提出來的最為明晰精當，我們現在把牠撮要介紹在這裏。上文關於康德的話稍嫌粗略，勃騰德列的學說可以當作一個注脚用。

何種事物能使人覺得「雄偉」呢？詩人考洛西基有一次觀瀑布，想找一個最合式的字樣來形容牠，推敲了許久，覺得祇有「雄偉」兩個字最恰當，他聽到後來的一位游客驚訝道：「這真是雄偉！」心裏非常高興，但是他的同游的一位太太接着說道：「真的，在我生平所見過的東西之中這是最乖巧 (neat) 的了。」「乖巧」用在這裏何以使我們覺得太殺風景呢！因為祇有很小的東西纔可以說「乖巧」，而「雄偉」恰是與「乖巧」相反的，「雄偉」的東西大半具有巨大的體積。比如峭峻峻峭的懸崖，一望無邊的大海，包羅萬物的天空，聳入雲霄的高塔，纔能發生「雄偉」的印象，在動物中祇有狂嘯生風的虎，迴旋天空的鷹和逍遙大海的長鯨，在植物中祇有十尋蒼松和千年翠柏，纔能配上這個形容詞。一隻貓或是一

隻金絲雀，一棵柳或是一朵海棠祇能說「秀美」；如果說牠雄偉，「就未免像上例那位太太說瀑布「乖巧」了。

沒有巨大體積的東西是否絕對不能爲「雄偉」呢？「雄偉」不惟在體積方面可以見出，在精神方面也可以見出，有時體積愈小弱愈足稱出精神魄力的偉大，屠格涅夫在散文詩所寫的麻雀是一個最好的例：

「我正打獵歸來，趁着園中的大路向前走，我的狗在前面跑。

「猛然間牠的脚步慢了下來，屏聲息氣的偷偷的向前走，好像他嗅到前面有獵物似的。我沿路探望，看見地上躺着一隻還未出巢的小麻雀，喙上有一條黃色的邊緣，頂上的毛還是狼狽的。牠是從窠裏落下来的，那時正在刮大風，把路旁的樹吹得發抖。牠躺在地上的不動，祇是敲着兩隻羽毛未豐的翅膀作半飛的姿勢，却沒法飛得起。

「我的狗慢慢的向牠走，突然間好像彈丸似的從樹上落下來一隻黑頸項的老麻雀，緊緊的落在狗的口邊，渾身都蓬亂得不成個樣子，牠還是一聲哀鳴，一聲向狗的張着的大口和大齒飛撞了一回又一回。

「牠要援救牠的雛鳥，所以把自己的身子來擠塞牠的災禍。牠的渺小的身軀在驚怖震顛，牠的微細的喉嚨漸叫漸啞；牠終於倒斃了。牠犧牲了牠的性命。

「在牠的眼中狗是多麼巨大的一個怪物！但是牠却不能留在安全的枝上，一種比牠的更強的力量把牠拖下來了。

「我的狗站着不動，後來垂尾喪氣的蹣跚回來。他顯然也認識到這種力量，我喚他來到身邊；我向前走過時一陣虔敬的心情湧上我的心頭，

「是的，請莫要笑，我在看到那隻義勇的小鳥和牠的熱

愛的迸發時心裏所感覺到的確實是虔敬。

『愛比死，我當時默想到，比死所帶的恐怖還更強有力。因為有愛，祇因為有愛，生命纔能支持住，纔能進行。』

屠格涅夫所描寫的這隻麻雀可以說是 Sublime 了。使牠「雄偉」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這自然不是牠的體積而是牠的愛和勇，愛和勇雖能使人敬重，却不常使人覺得「雄偉」，何以在這裏特別使人覺得「雄偉」呢？這却與麻雀的體積有關。假使從大口中營救鷓鴣的是一隻巨鷹，牠的愛和勇就不免難够上「雄偉」的程度了。以麻雀那樣微小脆弱的鳥而能現出那樣偉大的愛和勇，牠的精神和牠的體積相比較，更顯出牠的偉大，所以牠使人發生「雄偉」的印象。

照這樣看，「雄偉」之所以為「雄偉」，不僅在體積而尤在精神。高山大河的「雄偉」在體積，屠格涅夫的麻雀的「雄偉」在精神，前者是康德所說的「數量的雄偉」，後者是康德所說的「精力的雄偉」。康德討論「雄偉」，舉例大半取自自然界事物，後人頗疑其主張自然之外無「雄偉」，以為他沒有注意到道德和藝術的「雄偉」。其實這大半可以包在「精力的雄偉」裏面。康德在實用理性的評判裏本來說過：『世間有兩件東西，你愈默想牠們，愈體驗牠們，牠們愈使你驚美敬仰，一個是在我們上面的繁星爛然的天空，一個是在我們裏面的道德律。』這就是顯然承認後人所謂「道德的雄偉」了。有時一件事物可以同時見出上面所說的兩種「雄偉」。創世紀開章的『上帝說要有光，光就有了』一句話就是好例。從黑暗混沌之中猛然現出光來，而這個光又是普照全世界的，這是一「數量的雄偉」。這麼一件大事單靠上帝說一句話就做成了，這是何等氣魄！這是一「精力的雄偉」。

康德所下的「雄偉」的定義是「絕對大」，說有限中見出無

限纔是「雄偉」。後人多附和此說。於是「不可測量」成為「雄偉」的一個特質。法人巴西(V. Bage)在康德美學論裏辯駁此說，勃騰德列也頗不以爲然。『時間』和『空間』兩個觀念可以說是一「不可測量的」。『有限』的東西都不能說是一「不可測量」。比如一座高山或是一隻巨鷹可以給人以「雄偉」的印象而却不是「不可測量」的。據勃騰德列的意見，「雄偉」所具的「大」與其說是「不可測量的」(Unmeasurable)，無寧說是「未經測量的」(Unmeasured)我們在覺得一件事物「雄偉」時，心中祇是驚訝其偉大，並不會有意要測量牠偉大究竟到何種程度，並不會拿牠和一個標準來比較而明確的斷定牠比任何物都較大，像康德所說的。我們祇覺得牠極偉大，非常偉大。這所謂「極」和「非常」常僅為美感經驗中霎時的幻覺。這種幻覺是感覺「雄偉」所必有的，沒有這種幻覺就不能發生「雄偉」的印象。比如在驚訝泰山「雄偉」時猛然想到峨嵋山還更比牠高大。在驚訝一隻老鷹「雄偉」時猛然想到一隻比牠小的鷓鴣就可以打殺牠。『雄偉』的意象便無形消失了。所以「不加比較」「未經測量」是感覺「雄偉」的一個必要的條件。本來在一個美感經驗中「意象」都要「絕緣」。都要「孤立」。(我在文藝心理學第一章中已經詳細說過)。不僅「雄偉」的意象是如此。

七

在覺到一件事物「雄偉」時，我們的心裏起何種變化呢？我們說嬌鶯嫩柳秀美。說老鷹古松雄偉，就主觀方面說，我們自己的心境有什麼不同呢？感覺「秀美」時心境是單純的，始終一致的。感覺「雄偉」時心境是複雜的，有變化。秀美的事物立刻就叫我們覺得愉快，牠的形態恰合我們

感官脾胃，牠好比一位親熱的朋友，每逢見面，他就眉開眼笑的趕上來。我們也就眉開眼笑的迎上去，彼此毫不遲疑的毫無畏忌的握手道情款。我們對於秀美事物的情感始終是歡喜的，肯定的，積極的，其中不經絲毫波折。雄偉事物則不然。牠彷彿挾巨大的力量傾山倒海的來臨，我們常於有意無意之中覺得自己渺小，覺得牠不可了解，不可抵擋，不敢胃然的盡量的接收牠，於是對牠不免帶有幾分退讓迴避的態度。但是這種否定的消極的態度祇是一瞬間的。我們還沒有明白察覺到自己的遲疑時，就已經發見牠是可景仰的可敬佩的。我們對牠那樣浩大的氣魄，因為沒常經見過，祇是望着發呆。在發呆之中，我們不覺忘却自我，聚精會神的審視牠，接受牠，吸收牠，摩挲牠，於是猛然間自己也振作奮發起來，腰幹比平常伸得直些，頭比平常昂得高些，精神也比平常更嚴肅，更激昂。受移情作用的影響（見文藝心理學第三章），我們不知不覺的泯化我和物的界限，物的「雄偉」印入我的心中便變成我的「雄偉」了。在這時候，我也不覺得還是在欣賞物的「雄偉」，還是在自矜我的「雄偉」，這種伸張激昂而却嚴肅的情感是極愉快的。總之，在對着「雄偉」事物時，我們第一步是驚，第二步是喜；第一步因物的偉大而有無意的見出自己的渺小，第二步因物的偉大而有無意的幻覺到自己的偉大，第一步心情就是康德所說的「霎時的抗拒」，牠帶有幾分痛感。第二步心情本已欣喜，加以得着霎時痛感的搏擊反映，於是更顯得濃厚。這個道理我們在看高山大海時都可以體驗得到。山的巍峨，海的浩蕩，在第一眼看時，都要給我們若干震驚，但是不須臾間，我們的心靈便完全為山海的印象佔領住，於是彷彿自覺也有一種巍峨浩蕩的氣概了。

第二種心情是一切美感經驗所同具的，第一種心情是

感到「雄偉」時所特有的。始終不帶幾分震驚，不帶幾分自己渺小的意識，便不能感到「雄偉」。英人波爾克（Buller）所以說「雄偉」之中都含有「可恐怖」的（Terrible）一個成分。但是「恐怖」的字樣用在這裏未免稍嫌過火。「恐怖」所引起的反應態度通常是逃避，「雄偉」對於觀者的心魂却有極大的吸引力。「恐怖」是一種實際人生的情感，而「雄偉」的感覺像一切其他美感經驗一樣，却離開實用的索絆而聚精會神的陶醉於目前意象。「雄偉」的感覺之中含有類似「恐怖」的成分而却未至於「恐怖」。我們祇能說「雄偉」大半是突如其來的，含有幾分不可了解性的，心靈驟然和牠接觸在倉皇之中不免窮於應付，但是這祇是霎時的，不是明白現於意識的。這種突然性就是「霎時的抗拒」的主因。失去「突然性」則本來「雄偉」的事物往往失其為「雄偉」。同是一座高山，第一次望見時覺得牠「雄偉」，以後愈熟識就不免愈覺其平常。陶淵明在「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中是描寫無意中猝然與山相遇的意境，他所見到的是山的「雄偉」；李白在「相看兩不厭，惟有敬亭山」中，蘇東坡在「青山有約常當戶」中却祇是見到山的和藹可親了。同是一件事物也可以常常使人得到「雄偉」，這是由於觀者別具慧眼，常常發見牠的新奇，並不足證明「雄偉」的感覺不必帶有突然性。

所謂「突然性」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尋常知覺不能完全抓得住的，知覺不能完全抓得住牠，便不免嫌牠不合常軌。嫌牠還有缺陷。「雄偉」的東西往往使人覺得牠有些粗糙，就是因為這個道理。瑪珂安傑羅的作品中往往留有一片不加雕琢的頑石，這種粗糙大葉的作法最易產生「雄偉」的印象，也最易使人嫌牠不「完美」，不「精緻」。所以康德派美學家往往拿「雄偉」和「美」對舉，不把「雄偉」當作一種

美。赫格爾則以為形式不稱精神，精神不就範於形式而泛濫橫流，纔有「雄偉」。其實美有難易，「雄偉」是美之難者，因為牠不像平易的美祇容納一些性質相同的單調的成分。牠不惟容納美，還要馴服醜，牠要把美的醜的同納在一個爐子裏面去鍊鍊。

八

和「雄偉」相對的為「秀美」。歷來學者多偏重「雄偉」，很少把「秀美」單提出來討論的，因為「秀美」的問題沒有「雄偉」的問題那麼複雜。把牠單提出來討論的有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看，「秀美」的印象起源於筋肉運動時筋力的節省。運動愈顯出輕巧不費力的樣子愈使人覺得「秀美」。動物中最「秀美」的如羚羊獵犬和賽跑的馬等等，運動器官都特別發達；最不「秀美」的如龜，象，海馬等等，運動器官都特別遲鈍。從此可知「秀美」和運動有關了。斯賓塞自述發見秀美和運動的關係之經過說：

「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一個舞女奏技，她的動作大半很牽強過分，我暗地罵她鄙陋，如果觀衆不是一般以隨人拍掌叫好為時髦的懦者，她那種技藝是一定受人嗤鄙的。但是她偶然也現出一點秀美的動作，都是比較的不大費力去做出來的，我注意到這點，同時想起許多互證的事實，因而下了這樣一個結論：在要換一個姿勢或是要做一個動作時，費的力量愈少，就愈顯得秀美。換句話說，動作以節省筋力者為秀美，動物形狀以便於得到筋力節省者為秀美，姿態以無須費力維持者為秀美，至於非生物的秀美則因其和這種形態有類似的地方。」

這個道理很容易拿例證來說明，兵士在少息時比在立

正時秀美，因為在立正時他現出有意做作的樣子，而少息時則手足放在自然的位置，無須費力。我們取站的姿勢時常把體重放在一隻腿上，這隻腿總是豎得筆直的，其餘一隻腿則很安閑的彎着，這是由於節省筋力的緣故；頭稍偏向某一方，也是因為這個道理，雕刻家常摩做這種姿勢，就因為牠特別秀美。初學滑冰或騎腳踏車的東歪西倒，胖漢跑路時肢體不靈活，跛子走路時兩足上下參差，口吃者說話時用盡氣力說不出一個字來，擱下人在紳士面前講禮，處處都露出了尷尬的樣子，這都是最不秀美的舉動。我們何以覺得牠們最不秀美呢？就因為旁人看得出賣氣力的痕跡。會做一件事的人（無論是跳舞，說話，走路或是行禮）往往駕輕就熟，行若無事，旁人看不見他費力，所以覺得牠「秀美」。

拿筋力節省的原則來解釋非生物的「秀美」似比較難些，其實也並不難。非生物的形態和生物的形態往往有許多類似點。因有類似點，我們往往把非生物當作生物看待，以為牠也有知覺和情感。原始式的知覺都不免帶有一擬人作用。看見一棵樹或是一座山，我們常常把牠看作一個人，以人的經驗來了解物的姿態。因此「秀美」本來是能運動的生物所表現的一種特質，就被人引伸用來形容非生物了。比如橡樹看來不如柳樹「秀美」，是什麼緣故呢？橡樹的枝子平直伸出的，和樹幹變成垂直線，我們看到牠時，便隱約想到維持平直的姿勢，好比人平舉兩手一樣，是多麼費力的事，所以我們說牠不「秀美」。反之柳樹枝條是向下垂着的，我們看到牠時便隱約想到牠像人的胳膊在安閑無事時的姿勢，用不着費大力，所以我們覺得牠「秀美」。再比如波紋似的曲線是一般人所公認為最美的線，依斯賓塞說，牠所以最美者就由於曲線運動是最省力的運動。直線運動在將轉彎時須拋棄

原有的動力 (Momentum) 而另起一種新動力，轉彎愈多，費力愈大。曲線運動則可以利用轉彎以前的動力，所以用力較少。我們覺得曲線運動最秀美，因為牠最省力；我們覺得一切曲線都美，因為牠聯想到曲線運動。

斯賓塞以為這種現象起於同情作用。他說：「賴有同情作用，我們看旁人臨險，自己也戰慄起來；看見旁人掙扎或跌落時，自己的肢體也動作起來；我們並且彷彿分享他們所經驗到的筋肉感覺。他們的動作如果幽莽笨拙，我們也微微覺到自己發笨拙動作時所應有的不快感；他們的動作如果輕巧嫺熟，我們也嘗到輕巧動作所應有的快感。」照這段話看，斯賓塞的「同情作用」(Sympathy) 就是我們在第三章所討論的「移情作用」(Empathy) 了。那時候學者本來還沒有採用「移情作用」這個名詞。近來蘭格斐爾德在他的美感的態度一書中採用斯賓塞的學說，就把「秀美」當作移情作用的一個實例，我們在上文討論「雄偉」時已經說過感覺「雄偉」時常起移情作用，現在我們知道感覺「秀美」時也是如此，可見得移情作用在美感經驗中是一個最廣泛的現象，而「雄偉」和「秀美」的感覺在根本上也並無二致了。

九

斯賓塞的筋力節省說雖含有一部分真理，但是並不能盡「秀美」的意蘊。我們看到「秀美」事物時所感覺到的與其說是筋力的節省，不如說是歡愛的表現。「秀美」事物彷彿向我們微笑，這種微笑是表現牠自己的歡喜，也是表示牠對於我們的親愛，「秀美」是女子所特有的優點，大半含有幾分女性的引誘。德國哲學家薛林 (Schelling) 說過：「藝術和自然一樣，極端全在秀美。牠不但與事物以形相，使牠們各具個性，

還要進一步作畫龍點睛的工夫，使牠們顯出秀美，「秀美」事物可愛，就因為藝術先使牠們現出向人表示愛情的樣子。」愛和歡喜是相連的。「秀美」事物表示愛，所以都帶幾分喜氣，英國文藝批評學者羅斯經 (Ruskin) 說過：「你如果想一位姑娘顯得秀美，須先使她快活。」

「秀美」表現歡愛的道理法國美學家顧約 (Goyen) 在他的現代美學問題裏說得最透闢：「

「秀美」不是像斯賓塞所說的，祇是力量的節省；最要緊的是牠表現一種意志。在生物中「秀美」的動作總是伴着兩種相鄰的情感，一是歡喜，一是親愛，歡喜是由於覺到生活美滿，和環境恰相諧和；既與環境諧和，就已有同情的傾向。「秀美」表現兩種心境：一種是自己的滿意，一種是要旁人也滿意。「秀美」都伴着筋肉的鬆懈，動物祇有在安息時，在生活圓滿和平時筋肉纔會鬆懈，到了悲哀忿怒和鬥爭的時候，肢體就立刻僵硬起來了。比如有一條狗在頑耍，你在樹裏裏做一點聲響，便可以看見牠立刻變換姿勢，把頸子伸直，耳尾和軀幹也立刻聳豎起不動。反之，親愛往往表現於波紋似的輕巧的動作，全無幽莽暴糙或稜角的痕跡。這種動作是同情的流露，所以能引起觀者的同情。此外如微微彎屈的體勢，尤其是頸項稍向下低着，胳膊隨意垂着的時候，除同情之外，還表現一種悽惻憂愁的神情，似乎求人憐惜的樣子；觀者看到這種姿態就不免起憐惜的心情，垂憐惹人憐惜，就因為這個道理。最後，「秀美」都帶有自捨 (Abandon) 的樣子，人不是在愛的時候不會完全自捨，所以我們贊同薛林的秀美表現愛情說；因其表現愛情，所以「秀美」最易動人，牠向人表示愛，所以人也愛牠。年輕的姑娘在沒有嘗到愛的滋味時就還沒有比「美」(Beauty) 更美的絕頂的「秀美」

(Grace) 她像小孩子一樣，可以具有歡喜時的「秀美」，却還沒有柔情所流露的「秀美」。

十

總觀上述各節，關於「秀美」的學說有兩種，一派人說牠是由於筋力的節省，一派人說牠由於歡愛的表現，這兩說是否互相衝突呢？法國哲學家柏格森也曾經注意這個問題。他兼探這兩種學說，我們看見省力的運動，自己也彷彿覺到牠所伴着的筋肉感覺，這是「物理的同情」。Sympathie physique 這種「物理的同情」隨即引起「精神的同情」Sympathie

morale)。我們不但覺得秀美的事物表現輕巧的運動，並且還覺得牠是向我們運動，來親近我們，我們所以覺得牠和露可親，柏格森不否認秀美中有「物理的同情」，但是以為「精神的同情」為牠的最要緊的原素。我們覺得柏格森的說法比較圓滿。「秀美」本來是女性的。我們描寫女性美時通常用「幽閒」，「輕盈」，「溫柔」，「嬌弱」等等字樣，這些特徵可以說是「不露費力痕跡的」（斯賓塞說），也可以說是「引起同情的」（顧約說）。因為牠現出不費氣力的樣子，所以我們覺得牠弱，覺得牠不抗拒我們而親近我們，因此向牠表示憐愛，這就是柏格森所謂「物理的同情引起精神的同情」。

讀書雜記

塞西爾蓮諾

馬琴

詩人拉瑪庭的兩千餘頁的大著「吉隆特黨人史」，誠如牠的題名所暗示，是一部有偏見的書，而且牠不能夠給我們解釋自一七八九年開始的法國革命之發展的階段，但也自有牠的長處，牠不是一部歷史家的著作，牠是詩人的著作，那文字的優美常常使讀者不忍釋手。

關於塞西爾蓮諾的事，密失勒的書裏面只提到一個皇黨女郎在陸伯斯比家中被捕，而英國加萊爾的「法國革命史」和拉瑪庭的書都說得比較詳細。

蓮諾是一個紙商的女兒，一個充滿着好奇心的，二十歲的漂亮姑娘。有一天她瞞了父母偷偷去見陸伯斯比，陸伯斯比是不能讓普通人看見的。她便嚷起來，人家把她抓住加以搜查，在她的籃子發見兩把小刀，和一堆換洗衣服。於是他們便將她逮捕起來，把她牽連在行刺陸伯斯比的案件裏。

受審的時候，她天真地回答道，她想見陸伯斯比，不過是受了好奇心的指使，她想看看所謂「L'Etat」究竟像個什麼樣子，或是否能夠引起她的愛或恨。她說那換洗衣服是預備着在監獄裏用的，她知道人家會把她送到那里去，她甚至知道她會被送上斷頭台。

她的推測果然不錯，她被判決了死刑，她的全家都陪着她上了斷頭台。在囚車裏她還向她的父母謝罪，說她不該起那種奇怪的念頭。

希臘的悲劇

洪深

文藝季刊 第三期

從現代科學家研究原始民族生活的結果，我們曉得一切魔術妖法符籙咒語以及其他有迷信性的行動，最初的目的，是為幫助實際生活的。原始的人類，為要更有力地控制自然界的效能，對於他們所希望的某種現象，如甘霖的沛降，獸類的聚集，植物的生長等，往往用動作或用跳舞來模倣這種現象，或用戲劇來表演這種現象，以催迫強制這種現象的發生。譬如在甘霖沛降的時候，草裏的青蛙，格格地鳴叫着；那野蠻人誤會了，以為蛙鳴可以降雨；於是為了求雨的原故，竟扮成青蛙模樣，伏在地上學蛙鳴了。此類迷信的舉動，習慣相承，積而久之，自然地形成了固定的宗教儀式，並且引起了奇妙的神話。神話不外是說明某種現象背景後有什麼勢力在那裏主宰；神話是解釋那儀式的意義的；神話是野蠻人底宗教哲學。

神話裏所傳說的諸色禍祇，有時是對於人類，完全惡意的。如在古代巴比倫；他們所刻造的神像，都似彈惡的毒獸，使人看到眼裏即不由不懼；而人們祀神媚神的方法，又是這樣殘酷，好像不如此便不能取悅於那兇暴的神祇，稽遲那將快臨頭的災難，挽救那無情的淒慘的幾乎不能逃免的命運！這種悲觀的觀念，當然是為物質環境所決定。在底格

斯河 Tigris 及幼發拉的河 Euphrates 底兩岸，生命是太不安定了；不測的風雨，氾濫的洪水，常時把人類以及人類費了老大氣力所建習的渺小成績品，一舉而掃蕩殆盡的。

也有時候，神話裏的神靈，對於人類，是善意的，友愛的。如在古代埃及；他們的神靈，大半是人類的保護者領導者；人類在這個世界裏，以及在死後另一世界裏，都是憑託他們底蔭庇的。這種樂觀的觀念，當然也是為物質環境所決定。埃及的天時是比較地和正；而尼羅河 Nile 底漲落，也有一定的季節；使得人們的生活，是豐裕，有規則，可靠而安定；不會不感想是神靈降福於他們了。

在古代希臘，這兩種觀念是相並的存在着。在宙斯 Zeus 阿波羅 Apollo、阿弗羅底 Aphrodite、狄奧尼索 Dionysus 等所謂夏令配神群之外，另有許多黑暗方面的神靈，對於人類都沒有什麼好感的；人們必須不時地禱祭，求告，盡媚他們，使不為人禍害。史書裏記載着這樣的三個儀式：

(一) Diasia 是一種「驅除不祥」的禱祭，將一切供獻的犧牲，燒為灰燼，以禳解那周圍的黑暗中不可知的神怒；

(二) Thesmophoria 是一種「媚神祈福」的儀式，婦女們捧着蛇，松實，以及麵粉做的形似性器官的東西遊行着；又將活的豬投入深的山坎，等牠餓斃了，取出骨殖，

播散在田裏，以求豐收。

(三) Anthesteria 是一種「撫慰亡者」的家祭，在一定日子，各家的生人，招致他家已死的人底鬼魂，重回家裏，和在生前一般的晏享，數日後，仍將這些鬼魂送返墳墓，以求福佑。

這三者和夏令配神羣，差不多全沒有關係。

至於夏令配神羣，本不是希臘的土產，而是那征服希臘的民族，從北方携帶來的。紀元前一四五零年，阿奇安人，Achaens 使用鐵製兵器的部落，征服了那原居希臘使用青銅兵器的部落。再過了三四世紀，他們又被多利亞人 Dorians 所征服。漸漸地幾個民族都能相安無事的處着。而土著的宗教觀念不免與外來的宗教觀念，調和而化合了。

宗教本是人創的，所以神的行爲，性格，團體組織，處處都是反映着那創他的人類底生活。那些征服了希臘的得勝者，過些什麼生活呢！他們耕麼？織麼？從事於生產的有益的工作麼？一些也沒有的！他們爲什麼要勞動！叫那被征服的人胼手胝足的供養他們，不是一個很省事的辦法麼！他們享受，他們狂飲，他們尋樂；怒則相鬥，喜則製音樂；不如意便威威壓迫那侍奉他們的奴隸們；高興便把他們取笑打趣。他們從不欺騙，除非爲了戀愛與戰爭。他們什麼都不怕，祇怕他們自己中間最有威力的神。一羣貴族式的強盜，這個夏令配神羣；過的就是這種生活。

經過了久遠的時間，這個夏令配神羣，在希臘人觀念中，更加「人生化」了。他們竟是一羣超人；男神是男的超人，女神是女的超人；最愛多管人間的閑事；並且還是陰謀狡展的政客，門戶意見甚深黨同伐異的幫徒。家國的事，大之如戰爭，小之如婚姻，他們也要參加干預的；成功或失

敗，他們都得負責任。建一個城，立一個國，驅除舊有的異暗的神靈，更是他們份內的事。此外，還能發明藝術的科學的以及日用的物品。神的數目愈弄愈多了，所司職務愈增愈瑣了；那理智極端發達的希臘人，漸漸感覺得有統一，簡單化，合理化的必要；緩緩地將諸神中的喀斯，推尊爲唯一有威權的正直的神了。

但是，這正是沒落的開始。因爲宗教本從感情出發，與理智是絕對不調和的。欲將宗教合理化，正是信仰力衰薄的表示。何況希臘的這種多神的偉人的宗教，根本是一種頌揚光耀自己民族的心理作用，還不如希臘土著的靈禱禮祭的宗教，是建立在盲目的信仰上的呢！所以，當理智的希臘人對於夏令配神羣懷疑的時候，他們不自覺的又去採取那舊有的宗教的儀式，用在他們自己的宗教裏。不過他們却是創造了新的東西，一切是美化了哲理化了（註一）；如狄奧尼索的慶祝節，與其說是祈求福澤，不如說是借此熱鬧一番；確是祝禱的成分少，慶祝的成分多；魔術迷信的成分少，快樂酬謝的成分多了；這在紀元前七八世紀，情形是如此；而希臘的悲劇，就從狄奧尼索的慶祝節裏，產生出來了。

二

希臘人所崇祀的狄奧尼索，乃是一位年少貌美的旨酒之神。每年三月底，在他底誕日，舉行一個慶祝節。慶祝的主要儀式，就是一段歌詩 Dithyramb。原先這是隨口編成的東西；一隊合唱的歌者 Chorus，穿上羊神 Caprine Satyrs 的衣服，其中有一個領袖，臨時編出詩句念着或唱着，其餘的人在旁嘩譁着一種腔調，作爲幫和。整個的儀式是放恣的熱烈的縱樂尋歡的；歌詩的音調是不莊重的；詞句是不雅馴

的；舉動有時還是淫猥的，那歌隊的領袖，從編唱詩句，漸漸地進而扮演人物，摹仿個性。這一種的歌詩，因為歌隊是扮成羊子，就叫做是「羊歌」；現在的英文字 *Tragety*，普通流行的意義是悲劇，是從希臘字轉化的，原來的意義是「羊子的歌」*Goat Song*。（註二）「羊歌」或「悲劇」最先非但是悲，而且是充滿了歡欣笑樂的。

希臘哲學家雅理士多德說過：「羊歌」也取得牠底偉大性了；放棄了牠底不連貫的故事，可笑的詞句，牠底音調居然變得十分嚴肅，雖然這是在牠底發達過程中比較遲後的一個時期。「笑樂的羊歌怎麼會化成悲哀的戲劇的呢。考古的學者說：這是因為慶祝酒神的羊歌裏面，混入了殯葬的儀式。

希臘人對於他們的祖先，民族裏的逝去的英雄，也舉行紀念追悼的儀式的。史蹟上確實可考的，是在 *Clecyon* 地方，人民舉行一種宗教儀式，記念他們死去的國王 *Adrastus*，悼弔他底生前種種不幸。據說，這裏的歌詩，是詩人 *Epigenes* 預先編寫的；也用一個樂隊，但是這個樂隊，當然是讚揚死去的國王而不稱美狄奧尼素的；祇穿平常的長袍，而不穿像羊的衣服的；樂隊的領袖，也搬演，也摹倣 *Mimeata*，但是動作音調是莊重嚴肅的而不是尋樂嬉笑的。後來又有一個作家，名 *Clisthenes* 的，竟把這些哀悼儀式裏的方法，推用到慶祝酒神的儀式裏去了；這個改變過的羊歌，第一次在雅典上演的時候，觀衆不覺奇愕，都嘆「這個與狄奧尼素無干」。（註三）這就是正式悲劇的開始。

希臘悲劇裏的搬演故事的部分，是從慶祝儀式變化出來的，牠底嚴重哀肅的音調，是從哀悼儀式搬移過來的。這兩種儀式的化合，不但決定了悲劇的內容，並且還決定了牠底形式。希臘悲劇底內容，不外是稱頌，讚揚，光大，顯

耀，他們民族裏已往逝去的英雄，或是他們自己過去偉大的事跡，或是那站在他們一方面而一向庇佑他們的諸神的功績美德。而且因為這種儀式，根本須在英雄們死後纔舉行的，所說都是已往已過的事情，所以悲劇裏表演故事的方式，不是用從頭至尾的順叙，而是用追溯往昔的補述；全篇是回顧性的 *Retrospective*。最初，劇中唯一的演員（即是那樂隊的領袖），不扮那故事中的主人翁，而扮一個使者或傳達員；最初，差不多是無戲可演的，由演員（說着）報告一段事實，由樂隊（唱着）讚嘆一番，這樣交相遞接而將一個故事說完。故事中的主人翁，最初是不出現的；而悲劇本身的主人翁，並非故事的主人翁（他們所記念英雄），而是那樂隊所代表的同情於英雄的人；最初，悲劇都是用樂隊所扮演的人羣爲劇名的；（到伊士奇時代，猶然如此；牠底劇本，喚作波斯人 *Perseus* 求告的婦人們 *Suppliant Women* 奠酒祀神者 *Ilka-tion Bearers* 七個攻奪底比斯城的將軍 *Seven Against Thebes* 等等。）

在這樣「早型」的悲劇裏，故事中最「戲劇的」一段，或是在既往，或是在台後；台上沒有什麼戲劇的。所報告的故事，祇算是綴合多段歌詩的一條線索。那逝去英雄的事蹟，他生前奮鬥的經過，並不會戲劇化了演給大衆看；所戲劇化的，祇是他底事蹟和他底奮鬥所引起的一羣同情於他的人底感想。早型的悲劇，最能引起觀者底興味的，倒不是台上所搬演的種種，而是搬演以外的暗示。

但是，不久之後，一個演員增爲兩個演員了。這個發展是很自然的；在許多同情於英雄的人羣中，也許有一個對他特別關切，甚或是他底至親或朋友；那歌隊所應表示的事，竟可分一節給他去做，而他也不妨表示一些他獨有的個人的

感想了；這樣便成一個使者和一個「故事中主人翁的友人」底對話，一隊同情於主人翁的人底歌唱。其後，故事中主人翁，也登了台了。這個發展也是很自然的；觀眾聽得台上衆人稱道他許多好處，當然渴望自己親眼一見。最先，台上所出現的，還僅是主人翁的鬼魂。後來纔改爲活人出現；但是故事開場極後，所搬演的，祇是英雄將死之前，或其畢生大事將近完成之前的極短一刻。逐漸地，故事中的主人翁，在台上的時間加長了，地位更重要了，替了樂隊而做了台上戲劇的主人翁了。並且又增添了別的角色，主人翁的友人之外，又有了主人翁的敵人了。這時候，希臘的悲劇已發達到最高峯；本來祇是報告那葬在墳墓裏的英雄底偉蹟的，現在那英雄從墳墓裏走了出來，將他自己的事蹟復做一遍給大家看了。

三

希臘悲劇最早的演出場所，是一個供給歌者們跳舞和歌唱的平台，當中一個祭壇 *Altar*。平台是圓的，四面空無所有，既沒有牆壁，建築物，戲房等，也沒有佈景。觀眾就坐在台的四周，圍着看。在紀元前四百六十五年，劇場的格式改變了；一個九十餘尺寬的圓台，觀眾祇坐在台的三面（約三分之二）；在那空餘的一面，構造了一所半爲佈景半作戲房的建築物。簡單的一層房屋，左右伸張兩翼 *Parascenia*；正中一個大門，劇中主要的角色，都從這門上場下場；後來又在兩翼上，各開了一道小門。那房屋朝觀衆的一面，利用作爲戲劇的背景；那房屋的後面，便算作「室內」或「別地」，（凡在台上報告的事情，都算在後面發生的）；那房屋本身，是演員更換服裝面具的所在。在房屋的前面，沿着牆壁，並

有一個狹長方形的平台，比較那歌舞的平台略高數尺；高的方的平台，是說話的演員使用的；低的圓的平台，是唱詩的歌隊使用的。

這樣一個簡單的劇場，已够滿足希臘悲劇的需要了。後來在極盛時代，索福克儂等雖然增加了佈景道具，但是劇場的大體結構，是沒有改變的。佈景是畫在幾個可以旋轉的三角柱子 *Periaktoi* 上的；柱子共有三面，恰好在每一面上，給一組背景；一曲既終而欲換景的時候，祇須將這些柱子旋轉一面就成了；這個法子是很聰明的，在野外有風日的地方，方的硬片軟片（現在所通用的背景板），支撐與掉換，都是非常困難的。使用的道具，有兩種是特別的；一是吊人的機械， *Deus Machina* 可以將一個演員騰空吊去，或從空落下；這是預備神靈下降或仙鬼墜天的。還有一種是載人的小車 *Hyccylama*，實即是一個活動的小台，下面裝有車輪可以推移，乃是將室內或別地所發生事情的結果（如宮內殺死一人之類），在車上裝佈好了，從大門中推出來給大家看的。悲劇在極盛時代，演員人數，至多仍祇三個！如果劇中說話的角色在三個以上，一個演員便須扮演好幾個角色；一場剛畢，匆匆的換了服裝與面具，又須搶着上場了。演員非戴面具不得上場，而劇中每個角色不論男女都有規定的面具；所以演員換了一個面具，便算是換了一個角色；那怕前一場他所扮演的是男子，後一場他戴上女人的面具，穿上女人的服裝，他又在演女人了。如果有時候他前場所扮的角色，在後場必須上台，而他自己又不得不扮演另一個角色，那補救的方法，祇有另着一個人，戴上那必須登台的角色底面具，上台去頂替，好在頂替的人，無須開口（有時甚至可以使用一個木偶的）。在留傳下來的希臘悲劇的劇本裏，從

來不會有三個以上的角色，在同一場子內，開口說話；（那歌隊的唱詞，當然不算在內。）

歌隊在那低一層較近觀衆的舞台上歌唱。上場之後，永不離開，直到全劇完畢，始可下場。歌唱的時候，通常是面向觀衆的；但到表演熱烈的一刻，他們都望着高台上劇中的主要人物，而把背向着觀衆。最初，歌隊的人數，非常之多；後來減到十二個；索福克僊又加了三個，共爲十五個。他們衆口合唱同一的歌調；只有一個樂師，吹着一支笛和着，別無其他音樂。笛不過是給與歌詩一種節奏而已，聲音是很低的；他們不欲用音樂的聲音掩蓋了字句。

因爲劇場廣大（可容一萬七千人觀看），又是在露天裏，處處都得用過度的誇張，以集中觀衆的注意。面具原來的用意，就是爲此；在這樣的廣大劇場裏，演員底面貌尙且看不真切，不必說面上的表情了；所以面具的繪製，不但須說明所代表的角色是男是女，並且還得說明他的個性人格，甚至他在這齣戲裏的情感；（中國舊戲裏的臉譜也是如此的）。面具用槩木或硬木或麻布製成，上面繪的紋路都是很大很粗，不惜過分形容的；口，開得很寬闊；眼睛也是畫在上面，但是瞳仁挖空，預備演員可以從後面張視；（和中國新年時兒童所戴的鬼臉殼子相髣髴）。每個演員，爲了要增加他底高度，都穿厚底鞋 *Coturnus*；爲了要顯出雄偉的身材，都是儘可能地穿着長大的袍子，而不穿短衣，並且在兩臂上包紮許多墊襪的東西，使得臂的大小，與加大的臉和加高的身材相稱；（中國舊戲演員穿「胖襖」穿厚底靴，用意也是如此）。而在表演的時候，更須高聲呼喊，所說的詞句，成爲一種腔調，而不是寫實地摹仿日常人生說話的。

四

紀元前五百三十四年，收集荷馬史詩的愛好文藝的雅典統治者 *Pisistratus*，公佈命令，每年三月在狄奧尼素慶祝節的時期，應同時舉行悲劇競賽。與賽的詩人，每人應作四個劇本；三個是莊嚴的悲劇，一個是保存那原來慶祝精神的羊歌或喜劇。三個悲劇。通常是一個「三部曲」*Trilogy*；即是三劇分開，每個都是完備的，自己能單獨成立；三劇合攏，又可成爲一整個，題材調子，全是連貫的。第一個參加了悲劇競賽而獲得首獎的人，名叫 *Thespis*；後來希臘人都尊他爲「悲劇之祖」。他的所以能够得獎，是因爲他能獨出心裁，增添了許多新鮮東西。據說，他是第一個人使用前奏曲 *Prologue* 將悲劇開場以前的事情敘說明白；也是第一個作家，加長加重了劇中唯一的演員底表演，使得悲劇的事實複雜化戲劇化的。

籌備這個悲劇競賽，乃是一件鄭重的事，專有一個官吏 *Archon* 主持的。事先，他須將一切要求參加的劇本，閱讀一遍，就中選出三個詩人，准許他們正式與賽。這是初審的入選，當時喚做「被派着一隊歌者」。歌者派定之後，詩人便忙碌起來了；編音樂，排跳舞，畫面具，計畫服裝，並且親自口頭傳授他們歌詞，親自指導他們跳舞；詩人須兼做導演或教師 *Didaskalos* 的。有時他還加入表演，自任主角（如伊士奇就是這樣的）。但如果不參加，政府即派三個演員給他；演員底酬報是由政府付給的，政府並派給他一個笛工。至于所選演員和笛工中，何人應當表演何一個悲劇，政府不肯作主的；完全用抽籤決定，以免有人埋怨，說道主持者支配不公平。

每個悲劇的上演，費用浩繁，當然不是極小數的政府底津貼，所能敷足，於是不得不在有錢的市民中，指派「捧場人」Choreus。做了捧場人，凡是歌隊的服裝，佈景道具的製辦，增出的配角底薪水，以及其他排練時公演時所有費用，都得由他會鈔的。做一個悲劇的捧場人，也許是件苦事。但是被派到的人，祇敢抗議，從來不肯推諉。因為指派的時候，原是依著財產多少而決定的；如果一個被派的人，硬說有人比他錢多，而主張這個人應當代他擔任捧場，政府常時會命令他，和那位被他所推舉的人，互換財產的！這是大搗亂的事情！所以希臘人被派捧場，總是老老實實捧場的。

悲劇上演的次序，也用抽籤決定。共演三天。每天從清早至黃昏，希臘人坐在露天劇場的石凳上，很留心地一齣一齣的看過，贊成或厭惡，他們都暢快地表示出來；而用青果核擲打劣演員，竟為大眾默認的適當手段。不過，觀衆底表示，是不能決定競賽的勝負的。專有一個正式評判的組織，根據久已建立的標準，投票評定甲乙。評判員共有十位，代表希臘的十個大族；在競賽之先，每一族推舉若干有資格做評判員的人，寫了他們底名字，投在一個囊裏，由主持的官長，從每一個囊裏，抽出一個名字，合之恰得十人。等到競賽完畢之後，每一位評判員將他底意見寫在紙上，同投入一個囊裏，再由主持的官長，從這個囊裏，抽出五張評判書，合成最後的決定。所以悲劇競賽的勝利，「雖曰人定，亦有神意存焉」，幾位評判員所負責任極少，應可不致開罪於人了；但觀衆有時仍是不諒。幸而在劇場上毆打評判員，是法律和宗教所共同禁止的；在宗教方面說來，這是大不敬，從法律方面說來，所犯的條款甚重。懲罰得非常嚴厲的。

五

到了紀元前第四世紀的中葉，悲劇的藝術日見衰微了，希臘人便決定，此後在競賽的時候，在上演新詩人底新作品之前，每次須演一齣已死的名作家底悲劇，其後又鑒於一般演員任意改動竄亂古人的作品，失去了牠們的原意，埋沒了牠們的精彩，便又決定將那三名家的作品，寫錄考訂，編成官本。這在紀元前三三八至三二六年，Lycurgus掌理希臘財政的期間。所謂三名家，就是伊士奇，索福克儂，幼里披底。希臘有如許悲劇作者，但是能有幾部完全不而殘缺的劇本流傳至今的，祇得這三個人；或者還是當時編訂官本的好處。共計，伊士奇有七部，索福克儂七部，幼里披底十九部；其餘都是殘簡零句，不成片段。

他們三個人，年代很相近；並且可說是與五世紀中波斯之戰，都有關聯。舊傳，四百九十年馬拉敦一戰，伊士奇亦為戰士，隨國人之後，大敗波斯人；四百八十年薩拉米島旁水軍之戰，希臘又敗波斯，雅典大舉慶祝，索福克儂，以美俊少平，領導童子歌隊，隨衆遊行；而這一年幼里披底的父母，因逃難至薩拉米島，就生了幼里披底。四百六十八年，索福克儂，從那成名的有經驗的伊士奇手里奪得首獎；之後，他繼續寫作，活至九十歲，與幼里披底，在同一年內去世。他們三人，生平事蹟可考的並不甚多：

作家	生年
伊士奇 AESCHYLUS	紀元前五二五年，生於雅典，貴族舊家。(註)
索福克儂 SOPHOCLES	紀元前四九五五年，生於雅典附近COLONUS，有錢人家。
幼里披底 EURIPIDES	紀元前四八零年，生於薩拉米島，有錢人家。

特色	後人批評他底作品是宗教的，詩歌的，因襲的。	將神話人生合理化，將人物習性。
	鬧劇式的，極端戲劇的，情感的。	家庭情感。廢除三劇必須聯繫的。
	寫實的，理智的，人道主義的，人文主義的。	將神話人生合理化。

六

讀了伊士奇底悲劇，我們所感到的，是人類運命的悲哀；覺得其其中神靈底行爲，有時是不可解的；他們底權威，是不可侮的；他們底震怒與嫉忌，是不可引起的；他們對於有罪惡（實即得罪了他們）的人，報復懲罰，絲毫不肯放免的——來遲的時候，比較來早，更爲嚴酷的。種種都還不會全脫那原始生活所引起的宗教心理！在現存的他底七部作品中，最積極，對於我們最有意義，因而可稱爲最偉大的，是「網縛中的伯羅米修士」*IROMEIYHEUS BOUND*

伯羅米修士，是一個介於神與人之間的「巨靈」*Titan*；他們沒有神一般的威力，但也同神一般的不死。伯羅米修士鑒於人類在地上生活得太苦了，特往天上竊取神火而下，教給人類以用火的方法，而人類得以永存。（這個反映著野蠻人對於火的重視；有了火，可吃的食物方始加多；有了火，人們纔能煉鐵製成更加銳利的兵器，那青銅兵器祇須捶擊，無須火煉的，所以銅器的文化，比鐵器低——在文化意義上講，火是人類進化史上第一個科學發明）。但是因此引起了衆神之王噤斯的嫉視；將他用鐵鍊網縛在海邊岩石上，使神鷹每日啄食其腸；日間破腹食去，晚間又任其長成，明日再

食；使伯羅米修士所受的痛苦，永無窮盡。戲開場時，伯羅米修士猶縛石上。海中諸神，前來安慰他；並且再三勸他對噤斯求和，以免災禍。但伯羅米修士，自信所行不錯，並運用他的預知的能力，聲言不久噤斯將再娶一婦，生子遠勝其父，而此子將來必能將他解救。這時候，噤斯遣人前來，再三命他告知此女的名字，種種威駭而外，加以利誘；但伯羅米修士，始終不允說出；於是噤斯大怒！戲終場時，風雷齊鳴，地塌天崩；伯羅米修士與山俱陷，墜至地獄之底。伯羅米修士是希臘神話中最偉大人物的——個；他是代表人類底毅力，人類底不肯屈服的精神；雖明知遭遇不可救的命運（即處在萬難的環境中），而能不惜犧牲，忍痛前進，向上奮鬥的。

索福克儂的作品，雖更能刺戟讀者的情感，但氣魄遠不如伊士奇的偉大，情緒遠不如伊士奇的誠摯了。索福克儂底作品，結構誠然是謹嚴的，但是我們感覺得，他是有點爲了戲劇而戲劇。他所描寫的人物，誠然是生動的，熱烈的；但是過於單純，過於專一，未免給人以「一條邊」的印象而暗示鬧劇的意味。（註八）但是他底佈置情節的本領，充分地爲劇中正面角色獲取同情，使得每個轉折，每個事實，都有力量，是不應埋沒的；如果單就編劇技巧而言，其餘兩個作家，都不能及他。現在將他底「安提俄尼」*ANTIGONE* 作一例證。

底比斯老王棄國自隱之後，他底兩個兒子爭國。其一便去借了鄰國的兵，回來侵奪。圍城時一戰，弟兄兩人都戰死，國人另擁立了新王。新王下令，弟兄兩人中，其一是背叛祖國的，應不許葬埋。（文化較低的人，對於葬埋，有很大的迷信；死後不得葬，死者必有禍殃；中國賭誓，常有「令

我死無葬身之地」的說法)。但是安提俄尼顧念手足之情，竟違背了禁令，偷偷地在她長兄屍身上，灑了一把土。那守尸者將她拖至新王面前；新王爲了建立國家的威信，雖經他自己兒子底苦哀求，仍斷然地執行法令，命將她幽禁在一個地穴裏。他底兒子，本已是安提俄尼底未婚夫，也悲憤地隨她而去。此時一個卜者，申告國王，死者不葬，汗濁已干神怒。新王被他說動；急行葬埋了死者，並趕至地穴，釋放安提俄尼。不幸到時已是太遲；安提俄尼，已經自縊，而他底兒子也自己劃刃於胸而死了。國王之妻，聽說兒子已死，遂也自殺。這本是很好的題材，描寫國法與人情矛盾而無可兩全的情形。但作者不會在這上着意；我們讀了之後，祇覺得是情節緊湊，情緒緊張而已。

幼里披底曾經作過很適當的自我批判。他說，「伊士奇描寫人類，是描寫人類應當有的美德；我的描寫人類，是描寫人類實際有的一切」。幼里披底是用他自己時代的標尺，去量度神話中的古英雄的。所以他的作品，最是切近人生。

「米第亞」MEDIA是Colchis國王的女兒，因爲愛戀希臘人哲孫的原故，幫助他獲得了寶物金羊毛，並且委身於他，做了他底妻子，和他一同逃到Corinth。她的父親憤怒地追來；她不惜將她自己的親兒，殺死支解，將肢體沿途拋棄，使得她父親一路拾取亡子的尸骨，而追趕不及。到希臘後，爲哲孫生了兩子；家庭間本是和愛的。不料後來哲孫在國內的地位，日漸增高；大受國王的寵信。國王甚至欲將幼女婚配給他，以備將來禪以王位；於是哲孫便大有易妻之意了。在當時希臘人底觀念，本國人和外國人結婚，不能算正式的婚姻，在法律上是沒有束縛的效力的。所以哲孫對於休

棄前妻，心裏並未覺得不安。他自己對米第亞申說，她本是個外國人，現在經他領到希臘文化之邦，已經享到了文明的幸福了！至於他現在的重婚，一半還是爲了她底利益，他獲得富貴之後，他們兩個人所生的兒子，生活更可優美了！他現在祇要求她離開他，使得他可以從速結婚；在物質方面，他是願意儘量地幫助的。米第亞雖是十分不願，但亦無可如何。在極端的憤恨與妬嫉之下，她決定了復仇的策略。她先遣兩子持送禮物與國王之女，而毒害了國王之女與國王。後來並將她和哲孫所生的兩個兒子殺死；獨身逃往雅典去。我們誦讀這個劇本的時候，覺得是在閱讀一篇現代的故事，不信這是神話的。

七

我們研究古代文藝的作品，決不是從骨董店裏搬回一件古物，來將牠把玩鑒賞；而是爲了欲多曉得一點人生智慧。人與人之間，有了社會關係，即發生了許多疑難不易解答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要看古代的人是怎樣去解答的！他們底解答在當時是否有過甚好的效果！他們底解答，對於我們現在的解答方式，又有什麼影響。因爲人生是連貫的，分不開什麼古代近代；我們今日的物质與精神生活，都是已往的人遺傳給我們的。站在這個立場之上，我們覺得希臘的悲劇，在今天還是有研究的價值；而在三個大名家中，尤其是幼里披底的作品，是富有「摩登性」的！

他們時代的雅典，雖說是民主政體，但是實際治權，集中在少數有財產的真正雅典人底手裏，統治着其餘一大半的人——那掠奪或購得，或是征服了外國而俘虜的奴隸；那奴隸底子孫；那先爲奴隸而後來獲得自由的人；那在雅典作工

或經商的外國人等等。伊士奇等這三位作家都是雅典人中的佼佼者，當然歌誦雅典人的功德，以求延續自己民族的地位，光大他們底生命。祇有幼里披底，在必要的歌誦之外，還能替那些有痛苦的人，受壓迫的人，被人賤視的人，說幾句話。在他的時代，希臘懷疑派的哲學，已經很是發達；大思想家如蘇格拉底，也已對於時代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所以幼里披底，在作劇的時候，不再因襲成說，人云亦云，而能運用理智，給與舊事物以新的解釋；揭穿舊標準或成見的謬誤，喊出了人生中視為當然的事物的不平。

譬如那伊勒克特刺 *Megara*——她底父親從軍在外，她的母親和人有姦；待到她父親回來，她母和奸夫同謀，將他殺死；她蓄意為父報仇，終於懲了底底久已流浪在外，近始回國的男兒，將她母親和奸夫殺死——的故事，在當時是很流行的；（或者因為那時雅典連年與人戰爭，所以需要這類故事，以警惕留家的女人，亦未可知）；三位悲劇作者都會採用這同一故事作悲劇的題材的。但如比較一下內容，伊士奇是沿用舊說，仍以兒子而不以女兒伊勒克特刺作戲劇的中心。索福克僊是以女兒為中心了，但他這個改造，祇是為使觀衆對於女子方面更多一點同情；無其他特別的；而伊勒克特刺在全齣戲裏，除了一心一意地想念報仇之外，絕不做第二件事，絕沒有第二種生活，鬧劇的氣味，實在太重了。惟有幼里披底，儼把伊勒克特刺當做人，當做是一個像我們一般有理智有人情的人。三個作家底這三個劇本，現都存在；把牠們比讀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出幼里披底悲劇，是有「社會目的」。

希臘悲劇傳統的形式，給與劇作者的桎梏，是非常嚴緊的。希臘悲劇所必須採用的題材，是帶神話性的史詩與傳

說，不許劇作者任意更改的。在這樣困難環境之下，幼里披底成就了些什麼呢！他把社會上的所謂「細人」，如奴隸兵士之類，從前祇能在劇本裏當做背景的，現在做了故事的中心，使得觀衆不能不注意他們底生活與情感了。他把社會所屏棄斥辱的人物，通常被認為有罪惡的人，很同情地說明了他們的內容了。他把男子社會所奴役所壓迫所虐待而所不能了解的女性，很公平地分析了她們的心理或性格了。他把歷史或傳說裏的偉大人物，用他底時代的眼光重新估價了。他把那縱橫狂暴不可一世的英雄們底偉蹟，不是從他們的崇拜者底眼光，而是從那些（在故事裏）對他們失望或受了他危害的人們底眼光，重新叙說了。讀畢了他底十八部劇本（共十九部，一部疑是偽的），讀者不會不覺到，幼里披底是一個極誠懇的「爲了人生而戲劇」的作者！此外，試一翻閱中國歐美全世界的劇本，還再能尋出幾個，有資格和他一比的呢！沙士比亞麼？沙士比亞是一個爲了利祿而戲劇的作者，那裏配！或者祇有兩千數百年後那威的易卜生了！

(註一)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By William C. D. Daupier-Whehahn 第十四頁。

(註二) A Manual of Greek Antiquities—By Richard Maatch 第九十八頁。

(註三) The Development of Dramatic Art—By Donald Clive Sturart 第七頁。

(註四) The Writer of Greece—By Gilbert Norwood 四十四至五十四頁。譯者：E. D. A. Morshhead 英譯本，兩卷，有長序，美國聯

美倫公司出版。

(註五) A Classical Dictionary—By J. Leupprecht 五十五頁。大英百科全

書，十一版劇集，George Young 英譯本，英國人人圖書公司版
本。

(註六) Euripides—By William N. Bates Myrrhines And His Age
—By Gilbert Murray 劇集。英譯本，兩冊。Shelley 等多人合
譯，人人圖書公司版本

(註七) 西西里 Sicily，薩摩亞戰爭 Samian War。薩拉木 Salami
索格拉底 Socrates 馬其頓 Macedonia

(註八) 「鬧劇」，在文藝批評詞典上，不是個濫用的名詞；通常係指那以
情節取勝，刺戟觀衆們底想像力愛念這類情感，而不求其十分忠
實於人生的。

讀書雜記

兩個女人

馬 琴

一七九四年愛柏爾或懋南等相繼上斷頭台以後，他們的妻子也被逮捕了，囚禁在一個囚室裏面。

愛柏爾夫人是個尼姑，自小就在修道院裏度寂寞的生活，她後來愛上了愛柏爾，和那個人在一起的生活也是很不幸的。戴懋南夫人却是另一種典型的女性，德賽沙爾的詩裏說她是：『小孩兒，小鳥兒，母親的心，蘆葦的身。』

有一天這兩個年青女人在囚室裏談起話來。愛柏爾夫人悲哀地說：『革命不過給了我一線的自由和不幸。愛上一個全世界都憎惡的人，這是可怕的。我記念他，別人決不會寬恕我，我會死，也許會拿死爲我所最惋惜的放肆行爲贖罪。至於你呢，夫人，你是幸福的。你不能有什麼罪名。人家不會把你和孩子分離開。你會活着。』

戴懋南夫人回答說：『那些膽小的人會殺死我，然而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女人的血會激起人民的心靈裏的憤怒。在羅馬把十大行政官推倒的，難道不就是一個女人的血嗎？讓他們殺死我罷，那暴政會跟着我倒的。』

然而幾天以後這兩個女人都在斷頭台上消滅了。

日本明治文學中之自然主義

傅仲濤

理論的淵源及其發展

日本自嘉永六年四月（一八五三年）美國的培利 Perry 提督，來到浦賀，要求通商以來，德川幕府之封建社會乃失其平衡，輿情鼎沸，國內騷然。日本固有的經濟組織，在近代的資本主義的巨砲之下，加速地化為灰燼，使日本整個的民族咸抱着：欲救國家民族於危亡，必須照着資本主義的形像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於是政治上由尊王攘夷論，急轉直下地，變為開國倒幕運動，德川幕府結局不得不將政權奉還皇室，促成明治維新之偉業。故明治維新，在資本主義的革命的見地上看來，雖不免太不徹底，在大體上，要不失為資本主義的革命。也許倒幕志士之真實的目標，在於奪取封建的霸權，然其「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等口號，則顯然有以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代替封建制之朦朧的意識。故其結果，必然地成爲資本主義的革命。

照一般社會演進的原則，是先有經濟組織的變革，和新的社會生活之產生，然後才能有與此相應之社會意識之出現。最後促成適應於新的經濟組織之社會制度之實現。至於明治社會之演進，却與此原則有點不同。在明治維新之初固然是封建經濟組織瀕於破產，而當時之社會制度的變革，則非當時的社會生活所促成，當時的社會意識對於新的社會制度

實不能了解。簡單說，明治社會演進之法則是先輸入新的社會制度，然後再與封建勢力抗爭中產生適應於日本環境之混血的社會意識及其生活。所以明治時代之新的社會意識，常後於其社會制度若干年。惟因明治維新並沒徹底地執行其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留下了不少的封建制度及其勢力之殘餘。這種殘留着的封建制度及其勢力，對於資本主義的變革始終發生抵抗作用，使一切明治文化帶着混血的日本特殊的色彩。這是了解明治文學及其一切文化的最重要的一點。

明治十八年四月（一八八五年即光緒十一年）所出版之坪內雄藏的「小說神髓」，是日本的資本主義的意識表現於文學中之先鋒。其主旨在於打破固有的封建的文學中之勸善懲惡主義，輸入新的資本主義的寫實主義於文學中。明治維新後十八年，方始有代表資本主義的文學意識出現，這就是證明明治維新非根源於自己的生活，而是外來的刺激。正是因此，明治時代之小說界能殼沿着「小說神髓」所指示的道路進行，還須再過十幾年。這是證明即此代表資本主義的文學論，亦非當時的社會環境所產生，只是舶來品之一。所以當時的物質條件並沒有充分的力量將文學推進到資本主義的道路。因爲表現於「小說神髓」中之意識，大部分是舶來品，所以對於舊的文學並沒有深刻的有力的徹底的批判。不但沒有從根本上批判舊文學的力量，其中並有不少的封建的殘

餘，甚至一方面高呼打倒勸懲主義，他方面又將勸懲主義改頭換面的拿進。因此遵照「小說神髓」的方針所產生的硯友社一派之寫實主義的小說，其實離寫實主義甚遠，只是封建與資本制過渡期間之古典主義。譬如尾崎紅葉，山田美妙齋，甚或幸田露伴等人的作品，在本質上俱屬於古典派，雖稱為寫實主義，或理想主義。

試尋明治文學發展之史跡，其中有許多的流派旋現旋滅，真是陸離光怪，應有盡有。其中的名稱，如硯友社之寫實派，露伴等人的理想派，內田不知庵的社會小說派，自然派，餘裕派，新浪漫派等等，雖有無數的派別存在，其實這許多的名稱只是文藝批評家或作者自身所取的名詞，其間根本上不必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在全體上看來，明治文學的發展，可說得是經過了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之經路。只是其間推移的時期非常短促，在舊的流派還沒有十分展開之時，新的流派往往繼此而產生。在一般以為自然主義是明治中期的浪漫派的反動或對抗者，這種公式的說明並不能闡明事實的本質。明治文學中之自然主義其實不是浪漫主義的對抗或反動，却是浪漫主義的發展，在浪漫主義的理論沒有充分發展，牠被吸收於自然主義的理論之內，這是明治文學中之自然主義的特質，同時亦是明治文學的特質之一。

二

日本的浪漫主義却非繼承「小說神髓」中的寫實主義的理論，而是發源於北村透谷（一八六八——一八九四年）所發表於「文學界」的理論。北村透谷於明治二十二年發表了長篇詩「楚囚之詩」，為詩壇中所未曾有之創作，其浪漫主義的色彩實已表示其一端。二十六年一月與島崎藤村，戶川秋骨，

平田禿木，馬場孤蝶等創辦「文學界」雜誌，大張其新浪漫主義的大旗。他自小便患腦病，其環境與家庭並不十分充裕，因此養成其過敏的思想和易感性的特質。早年便醉心於當時的自由主義，浸潤於資本主義的思潮之中。然當時的社會在精神上與物質上不得不使他感到幻滅，而開始懷起自然的理想，走上浪漫主義的道路。終久在浪漫主義與當時的世紀末思潮的高壓底下厭世自殺而死。他是明治時代之浪漫主義的光榮而且悲壯的開幕者，他賦與於當時青年作家的影響至深且大，同時他受着拜倫的曼孚立特 Manfred 與歌德的浮士德 Faust 的影響也非常之深，他的厭世自殺也許是受了曼孚立特的啓示。他不但努力於詩文的創作，並努力開發人生整個的意義，他以為對於人生的執着情熱和懷疑以及魂靈的呼聲乃是新文學的原動力。他與歐洲的浪漫主義者同樣，是自由主義者。他在「精神之自由」中（明治二十六年四月）論道：「東洋最大的不幸，厥為從來不知道精神的自由」。於此可見北村透谷的自由論的面目，他的自由論與一般政治思想的自由論當然不同，是精神的藝術的情感的，無非是打破一切舊文學的範疇，在魂靈的呼聲底下，自由騁馳其熱情的天才。他對於日本現實的社會是不是滿足呢？當然不滿足。譬如他在同文中續道：

「日本の政治組織，雖允許心底自由，却不承認衆人的自由。日本の宗教的組織，在主觀上雖允許精神之自由，只是在和社會無關係的人生上享有此種自由，公共的自由並未在這上面成立。」

這個批判與其說是對資本制而言，毋寧說是對於封建制的攻擊，因為在當時只有封建制才是醜惡之源。譬如他在「內部生命論」（明治二十六年五月）中對於封建的形式主義

批判地說道：

『在德川時代，最接近於人的生命的，無疑的是儒教道德。但是儒教道德是實際的道德，不可謂已全然教盡人間的生命。設繁雜的禮法，備種種的儀式，終不免陷於形式主義。（中略）要之其所教者並非接觸於人生的根本的生命之絃。（中略）其所謂的勸善懲惡，也無非預先決定斯爲善，斯爲惡，而加以懲勸，不可謂爲真正的勸懲。真正的勸懲必須立於心的經驗上，即必須立於內部的生命上。』

所以他對於封建的反抗只在於脫出從來的形式主義，而主張立足於內部的生命，他對於封建與資本的認識既甚爲朦朧，其反抗亦徒托空言。而歸結於主張自我生命的自由，成功爲浪漫主義的情熱的理論，是爲必然的途徑。他以爲「小說神髓」只是常識地以寫實主義代替勸善懲惡，毫未接觸於自己的內的生命之本身。不是由內部而來的表現。他不單是在表面上排斥文學的構想及表現上的不自然，以及其他一切文學上的拘束，却是從根本上主張自我的生命任意地流露，主張以實際的情熱表現其內部生命。所以文學的主旨在於流露人的內部生命，置重於人間的生命的生命。

那末，透谷怎麼去把握內部生命呢？不外由 Inspiration（靈感）去把握一切生命的流露。並且文學上的理念 Idea 和形而上學的理念不同，是應該在現實上具體地表現出來。透谷的這種主張，很鮮明地受了當時科學的影響，以及歐洲自然主義的影響。他於是由對於舊文學的批判，開始走向新文學理論的建設之第一步。所可惜者：他並沒有把他的理論充分地展開，在浪漫主義的及世紀末的思潮之高壓底下厭世自殺而死了。

繼透谷而起的，有高山樗牛，他雖有浪漫主義的傾向，

並沒有具體的文學理論，特別是浪漫主義文學的理論，只是預言將來必有浪漫主義的文學思潮捲土重來之一日罷了。故日本的浪漫主義文學理論只是由透谷開始發展，在沒有充分展開之前，便包含於自然主義的文學理論之內。

浪漫主義在未充分地發展以前，便包含於自然主義之內的原因，據白井吉見之意見（明治自然主義文學之理論的體系）：

『欲使新的感情欣欣的發展，必須破壞一切抑壓感情之既成物。爲此浪漫主義的精神益發與實生活相接觸，使個人的內省加深，同時轉向社會的批判，強烈地意識到現實和理想的衝突，社會與個人的矛盾，其結果表現爲如實地凝視現實，探究現實的批判的破壞的運動。』

——國語與國文學——第十卷第一號

此種說明甚爲含糊，離事實的真相太遠，且所謂的『欲使新的感情欣欣的發展』却非事件之原因，而是牠的結果。他所謂的『新的感情』，當然是資本主義的感情，『既成物』或是指封建的殘餘而言。此種資本主義的感情之發生，乃是因資本主義的經濟之確立及發展，使社會生活發生一種劃期的變革之所致。所謂新的感情便是代表這新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之感情，舊的傳統的封建的殘餘當然成爲新的感情之阻礙，因此表現爲浪漫主義，這是對的。至於說：『其結果表現爲如實地凝視現實，探究現實的批判的破壞的運動』，却不是因爲浪漫主義自身的發展，全然是外在的原因。第一經過中日俄兩戰後的勝利，使一般國民對於現實的建設發生無窮的希望及興趣，對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及其意識發生無窮的信仰。第二資本主義文化的輸入，不但輸入了浪漫主義，並且同時輸入了自然主義，紀末的思潮，以

及新浪漫主義。故不但浪漫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並且後起的自然主義也因此得着畸形的發展。帶着主觀的色彩。譬如島村抱月的自然主義的理論。就是一種主客渾融的主張。至於相馬御風更進一步主張對於主觀的客觀的壓迫。岩野泡鳴則更進而要求主觀對於客觀的征服。日本明治時代的自然主義至此乃變爲象徵的自然主義。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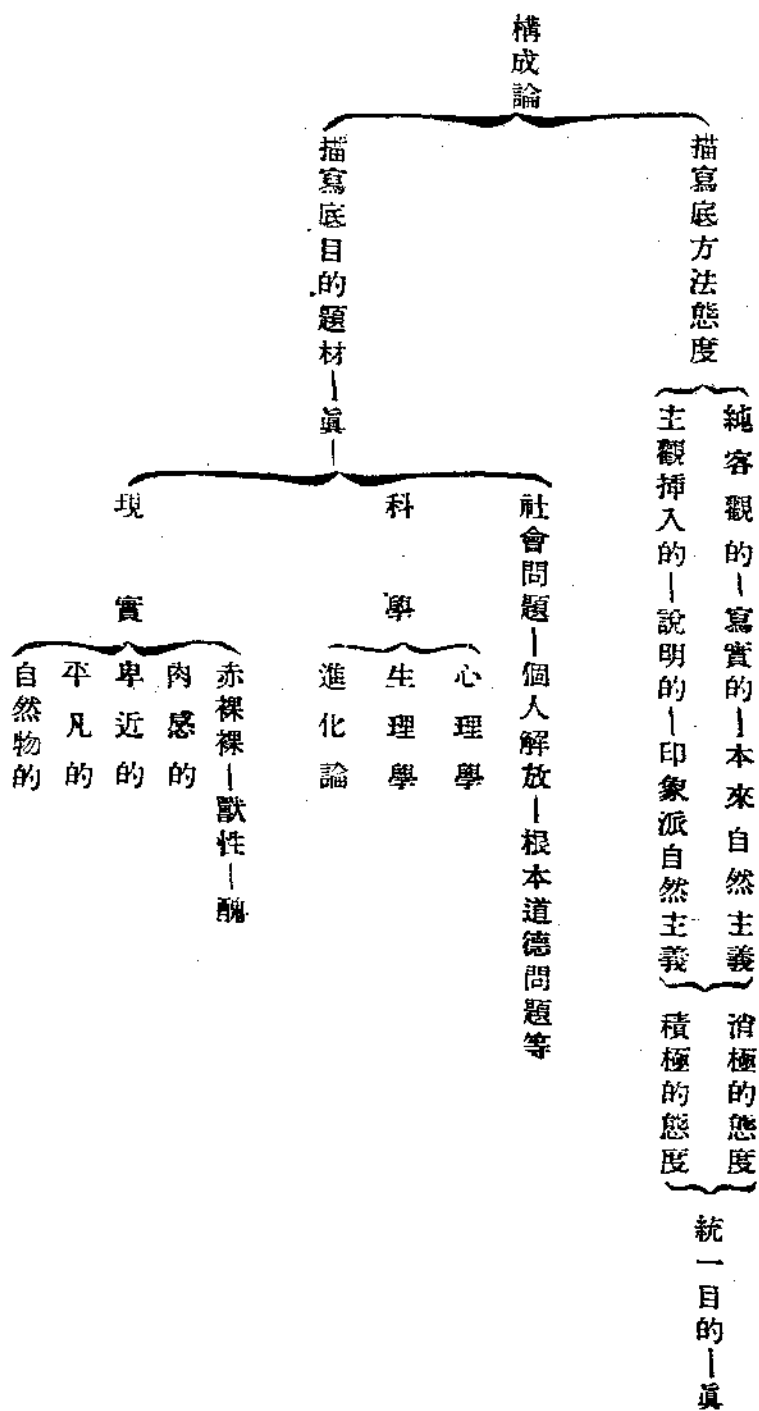
明治時代的自然主義的理論家，應首推島村抱月，其次爲相馬御風，岩野泡鳴則近於象徵主義。島村抱月本名島村瀧太郎，明治四年生於島根縣那賀郡久佐村，大正七年（民國七年）沒於東京。他有名的著述當推「西鶴論」、「悲劇論」、「新美辭學」及「近代文藝之研究」等。雖然有若干新鮮瑰麗的創作，然他最受人崇拜的要算文藝批評的方面，尤其是在自然主義文藝理論的建立上有不可埋沒的功績。他於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年——由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派遣到英德去留學，三十八年歸日，即在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美學，英文學史，歐洲近世文藝史，文學概論等科。三十九年一月成爲文藝協會幹部之一，並且復興「早稻田文學」爲文藝協會之機關雜誌，而爲其主筆。於「早稻田文學」復興之第一期上，發表「拘束着的文藝」，大唱其自然主義的理論。然這時陸離光怪的歐洲文藝思潮在他心中只是混亂的充滿着，對於自然主義的理論還沒有充分地把握着，只漠然地知道了自然主義的外形，而不明瞭其真實的內容。他在「拘束着的文藝」中有如次的議論：

「余非呪咀自然主義者也。十九世紀之大文藝，大半受此主義之影響而生。所可惜者只其極端而已矣，只「尙

知」後之自然主義而已矣。然此主義一經返乎自然，不飾不矯，循乎自然感情之源泉，則在情海之旅程亦爲一同航之伴侶歟。且夫自然主義於十九世紀之後半，亦不得不不如彼之理焉。浪漫主義之浪潮誠已逝矣。知識之進步駸駸乎未嘗稍止，目所睹者耳所聞者，俱知識之續業。知識之牢乎基於近代人心也如此。任何人作任何活動，俱不能無知識之一席於其側。自然常不忘揮其言於任何事矣。由此觀之，自然主義亦時勢也。」

他此時只知道自然主義是知識進步之時勢，而不知道必然的關係，更未考察日本之必然的情勢，不過人然亦罷了。只知道自然主義爲情海中同航之伴侶，而不知自然主義自有其獨立的存在。故其結論則以爲「要之目的指爲一境非凡者，使人心胸跳躍者」，那末，宗教的也好，哲理的也好，神秘的也好。除此使人心胸跳躍者之外，還須要適切於日本現代特殊之事情者。他認爲當此國運興隆之時，正是國民自覺之秋，正應發揮日本的或東洋的文藝。如此看來，與其說他是主張純自然主義的理論家，他毋寧是浪漫的愛國詩人。此種主張在當時並沒有十分實現，反是在九一八以後之日本文壇中才見諸實行。

他這時代對於自然主義的主張雖如是的模糊，然不久爲大勢所支配，漸漸走上了自然主義理論家的道途。他在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年——的早稻田文學一月號發表了「文藝上之自然主義」，詳細地發揮其自然主義之構成論。他以爲自然主義的構成，有如次的圖表：



據右表，抱月的自然主義構成論分爲描寫底方法態度——自然主義底方法論——和描寫底目的題材——自然主義底內容論兩大部。他的描寫方法又分爲純客觀的——寫實的——本來的自然主義，和主觀插入的——說明的——印象派的自然主義兩種。前者屬於消極的態度，後者則屬於積極的態度，兩者的目的俱在於求真。至於他的自然主義的內容論，其目的題材又分爲描寫社會問題，科學及現實的真象。而社會問題中所處理的是個人的解放，即是個人道德問題等。科學的題材乃是從心理學上，生理學上和進化論上摘取人們生活底具體的全體的真象。至於現實的題材乃是從赤裸裸的即是獸性的，即醜的方面，內感的方面，卑近的方面，平凡的

方面和自然物的方面觀察人們的一種生動的真相。這是抱月的自然主義構成論的輪廓，是個大體的而極不完全的輪廓。從他的方法論講來，只以自然主義爲一種描寫的技巧，不知道自然主義是一種認識的方法。故明治時代的自然主義始終是模糊的貧弱的，而不能有充分的展開。此種原因與其說是抱月的認識的不足，毋寧是社會的物質條件之遽急的發展，使一切文學思潮俱不能有充分的發展，而急急地遞變下去。

那末，他在方法論上所主張的自然主義是屬於純客觀的呢？還是屬於主觀插入的呢？毫無疑義的是屬於主觀插入的印象派的自然主義，他又稱之爲純粹自然主義。明治四十年

六月號的「早稻田文學」上所發表的「現今的文壇和新自然主義」中有如次的主張：

「第三即於事象見物我之全體。自然至此展開其全圖於事象之中。其事象非冷淡的現實客觀底事象，是靈眼開啓，生命之機所覺察的刹那的事象。活動着的瞬間底自然。吾人姑名之爲純粹的自然主義。」

他是要在事象裏面發見物我的全體，即是發見一個主客合一的世界。怎麼便能在事象裏面發見物我的全體呢？單以事象看做事象能發見物我的全體嗎？否！這樣只能見物，而不能見物我。必須把主觀的我反映到客觀的物的裏面，方能發見物我的全體，即是要通過主觀的我的眼鏡。所以他所發見的是主觀的物我，隨主觀的色彩而異其色彩的物我，却非客觀的物我。所以他的自然主義是印象派的自然主義，是完全主觀的自然主義。至於怎麼便能達到這種主客合一的世界呢？他繼續寫道：

「那末，作家以什麼爲心的標的去決定這時的自己的態度呢？其直接的回答是消極的。日無思念耳。去私念，消我意，務須抑制我的發動的態度之一切，以期湛然如水。禪家三昧之境如何雖不得而知，自然主義之三昧境，豈非在於這削去了我意私心的，弱的，優秀的，謙遜的感覺的底奧嗎？豈非此時自然之事象上如鏡中的影像一般，朗然暴露其全景，與我相應嗎？我人這時才能在自然的真實之前，下感應之淚吧。對於自然不知不覺地下淚的感情，須到我全然虛空的時候才能發出來吧。」

「自然主義的三昧境」這是多麼一個玄妙的名詞！我們在這篇文章中除了一些佛教的修辭以外，很少發見近代文藝的音容。這種態度非走到宗教上去不可！所以他的「文學概論」

最後一段老實地寫道：

「即是自然主義之文藝也好，標象主義之文藝也好，其極致俱導人於宗教之門。可說一直接觸到宗教的這個所在。要之，我們以爲標象主義不是自然主義的反動，反而在根本上兩者有相通的點，俱適應於切迫的人心的要求而產生的文藝。並且相信今後自然主義與標象主義可以相安無事地共同在文壇上占地位。」

四

至於抱月的構成論中之「描寫的目的題材」，乃爲關於自然主義之內容的檢討。據前文所揭載之圖式，自然主義文學之題材包括社會問題，科學，現實等領域，自然主義文學之內容無非描寫這些領域中事象之真。至於以社會問題爲題材者，無非站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意識之觀點上，檢討根本道德問題，以謀個人的解放。由這一點看來，他的意識雖不免有許多東亞式的封建思想的殘餘，然在大體上究竟代表了近代的資本主義的思想，特別是代表了近代日本的新興資本主義的意識。科學的題材，他雖舉出了心理學，生理學，進化論，三方向，然而他不是從社會的環境的方向，去描寫人間生活之具體的整個的真相，只是描寫空洞的，與社會的生活無關係的，人間一般的性質，從事於想像的人物底生理的心理的或進化論的解剖，與當時的心理小說深刻小說等究竟如出一轍。至於他所謂的現實的題材之中，舉出了赤裸裸，肉感的，卑近的，平凡的，自然物的等五方面。無非是排斥主觀的成見，避免習俗的解決，否認先驗的觀望，描寫赤裸裸的，肉感的，卑近的，平凡的，自然物的人生。然而他所否認的先驗的觀望，無非是反抗封建的道德，明明白白的建立了

資本的遺囑，暗暗地樹立另一種先驗的觀望。換句話說，他所主張的赤裸裸的描寫，只是如實地暴露封建的醜態，和封建與資本的鬥爭的苦悶。

——然而他對於這封建與資本的鬥爭，並沒有一定的意見，只是懷疑，只是動搖。譬如在四十二年六月所出版之「近代文藝之研究」之序文，「代替序文論人生觀之自然主義」中，有如次的議論：

「那末，現在的我不堪樹立一定的人生觀論。現在毋寧是適於懺悔那疑惑不定之赤裸裸的存在。直到這一點是真實，再以上恐是矯枉造作了。試以這個我爲標準縱觀世間，討論世間的人生觀的人們，恐怕都和我大抵相同。若果如此，也許舉世成爲懺悔的時代。」

這種告白與其說是自然主義的理論，毋寧說是浪漫主義的悲嘆，世紀末思潮的暴露。這種態度一方面是受了世紀末思潮的說禮，他方面是代表了日本當時的資本主義的時代精神。他在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年）九月所發表的「懷疑與告白」中說道：「無論怎樣想，現今的我們真能處理人生問題的程度，恐不外懷疑和告白」，和「在現在的我，無論宗教也好，哲學也好，凡是有活潑的血液流通着的東西，只是其懷疑的方面」。這已經不是對於現實的分析和批評，却是對於現實的絕望。其實當時的日本社會，在資本主義的狂瀾之中，「已然暴露了不少的矛盾和失望」，已然使一般青年們悲觀失望。這種現象我們在岩野泡鳴的作品中既可以找着，也可以在田山花袋的作品中找着。他們既以「對於客觀的主觀之降服」爲對現實之方法態度，所以結局陷入於悲觀絕望的境界，這是當然的。這是一般所謂的現實暴露之悲哀，是日本自然主義一個必然現象，却非純正的自然主義所應

有的現象。所以日本自然主義的內容是由廣汎的現實世界，轉移到主觀的情緒，主觀的告白。結局陷於悲觀論和懷疑論，而擴大到現實暴露的悲哀。他們現在失去了客觀的現實，對象的現實，而沈入於自我的觀察和思索。這種現象決不是社會健全的象徵，而是病態的表面。

五

關於自然主義文學的價值論，抱月於「早稻田文學」之四十一年五月號上發表了「自然主義之價值」一文。闡明了自然主義底美學上的價值說道：

「假使表現人生之真相的意義在於社會問題，科學，現實等的自然主義之內容，吾人於此遂着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因爲貫穿這些意義的是道德的或實際的目的。自然主義之動機乃至目的豈非在於道德（廣義的）上，而不在文藝上嗎？即自然主義不是由於文藝獨自之目的，却是因爲處理道德問題，科學問題，世情問題而有存在的意義嗎。」

他對於這問題的回答如下：

「自然主義不是使文學降服於應用道德之門。其所以特別標榜真者，因爲對於從來的文藝漸陷於陳套，專作單純的空想的遊戲，形似的遊戲，反動地提起另一方面，只是表示文藝上必須加上實際的意義之價值的緣故。」

據此：自然主義之所以標榜真，乃是因爲從來的文藝陷於陳套。爲矯正從來文藝之情弊計，在手段上不得不標榜真，却非以真爲文藝的究極的目標。故文藝的本質的價值不在於真，真只有其手段上的價值，即暫時的價值。真既不是文藝的本質的價值，其本質的價值又在什麼地方呢？據他

的意見：

「總之，真不外完成美的一個材料，在使美最有價值的範圍以內，真才有其文藝上的價值。」

所以文藝的最高的價值在於美的表現及其完成，真只不過有其副次的價值。於此可見抱月之自然主義，在價值論上與法國之自然主義實有莫大的庭徑，完全是唯心論的遊戲，毫無唯物論之面影。他所謂的「美」當然是一種純意識界的先驗的概念，不關乎社會的物質的條件的變換，而且他的自然主義所標榜的真，只是完成美的一種手段。這種立論與歐洲的自然主義的理論完全相反，與唯美派的主張毋寧是有相通之一點。

六

至於歐洲的自然主義在根本上就是將文藝復興以來所展開的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於藝術的領域中，自泰努 (Taine) 將自然科學的方法引用於文學研究的方法以後，左拉就把牠應用於文學的創作的方面。於是從來視為純意識界的神秘的產物，從而降落到實在的客觀的地盤之上。據泰努的「英國文學史」之序論：

「不管物理的事實或精神的事實，全有牠的原因。野心也好，勇敢也好，誠實也好，有牠的原因，恰如消化，肌肉運動，有牠的原因一般。惡與善，和硫酸鹽及白糖同樣是被產出的東西，一切複雜的所與是由牠所依存的比較單純的所與結合而成。」

他主張文學是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之下的必然的產物，並不是作家一時的胡扯。欲了解一個作品，必須了解該作家的種族 (race) 環境 (milieu) 時代 (moment)。他反對從形而上學的先驗的美的立場上，來判斷作品的價值。他說道：

「我可以不做那麼堂皇的事，真是萬幸。」

左拉的主張是將自然科學底實驗的方法，應用到小說的創作方面來，所以小說是用科學的實驗的方法，研究人間的科學。

日本的自然主義只可說是受歐洲自然主義的暗示而產生，至於泰努及左拉的理論在當時並沒有輸入到日本，所以並沒有直接的影響。譬如抱月、天枝、天溪等人的理論，並不承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應用到文學的領域中。他們只是漠然地主張現實的暴露，沒我，破理顯實，傍觀的態度，排除小主觀等等非科學的名詞，以構成他們的自然主義的理論。他們因其對於科學的認識不足，結局陷於幻滅的悲哀，全然失却了自然主義的面目。如片上天在明治四十三年五月所發表之「執迷的生活」中，羨慕浪漫的生活道：

「他們的生活雖往往有可痛的陰影，可是這些浪漫主義的心裏還有決然將身心完全沈入於陶醉的勇氣。他們還沒有深刻地敏銳地感覺到內心底破綻。」

這般地在主觀的憧憬中，以圖忘却現實之悲哀。抱月遂轉到演劇運動方面去，岩野泡鳴亦斷然往象徵主義去。明治末年的文壇乃由自然主義轉到夏目漱石的徘徊的情趣，永井荷風的唯美主義的方面去了。

『看圖識字』

唐 俟

凡一個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會踏進久經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邊疆去，想到月亮怎麼會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麼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裏，是好像魚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鼉水一樣，雖然也覺到水的柔滑和清涼，不過總不免喫力，爲難，非上陸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時怎麼講得清楚呢，家境還不算精窮，當然還不如給一點所謂教育，首先是識字。上海有各國的人們，有各國的書鋪，也有各國的兒童用書。但我們是中國人，要看中國書，識中國字。這樣的書也有，雖然紙張，圖畫，色彩，印訂，都遠不及別國，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給孩子買來的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國難後第六版』的『看圖識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麼惡濁，但這且不管他。圖畫又多麼死板，這且也不管他。出版處雖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圖上有蠟燭，有洋燈，却没有電燈；有朝靴，有三鏢雲頭鞋，却没有皮鞋。跳着放鎗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兩臂不平，他們將永遠不能達到目的，更壞的是連釣竿，風車，布機之類，也和實物有些不同。

我輕輕的歎了一口氣，記起幼小時候看過的『日用雜字』來。這是一本教育婦女婢僕，使她們能够記賬的書，雖

然名物的種類並不多，圖畫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潑，也很像。爲什麼呢？就因爲作畫的人，是熟悉他所畫的東西的，一個『蘿卜』，一隻雞，在他的記憶裏並不含糊，畫起來當然就切實。現在我們只要看『看圖識字』裏所畫的生活狀態——洗臉，喫飯，讀書——就知道這是作者意中的讀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狀態，是在租界上租一層屋，裝了全家，既不闊綽，也非精窮的，埋頭苦幹一日，才得維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學校，自己須穿長衫，用盡心神，撐住場面，又那有餘力去買參考書，觀察事物，修練本領呢？況且，那書的末葉上還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緒三十四年，即西歷一九〇八年，雖是前年新印，書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無生氣，正也不足爲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途，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所以給兒童看的圖書就必須十分慎重，做起來也十分煩難。即如『看圖識字』這兩本小書，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無所不有。其實是，倘不是對於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都有些切實的知識的畫家，決難勝任的。

然而我們是忘却了自己曾爲孩子時候的情形了，將他們

看作一個蠢才，什麼都不放在眼裏。即使因為時勢所趨，只得施一點所謂教育，也以爲只要付給蠢才去教就足夠。於是他們長大起來，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們一樣了。
——然而我們這些蠢才，却還在變本加厲的愚弄孩子。只要

看近兩三年的出版界，給「小學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別的多就知道。中國突然出了這許多「兒童文學家」了麼？我想：是並不然的。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于道元

沒有巢

我要往那裏去呢？我要怎麼辦呢？我好像一隻沒有巢的孤獨的鳥。牠底羽毛蓬亂着，棲宿在一根光的乾樹枝上。在這停着是有點可厭……可是牠能往那裏飛呢？

牠現在展開牠底翅膀了——迅速的一直向遠方飛去，好像一隻被鷹所驚起的鴿子。沒有人肯爲牠找一片有綠蔭遮蔽的，安適的小地方給牠住嗎？即便是住不多時的一個巢，牠也不能爲牠自己蓋一個嗎？

這隻鳥向前飛，飛，很注意的向下看着。

在牠的下面是一片黃色的沙漠，荒涼寂靜而沒有人煙。

這隻鳥很快的往前飛着，飛過了這沙漠，仍然很注意很焦灼的向下看着。

在牠的下面是一片海，也是死沈沈的發黃同那沙漠一樣。真的！雖然大海的波濤怒吼着，在這不息的澎湃聲中，在這單調的波浪起伏中，仍是沒有生命，也沒有可以棲止的地方。

這隻可憐的鳥疲倦了，牠拍翅膀的力量弱了，牠雖然向前飛着，可是時常往下墜，牠竭力想往上飛……牠怎能在這無底的汪洋中作巢呢？

最後，牠併起翅膀來……拖着悲聲墜到海裏去了。海吞下牠去，仍然是無情的澎湃着，正像先前一樣。我要往那裏去呢？這不也是我投到海裏的時候嗎？

一八七八年一月

生日

唐濟

多於生命所能肩起的悲哀，在熱風裏，早雲裏，犬吠與焦燥的汽笛裏。怎能使這一個長天快快的過去，過去，抱着淚作的思想去睡，睡到永遠？什麼也沒有笑意，天是一片愁雲，淚是無聲的雨。這一天啊！千千萬萬年的人類掙扎，只得到無窮的悲苦，都集在這一顆心中。焦急有什麼用呢，忍耐有什麼用呢，言語的安慰不是一些雜亂的聲音麼？

這一天啊！能擔起這一天的分量是比自殺還勇敢的呀！這一天爲什麼有個天亮呢？爲何又老不黑天呢？這一天是毒作的，那風，吹着刺心的哀樂。不但覺到牠，也看見了；樹葉是那麼狠惡的擺着，擺得心慌，那麼多散碎的綠片，綠的狠惡。那奇醜的雲，壓着心，空中是鉛作的厚被。刺耳的蟲聲，暗而熱的光，把心圍起像受驚的刺蝟，有什麼用呢！

人人都有這樣的一天嗎？即使是這樣，也並不是安慰呀；人不應當受這個。有一個人有這樣的一天，是全人類的羞辱！一切都像黑蟲蠕動，無聲，忍耐，永沒有光明，眼前的地獄。有時候靜，靜裏放射着毒瘴；有時候亂，像瘋狗的狂奔。不同的影色是不同的悲哀，愁有各種的顏色。

痛哭麼？人是沒有這個自由的，要哭的時候失掉了聲音。狂笑麼？幾輩子不會笑了，面上有鐵鑄的紋。身上的一切都僵硬着，只有這心還跳動，無意義的跳動着，像那無聊的樹葉向不雨的雲擺動，永不停止，永不停止。

追憶使人戰慄；過去的耻辱，多數是只有自己知道的，不光榮的根性。多多少少比獸還卑賤的小而永遠存在的醜惡，心上的毒苔，永久綠着。敢回想麼？怕自己的人能勇敢麼？朋友，哪有朋友？誰不會負過朋友呢，誰不會受過朋友的騙呢？那暫時的坦率，在永久的妬惡上面浮着一個油星；在永久的猜疑上，一刻的光明裏使自己羞愧。愛也是一樣呀，愛的流裏挾着多少虛假，負心，在不愛的時候給一個吻，吻的時節腦中想着多少刺心而自怨的月下花前的勾當。多少未交一言，而曾經互相注視的風流。自己明白，也就永遠不信任女性。追憶呀，誰敢呢？事業，什麼是事業呢？不是把自己交給一個工作而好吃喝麼？希望着偉大的，爲是更能滿足慾望。欺人的，騙子！誰不是這樣呢？誰敢一字不誠的寫述過去呢？字典上哪有那麼多壞字形容心的黑暗與掩飾呢？

希望？希望什麼？照着自己的樣子看，敢希望什麼？悔，恨；終於是得意的要活着，像那醜陋的草，枯了半邊還要另生出芽。無盡的生機，好把醜惡暴露淨盡。哪裏來的這個力量呢，支持萬惡的力量？支持着惡笑與輕薄的力量，使人多麼自得滿意，笑時自覺的展露或掩藏着那整美或黑缺的牙。

多麼了不得，批評着古今，像污水的泡。明白了什麼

呢？說着道德，仁義；同樣的說着性交與嫖賭。嘴中的自己忽似聖人忽似妓女。誰認識自己呢？意見與主張，聽來的再賣出去；羞慚而仍自鳴得意。

誰不是這樣呢？我就是這樣，這一天的悲哀！怎麼能使我脫逃了我呢？哪裏有光明呢？

在夢裏正如在清醒時，我的心控告我自己。爲自己的生計曾經去欺騙，現在仍在欺騙，時時欺騙着自己。最大的原諒永遠給自己；還活着，怎能不活着呢，該死的時候自殺了。自殺是怯懦，真的麼？多麼小的心願也能使我快活，一雙新襪使兩足更有力的邁步。在一根絲上懸着生命，很美的擺動着。生命就這麼渺小！喜怒哀樂，多情的人：給朋友一句諷刺，或一句諛媚，得意呀！報復，爭執，爲一個眼神，一個字，一個語聲，一個笑。生命的豐富。

也富于想像呀，天才呀。就是往壞處想人。什麼主義麼？什麼善舉麼？某某人麼？笑了，都是——想像活動了：爲錢，爲色，爲便宜。一種聰明的解釋，自己滿意，把別人犧牲了。想像中人類是特別的壞。

這一天呀！爲什麼有這樣的一天呢？誰能肩得起這個悲哀呢？耳還要聽，眼還要看，心中還要想。想着金錢，衣食，仇敵，榮辱，委屈。好似世界負了我，騙了我。想着親戚朋友，好像我是大慈大悲。想着國事，正義，和平與戰爭，彷彿我是哲人君子。同時，想到了真的自己，自己麼？怎能不想到自己呢？怎能重視自己呢？作過的，正作的，要作的，都是什麼呢？有什麼意義呢？敢告訴自己麼？

這是我的生日呢！清早一開門便有人來了，慶祝我的四十整壽。我不能接受這個善意——或者是諷刺，也許是無心的。我從那些眼中逃出來。天是長的，我須躲避至少十二小

時。拿歲月度量人，多麼不智慧呢。四十了，我作了什麼呢？讀過書，結婚，有兒女，有家，有事作，難道這就是人之所以爲人麼？這鎖起靈魂的家，經營，奔走，我吃喝，生殖，一個理想的夫，父；難道蠅蟻不會作這個麼？一世的光陰都本能的消逝去麼？

離開家便是社會，這磨碎靈魂的巨磨。一粒一粒，都碎成細粉；大家還笑着，愚蠢的東西們。衝突，爭執，狡猾，擁擠，卑賤，這是人生呀。虛偽，敷衍，自傲，排擠，這是智慧與道德呀。壓迫，狠毒，手段，政治呀，權柄呀。

這麼四十年，有人來賀壽，人是瘋子麼，是白痴麼？我一定得罪了妻，兒女，和親戚朋友。妻給我買了美好的禮物。女兒作了新衣。友人寫了壽屏壽聯，等着我的酒宴。只好得罪他們了，我不能向關帝與城隍的泥像跪拜，肯崇拜我這空空的四十年麼？四十年的愚蠢與虛偽，不敢回想的四十年，記憶中的光陰是一片灰塵。

在表面上，我確是成功的，我有家，有職業，有著作。他們就是祝慶這些麼？那麼，讓他們祝賀吧。對於我，除脫了一切的我，剝到心核的我，他們祝賀什麼呢？我是羞恥與怯懦的本身。他們愛我呀，怎能不愛我呢，我老心中罵他們，而臉上笑着。我信仰他們的宗教，而更會獻媚。我的財神也是他們的；假如我比他們更慈善一些，因爲我比他們更會使手段。慈善的有善報，誰說不是呢；捐上一個，希望再得兩個呀。他們來慶祝我，哈，以他們的圓滑來奉承我的圓滑，一來一往，心的交通與親熱呀。

詛咒我的生日，生一個蠅蟻與生一個我有什麼分別呢？有分別，蠅蟻更單純一些。

來到什麼地方了？將往何處去？不知道。就是這麼走去

吧。熱風，早雲，在聽着我的心，在看着我的盲動。世界還是很快樂的，風裏老有犬聲，社會第一個聲音是犬。
我要什麼呢？不知道。我口渴，生理的人，有口水喝也許就會快樂吧？那遠山中會有清溪吧？去尋一口水，去尋一

口水！四十年，也還許再有四十年，去尋一口水。口渴得緊呢！何等的可笑。他們還等在我家中，慶祝這一口水麼？也許是一口仙水吧？即使是，怎樣呢？難道一個仙犬不是犬麼？然而口渴是必須首先解決的，這是生日呀。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于道元

屠格涅夫的散文詩，是一些各不相同的短篇隨筆；有的是一段紀事，有的是描寫，有的是回憶，有的是夢；屠格涅夫底思想，哲學，以及他整個的人格，全都在這些東西裏表現出來了。這些散文詩在俄國文學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在文字的技巧與描寫的美麗上，可以說沒有人能超越了他。屠格涅夫的特長是在於他能將思想與情感溶合在一塊；使我們讀他底作品的時候，不知不覺的會受他的感動。這些散文詩更是充分的發揮了他這一種天才的代表作。

他底散文詩都是在晚年寫(1878-1882)他稱之爲Senilité(拉丁文，意爲衰老。日人森鷗外譯爲萎語。)——即在他臨死以前的重病中，也會繼續寫了好多。從這些散文詩裏面，我們可以看出他內心中日漸加深的厭世思想來。這些散文詩有一些是在生前由他自己發表了；但有一些最親切動人的，最近才從法國有名的歌伎維雅度夫人(Mme. Viardot)所保存的文件中發現，她是屠格涅夫生前最要好的朋友。屠格涅夫在一八八三年臨死的時候，把所有的作品稿件全都交托給了她。這些新發現的散文詩共有卅一首；在俄國由馬宗教授(Prof. Amann)發表，由帕爾特里克(G. N. Partick)同諾耶司(G. R. Naves)二人譯成英文，登在今年正月份斯拉夫評論上面；這裏這些譯文就是從那上面轉譯過來的。

這些新發現的散文詩，據我所知，已經有九篇經黃源先生從日文中轉譯過來，登在文學第一卷第二期屠格涅夫紀念號上；這裏所譯的就是除去黃先生已譯九篇所騰下的二十二篇。

相 片

冰
心

施女士來到中國，整整的二十八年了。這二十八年的光陰，似乎很飄忽，很模糊，又似乎很沉重，很清晰。她的故鄉——新英格蘭——在她心裏，只是一堆機械的疊影，地道，摩天閣，鴿子籠似的屋子，在電車裏對着鏡子抹鼻子的女人，使她多接觸一回便須多一分的厭惡。六年一次休假的回國，在她是個痛苦，是個悲哀，故舊一次一次的凋零，而親友家裏的新的分子，一次一次的加多，新生的孩子，新結婚的侄兒，甥女，帶來的他們的伴侶，舉止是那樣的快達，談吐是那樣的無忌，而最使施女士難堪的，是這些年輕人，對於他們在海外服務，六載一歸來的長輩，竟然沒有絲毫的尊敬，體卹。他們只是敷衍，只是忽略，甚至於嘲笑，厭惡。這時施女士心中只逼存着一個日出之地的故鄉，在那裏有一座古城，古城裏一條偏僻的胡同，胡同裏一所小房子。門外是蒼古雄大的城牆，門口幾棵很大的柳樹，門內是小院子，幾樹丁香，一架薔薇，薔薇架後是廊子，廊子後面是幾間小屋，裏面有爐灶，有書架，有古玩，有字畫……而使這一切都生動，都溫甜，都充滿着「家」的氣息的，是在這房子有和自己相守十年的，幽婉貞靜的淑貞。

初到中國時候的施女士，只有二十五歲，季候是夏末秋初。中國北方的初秋天氣，是充滿着陽光，充滿着電，使人歡悅，飄揚，而興奮。這時施女士常常穿一件玫瑰色的衣裳

，淡黃色的頭髮，微微暈紅着的橢圓形的臉上，常常帶着天使般的含愁的微笑。她的職務是在一個教會女學校裏教授琴歌，住在校園東角的一座小樓上。那座小樓裏住的盡是西國女教員，施女士是其中最年輕，最溫柔，最美麗的一個，會引動了全校學生的愛慕。中學生的情感，永遠是顯赫，是隱藏，是深摯。尤其是女生，對於先生們的崇拜敬愛，是永遠不敢也不肯形之於言笑筆墨的。施女士住的是樓下，往往在夜裏，她在寫家書，或改卷子，隱隱會看見窗外有人影躲閃着，偷看她垂頭的姿態。有時牆上爬山虎的葉子，會窸窣的響着，是有細白的臂兒在擊動，甚至於她聽得有輕微的嘆息。施女士只微微的抬頭，凄然的一笑，用筆管挑開她額前的散髮，忙忙的又低下頭去做她的工作。

不但是在校內，校外也有許多愛慕施女士的人。在許多學生的心目裏，畢牧師無疑的是施女士將來的丈夫。他是如此的年輕，軀幹挺直，唇角永遠浮着含情的微笑。每星期日自講壇上下來，一定是挾着聖經，站在琴傍，等着施女士一同出去。在小樓的台階上，也常常有畢牧師坐立的背影。時間是過了三年，畢牧師例假回國，他從海外重來時，已同着一位年輕活潑的牧師夫人。學生們的幻像，漸漸的消滅了。下去，施女士的玫瑰色的衣服，也和畢牧師的背影，也不再掩映於校園的紅花綠葉之間。

光陰是一串駱駝似的，用着笨重的脚步，慢慢地拖踏了過去，施女士淺黃色的頭髮，漸漸的轉成灰白。小樓中又逐漸的來了幾個年輕活潑的女教員，作了學生們崇拜敬愛的對象。施女士已移居在校外的一條小胡同裏，在那裏，她養着一隻小狗，種着些花，閒時遊隆福寺，廠甸，不時的用很低的價錢，買了一兩件古董，回來擺在書桌上，牆爐上，自己看着，賞玩着，向來訪的學生們朋友們誇示着。春日坐在花下，冬夜坐守牆爐，自己覺得心情是一池死水般的，又靜寂，又狹小，又絕望，似乎這一生便這樣的完結了。

淑貞，一朵柳花似的飄墜進她情感的園地裏，是在一年的夏天。淑貞的父親王先生，是前清的一個秀才，曾做過某衙門的筆帖式，三十年來，因着朋友的介紹，王先生便以教外國人官話爲業，第二個學生便是施女士。施女士覺得王先生比別個書話先生都文雅，都清高。除了授課之外，王先生很少說些不相干的應酬話，接收束修的信封的時候，神氣總是很驕腆，很不自然，似乎是萬分無奈。年時節序，王先生也有時送給她王太太自己繡的扇袋之類，上面繡的是王太太自己做的詩句。談起話來施女士才知道王太太也是一個名門閨秀，而且他們膝下，只有一個女兒。

十五年前的一個冬天，王先生告了十天的假，十天以後回來，王先生的神情極其蕭索，臉上似乎也蒼老了許多，說起告假的情由來，是在這十天之中，王太太由肺病轉劇而去世，而且是已經葬了，三歲的女兒淑貞，暫時寄養在姥姥家裏。

自那時起，王先生似乎是更沉默更憂悶了，幽靈似的，連說話的聲音都輕得像吹過枯葉的秋風。施女士覺得很掛慮，很憐惜他，常常從談話中想鼓舞起王先生的意興，而王先生總仍然是很衰頹，只無力的報以客氣的慘笑。十年前的一個夏天，王先生也以猝然中暑而逝世。

從王先生的鄰里那裏得到王先生猝然病故的消息，施女士立刻跟着來人趕到王家去，這是她第一次進王家的門，院子中間一個大金魚缸，幾尾小小的金魚在水草隙裏穿遊。魚缸四圍擺着幾盆夾竹桃。牆根下幾竿竹子，竹下開着幾叢野茉莉。進了北屋，揭開竹簾鴉雀無聲，這一間似乎是書屋，壁架上堆着滿滿的書，稀疏的掛幾幅字畫，西邊的門上，掛着一幅布簾，施女士又跟着來人輕輕的進去，一眼便看見王先生的遺體，臥在坑上，身上蓋着一床單被，臉上也蒙着一張白紙。坑沿上一個白髮的老太太，穿着白夏布的長衣，雙眼紅腫，看見施女士，便站了起來。經了來人的介紹，施女士認識了王先生的岳母黃老太太，黃老太太又拉起了坑頭上伏着的一個幽咽的小姑娘，說：『這是淑貞，』這個瘦小的，蒼白的，柳花似的小女兒，在第一次相見裏，襯着這清絕慘絕的環境和心境，便引起了施女士的無限的愛憐。

王先生除了書籍字畫之外，一無所有，一切後事，都是施女士備辦的。葬過了王先生，施女士又交給黃老太太一些錢，作爲淑貞的生活費和學費，黃老太太一定不肯接受，只說等到過不去的時候，再來說。過了兩三個月，施女士不放心，打聽了幾個人，都說是黃家孩子很多，淑貞並不會得到怎樣周到的愛護。於是在一個聖誕的前夜，施女士便把淑貞

接到自己的家裏來。

窗外微月的光，輕輕的蓋着積雪。時間已過午夜，那些唱聖誕喜歌的學生們，還未曾來到。窗口立着的幾條紅燭，已將燃盡，潛潛的落下的等待的熱淚。爐火的微光裏，淑貞默然的坐在施女士的椅旁，怯生的蒼白的臉，沒有一點倦容，兩粒黑珠似的大眼，嵌在瘦小的臉上，更顯得大的神秘而淒涼。施女士輕輕的握着淑貞的不退縮也無熱力的小手，想引她說話，却也不知從那裏說起。從微暈的光中，一切都模糊的時候，她覺得手裏握着的不是個活潑的小女子，却是王先生的一首詩，王太太的一縷繡線，東方的一片貞女石，古中華的一種說不出來的神秘的靜默。……

十年以來，在施女士身邊的淑貞好像一條平流的小溪，平靜得看不到流動的痕跡，聽不到流動的聲音，聞不到流動的氣息。淑貞身材依然很瘦小，面色依然很蒼白，不見她痛哭，更沒有狂歡。她總是羞愁的微笑着，輕微的問答着，悄躡的行動着。在學校裏她是第一個好學生，是師友們誇愛的對象，而她却沒有一個知己的小友，也不喜愛小女孩子们所喜愛的東西。

「這是王先生的清高，和王太太的貞靜所凝合的一個結晶！」施女士常常的這樣想，這樣的人格，在跳盪喧嘩的西方女兒裏是找不到的。她是幽靜，不是淡漠，是安詳，不是孤冷，每逢施女士有點疾病，淑貞的床前的蹣跚，是甜柔的，無聲的，無微不至的。無論那時睜開眼，都看見床側一個溫存的微笑的臉，從書上抬了起來。「這天使似的慰安！」施女士總想表示她熱烈的愛感，而看着那蒼白羞怯的他顧的臉

一種慚愧的心情，把要說的熱烈的話，又壓了回去。

淑貞來的第二年，黃老太太便死去，施女士帶着她去看了一趟，送了葬，從此淑貞除了到學校和禮拜堂以外，足跡不出家門。清明時節，施女士也帶她去拜掃王先生和王太太的墳，放上花朵，兩個人都落了淚。歸途中施女士緊緊的握着淑貞的手，覺得彼此都是世界上最崎嶇的人，一腔熱柔的母愛之情，不知不覺的都傾瀉在淑貞身上。從此旅行也不常去，朋友的交往也淡了好些，對於古董的收集也不熱心了。只有淑貞一朵柳花，一片雲影似的追隨着自己，施女士心裏便有萬分的慰安和滿足。有時也想倘若淑貞嫁了呢？……這是一個女孩子的終身大事，幻想着淑貞手裏抱着一個玉雪可愛的嬰孩，何嘗不是一幅最美麗最清潔，最甜柔的圖畫；而不知怎樣，對於這幻像却有一種莫名的恐怖！……倘若淑貞嫁了呢？「一陣孤寂之感，冷然的四面襲來，施女士撫着額前的白髮，起了寒戰，連忙用淒然的牽強的微笑，將這不詳的思想揮騰開去。」

人人都誇贊施女士對於淑貞的教養，在施女士手裏調理了十年，淑貞并不會沾上半點西方的氣息。洋服永遠沒有上過身，是不必說的了，除了在不懂中語的朋友面前，施女士對淑貞也不會說過半句英語。偶然也有中學裏的男生，到家裏來赴茶會，淑貞只依舊顧盼的靜默的坐在施女士身邊，不加入他們的遊戲和談笑，偶然起來傳遞着糖菓，也只低眉重目的，輕聲細氣的。這青年人的歡樂的集會，對於淑貞却只是拘束，只是不安。這更引起了施女士的憐惜，輕易也便不勉強她去和男子周旋。偶然也有中國的老太太們提到淑貞應

該有婆家了，或是有男生們直接的向施女士表示對於淑貞的愛慕，而施女士總是愛笑的微笑着，婉轉的辭絕了去。

淑貞十八歲畢業了中學，這年又是施女士回國的例假，從前會有一次是把淑貞寄在朋友家裏，獨自回去了的，這次施女士却決定把淑貞帶了回去，一來叫淑貞看看世界，二來是減少自己的孤寂，和淑貞一說，出乎意外的，淑貞的蒼白臉上，發了光輝，說『媽媽！只要是跟着你，我那裏都願意去的！』施女士愛憐的撫着淑貞的臂說，『謝謝你！我想你一定喜歡看看，我生長之地，你若是真喜歡美國呢，也許我就送你入美國的大學。……』

在新英格蘭的一個鎮上，淑貞和施女士又相依爲命的住下了。圍繞着這座老屋，是一大片青草地，和許多老橡樹。那時也正是夏末冬初，橡葉紅得光艷迎人，樹下微微的有着潮濕的清味。這屋子是施女士的父親施老牧師的舊宅，很寬大的木床，高背的椅子，很厚的地毯，高高的書架，磊着滿滿的書，書屋裏似乎還遺留着烟斗的氣味。甬道高大得似乎起着迴音，兩旁壁上都掛着聖經故事的金框的圖畫。窗戶上都垂着深色的窗簾，屋裏不到黃昏，四面便起了黯然的色彩。施女士帶着淑貞四圍周視；書屋牆爐前的紅絨軟椅，是每夜施老牧師看書查經的坐處；客廳角落裏一張核桃木的小書桌子，是施老太太每日寫信記賬的地方；樓上東邊一個小屋子，是施女士的寢室，牆上還掛着施女士兒時的幾張照片；三層樓頂的小室，是施女士的哥哥雅各兒時的寢室……這老屋本來是雅各先生夫婦住着的，今年春天，雅各先生也逝世了，雅各夫人和她的兒子搬到隣近的新蓋的小屋子去，這老

屋本來要出賣，施女士寫信回來，請她留着，說是自己預備帶着淑貞，再過一年在故國的重溫舊夢的最後的光陰。

這老屋裏不常有來訪的客人，除了和施女士到禮拜堂去作禮拜，淑貞只在家裏念點書，彈點琴，作點活計之外，淑貞也不常出門。有時施女士出去在教堂的集會裏，演講中國的事情，淑貞總是跟了去，講後也總有人來和施女士和淑貞握手，問着中國的種種問題，淑貞只顧腴含糊的答應兩句，她的幽靜的態度，引起許多人的愛憐。因此也有些老太太有時也來找淑貞談話，送她些日用瑣碎的東西。

每星期日的晚餐，雅各太太和她的兒子彼得總是到老屋裏來聚會。雅各太太是個瘦小的婦人，身材很高，滿臉皺紋，却擦着很厚的粉，說起話來，沒有完結，常常使施女士覺得厭倦。彼得是個紅髮跳盪的孩子，二十二歲的人，在淑貞看來，還很孩氣。進門來就沒有一刻安靜。頭一次見面便叫着淑貞的名字，說『你是我姑姑的中國女兒呀，我們應該做很好的朋友才是！』說着就一陣癡笑，施女士看見淑貞局促的樣子，便微微笑笑說『彼得你安靜些，別嚇着我的小女兒！』一面又對淑貞說，『這是我們美國人親密的表示，我們對於親密的友人，總不稱呼『先生』『小姐』的，你也只叫他彼得好了。』淑貞臉紅一笑。

淑貞的靜默，使彼得覺得無趣，每星期日晚餐後，總是借題先走，然後施女士和雅各太太斷斷續續的，有一搭沒一搭的談着老話。淑貞聽得倦了，有時站起倚窗外望，街燈下走着碧眼黃髮的行人，晚風送來飄忽的異鄉的言語，心中只覺得亂亂的，起着說不出的凄感……

有一天夜裏，雅各太太臨走的時候，忽然笑對淑貞說，『下星期晚你可有機會說中國話了。我發現了這裏的神學院裏有個李牧師，和他的兒子天錫，也在那裏研究神學。我已約定了他們下星期晚回來吃晚飯。我希望這能使你喜歡。』淑貞拾起頭來看着施女士，施女士便說，『那天我在神學院的圖書館裏，也看見了他們幾次。李牧師真是個慈和的老人，天錫也極其安靜穩重，我想我們應當常常招待他們，省得他們在外國寂寞的。』淑貞答應着。

這星期晚，施女士和淑貞預備了一桌中國飯，擺好匙箸，點起紅燭，施女士便自去換了一身中國的衣服，帶上玉鐲子，又叫淑貞聽見門鈴，便去開門，好叫李牧師父子進門來。第一句便聽見鄉音。淑貞笑着答應了，心裏也覺得高興。

門鈴響了，淑貞似乎有點心跳，連忙站起出去時，衝進門來的却是彼得，後面是雅各太太，同着一個清癯蒼白的黑髮的中年人。彼得一把拉住淑貞說，『這是李牧師，你們見見！』又從李牧師身後拉過一個青年人說，『這是李天錫先生，這是王小姐，我們的淑貞。』李牧師滿面笑容的和淑貞握手，連連的說『同鄉，同鄉，我們真巧，在此地會見！』天錫只默然的鞠了一躬，施女士也出來接着大家都進入客室。席上熱鬧極了，李牧師和施女士極親熱的談着國內國外佈道的狀況，雅各太太也熱烈的參加討論。彼得篋上的排骨，總是滿桌打滾，夾不到嘴，不住的笑着嚷着。淑貞微笑的給他指導。天錫却一聲不響的吃着飯，人問話時，才回答一兩句，聲音却極清朗，態度也溫謐，安詳。雅各太太笑對李牧師說，『我真佩服你們中國人的教育，你看天錫和淑貞都是這樣的安靜，大方，不像我們的孩子那樣坐不住的神氣，

你看彼得；』彼得正夾住一個炸肉球，顛巍巍的要往嘴裏送來，一抬頭，篋子一鬆，肉球又滑走了，彼得哈哈的大笑了起來，大家也隨着笑了一陣。

飯後散坐着，喝着咖啡，淑貞和天錫仍是默坐一旁，聽着三個中年人的談話，彼得坐了一會兒，便打起呵欠，站了起來說『媽媽，你要是再談下去，我可要走了，我明天還上課呢！』雅各太太回頭笑了，說，『你又急了，聽個戲看個電影的你都不瞞，這會兒回去你也不一定睡覺！』一面說一面却也站了起來。天錫欠着身，兩手按着椅旁，看着李牧師，說『爸爸，我們也該走了罷？』施女士趕緊說，『不忙，時間還早呢，你父親還要看我父親收藏的關於宗教的書呢！』彼得也笑着，拿起帽子，說『別叫我攔散了你們的暢談，你們再坐一坐罷。』一面便上前扶着雅各太太，和衆人握手道別出去。

施女士送走了他們母子，轉身回來，在客室門口便站住，點頭笑對李牧師說，『您跟我到書房來罷，我父親的藏書，差不多都在那邊。』淑貞，你也招待招待天錫，如今都在國外，別儘守着中國的老規矩，大家不言不語的！』李牧師笑着走了出來，淑貞和天錫都笑着站起了欠身。

兩個人轉身對着坐下。因着天錫的靜默和拘謹，淑貞倒不顧臉了，一面問着天錫何時來美？住居何處？一面在微暈的燈光下，注視着這異國的故鄉的少年：一頭黑髮，不加油漆的整齊的向後攏着，寬寬的前額，直直的鼻子，有神的秀長的雙眼，小小的嘴兒，唇角上翹，帶點女孩子的斌媚。一身青呢衣服，黑領帶，黑鞋子，襯出淡黃色發光的臉，使得這屋子中間，忽然充滿了東方的氣息。

天錫笑着問：『王小姐到此好些日子了罷，常出去玩玩麼？』淑貞微微的吁了一口氣，低下頭去，說：『不，我不常出去，除了到禮拜堂。不知道爲什麼，這裏的人和在中國的那些美國人彷彿不一樣，我一見着他們心裏就局促的慌……』淑貞說着自己也奇怪，如何對這陌生的少年，說這許多話。

天錫默然一會，說：『這也許是中外人格不同的緣故，我也覺得這樣，我呢，有時連禮拜堂裏都不高興去！』淑貞抬頭問：『我想禮拜堂裏倒用不着說話，您爲什麼……』一面心裏想：『這個牧師的兒子……』

天錫忽然站了起來，在燈下徘徊着，過了一會，便過來站在淑貞椅旁，站的太近了，淑貞忽然覺得有些畏縮。天錫兩手插在褲袋裏，發光的雙眼，注視着淑貞，說：『王小姐，不要怪我交淺言深，我進門來不到五分鐘，就知道您是和我一樣……什麼都一樣，我在這裏總覺得孤寂，可是這話連對我父親都沒說過。』淑貞抬頭凝然的看着。

天錫接了下去：『我的祖父是個進士，晚年很潦倒，以教讀爲生，後來教了些外國人，幫忙他們編中文字典。我父親因和祖父的外國朋友認識，才進了教會神學，受洗入教，我自己也是個教會學校的產兒，可是我從小跟着祖父還讀過許多舊書，很喜愛關於美術學問。去年教會裏送我父親到這裏入神學，也給我相當的津貼，叫我也在神學裏聽講。我自己却想學些美術的功課，因着條件的限制我只能課外自己去求友，去看書。——他們當然想叫我也做牧師，我却不喜歡這穿道袍上講壇的生活！其實要表現萬全的愛，造化的神功，美術的導引，又何嘗不是一條光明的大路，然而……人們却不如如此想法！』

『到禮拜堂去，給些小演講，事後照例有人們圍過來，要從我二十年小小的經歷上，追問出四千年古國的種種問題，這總使我氣咽，使我恐慌。更使我不自在的，有些人們總以爲在基督教傳入以前，中國是沒有文化的。在神學裏承他們稱我爲『模範中國青年』，我真是受寵若驚，在有些自華返國的教育家，在各處作興學募捐的演講之後，常常叫我到台上去，介紹我給會衆，似乎說『這是我們教育出來的中國青年，你看！』這不是像耍猴的藝人，介紹他們練過的猴子給觀衆一樣麼？我敢說，倘然我有一絲一毫的可取的地方，也決不是這般人訓練出來的！』

淑貞的畏縮全然消失了，只覺得倚前站着一個高大的身影，這影子大到籠罩着自己的靈魂，透不出氣息。看着雙頰燒紅，目光如炬的大興奮了的天錫，自己眼裏忽然流轉着清淚，這淚，是同情？是憐惜？是怨怒？自己也說不出。爲着不願意使這淚落下，淑貞就仍舊勉強微笑的抬着頭看着。

天錫換了一口氣，又說『真的，還有時候教會裏開會歡送到華佈道的人，行者起立致詞，悽惻激昂，送者也表示着萬分的欽服與憐憫，似乎這些行者都是謫逐放流，充軍到蠻荒瘴癘之地的！——國外佈道是個犧牲，我也承認，不過外國人在中國，比中國人在外國是舒服多了，至少是物質方面，您說是不是？』淑貞點了點頭，又微微的笑着，整了整衣服，站了起來，溫柔的說：『說的也是，不過從我看來，人家的起意總是不壞，有些事情，也是我們覺得自己是異鄉的弱國人，自己先氣餒，心怯，甚至於對人家的好意，也有時生出不正常的反感，倘或能平心靜氣呢，靜默的接受着這些刺激，帶到故國去，也許能鼓勵我們做出一點事情，使將來的青年人，在國際的接觸上，能設因着光榮的祖國，而都

做個心理健全的人，……您說呢？」

天錫坐了下去，從胸袋裏掏出手絹來，擦着自己額上的汗，臉上的紅潮漸退，眼光又恢復了寧靜與溫和，他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欠身坐着，幽幽的說，「對不起您，王小姐我沒想到第一次見您，便說出這些興奮的孩氣的話！總而言之，我是寂寞，我是懷念着祖父的故鄉。今天晚上看見您，我似乎覺得有一尊「中國」，活躍供養在我的面前，我只對着中國的化身，傾吐出我心中的煩悶，無意中也許攪亂了您心中的安平，我希望您能原諒，饒恕我。」這青年人說到這裏臉上又罩上一層紅暈，便不再往下說。

淑貞也不由的臉紅了，低頭摩弄着椅上的花紋，說「就是我今晚也說了太多的話。真的，從我父親死去以後，我總覺得沒有人能在靜默中了解我……今晚……也許是異國聽見到鄉音……我……」淑貞越說越接不下去了，便輕輕的停住。——屋裏是久久的沉默。

淑貞抬起頭來時，天錫的臉上更沉靜了，剛才的興奮，已不留下絲毫的痕跡，微笑的說，「我想我們應該利用這國外的光陰，來遊歷，來讀書，——我總是佩服西方人的活潑與勇敢，他們會享受，會尋樂，他們有團體的種種健全的生活，我很少看見美國青年有像我們這般憂鬱多感的。我在藝術學院和神學院裏也認識許多各國的青年人，其中也有小姐們，我們都很說得來，每個星期六的下午，他們常聚在一起研究討論，或是遠足旅行，我有時也加入，覺得很有意思。」

王小姐，您也應當加入他們的團體，來活潑您的天機。我父親也常同我們一起去！我想施女士一定會贊成的。」

淑貞的眼光中漾出了感謝與歡喜，連忙說「謝謝您的邀請，我想明年進入大學，也想在離家之先，同這裏青年人有

些接觸，免得驟然加入她們的團體時，感覺得不慣。」

天錫問「您想進那一個大學？」淑貞說「還不定呢，明年施女士他許回到中國去，也許不回去。這些日子沒聽見她提起，我也沒有問。她若回去呢，我想我當然也是跟着去，不過……現在……我還是想在這裏入大學……」

門開了，施女士先進來，後面是李牧師，背間夾着幾本很厚的書。施女士笑對天錫說「我們檢着書，說着話，就忘了時候，你們沒有等急了罷？」天錫站了起來，笑着說「我們談着上學的事情，也談得很起勁，簡直是忘了時候。」李牧師拿起帽子，說「現在我們真是該走了！施女士，打攪了您這一晚，謝謝您的飯和您的書，希望我們以後仍常有見面的機會。」施女士也笑着和他們父子握手，說「你們以後只管常來，淑貞在這裏也悶得慌，有個同鄉來談談也好！」淑貞站在一旁，紅着臉笑着。天錫從父親手裏接過幾本書來，跟在父親後面，一同鞠了躬退走了出來，施女士和淑貞都送到門口。

施女士和淑貞在客廳裏收拾着茶具，施女士一面微微的打着呵欠，說「你看李牧師和他的兒子不是極可愛的人麼？天錫真是個中國的紳士，一點也不輕浮，你和他談得還好罷？」淑貞正端起茶盤來，抬頭看着施女士，略微一遲疑，又紅了臉，只輕輕的答應了一聲，便低着頭托着茶盤走了出去。

時間已是春初，施女士和淑貞到美國整整半年了。這半年中，老屋裏的一切，仍是沒有改變，除了李牧師父子和雅各太太母子，常常來往，也有一兩次他們六個人一齊加入青年團體的野餐會。此外，就是淑貞似乎到了發育時期了，施

女士心裏想，肌肉豐滿了許多，雙頰也紅潤了，最看得出的，是深而大的雙眼裏漾着流動的光輝，言笑也自如了，雖是和李牧師父子有時仍守着中國女孩兒的矜持，而對於彼得，就常常有說有笑的了。施女士心裏覺着一種異樣的慰安。以前的淑貞是太沉默了，年輕的人是應當活潑的，……活潑的靈魂投入了淑貞窈窕的軀體，就使得淑貞異樣的動人！……倘若……施女士不再往下想了，手按着前額，懺悔似的站了起來，呆望着窗外的殘雪。

故鄉的天氣，似乎不適宜於她近來的身體了，施女士春來常常覺得不舒服。一冬的大雪，在初春陽光之下，與綠絲一同翻上來的是一種潮濕的氣味，厚重的簾幕，也似乎更低垂了。施女士懶懶的倚坐在床上，聽着淑貞在樓下角道裏拂拭着傢俱，輕快的行動着，微響着；又聽見郵差按鈴，淑貞開門的聲音。過了一會淑貞捧着早餐的盤子，輕盈的走了進來，一面端過小短几來，安放在牀上，一面扶起施女士，坐好了，又替她拍鬆了枕頭，笑着拈起盤子裏的一個信封，說：『媽媽您看，這是上次我們出去野餐的時候，照的相片，……裏頭有一張是小李先生在不留心的時候拍上的，您看我的樣子多傻！』說着把餐具移放在短几上，轉身又端着空盤子出去。

施女士懶懶的拿起相片來看，一共是八張，有雅各太太母子，有李牧師父子，有淑貞和他們一塊兒照的，也有青年團體許多人照的，看到最末一張，施女士忽然的呆住了！

背景是一棵大橡樹，老幹上滿綴着繁碎的嫩芽，下面是青草地，淑貞正俯着身子，打開一個野餐的匣子，捲着袖，是個猛抬頭的樣子，滿臉的嬌羞，滿臉的笑，驚喜的笑，含

情的笑，眼波流動整齊的露着雪白的細牙，這笑的神情是施女士十年來所絕未見過的！

一陣輕輕的戰慄，施女士心裏突然湧起了一種無名的強烈的激感，不是驚訝，不是忿忿，不是悲哀……她緊緊的捏住這一張相片——

上次的野餐，自己是病着，原想叫淑貞也不去，在家裏陪着自己，又怕打斷了大家的興頭，猜想淑貞也是不肯去的，在人前虛讓了一句，不料她略一沉吟，望了望拿着帽子站在門口的李天錫，便歡然的答應着隨着大家走了——

她呆呆的望着這張相片，看不見了相片上的淑貞，相片上却掩映的浮起了李天錫的含情的唇角，王先生的憂鬱的臉，一座古城，一片城牆，一個小院，一架薔薇，……手指一鬆，相片落了下來，施女士眼裏忽然滿了清淚。

門輕輕的開了，淑貞又輕盈的托着咖啡盤子進來，放在床旁的小桌上，便笑着在屋裏隨便的收拾着，施女士一聲不響的望着她：身上是白綢的薄衫子，因着上樓的急促，豐滿的胸口，微微的起伏着，厚厚的微捲的短髮，堆在緋紅的頰旁，一轉身，又呈現着豐美的背影，襯衣的花邊中間，隱約的透露着粉紅色的肌膚……一團春意，在屋中流轉，……猛抬頭看見對面梳妝台上鏡中的自己，蓬鬆的頭髮，披着一件絨衫，臉色蒼白，眼裏似乎佈着紅絲，眼角聚起了皺紋……

淑貞笑着走了過來，站在牀前，拈起相片來看，笑着說：『媽媽您看這些青年人不是活潑可愛麼？我們還說呢，將來我們一起入學，一定……』

施女士沒有答應，淑貞抬起頭來，忽然斂了笑容：施女士輕輕的咬着下唇，雙眼含淚的，極其蕭索的呆望着窗外。

淑貞往前俯着，輕輕地問：『媽媽，您想什麼？』

施女士沒有回頭，只輕輕的拉着淑貞的手說：『孩子，我想回到中國去。』

槍

魯彥

太陽老是和月亮一樣白，悽愴地哭喪着臉，鉛盆似的沒有一點光彩。天上全是死沉的灰黃的大氣，凝凍着，無論那裏看不見一線青白的裂縫。太陽沒有熱，沒有力，勉強地嵌在那裡，現在像在戰慄着似的，快要下墜了……

風時時從馬後捲了起來，呼呼地鞭着馬，拍着唐連長的背和馬鞍。馬跳着，飛一般往南奔馳。唐連長喘着氣，不時擦一擦眼睛回頭望着後面的兩個坐騎。他想緩一點走，但他的馬却像吃了驚似的，只是往前衝。這是下坡的路，風又在背後送着。

雖然春天已經來到，氣候可還不會轉暖。前後左右的田野完全是一片灰黃的顏色。罌粟花的種子纔下土，綠的莖子是没有的。沒有樹木，沒有村莊。軍隊一開動，現在連那稀少的驢車牛車也絕跡了。空曠的死沉的田野和灰黃的天連成了一片。地面上除了他們三個坐騎之外，只有灰土在走動。兩點鐘之前，這一條路上曾經踐踏過一百幾十個人，但現在連一點足跡也沒有了。不但這樣，即使是連長的馬跡，後面的兩個坐騎追上來時也不能辨別了。

唐連長穿的是一套藍灰的簇新的軍服，現在全着了灰土，和天空與田野的顏色打成了一片，彷彿他剛從土堆下爬出來的一樣。

當他剛出發的時候，他是多麼的有精神，多麼的高興！

帶兵的人是不打仗不會升職的。現在的土匪只有七八十個，他手下有一百幾十個。土匪只有幾桿舊槍，他手下的全是新式的快槍。論起地勢來，土匪是上坡的路，他是下坡的路，無論在那一個溝上守着，土匪就沒有一點辦法。

勝利是一定的！不升職，也得受賞哩！

『說不上打仗，說不上打仗！』他出發前笑嘻嘻的說，『同娃兒們要一個把戲！』

一切作戰的計劃，他早擬定了。兩點鐘前，田連附帶着軍隊，先到金陡溝去布置。兩點鐘以後，唐連長帶着兩個護兵，也騎上了馬。

他的身體雖然瘦削，面色蒼白，可是精神抖擻，騎在馬上，挺直了背，雄糾糾的揮一揮馬鞭，甚至兩腳不必踏在馬蹬上，就飛也似的往前走了。

兩個壯年的護兵背着行裝，掛着盒子槍，跨着馬，在唐連長的馬後緊緊地跟着。

風越來越猛了。三匹坐騎和飛灰一道滾動着。

唐連長一口氣跑了七八里，喘起氣來。有一點水落在他的耳邊。他伸手摸了一摸軍帽下面的額角，纔知道那裡已經全是汗了。

『奶奶！』他自言自語的說，『冬天還沒有過去，就出汗啦！』

他想休息一會，但他的馬只是瘋狂地往前跑着。好不容易纔勒過半邊馬頭來，却不料一鬆手，牠又偏過頭，疾馳了。

『你奶奶！』唐連長索性忿恨地鞭了兩下。

牠愈加跑得快了，跳着跳着。

一口氣又是五六里。

他漸漸覺得疲乏起來，身子前後傾側着，隨後緊緊地攀住了馬鞍，支持了一會。

馬兒也乏了，喘着氣，遲緩了下來。牠的身上濕透了汗，塗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土。

四周沒有一個村落。只是飛騰着灰土。

風在耳邊呼呼的響着。一陣過去，一陣又來。

唐連長需要一點水喝。護兵們可帶着水袋，但那廩馬，一聽見後面的風聲和馬蹄聲，一會兒又嚇得往前跑了。

『張娃！……張娃！……』他接連叫了幾聲，想叫後面的坐騎追到前面來，帮他止住他的馬。

但風聲蹄聲比他的喊聲還大，沒有傳到後面。

他往後搖着手。煙塵迷漫中，護兵們沒有看得清楚。他的坐騎瞥見他揮着拳，以為將擊了下來，却越發跑得快了。

唐連長實在乏得利害了。他幾乎已經全身伏在馬鞍上。

有一樣蟲似的東西，在他心頭蠕動着，蠕動着，從這裡爬到那裡，從那裡爬到這裡，漸漸迂曲地擴大了牠的區域。

牠像在吮吸着他心頭的血，他覺得自己的心頭漸漸空虛起來了。

他的四肢起了一陣戰慄。

那東西漸漸爬上來了，朝着他的喉頭。

他閉着嘴，忍住了呼吸，吮出一點唾沫來，吞了下去。於是那東西像蛇似的在他的喉頭打了一個轉身。他喀喀地打了兩三個很長的呃逆。

但那東西並不就此安靜下來。牠仍在他的喉頭盤旋着，吮吸着，又用牠的尾巴掃着他的已經空虛的心頭。

唐連長喀喀地接連的打着呃逆，像要把那東西嘔了出來的樣子。可是牠又並不出來，只是在那裡盤旋着盤旋着。

現在唐連長完全當不住了。他已經癱軟地完全伏在馬鞍上，閉上了眼。

太陽和月亮一樣的白，鉛盆似的沒有一點光彩。天空和田野一樣，凝凍着死沉的灰黃的大氣。

然而太陽將要下墜了。唐連長已經看見牠在那裡戰慄，天空在旋轉。他聽見了一種洪大的聲音，山崩地裂的從天上響了起來。田野在搖蕩，在跳躍。他的坐騎彷彿已經離開了地面，在半空中滾着一般。

唐連長不能再支持了。他早已失去了他的四肢。他現在只有一顆空虛的心，但那也不像他所有的一樣，一點不能鎮壓住。

馬兒在半空中滾着，翻着跟斗。

他從馬鞍上滑了下來。……

後面的兩個坐騎立刻停住了。

他聽見他的護兵在他的旁邊驚駭地說着什麼，在檢查他的身體。

他知道自己臥在柔軟的灰土上，並沒有受傷。難受的是他的心。牠被那蟲似的東西吮吸得全空了。他沒有一點力。他不能指揮自己的身體。

『連長！』他聽見張娃在叫他，但他沒有氣力回答。張

娃扳開他的嘴灌了幾口水。然而那也是艱難的。他沒有力
 吞咽。他想奪去他們的水袋，揮着手叫他們走開。但他的手
 並沒有力，只是鬆軟的擱在他身邊，彷彿已經不是他所有的
 一樣。

『奶奶！』他氣憤地罵着，却發不出聲音來，連嘴唇的
 蠕動都沒有。

『畢啦！』他想。

他睜開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世界和墨一樣的黑。

有人拉住了他的兩手，他的腳沒有落地，身子却動了起
 來。他聽見耳邊的喘息聲和腳步聲。他心裡很明白，知道現
 在張娃背着他走了。

然而那是多麼的難受，張娃的背緊緊地壓住了他的心
 頭。他的心頭原來就已被那蛇似的東西吮吸得怪空虛了的，
 現在給他緊緊地壓着，彷彿連那微弱的心的蠕動和那奄奄的
 氣息都停止了。

『畢啦！』他想。

但是張娃好像懂得了他的意思似的，已經把他站放在地
 上，抱着他的腰，使他透了一口自由的氣。

『林娃！趕快把氈子打開來！』張娃的聲音。

唐連長被臥放在地上了。他的心又開始微弱地跳動起
 來。

『奶奶！』他忽然聞到了一種怪難受的氣息，又接連打
 了幾個艱難的呃逆。『怎麼把我放在這樣僻靜的地方！』那明
 明是矢的氣息！他憤怒地想，但依然沒有氣力發出聲音來。

『快些點燈！』張娃叫着說。

唐連長立刻有了希望了。他知道這「點燈」的意義。只
 要燈一點起，他就不要緊了。

他的心頭好空虛，正急切地需要一樣東西哩。

『連長！不要緊嗎？』

他聽見張娃蹲在他的身邊了。

盒子的聲音，杆子的聲音，蟲子的聲音，槍的聲音……
 唐連長的心頭突然輕鬆了許多。一陣親密的氣息從他的
 鼻子沁入了他的心頭，他像做夢似的漸漸醒來了。他的眼前
 一會比一會亮了起來。

那是發着白光的螢火蟲一樣的小燈。他們在一個陰暗
 的，狹窄的，低矮的土窖裡。風在土窖的外面呼號着。外面
 射着刺目的白茫茫的光，使他又立刻把目光轉到了窖裡。

張娃的額上被燈光映照出一顆一顆豆大的汗珠，急忙地
 擦着煙泡，顯然他是非常着急了。只有那林娃，却和平時一
 樣的沒心肝，這時又不曉得走到那裡去要了。

『咳！』連長忽然哼出了一個微弱的嘆聲。

張娃吃驚地轉過頭來，叫着說：

『連長！……』

土窖裡又突然黑暗了。張娃已經用他手中的槍不小心地
 索朗一聲擊碎了身邊的燈罩。

『奶奶！……』唐連長氣得罵不出聲來。他的鼻子裡又充

塞了那不堪當的矢臭。

『奶奶！……』張娃驚駭地自己埋怨着，急忙地打開了小
 的籬箱，摸出一張捲紙煤的紙來，裁成四方，摺了一會，做
 了一個燈罩。

『……』

河東來的火柴，不是只有半邊紅頭，就在張娃的有力的
 手裏斷了。他一共劃了七八根，纔點着了那盞燈。這在唐連
 長彷彿等待了十年的一樣。他的心裏空虛得實在難受，窒息

的臭氣又一陣一陣的衝進了他的鼻子。

土窖內又明亮起來，一會兒那香甜的氣息又把臭氣趕走了。

張娃握着槍桿，把槍湊到了連長的嘴邊，說：「吸吧，連長！一會兒就有精神啦！」

他看見連長的嘴唇微微地噙動了一下，面上浮過一陣輕淺的微笑。但他像拒絕似的沒有把槍口含住在嘴裏。

張娃明白了。他立刻掉轉槍口，含在自己嘴裏，吱吱地拼命吸了起來，對着連長那邊噴過煙去。

小小的土窖內立刻迷漫了香甜的煙霧。

彷彿清晨在濃霧的玫瑰花園裏吸到了清新的空氣一樣，現在唐連長的精神漸漸恢復過來，能夠稍微的指麾自己的身體了。

「張娃！……」他發出了低微的聲音。

張娃注視着他，喜歡地詢問說：

「是！好一些嗎，連長？吸一口吧！」

連長點了點頭，開開嘴來含住了提過去的槍口，閉着眼睛，短短地吸了一口，一直吞到心頭，沒有讓一絲的煙回出來。

「奶奶！……」他低聲的說。那是他痛快的表示，又並不恨誰。這一口煙吞下去，他的心頭的那東西便中了毒一樣，不大能作怪了。

「是！連長！把我急死啦！」張娃望了一望他的面孔，感動地說，不覺臉上露出笑容來，眼眶裏含着淚。

連長含着槍，也感動地點了點頭，又吞了兩口煙。現在他有了力了。他能稍稍指麾他的手足了。他的心頭的那東西彷彿已經死去，現在急切地需要的是充實牠的空虛。

「吱吱……濃煙從槍桿裏一直通過他的喉嚨，在他的心頭盤旋着，刺激着他的血管，填塞着那受傷的破洞。

「奶奶！林娃那傢伙呢？」他望了一望自己的衣服，忽然想到了林娃。他的衣服全是泥，這裏那裏還着了油漬一樣，一塊塊一團團的。

「是！連長！他去找連附去啦！——這裏已經是金陵溝的東北頭，走到窖子外面，就能看見底下的溝，連附和他的隊伍應該不遠啦，連長！」

「好吧，快些燒煙！」

「是，連長！」

張娃先提了一支前門牌香煙給連長，給他點了火，便拿着杆子燒煙泡。他真能幹，什麼事情不待連長吩咐，就給做起來了。他還燒得一手好煙泡。連長看着他把杆子黏了一點煙膏，滴溜溜的在火頭上轉着，一點不會燃燒，只看見那煙膏被炙得膨脹起來像燈籠一樣，這時便很靈活地用他的拇指，食指或中指輕輕地搓捻着，在手心裡滾着擦着，又黏了一點煙膏，在火頭上轉着炙着。兩次三次，煙泡漸漸大了，他便趁着熱把牠裝在葫蘆上，隨手拔出了杆子。

「吱吱……吱吱……」

連長用力的吸着，張娃一手扶着槍杆，一手用杆子輕輕地撥動着煙泡。牠很靈活，正合着吱吱的節拍，彷彿在那上面跳着舞似的。

現在連長的口邊鼻子裡，都噴出煙來了，那也是灰黃的顏色，正和天空與田野一樣。只有從那葫蘆上偶然吹出來的煙帶上青色，但牠盤旋着盤旋着，也就很快的消失在迷漫的灰黃色的煙霧中。

連長坐起來了。張娃給了他一杯開水，又給他點了一支

香烟，仍跪在氈上燒着烟泡。連長的心頭現在已去了三分之一的空虛。他一面吸着紙烟，一面想到了戰事，喃喃的說：

『居高臨下？……又趁着北風！……』

『是！連長！』張娃應聲說，『咱們一定打勝仗的……可是，到現在不聽見一點槍聲——說不定土匪已經跑走，咱們的隊伍趕過去了吧？——林娃快要回來啦……』

『快些燒吧，香烟真沒勁！』

張娃很快的又把烟泡燒好了。

吱吱吱……吱吱……吱……

連長吞了一口很長的烟，閉上了眼睛一點不動的躺着，好像在細細地領受那甜蜜的烟的滋味，陶醉地沉思着快樂的過去的一葉。

窩子裡滿是朦朧的烟霧，如同窩子外面的灰霧一樣。但這裡是培養生命的暖房，快樂的搖床，世界雖大，却是抵不過這幾尺寬的土窩的。

現在連長的心頭愈加充實了，空虛的破洞漸漸狹窄起來，快要彌縫了。再是兩盅有力的烟，他便可騎上馬，和出發時一樣的有精神。

『燒一盅烟灰，張娃！勁大得多啦！』他一面說着，又坐了起來，口裡含着香烟，開始拍着衣上的灰土。

『奶奶！……漿子一樣！』他拍着搓着，那一團團的油漬似的灰土好不容易去掉。牠真的和漿子一樣，即使是乾的，一着到衣上便緊緊的黏住了。

張娃拔出了葫蘆，用刀子攪子攪着剔着倒出很多的烟灰在小盅裡，隨後又把牠搗磨了一會，重新把葫蘆套在槍杆上。連長已經放棄了他身上的灰土，又倒在烟盤旁靜靜的望着。張娃用攪子挑了一次烟膏燒着捻着，隨後就只往盅子裡

挑烟灰。

『勁大得多啦！』連長喃喃的說，像歡樂地而又飢渴地起了一陣睡涎。隨後撫摸着那支發着光的紅黑色的槍杆，又繼續的說：『十五年啦！……十五年啦！……老朋友！』

『是：連長！』張娃應聲說。他雖然還只限了他兩年半，他可是知道連長的話是非常實在的。單在這兩年半裡，連長就沒有有一天，沒有一夜離開過牠。牠總是常在他的手裡，他的身邊。連長家裡有着兩個太太，生得並非不漂亮，連長却沒有像對這支槍的親熱。有時太太來找他，他還竭力的躲避着她們。他簡直比孔夫子還規矩，怎樣漂亮的女人都不打動他的心。

『女人一點沒有意思，只有這纜是好朋友！』連長常常這樣說，指着這一支槍。

砰！

槍聲忽然響了。像是在不遠的金銜溝裏。

張娃丟了烟泡驚愕地站了起來。

『連長！……』

連長的面上也掠過了一陣陰影。

但是立刻就寂然了。只有風在外面呼號着。

『慌什麼！趕快燒吧！——不是風聲，就是咱們的放哨！』

『是！連長！——讓我去看一看吧！』

『奶奶！我還不知道嗎？幹你的！』連長睜着眼說，頗有點憤怒的樣子。

『是！連長！……』張娃回答着，又跪下去繼續燒那個泡。

可是張娃的心沒有定，胡亂地想着：那明明是槍聲，而

且就在很近的地方。軍隊的還是土匪的呢？軍隊指定的地方是在溝的那一頭，離開這裏還有三四里路，怎麼會放哨到這裏來呢？要是軍隊，他們一定在這邊山坡上，應該早就看見土匪外的那兩匹馬。連長的馬，大家是認識的，就應該有人到土匪裏來了。而且林娃去了這許久沒有回來，也明明是這附近沒有軍隊，……

張娃的手不覺起了一陣戰慄，彷彿土匪已經從溝下上了坡一樣。

雖然這土匪是冬溫夏涼的，但到底還在寒冷的冬天的氣候裏。他的手中的烟泡插上烟眼就很快冷了，失去了粘性，隨着杆子離開了烟眼。——他必須從新在火頭上燒着，在掌心裏滾撫着，再在火頭上燒熱，插到烟眼裏去。

但這時他又聽見了外面的聲音。而好像是誰在低聲喊着似的。於是烟泡又冷了，他必須再燒過一次。

「奶奶！」連長生氣了，「你這傢伙這樣沒用！——咱們一個人一支槍就當得那土匪十來個人，現在去了這許多人，還怕趕不走那些傢伙嗎？哼！咱們居高臨下，怎麼上得來！」

連長可真急了，看着張娃兩次三次的裝不上烟泡。他的心頭雖然已經充實了許多，但那裡可還有一個窟窿似的地方，沒有合起來，所以他還仍然飢渴着似的不好過。他必須再吸上兩盅，纔能完全填實那窟窿。

「連長！讓我去看一看吧！……我明明聽見有人低低的喊着近來啦……」張娃裝好煙，站起來，拿着盒子槍出去了。

「奶奶！……管你鳥事！……明明是風聲。」連長接着，又咳嗽咳嗽吸了起來，「連長！張娃很快的回來了，臉色非常蒼白，一時說

不出話來。

「怎麼啦？……大驚小怪的做什麼！」

「旗子……土匪……快走上坡啦！」

「沒事！沒事！……走得高跌得低！……讓我吃飽了煙

……你就在門口望着！」

「你就在門口望着！」

連長狠狠的吸着。打仗並不怕，只要他吸飽了煙。煙灰

的勁大得多了，再是一盅，他的心頭便可完全充實了。那窟窿

窿是必須先填得結結實實的。

「連長！……他們快上坡啦！……開槍嗎？」

「不慌！……聽我的命令！」他說着，蹲了起來，自己

燒了。

「走吧！……連長！……趕緊！……兩個人上坡啦！」

張娃說着走進來扯住了連長的手臂。

「奶奶！……上來了更好！……他推開了張娃的手。

「十幾個人……上來啦！……連長！趕緊走！……」張

娃又站到門邊慌張地望着。

「你去備馬，不要給他們看見，我立刻就來啦！」連長

一面說，一面仍在火頭上燒着煙泡，用兩指捻着搓着，在手

心裏滾着擦着。他的手段比張娃高明得多了，裝到槍眼上決

不會落下來。

「咳咳……咳咳……」

他吸了一口很長的煙，讓牠一直通過喉嚨到了……

「現在他心頭的那窟窿有東西塞進去了。

他很舒服。彷彿吃醉了酒似的，朦朧地閉上眼，睡倒在

氈子上。

土匪裏的煙霧又濃厚了起來，和外面的天空與田野一樣的灰黃。紙罩的淡白的燈光和外面的太陽一樣，哭喪着臉，不時戰慄着，像要熄滅似的。

保
鏢

張 天 翼

傍晚。太陽有氣沒力地往下沉；那個走路人的影子就長得像一條蛇。

這影子使這走路的人安不下心來，他要逃掉牠似地加快着步子。他腦袋雖然俯着，可是眼睛在偷偷地往四面瞞着。祇要樹葉子一動，他就得嚇一大跳。

空氣已經凝成了火藥似的東西，動不動就會爆炸。

一直到那個關帝廟門口，他才透過了一口氣。

他騰騰廟門：上面那塊匾已經掉了漆，「廟」字去掉了大半邊。祇有直掛着的布招牌還是嶄新的：用燈籠字寫着第幾連連部。旁邊懶懶地站着個衛兵，那身灰布軍衣新得發股臭味兒，可是帽子舊得成了白色。

「我來會向連長，我是……」

衛兵似乎吃了一驚：那頂成了白色的帽子一動，那下面一雙小眼睛就釘到那走路人身上——仔仔細細打量着。

那個走得滿身的汗，張着嘴喘着，露出幾顆大牙。臉子黑得發油。手指粗得像柴棍。一瞧就知道這是個鄉下老。可是他帶着一頂舊草帽——嵌在後腦勺上，讓他那紫醬色的額頭突出着。身上那件竹布長衫也不怎麼合身：胸脯上和肋窩裏都勒得緊緊的，畫着一條條的橫皺。

他偷偷地四面瞞了一眼，把臉湊近衛兵，壓緊着嗓子：「我姓來，我是……向連長是我的……我是向連長叫我

來的。」

眼睛溜到了那衛兵的腳上：綁腿打得一點也不高明，下面踏着一雙破草鞋，可沒穿襪子。這雙腳往前面移了一步，這位武裝同志的腦袋伸進廟門叫着：

「袁勝生，袁勝生！……這個人要會連長。」

那姓來的一跨進了廟門，剛才那些緊纏纏的勁兒全鬆下來。他把舊草帽取下來扇着，還用手搔搔他那和尚頭。

向連長迎了出來。

「嗨，你才來！我當你三點鐘會到的，我等得……嗨，怎麼，哪裏來的這麼一頂洋草帽呀？」

一雙大手搭到了那姓來的身上，親親熱熱地把他搭進「連長辦公室」，還一直不停地走着，到了一間套房裏。

這兒是間臥室。一個二十來歲的娘們兒坐在床上，對着桌上的鏡拍粉：淡紅絨拍子在她臉上敲着，到處都揚着白色的灰末，像大礮吐的煙。

她瞧着進房的兩個漢子一楞，起身就往外走。

可是向連長一把拖住她：

「別走別走，這是自家人。……噯，你看見過的呀——這位大成哥，來大成。……不認識了麼？」

女的打招呼地笑一下，就收拾起桌上的鏡箱子。向連長忙叫着那來大成脫掉那件竹布長衫，又喊勤務兵

打洗臉水，接着把線春短褂的袖子撈了一下，小聲兒問着：

「怎麼，楊國斌沒有護送你來麼？」

「沒有。他說他有公事到團部去。」

「混蛋！」向連長在自己大腿上一拍。「真混蛋！我叫他護送你來的，他竟……」

他護送你來的，他竟……」

「呃，不怪他：公事是不能够耽誤的，他是……」

可是向連長怒氣更大了點兒，鼻孔裏哼着，嘴裏罵着各種各色的蛋。

「哼，真混蛋！忘八蛋！壞蛋！這楊國斌……這臭瘟蛋！公事！——他分明是去睡婊子去了，什麼公事！……他竟敢不聽我的命令！……要是你在路上出了危險怎麼辦！……這……這……」

停了會兒，猛地敲一下桌子——

「這雞巴蛋！……等他回來我槍斃他！」

「我現在並沒碰見危險呀，」那個打面盆上抬起那張水淋淋的臉來，嘴角上掛着微笑。

向連長又撈撈袖子，噓了一口氣。

「不過他總是不聽我的命令；他竟敢——竟敢——貽誤軍機！……這雞孫子！他簡直不知道我是……」

這里他站了起來，跨兩步走到來大成跟前，把聲音放低了點兒：

「嘛，這幾天我連覺都睡不着，他們都是反革命，他們對你……嘴緊是真緊！我想得連覺也沒好好睡過一覺；我想要是我們大成哥落到了楊財神手裏——那怎麼辦呢，那是……」

洗着臉的人停了一會動作：把手巾停到下巴上：

「你怎樣曉得楊財神對我……？」

「嚇，這都不知道麼，」那個笑。「這點消息都打聽不出——那我還帶什麼兵，吃什麼雞巴糧子！」

於是就大笑起來。

那女的傻了似地瞧着他們，聽他們談了老半天似乎聽不出一點兒興味，就在我一件什麼——東翻翻，西翻翻，空着兩隻手走出了房門。

屋子裏一陣陣黑下來，祇有當着窗子的地方透進了一點朦朧的亮。向連長那張大臉成了個模糊的黑團子，賊曉得見他的眼睛在一閃一閃的。

「喂，我真是不放心：要是楊財神那批反革命抓住了你，那就——我跟你——我們——噢，是不是：那不用說，又是同志又是知己朋友，要是不救你，那我向鐵皮往後還有臉去革命麼——那不是扯雞巴蛋！……我們是……伍長標，伍長標！……」

「有！」

「點燈！」

沉默。

他們瞧着勤務兵把煤油燈點着。油上得太多，燈火在一跳一跳的，他們的影子也就在哆嗦着。

來大成接過向連長給他的大英牌來抽着，眼釘着白紙糊的窗子，在深深地想着什麼。

那位向鐵皮跟來大成挨着坐着。撈一下袖子，露出毛茸茸的膀子，就拿這膀子打着手勢，把剛才談着的說了下去。他告訴那個鄉下老，他着急了幾天幾晚，於是派人去接大成哥逃出那地方。可是這里——

「這里也不是安穩的地方。」

「我曉得，我曉得，」來大成用感激的眼色瞧着他。「那

位楊……楊……」

『楊國斌。』

『唔，楊國斌。楊國斌告訴我們的。他說你今夜裏就打算送我到省裏去。』

『是啊，一點點腦袋。是啊。是啊。……你一到了省裏就不怕了。楊財神——唔，他抓得你住麼！……這裏對你的風聲也緊，不過在我這裏——嚇，那你放心。不過……不過不過……』

他看着自己手裏的煙，皺一皺眉毛。他說師部裏這幾天得派人來點驗，讓大成哥住在這兒可不小那個。

『這是沒有法子的事，這里你……』

『我曉得，我曉得。』

『今晚一定要走——就是這個道理。……唔，你只管放心：有我！我叫黃特務長護送你上省，帶兩個駁殼。……唔，你放心：我已經弄得停停當當的，要不然的話我還革什麼命呢，嚇，對不對。』

已經開了飯，他倆還不住嘴地談。向連長說着以前的事，起勁地拍着大腿。

『噲，真起勁，那時候——噢，是不是。那才真正叫做革命：革命應當要這麼個革法，不然的話還革什麼雞巴蛋！』

楊財神把我們恨得真是——嚇，你記得……
來大成點着地下，噓了一口氣，就把眼睛移到向連長臉上：

『現在是楊財神他們要報仇。他們恨不得親手幹掉我；我曉得的。』

『哈哈，那時候……』
那個女人走了進來，臉上沒一點表情地告訴他們：

菜呀酒的已經擺好了。

『再不吃會要冷掉的。』

『唔，唔，唔，』向連長似乎沒把她的話放在心上，祇把臉對着來大成，腦袋在空中慢慢地畫着弧線。『嚇，你記得那姓馬的小伙子吧：他對我那種……』

女的手撐在桌沿上，用舌子舐着嘴唇。

房門口出現了一張狹長的臉——鬼頭鬼腦看着他們。向連長就打住自己的話，熱烈地對那傢伙招着手。

『來呀來呀。……這就是大成哥，來大成。嚇，』翹起個大拇指，『我們大成哥是一條革命好漢；我們那裏的農民協會就是大成哥辦的。』

來大成不自然地笑着招呼一下，接着結結實實瞭了向連長一眼：

『這是？』

『不要緊不要緊：都是自家人。這是我的黃特務長——也是很革命的。』

吃飯的時候向連長話更多起來，一面不斷地叫來大成別忘了吃菜。那碗栗子雞是特地給來大成燻的。那瓶汾酒也一點不含糊是道地貨。

來大成老是轉到對面的黃特務長身上去。他似乎有許多話要說，可是沒開口。有時候也把眼睛溜到女人臉上。她從前是街坊上的私貨，一天到晚不大開口，不知道向連長怎麼揀上了她的。半年以前來大成見過她一面，那時候她那張臉可比現在飽滿得多。

那位說話頂多的——酒也喝得頂多。他臉上發點紅，動不動用手拍桌子，燈光就一跳。他在告訴黃特務長：來大成是他們的頭腦。

「嚇，那時候：我們大家都聽大成哥的話。……土豪劣紳都站不住腳：楊財神真恨死了我們。我們是祇要革命。我呢——大成哥你當然知道：嚇，我向鐵皮向來是頂革命的。那時候還有許多同志都說我這樣那樣，說我從前是……」

向鐵皮沒幹過一個什麼行業：祇偷過別人的錢，搶過別人的東西。以後他收了一班徒弟——給人僱着打架。他還開過賭攤。

「那不要緊，」來大成吞下嘴裏的東西。「從前做錯了事那不要緊，祇要現在……」

「對，對！」向連長使勁拍一下桌子。「噯，對！大成哥你頂知道我。……乾一杯罷。乾一杯。……嚇，你……不過……不過……」

他撈到一些槍：連買帶搶地得了六十支。於是他弄到了一個連長名義。他路子很多：團長陳三桿子是他的把弟兄。可是——

「可是現在到處都是反革命，」向鐵皮拿筷子用力地在那雞碗裏一戳，潑出了點兒油湯。「哼，臭瘟蛋！——楊財神他們又得了勢！……我呢——」

「嚇，看罷：等到有兩百支槍的時候我就幹一下——革他雞巴蛋的命！」

來大成瞞他一眼：

「在這里隨便說話不要緊麼？」

「哼，管牠！……我怕什麼：要革命還怕麼！……我不怕別人說我是流氓地痞：我啊——嚇，大成哥你是……」

「那句話是不錯的：流氓地痞是革命的急先鋒。……這是……這是我們辦農民協會的時候……」

勤務兵端着一盆洗臉水到臥房裏去，步子輕輕的，似乎怕他們連長發脾氣。

黃特務長專心在吃飯。有時候瞟到了向連長臉上，就彷彿有亮東西刺着他的眼睛似的，眼皮在顫着動着。

那位連長全身是勁：打架似地嚷着，拿那隻粗手拍桌子，唾沫星濺到了菜碗裏。他罵着楊國斌沒聽他的命令，沒護送大成哥來。接着他說到楊國斌是楊財神旗士的。

「哼，他們族上沒一個好人。……楊國斌！——混蛋！臭瘟蛋！我一定槍斃他！」

鈴——燈光又一跳。

於是一把抓住來大成的膀子，叫他乾一杯酒。

「乾一杯，大成哥！你是我——你是我——我的知己

我們——噢，是不是。……我一輩子祇有一樁事：我要革命。大成哥，」抓着大成哥膀子的那隻手移了下來，緊緊地按在大成哥手背上，「你……你……我向鐵皮是你的忠實同志，我聽從你：你命令我去幹——我去辦命！……哪，你是這一個，」伸起個大拇指，「哪，你是我們的龍頭大哥。來，乾一杯！」

那個感動地瞧着他，溫和地微笑着，把一杯白酒灌下了肚子。

一直到吃完了飯，向連長才安靜下來。他安排着動身的事：打算一脚到柳鎮去過夜，一天亮就上汽車站。來大成沒行李，到了省城還得給辦一點東西。

本來要叫黃特務長護送的，現在可改了主意。

「我親自送！」

「方便麼？」來大成噓了一口氣。

「不要緊。叫別人送我不放心。……大成哥，我給你保鏢。從前我給你保鏢，現在我還是給你保鏢。」

「你跑得開麼：你不是說師部要來點驗……」

『不要緊不要緊。……噯，我這心全放在你身上，要是大成哥……』

來大成忽然一把抓住向鐵皮的手，往院子裏拖。

『我有一句話跟你說。』

黑地裏兩隻眼在閃亮——對面對釘着。兩個人靠得很近，纏在白粉牆前面，給勾下一個模糊的輪廓，像是個大怪物。

『你要時時刻刻留神，』來大成的嘴貼在向鐵皮的耳朵邊，『能夠動就動：這是大家的事。我總還是要回來的。……』

『唔，唔，那個——噢，我知道。……你是龍頭大哥，我聽你的話。』

『不要那樣說。你跟我都沒有念過書，懂的事情太少，總要……』

『大成哥你聽我說，你聽我說，』那個壓着嗓子。『我不瞞你大哥說，我一天不革命就不舒服的，噯。……總要幹起來，要要要——噢，是不是。現在我祇有六十支槍，我去……我去……』

『陳三桿子怎麼樣？』

向連長打了個扁兒：

『陳三桿子——行！他是我向鐵皮的把弟兄：噯，我叫他革命他就革命，包你沒有錯。這樁事我想過的。將來……』

『這里風頭一過去，我還是要回來，我們……』

『將來——嚇，這天下就是你跟我的！』——拍拍對方的胸脯，又拍拍自己的胸脯。

來大成還想跟他說什麼，那個可什麼大事都已經商量好了似的，一個勁兒催他動身。

『再遲——趕到柳鎮不方便：我們走罷。』

什麼都已經預備好了。於是向連長拿一支勃郎寧連着

套掛在椅帶上，和來大成上了轎。

來大成的轎子走在前面，向連長的轎子在他後面尺把遠。他們還帶了六個兵，捧着駁亮槍：兩個走在頂前面打着兩個大燈籠——上面有個朱紅的『向』字。

天上浮着雲，成了灰黑色。有破洞的地方現出一兩顆星。

路兩旁的稻田發出一種香不像香，臭不像臭的味兒。燈籠耀着在眼面前，遠一點的東西就瞧不見。可是他們走得很熟：閉着眼也能够跑。這條路像條蛇似的，扭着身子

往東邁：偏北一灣，就得上白雲嶺——翻過山頭就瞧見了柳鎮。一直走就到了藥王廟——在個山谷裏：路平坦點兒，可

是到柳鎮得繞個大灣，要多走七八里路。

轎子沒往偏北的那條路上邁。

『老向，』來大成叫，『我們不上嶺麼？』

『噯，嶺上不好走。』

『那……那……』

『怎麼？』

『那不是走楊財神那里過麼？』

『噯，大成哥你真是：我給你保證：怕什麼！嚇，我們攏總有七桿槍哩。』

聽得見轎夫們和那六個兵在喘着氣，脚下響着緊張的步子。轎子一會兒斜上去，一會兒斜下來，於是又一直往上斜。

路比先前的陡，轎子也比先前慢——一盞一盞的。

藥王廟在這條山路頂高的地方。廟門口那茶亭裏站着兩個人在瞧着這邊。轎子一走近，那兩個人就像兔子遇見了獵人似的，往那邊跑了下去。

『噯，歇歇罷，』向鐵皮大聲說。『我要弄點茶水喝。』

可是這茶亭裏沒有茶。廟門也關着。

兵士們拿軍帽什麼的在手裏扇着，一臉的汗在冒着熱氣。

「沒有茶。」

「敲廟門，」那位連長糊着臉。

這廟像是沒有人的。他們使勁敲着，裏面可沒誰答應。

「他媽的！」

向鐵皮似乎一定要喝點水才活得了：他不叫走，那雙細眼巴巴地瞧着廟門。

他們又敲。有一個揀了塊大石頭打着，黑門板發出笨重的叫聲——叫一下，那上面就多了一個灰黃色的斑點。他們打得更急，門板就成了麻子。

還是沒人答應。

燈籠裏的燭光在哆嗦，照到的亮地方一閃一閃的。

誰也沒開口：彷彿在這整個世界裏——無論談什麼都不相稱。二十幾隻眼睛都釘着廟門。

忽然——眼睛感覺到什麼地方有光亮在動着。

把眼睛追到了那發亮的一處，來大成就全身一震，急促地叫：

「老向，看見麼？」

「什麼！」那個也吃了一驚。

「看！」

前面有七八個火把在幌着。

「這恐怕是楊財神他們的……」來大成壓緊着嗓子。我們打回頭罷，打回到……我打回頭過嶺，你覺得……」

「那耽誤時候……」

閉了會兒嘴，向連長把牙齒緊緊咬着：

「不要緊！……我們衝過去！……」

他抽出那支勃朗寧：「擦連！」一聲響——子彈進了槽。

「走！」——沉着的叫聲。「你們大家準備，噫！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許亂動！……」

「老向老向，你的轎子打頭罷，我看是……」

「那我不放心。……要是我衝出了你衝不出呢？」

轎子下那條斜坡，還得更厲害起來。脚步急響着，像恐嚇別人似的。

火把越幌越近！

火把下面動着二十來張臉子——給映得成了橘紅色。他們的服裝也模糊糊照得出：一大半是民團裏的。他們手裏擎着步槍，手槍。……

來大成壓着嗓子叫：

「衝過去，衝過去！快走！」

「放下來！」

轎夫剛把身子蹲下去——一個大個子就跳到了來大成跟前：手用力地一指：

「就是他！——網起來！」

就是他！——向鐵皮！——那大個子！

向鐵皮右手還抓住那支勃朗寧，左手指着來大成。

那二十來個人——楊國斌也在裏面。

十幾隻手搭住來大成。

「怎麼……」

來大成嘴啓動了一動，猛地把身子一掙，脫開了那十幾隻手，就直往向鐵皮那兒撲。

那個，來不及防備，來大成可一把抓住了他的右手：槍

槍。

兩個人滾到了地下。
拍！——可是沒打着人。
許多手抓住了來大成。

『繩子繩子！』

可是來大成一翻身，趁勢翹起右腿——在一個人的小肚上沒命地踢了一腳。

『抓他腿子，抓他腿子！』

這回來大成可給按得緊緊的，掙扎不起來。他們用繩子把他細做個大花結。

『他媽的這傢伙倒有點蠻勁。』

給踢了小肚子的團丁躺在地下，嘴裏哼着罵着——操來大成十八代祖宗。別人給他報仇：一拳槌在來大成臉上——鼻血直冒。有幾個對來大成吐口膩膩的唾沫，緩緩地沿着他腮巴子流到頸子裏。

向鐵皮喘着氣：

『嚇，在樂王廟門口他就想逃。哼，我馬上——我一面哄他一面拔出手槍來，叫他……』

『嚇！』楊國斌用手抹額頭上的汗。

『讓這傢伙曉得曉得利害。』——劈！一個嘴巴。

來大成不能動。

這麼亂了不過刻把鐘，楊財神親自迎了出來。

『向連長，辛苦辛苦，』楊財神抬起他那張長臉——下巴尖得像一頭山羊。『向連長做事真老到，又快當，又……』

『噲，三爺這麼客氣。我是……我是……這回全靠三爺的妙計，要不然的話——噢，是不是。』

楊財神四面瞧了一會，變戲法似地把手指動了幾下，把尖下巴擱到了向連長肩上。

『那四十支槍已經齊了，請你……』

『湖北界牌有幾支？』

『噲，湖北界牌不容易到手：祇買到七支。』

『七支？』

『噲，這本來是……本來是……』

他們走上子小石子路，楊國斌在後面跟着。楊財神伸出雪白的瘦手來在空中畫着，嘴裏又說着向連長做事老到，這是一樁有功德的事。

『爲地方上除一大害，真是……』

向連長把袖子撈了一下：

『噲，老實說：我倒並不是爲了你那四十支槍。……要是你三爺沒答應給我那四十支槍，像來大成這樣的人我還要抓他的。嚇，他還勸我造反哩，他說……』

那個吐一下舌子：

『真了不起，真危險！』

『噲，我可沒那麼傻。好容易有六十支槍，算是個連長我把這扔過河麼！……陳三揀子待我好，我往後總還有……還有……』

兩個打火把的趕上來照着他們。大家閉住嘴走着。向連長想再往下說，可是別人不言語，他就提不起興致似的。幾個人的腳踏在小石子上沙沙地響。

進了楊府上的大門，楊財神才繞了許多灣子談來大成他們那些胡鬧。從前向鐵皮也跟那姓來的打在一塊，可是楊財神的話沒搭到向鐵皮身上去：總而言之來大成一給抓住，什麼事也都平安了。

『要不然真危險：今天料不了明天。』

向鐵皮拍拍胸脯：

「不要緊：我給你保鏢。……我跟你三爺——噢，是
是。你有話只管吩咐，我是……我是……噢，我們去看看那

四十支槍罷。」

他們的步子加快了起來。

屠格涅夫新散文詩

于道元

在我去世以後……（註）

在我去世以後；在我這個一度成形的我復歸於塵土的時候；啊，你，我惟一的朋友，我所摯愛的人
啊——你是一定死在我後頭的——請不要到我的墳上去。到那裏去沒有什麼意思。

不要忘記了我……不過在你爲俗事纏繞的時候，不必想念我。我不願意叫我底影像攪擾了你日常的生活。但是在你感覺到寂寞的時候；在一切多情的人們所常感覺到的那種無名的愁思，落到你的心頭上的時候；請拿出我們兩人所喜歡看的那本書，找出裏面的那幾頁，那幾行，那幾個字——你還記得嗎？
——從前我們兩人在一塊看的時候，會相對無言的洒了許多甜蜜的淚。

請你把那幾行重念一遍，再請你閉上眼睛，向我伸出你的手來——請你向着不在面前的朋友伸出你底手來。

我底雙手那時雖然已經埋在地下不能動彈，不能再握你底手。不過就是在這時候我一想到這種情境，我底心中也就充滿了快樂。那時候你的手上也或者要感覺到彷彿有人輕輕地觸着吧。

那時我底影像要出現在你底面前。在你閉上的眼瞼中，會湧出熱淚來；像這樣的淚，在我們爲美所感動的時候，我們也曾在一塊流過。啊，我惟一的朋友！我所摯愛的人兒啊！

註：從這篇內容上看來，很明顯的是獻給維雅度夫人的作品。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

春城

卞之琳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風箏，
描一隻花蝴蝶，描一隻鴉鷹
在馬德里蔚藍的天心，×
天如海，可惜也望不見您哪
京都！

倒靛！又洗了一個灰土澡，
汽車，你游在淺水裏，真是的，
還給我開什麼玩笑？

對不住，這實在沒有什麼；
那才是胡鬧（可恨可恨）：
黃毛風攪弄大香爐，
一爐千年的陳灰

飛，飛，飛，飛，飛，
飛出了馬，飛出了狼，飛出了虎，
滿街跑，滿街滾，滿街號，
撲到你的窗口，噴你一口，
撲到你的屋角，打落一角，
一角琉璃瓦吧？

「好傢伙，真嚇壞了我，倒不是
一枚炸彈——哈哈哈哈哈！」
「真舒服，春夢做得够香了不是？
拉不到人就在車座上歇午覺，
幸虧瓦片兒倒還有眼睛。」
「烏矢兒也有眼睛——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有什麼好笑，
歇思底里，懂不懂？歇思底里！
悲哉，悲哉！

真悲哉，小孩子也學老頭子，
別看他大小，垃圾堆上放風箏，
他也會「想起了當年事……」

悲哉，聽滿城的古木
徒然的大呼，
呼啊，呼啊，呼啊，
歸去也，歸去也，
故都，故都奈若何！……

「我是一只斷線的風箏，
碰到了怎能不依戀柳梢頭？」

你是我的家，我的墳，
要看你飛花，飛滿城，
讓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

那才是胡調，對不住；且看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風箏。

昨兒天氣才真是糟呢，

老方到春來就怨天，昨兒更罵天

黃黃的壓在頭上像大墳，

老崔說看來勢真有點不祥，你看

漫天的土吧，說不定一夜睡了

就從此不見天日，要待多少年後

後世人的發掘吧，可是

今兒天氣才真是好呢，

看街上花樹也坐了獨輪車游春，

春完了又可以紅紗燈下看牡丹，

（他們這時候正看櫻花吧？）

天上是鴿鈴聲——

藍天白鴿，渺無飛機，

飛機看景緻，我告訴你，

決不忍向琉璃瓦下蛋也……

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風箏。

四月十一夜

*彷彿辭川白行說過北京天藍如馬德里。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一條蛇

于道元

有一次我看見一條斬成兩段的蛇，上面蓋了一層血膿和牠自己排泄出來的黏液。牠仍然蜿蜒着，不時向上伸牠底頭，吐出牠底舌來。好像仍舊向人示威……無力的在那裏示威。

我讀一個下等文人的報屁股作品。

他唾沫四濺的叫罵着，在他自己底污濁膿液中擺動着，也在那裏宛轉掙扎……他提出一個「鬥爭」來——他要以決鬥來洗刷他底名譽……他底名譽！

我又想起那條被人斬成兩段的蛇；同牠那無能為力的舌來。

一八七八年五月

這不過是春天

(三幕劇)

李健吾

——芬 的 生 日——

劇中人物：

警察廳廳長 年四十餘。

廳長夫人 年近三十。

女子小學校長 前者堂姊，未婚，年三十餘。

王華丞、 廳長秘書，年約三十。

白振山 秘探，年約五十。

胡允平 年約三十。

男僕

女僕

地點：

華北某市。

時代：

北伐中的某年春天。

時間：

第一幕 某日下午。

第二幕 次日下午。

第三幕 又次日上午。

第一幕

一間富麗有致的內客室，近代的布置，用起來舒服，看起來上眼。

右方通大客廳，從斜掛着的絨帘下，透出歡笑的聲音。後牆靠近左角，

有一小門，通向院，或出或入，總是順手關住。

從大客廳走進來一位衣飾華貴的少婦，一句話也不說，站住噙了口氣，然後三腳兩步，合身倒在大沙發上，閉住眼，疲倦極了的样子。等她睜開眼來，發見男僕立在帘子一側，手裏拿着一封公函。

夫人 (惱了起來，翻身坐直。) 站在這兒做什麼，不把帘子給我放下！

男僕 是，太太。

〔他轉身放下絨帘。〕

夫人 你手裏誰的信？

男僕 (向前。) 廳長的公事。

夫人 那你跟着我！

男僕 是，是。

〔他轉身趨向小門。〕

夫人 回來！什麼公事？

男僕 上頭下來的公文，王秘書看過，叫我呈上廳長。

夫人 那個上頭？拿給我看看！

男僕 是。

〔他趨回，遞上公函。〕

夫人 (看了看封皮，遞到圓桌上。) 左不是些鬼事，有什麼着急的！

男僕 是。

夫人 你先去告訴姨小姐，說我頭疼，請姨小姐替我張羅張羅客人。

男僕 是。

〔他過去掀起帘子，隨即側身而立。〕

男僕 姨小姐。

〔女子小學校長進來。〕

校長 (向夫人。) 好自在人兒，獨自躲在這兒，你像塊磁鐵，

一不見你，大家就散了開，找着各自的人，去說各自的話，再也合攏不起來。

夫人 我懶的應酬，說過來說過去，全是耳朵聽膩了的老生常談。

校長 你不是懶，你是賴。

夫人 賴也罷，女子一賴就是懶。

校長 你忘了心字旁兒也成。

夫人 還是沒有心的好。(向男僕)辦你的公事去，老站在這兒幹什麼！

男僕 是，太太。

〔他趨前，拿起公函，轉向小門下。〕

校長 (過來坐在沙發上。)你做了好些年闊太太，脾氣像是更大了。

夫人 你還當發脾氣只是女兒家的事。做了闊太太，頭樁事是練着使性子。

校長 我這多年的老姐，說真個的，越來越不瞭解你。外人看，只當做浮面兒的生活不同，創開根兒，滿不這麼容易。

夫人 你有你的小性子，我有我的出發點，自來走不到一條道上。

夫人 不過有時一個人，我也無聊到了萬分，就跟現在一樣，像個精傷人兒，躺在睡椅上頭，熱的眼看要歸了原，想

——對了，想，想着你的世界，想着我以外的現實。全是不可知，幸福嗎？也許，不過叫我打進去，混在裏面過活，不容氣，我沒有那份勁兒。

校長 其實姐妹裏頭，就是你沾個玲瓏透剔的邊兒。

夫人 可是我日子過的膩極了，你叫我怎麼辦？

校長 聽我講，你可以拿錢買日子過。

夫人 虧你這小學校長！我問你，誰有錢再買一個丈夫？再買一個家庭？一個環境？一個世界？

校長 問題是誰有錢換掉自己的心。

夫人 對！還是姐姐，一針見血。告訴我，你怎麼那麼拿的穩自己？

校長 我也不像你說的那麼簡單。不信的話，我的校長讓你做兩天。

夫人 (搖頭。)我怕透了一群小孩子。

校長 你自己就是個小孩子：又淘氣，又頑皮，又殘忍，又好奇，又任性，冷起來井水一樣涼，熱起來小命兒也忘了個淨，回頭鬧久了，又是說不出地厭膩。

夫人 你忘掉一樣：我不像小孩那樣天真。

校長 所以你才聽見那群小學生。

夫人 (站起。)也是也不是。我要到裏頭想想，你代我張羅一下客人。

校長 你坐下，我有話告訴你。

夫人 我聽膩了，準是學校募捐。

校長 那也是一樁事。不過，坐下聽我說，你一輩子也想不到。

夫人 呵！(重新就坐。)是不是太陽打西出來？

校長 我不像你那麼悲觀。太陽不會打西出來。地球也不會

停着不轉。

夫人 我看你帶了好風兒來。說罷，我那點兒要圖的意思也溜了個快。

校長 有一個朋友打遠地方來看你。

夫人 看我？

校長 看你。

夫人 講在前頭，要是謀事，我不見。

校長 你簡直忘記天有多高，地有多大，人有多少。

夫人 你也熟識？

校長 託你的福。

夫人 老朋友？

校長 你多年不見的朋友。

夫人 馮允平！

校長 我瞧他這一趟不白來。你還沒有忘記他的名子。

夫人 你怎麼曉得他來？

校長 他上午到學校看我。

夫人 于是向你打聽我。

校長 不錯。

夫人 他要見我一面。

校長 不錯。

夫人 老天爺！我的心要跳出腔來。

校長 等等。

〔她站起來，過去擡起帘子。〕

校長 〔向外吩咐。〕取杯汽水來。

夫人 你做什麼？

校長 你應該喝杯涼水。

〔她走回來，重新坐下。〕

〔女僕捧上一杯汽水。〕

女僕 是姨小姐用？

校長 放在這兒。

女僕 是。

校長 回頭有位譚先生拜會太太，你一直領到這兒來。

女僕 是。

〔她由原路下。〕

夫人 他一直到這兒來看我？

校長 你先給我喝口水。

夫人 你這難纏的姐姐！〔抿了口汽水。〕你說他馬上就來？

校長 他跟我約好了時間，是我先來你這兒等他。

夫人 其實用不着。

校長 〔站起。〕我也這麼想來的，不過怕你小孩子脾氣，先

說一聲，好有個準備。

夫人 停住，姐姐！〔起立。〕我還是不見他。

校長 〔看着她。〕你不見他？

夫人 〔氣餒。〕我見他。〔沈默。〕你剛才說他姓譚？

校長 是的，他改了姓名，叫做譚剛。這是上海姑爹的姓。

夫人 那麼，我稱他表哥？

校長 隨你便。倒說，你幫我募的款呢？

夫人 我捐五百。

校長 謝謝廳長夫人。廳長呢？

夫人 也寫上五百。

校長 現在我該走了。

夫人 還有句話。好些年沒有見，你看他變了多少？

校長 我看他還是那樣，比以前像多了點兒風塵氣息。

夫人 停住！你看我現在還有往日好看嗎？

校長 (折回。) 妹妹，你別胡塗。現下我們全上了年紀，各有各的正經，如果你不怕人打攪你，也得防你擔誤人。他來看你，是老朋友；你接見他，是老朋友。款待的好一點兒，應該；款待的壞一點兒，也沒有人挑剔。說真個的，你得想到自己名聲——還有你那位廳長大人。

夫人 是了，我的老師。你不能多坐坐嗎？

校長 我不走，Toet 劉還等着我唸他的新詩。你不到客廳來？

夫人 到客廳爲聽 Toet 劉的新詩？我耳朵留着還有旁的用處。

校長 你像一點不賞識他。他知道了，不曉得多麼傷心。

夫人 好在我不是牛，他總該有以自慰。

〔女僕掀起帘子上。〕

女僕 譚先生，太太。

夫人 請到這兒坐。

女僕 是。

〔她由原路下。〕

夫人 怎麼好，這兒也沒有隻鏡子！你先替我陪陪他。(聽向小門，回身。) 我照照鏡子就來。

〔她跑出去。〕

〔校長等着客人。女僕掀起帘子，讓進馮允平。〕

女僕 (看見太太不在，微微一驚。) 譚——譚先生。

校長 請坐，譚先生。

馮 廳長太太——？

校長 馬上就來。

〔女僕由原路下。〕

馮 你說過我來看她。

校長 我說過了。(讓他坐在大沙發上。) 你以爲侯門似海，她見

客不會自由。現在你一定往反面想，是不是？你走過客廳，看見那許多男女，都是女主人的客人，男主人向例不聞不問，這正是新式富貴人家的好處。你不知道，你這一進來，就招了一羣人羨嫉。我希望你過不了兩天，能够自動流放到那樣一羣例客裏頭。

馮 (微笑。) 兩天以後，我該走了。

校長 走的話，你頂好來辭行。

馮 噢！

〔女僕捧上三杯茶，分置圓桌上，然後捧汽水以下。〕

校長 你奇怪嗎？好些年了，我們姐妹絕口不談你，不過，你知道，她還是那樣孩子氣，別瞧她做了廳長太太，她依然想着你。剛才她還在這兒坐着，聽見你來，她轉身跑到後頭。就爲照照鏡子！

馮 我一點沒有準備來做愛。

校長 現在準備還來的及。

馮 我姓譚，她不疑心？

校長 她一時還分心不到這上頭。

〔男僕推開小門，側身而立。〕

男僕 廳長太太。

〔客人起立。〕

〔於是夫人飄了進來。她換了一身衣裳。她向馮鞠躬，向校長微笑。〕

夫人 (站住，向男僕。) 打電話請白先生來，廳長等着見他。

男僕 是，太太。

〔男僕向客廳下。〕

校長 (向夫人。) 我上前邊去。

夫人 你不多坐坐？

校長 我前邊替你照料客人。
夫人 敢情好，謝謝姐姐。
校長 (向馮。) 譚先生，失陪。
[她向客廳下。]

馮 好些年沒有見，這回好容易回到老地方，決定先看看你。
夫人 多謝你的決定。我們坐下談，好不好？
[彼此客客氣氣地坐下。]

馮 你還是那樣好。

夫人 是嗎？我從來不往這上面想。有時鬧點兒胃病，有時來點兒肝氣，其實日子過的舒坦坦的。大夫的話就跟大夫的藥一樣，我覺得全沒有意義。

馮 記得老早就有胃病，不想一直跟到如今。

夫人 所以我也就賣貴起牠來，更不肯一下子治好牠，不說別的，先是個老伴兒，天晴也罷，天陰也罷，到了牠要來的時候，從沒有錯過一秒一分。比起熱鍋上的螞蟻——我是說，比起情男情女們的寒暑表，正不知準了多少！

馮 是的。

[反而沈默下來。]

夫人 (故意。) 你說什麼，Mr. 馮？

馮 你忘記了，我姓譚。

夫人 對不起，從前叫溜了嘴，雖說隔了若干年，究竟熟的佔先。可是你也怪，多年不見，回來怎麼連姓也換了呢？不過，這年頭兒，共產共妻全可以，你可不要怪我多此一問。

馮 你早應該問。
夫人 那麼，爲什麼呢？

馮 其實說來可笑。一個人做事，做了好久也沒有想到爲什麼，等想到了點兒意義，怕是任麼兒意義也沒有的時際。譬如你穿一件衣裳，一點兒沒有穿舊，樣子也還時髦，可是你不高興穿，就是不高興穿，於是當着一櫃子衣裳，你也許挑了一件，一件又舊又不時髦的東西，這時娘姨瞪了眼睛看你，可是你一擰頭，披上牠，走出了屋子。爲什麼，就是自己也說不上個所以然。
夫人 也許我有這種不快活的時候。不過這太反常，只能算做例外。

馮 「不快活」，就是牠！一個人一不快活，做什麼也帶點兒蠻不講理。他不快活，並非不想快活，所以一邊兒罵不住希望改他，一邊兒罵不住事實搗亂，他很容易做些反常而自以爲常的事來。他想盡方法欺哄自己，明明是他自己，他却以爲改個名，換個姓，就像搖身一變，又變了一個新人似的。實際滿不是這麼回事，不過這樣因循慣了，等到全社會也接受了他的改換，要是有人陡地叫他一聲舊名子，他會吃一驚，覺得人家叫錯了牠。
夫人 原來改名換姓還有這樣大道理，我可頭一天聽見。你現在一定很快活。

馮 不敢說快活，至少日子過的有點兒意義。

夫人 你是說從前日子過的沒有意義。(嚥住他開口。) 不用辯。喝茶，好不好？還不太涼。
[馮端起茶杯。夫人隔著茶杯端相他。一時斷了話緒。]

馮 我可以見見廳長嗎？

夫人 當然可以。不過昨兒晚晌打了一夜牌，現在剛起牀，在裏頭用早點。(尖而且利。) 你有事兒見他嗎？

馮 沒有，不過既來看你，似乎也應該拜見一下你丈夫。

夫人 (驚嚇) 多年不見，你竟彬彬有禮起來，可是你知道，凡是我的客人，沒有一個特地要求見一下我丈夫的。

馮 我也不是「特地」，只覺得規矩上，應該有這麼一句就是了。

夫人 我就覺你跟從前有點兒不一樣，越聽你的話，越證實我的印象。我還記得你走的時候，好多年了，你也許一點兒不記得。那時我還是個女孩子，一個自作聰明，却又傻透了年輕孩子，如今我老了，真地，老的不成話了。我方才進來那個當兒，不是姐姐在，你敢認我嗎？

馮 我「特地」聲明一句，我毫沒有恭維你的意思。我看不出你跟從前有什麼不一樣，更有風韻也難說，除去……

夫人 除去上了點兒年紀。

馮 不，除去如今多添了點兒威嚴。

夫人 謝謝你的盛意，給我挑了這麼個望而生畏的字眼兒。其實用在警察廳廳長夫人身上，倒是一確百確，不虧你這多學才子。

馮 (微笑) 你一點不像廳長太太，倒像廳長秘書，前清應該是衙門裏的師爺。你很有深文周納的本領。不過，說真個的，直到如今，你還沒有問我句切身的話。

夫人 我等著你自己說。其實有的是日子，我不放你外頭住。你行李存在什麼地方，我打發人搬過來。

馮 我還是住在外頭旅館方便。

夫人 住在我這兒有什麼不方便？我派兩個聽差伺候你，隨你支使。

馮 用不着底下人伺候。

夫人 那更好。你高興幾點鐘睡，幾點鐘睡，幾點鐘起，幾點鐘起，你出門，頂多下人站起請個安，你回來，頂多再

一個安，沒有一個人盤問你的底細。

馮 我也許不辭而別。

夫人 (起立) 跟往年一樣？(微笑) 你這個怪人！真個的，這多年你在什麼地方？

馮 沒有一定，差不多那一省我全走過。

夫人 你全看到些什麼？

馮 對不起，這不是一句話說的盡的。

夫人 好罷，留着慢慢講。你如今還恨我嗎？

馮 我從沒有恨過你。

夫人 現在因為你忘掉了我，可是起初那一年呢？

馮 我想法子體諒你。

夫人 究竟是表哥，處處留着情分。你是我表哥，你知道嗎？

馮 這太體面了我。

夫人 你高興跟我演這齣戲嗎？

馮 什麼戲？

夫人 算是人生罷。不過在我們合演以前，你得先叫我知悉你的一切，例如你的性情，你的喜好，你的動作，你的來歷，等等。

馮 你願意先知道那一樣？

夫人 先說你打那兒來的？

馮 漢口。

夫人 真地？(稍疑) 你在漢口做什麼？

馮 教書。

夫人 那麼，你不好好教書，跑到北邊做什麼？

馮 回來訪訪小時青梅竹馬的痕跡。

夫人 這只是一個原因。別的呢？

馮 一個還不够？原因太多了，有時反而不知其所以。
夫人 此之謂通詞。

馮 口試了半天，你看我還合格嗎？

「夫人正預備答復，小門忽開。走上廳長來，手裏拿着那封公函。」

「馮起立。」

廳長 (向馮) 對不起，請坐。(向夫人) 白振山還沒有來？

夫人 電話早打了去，該是來的時候。(指馮) 你們不認識

罷？這是譚——譚先生。我們是親戚。(向馮) 這是廳長

「馮鞠躬。廳長點點頭。」

廳長 (向夫人) 記得你有個姑家姓譚。

夫人 這正是那面的表哥。你還有事嗎？

廳長 我等白振山。

夫人 那，你們在這兒談談，我去叫人收拾間屋子出來。

廳長 你留譚先生家裏住？

夫人 你猜了個對。(向馮) 少陪，M.L.譚。

「她由小門下。」

廳長 譚先生請坐，不用客氣。

馮 是，是。

「彼此坐下。」

廳長 (手裏始終拿着那封公函) 台甫是——

馮 剛，單名，沒有字。

廳長 還是起個字兒，好稱呼。

馮 是，是。

廳長 我早已聽內人說起令尊，好像在南方經營什麼公司來

的。

馮 是的，說不上經營，只是盡自己力量維持。

廳長 開在什麼地方？上海？

馮 是上海。

廳長 關於那一方面的？

馮 這……

廳長 記得是紡織，是不是？

馮 是紡織。

廳長 我曉得有好幾家，公司雖說開在上海，工廠可全在浦

東。

馮 工廠設在中國地面，比較省錢。

廳長 不過資本也過分小不得。不知令尊那方面是獨力經營

，是集股合辦？

馮 這……獨力經營。

廳長 少說也得十萬資本。

馮 總在十萬以上，我向來不經心，不大清楚底細。

廳長 我聽你說話不帶上海口音。

馮 我從小在北邊上學，嗣後又不在上海做事，自然沒有

上海口音。

廳長 我就說來的。這幾年你在什麼地方做事？

馮 我在漢口教書。

廳長 教書也就够苦的。你有位表姐，內人的堂姐，辦了個

女子小學，成年鬧窮，天天拿着簿子募捐。你既然在漢口

，廣東的消息總該靠近些。你沒有聽到什麼風聲？

馮 也不過報紙上每天登出來的消息。我動身那天，說是

軍隊已經出了韶關。

廳長 出了韶關！

馮 我看的是漢口英文報。

廳長 北邊消息沈悶的很，簡直不知道。出了韶關！也許我

管的是警察，不是軍隊。所以總部沒有告訴我。（思維。）

專等機會攻上來。不做人家官，不屬人家管，這話正有理。還是經商好，令尊實在具有先見。

馮 眼完全是軍事問題，勝了就成功，敗了就不成功。沒有什麼道理。

馮 一樣沒有多大指望。

廳長 不過這也要看人心的傾向。我聽說，現下教育界全成了革命黨。

夫人 你們知道嗎？丁香芽子褪出苞皮，簡直要綠起來。春天到了！這一冬天，又是風，又是冷，活不把人悶死！

馮 不見得全是。例如我也教書，我就沒有加入。我的同事裏面，也極少聽說是。

廳長 小孩子！

廳長 這跟前清末年一樣，秘密結社集會，外人很難探出底細。你在什麼學校教書？

夫人（鞠躬。）我不是同你講話，廳長大人。

馮 在個私立中學。

夫人（揚眉。）歡迎！我代表全華北歡迎！

廳長 那就差多了，勿怪你不清楚。

夫人（行近。）得了，別生氣，看你也成了小孩子。韶關，韶關，你還不照樣做官！

廳長 我的精神實在不濟，昨晚打了一夜牌，早晨才醒的覺，不想起牀，就有公事等着辦。

男僕 白老爺到，

馮 他看着手裏的公文。

白 白振山由客廳上。

馮 廳長過于辛苦。

白 向廳長鞠躬。廳長！

廳長 又是件麻煩事，總部不知接到了那兒來的報告，淨是無踪無影的題目。

白 我等了您半天！

馮 是的。

白 是。小的下回知道。（向夫人鞠躬。）廳長太太！

廳長 你坐你的。我走走還振作點兒。（站住。牢騷。）其實也不過芝麻大的小事，捉一個無名無姓的人，回頭或許再放一個無名無姓的人，然而交代不下來，遇到楣頭上，就許為這一點點小事，壞掉自己前程。好些人驚着等你下臺，

夫人（向馮。）譚先生，我南邊的親戚（向馮。）這位是頂頂大名的白振山，白密探。送到他手上的性命，一年不知有多少。

白 多謝太太誇獎。（向馮。）以後盼望多加指教。

夫人（向馮。）走我們的。別理他這一套。全是做招子，等
你犯到他手上，他會一抹臉，直起腰來不認人。

白（笑，）看太太把我說的！

【夫人借馮走向客廳。

【男僕過來收起茶杯，由原路下。

廳長（坐在大沙發上。）坐下，振山。

白廳長儘管吩咐，我站着就成。

廳長你坐下，我有公事給你看。

白是，謝謝廳長。

【他似坐非坐地坐在沙發外沿。

廳長（遞過公文。）你先看一遍。

白是。

【他恭而敬之地看着兩面的公文。

【廳長看着他的神情。

【白放下公文，擡起頭。

廳長怎麼樣？

白看起來很告棘手。這上面一點線索也不給。

廳長他叫什麼來的？

白（重看一遍公文。）叫馮允平，名子生生的，頭回見到。

廳長上面說是廣東派來的，一定烏拉瓜拉的一口廣東腔。

白廳長想得到。

廳長車站上你得多留神。

白怕是已經到了本地。

廳長各樓房的客簿子，可以加細調查。

白（不耐煩，而又不得不耐煩。）是，小的知道。不過，廳長：

廳長你說

白總部行下的公事，我們自然加緊辦理。不過，一點著

落沒有，平空捕這姓馮的，又不曉得他一點兒細底，要是

不出點兒賞額……

廳長（倦容。）我記在心上就是。

白不過，這……

廳長我明天聽了你回信再說。

【男僕捧上兩杯茶，放在他們面前。

【廳長欠身，意思是請茶，也是送客。

【白收起公文，起立。

白廳長請便，小的告辭。

【王森丞由客廳上。

廳長王森丞，你陪振山談話，我後面有事。

王是，廳長。

【男僕趨前開關小門。

廳長記住後天請客。

王是，廳長。還有，（趨前，低語。）廳長的意思是？

廳長繳一千塊錢的，打好舖保，先放出去。

王是。下餘些那人？

廳長款子補足了再說。

【他由小門下，男僕隨下。

王（走向圓桌。）我看你這件事不好辦。

白廳長看事看的太容易。革命黨不比毛賊，上頭要不出

點兒賞額，底下人沒有法子著手。

王這跟賞額也有關係？

白平常捉賊的話，上頭不聲不響，我們也自告奮勇。這

裏頭出出入入全是油水。我自己奉公秉法，不在乎這幾個

錢，不過我那一把子人，不像我，單憑廳長的情分。有錢

能買鬼推磨，秘書明白。

王 不瞞你說，我不明白。
白 好比捕個革命黨，不是那個學校的窮學生，就是那個學校的窮教授；你踏扁了他們的屋子，左不過是堆爛紙，再也不過是包洋取燈兒。這些年輕人，狂了起來，比瘋狗還難惹，鬩扭上來，比風地裏的石碑還硬氣，擠不出一個錢子。不是上頭催的緊，我們寧可不理這檔子事。所以秘書明白，這得額外領賞。

王 譬如要捕這個姓馮的，就你看，應該來個怎樣的數目？

白 少不過一千塊錢。

王 (搖頭) 你貪心太重。

白 別賄一千塊錢，我不要一個錢子，這全是賞給出力的弟兄們。

王 我看有些難。廳長墊不出這筆款子。

白 好罷，我回去跟弟兄們商量商量看。

王 你心上有沒有個譜子？

白 我先叫人上各學校走走。(換題) 你見到太太那位親戚沒有？

王 我剛在客廳裏遇見。

白 他姓譚，不是？

王 是罷，說同太太是姑表。

白 他是那天來的？我沒有聽人說到

王 剛從漢口來罷。我們前頭坐坐。

白 好的。你應該多同他親近親近，我看太太很信的過他。而且，你替我留留神，他也許能够幫我忙，找出那姓馮的。

王 叫你一看天下沒有一個好人。

白 有一個，至少。
王 誰？不是你自己？
白 那怎麼能是我自己？我說的是我們上司。
[兩人會意而笑，向外行。]

第二幕

這是那間客室。

廳長剛來睡去，最後站住了，看着他的書。書坐在沙發上，一壁翻閱手邊的文件，一壁觀望廳長的顏色。

從客廳那面傳來煩躁的琴聲。廳長過去放下帘子。琴聲雖然微弱，依舊傳過來。

白 你說還有三個人押在廳裏。

王 是，三個人。已經有兩個繳了一千塊，打好舖保放出去。

白 這麼辦：幾時繳足數目，幾時取保出去。

王 是。不過裏面有一個人，怕是一點兒指望沒有。他女人親自央過一趟，說是一家子等他現掙現喫，就是折半，

白 賣了家具，也湊不上來。

王 也好，你就叫他女人到廳上繳五百塊錢。

白 是。

王 廳長 白振山沒有送信來？

白 沒有。

王 廳長 那姓馮的一定要捕住。方才總部打電話，還提起這人來。

白 我再囑咐白振山一聲。今早太太開了張支票，交我送上。方小姐。

廳長 多少錢？

王 一千整。

廳長 (驚。)一千整！我一月的薪俸也不過五百！(過去掀起帘子，向外呼喊。)月華！停住！我問你句話。

【琴聲陡止。

王 (不自安。)廳長，這……

廳長 你送去了沒有？

王 (起立。)我親自送去的。

廳長 你前面去。沒有看過的信，留我自己看。記住告訴白

振山的話。

王 是。

【他懷起看過的文件，走向客廳；他掀起帘子，正見夫人進來。

太太。

【等她全然進來，他走出去。

夫人 叫我做什麼？

廳長 (反而不知如何出口。)你彈了好半天琴，不覺得手指頭兒

累。

夫人 你說有句話問我。

廳長 你聽錯了。

夫人 沒有別的話講？

【她步向客廳。

廳長 你去做什麼？

夫人 接着彈我的琴。

廳長 回來，回來，我真地有話問你。

夫人 (回身。)問罷，我聽着。

廳長 這……這……我聽說你早晨開了一千塊錢的支票。

夫人 難道開錯了數目？

廳長 不是，不是。

夫人 開少了數目？

廳長 更不是，更不是。你過來坐下，我們談話。

夫人 謹遵台命。(坐在沙發上。)說。

廳長 你太——

夫人 太怎麼？

廳長 太令人難堪。

夫人 噢！換個樣兒好罷。(作態。)廳長中不中意？

廳長 其實我一個字沒有說，你又何必生氣？

夫人 豈敢！我聽大人吩咐。

廳長 說正經，你花錢，我從沒有問過。不過你也該有個節

制，百兒八十，已經不可以，要是見天一千一千地送人，

我們可送不起。你沒有經過折磨，不曉得處世的艱難，這

我不是不明白。不過目前這時局，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變

動，如今人心不古，我們寧可負人，不要負己。能多存幾

個錢，多存幾個錢。萬一我下了臺，沒有官做，你也不愁

喫用。

夫人 謝謝你這番指教。

廳長 現在告訴我，你送那一千塊錢做什麼用？

夫人 (站起來。)你想知道嗎？

廳長 你叫我評評看。

夫人 (倚住沙發扶手。)好罷，我還忘記了告訴你，裏面有五

百是你捐給學校的。

廳長 我幾時捐的？捐這麼多？

夫人 另外五百是我捐的。

廳長 我捐了錢你還捐？這……這簡直是關王捐。我從沒有

聽說過。

夫人 現在讓你聽說。

廳長 這樣下去，不上一個月，我會一貧如洗。

夫人 也不過是個返本還原，有什麼希罕！你公家擠來十萬，這兒還上個一千，就把你難受了個皺眉頭，瞪眼睛，吹鬍子，打心窩裏疼起！

廳長 你一點不知道錢近來不容易。那怕是一文制錢，我也費了好大工夫彌補。一捐就是五百，別人還當我是財主。

張揚出去，不等革命黨打過來，這邊軍費先勒我個死。

夫人 我沒有想到做闊老爺還有這多苦衷。

廳長 現在你也知道知道。

夫人 這樣罷，回頭姐姐來，我讓她捐簿上一綜改成四百。

廳長 太多，太多。

夫人 二百。

廳長 就算二百罷。可不要忘記報上啓事也是二百。

夫人 自然。

廳長 (拿起圓桌上的信件。)我到裏面看看這些東西。(賣人情。)

你那姓譚的親戚，看謀個什麼事相宜？

夫人 他向你說謀事來的？

廳長 我想起來問問。

夫人 不勞你操心。你們這些大人老爺們，不敢見個半生不熟的面目，見了總以為是求事的。倒像離開你們，人人不用想活。

廳長 那兒話！你把我形容的還像人！(走向小門，回身。)你今

天閒的很。

夫人 我忙了一早晨，看人解開園裏的稻草，又是洗，又是澆，弄了我一身土。

廳長 你的興趣好了起來。

夫人 可不是，我也隨着春天換季。

廳長 (搭訕。)我到裏頭看看這些信去。

「他由小門下。」

「不過無聊却沒有跟出去。夫人伸了伸懶腰，一言不發，望着帘子。」

「帘子動了。然後王孫丞做起帘子，空着手，像個無事人，輕輕走進

來。

夫人 (動也不動。)廳長剛剛裏頭去。

王 (行近。)不，不，我回來爲的跟太太打聽件事。

夫人 噢！你請坐。

王 不敢，不敢。

夫人 得了，坐下罷，沾了官字邊兒的人，老是這麼不爽快。

王 是，是。(就坐。)這是。今晚我想約幾位朋友便飯，其

中有譚先生，昨天才來的譚剛譚先生，算是接風，也算是洗塵，要我打聽的就是譚先生的大號，怎麼個稱呼。

夫人 你預備下帖子。

王 這樣恭敬些。

夫人 你還是問他自己好。

王 已經認識了，再問，未免不好意思。

夫人 做了兩年秘書，你學了許多禮貌。勿怪廳長屢次向我誇你，說是年輕人裏頭，數你可靠，你能够在小事上用心，足見平日爲人謹慎。

王 太太謬獎。

夫人 我一點兒沒有過分，這只是就事說事。不過就事說事

，我還有點兒建議。

王 (誠惶誠恐。)是，是。

夫人 (繼續。)你巴結老爺，不要忘記巴結太太，說真個的，

只要一件事做順了太太的心，不出三天，你連陞三級，可是老爺，只有辦公時候才記着你。

王 (急) 太太，太太。

夫人 你自己親眼看見的，每天老爺接見的客人比我多，可是能够見到我的，先有官做。

王 是，是。

夫人 所以做官第一個秘訣，是討上司太太歡喜。因為你人太老實，僅僅做過兩年秘書，還缺點兒經驗，所以我特意一五一十告訴你。至於我那位親戚的別號，叫做允平。

【她站起來，不等分辯，由小門下。

王 出了一身冷汗，一付可憐相，結結巴巴地申辯一句，却又怕分外觸怒，只好唯唯否否。看見她走，他退上她，挽回他的搖搖欲墮的命運，然而他立不起來，彷彿一十斤擔子的長擔，羞愧，象卸與一種渺小之感，壓住他的兩肩。等他恢復了常態，他才看見白振山早口站在他面前，於是慌忙欠起身來。

請坐，請坐，我沒有聽見你腳步響。

你怎麼啦？氣色難看的很。

王 (苦笑) 沒有什麼，我想點兒私事。姓馮的有沒有下落？

白 沒有。

白 沒有。

白 廳長叫我催你，說總部來了電話。

白 電話裏沒有提起賞額？

白 沒有。

白 不瞞秘書，我派好弟兄們，上各學校偵察，不過能不能捕獲姓馮的，全看賞額。

白 我不敢回廳長話，你這近乎要挾。

白 好在姓馮的沒有下落，我們不妨先談別的。我進來時

候，覺得有人剛從那邊走出去。那是誰？不是廳長？

王 不是廳長。

王 準是廳長太太。

王 就算是罷。

王 呵！(低聲)究竟怎麼回事？我向來口緊，你何妨說說

白 看。

王 說也沒有什麼。是我倒楣，疊上了她的脾氣。我胡里

白 胡塗受了她頓教訓。

王 (有興趣地) 哼哼，她教訓你。

白 早晌她開了張一千塊錢的支票，交我送給她堂姐。

王 一千塊錢！你說的是方小姐？

白 正是那位小學校長。方才回公事，我信口講給廳長知

道。

白 噢噢，說，說。

王 廳長馬上叫進太太來。我溜出屋子，放下公文，又回

白 來聽他們說什麼。

王 還是你聰明。

白 那一千塊錢是太太應下小學校募捐的數目，忘記了告

白 訴廳長。

王 準我打句岔。都像太太那樣慷慨，順水推磨，沒有一

白 椿難事。可惜我是個秘探，不是府裏的人，要我是你，寧

白 可少伺候老爺，也要多服侍太太。

王 對！她就這麼教訓我的。

白 看！這還算她厚待你。

王 不過她另借了個題目。

白 自然！不是我說，你真有點兒老實。

王 不過，你知道，——呵！(如有所觸)真怪！(沈住氣。)

公文上那姓馮的，是否叫做允平？

馮允平，一點不錯。

這姓譚的，字兒也是允平。

他自己說的？

我預備晚晌給他接風，問太太來的。

可是他姓譚，又是太太的表親。

（無話可說。）咳，就是這個不對。

〔兩個人聚而復散，一個立住發楞，一個徘徊思索。〕

譚先生不在？

說是一早兒出門，到如今沒有回來。

他來這兒做什麼？

沒有聽人說起。他自己更少開口。這人不是有點兒傻

瓜，就是有點兒裝蒜，問一句，答一句，活似個應聲蟲，

又像個拘謹的君子。

他是不是對你才這樣？

你是什麼意思？

這，這很簡單。他有心頂你秘書的位子。

我怕的正是這個。十有九，他存了這心。即使他沒有

存了這心，看來也免不掉這一步。方才太太那套話，說不

定是逼我辭職。

（勸慰。）我想不會。

你叫我怎麼辦？我好容易混到這般地步，混穩了這碗

飯喫，要是丟了，別的不提，我那一家大小，老哥不知道

，我另外還有個女人，另外還有份兒家。從大學畢業，混

到做個秘書，這中間我嘔了多少心血！（不知如何方是。）我

看他就是姓馮的那革命黨。他不會姓譚。他父親在上海開

工廠，爲什麼他反而打漢口來？

你不許人家漢口有分廠？

爲什麼他不在漢口，跑來搶我的位子？

我簡直不明白你。

他在漢口還教書，不是革命黨是什麼？

他教書？

你說晚晌請客，帶上我，成不成？

好的。

（警告。）有人來！

〔他們轉向客廳那面。〕

〔男僕打起帘子上來。他閃在一側，讓馮允平。後者捧着一大把將

放的桃花，瀟灑而且輕鬆。〕

譚先生請坐。您用過午飯沒有？

用過了。太太哪？

在裏頭。我進去說聲。

〔男僕由小門下。〕

〔趨向王白他，們也笑臉相迎。〕

那兒去了一趟，帶回這麼好看的桃花！

從朋友園子辦來的。

真是到了春天，花可要開了，好些天沒有上公園，那

天也得走走。譚先生這次來，去過公園沒有？

還是以先在這邊去的。

譚先生愛花，公園裏花才齊全，海棠，丁香，刺梅，

另外一所玻璃房，一年四季有花看。那天譚先生高興，我

陪着走走。

一定請教。

今晚我想給譚先生洗洗塵，也算接風，不知譚先生肯

不肯賞光？

馮 頭回見面，的確不好意思奉擾。

白 「頭回見面」，譚先生更不好意思「推却」。

馮 白先生可謂善於說辭。

王 譚先生慨然允諾，好的很。回頭我再補份帖子來。可

不！我太疏忽，還沒有請教台甫是？

馮 單名兒剛。

王 表字是？

馮 年輕人，還沒有字。

王 譚先生太客氣。

馮 「他向白眉目示意。白回了他一眼，然而差不多同時，向馮微笑着。

馮 我想不到北方春天也會來的這樣快。

馮 這全是譚先生帶來的。往年這時，記得還生着爐火。

馮 可不是！天時也常常變動，一年換一個花樣。

馮 對不住，我先走一步。你們坐坐。

馮 不，不。我們一塊兒走。

馮 好好，譚先生請坐。

馮 譚先生，晚晌再領教。

馮 不敢當。晚晌見。

馮 「馮送他們送到帘子前，經過一番客套之後，他收住步，而且掛起帘子。然後他回轉身，看着男僕開開小門上來。

馮 太太到。

男僕 「夫人，來，依然活潑，依然輕盈，說是三十歲，馮怎麼也不會相信。她的話差不多同她一時進了屋子。

夫人 你不回來用飯，也應該來個電話。（站住。）嗚！桃花！

馮 「馮微笑着，迎上去，將花獻在她的面前，她接過花來，放在領下。

馮 「男僕由客廳下。

夫人 還沒有開，在熱屋裏擱上兩天，我怕全會開開。倒說

，我一手接過來，這可是送我的？

馮 我親自從樹上掰下來送你的。

夫人 我真得好好謝謝你。一小枝一小枝光是花，沒有葉子

，你說這不像冬天的梅花？自然，長在樹上一蒲籃，另是

一個花世界。可是，你愛看春天那種花兒呢？我自己，與

其說歡喜桃花，不如說歡喜海棠花。

馮 牠們不在一個時候開。

夫人 這正是大自然的美麗。美麗是從不同的變化得來的

，好比——

馮 好比你一天換一身衣裳。

夫人 我在說大自然。真個的，有好些美麗東西的美麗，固

然在牠們本身，却也在牠們的安排。好比桃花現時受人

歡迎，說不定正是冬天剛去的緣故。牠來的正是時候，猶

如——

馮 猶如我來。

夫人 呵！

馮 「男僕捧茶上。

夫人 （向男僕。）茶放在圓桌兒上。

馮 「男僕放好茶杯。

夫人 這捧花兒交給我屋裏趙媽。

馮 「男僕，接過花由小門下。

夫人 來，坐下喝杯熱茶。

馮 「兩個人過來坐在沙發上。彷彿由於飲茶罷，反而緘默起來。

馮 （努力從過去打出自己。）你說你歡喜海棠花，爲什麼？

夫人 因爲牠有一樹的綠葉襯着。雖說開了一樹花，一點兒

不嫌單調。而且那一團一團的小花球，走近了看，個個精

而神地站在把兒上。你呢？

馮 我跟你一樣。

夫人 我讀成一棵樹先長葉子後開花。不等葉子長出來，就開花，花也未免冒失。

馮 這叫做情不自禁。

夫人 (轉頭。)你還沒有告訴我，你一早出去，都去了些什麼地方？

馮 我拜訪了幾個老朋友？

夫人 他們留你喫的午飯。

馮 是的。

夫人 他們知道你辦花爲的我？

馮 知道。

夫人 知道爲我。

馮 知道爲你。

夫人 (有趣起來。)他們怎麼會知道呢？是你講的，是他們猜的？

馮 他們猜的。

夫人 你一定說在我這兒住來的。

馮 大約是罷。

夫人 聽你口氣，好像不是。難道裏頭有我認識的人？

馮 也許。

夫人 那一定是老朋友。說，說，是誰？還是在先的朋友有趣，如今這些朋友一點兒意思也沒有。

馮 管他誰哪，過去事，如今誰也不會認誰。

夫人 (受了傷。)呵！你是說我！你是說我！你坐在我面前，這麼冷，這麼靜，說出來的話，更加冷，更加靜，像個小釘子，釘住我的手脚！我想打你身上，打你衣服上，打你

說話上，打你聲音上，找回點兒你來——是的，找回你來！可是我白我！一點兒影子你也賣兒貴地不給我！起先我說你沒有變，你變了，變了個利害！

馮 (起立。)你忘記你的身分。

夫人 (冷笑。)我早已講在前頭，我是演戲。

馮 (走動。)你應該記住我的角色姓諱。

夫人 我就知道個馮允平！

馮 (禮節。)你不怕送條性命！

「就在夫人一驚時際，男僕由小門上。他有意無意地看了他們一眼，打算帶出去。」

夫人 (向男僕。)交給趙媽了？

男僕 交給趙媽了，太太。

夫人 你打電話給東興樓，叫晚晌留間屋子。

男僕 是。

馮 (向夫人。)晚晌我有王秘書的約會。

夫人 (向男僕。)到前面看王先生在不在，在的話，就說我請。

男僕 是。

「他由客廳下。」

馮 你請他來有事？

夫人 我高興。好比你無緣無故跑到北方，藉口爲了看我。你跟從前完全一樣。一點兒沒有改變。(徘徊。)你人不像沒有老，心還照樣兒年輕。(看着她，話彷彿遏止不住，連珠似地滾了出來。)我曉得你不会變到那兒去，可是經過了這多年月，處在一個有錢有勢的虛榮世界，一個通常少女迷戀

的世界，我總覺得你應該有很大的變動；不是面貌，因爲在我想像裏面，你永久是我回憶起來的那樣少女；我是說

精神那方面，例如性情，就像張白紙，如今也該沾點黑星子。你自己明白，實際上跟從前你一定有好些地方不一樣。不過我看不出來，當着你面前，我只有零亂的感覺。你的存在折服了我一切。我不能夠用腦子想，壞處就在這上頭。

夫人（並不惱怒。）不對，好處就在這上頭。

馮 假如有個女孩子，和你小時完全類似的個女孩子，從小嬌生慣養，任性，好發小脾氣，說話不饒人，一時換一個主意，兩隻手又細又嫩又白，成天無事可做，看看電影，買幾張心愛明星像片，還有，在教會學校掛個名兒，唸唸英文，一禮拜去上三天兩天。映上眼裏的，都是喜微微的顏色。凡事——其實不會有事的——落上了肩頭，都跟蜻蜓一樣，搗着透亮的翅膀，一點兒不留痕迹。於是，忽然之間，這一塵不染的女孩子換了個相反的環境，或者家庭中落，或者嫁了個窮人，總之，命運不再向她微笑了，她必須跳下意料不及的苦海——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就在這可怕的失望裏面，她按下頭，辛苦了十年。那時我們再來看她，她變了，變成個平常婦道人，就是她自己，從來也沒有工夫想到她變的這樣利害，而且這樣俗：女孩子最害怕的個字眼兒。

夫人 所以我沒有嫁給個窮人，所以我還可以使個小性子。

【馮不言語，退向後邊。

【秘書由客廳上。

王（向夫人。）是太太叫我——

夫人 對不起。下午幾點鐘有車上天津？

王 四點鐘有一趟，還有——

夫人 好，就是四點。你給我上天津去一趟。

王（出乎意外。）今天？

夫人 今天。

王（大為其難。）不知去做什麼？

夫人 你請趙大夫來，說我這兩天又鬧胃病。

王 可否打個電話？或者——

夫人（二字一字。）我要你去。

王 是，是。不過，廳長那面……

夫人 囉嗦！難道我不該支使你！

王 是，是。不過，我約下譚先生——

夫人（不耐煩。）我知道。改天好啦。

王 好好，改日子也一樣。

夫人（看手表。）差一刻四點，你馬上就走。

王 是，我馬上動身。

【他鞠躬，再鞠躬，然後滿腹苦惱而下。

【馮重新走向前。

夫人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我變了樣？

馮 我什麼也沒有覺得，你要逼我的話，我覺得這一切只是隱痛的另一面。你得的不是胃病，是精神病。

夫人（哀求的口吻。）那兒去找對症的大夫呢？

馮 沒有大夫能夠治你的病。

夫人 你也不成？

馮（起來，然後搖頭。）不成。

夫人（跳起來。）那你跑來做什麼？做什麼？跑來叫我失望！

跑來叫我回味我一生的錯誤！你從沒有替我想！可是你還要給我添點兒痛苦！你改了姓名，你怕送掉條性命，老

鼠一樣膽子的人！

馮（強她坐下。）你戲演的太過火。

「夫人無可爲力，而且這樣一鬧，倒好受了些，能够靜靜地抽噎起來。」

「馮也無可爲力，然而沈住氣，不做聲，只是靜靜地站着。」

「聽見自己的哭聲，夫人反而不哭了，揩了揩淚，靜靜地看着對面的」

男子。她知道她示了弱，索興示到底。

夫人 也許我從前錯過了你的機遇，這回你可不會一點兒力不用，看着放過去。你不能走，你得給我留下。你看見方才那姓王的，我叫廳長辭掉他，派你來做秘書。對了，你做秘書！你老在我身邊，由我差遣，由我使喚！答應我罷，明天你就是秘書！

馮 (微笑。)像姓王的那樣做秘書？

夫人 不，不，不全一樣。(媚笑。)你還兼我份兒差事。

馮 不要胡思亂想。人只有一回年輕。一時一個樣子。說實話，我不能夠停留。

夫人 不做秘書你也得停留。

馮 我跟你說過，我也許不辭而別。

夫人 試試看，從現在起，我不放你走。

馮 除非你派警察拘住我。

夫人 我一發狠，什麼也做的出來。

馮 做了十年紙醉金迷的闊太太，還沒有磨得完你那點兒energy，你算令人佩服。不過，誰知道？試試看。

「夫人氣極了！恨不吃掉他。然而他那樣子太不像被人吃的人，於是她反而微笑起來。」

「男僕由客廳上。」

男僕 太太，東興樓說，頂好晚點兒過去，早了騰不出屋子

夫人 告訴八點半去。

男僕 是。

夫人 回來。王秘書動身沒有？

男僕 就要走。

夫人 告訴他不用去，晚晌跟我們一塊兒東興樓吃飯。

男僕 是。

「男僕中原路下。」

夫人 (起立。)現在，你允不允做秘書？

馮 (乾脆。)不。

夫人 (趨近。)至少你得住到夏天，然後我們一同上北戴河避暑，或者青島，as you like it。就是我們兩個人，也許我 husband 來住幾天，不過也只是幾天，他不能離開他的職務。這，至少，可以一夏天 make me happy。從現在起，我數着動身的日子。我的話沒有說完，不許你開口。至于秘書，不做隨你。我不強你做。而且，你明白，你愛做什麼，做什麼，我絕不過問。我給你自由。

馮 那麼，我想親親你。

夫人 (不豫唐突。)我說過，我給你自由。不，停停，你還沒有見過我們花園，我領你轉轉。

幕。

第三幕

還是間客室，因爲時間改了上午，不免有些發暗，然而漸漸淺褪，直到最後，依舊亮了起來。

秘書陪同警察，警後廳長出來。

王 要是真的話，你敢動手逮捕他嗎？

白 (遲疑)這得看事行事。現在我一點逮捕的意思也沒有。不過做主的不是我，我也不過受人差遣，我跟誰都沒有

恩怨。

王 姓譚的是姓馮的，倒是小事。問題在牽着太太。

白 所以我來跟廳長討個主意。

王 你應該先問清楚太太。

白 不，我先探探廳長口氣。我向例主張，先辦公事，後講交易。

王 廳長回頭有飯局，自己做東，或許這時起了牀。

白 等聽差看回來再說。（行近圓桌。）這兒有兩杯茶，還有點兒熱，像誰剛來過。

王 是那位小學校長。

白 她一定是送信來的。也好，先讓太太有個準備。對於花錢不在乎的人們，總得給點兒時間劃算。

王 姓譚的一早出了門。

白 正好，這齣戲正要背着他唱。

〔男僕由小門上。〕

男僕 廳長用過早點出來。

白 不要緊，我多等等。

男僕 太太跟姨小姐就從花園回來。

白 〔會意。〕好好，我們前面等，廳長出來，煩你通知一聲。

〔向王。〕我們前面坐。

〔他們由客廳下。〕

〔男僕過去開小門，側身而立。〕

〔夫人和校長挽着手，說着話，緩步而上。〕

〔男僕由原路上。〕

校長 你不如再想想。是我引他來的，如今還是我引他去。

你犯不上死心眼兒留他。害你自己是真的。

夫人 他一早上午你學校去的？

校長 沒有，直到如今，我沒有聽見他。

夫人 我疑心是他叫你來的。

校長 不，我自己要來的。來，我們坐下細談談。

〔兩個人坐在沙發上。〕

夫人 茶冷了，不要換杯熱的？

校長 不，我不喝。你不用打斷我的話頭。好孩子，聽我說。

夫人 我聽着，你說好了。

校長 你得放他走。你留他住了兩天，沒有看出他一點不是十年前的舊人？你該看出點兒來。他已經不是你愛的學生，那股熱情也用到別的地方。你要看不出來，也該覺出來。

你覺了出來，不過你口硬，不甘心承認，沒有勇氣承認。你那點靈兒，只是騙騙自己的遮眼罩子，其實黑還是黑，難受還是難受。敢說你現在不感到一點點幻滅，幻滅的悲哀？你感到了的，不過你樣子做的很快活，像是哄的住人，哄的住自己，其實你那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先是奸細。

我這麼說，你一定不好過，可是戳穿了紙包兒，整個露出你那節兒不敢見人的心腸，也許就是好過。得了，聽我話，放他走。

夫人 你那麼相信我的勢力？以為我真有本領，永遠留住他，扣在自己身邊？

校長 如今你也許沒有那樣魔力，不過你什麼事都做的出來。

夫人 你忘記了一樁事。從前我那麼年輕，那麼好看的時代，他受不住我一句話的刺激，一言不發，就離開了我。現在我上了年紀，嫁了個他看不上眼的男人，染了許多他不上眼的習氣，你真以為我能够挽住他——一個漂流了十年

，見過千千萬萬女性的美男子？謝謝你，究竟是姐姐，太看的起我。

校長 咱姐兒倆可都是女人，我要說你說的太利害，你得記住這全是我自己的體驗。方才你把自己說的那麼難堪，看着我！我說，那是良心話，還是說來好玩？我不信你出於本心。沒有個女人甘心揭開自己的底細，要是揭了開，還是我那句話，什麼事都做的出來。

夫人 你以為我會殺人？

校長 不，你還沒有那份兒膽子。

夫人 我會鬧離婚？

校長 你？做了十年闊太太，回頭鬧離婚？活像魚失了水，馬上涸死。從前你嫌人家窮，現在你就不嫌了？進一步說，你以為人家受不住你譏諷，離開了你，在你滿是好意。一點都不是！你看自己看的太高，忘掉別人還有理想。他離開你，不是怕你挖苦，是怕你毀了他的理想。你從沒有接過他一封信，是不是？

夫人 （差不多失掉聲音。）沒有。

校長 （繼續。）我偶而接到他一兩封信，這我從沒有對你說過。有什麼用呢？你過的很安適，他有他的事業。他起先看你做仙人，等他知道你也不過是個平常女人，日子過的一點兒不帶靈性，他絕不會再走進你的世界。「好馬不喫回頭草」，血性人都是這樣。你從不替別人想；女孩子全喫了這虧。從前你以為他不配做你丈夫，如今你以為他可以當你情人了，是不是？

夫人 我沒有叫他來，是他自己來的。

校長 人家由於友誼，難道你以為人家由於愛情？你受人奉承慣了，看不出人跟人還有區別。你要他跟你那羣人一樣

，見天過來巴結太太？說穿了，那也不全爲你。

夫人 我一點不要作踐他。

校長 臨了還不一樣？過不上兩個夏天，他也會叫你打在秘書裏頭。來，叫我問你。能不能拋下眼前的榮華富貴，跟他私奔？

夫人 你發了瘋！

校長 哈！你不成，是不是？

夫人 當然不成。

校長 我想不到你回的這樣斬鐵截釘。好了，我也不用再問你，你自己明白。

夫人 不過你方才說的，我什麼事都做的出來。

校長 做出來滿足你的私欲，是不是？你把人全看做填路的石子兒，叫你走個快，走個穩，早點兒叫你稱心如意。

夫人 我沒有說的那麼可怕。

校長 我不跟你拌嘴。

夫人 你領他來，你領他走，不成！我不是紙紮人兒，你領不了他走。我愛他，他也親我來的。

校長 你是個頂倔強的小孩子，我不同你講話。

夫人 你是個頂靈扭的小學校長，我跟你沒有話說。

校長 來來，別撒嘴。

夫人 你得幫我想個主意留他。

校長 他說他要走的？

夫人 他沒有說，他叫我「試試看」。

校長 我簡直不懂你們這些孩子話。爲什麼「試試看」？

夫人 他說我留不住他，我說我留的住他，他說「試試看」。

校長 我不管。

夫人 你得叫他答應我當秘書。

校長 你不成，我怎麼能够？

夫人 他聽你的話。

校長 可是你愛他，他也親你來的。

夫人 你這叫吃飛醋！

校長 謝謝你，我再也不同你講話。

夫人 (起立) 你馬上給我走！

校長 對不住，我等個人回來說句話。

夫人 不許你見他！

校長 他會見我的，你看！回過頭！

〔馮允平由客廳上。看見她們箭拔弩張的情勢，他楞住了，站在屋心，不再前進。〕

怎麼了？

夫人 (趨前) 不怎麼！她愛你！

〔她衝出小門。〕

〔馮打算追她回來，遲疑了一下，立刻轉回身，過來坐在沙發上。〕

你們吵嘴來的？

校長 沒有什麼要緊，你知道她的脾氣。她一會兒就跟我好。

馮 我跑的很累。

校長 說是你一早出了門。我等了很久。

馮 等我？

校長 我來告你件怪事。昨天黃昏，有人到學校探聽你的消息。

馮 (凝神) 什麼人？

校長 起先門房上來回話，我只當做你的朋友。可是今早又

有人來探聽，而且據門房上人講，校門左近總有了轉來轉

去，像是守着什麼人出入。

馮 噢？他怎麼個問法？

校長 詳細我不知道。不過就底下人講，一個二十多歲的年

輕人，穿了身藍布褂子，樣子怪像學生，一進門房就問：

有沒有位馮允平馮先生。

馮 奇怪！怎麼會問到你那兒去？

校長 怪的是第二早晨又有人來問。這回換了個五十多歲的

人，也是一進來就問馮允平馮先生。口氣挺像個老朋友。

門房回了句沒有。於是他問有沒有位姓譚的。

馮 朋友裏沒有人知道我姓譚，也沒有五十歲的人。

校長 一定有人想知道你的行止。

馮 難說。

校長 你新從南方來，不定引起官方的注意。

馮 也許。

〔他站起來，在屋心徘徊。〕

校長 這兩天你出門，不覺得有人尾隨？

馮 (搖搖頭)。

校長 好些人胡里胡塗失了踪，你應該小點兒心。

馮 (站住) 你有沒告訴她——令妹？

校長 沒有。

〔馮點點頭。〕

校長 你還在這兒住下去？自然，住在廳長府上，又是

太太的表親，再保險不過。

馮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離開這兒。

校長 怕女主人不让你走。你看的出來？她很戀着你。

馮 不過我走了，會跟我沒有來一樣。

校長 是說你？是說她？

馮 都可以說，不過我的意思更指着她。

校長 你這回跟她住了幾天，應該有點兒滿足，補起十年來的憾記。

「馮點點頭。」

校長 起立。那麼你走好了。

馮 我理應謝謝你。

校長 沒有什麼。我倒應該謝謝你，因為你，我學校多了一千塊錢基金。（兩人握手。）你大概不會再到我那邊去。

馮 大概不會。

「夫人由小門上。笑裏的，差不多另換了個人。」

夫人 （向校長。）姐姐，怎麼！你要走嗎？

校長 是的。這麼快，你平了氣？

夫人 根本我沒有生氣。

校長 （向馮。）你親眼看見她跑出去的。我倒不管她生不生氣，不過她謾謗我的名譽，是要提出抗議的。

夫人 我留你用午飯，算和解了罷。

校長 我出來了一早晨，這時得回學校看看。改一回，你得

恭恭敬敬寫個帖子來，我再來領情罷。

夫人 真地，你不用走，回頭聽長出門，家裏只我一個人。

校長 （向外行。）我給你荐舉位陪客。

夫人 我要你陪。

校長 也要我親你嗎？

「她笑着向客廳跑出去。」

夫人 我不辯掉你的嘴！

「她追出去。」

「馮站在裏，唇邊掛着微笑，始終沒有動，靜聽着遙遠傳來的「再見再見！」彷彿醒了過來，他預備由小門下。」

「男僕由小門上，閃在一旁，等候廳長進來。廳長披着青斗篷，戴着絨帽，出門的樣子，看見馮，他點點頭，」

廳長 （向馮。）早晨沒有出去？

馮 剛回來。

廳長 噢！天氣還好。（向男僕。）請白先生這兒見。

男僕 是。

廳長 備汽車。

男僕 是。

「男僕由客廳下。」

廳長 你有事，請便。

馮 是。

「馮由小門下。」

「廳長行近圓桌，坐在沙發上。」

「帶鏡，白振山在帘邊出現，看見廳長，遠遠鞠下躬去，然後趨向前面。」

廳長 你坐下。

白 不敢。

廳長 坐下好說話。

白 是。

廳長 你快點兒說，我出去還有個應酬。

白 是。（坐在沙發側邊上。）這是關於逮捕那個姓馮的事。

廳長 我記得，我記得。他叫什麼來的？

白 馮允平。

廳長 是的。你偵察的怎麼樣？有沒有這人？

白 有這人。

廳長 好的很。捕住沒有？

白 困難就在這上頭。不敢欺瞞廳長，這得賣通幾個得力

的眼線，因為，廳長明白，我們隊裏沒有人認識這姓馮的

廳長 他藏在什麼地方？

白 現在不敢說一定。有些嫌疑地方，已經派好了人看守

廳長 那就好辦。只要面生，形迹可疑，你就下手好了。

白 直到如今，還沒有遇見這樣人。他既然是南方派來秘密工作的重要人員，一定輕易不拿把柄給人。

廳長 照你說，這很難辦。

白 廳長無妨先預個賞額。

廳長 賞額？

白 (斗膽) 是的。好些地方都得用錢。例如買通眼線，就要一筆開消。依職下看，廳長撥下一千就成。

廳長 胡說！一千塊錢捕個革命黨，還不定捕的住，捕不住

白 現在革命黨看着不要緊，將來裏應外和……

廳長 放屁！這也是你說的！

白 是，是，職下該死！不過，這是廳長的恩典，多少賞下點兒來，底下人好歡歡喜喜辦事。

廳長 他們不關薪？

白 是，是。

廳長 你們這些辦官事的人，見月領了薪俸不算，處處還要講價錢。總部公事交我時候，說好了多少來的？我這兒警

餉沒有着落，天天跟總部商量，你這兒賊沒有捕住，先叫上頭開支票，有這樣道理嗎？

白 是，是。

廳長 你跟了我多少年，官場上這點兒事還不明白？

白 是，是。

〔男僕由客廳上。〕

男僕 廳長，車備好了。

廳長 就走。

男僕 是。

〔男僕子原路下。〕

廳長 (起立) 叫你手下人多用點兒心。

白 (起立) 是，大人。

廳長 (向外行) 等人捕獲以後，那時百八十，我再向總部請。

白 全仗大人體恤。

〔廳長向外揚長而下。〕

〔白深深一躬下去，已經沒有廳長影子，他才站直了，回過身，做鬼臉，吐舌頭，彷彿恐懼過去了，起而代之的是輕蔑，戲弄，輕復。聽見輕快的步聲，他立即嚴肅起來，而且是要出去的樣子。〕

〔夫人由外上，一看屋內換了人，而且不是尹中人，立即收住步，改了面容。〕

夫人 呵！白先生！

白 (奉承) 是，太太。太太好？我這兒正有樁事跟太太報告。

夫人 怪了，你有事跟我講！好，我們這邊坐下談。

白 是，太太。

〔他等夫人坐好了，坐下。〕

夫人 什麼事？

白 先請太太過目一樣東西。(從衣袋取出公函，抽出公文，呈上) 這兒是。太太請看。

〔夫人接過一看，很是驚恐，但是她不冒語，極力表示若無其事鎮靜。現在她明白馮光平了，彷彿她受了騙，心上是傷痕，這傷痕一

直率動她的尊嚴，所以她沒有喊出口，反而啞着。

「白觀察着她的表情。她也曉得他觀察着她。她一擡起頭，他就移開視線。」

夫人 是廳長交下來的？

白 廳長交下來的。

夫人 你探出什麼消息沒有？

白 這，剛有點兒眉目，裏過太太，我就布置。

夫人 你方才跟廳長談的就是這個？

白 就是這個。不過，太太明白，上頭向我要人，可是交

的出交不出，又是底下人的事。

夫人 假定你交不出。

白 遵照太太的意思。

夫人 我沒有意思。

白 是，是，假定我交不出。

夫人 那，你怎麼樣？

白 我回廳長句話：人已聞風遠遁。

夫人 那麼，廳長呢？

白 廳長回總部一封公文，說：查得並無此人。

夫人 （差不多扔出手上那百公文。）假定你交的出。

白 這，沒有這個假定的道理。

夫人 爲什麼？

白 太太明白，上頭沒有賞額。

夫人 （微笑。）廳長不給錢。

白 是的。

夫人 你意思是多少？

白 我跟廳長說了個一千的數目，他罵我胡說。

夫人 譬如有人送你一千，你放他走嗎？

白 我放。

夫人 是你說的？

白 我用人格擔保。

夫人 （起立。）等等，我上裏面就回來。

白 是，太太。

「他站起來，擱着腰，送她走出小門。然後他直起腰，轉過身子，和

水紋散開了一處，他的圓臉鬆弛起來。

（白語。）一千塊錢！我一個人吞！阿阿，留下你那「百

兒八十」罷，我的廳長大人！獸住姓馮的，獸不住姓

馮的，是革命黨也罷，不是也罷，我全不放在心上。

就是燒了這座城，毀了你的貪贓前程，我的廳長大人

，看着銀錢分上，我也管不了你那許多！對了，革命

黨，開罷！把官兒都讓女人做，我才開心！我們太太

真有她的！爽快，麻利，精明，慷慨，又年輕漂亮，

就是不給錢，人也情願巴結。

「聽見步聲，他立即轉過身，預備過去開門，但是夫人已然進來，他

只好閃在後面，卑微地掬着腰，笑着臉。

夫人 這是張五百塊錢的支票。（將支票放在几上。）還有五百，

明早開給你。

白 是，謝謝太太。

夫人 （他趨前取起支票，仔細查看。）

白 （鄙夷。）不是假的。

夫人 （急忙收起。）那兒話！全憑太太栽培。

白 你們只認識現洋。

夫人 不，不，是，是。

白 明天見過廳長，你再見我。

夫人 是。我知道怎麼交代。

夫人 好，明天見。

白 是。

夫人 對不起，過路煩請王先生進來。

白 是。我明天早來。

〔他向客廳下。〕

〔夫人望他走出去，然後回身撲在沙發上，嗚咽起來。她需要哭，彷彿情感過分緊張，不得不發洩，又不能發洩，她不禁察有人由小門

上來，站在她前面，靜靜地，同情地，看着她漸漸恢復原狀。她發

見馮允平，因為無法而且無從掩飾，索興不言語。

馮 我說過也許不辭而別，現在我一想，還是說聲應該。

馮 謝謝女主人的恩情。

夫人 〔啞着嗓音。〕你坐下。

馮 特來辭行。

夫人 知道了。我正準備你走。你坐下，聽我給你安排。

〔馮只得坐下。〕

〔王驚書在帘邊出現。〕

王 是太太叫我？

夫人 〔打起精神。〕對不起，王先生。你現在還是給我天津

去一趟，把彭大夫請來。

王 是。不過還得乘下午四點車。

夫人 不用，坐我的汽車去。

王 〔躊躇。〕我還沒有用午飯。

夫人 你路上用罷。

王 好好，一樣的。

夫人 車備好了，請進來說一聲。

王 是，是。

〔他由原路下。〕

夫人 要是你上天津的話，不妨坐我的汽車去，好在是個順

路稍帶。我想你會不上天津。從天津可以搭船去上海，

從上海可以換船到廣東，是不是？

馮 〔微笑。〕你安排的很好。〔親吻她的手。〕你是人世頂高貴

的女子。

夫人 〔縮回手。〕少肉麻點兒！

馮 是我錯。對於你，應該用靜默感謝。

夫人 〔譏諷。〕謝謝你的靜默。可是，或許我沒有理由問，不

過話到了口頭上，嚥下去也沒有用。現在，請問，你的事

情全辦妥了嗎？

馮 全辦妥了。

夫人 那麼，請你原諒我的直率，你來真的是爲我嗎？

馮 不是。

夫人 連原因之一也不是了，是不是？〔不等他開口。〕你欺騙

我的熱情，你欺騙你的老朋友，你欺騙我的一切，你欺騙

我，你知道嗎？

馮 不是欺騙，用不着欺騙。

夫人 那麼，你這善於措辭的革命家，又是什麼？

馮 是隱瞞，是一種事實上必需的顧慮。

夫人 顧慮我出賣你，賣給我那位廳長大人？

馮 不見得。因爲，說實話，我沒有向你解釋的必要。

夫人 〔大怒。〕利用我，是不是必要？閉住你的嘴，我不要聽

你的！我聽够了，聽够了你的甜言蜜語！我也看够了，看

够了你的無恥的行徑！你把我當做個什麼東西！我就這麼

不配做你的知己？昨天你還親我，對了！你還分的出心勾

引我！你知道嗎？昨晚我已經走到你門口又走回去，你知

道嗎？你不知道我多麼愛你！你看事看的那麼高貴，看愛

看的那麼卑賤，還不如朵野花，一脚踩在鞋底下！那爲什麼來見我，你這麼看不起我？你這人面獸心！你就沒有拿我當人看！不過，我也是人，我也做給你看，你這負心賊！我這盼你跟我在一起，在一起避暑，快快活活過上夏天！可是你打心就沒有我！好像只有你一個人配活着，此外都是多餘！可是我還偏活了給你看！走，走你的！我不留你！

馮 〔馮默然起立，伸手告辭。〕

夫人 呵！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走！來，坐下說句話，直到如今我還沒有聽見你開口！〔強他就坐。〕我說的太過火，我不見怪你，是不是？〔溫柔地。〕你不知道我多麼愛你。我性子一上來，就忘掉了分寸。我想愛人的人都是這樣，你敢說不是？

馮 我傷了你的虛榮是真的。

夫人 不管牠，你讓我傷心是真的。說，讓我聽聽你的聲音，以後我們也許沒有機會再碰見。要是你再對北邊來，你還來看我，是不是？

馮 〔握住她的手。〕我怕不能夠。再來時候，不像現在，我會攪在我那一大羣夥伴裏面，與與頭頭，唱着歌，喊着口號，換個樣子，你想不到的熱狂樣子。

夫人 〔苦笑。〕我明白，我明白。我不會等你等到那一天的。現在，你還恨我嗎？

馮 恨你？

夫人 我從前不肯嫁你。

馮 我早忘掉了。從前的事我沒有工夫來想。

夫人 你爲黨一定忙的利害。見天早晨你都在外面，做什麼？我簡直想不出，怎麼個革命派。跟你那些朋友，商量，

聯絡，埋伏，破壞，對不對？你一定是個小頭目，或者大頭目。你知道嗎？你的秘密我全曉得了哪。你奇怪，是不是？說來也可笑，我花了很大價錢買來的，有點兒不值，怕是。不管牠，反正我花了一千塊錢買來了點兒意外傷心。——我是頭號傻子，做的還都是頭號傻事。

馮 有人想欺我，是不是？

夫人 我奇怪的是，人家怎麼知道你。

馮 會不會把你也疑心到裏頭？

夫人 疑心我什麼？

馮 你我的友誼。

夫人 我當疑心我是革命黨哪。別的話，我們這樣女人也不放在心上。你以爲我做了廳長太太，就真地正正經經做起人來了嗎？也許別的女人會這樣子，我雖說胡塗，也不會一點兒人的意味不留給自己。我老想法兒活着。猶如一盆花生在簍子裏頭，我能够怎麼舒展，就盡量舒展。

馮 這未嘗不是一種生存的道理。

夫人 你的話倒像回事，口氣怕沒有那麼恭敬。我再僵也聽的出來。不過，你要我怎麼樣？別嚇我一灘死水，見了縫兒也是鑽。這正是我那點兒小得意處。我不比你男人，一賭氣，走遍天涯鬧革命，鬧的丟不開手，命也陪在裏頭。你敢說，你鬧革命不是賭氣？

馮 一個警察廳廳長太太絕不懂什麼是革命的。

夫人 至少她比一個革命家懂的爱情。

馮 我不知道。

夫人 〔跳起來，慘笑。〕你不知道？我的允平，允平，你不知道嗎？喝，喝，喝，他不知道，我的小革命家哪！〔在他面前站直了。〕我不喜歡你這樣寡言——寡味——連動作也寡的英雄

！(看見他的臉抽搐。)你身邊沒有帶顆炸彈？或者手槍？

馮 做什麼？

夫人 要是我，先炸掉一個警察廳廳長。

馮 (微笑。)你以為他配嗎？你太高看了你丈夫！

夫人 (思維。)你的話也有道理。到了性命關頭，他頭個投降

。來，聽我句話，要是我跟你走呢？

馮 你？

夫人 我。

馮 馬上？

夫人 馬上。

馮 我不信。

夫人 你跟姐姐一樣，不信我會走！

馮 她對。

夫人 你那麼看不起我？

馮 不，你看人生看的太兒戲。我們沒有法子在一起。不

可能。

夫人 (呆了呆，強笑。)然而你來看我。

馮 我來看我十年前愛過的女孩子——我理想裏面的夢想

裏面的——一個已經死去了的女孩子。

夫人 死去了？

馮 要不是我夢醒了。

夫人 你知道我現在想怎麼你？我想一槍打死你！(看見他不

語。)不！我們永久是好朋友，不是？我們這齣戲還沒有唱

，就收了場，不有點兒太快？心裏有點兒遺憾，不覺得？

拉拉手，你該走了！

〔馮起立，同她珍重道別。〕

〔王從書在旁邊出現，看見他們揮手，不覺楞了楞。他咳嗽着。〕

〔夫人轉過身，看着他。〕

王 車好了我這就走。

夫人 好罷。譚先生要到天津去一趟，捎帶着他，你一道也

不寂寞。

王 (懷疑)譚先生跟我一塊兒上天津？

夫人 他另外有事。

王 是，是。那麼，馬上就走？

馮 好，我們一同出去。(向夫人。)再見！

夫人 (向馮。)再見！(高聲。)再見！

〔她向前送了兩步，扶住茶几，便不動了，望着他們的背影。〕

幕(全劇完)。

註：未經作者允可，不得上演。

古 城 與 我

何其芳

有客從塞外歸來

說長城像一大隊奔馬

正當舉頭怒號時變成石頭了，

(受了誰底魔法，誰底詛咒，

墜下的衰草年年抽新芽；

古代單于底靈魂已安睡在

胡沙裏，遠戍的白骨也沒有怨嗟！

但長城攔不住胡沙

和着塞外的大漠風

吹來這古城中，

吹湖水成冰，樹木搖落——

搖落浪遊人底心。

深夜踏過白石橋

去摸太液池邊的白石碑

(月光在摸碑上的朱字)；

以後逢人便問人字柳

倒底在哪兒呢；無人理會。

悲這是故國遂欲走了

又停留，想眼前突兀有一座高樓，

在危欄上凭倚；

墜下地了

黃色的槐花，傷感的淚；

邯鄲逆旅的枕頭上

一個陰闇的短夢

使我嘗盡了一生的哀樂，

聽鶯怯的門戶關閉

留下長長的冷夜凝結

在地殼上；地殼早已僵死了

僅存一條微顫的靜脈，

間或，遠遠地鐵軌底震動！

迷啊，迷到更荒涼的城中

黃昏上廢圮的城堞遠望，

更加局促於這北方的天地，

說是平地裏一聲雷響，

泰山：纏上雲霧間的十八盤

也像是絕望的姿勢，絕望的叫喊，

(受了誰底詛咒，誰底魔法)；

望不見落日裏黃河的船帆，

望不見海上的三神山：

悲世界如此狹小又迷回

這古城：風又吹湖冰成水。

長夏裏古柏樹下

又有人圍着桌子喝茶。

四月十四日晨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杯

于道元

我對我自己覺得驚訝……覺得有趣。

我的愁苦並不是假裝的，生活對於我真是一個重担。苦辛寡歡是我的感情；但是我還想竭力為生命尋求一點虛幻的美；我尋求形像與對比，我完成了我的文句，我以字句底韻律與調和為樂事。

我像一個彫刻家和一個金匠，勞苦的將那裝了毒藥預備舉到唇邊的杯鑄成了，彫刻上花紋，而且盡量的裝飾好了。

一八七八年七月

偵探

蘆焚

十月天下午，真是少見的好天氣。

「冤有頭，債有主……張老爺您是明白人。開公廨陪着打官司，嘿！年頭兒還有法過嗎？嘿！」

掌櫃用肥胖的手掌抹着臉，忘記了已經是十月。搖着頭向挨他站的警察說。叫作張老爺的警察仰頭望着天，喃喃道：

「那是幾十年前，現在——中華民國，可不行。」

警察愛打呵欠。

長框子的天井裏，真是從未有的熱鬧呢。兩隻八仙桌緊靠着，彷彿預備玩龍燈，周圍擁擠的擠着活的人，有警察，有藍眼鏡片的偵探，有法官，有警佐，有伴作。名目也許還要多，都一起開列在看熱鬧的人裏，大家踏着腳，光着眼睛那僵臥在桌上的死屍。

——嚇，好兇一條蠻漢子呢！

却沒有一個人說話。那個有點失神的法官望着天，正有一塊雲滑過。

貂皮帽的傢伙抽出身，向那個低着頭的藍眼鏡片撞了一個膀子，低着頭轉半個圈。兩個人就默默的走掉了。臉上現出不安和恍惚的光，爲裝着鎮定，在大門口各人嘴上都添了一枝香烟。眯了眯眼，那貂皮帽又在頭上搔一把，兩個分散開，走出胡同去了。

……又是硯台，又是骨牌架，又是茶，又是……夥計三寶一連串想着。自從昨天就沒閒下來，馬不停蹄的佬佬的警察局，不由得心裏着實罵了一句：

「死也檢個地點。媽的，麻煩老子頭點屁股擦！」

「三寶！雙那兒啦？——打臉水！」

掌櫃生氣的向他這邊看一眼。他沈重的答應着：

「是，是。」隨後又一個人吱咕道：「死！嘿：死得啦

……太爺又不是你的老子爺！」

五十歲年紀的伴作，黃黃的臉子像一個老妖魅。白鋼尺在那精光的屍身上慢慢移動，一如量的不是剛死的人，而倒是一段木樁。每屆尺子握到手裏的時候，他舒口氣，微聲報着數目：

「五尺九寸五。」

就有人不經意的寫在那一槍傷三處。太陽穴一，左腦入，後腦出。胸一。脇一。」後面。態度的平淡，委實使人吃驚。量着寫着，都是慣了的，絕不會看出是在處理一個人的後事。

昨天這刻，那躺着的漢子絕不許有人將衣服剪開，摸來量去，把隱處都詳細看過的。他會將他的門牙打落。

他叫劉太歲，年青力壯，身個魁巍，整整有「五尺九寸五」的漢子。但恐懼的苦痛確然有好幾天捉着他，自然，他

異常憤恨，並且發誓立謀恢復自己的職務。他曾拍着胸脯，一不做二不休，只要還容他劉太歲活：

「總有一天！哼，瞧着老子的罷！」

忿怒一個勁兒的在胸膛裏衝激着，他頭往後挺了挺，一口痰打在門上。

天已經下午三點了，他想出去，一想到那個長眉毛的人，就像一隻釘子直鑽進腦門，楞住了。

那雙長眉毛遮住的眼，够多銳利！他一想到這裏，心就通通地跳起來。前天在高爾夫球場門口就碰見了的，他把這事情告訴韓蕙蘭說了，她反而譏諷他：

「心事。人到不行運的時候，就慣有這些念頭。」

別瞧韓蕙蘭女流，懂得足比一個男人多！她曾經是一個老爺的「偏房」後來老爺遺馬弁「打」了，她流落在街上。這女人頗具野心——也許和一位胡老爺還有那個，但不敢一定。以後他們倆就姘得火熱。那該是「轉變」以後。嘻，「轉變」！這名詞不錯罷？真是想三天也不會出的，這花頭！對的，他轉變啦。不說昧心話，當下也會白蘿蕙搓屁股，一清二白的到手二百來往花邊。好！抓呀，抓！都是袁頭現大洋，都是——

「這「委」，那「委」，——你媽的！」

真鬧得穿了登雲鞋。也不知道是哪股神氣作祟，有點發瘋？不像。「反正」？不像。效勞黨國？哈哈，簡直笑話，笑話。總之，一句包本，這年頭誰不為的錢！錢，就這麼着，那個特派的甚麼員，那個瘦高個兒，那個小鬍子，那個矮大塊頭，那個……有冤枉的？可真有！反正他劉太歲只管抓——抓人，抓了人就是花邊！「做活兒」是別人的，和他屁不相干。

「真漢子，哥兒們！」

警察局長親自當他作兄弟，而且拍着肩膀，是記得的。局長笑着，他也笑着，上司賞識啦，馬上就是要人。哼，要人！現在也是的啦，一個——

「特務小隊長！」

這聲音也够痛快。可是也有人掃興，譬如這次同被撤差的御貓李，他竟然說：

「爲着幾個糟錢，賣朋友不算！不是嗎？幾個糟錢！」

不是嗎？起先覺着怪那個，真是小姑娘樣的。可是事情是要作，錢才可以到手。反正他劉太歲不幹，也有人頂這個缺。好歹肉到嘴了，再喊腥那才是頭號傻子哩。後來，自然，臉皮子是操出來的。有一次，就被釘回去了，——

「噢，賣朋友！你御貓吃的哪行飯哪，我且問你。別裝老憨罷，伙計？假乾淨憑他哪小子都敢踩你腳下……怕錢咬手？」

可是那會兒真够闊的，坐火車不出錢，三天兩頭天津，北京。要說錢嗎？一把子也撈够兩千來往，外快，支薪。左手來，右手去，一枝春要二百，韓蕙蘭一百八，這帳到死也難以鬧清，滿共上下十個月，人沒得抓了；不，有是有的，可是媽媽的那些小子也不是憨大頭，比耗子還機伶，任他御貓也只好發楞打呼。於是「撤差」！可是，誰還認得劉太歲？一枝春那破賤貨躲起不見了。只有韓蕙蘭，不也是敷衍這場面？她是一個野雞大學的學生，那娃娃生得「透鑽」，今天的話也是有道理的。無如他却是一個有名的偵探。雖然被「撤」了，總還是有名的偵探。百行百業他甚麼不懂！他搔着頭皮，裝出泰然的神氣說：

「不，真是有個警教呢。那小子不凡，咱太歲爺看得出。」

看着她的臉。

『麼警教？』她偎倚在他肩胛下。

『眼——』他臉紅了，『唔，眼皮子跳。』

女人由他膝下跳到路傍，腰都笑彎下去了。

可是昨天從電影院出來，又碰上了；那雙長眉毛遮着的
眼。說起來也蹊蹺，不知怎的他覺察皮夾不在自己兜裏，以
爲是剛才買橘子忘在水菓店裏了。他回過頭去，却恰恰又是
雙眼，一直釘着他，簡直像「勃朗寧」的日子，隨時都可以打
穿他的胸膛，打穿他的腦袋，打穿他的心的。那人並不高，
卻長得比他粗大魁巍，彷彿有幾分眼熟，一時想不起在哪兒
見過，北京也許天津，完全記不起了。距離約十五步光景，
在釘他的梢。也許不止他一個。

『啊咳！』

他驚愕的叫着。聲音雖很低抑，韓蕙蘭是聽見了的，也
訝然的望着他：

『怎麼啦？見神見怪的？』

『噲噲，』他定了定神，『我的皮夾。』

『在這裏，瞎眼佬！……真也算不得太歲。』

女人咯咯的笑着。她覺察了的，看了那勉强的笑就會知
道。

那傢伙總也該聽見了的。偏在這當兒，他到一個洋煙櫃
子上抽煙去了。

他勉強役使自己承認，『那是在釘他的梢』，而且不止
一天了，也許自「撤」了後到北京起，也許由天津追下來的；
幾個月也難說。看情形，關於他的住址，行動完全明瞭，甚
麼時候都可以做他這件「活兒」。像他起先做別人的。於是他
拿出十二萬分的勁，要使自己泰然。他偷偷的窺伺着女人的

臉，顯然她對他冷淡了。現在人太彘不住了，也許她也是同
謀者之一，也許……甚麼也沒告訴女人，只氣促的哼着一
雙流行的富於肉感的歌。

當他想到這裏的時候，隔壁的門光當開了，而且反復的
顫動着，有兩個人走進去。他聽得清清楚楚。

他跳起來，像一條彈簧。兩臂交組在胸前，心打着胸膈
，全身戰抖着。他閉住氣，竭力想抑制自己；却沒有想到要
怎樣，迷惘的站立着，耳朵和心都飛到隣室去了。

長眉毛遮着的眼……一定的……

他咬着牙。隨後，聽見兩個人走出去了。但他決不信那
是「走出去」，他是一個行家，一個聰明的偵探。也許會在另
一個屋子裏，等着；也許那是一個「調虎離山計」，看準他
一出門，黑黑的槍口正對準他的腦瓜。於是他直腔的叫喚：

『夥計……三寶！』

他完全脫氣的，倒在椅子上。兩手托着後腦。

夥計跑來了，問他要甚麼，是買煙或是鎖門，並且扮了
個嘴臉。平常對於這，他是一點就過的，現在他卻全不理會
，沒有看出那是哪回事。他完全變成了個墩子。

『剛才——唔，沒有什麼。』

三寶疑怔的看着他。他的臉蒼白，唇搖動着。他不曉得
喚夥計來作甚麼。抬起一隻手，示意夥計退出去，

『叫一個罷，劉先生？』

『呃！』他撐起上體，『可有新近搬進來的？』

『新近？多咧……有一個小雜，哈！便宜咧，一個禮拜
二十五塊錢，包管見「紅」……哈哈……』

他疑慮的望着三寶的背影，覺着也不是善手，新搬來了
幾個人，幹麼從沒有提起過呢？也許他們同謀，溝通一氣做

他這件「活兒」。他又反復舉了很多例證，所謂「被壓迫者」就是該壓迫的，否則他反過來會壓你。他們陰險，欺詐，全是些壞東西！但當他意識到自己太興奮，終於下了警告，決意台上眼，斷念那件可怕的事。

一個人倒運的期間，總愛想些幸免巧遇的通路，結果真有捏造事實，自然，完全屬於美滿的一面。也許官廳裏仍起用他，也許老海會想起這個朋友……老海是他前一個上司，就是說「大隊長」。在和那些惡黨火併的時候，他到南京去了，在那裏他得了一個更好的差事。看人像還够朋友，這會兒在南京，也許在上海，漢口，也許在南昌。沒準兒，這行人哪靠得住！但做了官總是真的。聽說有姨太太有汽車。那可够「斗」的。只是。窩窩的活該草上飛倒霉，可真也不屈，整天一個勁兒的吹，吹牛皮吹大了，在一個旅館裏被接掉了。他劉太歲親眼看見的，攔共捱了五槍。起先他還滾着，滾着，那也是他劉太歲看見的。爲着甚麼？袁頭。還用說得！這就是偵探的末路。可又做甚麼呢，什麼也沒恁便宜的事。伸手罷，自己連一個水桶也拉不動。

——你媽，你媽！

咬了咬牙，表示是連自己也在恨。幹麼盡往死路上想，這真有點——不好說。總之，他是「打雁」的，不能順順便便就被打了。「君子當仁不讓」，「先下手爲強」……對了。還有「不毒不丈夫」。決心又來了。他立起來，向前進了兩步，倒却了三步，蹬住了。

……能出去嗎，你阿木林劉太歲！也許在門口。不，那兒不好缺；也許在胡同口。那又是兩條；也許就在這院裏。新來的幾個客人，還有三寶那忘八蛋，鬼頭鬼腦……總之，串通一氣，等他一探頭，那個粗壯的矮漢，長眉毛遮着的

眼，還有——勃朗壽就對準了腦瓜，胸膛，都是撞開市大吉的地方。他不能夠，他要……

「咳，咳！你媽，你倒楣的劉太歲！劉……」

他因惱的用拳頭槌着胸膛。他彷彿一匹受傷的野獸，在洞穴裏輾轉；世界也到了盡頭，只有等着死了。但他要掙扎，要先發制於人，要通知警察局。雖然人出去不得，他會

「三寶，三寶！」

「要甚麼，劉先生？」

「呃……」他吟哦着。由夥計的肩膀上望出去，十月的太陽已經老早偏過去了。發現了三寶不耐煩的神情，終於壓出——「電話」。

「可有地方？」

「警察局。」

「警察局！夥計聳聳肩，自言自語的念着。

這樣總該鬆口氣了；但是休忙，岔子又來了。遊疑又在苦惱他，決定是打的好或不打好。打電話，是的，警察局。簡直是通知那批忘八蛋，說，「好，來罷，遲一會局裏派來人，滿貫就沒你們的了。」也許那批小子還不知他的住處，自然更好的是沒那回事。況且新住進來的小夥子，公廨夥計，大驚小怪，還用得着他姓劉的反手！

「咳！劉劉！几巴的劉太歲，……孫子歲！會栽跟斗！

總有有那一天……馬上……」

呢喃。手抓着頭皮，覺得眼前有個黑影，定了神，才知道是自己眼裏的。他嗆急的叫喚：

「夥計，夥計！……三寶。」

「是啦……人多着呢……他媽……」

「你說甚麼？」

「說甚麼啊？……人多着呢。嘿！還有錯兒！」

「警察局不要啦……改要××大學韓小姐。」

「是。韓小姐」。三寶抽身咕咕着「韓——韓大姐呢！」

他不能再支持了。即使不被暗算，三天也定然會要命。

他已不能辨別生活着的滋味，是活着或已然死過去了；一些事象遠遠的逃開，又威嚇的逼上來，如果死是苦楚，這是比死更苦楚的苦楚。他需要活，也需要死，兩者都非輕易可以達到。天旋轉着，地，房子，桌椅都以可驚的速度轉動，他被團團包圍着，陷入這可怕的核心，再無力掙脫。終於一交摔跌在床上，急促的喘息着，頭像架風磨，一陣子黑壓着他的臉，死的悲哀，苦悶夾雜着那雙長眉毛的眼，又愈加清楚的顯現出來。

「要鑽進哪兒去呢？這藤菰……藤菰！」

開始大聲呻吟。用被窩裹住腦袋，想驅除那魔祟，但是無用。一個大的黑斑惡意的引逗，使他走入更可怕的領域，前面展開着兩條路——掙扎和氣餒。由於還需要活下去，也想更多的享一點樂子，使他回復到幼年。

他聰明也有胆略，在孩子的群中常是勝利的狼。一個老頭子常誇獎他是「福星」，大了有官做。於是上了中學，又進了大學，自然和所有的青年人一樣，惡於環境，他就反抗——革命，但經不起巨大的洗煉，和野心的誘引，他不能死守着只有苦難，希望渺茫的生活。在一個好勝者的心裏，感疑又滋長着了。

——作了些甚麼事情啊，你？

抓着頭髮，向自己發怒的譴責，而且拷問；但也有着一顆善於辯護和原諒自己的心。不錯，他賣了朋友，這是恥

辱的。可是這年頭傻瓜只好餓死，有誰專心和死作對頭？都在夢囈着發財做官享樂，賣朋友已成了家常便飯，他沒有權力阻止自己那樣辦。最後，他輕微搖着膀子，下一個皇上的結論：別提起褲子自作清白人罷。誰不在賣朋友？不過有的是有形，有的是無形……

「我劉太歲是傻瓜，我擔當了一切罪名！」

他嘗大言不慚的吆喝着。而且爲着表白自己並不比被賣的朋友壞，會東湊西拉的捏造：

「你們以爲那些人真的革着命嗎？嘿！錯啦，好朋友。告訴您，那只是臉子弄得淨亮。他們也要樂，弄女人，嘴裏嚷着勞苦！窮！却擺闊，穿西服，坐汽車，住洋樓，這是革命？屁！」

有時比這更無恥的話也會說出口，他絕不在人前顯出絲毫自己的可憐，自己的卑污；需要把他當作人，即另賣朋友，他也是十六兩的足够一個朋友的分量。但當他單個的時候，自己的言行又赤裸裸的呈現了。他還有尤怨和痛苦，却很模糊。他是聰明的，決不使痛苦佔據自己。要把槍却退。爲着職務的方便，他須常滯留一些熱鬧場所。之外，幾乎把時間全化在一枝春家裏了。名譽上她是一位小姐，事實確是有名的私娼，一天不去，她就會掀起小嘴哭着把她忘了。雖然她在她身上扔了千把來往塊錢。現在，在他以爲是多快呀，摘了手槍，不再有進款，一枝春也不再見他了。就是韓蕙蘭遲早也難免各拿。況且須要躲避別人。

「多快呀！多快呀！多快呀！……」

他嚙住的咕咕着。又想起老海。那個說大話用小錢的手，却意想不到的闊了。他有官做。即另同是「撤差」，人家是「老油子」，知道積蓄錢，也可以逃到上海，逃到外國，逃

到沒有人認識的地方。而他呢，誰能知道被「撒」！——只好像草上飛那樣等着「死」！等着勃郎壽！

「一枝春！偵緝處！劉太歲！我操過你八代！」

他板直的跳起，拉開門——

幹什麼！

又戰慄的退回來，來往發聲的躡着。他要掙扎，他要官做，他要復仇——他恨一枝春，恨韓蕙蘭，恨偵緝處，恨劉太歲他自己。當他立在鏡前的時候，若不是那「綠星」的大耳朵，寬敞的肩膀，幾乎和自己生疏了。把臉背着跪坐在藤椅上，完全陷在困頓的散倦裏了。近乎垂死一樣的乏力。他想知道，想號哭，但被阻止在曠野裏了，他只能呻吟和喘息。

「照着罷，有那一遭的。」——「哦！終有那一天！」

人已經睡覺或到市場去了，下午的公廨，算是特別寧靜的。這聲音雖然極低微，也還聽得清楚，因為有幾分相像，隨咬定那是御貓李。

「……總有那一天！終有……」

他重新念了一遍，覺着那定是御貓無疑。御貓是他的同事，而且同被「撒」了的。欠他百把塊錢，也沒忘記。這次被「撒」以後幾乎是天天遇到的，上一個禮拜六尙合手打牌。御貓輸了，就討帳；他手頭困，那是御貓也知道的，可偏要不可，當着大眾現眼，他哪忍得——於是就口角。「總有那一天見面」也是御貓說了的。自那天後沒有見過御貓照面。

「……總有那一天見面……」——該當怎樣老子！」

他又重複一遍，可有些氣了。御貓和他是朋友，並且得過他劉太歲的好處；一旦打鳥，朋友也不要了。口角是平常事，過後總還見面的；現在他竟然有一個禮拜不來，結果自然是——他劉太歲够朋友，御貓不够。御貓當家會給他過

不去，背後自然免不了說壞話；也許要對付他，和那些惡黨串通一氣也難說。他非常憤慨了。他年青，有膽子，自然不能等人家手打來再迎過去，要先發制於人。對的，要先發制於人才算得漢子！而且竭力藐視御貓，咒罵御貓，把御貓和自己相比，連一個孩子也不如。他發誓，如果，如果……嗎，那，照着罷，有依御貓的「御貓不是死屍，他也知道，也許自己還沒——如果……嗎」，而御貓先扼住自己的喉嚨，那多糟！

脊梁骨一陣子冷瘡，他胆怯的跳起來，躲在角落裏向門逼視着——門外有個黑影。

「御貓？他不敢的……也許……」

在眼前出現的是長眉毛，粗壯的漢子，現在是在門外只消把門一拉，喝！……心跳得使他愈加昏曠，他想用雙手蒙住臉，想大吐一聲……這一刻，……把所有空間和時間的存在都忘掉了，連自身都忘掉了。然而進來的是——

——韓蕙蘭那臭貨！

那個二十多歲的女人向他怔視着，又默默的拉他坐下。他很順從的聽她擺佈，以特大的，滿含執拗和驚駭的眼逼視她的。幾乎忘却了她是誰，爲甚麼而來。停了一刻，終於噤着說：

「怎麼撒得這樣兇？」

女人望着他，淡淡的笑道：「哎，撒的是你哪。胡塗鬼！」

！

「我！他路微仰仰頭，『鬼話。你臉白得真可怕。』

『要你才是鬼話呢。你看——哈哈……』

韓蕙蘭乾笑着，從皮夾裏取出鏡子來。但他推開了。

「唔，應該……可是我……咳！真他霍霍的別扭！」

本來想將幾天來的話說出來的，疑慮的看着女人的臉，
 犀笑使他噤住了。一切想好的話，如他要韓蕙蘭借把他一筆
 欺到南京去，老海也許有辦法的，但都一起忘記了。

『這樣你會病的。』女人拉住他的左手搖恍着。

『這樣會病的……嘖嘖！』

有個影子在窗外恍。他甩去女人的手，癱學的立起來，

大聲吹喝着

『誰！』

『我，』這是夥計三寶的聲音，『劉先生。』

聽着三寶的脚步聲，沈重——但是軟軟的，一下下踏在

他心上，漸漸遠去了。又反身凝視着韓蕙蘭。

『莫見過嗎！』

女人撒嬌的用腳踢他的腿。

他並不要回答她。女人不再能激起他的興奮，她的來反
 而給了他多量的不安和憎惡。又覺着自己完全乏力，會漸漸
 爛掉，心也徐徐下沉，不再狂狷的撞打胸膈。這點，彷彿他
 走進舒帖的境界了，不然，他並沒感覺是站在地上，而是在
 半空中，死前的窄悶，喘息腫塞着喉嚨。存在變作了廢物……
 終於掉交似的倒在藤椅上，以雙手遮住臉呻吟着說：

『不能再活下去了。不能！……終有……』

十五分鐘後，他被槍打了。不是長眉毛，而為另一個
 人。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于道元

我可憐……

我可憐我自己同別人，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禽獸……一切的活物。

我可憐兒童和老人，不幸和快樂……對於快樂更甚於不幸。

我可憐勝利，凱旋的將軍；大藝術家，思想家，詩人。

我可憐殺人者和被殺者，醜陋和美麗，被壓迫者和壓迫者。

我怎樣才能够擺脫這些憐憫呢？它們將要使我不能生活下去……也是可憐，這生活的厭

倦。

啊！生活的厭倦，厭倦，完全同憐憫溶合了！一個人不能够再向下沈淪了。

我頂好是羨慕，真的 但是我祇羨慕——石頭。

一八七八，二月

吸血鬼

連清

一個人的獨白

一

二

三

呵，我太累了！……

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疲乏，從來沒有。我的神經錯亂了，頭腦昏得要命。我緊緊抱着它，不歇氣，來回的跑。在這一間小室裏，我來回跑上幾百次了。爲什麼要這樣呢？我想，我始終弄不明白。我老是這樣：詛咒着，跑着，要踏碎所有的地板，要跑到一千次，直到我的頭裂破了爲止。我還記得，從昨夜起我就昏亂了，我沒有歇下來喘過一口氣。雖然我想震動得太厲害了，該平靜一會兒，可是我仍然抱着這顆頭來回跑。我早已覺得兩腳已經酸麻，——不，一身也麻木了，失了知覺。我的眼前，昏花，耳鳴。我的心兒突突的跳，要擊碎狹窄的胸膛。最難過的，這一口血要吐出來了；身子要翻然的墜地，化爲泥土……所以我緊緊箍着頭，嚙着口裏的血，避免那可怕的時刻到來。當雞叫第一次的時候，我以爲天快亮啦，我說，歇一歇，叫老婦人燒一杯開水來。因爲我的口渴得很厲害。實際我未曾休息一瞬，仍

然繞着屋打圈兒。忽然由我的步履聲提醒了我，我開始想，我可是瘋狂？瘋狂！這個字可要嚇死我！我不敢想，努力把牠從腦裏驅逐出來。自己卻不知怎的跑得更迅速了，簡直是飛。我化成了一股風。我要把一生殘餘的精力，都在這一刻兒用盡。……但是，倘若我能够衝破一堵牆壁，跑到外邊去，我便得救了。在轉彎的時候，我努力要向一堵牆衝去，偏有一種魔力制止着我。我始終不能够跑出圈兒，活活走了一整夜。……現在雞已叫到三次了。我累得要死！但是這一口氣，我希望他還不要斷，捱到天亮！……

我真够受！一面疾馳着，心裏爲了我的陷入絕境，非常悲痛。我到底是瘋了麼？我的神經是否還有知覺？是否我已在昨夜那個時候就死去了，而我現在的舉動，祇是一個幻景？我真不明白怎樣纔能證實我現在是怎樣的了。我現在聽了那個——我怕想起它，的確，我該死！怎麼會想起那個？我要毀了！……但我心頭又湧上來，那個，我分明聽到的，它抓住了我的心！它一刻也不放鬆的驅着我跑，它蹂躪我的生命，它吸盡我的血。是這麼一個可怕的怪物。爲什麼我要聽到它？我詛咒我的耳朵。爲什麼我當時不被它殺死？……但我心頭又湧起來，那個——可怕的聲音！我的耳要震聾了。生命要射出這軀殼，穿過那牆壁，向外去，向外去。我真够受！祇是迴旋的跑着，等待死亡。我詛咒，爲什麼還不

跌倒？我詛咒受磨難的生命，我詛咒我會經聽到它！……

我怎麼要相信曾經聽到它呢？我不能夠稍爲安靜的活下去麼？我很希望有人告訴我，是怎樣的在很早很早的以前。我就已經淪入了這魔道。或者是，在我還點牛痘的時候，就被放入了瘋狂的種子。這是時代的病，原因很古，祇不過昨夜我偶然在我身上爆發了的吧。……我現在儘這樣跑着，不知道要得什麼樣的結局。或者我會喘死，當我恰好把應走的時間走完，恰好把最後一滴血瀉去……這是太殘酷了的事情。我希望天快明亮過來，把這古老的暗黑的世界趕跑，而我的最後一滴血，還可以支持再過一兩年的時光。所以我不能不跑着，避免那吸血的鬼聲——我詛咒它，它是一個撒旦，他和上帝平分了我們的世界……

幸得我沒有再聽到什麼了。我祇要繼續的飛跑，等不多久，城牆上會吹起第一聲的喇叭吧。呵，够了，够了……

四

現在容我思量這一切已經發生了的事情。……當我的這一口氣還沒有斷時，我必須弄一個明白，到底那些是怎樣來的。我真個糊塗到了極點，一切我都幾乎遺忘了。我怎能把那些紛擾的事情，有條理的記起？我的頭腦是這般昏亂得厲害！……

我記得是那一天，我還住在別墅街一家寄宿舍裏。那間屋僅容我一人住，睡眠同工作都在一塊兒，似乎我在那裏已經住了兩年了，我每天有八點鐘光景，坐在裏面，繕寫來往的公文；還擬稿；還做其他的雜務。幹這樣的事情我持續了十年，我的青春在筆硯間耗盡了。我已經衰老，如別人所說，沒有什麼志向。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保存這個飯碗。單

爲這個飯碗，我生活着，勞苦着。一直葬送盡了我的希望，使我消瘦，頹唐，宛如一個老人。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而且，如果不失業，我便能够僥倖多活些時光。這延長下去的痛苦年月，即是人生的唯一的享受了，多麼幸運！我想或者在我老死的時候，托天之福！還坐在那張桌子的旁邊，而那一隻筆，還會握在我手裏呢。……近了，那日子，隔得近了！……

我想起我的幼年，我那已死的妻，常常在噩夢中叫醒。我滿身是汗，心兒虛跳不已。每天早晨起來，我對着鏡子看，瘦了，瘦了！膚色一天比一天蒼白；頰上的肉已經消失了，祇留得兩邊的高骨，高高聳起。不免我要繃一繃眉，試着咳嗽一聲。於是我一個朋友寫信時，就這樣的慨歎起來：『青春呵，你到別人臉上去輝耀吧！』寫後不禁要諷誦而且歎歎。漸漸的，自己覺得是一個老頭子了。我怕冬天，怕風，怕雪，怕寒冷的晚間。食量也慢慢兒減少了。從前兩點鐘可以做好的事，現在需要更多一倍的時候，不用說，稍爲繁重的工作就支持不住了。知道的人，都說我患了貧血，——不錯，身上的血很少了。我年輕的時候，曾經擁有鉅量的血……其實我現在並沒有多大年紀，不過二十八歲，是嗎？我記不清楚，或許還是二十六歲呢。但我比起那些花花公子，就不像是二十幾歲的人。我做的事情是絞腦汁，是賣勞力，同時按照我的職分，得到很少的營養。……這樣我維持了十年，現在想起來十分心痛，你看，就在那樣狹隘的屋裏；一堆紙的旁邊！……

爲什麼我老是想着那些很遠的苦惱的事呢。我真是糊塗，糊塗！最要緊的是，把那天以來的事弄個明白。我該怎樣記起？那是一個夜間吧，讓我努力搜想出那些瑣事來。我

想，那夜大約十點鐘了，我的公文不過謄寫了一半，忽然我聽得窗外有一種怪聲叫喚，「嗚嗚……」一股襲人的恐怖，使我立刻心跳起來。我全身顫慄着，把筆擲在桌上，竟自呆了。一根根的頭髮在我頭上豎起，眼睛睜大，身上每一個細胞都凝聚着，縮小，而且抖索，我剛要吶喊，那聲音又如飛的響近來，恰如從爛肺製成的鬼臉上迸出的。我心頭一緊，湧上一股血……「一個鬼！」我直覺的喊道。忙跳上牀去用被蓋蒙了身首。我緊迫的呼吸着，按着發慌的胸膛。但那怪聲還在響着，不在外邊，卻在我的耳朵裏。……我一聽了就像要命一般的心痛。噴出熱血。那時候，我已沒有氣力按捺，便哇出一口血來。……

我昏暈了……

不知過了多久，我恍惚的看見死了的妻。她穿一件陰白的上衣，坐在牀邊。她低聲的哭泣着，（但我看不見她的臉），用她那戴有一根玉圈的手摸我的額角。她彷彿叫我起來，我無論怎樣用力，總掙不起。我向她說，她好像沒有聽見，祇是哭泣。……一會兒，什麼都沒有了。我覺得躺在陰沈沈的古廟裏，在一個大鐘的旁邊。似乎我已經躺了很久很久，永遠那樣的睡着，動彈不得……

我想道：「就這樣完了！……」

五

可怕的一夜過去了。第二天，我很妥的纏起來。身子空乏得很，虛飄飄，立不穩脚似的我拿鏡子來照，立即爲自己的臉相所驚。昨夜的恐怖，又在心頭活動起來。我忙踏出房間去。憤憤的想着：「離開這裏！離開這裏！」

我敲鄰居的門。那個男子銜了一根長煙管走出來。

我問他道：「昨晚上午你聽得是什麼叫喚？……」

「沒有聽見，先生，」男子向我鞠躬。

「不，你糊塗了，有一個鬼在叫呀！……」

「鬼？什麼鬼？……」他沈思着，同時很驚訝我說的

話。

「你怎麼沒有聽見，是那樣大聲的叫呀！」我說，「那一定是一個鬼，我完全聽得的。一個惡鬼。你聽說過有什麼吸血的鬼麼，吸人的血的？……」

「先生，你生病了不是？你今天氣色太不好，……你應該安靜一點！」

「唔，我很明白。我被鬼纏住了。我要搬走！這個地方是住不去的。……」我說着，和他分手，一逕走出了宿舍。

我想，我該去會一會必倫君，託他給我找一間房子。如果今夜能够搬，便再好沒有。我雇了一乘包車，拖到他住的地方去。把這話對他說了。他也同鄰家的男子一般驚異。用一雙黑澄澄的眼睛，老是瞞着我。後來他明白了，允許引我到西街的一個老婦人家去。那老婦人——就是我現在的居停——同她的孫女兒一起居住，有一大間屋是空着的。必倫君以遠親的名義，立即和她交涉好了。我於是交了一元定錢，叫她打掃着，等候我搬運東西。

我轉回別墅街，把一切收拾好，立刻叫包車載了器物，拉到我的新居去。在這間屋裏，放了我的所有，重新我又把它們陳設起來。……我對於這地方，感到舒適，彷彿我從污穢的泥中伸出了頭。我把老婦人借給我的桌子，小茶几，木椅，一一的接過來，很小心安放。一時頗使我忙碌。老婦人又生怕有什麼不合我的意，嘮叨的問着要些什麼，她

可以替我買去。要什麼？第一就是苟安，苟安！祇要我能够逃避那明目張膽的襲擊，就得了！——我善意的告訴她，教不要打擾我，我還要作事。如果她實在閒着沒事做。可以去燒一壺開水來。這樣的打發了她去，於是我對自己說，我應該安靜，不要勾惹起什麼心事。最先須得做的，即是把筆，硯拿出來擺好。可不是，那一張公文還沒有謄寫完全呢。好在那是下行的，不帶怎樣工楷。另外，還有幾件稿要作，明天也必須交去纔行。

我現在對於我的鎮定，非常詫異。不料在兩三點鐘內，就把應作的事情作完了。這晚上我沒事做，人非常疲倦。當那老婦人點了油燈來時，我告訴她，不必燒夜飯，我已經沒有精神支持着不睡了。我脫了衣服，上牀去，並沒有思慮什麼就睡熟了。後來也做了夢，看見我的母親和女人，在庭院裏做針黹。這是我以前的家。她們不談一句話，把頭埋着，彷彿在月亮底下。看見我來，也不睜眼。我完全看不清她們；但我知道不是別個，而且因爲一件事，她們正和我生氣。迷糊裏我一翻動，就醒來了。第二次，夢見我的哥哥。他同生前一樣，坐在磨子側邊吸煙。他面前是一條牛，拂着尾巴，低了頭在喫草。後來他把牛牽了，越過一坪荒土，到菜園裏去。……

做了一大堆夢，醒來時，天還沒有大亮。可是我不能再睡了。想披衣起來，因爲怕冷所以仍直躺着。我想，我現在好了，那個不會再聽到吧，昨夜已平安的過去了。但我總不放心那些怪夢。假如我是全好的，頭腦不至於這般昏亂，夢也不至於有那樣的多，那樣的怪。平常我是少有這樣，雖然平常我已不寧靜。我明白，這是生命力消耗得要盡了的表現，一切事情似乎都可看出我到了衰老，現在則正生活在生

和死的中間，——不，我決不承認曾經正當的生活過。我實際還不如一條狗，得享受一些生存的樂趣！……

够了！我又瞎談起來了。我該好生記起起牀以後，我是怎樣的壓抑着自己，無論如何要鎮定的做所有應做的事情。我打定主意，作完事後，必須上街去買什麼補血的藥，鎮壓我的虛驚。我相信我是由於虛弱，所以聽到什麼，決不肯承認有什麼叫做鬼的東西。——如果說有，則全世界都佈滿了。你看，誰沒有扮鬼臉，搗着鬼，騙「鬼食子」？我一定是神經錯亂了，一定是貧血。如像這樣的不安定，是不行的。一個人決不能在恐怖中完成他的工作。那麼我的生活豈不危險。我的精力雖然已經虧損於無謂的瑣事當中，而未來的時日也將這樣延長下去，人生除了做一些瑣事怕再沒有什麼了呢。我既已不幸變成受難的人了，還得打起殘餘的精神，維持這瓦霜似的壽命。這是十分自然的道理。可是我前一夜怎麼想不到這些，偏要大驚小怪的嚇壞自家呢？世間比我還荒謬，比我還膽怯的，還有人麼？……

我想到這些，自己埋怨着，又得靜心做一些事情。我繕寫了三張公文，擬了一張稿，都很順利的在午前做完。我於是走上街去，把公文交清楚了，又領回來一些新的工作。——這些是永遠都不會完的，不知怎的有那麼多！——回來以後，我又還工作了很久的時間。我覺得厭倦了，買藥的事，又自然的想起來。我至再至三的思慮了一番，決定暫緩。等到下月份支薪的時候，設法抽出幾塊錢來，再說買的話。可不是麼，如像我現刻的安定，已經是完全好的人了。的確我並沒有什麼病症，能够喫飯，能够走路，能够做事，什麼也能够，我極不願平白地多花一個錢。——誰也知道，在現今的社會裏，錢就是一個人的生命呵！……

到晚上，我把事情做了一大半了，謝謝天！一大半並不是少的啦。我如今大概可以休息了，休息也就是營養，就是安慰。我把一大堆紙，擱在一邊，開始吸第若干次的煙。自然現在還不是真該休息的時候，我卻已經覺得頭腦紛亂了。這時候，煙於我是極有用處的，照我的經驗，該從一口一口的吞吸中得到繼續的興奮。我又打起精神來做事了。下筆還不到三行，我即爲一個字所苦。我沈思着，竟不能於萬千字中尋出一個來。我的筆落下又提上，猶豫不定的動着，塗改着，不知如何是好。我彷彿看見幾個字在腦裏打旋，爭着要奔赴筆尖去。似乎有一個聲音，在向我說，非常細微的聲音。什麼？又是耳鳴麼？忽然間，我又聽得一個怪物大叫起來了！那鬼！我聽得，嗚嗚……簡直在我耳邊！簡直鑽進全身了！簡直刺進了我的心裏！嗚嗚……一股血在胸脯裏翻湧起來，我要嘔吐！我昏眩了！立即我顫抖着，吶喊，心跳——跳得要爆出來！我的肌肉嚇得緊縮，毛穴却大張開了。一口殘餘的血，我的靈性悟到祇有這一口血了，衝到我的喉頭。腥臭的氣味刺激我，使我不由自主的緊緊嚥住。「吸血的鬼！」我大叫一聲，又閉緊，兩手用勁壓着心胸。嗚……耳邊如雷霆響一般，倏然桌子和牆壁搖動起來，打轉！一

顆針，鋒利的刺進了我的心臟，我嚥住一口血，倒在桌子的旁邊……

……我在恍惚迷離的當中，看見那老婦人推門進來。她顯然是駭壞了，抖索着問我：

「什麼？什麼？」

「那邊！你聽！……」我疾呼着。

她奔出門去，不知立在那裏，用絕望的聲音喊道：

「先生！在屋裏！在你的桌子上吧！……」

我忽然捧着胸，縱身一跳，逃開了桌邊。我看見筆在轉動着，硯台沈重的向下墜，向下墜。它們不是在叫喊麼？那老婦人又進來了。她壓住我胸上的手，扶我到牀上。我卻喊不應她。睜開眼，她不見了。砰的一聲，我突然跳起來。那個鬼來抓我的口，我把身子一溜，躲開了。我的頭被一隻沈重的怪手所打擊，痛極了。我抱着它，在屋裏來回的跑！……我沒命的奔跑，來回有幾百次了。嚥着這一口血，要一直跑到東方破曉的時辰！……

一九三三，十二月。完稿

失去及其他

麗 尼

失 去

失去了宗教，這於我該是如何大的一個苦難呢？

清晨，當我遲疑着在牀上的時候，我聽見了那教堂裏的鐘聲，是那樣幽揚，一聲一聲地敲着，讓那音波一直如同針刺，落在我底心頭，幾乎是要使我落淚。

我想起我們底少時，當我們底媽媽帶着我們跪落在聖瑪利亞底神像面前的時候，我們是曾作出了如何宗教的激情與神遊的狂喜。那時，一個聖母，頭上有着燦爛的光輝，臉上堆滿着慈愛與摸撫，是如何地使我們底瘦弱的心完全寧靜了，如同已經沉醉。

有時候，我們在花叢裏面看見了一朵薔薇，上面仍然凝着朝晨的露珠，似乎是對着我們微笑了。我們會完全滿足，認為這已經沒有缺憾，沒有瑕疵。我們會低下了頭，用我們底天真的嘴唇，給與它一個親吻，並且，那該是多麼地虔誠，多麼地沒有邪思的啊。

在那時候，我們真是年少，真是太年少了。當那黃金時代之夢，天真而無邪思的幻想一齊都在我們底心頭被摧毀了以後，我們便是永遠地沉淪了，對於這些已經不復能再有，並且，連一個記憶對於我們也都變成了稀有的事。

我們到處尋求，悲哀地，失望地，希求着一個完全，正如在我們底少時曾給與我們以沉醉和滿足的那聖母站者那薔薇一樣的；然而，我們會多麼地疲乏啊，祇讓我們底心上再生出一些荊棘，使我們連做夢的時候也負着我們底悵惘。

我獨自走上山頭，遠眺着湖波。那裏全是迷蒙，我不能從那裏認出什麼來。在我底心上祇有一個大的空白，我沒有方法給它一個填補。我祇有一個深長的嘆息，匿藏在我底心底，然而，我又怎能說出我是嘆息着什麼呢？

在大雪底夜裏，我會獨自爬行，經過那深山之谷。我幾次陷落着，感覺了沉淪，並且地獄就正在我底脚下，祇要我再有半個不支持，我就永遠不能從這地獄之中超升了。天堂於我是很遙遠，很遙遠，正在那山之巔頂，我不能抬頭對他作出仰視。

我能有淚流溢，表示出一個小孩子底不滿足與失敗麼？我惟有拼命支持，作着生命之掙扎。然而，這掙扎又是如何地一個空虛呢？一切，僅僅是為之一個延續，僅僅是為之一個無有完全的，一個缺的生命，而且，自己也意識着這一切已經是命定地如此了。

宗教的激情與神遊的狂喜，如同真正得見了榮光的滿足的歡笑，是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我是不能追求，而且也沒有勇氣去追求這個問題底回答了。我祇是如同倦旅的人背負

著自己底重荷，在黑夜之中獨自踽踽於一個荒涼的曠野，無心去細察前面的道路，或者在天空發現一顆星星。

一個年少，一個黃金時代之夢一經過去，就再也沒有回返的時候了。那時，你是多麼地了解愛與愁，多麼地在你底聲音與笑貌之中傳達了宇宙底生命與秘密。你輕輕地携着我底手一同穿過花叢，我們同樣地輕移着脚步，似乎是害怕着一個不適當的聲響會給那些夏日的昆蟲們以無端的擾亂。

你指着一朵新發的紅薔薇，張大了欣悅的眼睛，從小的嘴上露出微笑來了。你說，『我媽媽吩咐，不讓我們採摘這一朵。』雖然不能採摘，但是，對着那紅的花朵，我們又何曾表示出半點遺憾呢？

教堂裏的鐘聲響了，是爲了聖耶穌受難。我們隨即跪落了下來，就在那新發的薔薇花前。我們互相作了擁抱，畫了十字。有眼淚從你底眼角流了出來，你底幻想是那樣深。

『人之子受難了。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給了他以酸苦之杯。』你說着，我也流淚了。我們同樣地感覺了痛苦，從釋小的靈魂發出了戰慄。聖耶穌帶了他底榮光，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薔薇花前了。

但是，在這生之旅途，我們是怎樣地被放逐了呢，從我們底少年時代底黃金之夢，那無邪與天真？我們漸漸地被銷溶了，如同渺小的石塊被投擲於巨大的溶爐之中。我們底年少的心，我們底宗教的熱望，都被溶化了，祇留下了一些渣滓被我們拖帶着，到處地遊走，如同一個冷漠的，無動的靈魂之幻影。

我們被壓抑着，感覺了難耐的沉重，因之而發出絕叫，完全忘却了我們底少年與那宗教的心。我們日益沉墜着，遠

離了我們底榮光之故鄉，無論在什麼地方，永遠是關着煩惱與憂鬱，憤怒與瘋狂了。我們底心如同迷途於黑暗，雖然奮力摸索，但是永遠也不能從我們底苦難之中逃脫。

你底頭髮變成散亂，我底形容已經枯槁，這時，倘若我們相遇，我們是一定不忍作出回憶，以增長我們底不能說的心之苦惱的了。

我仍然想着我能拖帶着自己回到我底祖國，雖然經過一些險惡的波濤，但是我底祖國底邊岸是一定不能忍心給我以殘酷的遺棄的。但是，當我走上了岸邊，我所看見的已經不是從前的一切，那麼，我會得到更深的沉淪，而且永遠也將不能自拔於悲哀的泥土啊。

清晨，當我遲疑着在牀上的時候，我聽見了那教堂裏的鐘聲，是那鐘幽揚，一聲一聲地敲着，讓那音波一直如同針刺，落在我底心頭，幾乎是要使我落淚。

唉，失去了宗教，這於我該是如何大的一個苦難呢？

沙漠之歌

是在沙漠之中我們再又遇着了。

那一回遇着你，你是一個孩子底母親；如今，你是兩個底了。

生育底苦痛使你已比往昔憔悴，然而你還是美麗的啊。誰說有了遊牧人的父親的孩子就不會美麗呢？祇是可憐的孩子們是直到如今還認不出他們底父親來呢。

你披散着頭髮，牽着孩子們而憩息於橄欖樹之下；想要發現一口井，然而，却終於沒有。

孩子們真乖呢，一點兒也不啼哭。

你一點也不埋怨他們底父親，那些沙漠之中的遊牧者。孩子們也沒有過分的詰問，雖然見着漫不相識的人也會喊着爸爸。

你教給他們唱着：

「爸爸是遊牧的人，

如今已經走向了山底那邊。」

——是如何美麗的音樂啊，使人不能不想到他們底血管之中是有着流浪者之血液。

女兒，還過十五年，不就是沙漠之中的漂亮的牧羊女麼？在草場之中會要顛倒多少的少年啊！

孩子將來也就是曠野之中的弓箭手呢。

美麗啊，母親中之母親，在沙漠裏面的啊！

洛麗亞啊，來歌唱罷，如今風吹着沙礫。

讓我牽着西弗崑，你抱着安洛娜罷。

你低着頭想着誰呢，洛麗亞？

孩子們底爸爸麼？一個到了亞刺伯，一個渡過了紅海

啊！

他們吹着笛，唱着歌，不會再想到西弗崑和安洛娜底母親呢。他們是快樂着啊！

流淚而傷心的是蠢人呀，洛麗亞。

將水瓶頂在頭上，手向上升，微微屈膝，這是沙漠中的

女兒之祈禱麼？

啊，頭髮垂到了足跟，眼淚是如泉水般地流着的呀。

要我彈着七絃琴為你傷心麼？

要我吹着角麼？

啊，洛麗亞呀，蠢的女人呀！

風吹着沙礫呢，空中是迷漫起來了。沒有帳幕，今夜到何處歇宿呢？孩子們睡在沙漠之中是怪可憐的呀！

西弗崑喊着每個持弓矢的人爲「爸爸」，忘記了真的來源，然而却睡得甜蜜啊。他擁着他底妹妹，似乎是說「我們是異父之同胞。」

洛麗亞，你沒有羊羣呀，沒有牛，也沒有馬呀；

沒有乳酪之飲食與羊皮之帳幕，這是可憐的牧婦啊！

風在吹着沙礫呀，洛麗亞，不如唱着歌，我們喚醒孩子同過山底那邊去罷。

戰之歌

祇有來的路，沒有回去的路。

風是在作大圈兒地迴旋了。

「莫要說這是荒涼罷，我底孩子——在我們，荒涼之中也有生活。」

「讓沙礫飛到你底眼中，讓石塊打着你底臉，祇你底腿兒拖拽不動，讓你感覺得沒有一點氣力剩下來，但是，讓你再向前進。」

飛鳥在我們頭上無有目的地飛徊；

回教徒底寺裏又鳴着晚鐘了。

黃昏！黃昏！黃昏！

夜還沒有來。

「只要這是一座戰場，這就是我們今晚歇宿的地方。」

「沒有星光和月亮的夜晚更能使我們戒備我們底敵人；

我們緊緊地擁抱着，我底兒，我們注意地聽着每一個遠地傳來的聲音。」

小小的城門是半開半合着；
每一邊站着一個疲敗的兵士。

那一座孤立着的小城！

那一座寂寞着的小城！

「回頭看，我兒，那裏沒有一點燈光，他們全是死了。」

「他們不再歡樂——他們沒有歡樂的理由。飲酒的時候不會歌唱，睡眠的時候沒有鼾聲；沒有呼號，沒有吶喊。」

敵樓上掛着一盞慘綠的微燈！

然而，連孤鬼也沒有給與憐恤的意思。

黑暗！黑暗！黑暗！

夜之神披着黑衣，無聲疾行。

「然而，沒有害怕，親愛的兒，這是我們出發的時候。」

「使城樓裏面躺着無數的死人，使冰冷的血液填滿着深溝，火光要焚燒着失色的宮殿，賽過黎明之中的紅霞。」

沒有寡婦哭着丈夫；

沒有孩子哭着爸爸。

我們

我們是夜之子。我們底生活是黑暗和恐怖。我們，從我們底第一世祖先，就是俯伏着在這黑暗裏面。在這夜底空氣之中，我們滋長起來。

沒有太陽，沒有光；我們是夜之子，從我們底祖先底時

代。我們是無數萬萬，被埋伏在這地底下的。我們恐怖着，我們提防着，在這夜底世界。

啊，我們要求什麼，這無數萬萬的夜之子？我們沒有要求，雖然我們有生命。這裏是夜，是黑暗底國境。當黑暗捉住了我們底喉管的時候，我們不能發出聲音。

我們如同幽靈，我們在夜底世界裏面潛伏地行走，我們，無數萬萬的夜之子，在這黑暗之中蠕動。我們排成了我們自己底行列，在這沒有光明的路途之上。

啊，我們將上那裏去，我們，這無數萬萬的夜之子？這裏是夜，是黑暗底國境。當黑暗蒙蔽了我們底眼睛的時候，我們是什麼也不能看見的。

我們能看見什麼？——夜與黑暗。

啊，我們是無數萬萬，我們排成了我們自己底行列。我們在這黑暗之中摸索着，受盡了恐怖。黑暗沒有仁慈，牠是殘忍而且暴虐。

我們，我們能夠從黑暗要求仁慈麼？

我們底兄弟們在這黑暗之中一個一個地死去，夜之子們一個一個地死去。夜是殘忍而且暴虐，我們，我們這無數萬萬，是在殘忍和暴虐之中長大了起來。

生命於我們沒有價值，因為牠底存在底權柄是屬於黑暗的。我們底生命幾乎是並不屬於我們，但是我們是有生命。

啊，生命！生命對於夜之子們能有什麼價值呢？我們永遠是將生命用我們底兩手捧着，當時候來到，我們將牠向着黑暗供奉。啊，生命！生命是夜之子們對於黑暗的獻祭禮。

啊，我們，夜之子，我們底命運，我們底命運是一個烏有。當我們授與了我們底生命，在黑暗之中並不拼出一個火花。啊，我們，我們有什麼價值呢？

我們排成我們自己底行列，我們，這無數萬萬的夜之子，我們是在黑暗之中行走。我們永遠向前，我們永遠越過，但是我們永遠沒有達到什麼地方，在這黑暗底國境。

啊，我們底孩子，他們會是同我們一樣麼，猶如我們是如同我們底祖先一樣？啊，我們底孩子，他們是永遠潛伏在這地底下的麼？

啊，我們，夜之子，我們底命運！我們底孩子們在這黑暗之中一個一個地死去。他們兩手捧着他們底生命，對着這黑暗作了無數的獻祭。

啊，我們，我們是無數萬萬，無數萬萬的人捧着生命，對着黑暗作了無數的獻祭。我們，我們自己底和我們底孩子們底失去了生命的屍骸，在這黑暗之中填滿了夜之罅隙。

啊，我們，我們是夜之子。我們在夜底空氣之中滋長了起來，我們也在這夜底空氣之中死亡去。我們永遠是這樣地滋長而且死亡，從我們底祖先一直到我們底孩子。

我們有什麼我們自己底行列？黑暗君臨着在我們底行列之上。我們在地底潛伏下面前進，但是在地底下我們不能達到什麼地方。

啊，我們，我們是無數萬萬，無數萬萬的夜之子。

恐怖

誰能唱得出這「破舟之歌」呢？在這暗礁之上誰能站立呀！看這黑色之水，這無波瀾的死水！雖無波浪之襲來，然而這黑色却是代表着更大的毀滅。魔鬼高坐於沉船底桅桿之上，發出諛媚的狞笑。

波平如鏡，靜寂與黑暗。

祇聽得一個人底聲音，那聲音是從海面上浮出的一個頭顱上發出來的，那聲音簡直是傳出了死亡之信息；牠說的是：『呀，怕死我了！』

有誰人在唱？聲音雖然淒涼而婉弱，然而，我與其說他是一個怯弱者，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勇士。這無浮動力的水啊，你應當將我沉下去呀，不要將我底頭漂在你底面上，因為我不慣你這種摧殘的面孔。

有的人是昨日唱歌而今朝哭泣，然而我是一面唱歌一面哭泣。

現出你底波瀾啊，我要求你動一動，你這死水！

沉下去罷，你這黑暗之誘惑！

爲我顯出你底邊界，你所管轄的土地！

魔鬼，你發吼呀，不要祇作着這不可解的笑貌。

完畢了麼？一切都完畢了麼？然而，這是如何可怕的毀滅呀！靜寂與黑暗！

滅呀！靜寂與黑暗！

如今，破船還沒有沉下，高出的桅桿就是殺人的凶器。來了？是誰？啊，黑色的死水，無波瀾之死水啊！得了，讓這個頭顱沉下去，沉下去！別再現出來，永也別再現出來！

啊，被沉浸在這無光之黑水，這無波瀾之死水呀！

毀滅

我聽見遠處的喧聲，人和狗底喊叫，這使得我非常急燥。我在樓板上用力踏着腳，使整個屋子發出大聲。我底油燈是這樣地小，屋子裏可以說沒有光亮。我沒有窗，我底屋子也沒有門。

我自己也發出大聲，我幾乎是在狂喊。我抱住了我自己底頭，在整個屋子裏面用沉重的脚步行走。我沒有上帝，沒有主，因為我沒有信仰，沒有神。

這是眼淚或是唾沫？我祇疑心是我自己底血液。我爲什麼哭泣，或者打傷自己底頭？夜晚，如今是夜晚。屋子是黑暗，燈沒有油；外面更黑，沒有月亮。

我埋葬我自己，用我底手我要挖掘這個牆壁。土是腐朽的，發出作惡的氣味。我要扯掉我底頭髮，我要使牠在一剎那由漆黑變成灰白。這是我底臉，我要抓爛，使牠現出斑紋。這是我底肢體，我要使牠們分裂。

我底牀是這樣地窄狹，我底被是這樣地破敗。我想要隱藏，我想要將自己窒息。我要求一把火，我要把我自己焚燒。我不留下什麼，我討厭這個活動。

說什麼是胆怯？什麼是畏懼？你來，我用手把你撕成粉碎。我們，我與你，我們同歸於盡。毀滅！毀滅之中我們是在一處。

我？我是「無有」。

A Nightmare

啊，是誰？你是誰？別藏着半個身子，在我底面前做出鬼臉！

袒胸露乳，無窮盡的誘惑！祇是爲什麼又張着巨大的口現出長利的牙，向我作着歇斯迭里的狂笑？

將嬌小的頭和黑暗的髮投向我懷，這是什麼表示？以瘦弱而修長的手，你攬住我如同攬住一個小孩。

休歌唱！停止，你底那個聲音！

除去你底溫存和你底愛撫。

啊，你柔軟得如同鴿子，殘暴地好像豺狼！

你拖拽着我，要把我引到什麼地方去？

如今，黑暗已去，春光又來了；但是你把我的心變作煩亂。

朝 晨

朝晨，當雲雀飛翔在空際，新晴的天色照着黎明底彩霞的時候，我是悵然了。如同由一個夢裏覺醒。在井邊，我掬起溫暖的水來洗滌我憔悴的臉面，然而這第一線的春光是給了我如何的挪揄啊。

我不能忍耐於這心上的悲劇。在痛苦的神遊之中我站立起來，向着一個空曠的艸原，爲自己祝福，或者祝福那些枯萎已久的艸木。嚴霜與濃霧沒有使我感覺寒冷，因爲我底悵惘是這樣地深。

我祈禱着而且祝福，如同一個在自己底苦難之中修行的人。我懷着慈悲，忘了幻滅，然而，這不能怡悅我自己。爲了這過分的謹慎，我是力避着暴行。

「一個暴行，」我這樣想了，「給還血與肉的。」

但是，這是一個幻滅，這幻滅會給我許多牽引，從深深地埋伏着的心之奧底，牽引起一些如惡夢一般的心靈之劇戰。我抖擻了，那不是由於這寒氣，或者霜與霧。

「黎明帶來了光輝，春天會從太陽底微溫的擁抱裏現出牠底頭來；我會安適於片刻，我會如潮水已過的朝晨的海，在無涯際之前平靜我自己，不讓這空曠的平面發生一個波瀾，或讓一個聲音激動在沙灘上面。我也不會容許一個微風

底吹拂，我將不讓牠來亂動牠底頭髮，因為我料想那也是會給我以破壞與動搖的。」

但是我心恍惚，不能清醒。我戰動了身體，如同有寒冷侵入了我底肢體，使我不能支持。我似乎是感覺了劇痛，使我需要着一個叫喊。

『昨晚沒有月亮，你是在昏沉之中過去了你底黑夜。黎明不是給你帶來懺悔，而是給你帶來一點血液。』

我迷惘着，想尋出這由心之深處所發出來的戰爭底號角之聲響。春天底第一次的太陽從艸原底那一邊徐徐地升起，

作出了驕傲而侮慢的步驟，散佈着輕蔑之種子，使我怨恨。

我不能忍耐於這心上的悲劇有激烈的波動生於我底心頭，但是我不能移步。一滴眼淚從我底眼角墜落下來，落在那枯槁的艸上。我環顧我底週圍，一切都在光明底籠罩之中。天上沒有浮雲，太陽在地平線上燦爛着金光。

『是時候了，』我說。『這裏有一口井，有一個艸原。地平線外，有着一輪紅日，天際，有着一個春天。』

但是，我還是不能投入，或者倒臥，或者前行。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詛 咒

于道元

我會讀拜倫的曼孚立特……我讀到那個被曼孚立特所毀了的女人的靈，向曼孚立特念神秘的咒語的時候，我不禁爲之戰慄。

你要記得：『你在夜間要睡不着，你的惡濁的靈魂中要永遠覺得我是在你的左右，你的心靈就是你自己的地獄！』

但是在這裏我又想起了一些別的事情……從前我在俄國的時候，我看見兩個農夫很激烈的爭吵，他們是父子。

兒子到了末了，給了他父親一種極難堪的侮辱。

這個老人的妻子喊道：『咒他！瓦細利赤（Vasil'yich），咒他這個混帳東西！』

這個老人哽咽的回答道：『很對，派綽甫娜（Petovna），』使用手作了一個十字。『讓他也有一個兒子，能在母親底面前唾吐沫在他的白鬍子上！』

這個詛咒以我看來比詛咒曼孚立特的那個還可怕。

兒子張開嘴想回答，但是逡巡着，面色灰白了，終於走了出去。

災難中的人羣

荒 煤

天快黑了

天快黑了。太陽已經斜溜下山坡，雲堆在山後是一團紫濃色；像一張曬紫了的漢子底臉，在苦皺着額頭地告訴人：明天又是一個火熱的天。

沒有一絲兒風，悶生生地熱，顯不出一點傍晚氣分。在施粥廠前，還是擁着那麼些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在擠着，叫着，嘈着。雀兒亂不過他們，剛歸巢，閃開翅，又吱雜雜地飛了出去。

從正午到這時候，這一羣，一直擠着，叫着，嘈着；夾雜着老人底呻吟，孩子底哭號，漢子底咀咒和女人底埋怨。人羣中，誰都在淌着汗，身子像浸在水裏似的；都疲乏了，流的汗是氣和力，再，又這麼擠着，叫着，嘈着。弱怯的老人和女人，就緊緊是靠着四圍的人，才不會躺下去；可是誰也沒想到要想從這一羣中走了出去，就好像離開了再也走不進這一羣似的。

這一羣，一直擠着，叫着，嘈着；夾雜着老人底呻吟，孩子底哭號，漢子底咀咒和女人底埋怨。都在期待着，緊抓着碗，洋鐵筒或罐子，把頸頸伸得長長地；但却老是祇看見前面波動的人底頭，從正午到這時候，施粥廠裏，靜悄悄的，就看不見一個人影，更沒有看見那繞着棚子上飛的炊煙

坡下的大道，也不見冒起一陣塵煙；有人走，可祇是緩緩的，空着手的；沒有那運糧餉頭來的車，和那一陣陣的擔子。

——來啦！來啦！

不知是誰這麼嚷了一聲，頓時，大波浪似的，那擠着，叫着，嘈着的人羣都動盪了起來，都使着一股子勁抓緊了手中的碗，洋鐵筒或罐子，墊着腳尖，向坡下的大道望去；但坡下的大道也還不見冒起一陣塵煙，有人走，可祇是緩緩的，空着手的；沒有那運糧餉頭來的車，和那一陣陣的擔子。

——你媽！這當口，還開你媽的心啊！

——雜種養的！你娘找着野食啦？這麼快活！

人羣即刻起了回響，——盡性的惡毒的咒罵，但一會兒，像洩了氣似的，大波浪又平靜了下來；誰都感到腿是軟得支不住身子了。

天黑了下來，雀兒吱吱地徘徊在樹梢，鬚鬚厭煩這人羣底嘈雜。

還擠着，叫着，嘈着的人羣，還夾雜着老人底呻吟，孩子底哭號，漢子底咀咒和女人底埋怨。人都是在沒力地掙扎，像一頭困怒了的獸，擠着，叫着，嘈着得像在咆哮似的

了。

——娘賣×的！罵吶！還僕僕個麼啊！他個媽的乾盡
啊！孩子都餓死了！僕僕你媽的……。

在人羣中，猛揚起了一付沙啞的，破竹似的嗓子，惹人
厭地叫嚷着；就鬍鬚在人們心坎裏扔着大塊石子，重沉沉地
痛。憤怒充滿胸膛的漢子們，臉烘烘地起了燒熱，像迷戀着
一個好夢被人嘲笑似的惱了，狂了樣地嚷了起來：

——打這個狗娘養的！

——打！打！

——是瘋婆子啊！

——不要打啊！是瘋婆子啊！……

瘋婆子在亂雜雜的人叢裏，白瞪着眼，一直衝到施粥廠
門前，一把淚一把涕的，打起腔調地哭了起來：

——打這狗娘養的啊！一碗稀飯够不了我孩子一個子喝
啊！打這狗娘養的啊！……

……還不過是前十來天的事；瘋婆子底一個僅有的孩子
死啦；就在半夜裏，她抱着那死孩子在滿坡子上跑；怨訴着
地哭着，號着：

——看這孩子啊！全都是餓死的啊！娘賣×的！一碗稀
飯，够不了他一個子喝啊！……

瘋婆子就這時候起，白瞪着眼，一眯着空，就滿坡子上
跑，一把淚一把涕地哭着，號着。——直讓她男人帶哄帶騙
地拖叫了回去。……

——打這狗娘養的啊！別扯着我啊！……

——壽兒的媽！壽兒在家叫你吶！……

——啊！啊！……一碗稀飯，够不了孩子一個子喝啊！
我就一個獨孩子啊！……

——壽兒的媽！壽兒在家叫你吶！……

瘋婆子又給她男人酸着鼻子帶哄帶騙地拖叫了回去。
人羣中，靜了下來，祇聽見雀兒喳喳地和着瘋婆子悽慘
慘的哭號。女人摸着身邊自己底孩子，像才發覺到孩子那瘦
得柴堆樣的身子似的，淚珠子撲簌簌地直滴落了下來。

起了風，雲層祇點上幾顆星，像哭眇着眼；月兒祇往雲
層裏鑽，大地暗澹着。

黑壓壓的一羣，悄悄地散了，軟弱的影子鑽進黑黯裏，
祇風在地上擺亂了樹影。

漢子都使勁咬着牙，可又不想從齒縫裏迸出一口氣，祇
靜着不做聲，直到女人和孩子們嗚咽地哭了，方止不住長長
地吐着嘆息；心胸像有塊鉛沉沉地壓着，人身子也就鬍鬚隨
着沉了下去似的，聽着四圍幽咽的聲息，似臨死的呻吟，全
身都輕靡地起着痙攣；發狂般地只想抓着點什麼，能盡性地
蹂躪。但四圍只是沉寂，暗澹的天，星星，月亮，樹，……
只是死了樣的沉寂；人都難受的閉塞着氣息。

人終於都蟄伏到草席棚裏去了。只有幾條沒魂似的狗，
垂着尾巴，在糞窖邊貪婪地伸長了舌頭。

是一個靜的夜了；祇微風不知在哪兒飄邈來一陣腐臭的
氣息，沒有了嘈雜。

貴生

貴生跟着自己底影子，軟弱地拖移着脚步，像醉乏了似
的。

風吹着，沒有點兒涼意；袒開胸，還是說不出的熱燥。

迎着貴生前，走來了一隻狗，也像醉乏了似地蹣跚着；貴生一眼瞅着，使着一股勁，猛的就是一腳，貴生茫然地笑了，狗叫了，那麼難聽地叫着：嗚——嗚——地拖長了尖的嗓子，像一個粗獷子的女人在悽慘地號叫；但他還是軟弱地拖着脚步，向黑地裏鑽去。

靜寂間，嗚——嗚——的號聲，幽幽的，淒涼地迴應着，貴生突然感到一陣懷怕；說不出爲什麼，只想也這麼號幾聲，但望望四圍，却是那麼死寂，像容不了一絲兒嘈雜，我×他媽——又只得捏緊着拳頭，和那狗一樣的，軟弱地拖着脚步，直向黑地裏鑽去。

一躍進草叢裡，就聽見女人在窒息地嗚咽。

——又哭什麼？

是疲乏的溫和，貴生輕輕地拍着女人，只自己舒張開手臂，吐着呼吸。

女人却泣出聲來了。

——唉！

想說，但沒什麼說的，用舌子潤了下嘴唇，只重重地長聲嘆息。

——媽的！你就哭着過日子！

——我就只一個獨孩子啊！全給他們餓死啦！啊，啊……

……瘋婆子又在滿坡子上跑，怨訴似地哭着，號着；滿坡子上都淒涼地應着哭號聲，風吹送着，斷斷續續的。

貴生很快地就想到他底孩子——瘦得那麼沒神的——一副慘影在腦子裏掠了過去，全身頓時傳播陣顫慄。

——小福呢？……

——不……不在外面麼？

——那麼，你哭什麼屍！你娘的賤貨！

——你說啊！這麼無端地號？！

女人不回過臉，也沒有回答，掙扎着地從懷裏掏出一張紙給貴生，滿受了委屈似的，更傷心地抽噎起來。

貴生看見這張紙，一張嶄新的鈔票，望着女人不停地聳着肩頭，臉上感到一陣烘熱；但脚却伸長了過去。

……女人含着淚，苦笑地躺在人懷裏，閉着雙眼，鬍鬚怕望見一絲光亮，但眼前也就是一片黑黯；那一個人，獸樣地在冷笑，蹂躪的，盡性地把兩手在女人身上騷動着。

踏着了女人似的，貴生移開了顫慄的腿；鼻管頓時湧上陣辛酸。

——別哭了罷！福兒的娘！唉！……總是……

想說，可還是說不下去；雜亂地想到：那大水冲走了的茅屋，牛，淹沒的田，逃不出飢餓的老人和一個剛會叫餓的孩子；現在連稀水似的粥也沒吃的了，像夢樣的，還有着一個明天，兩個明天，……無數的明天等待着要過，眼眶不禁轉着淚珠子。

——算啦！……總是……

女人還是不停地泣；貴生說不下去，也沒法說下去，懨懨的，暮地站了起來，發狂似地喊叫：

——這日子誰又過得了？死你媽的乾淨罷！成天的這麼

號！老子幾時還吃了你底傷心錢？你有孩子啊！不顧活，乾脆死個乾盡罷，活着作什麼？去！誰又過得了這日子啊？

——誰怨你？……你不望望？……人給的這票子……是

假的……

女人吐出衷心底委屈，索性放聲號陶起來。

——誰？你說！是誰？

貴生抓緊着一對拳頭，像緊抓着顆心，胸口陣陣地痛。

——總還不是施粥廠裏的？……

……施粥廠裏！

忙着的人，老是向漢子，老人板着臉，抽空抹着汗，也就抽空瞅着女人；閒着的人，從容地向人們吆喝，咒罵着，只向女人們笑着副臉嘴叫着：——呀！瞧你的腰，濕得這個樣子！——咯！咯！奶子都濕啦！……

貴生挨了上去，沒受吆喝，咒罵，人都向他笑，帶着一副狡猾的臉嘴；貴生也笑，望着那盛得滿些的罐子；他想到那孩子喜得一股勁，吃飽了的笑。

有時候，貴生也聽見嘲笑：——喂！可給你女人喫飽啊！不要餓瘦啦！——可是，想着孩子底笑，總還是陪着一臉笑，擠出人羣來才咬着牙咀咒着。

要笑哩！孩子要吃飽啊！……

想着這些，拳頭鬆了，又無可奈何地頹坐了下來，但心還是亂糾着；眼落向四角，只看見陰黯，風在漸漸緊，和着女人底嗚咽，一陣陣地纏緊着心弦；一顆頭，沒法安排似的，重沉沉地埋向濕熱的大手掌裏。

風緊得急，天，遠遠地在嗚着轟雷，眩眼的閃電，飛射到陰暗的角落裏搜尋什麼似的。

女人都在喚着孩子；狗長嗥着。

小福躡着脚叫了聲媽，望着貴生那生疏的模樣，又閉住小嘴，悄悄地在貴生面前爬了過去。

媽！我餓！媽！餓！

媽嗚咽着沒有回答，小福睜着眼望着貴生，也看不見理

會；四下溜着的小眼珠瞧見了貴生腳前的鈔票，就伸了手過去。

——媽！這票子給我買吃的！

——吃你媽的！

小福碰着貴生底脚，貴生一抬腿，小福哇的一聲就哭滾到棚角裏去。

——何苦來？該曉得孩子還活得幾天？……

女人一把抱過孩子，娘兒倆哭着一團。

——我×他媽！……

貴生喊叫着，揮着一雙胳膊，瘋了似的直衝到外面去。天直灑着大雨點，漆黑地。

黑黯裏，哭聲更響了。

……一羣就這麼活着

……一羣就這麼活着：

隨望向哪一個角落裏去：老人喘着氣，吐着白口涎；漢子叫罵，踢打着孩子，孩子號着；女人拉長了臉嗚咽，望着沒奶吃的孩子落淚。

常時，棚裏突起一陣慘呼，隨即：在棚外直挺着一首屍身，僅用蘆蓆遮蓋着臉，蒼蠅嗡嗡地圍叮着；隨即：或是女人，或是漢子，老人和孩子，嘩天叫地地跟着，望着那兩三個像沒有情感的臉的漢子，在山脚挖着坑，那麼無情地把屍身埋了下去，那麼無情地使勁培着土堆，不露出一絲兒縫；

人仍舊回到草蓆棚裏泣，蒼蠅仍舊回到糞容邊嘯。

在夜裏，常有年輕的女人，也有十幾歲的女孩，袒露着平袒的胸脯，瘦削的肩頭，皺着眉頭，展着苦笑臉，茫然

的垂着頭。

有的人走過來，貪婪地瞪着眼；但却又帶着不屑的神情，抬起頭，踱了過去。有的人，爽快地打着哈哈，手就伸到女人懷裏。

——唔，唔！還是這麼肉團團的。

——媽的！女人就怪；咯，咯。……

女人就怪，淚珠子盈滿了兩眼。

——你媽的誰白玩你的？瞧！鈔票，米票子都有！

——白米票！比你底肉還白啊！……

女人也笑了；但淚珠子滴落下來，像哭。

熟悉地，他們把女人拖進了棚，口裏却一面在嘲笑着：

——咯！咯！這麼醜！誰高興來哩，還這麼板着臉！

女人又笑了，但還是滴落着淚。眼閉了；死了似的。

徬徨在坡子上的漢子，眼都脹紅着。

天還是那樣的天，夜還是那樣的夜。

……一羣就這麼活着！

又是一個明天

又是一個明天；一個消息傳遍了滿山坡。

太陽紅透了臉爬起來。

爬起來的漢子也紅透了臉；望着那個角落裏；老人上氣

不接下氣的喘着，女人抱着孩子嗚咽着；都憤怒地喊叫着：

——不成啊！剛去，哪會一下子就搭棚子啊？媽的！這

大熱天，能活得了？

——不能去啊！到塘山去喝水？哪兒又有什麼鳥呀？

——乾脆叫人死啦！他媽的！

……但是施粥廠早給扯了；坡子上：像上戰場上似的，兵士

都上着刺刀吆喝；嘆息，嗚咽，嗚咽，都從棚角裏趕了出來。

人從棚裏出來，還沒回過頭去，嘩——嘩——幾聲，棚子就這麼在槍柄下掙扎着，塌了下去。人就像聽着大水沖塌了屋樣的抖着心緒；這光景差不多，也是一樣的；背着小的，牽着老的；喚着孩子，孩子號着；亂雜的嘈着一片。也是一樣的；在飢餓着拖着極疲乏的身子奔波着。女人們，早又長長地掉着淚了。

一羣，嘆息，嗚咽，嗚咽的，漸漸地離開了山坡；狗也拖着尾巴隨着。只山脚下，又響着一片呼天哭地的號聲——要離開的人，哭着長留在這兒土裏的人。

走遠了的人，酸着鼻子，忍着不回頭；只睜着眼望向前，但前面茫茫的，路像沒有盡頭。

低凹的田地，都滿溢着黃浪，除了淹枯了的樹梢，看不見一點田園的影子。

遠遠地，祇望着小剎子往來，全是水底世界了。

孩子都驚愕地睜着一雙小眼，拉扯着女人底衣，問哪兒是家，哪兒是塘池。人望着遼闊的水，都像浮在水面似的，感到陣迷茫。

沿途祇看見水，但到塘山去的大道，老是枯燥的伸長了下去；土焦裂着，灼着人底脚。

人的臉，袒露的胸膛，胳膊和腿，都起着油，汗滲下來，是顆顆的水珠。餓乏了的身子，腿簡直支持不住；一羣，祇聽見喘息，聽不見嘆息，嗚咽，嗚咽了。

火樣的太陽當着頂，沒點兒遮擋，人吐着口涎，像螻蛄乾吐着白沫。狗，都伸長了舌頭，急喘着。

一羣：餓，疲乏，熱。……

是正午的光景：一個漢子卸下擔子，直躺了下去，汗淚黃豆般的，從額頭流滿了臉頰，暴雨點似地直滴；臉突然蒼白了下來，嘴唇癱瘓地顯着紫色，像心被巨掌捻着似的，捻碎了，心腔空了，人就鬚鬚飄蕩了起來樣，怎麼也持不住身子。

在擔子前面籃筐裏，一個五六歲的孩子，沒力地嘶着喉嚨哭號着，人圍了攏來。

呀！發痧！

哪個有痧藥水？

哪兒有這種東西？找碗片刮！

一個老女人俯身下去，回頭望望周圍，一個漢子把自己僅有的碗碰了一下，碰的一聲在地上扔碎了，遞過一片去。

碗片在褚黑的頸，背，手臂上刺刺的響，皮膚浮上塊塊血紅的蹟，但即刻又暗淡了下去；老女人嘆息地擺着頭，刮得更下力了。

漢子底臉和嘴唇，隨着陣陣地變着顏色，長聲呻吟着。

沒一會，漢子底臉又死了一般的蒼白，皮膚一塊塊的紅色，已轉成紫色，似乾了的血蹟，祇不停地嘔着：

水！給我口水！

涼水哪能喝啊？

水！給我口水！

人望着他那痛苦地叫渴，總還是遞過一碗冷水；但一下子就喝完了，人還是祇有望着他痛苦地用舌子着力舐着嘴唇——人都還望他活！

水！水！再給我口水！

漢子呻吟地滾着，灰塵飛上滿身；祇一會兒，眼眶已經陷落了下去，眼直瞪着；想伸手做個指點，但手僅在地上劃

着指痕，就鼓着勁吐出幾個字，叫着孩子。

有人把孩子送到他面前，孩子緊伏了下去喚叫着；他瞪着沒神的眼，淌着大淚珠，癱瘓地頭掙扎起來，用力偎着孩子，望着孩子，慰撫似地在嘴角浮上一絲笑。

一陣苦痛地癱瘓後，手鬆了下去，像貓爪似的在地上刨着，祇僅僅伸起了一下，向四圍指了下手；淚凝停在眼角，眼慢慢地閉攏了去，只半閉着，鬚鬚是平視着孩子——孩子不做聲的，兩手環抱着漢子底頸項，把小臉偎依着；像有點驕傲這溫柔似的，向人睜大着一雙小眼。

人都掉過頭去，忍着淚在眼眶裏輪轉。女人們顫慄地緊抱着孩子，在孩子身上滴落着淚。

老女人流着淚抱過那孩子，孩子掙扎着，哭叫着：——

爹！爹！人像在長夢裏醒了過來似的，疲乏地掉過頭，閃閃腰，提起腿，又踏上伸長在面前焦了似的路；聽着那孤孩子底哭聲，想起那漢子臨死的掙扎，身子異樣的起了癢癢。

那孤孩子在疲乏中閉住了眼——他的「爹」被留得遠遠的了；但一直還半閉着眼，鬚鬚是平視着孩子，直到誰悄悄地用塊蘆蓆蓋住了身子。

太陽從沒有異樣，蒼穹也沒有一絲雲，天就這樣火熱着。

在路中，常有人不願全閉着一雙含淚的眼倒了下去；祇不過是：被留下的孤人，是老人，是孩子，是漢子，或是女人。

是秋天裡

是秋天裏：水是退了！

睜開眼，廣大的一片，盡都是黃泥跡；看見的樹，都光着枯黃的幹子斜豎着；而在別處，在看到樹的地方，是看得見葉兒漸漸凋落了。

水是退了，帶去了一切，什麼也沒留下點；但秋天是來了！

秋天帶來了淒冷的風雨；冷的風雨傳播着疫疾，人，就常帶着一雙哀怨的，半閉的眼睛倒了下去。

不少的人蜷伏在棚角裏泣，也還有不少的蒼蠅在糞窖邊嗡，日子髒髒永遠沒有異樣似的！但這究竟是日夜冗長的秋天了啊！

這究竟是日夜冗長的秋天了啊！淒涼而又憂鬱的！

是一個陰霾的正午，在施粥廠前，突然起了異樣的嘈雜，施粥廠緊閉着門，貼上張大的告白，抖擻着身子的人，陣陣擁擠着。

擠進去，退了出來的人，像挨了一棒子似地苦喪着臉子，取瞪着眼，側着身子讓着向前擁的人，嘴裏咕嚕着：

——去！去！讓你看！

——什麼事啊？

擠着的人，等不及回答，就叫着往裏擠。

僅僅只一刹那的光景，不知多少漢子們底手舞擡着，大的告白，隨着人底手飄飛了起來，碎紛紛的。

亂雜雜地，粗大的嗓子揚起了咒罵。

——我×他媽啊！可乾脆啦！回去種他媽的稀泥巴啊！

——拿什麼為種啊？×媽的！

——老子們上哪兒去弄種子，弄耕牛來啊！

都明白是什麼回事了；娘們抱着猴子樣的孩子失聲哭了！

人發狂的亂喊叫着，像瘋了的狗樣的，紅脹着眼，直衝向施粥廠裏去，都揮着一雙胳膊。

施粥廠就在這陣怒潮裏，塌了下去！

人就覺得連天都是要塌下來了，這麼呆着副陰霾的臉子。

這究竟是日夜冗長的秋天啊！淒涼而又憂鬱的。

一連幾天沒見顆米了！

——總不能喝稀泥巴啊！種什麼為？沒種子也沒耕牛，什麼都沒有！簡直是死路啊！

人迷了似的，整天念着。到末尾，還是擺擺頭：——簡直是死路啊！

這樣：棚角裏更添多了嗚咽了！人纏着頸頭：——簡直是死路啊！

但沒人要走走死路啊！一羣終於噙了起來：——不能就這麼等着死啊！

——不能就這麼等着死啊！走啊！

在一個星星還眨着眼睛的時候，人都爬了起來，伏着呻吟的老人和女人也都嚼着淚珠爬了起來。

漢子們沒有點留戀地捲出破毯，棉絮，或草席，女人牽着老的，抱着小的，踏出了草席棚。沒有憤怒，哀怨，咒罵；人第一次真展開了笑臉左右地打着招呼：

——喂！弄停當了罷！

——早哩！早晚明天才到得了城。

——該進得去罷？

——曉得他媽的？不進去，又怎麼着？

——×他媽！逼老子們「上梁山」！

天，迷霧朦朧似的，呈現着灰白的雲層；在東方，已經隱隱透着明光。

有人站在高坡子望，大道上，已先有了一羣在走着；走進近來的還是一羣。

——打哪兒來？你們！

——寶山墩！——回答像吐出來的喘息。

——呀！寶山墩！離這兒三百多里哩！

——走了兩天了！沒法！

——上哪兒去？

——還不是上省城裏去？你們不是的？

——誰不是的？幾天沒見顆米了！

——歌會兒罷！早晚明天才到得了城哩！

人們，像會着親人似的，熱巴巴的問長問短，聽着同樣遭遇的苦訴，都激昂着。孩子們，先互相瞪着眼睜着，試試地伸伸手，握住了，小臉浮上笑，牽着跑上了山坡了。

太陽剛上昇，一羣和那大道直伸長了下去；寒鴉醒了，迎着光明飛出了窠。

一羣，都在焦黃的臉和瘦削的嘴角上浮着笑，充滿希望地，展望着前面，想着明天。

在省城裏，店家在籌備中秋節，期待彌補大水淹沒時的損失，勉強地打着精神地熱鬧着。

城內外，街前後，兵士都背上槍，充實了子彈；中秋節是近了。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于道元

「啊，我底幼年！啊，我底青春！」（註）

「啊，我底幼年！啊，我底青春！」我也常這樣追弔我過去的光陰。但是我說這些話的時候，

我仍然是一個青春的少年。

我祇是故意的要用些憂傷的感情來娛樂自己；在衆人面前自悼。但同時我的內心裏却私下裏高興。

現在我對於這些逝去的不再高聲嗟嘆而變爲靜默了。即使它們不息地敲着我隱隱作痛。

「啊！頂好是不想。」——像農夫們常說的話。

一八七八年六月

夜食

南 星

坐在屋裏，讓爐火的暖氣圍着全身，如若外面也很沈寂，沒有人踏在落葉上，沒有樹枝互相碰擊，我就可以保持住心上的平靜，預備開始讀一本書了。這時常是在夜間，燈光對我是友愛的，而且逐去白天的疲倦。又想到沒有甚麼約定，沒有人會來敲我的門，於是我默默地嘗受今夜會是安適的預感。不久便有一種嘶嘶的聲音，讓我輕微地驚訝，我需要回一下頭，看見水壺站立在爐火上。它增加了這屋裏安適的情調，而且，我常常因之想到吃甚麼東西上面去；彷彿爐火上有一個小鍋，水同樣地在裏面叫，我將把預備煮的東西放進去。

在夜間有一些飯食或別的東西吃的事是好久以前的，而我的回想每一次給它們染上新鮮的色彩。我看見那個低矮的火爐，它的紅色的焰苗不息地伸展着。我坐得那麼近，覺得衣襟上發熱。我只在留心守候那小鍋裏的水，它的叫聲在增高，水上瀰漫着白的霧氣。如若總沒有沸騰起來的樣子，我就會坐不住了。在這以前，我是走在半凍的雪地里，披着一沈重的棉袍，鄙視着迎面的風，攜帶着瓶子或碗走向一家小店裏去的，當我回屋的時候，身上的寒冷完全遺在門外了。我將匆忙地在桌旁安排起來。最後的事是可以想到的，我滿足了我的食慾，直到夜深，仍然會帶着滿足的心睡下去。沒有做不熟或味道不合的時候，也沒有幾個人爭食的時候。這

都在那一個冬天呢？我記不清楚。其後夜食的事漸漸稀少起來，以至於不願想到，免得嘗受失望的懊惱。是的，現在我很懷疑那時候的舉辦之易。如在今夜，我的爐火會有旺盛的焰苗麼？我會有一個小鍋與預備好的食物麼？我能走出去買調和而且我得到一個小磨麼？我能那樣熱心地在爐邊等待着麼？更重要的是，睡前不久的飯食會讓我失眠或生病，但我記得做小孩子的時候，必要等到夜深，祖父從外面回來，才陪着他快樂地吃晚飯的。

兩年前，我住在一個小胡同裏，遠離開紛亂的街市。屋裏有爐火，但它彷彿總沒有歡躍起來過，只在屋角發出淡黃的光。我常常不注意它，直到自己的腳寒冷起來，才去撥動爐中的餘燼。我不敢想到它會有煮熟一點東西的能力。每一夜，代替水響的是門外的幾種叫賣聲。它們來訪問那荒僻的地方是奇怪的。後來我知道了一個小賣者每晚會走遍附近的那些胡同，想是生意冷落的緣故。有時我走出去，站在門口，看見擔子上的燈光，很明亮，照着胡同的一段。我認識了幾個小賣者，尤其是那賣餛飩的人，由於試買一次而我變為他的主顧了。他的語聲與叫賣聲都是可聽的，人是一個將近中年者。我可以坐在屋裏，不久他就捧着一碗送進來。我覺到自己的食慾，每一次碗裏毫無剩餘。就這樣，當腹中溫熱之感未退的時候，我舒適地睡下，我的夢路是很幸福

的。但我終於離開那條胡同了。我在那里寓居的期間很短，最多不過四五個月罷。遷移後開始過雪解冰消的季節，所以對我熟識的小賣者的思念並不太深切，漸漸地淡漠了。在某一個夜間，我走到一個小飯館裏面去，要了餛飩，不料那味道與我記憶中的完全不符，我沒有吃完，走到街路上去，覺得很憂愁，正如在尋找甚麼東西終於不見的時候。

又有一個夜，我不知道已經過去多久，以及在那一個季節裏。空中落着淒涼的雨，在夜半。我在一條不認識的街上找一個人，爲的到他那兒借宿。我找到了。當我坐在他的疲倦的燈光下的時候，忽然一種空虛的感覺有力地攻擊着我，它給我的煩惱與不安讓我不能設法睡覺。我無意識地聽着，外面「硬刺刺」的叫聲像一條蛇爬進我的耳裏。不久我已經站在另一個燈光之前而且對我趕上的人說話了。在傘的覆蓋之下，他打開提籃的布蓋，展露出來黴白的，淡黃的，有

花紋的，或帶着芝蔴的方圓或長的小餅，我是那樣滿意地搶奪一般地把它們放在手裏。爲了回答我的詢問，他告訴我他久已慣於夜行了，在半夜後，那些做着異樣的事的人們正需要食物，而且會買得很多。但他對於我之所以做他的顧客也許是不了解的罷。

近來當我到街上去或從街上回來的時候，也常常遇見擔子，燈，與熱氣，那小賣者或在叫賣或坐在那兒默守着，但我們都是不相識的了。爲甚麼我不走近他們去看一看呢？爲甚麼我失了我的食慾呢？爲甚麼我不再找另一個賣餛飩的人呢？沒有東西吃就可以過夜，這是生活上改進的表現嗎？不。我對夜食的事雖有些淡漠了，而那種聲音，無論來自叫賣者或水壺的，仍不失爲我的提示者，讓我停住當前的思想，用一段時間去追蹤我的記憶。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誰的罪犯

她向我伸出她白嫩的手來……我很粗暴的把它推開去，從她年青嬌媚的臉上，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她是迷亂了。年青的她用兩隻親切的眼睛望着我，好像是責備我。她純潔而年青的心靈並不瞭解我。

她低聲說道：「我怎麼得罪了你？」

「你得罪我的地方嗎？在最高的天上，最光明的天使還要比你容易犯罪呢。」

「可是你得罪我却很利害。你要明白這件在你不能懂，我也沒有力量去給你解釋的罪名嗎？」

「你得罪我的地方就在這裏：你很年青，可是我已經老了。」

于道元

上天橋去

李廣田

寫給鄰家的小孩

「上天橋去嗎」孩子想，

「上天橋去嗎」爸爸講，

那末，上天橋去吧，去——

讓電車作一條游龍，

在人海中

在灰海中

在西南風的海中

叮噹叮噹

拖一身鱗蟻

上天橋——天橋在那方！

「三月天

是風箏的天

江南燕子

不驚訝天上的同伴嗎？

天空太藍了

誰看了不夢想呢？

想些什末呢又怎末講呢？

「哪兒去，要上哪兒去嗎？」

藍天，藍天，你叫人
上天外去嗎？

孩子他知道什末是天，

什末是橋，

就不曾見過天橋。

「雨天的彩虹是上天去的道，」

（聽說過了，）

天橋該不是晴天裏一道虹嗎？

上天橋，上天橋，

車窗外的藍天別笑他

對你笑了。

鴿子羣在天空裏畫圓圈

一隻蝴蝶閃過了車窗前

像吹過了一朵黃連翹，

道旁的連翹開得正好。

「一隻蝴蝶要飛上天！」

唉，蝴蝶帶回了一個故事了：

一隻蝴蝶要飛上天，

問彩虹

誰的顏色最好看。

雨下了又下不了，

彩虹掛上天，

蝴蝶要飛上天，

飛上天又落了，落了，

一陣雨打濕了翅膀，

落在泥潭裏哭了，哭了……

一點雨都沒有下呢，

叮噹叮噹

上天橋——天橋在那方！

擁呀，擠呀，

爸爸爲什麼儘抽烟？

談呀，說呀，

爸爸爲什麼儘抽烟？

「天氣太好，太好了，

真可以下點雨，下點雨了。」

「下點雨也好，關在家裏看

雨打杏花亂吧。」

（是呢，來一陣大雨也好，

讓一天雲翳遮住天藍，

讓一把油傘遮住望眼，

讓一排簷溜當珠簾

隔斷了滿院子春天吧，

也免得說

「天氣太好，太好了，

哪兒去，要上哪兒去呢？」

叮噹叮噹

紅牆，綠樹，又綠樹，紅牆，

再見，再見，

大店，小舖，又小舖大店；

「天橋快到了，」

孩子心在跳，在跳，

可不是正在做夢嗎？

擠在人叢中

爸爸說，「看吧，孩子，

這就是天橋。」

是呢，這就是天橋，

這裏的人們都帶着笑，

（苦笑吧，又有誰知道呢？）

什麼地方誰裝笑，裝笑又裝哭了，

說要向老少們討一個飽，

嗓子喊啞，腰也彎成弓了。

地下嗎，誰還管地下的黑泥道呢，

一雙腳，緊跟一雙腳，

孩子的破鞋要踩掉了。

黃臉，蒼臉，死海上的泡沫

盪着，盪着，縱有風也不能盪出天橋……

是呢，這就是天橋。

上天橋去，天橋在哪兒呢？

孩子要問，看爸爸

又呆看藍天了。

上天橋去，上天橋去，

天橋在哪兒？

哪兒呢，哪兒是天橋？

沒有，沒有，沒有天橋，

這兒沒有風箏

也聽不見鴿鈴了，

却只有一隻老鷹在天空裏盤

盤上去吧，盤上去吧，

更高些，更高些，

老鷹要飛出天外了。

「天橋不在天上

不在天上嗎？」

好藍天，怎麼叫

孩子的眼裏要落雨了？

屠格涅夫新散文詩

生活的一條法則

于道元

你要安靜嗎？那麼時常同人接觸，但是要獨自住着。不要進行什麼事，也不要後悔什麼。
你願意快活嗎？第一要學着忍耐。

一八七八年四月

龍眼花開的時候

(下篇)

歐陽鏡蓉

——一九二五年南國的春天——

光來到世間，人因為他的行為不好，不愛光，倒愛黑暗。……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

約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九，二十節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約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節

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不遵守，我不來審判他，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約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六，四十七節

我就是復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約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二十六節

明死了，就像一顆星從黑夜的天空裏落了，以後人便不看見牠升起來。但在人們的口裏明這個名字還被人常常談着。在最初的幾天裏德華時常想念着明，她和人一提到明，眼裏就要淌淚。

「德華，你爲什麼老是想着明呢？想念和悲泣都是沒有用的。明已經死了。」慧珠正坐在書桌前寫文章，看見德華

淌淚，便放下筆這樣勸慰她。她的聲音是很溫和的，她看待德華就像看待自己的妹妹。

「我以前待他太不好了。簡直是我在折磨他。你想他受了那麼多的苦！」德華說着便往床上一躺抽泣起來，她彷彿還看見明的眼睛帶了懇求的表情在望她。

慧珠看見德華把頭俯在枕頭上。低聲哭着，肩頭不住地在聳動，她心裏也有些難受，就走到床前，坐下去，伸手去輕輕地撫摩她的頭髮，一面溫柔地說：「你看，這幾天你就瘦多了。悲哀很容易折磨人的。」

德華沒有答話，依舊低低哭着，那哭聲像針一般地刺在慧珠的心上，慧珠覺得忍耐不住了，走去扳德華的頸項要她把頭抬起來，德華溫順地坐起抬了頭，那臉上滿是淚痕，兩隻大眼睛茫然地望着窗外。窗外正充滿着陽光，微風把樹葉吹得動，一些蜂羣在空中飛舞。

「過去的事是無可挽回的了，在我們的前面還躺着那未來，德華，你拿出勇氣來！」慧珠溫柔地在德華的耳邊說。

「你看，你一臉都是淚痕，無怪乎人家要說你愛哭了。」便摸出手帕來，慢慢兒替她揩拭眼淚。

「慧珠，你待我真好，」德華感動地說，她很溫順地把頭靠在慧珠的胸前，她的抽泣還不能夠停止，這使得她的話語成爲斷續的了。「我沒有勇氣。我愛明，我就不敢把愛情

表示出來，一萍從前就責備過我了。我處處不及你們，我知道的比你們都少。我怕我沒有勇氣走那未來的路。」她說着就嘆氣，她覺得她的前面沒有路，只有一片黑暗。

『不要怕，你不知道你自己，』慧珠揩拭了德華的眼睛，把手帕放回在衣袋裏，依舊俯下頭看德華的臉，看德華的眼睛。她看見德華的畏怯的，悲痛的表情，她微笑了，她把德華輕輕抱着，愛憐地安慰着這個身子微微顫抖的女郎。『沒有人生下來就有了勇氣，誰都是在那個大火爐裏面磨練出來的。你想不到我從前也爲了別人說我太軟弱而痛哭過，我一晚上哭濕了一個枕頭。』她想到那過去的事情不覺微笑了，她彷彿自己就站在一條河邊看那對岸的景物，是隔得那麼遠遠的。

『你比我強，你的境遇比我好。我的境遇是很悲慘的，』德華聲音戰抖地說，『我怕我不能夠支持下去。我不想活，』歇了歇她又換過語調說：『慧珠，你想我能夠支持下去嗎？我能夠做一個勇敢的女子嗎？就像你們那樣？你說，你老實說！』她側着頭懇切地看着慧珠。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一線的希望把她的眼睛照亮了一點。

『爲什麼不會呢？你這傻姑娘！』慧珠笑了。她把頭俯下去輕輕在德華的軟髮上吻了一下。『我原也是很軟弱的。可是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我就覺得有勇氣了。你怕什麼？你在那裏，不是我們大家都愛着你嗎？這友情會使你活潑起來，強健起來。』

德華注意地聽着慧珠的說話。慧珠閉了嘴，她也不回答，却沈默着似乎在想一件事情，她讓慧珠繼續摩撫着她的頭髮。她的畏怯和悲哀却漸漸地消去了。過一會兒她忽然問道：『慧珠，你常常看見星光嗎？』

『星光？什麼星光？』慧珠不懂得這意思，驚訝地問。『明說的。他說星光是不會消滅的。他把我的眼睛當作星光。』德華夢幻似地說。

『德華，明說得不錯，你的眼睛有一天會發光的。』慧珠又俯下頭。溫和地感動地回答道。『不是向着明發光，是向着那許多人。』她突然轉過話題問：『你看見那天廣場上的景象嗎？』

『是的，我看見的，那麼多的人，那景象使我的心跳得很厲害，那景象使我忘了自己，』德華點着頭回答說。『我看見你，你是那麼勇敢。』她記憶起那天的景象她就激動了。她到這城裏來，參加羣衆的集會，那天還是第一次；給她的印象是很深的，因爲明站在講台上說話，那許多人似乎是爲了明而來的。她又記憶起慧珠站在石凳上動着頭像獅子抖動鬃毛的那姿態。她不禁帶了讚美的眼光看慧珠。

『我不算什麼！一萍，碧玉，小影，她們都勇敢。你也可以做到她們那樣。』

德華被慧珠的鼓舞激動了。她的臉色漸漸地光亮起來。她驚喜地問道：『你真的以爲我可以做到她們那樣嗎？告訴我，你們是不是用得着像我這樣的人？』

慧珠看見德華這樣地說話，她不高興地笑了。她輕輕在德華的頭上拍一下，溫和地問道：『你要正式加入我們裏面來嗎？』

『但是我還沒有做過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肯不肯相信我？』德華遲疑地說，她這些時候就沒有把眼睛離開過慧珠的臉。

『德華，誰不相信你？你這傻姑娘！』慧珠快活地擁抱着德華。『我們同住了這幾個月。你和大家都過得很好！我

們都愛你，都歡迎你。」

德華站起來，溫和地擺脫了慧珠的手，用平靜的脚步走到窗前列立一刻。慧珠慢慢地走到她的背後，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頭。她忽然掉過頭看慧珠，莊嚴地喚道：「慧珠。」聲音是和平常不同的，使得慧珠不禁驚訝起來。兩個女郎的眼睛對望着了，都是堅定的眼光。德華的略帶憔悴的臉突然發亮了。她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的細弱的身子堅定地立在地上，就像一座石像。但是漸漸地，漸漸地，熱情在她的身體內生長起來，她彷彿感覺到牠的生長，她覺得牠不停地湧着，湧着；她把牠壓抑不住。她的身子開始微微顫動了。她又用戰抖的聲音喚道：「慧珠。」這聲音有點兒像抽泣。她的眼睛裏開始流下了淚珠。

慧珠溫和地應着，她注意地把德華看了這許久，她的驚訝很快地就消滅了。她很清楚，她彷彿看透了德華的心。她知道這是很自然的舉動。她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當她第一次決定把身子奉獻給一個理想的時候，她也會這樣地哭過。

「慧珠，我下了決心了。」德華迸出了這一句話，便卒然掉過身子又在房裏踱起來。

「我知道。」慧珠微笑着道。她看見德華走出了房門，便跟着出去。

德華走下石階，在天井裏站着，伸出兩隻手向着天空，讓太陽光洗滌着她的全身。慧珠就站在石階上看。

繼先拿了一塊巢礎架從裏面出來。他穿着一件襯衫，領口敞開，袖子挽到肘上。他看見她們便笑着問：「你們兩個真閒！也不來給我幫忙。」

「你什麼時候來的？我還不知道，」慧珠笑着說。「你

來，也應該先來看看我們。」

「我來了許久了。我來的時候聽見你們房間裏沒有一點聲息，我以爲你們出去了。」繼先笑着回答，又問着德華：「德華，你怎樣了？這兩三天你爲什麼不到學校去？你們年青女孩子應該活潑點，勤快點才行。」

「女孩子？好大的口氣！」慧珠撲嗤笑了。接着她又說：「繼先，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德華已經決定正式加入我們裏面來了！」

繼先的長臉上現了一個滿足的笑容。他走到德華的面前快活地說：「我就祝你！我早就料到的。你想像不到我心裏的高興！」他伸出手來把德華的手握了一下。德華却羞澀地微笑了，就像一個小孩受了別人的過分的誇獎那樣。

「我很幼稚，我希望你們多多指教。」德華像一個女孩子般謙遜地說。

「你不要客氣，我們又不是新朋友，」繼先還要說下去，忽然聽見裏面有人喚他便住了口，接着英跑了出來。

「繼先，快來！慧珠，德華你們都進來看看！」英看見他們便這樣嚷起來。

「什麼事情？你這樣大驚小怪！」慧珠笑着責備他。她知道英的脾氣，他平日就喜歡嚷，喜歡跳。

「我們的蜂！看我們的蜂！」英快活地回答着。「今年成績一定好！將來你們大家都有蜜吃！」他說罷就往裏面跑，繼先們跟着進去。

他們走進裏面，穿過一個天井，穿過一個廳堂，由一道小門出去，就進了蜂場。那是一個園子。地方還寬敞，種了好些樹木。許多個蜂箱堆在地上，三四個疊在一起，從每個蜂箱旁邊的縫隙裏，那些黃色的小蟲不住地飛進飛出。園子

裏充滿着蜜蜂的吵鬧的叫聲。

繼先把手裏的巢礎架放進一個新的蜂箱內，那箱是空的，正擺在一塊石頭上面。

「這幾天我們正忙着，蜂蜂命在分封，要添出許多箱來，」繼先一面說，一面做事情。英却揭開一個蜂箱的蓋子，從裏面取出一個巢礎架，兩面都被蜂貼滿了，蜂密密麻麻地動着，人看不出來牠們究竟有多少。英拿一隻手提着架子用力一抖，把大部分的蜜蜂都抖去了，他又接着抖了兩下。於是他們的周圍就憑空添了不少的蜂。空氣中原先充滿着蜂羣，這時候顯得更擁擠了。有幾隻蜂貼在英的手上，有幾隻便飛到德華和慧珠的頭上站住了。

德華畏怯地搖動着頭，被英看見，他就平靜地帶笑說：「不要怕，牠們不會刺人的。」又看見手裏的架子上巢礎已經被蜂咬壞了，只剩了一小塊，便去取了一塊新的來放進去。

繼先也同樣地忙着，他却時時掉過頭來囑咐着英：

「英，不要忘記加糖水。」

「英，記着看見蜂在做王袋，就給牠毀掉，免得分封太快了。」

慧珠和德華在旁邊走來走去，看着他們做這些事情，他們也覺得很有興味。慧珠禁不住微笑地對德華說：「繼先這個人很奇怪。一萍說他粗暴。他都可以和蜜蜂，和小學生做很好的朋友。」

「粗暴？是的。這是你們女人批評我的話，因為我反對戀愛，因為我常常罵你們女人！」繼先聽見慧珠的話，便帶笑地搶着分辯說。

「我在和德華說話，我並沒有和你說！」慧珠拿這話來堵塞繼先的嘴。繼先笑了。英和德華都笑了。

「慧珠，」歇了一會繼先換了莊重的語調喚慧珠，他卻不抬頭看她，他仍在做他的工作。

「什麼事情？」慧珠帶笑地問，以為他還在和她開玩笑。

「你看出來炳這幾天的變化嗎？」

聽說提到炳，慧珠就不笑了。她的面容漸漸變得嚴肅起來。她彷彿看見了炳的苦惱的面貌，彷彿聽見了炳的煩躁的話語。她這幾天也就關心着炳的事情。她低聲回答說：「我知道。」

「你不覺得有什麼危險嗎？我今天上午還和仁山談過，我們應該正式開導他一番。仁山等一下就會到這裏來。」繼先的聲音裏帶一點焦慮。

慧珠沈默了一下像在想一件事情，過後她便憂鬱地回答說：「這沒有用。炳現在是很固執的。他知道的不見得比我們少。但是他的性情——他經歷過了那許多事情，那樣的環境是很容易使一個清晰的人變為瘋狂的。」

「我們就不可以幫助他？」德華懇切地插口問。這是聽見他們的談話以後說的，事實上她並沒有注意到炳的變化。

「恐怕沒有用，」慧珠搖搖頭說。「炳也許比我們都熱烈，比我們都勇敢。這是一個悲劇。生活的洪爐把他磨練到這樣。……德華，你不覺得可怕嗎？你決定了到我們裏面來。」

這一句話把德華問着了。她完全沒有想到那些事情。她也不很懂得慧珠的意思。她看慧珠的臉，那臉上有苦痛的表情，但眼光却是很堅定的，很有力量。她記起了她和慧珠同住了幾個月，她知道一些慧珠這一羣人的生活狀況，她認識那些人，她同情他們的思想。她甚至多少分享過一點他們的快樂和愁苦。她佩服他們，羨慕他們，愛他們。她願意和他

們在一起。她並沒有一個時候在他們裏面發見過恐怖，她自己也沒有感到過。她爲什麼要害怕？她就直率地回答道：『我爲什麼害怕呢？和你們在一起我什麼打擊可以忍受，你該曉得在我的胸膛裏跳動的，不再是我一個人的心，那是你們大家的心。任何大的悲劇，我可以忍受。』她說到後面，自己很受感動，聲音戰抖着，她一面指着自己的胸膛。這時候她彷彿看見穿過那飛舞的蜂羣，透過那些樹木，越過那土壙，便立着那監獄，便現着那刑場，那槍斃，那大刀，那許多種她叫不出來名稱的刑具排列在那裏，使她的眼睛昏花起來。漸漸地從遠處現出了許多面孔，許多帶笑的面孔，都是她的朋友的。牠們逼近來，遮住了一切，於是消失在土壙後面，樹林後面，蜂羣後面。她沒有一點恐怖，她反而微微地笑了。繼先在她的對面躬着腰拾一個箱，聽見她說話，便舉起一下頭來帶了讚嘆的眼光看她。英繼續着給蜂毀王袋，就停止了來對她做個笑臉。

慧珠看見德華的笑，心裏就高興起來，把方纔的憂鬱趕走了。她無意間抬起頭看天空，天是蔚藍色的，非常清明，沒有一點雲片。她看不見太陽，太陽給樹梢遮住了。她埋下頭，看見滿地都是陽光，在樹蔭下面也有些些明亮的斑點。這時候她忽然想起了那未完的文章，就對德華說：『你在這裏玩玩罷，我要去寫完那篇文章。』

『好，你先走罷。』德華溫和地應着。慧珠剛移動着脚步，就看見林舍動着兩隻小腳一偏一跛地走進來，在她的後面跟着仁山。

『慧珠，客人來了！』林舍的臉上堆着笑，她張開大嘴說話。『繼先你這樣忙着，也該休息一下！』她看見繼先忙着開關每個蜂箱的蓋子，就這樣嚷着：『我來給你幫忙。』

她就往繼先那邊走去。她走路時樣子似乎有些吃力，但她却走得很快。她也去拿巢礎架，她也去開蜂箱，她一面做，一面喚繼先，時時和他說話。

仁山和家人招呼過了，敬了敬，說了幾句話，就走到慧珠的身邊，極力做出平靜的樣子低聲說：『慧珠，我們到外面去。』慧珠點了點頭默默地跟着他走出去。德華痴痴地望着他們的背影。繼先從蜂箱後面投過來一瞥匆忙的眼光。英正忙着在找王袋，林舍俯着頭在揭蜂箱的蓋子，他們都沒有看見什麼。

走出廳堂，仁山便在慧珠的耳邊說：『報館馬上就會有問題。』

慧珠側過臉投一瞥驚訝的眼光在仁山臉上。

『旅部裏的朋友剛纔送了消息來，報紙的壽命至多還有一天。』仁山嚴肅地低聲說下去，他和慧珠的脚步並沒有停止過。

慧珠默默地咬着嘴唇，她的心跳動得很厲害。她幾乎不相信這消息，但她知道這是真確的事實。她的憤怒是很大的。她只覺得血不住地在她的身體內湧。她就莊嚴地說了一句：『我們去看雄。』雄就是那報館的一個編輯。

『雄到報館去了。』萍在協會裏等你。』

『好，我們就走。』慧珠堅決地回答着。他們進了房間。慧珠把那未完的文章收拾起來，另外留下一個字條放在桌上給德華看。

這兩個人匆忙地走了出去，一個工人來給他們把門關上。

街道上異常靜寂，花在荒涼的舊院子裏開放着。蜜蜂在空中飛舞。陽光給石板道鏤上了金色，石板縫裏的青草昂着

頭呼吸這溫柔的空氣。這一切和平常沒有兩樣，但是他們的心却很厲害地跳動着，使他們幾乎不敢說一句話，恐怕一開口心就會跳出口來。

他們走過幾條窄巷都沒有遇見行人，偶爾在大開着的舊院門前，看見兩三個婦女坐在那裏談閒話。空氣一點也不緊張。但他們依舊匆忙地走着。在一個十字路口，他們和一個背槍的兵士對面走過。那年青的兵士好奇地把他們看了一眼，但也沒有做什麼舉動。

他們進了大街，走在平坦的馬路上，他們纔驚訝地注意到這條馬路上今天忽然地顯得異常擁擠了。許多人吵鬧地談論着迎面走來，往他們後面那方向走去。在人叢中時時現出來武裝的兵士。

『我們先到報館去一輪！』慧珠忽然感到一個預兆，就變了臉色，低低在仁山的耳邊說，聲音略略有點顫動。

仁山沒有說話便跟着她掉轉身子往後面走。他們依舊走得很慢，穿過那人堆裏。沒有人注意他們。但有兩次他們幾乎和對面走來的人相撞了。兩次他們都聽見人用本地話罵他們，他們却没有功夫去細聽那些話。

走完兩條街，他們看見前面的許多人停了脚步。那些人全停在一個建築的門前。那裏已經聚集了不少人。慧珠吃了一驚。她不用思索，知道那裏正是報館的館址，是一所一樓一底的鋪面。她輕輕把仁山的肘一觸，等仁山側過頭，她把一瞥恐怖的眼光投在他的臉上。仁山不開口，他的臉上突然飛來了一堆黑雲。他馬上掉頭去看前面，他一面走着，一面用手去挽了慧珠的一隻膀子。

一些人忽然從前面退了下來，原先聚在報館門前的一堆黑影馬上散開了。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却依舊用力擠

上前去。後面有人在推動他們，前面有人退下來，這擁擠是很費力的。仁山把慧珠的手腕緊緊挽着，兩個人的身子靠在一起，用力向前慢慢兒移動。有幾分鐘光景他們實在不能够前進了，就蹣跚起腳伸長了頸子看前面。他們看見一個警察拿着鞭子在趕人。但過一會兒那警察不見了，退下來的一羣人又圍了上去，前面鬆動了許多，他們趁着這機會，費力擠到了報館門前。

報館前面停着一輛大汽車。步道上站着十幾個持槍的兵士。門開着，兩個兵在門前守衛。在報館裏面閃動着兵士的影子。

慧珠低低嘆了一口氣，把身子緊緊靠在仁山的身上，仁山用一隻手抱着她的腰。他們隱在人叢裏，只露出了兩個頭。他們都仰起頭去看樓上，那些關閉的窗戶遮住了裏面的一切。但從那裏面却送出來脚步聲，吵鬧聲和移動傢俱的聲音。

一個兵捧了一束紙件跑出來，另一個兵又抱了些簿子和書本。他們把這些東西都放進汽車裏面。接着在報館裏面又起了大的響聲。

『前面去，』慧珠低聲在仁山的耳邊說。她便往前面擠去。人羣中起了一個騷動，衆人都爭着往前面擠。

從報館裏面一些警察趕了幾個人出來，讓他們走開了。接着幾個武裝兵士押着一個人出現了。

『雄！』慧珠禁不住悲痛地唸出了這個字，她往前面一撲，她的身子就微微戰抖起來。仁山吃驚地看她一眼，把她的腰緊緊摟住，恐怕她要跑到前面去。

雄穿着青西裝褲，上身只穿了一件襯衫，兩隻手反剪地被縛在後面，一張臉陰沈着。那臉上沒有一點懼怕的表情。

四個兵押着他。他平靜地走着，一面把他的鋒利的眼光往四面射，好像在人叢中尋找什麼人一般。

慧珠和仁山差不多忘記了自己，那激動把他們壓倒了。他們把頭伸出去把眼光向着雄的臉上投去。於是他們的眼光和雄的遇着了。雄微微一笑，那眼光就變得溫柔起來。慧珠的眼裏迸出了淚珠，她幾乎要叫出聲了，却被仁山一隻手輕輕把她的嘴蒙住。他們還在看着雄，但雄馬上掉開了臉，低頭跟着兵士走了，彷彿並不會認出他們來。

慧珠用眼光把雄送上了汽車。仁山却痴呆似地望着那報館門。一陣驚駭使他的眼睛變花了。從那門裏兵士們又押出來一個人，是一個三十幾歲的漢子，穿了一身的灰西裝，兩隻手反剪地縛在背後。他昂然地走着，並不掉動他的頭，兩隻眼睛夢幻地望着遠處，方臉上帶了一點光輝，他半張開大嘴哼着一首叫做『斷頭台上』的日本歌。

『原諒我罷，朋友們，
我無限地熱愛着你們……』

仁山看着那方臉，聽着那聲音，彷彿全身的血都凝住了。他把他的眼光死命地釘在他所熱愛的這張方臉上，他恨不得把以後幾十年的眼光都用在這一瞬間來看牠。但是那個人却跟着兵士上了汽車不見了。當那人走過他這一邊的時候，他曾在人叢中說了一個『薩約那拉』，他的聲音並不很低，可惜却不能夠透過人羣的吵鬧達到那人的耳裏。『慧珠，』他悲痛地在她的耳邊喚道，他覺得她的身子在他手腕裏厲害地抖起來。『我們走罷，』他的眼睛模糊着，他的心開始痛楚了。

那些兵士都擁上了汽車，於是喇叭一響，汽車就開始動起來。人叢中接着起了一個大騷動，許多人嚷着跑着，警察

又拿起鞭子來驅逐看熱鬧的人，很快地馬路上現出了一條路，讓那汽車得意地開走了。

報館門被鎖住了，人已經在門板上貼了封條。一個警察還留在那門前步道上徘徊着。看熱鬧的人散去了，他們一路上談論着。許多人的口裏都發出來不滿的言論。他們想到這城裏的唯一的報紙的消滅，心裏很有些不快活。

在那散去的人羣中，仁山挽着慧珠的腰，默默地走着。兩個人都不想說話，都覺得身子落進了冰窖，血液已經凝固，不再在身體內循環了。眼睛被淚水模糊着，在那眼瞼兒上面還印着剛纔的一幕圖畫。

忽然一隻手從後面伸過來在仁山的肩頭輕輕一拍，仁山就鬆了那隻攙着慧珠的手回過頭去看，他遇着了炳的沈重的眼光。炳陰沈着臉，現了憤怒的表情，炳的旁邊站着碧玉，就是雄的伴侶。碧玉的臉上好像點燃了火，那小眼睛裏不斷地冒出火光來。她的眼睛是乾燥的，她似乎並沒有哭過。慧珠這時候也把頭掉過了來。她親密地低低喚了一聲『碧玉』，便往碧玉的身邊走去。

『我們走罷！』炳命令似地說，拉着仁山往前面走了，讓慧珠和碧玉留在後面。太陽已經下了山坡，但霞光却升上來，染紅了半個天空，從這馬路上望過去，盡頭處是一匹山，他們的眼睛看不見牠，就只看見那一片紅光，好像半個天空都給人塗上了鮮血。

『仁山，你看見嗎？我的眼睛裏全是血，全是血，』炳苦惱地說，聲音低，却很沈重，就像用一把小石子投擲在仁山的心上。

仁山，默默地看炳的臉，他突然被恐怖抓住了。他的眼裏充滿着霞光，他看炳，彷彿炳的臉上就全是血。歎了歎，

他鎮定了自己，悲痛的感情又在他的心裏升起來，他忍耐不住，就低聲問：『你聽見他的歌聲嗎？志成剛纔唱的。』

炳微微搖了頭，沈重地回答說：『我的耳朵已經聾了。』

過了半晌他纔接下去：『我們上當了。』

碧玉和慧珠從後面趕上來，走過他們的面前，碧玉低聲說一句：『到一萍那裏見，』兩個女郎就大步走了。

『我們走快一點！』炳說着也就放大脚步，追上去。不到一會兒功夫四個人陸續進了工會的大門。廣場上很冷靜，克一個人埋着頭在那裏徘徊着。

『你們這時候纔來！』克看見他們走近了，就驚喜地說。他們不答話，只帶了嚴肅的表情走過來。到了克的身邊，炳沉重地說：『完結了，兩個人完結了。』

『兩個人？』克的臉色馬上陰沉下來。他苦痛地噙着這三個字。似乎不大明白這意思。

『兩個人，雄和志成，我們親眼看見的。』碧玉接着說。她的火一般的眼睛燒灼着克的臉。她的聲音是嚴肅的，但似乎又是冷淡的。好像她看見自己所愛着的雄的失去，並沒有一點個人的悲痛。而其實那悲痛正隱隱地割痛着她的心。

但是另一種感情壓倒了她，使她忘掉了一切。她就伴着慧珠往裏面走去。

『這不過是個開場，以後的戲還多着呢！』炳苦惱地，甚至帶了點恐怖地說。

『我們馬上開會！』克堅決地說。『但是在這裏是不行的。』

『我們先到一萍那裏再說。』仁山回答道。

『仁山，你馬上就離開這裏，這裏現在很不安全。』克一面走忽然掉過頭來對仁山說。

『你自己也應該留心，你的情形比我更危險，』仁山關心地回答着，臉上露了一個笑容，沒有懼怕，但多少有一點痛苦。

『戰爭開始了，誰還能夠顧到安全？我們是不要緊的。你却應該保重自己，』炳的聲音漸漸變得溫和了，他關心地看了仁山一眼。

仁山還想答話，一種感情却突然襲來阻塞了他的咽喉。熱淚從他的眼裏迸出來，他的痛苦好像給一股晚風吹去了。

他感激地想：在這時候和那些朋友們一塊兒去死，也是一件很快活的事情。

一一

碧玉第一個走進婦女協會，慧珠跟在她的後面。她們進了一萍的房間，一萍和小影正在低聲談話。

『雄呢？碧玉，你一個人來！』一萍看見碧玉就這樣問。碧玉起先出去，原是要去喚雄回來。

『我只來得及看見他上汽車，現在押到旅部去了。』碧玉苦痛地低聲說，她就疲倦地往床上一倒，把兩隻手蓋着臉。好像她先前努力支持了那麼久，現在是精力竭盡了。

『什麼？這樣快！』一萍驚恐地站起來，她走到床前去追問，小影也站起不住地把驚恐的眼光去看碧玉。

『一萍，一切都完結了。我親眼看見雄和志成上汽車的，』慧珠含着眼淚說。『但是他們沒有懼怕，他們的臉上都帶着笑容。』她說到這裏聲音便澀起來了，她再也說不下去，就抱着一萍低聲抽泣起來。

『完結了。』一萍絕望地響應道，她緊緊地抱着慧珠。小影看見這情形也在旁邊流了眼淚。

碧玉一翻身從床上跳起來。她的眼睛是乾的，從那裏面繼續射出來火光，她用嚴肅的聲音責備她們說：「你們哭有什麼用處！他們還沒有死，我們應該想個辦法！」

一萍放脫了慧珠，把手在長青上一抹，回身道：「我們找克來商量。」

慧珠抬起頭，從淚花中看見了壁上掛的高德曼的放大照像，那女革命家正帶了剛毅果決的眼光來看她。她鎖定了自己，她覺得心上的重壓都給她這一陣哭趕走了。她急急響應道：「我去，事情很緊急了，我的哭就誤了事情。」

「鬥爭開始了，我們應該沉着應戰！」碧玉興奮地說，她聽見外面有腳步聲便把話止住了。

「仁山來了，」慧珠解釋說，她分辨出來這是仁山和炳的脚步聲。果然接着便進來了那兩個人。

「今晚開會，在你家裏好嗎？」炳一進來就對一萍說。

「好，人到得齊嗎？」一萍點着頭，一面問。

「就只有我們幾個！有的人來不及通知了。雲今天又在城外。」

「一萍，你馬上回去！你和碧玉一道去。我們接着就來！」慧珠這樣催促一萍。

「但是這裏還得收拾一下。」一萍回答說，把眼光往四面一掃，好像看看房間裏有什麼東西應該收起來。

「你先去，這裏的事我來做！」好些時候不開口的**小影**堅決地這樣說了。

「那麼，碧玉我們走罷。」一萍開了書桌的抽屜，把一束紙件。拿出來揣在懷裏，便掉過臉去看碧玉。

「你一個人走罷。我還要回家去！」碧玉堅決地說，好像她已經下了決心。

「碧玉，你不要回去了，」**小影**關心地掉口說。「你家裏不很安全的。」

「我一定要回家去，有好些文件都放在那裏。」碧玉固執地說，她的眼前就動幌着那些文件，她關心牠們，比關心自己的生命厲害得多。

一聽見提到文件來人就沒有話說了，誰都知道文件的關係是很重大的，他們決不能夠失掉牠。慧珠熱烈地出來說：

「那麼我陪你去！我幫你去收拾屋子，你沒有理由可以拒絕我。」她側頭看見一萍還站在那裏，便催促道。「你還不走！站在這裏做什麼？」

「好，我現在走了！」一萍短短地說了這句話便拔步往外面走了。但她又回過頭說：「仁山，你呢，你跟我去。」

仁山還沒有回答，慧珠便搶着說：「仁山，你就跟着一萍去！你一個人在街上走，不好！」

仁山看了慧珠一眼就默默地跟着一萍出去了。碧玉和慧珠也走了出去。炳走在最後，他還要到工會裏去通知克，又要到學校去。**小影**一人留在房間裏忙着收拾東西。

炳到學校時，夜已經來了，但天空並不很黑暗。他匆忙地進了繼先的房間，那裏面還沒有點燈。他聽見繼先激動地在和幾個學生講話。

「誰？」繼先看見炳推了門進來，就停止說話驚恐地叫了一聲。

「是我，繼先，」炳沉重地回答說，他看見繼先的長臉的輪廓在灰暗的背景中顯露出來。這景象使他的心情更緊張了，他彷彿聽見房間裏有一個細微的哭聲，但看不見什麼。他就問：「爲什麼不點燈？」

「我們的光明滅了，」繼先激動地回答，聲音裏充滿着

苦痛；他剛剛得到了那不幸的消息，他在和學生們談起雄和志成的事情。歇了歇他又問：『你有什么麼新的消息？』

『走，我們到外面去！』炳命令似地說，聲音是很短促的，繼先不知道那裏面含着意思。

『仁山他們怎樣？你看見他們嗎？』繼先關心地問。

『他們都好，時間不早了，我們馬上走！』炳說着，他却走到床前去，一面問：『誰在哭？』

一個學生從床上跳起來，撲到他的身邊，拉着他的手膀抽泣地喚着『炳。』

炳拍拍那學生的頭溫和地說：『賢，不要哭！眼淚是愚蠢的。』別的學生便圍過來，向炳發出一一些問話。

『他們怎麼樣？人家會弄死他們嗎？』賢抽泣地扭着炳的手膀追問着。

『誰知道？每個人都會死的！』炳差不多粗魯地答道。

『學校裏的事情怎麼辦？』繼先忽然發出這問話。『我本想召集一個會，但今天又是星期六。』

『學校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前次我和志成已經掃除過了。』炳很有把握地說，接着便問：『舜民呢？』舜民是這

學校的教務主任，一個中年的本地人，他是一個忠實的同情者，不喜歡在會場裏出面，却肯埋頭做事情。在外面人看來，他的黨派色彩是很淡的，却不知道實際上他替團體做了不

少的事情。

『他剛纔得到消息，就去圖書館檢查去了。學生方面就由他們這幾個人負責。說不定明後天會有人來檢查學校。』

繼先鎮靜地回答說，一面指着面前的這幾個學生。

『就這樣辦好了。別的事等一會再說。我們走罷。』炳覺得學校方面暫時沒有大問題，便略略放了心，催促繼先快走。

『賢，你跟着我們出去，』炳就拉着賢走了出去，但繼先還留在房裏向一個學生吩咐一些話。

三個人走出學校，大門便被掩上了。這學校也是由一座舊廟宇改造來的，外面是廣場，但已經被人在那上面修了一條橫貫的街道，偶爾有一兩個人經過，靜寂的沒有響聲。兩

株大榕樹立在陰暗的背景裏，那兩大堆茂盛的綠葉在晚風裏微微搖動，就像兩個巨大的黑影在空中無動。環境是悽涼的，甚至是可怕的。但是在天的一邊，那顆大的金星明亮地閃

耀了。

大街上很明亮。店舖大開着，從那裏面射出來乾電燈的光亮；酒館裏正熱鬧，從那不很高的樓窗裏送出來女人的嬌

笑和男人的猜拳鬧酒的聲音。一個穿灰色制服的樓着二個裝的孩子面孔的妓女坐在黃包車上走過去了。一個十字路口

圍聚着一羣人，在一家店舖門前人在唱木偶戲。木偶在台上荒唐地打起來，一羣人在下面開心地哄然笑了。在另一條街

就在報館的斜對面，一家店舖門前又爆炸似地響起了鞭炮。人們在笑着，玩着，開心着。這一天就像是一個節日。

報館冷冷清清地立在那裏，封條貼在門板上，一個警察站在步道上，對着幾個商人模樣的人談着一段笑話。

『炳。』繼先忽然用一個戰抖的聲音在炳的耳邊低低喚道。

炳含糊地應着，他的眼睛正在看那門板上的封條。但他並沒有停止脚步，他馬上就把報館留在後面了。

『那東西你放在什麼地方？』繼先低聲問道，他一面留神看旁邊的行人。

炳側着頭看他一眼，好像奇怪他為什麼問這句話。但炳並不給一個答覆。

「前一次是你和志成藏的。我今天在那原地方看過了，繼先的聲音抖得更厲害了。他這時候很激動。」

炳却用了鎮靜的眼光看他，並且用鎮靜的聲音問他：「你爲什麼想起那事情？」

繼先看見炳這樣鎮靜地說話，他的激動反而加增了，他追逼似地說：「我知道，我怕你要使用牠！炳，現在是不行的。……一時的痛快，沒有用……現在還輪不到你。」

炳不作聲，好像他沒有聽懂繼先的話。其實他完全懂得。繼先的確說出了他所想做的事情。不只在今天，好些時候以前他起了那心思，他就預備着做一件事情，然而直到今天，直到先前的一刻，他纔下了一個決心。這決心是無可挽回的，在他，一切事情都已經安排好了。這不是理智在命令他，這是感情，這是經驗，這是環境，牠們使他明白和平的工作是沒有用的，別人不給他們這些長的時間，別人不給他們這些機會。像雄和志成那樣的人也不能夠長久地留在他們中間。他的輪值是不會久等的，他說過他不能夠做一個吝嗇的人。他也應該交出他的生命。那麼與其由別人來發動，還不如由他先下手。由他來使用那暴力。

「爲什麼輪不到我呢？」炳沈重地說，那聲音是很堅決的，好像他相信着他的輪值已經到了。

「不行，我們恨的是制度，不是個人，不是個人……」繼先苦痛地說，他知道炳已經下了決心了，那事情是無可挽回的。但他確實相信着在目前暴力是不必需的，個人的恐怖更沒有用處。他們正在困難的環境中掙扎着，他們應該慢慢兒發展起來。那一時的痛快會給他們摧毀了一切。他並不可怕。他却相信着那舉動是不會有好處的。更難堪的是他不能夠在失掉雄和志成以後再失掉一個像炳這樣的朋友。

炳苦痛地微微笑了：「繼先，不要再說這些話。你不會說服我。你神經太過敏了，我並不預備做什麼事情。」這一次炳却說了假話，他拿牠來騙繼先。

繼先果然不作聲了。他並不相信炳的話。他知道炳在騙他。他也知道任何理論都不能夠阻止炳。他的話也是沒有用的。對於這他不能夠做一點補救的事情。他苦痛地在心裏暗地計算那未來的損失。

他們到了一萍的家，小影出來開門。碧玉和慧珠還沒有來，衆人正擔心着，但不到一刻鐘光景她們便趕來了。

「我們很替你們擔心，恐怕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家看見她們便都放了心，仁山欣慰地這樣對慧珠說，他又問：「你們在路上遇見什麼嗎？」

「連鬼影也沒有看見！我們一路上非常安全！」慧珠回答說，碧玉就把那一大包東西放在一萍的床上。

大門給關閉了，他們又把橫杆架上，還留了賢在門邊守着。在一萍的寢室裏在一種緊張的情緒下面會議開始進行着，每個人輪流地低聲談話，話語很簡單，但很扼要，沒有誰發表過一句多餘的話。這樣仔細地談了兩點多鐘，他們決定了幾個辦法，幾個戰略，幾個進行的步驟。……

會議一結束，陳清就先走了。克接着也走了。他在這城裏是很危險的，旅部老早就想把他去掉。所以他們派他到另一個小坡去，報告這次的事變，並且求那邊朋友們的幫助。

繼先回到學校裏，小影到婦女協會，他們的危險性比較少一點，而且在那裏還有工作等他們去做。賢跟着繼先走了。

一萍聽說慧珠他們還沒有吃晚飯，就拿出了一筒餅乾，又燒了一點茶給他們喝。大家談了許多話，炳一個人說得最

少，却吃得最多，喝得最多，好像他的心裏很平靜，沒有一點事情。然而他那臉却又是陰沈沈的。

『炳，』慧珠覺察出來這情形，就喚着炳說：『你心裏好像有什麼事情，你疲倦嗎？』她關心炳，因為她知道一件事在苦惱他。

『沒有什麼，』他急急辯解說。他微微一笑，但這笑容在別人的眼裏看來是有些悲慘的。他站起來說：『我要走了。』他却不預備走，他留戀地看着屋裏的幾個人。

『我也回去！』仁山站起來說。

『不行，你不能回到志成那裏！』慧珠搶着阻止他說。

『但是那裏還有些東西。』仁山遲疑地說。

『仁山，你的東西我去替你拿。你到慧珠那裏去睡，那裏比較安全些。』炳連忙接口說，好像他就害怕仁山要到他家裏去。衆人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但也不大留心這事情。他說的倒是真話，慧珠那裏是個比較安全的地方。林舍的已故的丈夫在這城裏有着一點好聲名，又有一點錢，甚至和旅部裏的人也沒有惡感。

『炳的話不錯，仁山，你就到我家裏去睡。你的東西我明天去拿。炳也不應該到你那裏去！』慧珠接着說。『你在這裏我們應該擔保的安全。將來情形十分緊急時，我們就讓你先走。』

『讓我走，你們呢？難道我怕死？我就不能和你們共患難？』仁山熱烈的爭辯說，他覺得他不能夠離開他們。

『我們爲什麼要你死呢？在那邊他們很需要你。』一萍把她的細眉微微一皺，慢慢地嘆了一口氣，帶了關心地說。過後就低聲唱起來：

『我知道我活着的時間不會多了，』

『我就應該活他一個痛快。』

『一萍，你又唱這首歌，』慧珠在旁邊抱怨說。

一萍在房裏走了幾步，她望着慧珠回答說：『我彷彿看見死一步一步地走近了。說不定我們明天就不能夠再見面。』她說到這裏就淡淡地一笑。

『不會的，不會的！我不相信，我們還沒有做出事情來』，碧玉堅定地說，她的小眼睛裏冒着火，她的面容是很莊嚴的。

『我們走罷。』慧珠對仁山說，她看見炳還留在這裏便喚着炳道：『炳我們一道走。』她在桌上拿了一隻手電筒。

炳正預備走了，他忽然注意到桌上還有一隻電筒；就去了手裏，對着一萍說：『這個給我！』

一萍點了點頭，但過後又猛省般地问道：『你平常不是不肯用電筒嗎？』

『這一次我要破例了，』炳微笑地回答着。她癡呆似地看着炳的臉，她的臉上漸漸地堆滿了疑雲，那兩隻光亮的眼睛黯淡了。

炳似乎不曾注意到這個，他掉轉身子跟着慧珠和仁山往外面走了。等他跨出了門限，走下石階到了街心時，一萍忽然開了門跑出來喚他。

『炳，你不要走！你就在這裏睡罷。我有話和你說！』

炳把電筒一按，用電光去照亮一萍的臉，那臉依舊是豐腴的，給濃髮掩了右邊的臉頰，那眼睛裏，有淚光在閃耀。他遲疑了一下，他覺得心跳動得很厲害，他想跑過去捧着那臉頰狂吻，但馬上他就鎖定了自己，急急用一種冷淡的，幾乎是粗魯的聲音說：『不，我走了。明天見！』他滅了電光，讓一萍消失在黑暗裏去了，他彷彿聽見她閉門的聲音。

他沒有一點留戀地走了。在他的眼前忽然現了那死友宗的臉一般的面龐，同時一個粗暴的聲音響起來：『炳，你走！』他的眼睛開始潤濕了。

慧珠看見炳許久不說話，又知道他們快要和他分手了，就喚住炳說：『炳，你不該瞞我們，我知道你已經下了決心了。』她知道炳的心就彷彿看見了她一般。而且炳今晚上的舉動並沒有一件逃過了她的眼睛。

炳不說話，却只顧埋着頭走，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話。仁山接着也喚他一聲，他也不回答。

很快地他們走到了兩條巷子的交叉處，炳應該往西去了。在這裏也是很靜寂的，除了他們三個，便沒有別的行人。

慧珠站住了，往四周一看，低聲說：『炳，你就這樣和我們分別嗎？』她伸出手給他。

炳熱烈地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感激似地說：『你們原諒我。……我真正不願意離開你們。』他的眼淚却滴到了慧珠的手腕上。

『爲什麼要原諒？就說祝福罷！……你看我是了解你的。』慧珠微笑着親切地說着，她慢慢兒把手腕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去。

炳又和仁山握了手，口裏說：『不要緊，我們明天還可以見面的。』他決然地擲了仁山的手往西邊的巷子裏去了。

慧珠還立在路口癡癡地望着他的逐漸消失在陰暗裏的黑影。她心裏苦痛地叫着：『他哭了。』

仁山看見她這樣站着，便走近她的身邊，把一隻手伸去摟住她的腰，親密地低聲在她的耳邊喚道：『慧珠，我們走罷。』

她不答話，却默默地跟他走着，把身子緊緊偎在他的懷

裏。過了好一會兒她纔嘆息地說：『炳快要離開我們了。』仁山一手摟着慧珠。一手拿着電筒照耀那道路，他跟着她慢慢走着脚步走。他把頭俯在她的肩上，溫柔地在她耳邊說：『慧珠，不要悲痛，我是不會離開你的。』

慧珠默默地走着，過了半晌，忽然自語似地說：『許多青年到我們運動裏面來，但很快地就交出生命走了。炳說過他不是一個吝嗇的人。』她的聲音顫動着，那裏面充滿了悲痛。

她的悲痛傳染到了仁山的心上，他愛憐地緊緊摟着她。好像這假倚可以給他們把那悲痛掃除掉。

『慧珠，不要想那些事情了。明天的太陽一定會照常升起來的。在那時候以前我們就不可以談點別的事情，個人的事情？』仁山的溫柔的聲音在她的耳邊響起來，她的心不覺微微地被打動了。

她還沒有答話，他就繼續說下去：『你在這裏一點也沒有想到愛情上面嗎？』

『你爲什麼問這個？』她低低地問道，她覺得她的身子在他的懷裏發起熱來。

『因爲我很關心你，』仁山的聲音戰抖着，他差不多要吻到她的臉頰了。『因爲我願意你過得幸福。你還記得我對明說的那一段話嗎？』

『那麼你就看不出來我在愛你？』慧珠覺得發起熱快要熱到溶化的程度了，就忍耐不住迸出這句話來。

仁山溫和地笑了：『我想我是看得出來的。我是等着這一天到來的。』

『那麼你來這裏時就帶了這心思？』喜悅使慧珠忘了黑暗，忘了悲痛，忘了周圍的一切。她滿意地笑着問道。

『這全是偶然。我自己也不知道。在上海時我們本有機會相愛的。但那時候我剛剛埋葬了愛情，我甚至憎恨他。』仁山直率地回答說，他彷彿看見那些事情都向着他遠遠地退去了。慧珠的美麗的臉遮住了一切，那臉上有一對大眼睛，閃耀着就像兩顆明星。『我到了這裏，是你把我的愛情鼓舞起來，你點燃我的激情。我可以沒有一點慚愧地對你說，『我愛你』……』他忽然換了語調用更低的聲音求說：『給我一個吻。』』

慧珠把臉掉向他，熱烈地說：『爲什麼我還要吝惜我的嘴唇？也許明天我就會離開這個世界，離開你！』說罷她便把嘴伸上去迎接他的俯下來的嘴。兩個身子合在一塊兒，沒有動，電筒的光亮滅了。

『不會的，你的輪值不會來得這樣早。』仁山夢囈似地說話。

『這輪值是不會有什麼早遲的。假使我明天就死去呢？』慧珠夢囈似地回答。

『我會在心裏記念着你，我會哭你。我會更努力繼續你的工作，』他感動地說，熱情在他的身體內充滿了。

『仁山，我沒有一點留戀，我沒有一點懼怕，我可以受一切的打擊。也許明天這世界就會全沈淪在黑暗裏，但我的信仰是不會動搖的。……抱緊我，抱緊我，』她愈說下去，她的聲音變得更低微，『過一會兒我們就會離開了。就在這時候，這時候，……你的嘴唇，……你的手，……牠們是那麼有力的，……那麼有力的，……我不怕……我有信仰……給我吻……』她含糊地說着，慢慢兒，慢慢兒她的聲音便低到沒有了。

『不要說話，靜靜的……呵，你的眼睛，你的嘴唇……』

仁山低聲說着便把嘴唇壓下去，用力吸吮着，兩隻手把她的身子抱得更緊，他也很清楚地感到她的回抱。幸福包圍了這兩個。但是漸漸地那激情在消退了。

靜寂的夜裏忽然起了一個響聲，電筒從仁山的手裏落了下來，但落在石板縫裏生着的青草間，響聲並不大。兩個人好像從一個甜蜜的夢裏醒了過來。仁山慢慢地鬆了手抬起頭，望着慧珠微微一笑，他看見她的大眼睛發亮着，那裏面有東西在流動。

『你哭了，慧珠，』他溫和地說，『爲什麼要哭？愛並不是罪過。』

『這並不是哭，我很快活，』她拭着眼睛回答說。『幸福來的時候也會使人流眼淚。……你看滿天的星光，夜是多麼美麗，多麼柔和。……』

仁山俯下身子去拾電筒。慧珠却出神地望着天空。天空突然顯得更大了，就像無涯的大海，就像一張覆蓋着一切的天幕，那麼平靜，沒有一點皺紋，全是一樣深的藍色，許多星子掛在上面，就像那無數的眼睛。忽然一線光亮往西邊移動，是一顆星往西邊落，很快地便落下天際不見了。她彷彿聽見吹哨似的聲音。她不禁驚訝地低低叫起來。

仁山剛拾了電筒起來，便吃驚地問：『什麼事情？』他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

『一顆流星，落下去了！』說着，彷彿還有金光在她的眼前閃動。

『一個星球毀滅了，』他望着天空惋惜地說。『那也是生命。慧珠，你不害怕嗎？』

『在這地球上每天都有生命在毀滅的。我也可以伸出手去毀滅一個生命。在那時候我的手是不會戰抖的。仁山，你』

相不相信？」她說着把一隻手放在他的眼前一幌。

他抓住這隻手放在嘴邊一吻，感動地說：「我相信你。你會那樣，我也會。在必需的時候，我們什麼都可以做。」

「我們走罷，時候太晚了，」慧珠縮回那隻手，把仁山的膀子挽住，慢慢地往前面走了。

「慧珠，你真相信那打擊明天就會到來嗎？」仁山一面走，一面用電筒照耀道路，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問道。

「也許沒有這麼快，但我想決不會久的。你爲什麼不回去上海去？我們不該留你在這裏。你一點也不後悔嗎？」

「爲什麼後悔？你不看見和你們在一起我過得多麼快活？」他放低了聲音，溫柔地說：「尤其是在你的身邊。」他又禁不住吻了吻她的柔髮。

「今晚我們真正瘋了！倘使他們來看見我們剛纔的情形，他們不知道要說什麼話！」慧珠忽然抿了嘴低聲笑起來。

「這環境是很容易使人瘋狂的，」仁山平靜地回答。「但是你記住：對於我們，明天也許一切都不會存在了。」他沒有一點恐怖，就像在轉述別人的話。

三二

陳清晚上到那個在旅部辦事的朋友家裏去了兩次，第二次纔看見了他。那是一個姓林的忠實的中年人，是陳清小學時代和中學時代的同學，陳清只在中學裏讀過一年書，就進了機械廠做學徒。林做着小官，但他對陳清的思想却也很了解。

「這事情沒有一點辦法可想。我也料不到這麼快！」林憂鬱地說，他沈吟地把手托着他的下頷。

「他們的生命大概不會有什麼危險罷，」陳清懷了一線

的希望問道。

「這我就不能夠保險了。前天報紙上的那篇社論把旅長得罪了，大概是那篇文章鬧的禍。」林依舊沈吟地說下去。

「不過我想另外還有原因。聽說旅部××處裏面近來有一個姓王的新職員很活動，他從前和你們的朋友也有過往來……，據說他也在報館裏面做過編輯。你想想看，有沒有這個人？」

陳清一想，他便記起來了。那個人叫做王能，他的確在報館裏做過編輯，他和他們常常來往，屢次表示過要加入他們的團體，那人似乎是個好人，不過喜歡打扮自己，就因爲這一點他們不大滿意他，但他們對他很好，把他當作一個朋友。最近一個多月前他辭職走了。他們偶爾在街上遇見過他。誰也不知道他在旅部裏面做事情。

「不錯！有這個人！我記得他。他和我們做過朋友！」陳清想到這裏不覺氣憤地嚷起來。

「對了。你想事情還有什麼希望呢？你們要謹防他使那一網打盡的毒計！」林替他們擔心起來，他也很氣憤，把一張肥肥的圓臉也掙紅了。「我常說你們裏面混得有偵探，你們總不肯相信。要知道那般口裏說得甜蜜的人常常是不可靠的。我平日不敢多和你們往來，就是這個緣故。」

「你應該給我們想個辦法！我們不能夠就讓那兩個人死。他們真正是最好的人。我寧願犧牲，就讓他們把我抓去都可以。」一陣感情突然來壓倒了陳清。他不能夠鎮靜了。他想到雄和志成，那兩個人平日的種種行爲便誇張地在他的腦裏浮現出來。同時又好像有誰在他的耳邊低聲說：「失掉了這一切都永遠地失掉了。」那悲哀使他忘了自己。他含了眼淚地向林哀求着。

「我知道，我很明白你們都是最好的人。只有你們是最

好的人。但是我只能夠眼睜睜看見你們受折磨，我躲在一邊。你想我就沒有血，沒有肉，沒有良心嗎？我總要盡我的力量給你們幫忙。但是這一次事情恐怕沒有希望了！」林誠懇地說，他沒有流淚，但他的聲音都變成苦澀的了。他說的不是假話。他認識那些人，他就佩服那些人。

陳清不說話。林站起來把兩隻手交叉地放在背後，埋著頭在房裏踱著。他忽然掉頭堅決地對陳清說：「我明天下午給你一個確實的回信。」歇了歇他又接著說：「你們都應該當心，事情很緊急。像現在這樣的局面下，白白的犧牲也沒有好處。」他現了十分關心的樣子。

他們繼續談了好些話。陳清離開的時候，夜已很深了。他來不及去把這消息告訴別的人。他回到了會所，看見婦女協會那邊還有光亮，小影和惠羣都沒有睡，在那裏忙著清理東西，屋角裏地上堆了一大堆紙灰，他把那消息告訴了她們。

第二天大清早晨陳清就到一萍那裏去。他走進馬路，那地方已經很熱鬧了。許多菜担子擁擠在路中間，一些人圍了牠們吵鬧著。幾輛黃包車拉了學生和行李在人叢中慢慢走過。他經過一個乾魚舖的門前，那臭味直往他的鼻裏送。他連忙掩了掩鼻子急急走過去，無意間把腳踏在了扁担上，給繩子一絆，幾乎跌了一交。等他站定身子時，汽車的喇叭聲在遠處響了。人叢中馬上就起了一個騷動，大家爭著讓路，賣菜的挑起担子向步道上跑。

汽車來了，是旅部的大汽車，許多兵擁擠地坐在那上面，在他們中間露了兩個沒有戴帽的頭顱。汽車經過這段馬路時走得很慢，陳清有機會看清楚了車裏的那兩個頭，他的眼光被牠們攝去了。他癡呆地望著。那瘦臉沒有血，一邊臉頰浮腫起來，但表情却很堅定，這分明是雄的臉；那方臉，紅

眼睛，闊嘴裏哼著日本話的革命歌，這分明是志成的臉，雖然那上面增加了幾處紫色的迹印。他想喚他們。但那心裏的呼聲他們是不能夠聽見的。他們沒有看見他，就被汽車載走了。雖然說是汽車走得慢，但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於是兩個熟識的臉便在陳清的眼前消滅了。汽車的喇叭聲一秒钟一秒钟低下去，馬路上的人却重新聚合起來，恢復了從前的景象。幾乎使陳清疑惑這會面只是一個幻景。

「又要去打靶了！」一個賣菜的人驚訝地自語說。

「一定是昨天抓去的那兩個人。又多了兩個冤枉鬼！」買菜的人說。

「兩個讀書人，好好地為什麼要捉去打靶；看他們的相貌決不像做歹事的人！」一個商店夥計接著說。

「這世界怕要瘋狂了！好的人都不能夠好死！辦報紙也會犯罪！」一個小書舖夥計氣憤地說。

「你不怕給人聽見？街上到處都有兵。」一個老頭兒衝了一根紙烟，走過來勸告剛纔說話的那個夥計。

這些話語沈重地擊在陳清的心上。他癡呆似地站在那幾個人的旁邊，眼睛模糊地望著街中的人羣，他不會注意到一個人走到了他的面前。

「陳清，」那人輕輕觸動他的膀子，他吃驚地一看，知道那是炳，就低聲問道：「你看見了嗎？」

炳默默地點了點頭，他的臉色很難看，好像有許多片黑雲堆在那上面。

「完結了！」陳清嘆息地說，他和炳慢慢兒在馬路上走着，轉一個灣就進了一條窄巷子。

「你想我怎麼能够忍心去告訴碧玉！她和雄同居只有兩個多月！」陳清悲痛地說着，他的眼淚就沿着臉頰流了下來

『我想碧玉是能够忍受的，她已經預備把雄交出去了。她昨天沒有流一滴眼淚，』炳極力做出冷淡的聲音說。他時時回頭去看後面。

『那是血，那是血。』陳清抓住炳的手膀，苦惱地說：『她流的是血。』

『你要當心，今天街上恐怕會有不少的……』炳忽然嚴肅地在陳清的耳邊說，他叫陳清不要激動地多說話。其實他並沒有得着關於偵探的確實的消息。

陳清果然住了嘴，留神地把眼睛向四面望，看見沒有人跟隨他們，他又放心地走了。但心裏的激動依舊是很大的。剛纔看見的兩個朋友的臉邊在絞他的腦筋。

『炳，你聽見那些人的話嗎？他們多少有點同情我們。』陳清聲音戰抖地說。『他們不是白死的。壓迫沒有一點用處。』後面說的他們自然是指雄和志成。

『你不要太樂觀了，』炳冷冷地說，其實這冷淡是表面上的。他的臉上就隱約地現露出來那極力捺住的苦痛的掙扎的痕跡。『壓迫是無終結的。我們有多少人來死？』

『多少人？那無數……』陳清說到這裏馬上就閉了嘴，他聽見前面起了脚步声，他們埋了頭安靜地走着。等那個人走過他們的身邊。那是一個工人，赤着腳很快地就走過去了。

『那許許多多的人會了解我們，加入我們裏面來……你還記得那天的景象，那麼多的誠實的面孔……』陳清帶了單純的信仰感動地說話。『我從沒有失掉過信仰，我就靠這個信仰過活。我永遠是樂觀的。』

『陳清，你還記起宗嗎？』炳忽然苦惱地問起來，這時候他們正走過一個大院子，院子沒有了大門，天井裏叢生着

茂盛的青草，是那麼高，而且掩沒了中間的過道。破爛的門靜靜地掩住了裏面的一切。

陳清聽着一個『宗』字，他再看那院子，他就明白了。這是一所著名的宛宅，許多年來就沒有人敢進去居住，就在這個地方，兵士們槍斃了宗。那時候另一個勢力統治着這城市，如今是那旅長來了，沒有大的改變，那壓迫是一天天地生着。炳似乎用這個來攻擊陳清的樂觀的信仰。但是他把那時候他們的情形和現在一比較，他的樂觀反而堅強了。他就堅定地回道：

『宗，我們是不會忘掉他的，你看，我們已經有很多的進步了。』

『然而我們今天又失掉了雄和志成。……』炳苦惱地回答，歇了歇他忽然抓起陳清的手膀，激動地說：『你想想看，就在這時候他們兩個人在山岩上，對着槍孔，等候那一排槍彈射過來，下面就是無底的深淵，他們一瞬間就會葬身在那裏面。他們眼睜睜看着那死一步一步走過來。你想想看，他們這時候的心情，……那血，我的眼睛裏全是血。』他的手在陳清的膀子上面不住地抖動着。

陳清不能夠回答，好像給什麼東西阻塞了他的咽喉，他捏緊了拳頭掙扎着，過了許久，纔說出一句短短的話：『我們快走罷。』

『我不去了！』炳忽然生氣似地擲開了陳清的手膀，就要往回頭的路上走。

『我們就要到了，你跟我走了這麼久，現在却說不去了？』陳清驚訝地看着炳，不了解這個人的舉動。但炳的臉陰沈着，從那上面透不出一點消息來。於是炳掉轉身走了，也不再說什麼話，走得很快，好像害怕陳清追上去一般。

陳清只得一個人默默地往前面走了。現在剩了不多的路，他急急地走完了，便到了一萍的家。

『有什麼消息嗎？』一萍看見陳清就問，她和碧玉正在房間裏低聲談話。

『我在南大街上看見汽車裝了他們去，』陳清苦痛地回答着，他就低下頭，他不敢看那兩個女郎的臉。

『真的！』碧玉跳起來走到陳清的面前追逼地問，她好像一定要看清楚他的臉。

『這時候已經完結了，炳也看見的，』陳清用嘆息似的聲音回答。

『他們看見你嗎？』

『他們的汽車很快就過去了，我就要給他們做一個記號也不行。但他們的相貌是很勇敢的。』

『昨天晚上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度過去的。你看見他們臉上有沒有傷痕，想來一定受過了拷打。』一萍關心地繼續說。

她的臉色似乎是平靜的，然而却漸漸地在變化了。

『沒有，他們的臉和平常一樣，都帶着微笑。』陳清說着又把頭低下來，他自己也明白他說的是假話，他在欺騙她們。那浮腫的臉頰，那紫色的述印，就像燒紅了的炭，擺在他的眼前，把他的眼睛燒得痛了。

一道光亮在碧玉的臉上掠過去。一萍在房裏躡着，她接連地說：『我知道他們會這樣的，他們會這樣的！』

『你騙我，你騙我！』碧玉已經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忽然又站起來，把她的鋒利的眼光投到陳清的三角臉上去，苦痛地責備他說：『我知道他們一定受過了拷打！』

陳清抬起頭來，用苦痛的眼光回看她，一面說：『碧玉，這不是一樣的嗎？現在他們已經和我們隔了一個世界了。』

『我不相信生命會毀滅得這樣快！我簡直想像不到他們會死！』一萍說着，她彷彿看見那兩個熟識的臉在望着她笑。

碧玉把嘴唇皮用力咬着，臉上現了一陣痛苦的拘攣，她站在陳清的面前，眼睛冒出火來燒他的臉，那相貌是很可怕的。她忽然伸一隻手去抓她的往後面披的頭髮，把牠們弄成了蓬鬆的一大堆，她絕望地說：『我遲了！我做事太慢了。』這聲音就像一隻受傷的野獸的哀號。她記起了在一百三十四年前法國山獄黨人德木南被判死刑的時候，她的年青的妻子也會在街上煽動羣衆去救她的丈夫，結果是輛夫婦都死在斷頭機上。然而現在是太遲了。她走到床前，倒下去，把雙手蒙了臉。

『碧玉，』一萍看見這樣，就愛憐地叫了一聲，也跑過去俯在床上去安慰她。

『一萍，讓我靜一會兒，你去和陳清談話，讓我靜一會兒。』碧玉把臉壓在疊好的被頭上，揮着一隻手去阻止一萍。

一萍應了一聲，就站到桌子前面空着的椅子上坐下了。

陳清背靠着桌子站着，他驚愕地望着碧玉。

『不要緊，碧玉過一會就會好的，我們談正經話罷。』一萍指着她旁邊靠牆壁的一個方桌，要他坐下去。

『我見過林了，事情是很嚴重的，我們裏面果然有偵探混了進來，』陳清一坐下就嚴肅地說。

碧玉聽見這話，立刻從床上起來，端了一個凳子在她們中間坐了，注意地聽陳清說話。她的眼睛裏沒有眼淚，她的面容是很平靜的，好像沒有受過什麼打擊，使得陳清也禁不住要驚訝地看她幾眼。過後他就把王能的事情說了出來。

『炳的地方很危險，他應該馬上搬家！他生長在這裏，知道他的人多，』一萍關心地說。

『我剛纔見過他了，他這幾天的舉動真有些奇怪，他陪我走了許久，快要走到這裏，他却忽然轉身回去了。他說有事情，』陳清想到炳，就彷彿看見了炳的陰沈的臉。他隨便記起炳近來的一些話和一些舉動，他覺得這些他都不能夠了解。

『他近來很激動，這也不怪他，近來我們遇着的打擊太多了。這環境很容易使人煩躁，』一萍憂鬱地解釋說。她却暗暗在想炳究竟有什麼事情，為什麼快到了她家忽然又轉身回去。

這時候仁山和慧珠來了，接着賢和繼先也來了。繼先手裏拿了一包乾魚。

『我們給人跟着了，』賢張開那突出的嘴驚惶地說，使得衆人都屏息了呼吸地聽他說話。他撲過去抓住了慧珠的膀子。

『一隻狗跟着我們咬。』繼先半鎮靜地叙述道。『我起先還不覺得。我和賢從學校出來，後面似乎沒有人，我們也並不注意。大街上人很多，步道前而磚砌的柱子上就貼着槍斃雄和志成的佈告，像是剛貼出來，每一處都有許多人圍着，一面看一面讀出聲來。賢差不多要哭出來了。我催了他幾次他纔肯走。我們走不到多久，就覺得後面的腳步聲有些不對。我略略掉頭一看，一個穿學生服的中年人跟在我的後面。他的面孔，我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那一對狡猾的眼睛直望着我們。我知道我們被人跟着。我就暗暗把賢的膀子一觸，給他遞了一個眼色。他也明白了。我們再試驗一次。我們把腳步放慢一點，那人也跟着走慢了。我們隨後

走快一點，後面的腳步聲也快了，我有一點驚慌，但我在想一個辦法。我就叫賢先走，他果然轉彎走了。那個人却跟着我不放。我就故意跑進那乾魚舖去買魚，一面偷眼看他怎樣，他却站在門前等着我，這笨東西。我又不敢就攔，怕他去再找了別人來。我匆忙地買好了魚，拿在手裏，又是笑，又是氣。我已經想好了另一個辦法。我看見斜對角有大羣人圍着看佈告，就擠進去，站了片刻，埋下頭，溜到步道上，穿過一個兩面開門的店舖，急急走進旁邊一條巷子，看見他沒有跟上來，他好像還在大街上張望。我就大步走着，再轉一個灣，看見沒有人，就拚命走快，和跑步差不多。我逃脫了這東西，心裏真痛快，在這條街口上我纔遇見了賢。』他愈說，愈激動，不時地喘氣，就脫了那灰布長衫，往床上一擲。他說到最後就帶了笑容指着桌上的那乾魚說：『這就是這包乾魚的來源。』他又恨恨地接下去：『可惜是在白天，倘使在夜晚，我一定要把這包乾魚對着他的臉擲去，讓他吃點苦頭！』

他的這一番話使這房間裏的空氣變得很緊張了，衆人都激動地注意聽着。

『那麼，你不要再出去了，』慧珠接着對繼先說，『等一會你再遇見那個人，他就不會把你放走。』

『不要緊。我不怕。和他鬥鬥法倒很有趣。只要他再靈活一點，我恐怕也難逃掉。』繼先興奮地回答着，他的眼前還留着剛纔的那一幕景象。

『你們在街上沒有遇見什麼嗎？』陳清忽然想到這事情就問慧珠。

『沒有，我們很留心的。』慧珠確定地回答，的確這早晨她們在路上很是小心，但是她却忘記了，昨天晚上回家時

的情形。

『那麼這地方還是安全的，』陳清寬心地說。

『繼先，你看見炳嗎？他到學校去過沒有？』一萍又想

到炳，她就焦急地問，她這時候很替炳擔心。

『他沒有到學校來，我想他應該到過這裏來了，』繼先回答着，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彷彿看見炳在那房間裏，站在一個方桌上，取開東邊牆壁上的磚塊，露出一個洞，從洞裏取出了一個黑色的東西。

『他今天還沒來過，陳清遇見過他。不知道他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應該設法通知他，叫他搬家！』一萍焦慮地說。『而且他在街上亂跑，更危險。等一會我去看他。』她很替炳擔心。接着就把陳清說過的王能的事情重說了一遍。

『沒有用，他決不會在家裏，他一定會自己當心的，他也許到城外。去幫忙雲去了，』慧珠這樣解釋說，其實她知道炳不會去城外。她想炳一定是去幹那件事情，但她沒有確實的證據，而且炳也沒有明白地向她承認過。她不願意再提那件事情，她知道提說並沒有用處。炳已經不預備聽理智的話了。仁山和繼先也知道了這點。

『我們昨晚只睡了三個鐘頭，我們把文件通統整理好了。慧珠，你那裏的一部分怎樣？』沈默許久的碧玉開口了。『都藏好了，我敢說無論誰都不會搜出來。』慧珠堅定地回答說。

『我也去！』一萍接着說。

『一萍你不能去，城裏也需要人，』繼先阻止說。他接着就報告一件事情：『已經有幾組學生出發到那裏去了，又有雲在那裏，人數不算少。』

『一萍不能去！對於碧玉我們不能夠阻止她；她住在城裏，給她的刺激太大了。』慧珠這樣發表她的意見。

『那麼把炳派到城外去，』一萍提議道。『他在城外，倒更適宜一點。』

『也好，他這幾天在城裏受的刺激太多了。他再住下去，我看他會發狂的。』陳清確實相信這是安置炳的最好的辦法。

『他恐怕不會去！』繼先擔心地說。

『不會去！他沒有理由可以反對，』陳清堅決地說。

『事情常常是出人意外的，』慧珠低聲說，她似乎不願意表示她比別人多知道一點。

『我想仁山還是馬上回上海好，他在這裏我很替他擔心。』繼先懇切的提議說，他把友愛的眼光投到仁山的臉上。

『我早就說過，他不應該在這裏陪我們冒險，』陳清接口說。

仁山微微一笑，用親切的眼光回答繼先的注視，他溫和地說：『爲什麼你們都替我擔心呢？你們的生命不是一樣地可貴嗎？我沒有勇氣在這時候離開你們。』慧珠，你說怎樣？』他走到慧珠的身邊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上升柔地問，慧珠掉過頭看他一眼溫和地說：『你願意留在這裏，就留下罷。』

『但是爲什麼要跟着我們犧牲呢？這是不必要的！』繼先堅決地反對道。『慧珠，你也看不出來這關係？』

『繼先，你不要說犧牲。不知道這世間每天都有生命在

毀滅嗎？但也有些生命是不能夠被毀滅的。我們爲什麼害怕？其實我比你們更關心他。」慧珠依舊溫和地說話。她的臉上被一層光輝籠罩着，那一對大眼睛透過那光亮，溫柔地看着繼先的長臉。

「我知道，你愛他，你愛他！」繼先禁不住粗暴地嚷出來，他以爲他發見了一件事情。大家把眼光都集中在慧珠和仁山的臉上。那些眼光裏所包含的。除了驚訝外，就是無限的善意。

慧珠並不紅臉，她完全沒有受害的樣子。她的臉上依舊帶着微笑。她用平靜的眼光依次回答衆人的注視，她平靜地溫和地回答說：「愛並不是一件罪過，也不是一件可羞恥的事情。我愛他，他愛我。這樣兩個人的心會更快樂一點。也許我們明天就全會同歸於盡，今天你就不許我們過活得更幸福一點嗎？這愛情只會增加我的勇氣的。」她說到這裏就側過頭望着仁山微微一笑，伸一隻手過去撫摩他的手，却給他的手握住了。

「我不是責備你，我不過指出一件事實。固然也有人爲了戀愛放棄工作，但我決不敢拿這來責備你們。」繼先聽了慧珠的這番話，不覺慚愧地紅了臉着急地辯解說。

「繼先，你用不着辯解。我決不會生你的氣。」慧珠溫和地安慰他。

「我可以說，我決不會妨礙慧珠的工作。我願意盡力幫忙她，其實這也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希望，大家相信我。」仁山感動地用戰抖的聲音說話。他注意地輪流看着衆人的嘴唇，似乎渴望着他們的回答。

「那麼讓我來祝賀你罷，我這個被稱爲戀愛至上主義者的女子，」一萍開玩笑似地走到仁山的面前伸了手給了他。

「然而我並不是一個戀愛至上主義者，我不是你的同志，」仁山笑着回答說，就伸了手把一萍的手緊緊握着。

「那粹就是宗給她起的，宗最不高興人家講戀愛，」碧玉在旁邊解釋說。

「宗已經死了三年了，」聽見碧玉提起宗，一萍就笑着容收斂起來，她禁不住要想到那個膽險，那兩隻鷹眼，那一對鐵一般的手腕，和那一顆炭一般的心。她從未會發生過一點關係，但這事情就只有她和宗兩個人知道，但是宗已經爲了信仰把生命犧牲了。

「我們再不會有着像宗那樣的見解了。仁山，你不要誤會。我們都希望着你們過得幸福，」陳清誠懇地說，他的三角臉給友情塗上了一道光彩。在仁山的眼睛裏那臉變成了非常可愛的東西。幸福的感覺鼓脹着他的心。他覺得他們拿了祝福包圍着他。慧珠。每一個人都分了些愛，分了些同情給他們兩個。他的感動使他同時想哭又想笑。

「慧珠，我真高興，」賢扭着慧珠的一隻膀子把頭俯在那上面，他的小眼睛裏却包了一腔眼淚。

「賢，你怎樣了？你到底是在哭還是在笑？」慧珠親切地俯了頭看下去問他。

「我們的生活原是這樣，一會兒哭一會兒又要笑的，」一萍聲音朗朗地說。

「我要走了。別的事，等克的信來了時再決定罷，」陳清還有許多事情，要他先走。

「吃了飯再走罷。」一萍挽留說。「就是明天要去死今天也應該把兩頓飯吃飽。」

「我回到會裏吃。」陳清短短地說罷，就告辭走了。「碧玉，我們做飯罷，」一萍送陳清出去，關好門進來

就喚着碧玉說：『吃飽飯，大家都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而且你還要出城去。』

四

繼先晚上疲倦地回到學校裏，這一天是星期日，寢室裏吵鬧着。他燃了煤油燈獨坐在房間裏面，那些平日常到他房裏來的學生都到城外去了。他想寫一封信，正提起筆他無意間把眼光落到了東邊牆壁上，黯淡的燈光把他的上半身的黑影照在那裏，在他的頭上有幾塊鬆動的磚微微突了出來。他一看見這些磚塊他就把筆放下了，他默默地望着牆壁，好像想看穿牠，看見牠後面的東西。

他忽然站起來端了凳子到那牆邊，站到上面去，伸手去移動磚塊，磚塊去了，就現出一個洞穴來，他伸了手進去，過一會又把手伸出來，手裏依舊是空空的，只黏了點塵埃。『我快瘋了。我知道那裏面是空的，還要去。』他這樣想着，就把磚塊放回了原處。他不再預備去寫信。他下了凳子就在房間裏踱起來。

『怎麼我今天這樣煩躁？』他這樣自語着，他在想一些事情，但這些全都混在一起，他把牠們分不開來。思想似乎是遲鈍了。一個『炳』字時時來攪擾他的腦筋。漸漸地在黯淡的燈光下面，那牆壁上又露出一個洞穴來，裏面就現着那東西，炳正在伸手去取牠。但一瞬間這幻景就馬上消滅了。『不行的，不行的！不能夠讓牠去做那事情！沒有好處只會犧牲他自己！』他禁不住要這樣地想，他就彷彿看見了炳的趨在血泊裏的屍體。他苦痛地伸手去抓他的頭髮，低地自語說：『不行。我去阻止他！』他想這時候炳一定在家，他應該去說服他，把那東西拿回來放在另一個地方。他

覺得這是很好的把握的。這一想他的頭腦就發了熱，血也在他的身體內沸騰起來，他再要安靜下去，沒有效果。他繼續煩躁地在房裏踱着。

宿舍裏慢慢地全都靜寂了，大部分的學生已經進了睡房。黑暗穿過新近破爛的窗紙窺進來，煤油燈光似乎漸漸地黯淡下去。房間裏充滿了寂寞，就像是一個墳墓。他的身子很疲倦，也似乎應該睡了。但是他的頭腦被遲鈍的思想絞着痛，他的心跳動得很厲害。他不能夠睡，他不能夠做任何事情。忽然在不遠處吹起了軍號。

『我一定去阻止他，這時候還來得及！』這思想像一股電光射進了他的頭腦。他匆忙地抓起堆在床上的那件長衫，披在身上，就吹滅了燈走出門來，一面走一面扣長衫的鈕扣。他經過教務處的門前，看見那裏面還有燈光，舜民埋着頭在那裏寫字。他也不去喚舜民就急急往外面走了。他的運動鞋的聲音也不會被舜民聽見。

在路上他走得很慢。他沒有電筒，也不買火把。他的眼睛比較習慣了在黑暗裏看東西，天空中又有星光給他照亮道路。沒有人在後面跟他。但他也不會留心過這事情。在他的耳邊常常起了狗叫聲，但那是從遠處來的，而且不久就消滅了。他到了炳的家。

他敲着門，沒有應聲，他把拳頭在門上擂了幾下。裏面就有了回應。接着門開了一扇，現出一個熟識的臉的輪廓，沒有燈光。

『炳在家嗎。』他急急問道。

『炳沒有回來，我還把你當作了炳。』那個女孩子含糊地說？

『好，你去睡罷。我有鑰匙，我在房裏等他。』他命令

似地說了，就走進裏面去，讓她關了門。

院子裏面的路他是很熟悉的，他走不到幾步就摸索到了炳住的那間廂房，開了鎖進去。他又在桌上摸着了火柴把煤油燈燃起來。

房間裏非常凌亂，一些破舊的書報躺在床上和地上，角落裏積了一大堆燒過的紙灰。床頭的藤箱開了一口，裏面臃腫地堆了些舊衣服。房間裏的東西似乎顯得比平日少了許多。

他在房裏踱了兩三轉，把地上的書報用腳移到另一個角落裏去。他思索着，他的眼睛時時望着那煤油燈光。他忽然跑到桌子前面，把抽屜接連地打開來，那裏面並沒有重要的東西，他翻了幾下，沒有得着一點線索。

「炳今晚不會回來了！」他陡然被這個思想刺痛了一下，他幾乎要跳起來。失望的苦惱立刻來壓迫他。他掙扎似地自己爭辯道，「那不可能！他一定會回來！」他在桌子前面站了片刻，伸手去把煤油燈扭得更亮一點。他就繼續在房裏踱起來。他不住地用探索的眼光去看牆壁，好像他疑心那後面藏得有什麼東西。

他把四面的牆壁都看過了，他的臉就沒有開展過，兩隻眉毛依舊深思般地皺起來。他伸手去搔頭髮，他咬着嘴唇。他忽然帶着一股勇氣去把床頭的箱子拾起來，放到屋中間去。他接連抬了三口。他的臉色開展了。他的眼睛發光地望着牆腳的鬆動的磚塊。他用熟練的手腕去取開牠們。他慎重地把一隻手伸進洞裏去，他拿出了隻白郎壽手槍，和一小包子彈，他再伸手進去摸，那裏面再也沒有什麼東西了。

這發見並不使他高興，反而給了他一個證據。他絕望地想：「我來遲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相信炳一定是去幹

那事情，那東西一定是被他帶去了！對於這差不多沒有懷疑的餘地了。

他把白郎壽捏在手裏，扳開機關看，那裏面已經裝了子彈，他對着牆壁做了一個要開放的姿勢，但馬上他微笑一下，就把牠放進長衫袋裏去。

「他也許很遲才回來！我不能走！我要等他！」他忽然又起了這樣的思想，他差不多是拿這思想來安慰他的煩躁的心。他便在桌子前面坐下來，對着燈光望了一下，便拉開窗帷去看窗外。

「這地方真靜得很！」他把臉貼在玻璃上低低自語說。外面沒有亮，房裏的燈光把窗戶和他的臉全照在天井裏的石板上，微微地動着。「夜是這樣柔和，誰也想不到明天就有激烈的鬥爭在前面等我們。」他低聲嘆息地說。

突然地聽見一點聲音，他就屏息着呼吸地傾聽着，接着有人在外面敲門。他寬慰地說：「一定是炳回來了。」他站起來拉上了窗帷，走出去開門。

他還沒有走到門口，就辨別出來那敲門聲有點不對了。幾個人在外面敲着大門，聲音很急促，並且發出了粗暴的叫聲。他知道那決不是炳。他感到一種恐怖，便轉身回到屋裏去，馬上關上了門。

那槌門聲和叫喚聲響得更厲害了。他却端坐在桌子前面，就像沒有聽見一般。他的心跳動得很厲害，神經很緊張，思想又變得遲鈍了。而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於是裏面的門響了。他聽見那女孩走出來口裏說着含糊的抱怨的話，往外面走去。

他馬上想：「完了！」就把燈吹滅，自己靜靜地坐着。那堅硬的白郎壽沈重地壓在他的胸膛上。

在外面那女孩開了門，却發出哭叫聲，接着就像許多人一齊擁進了院子裏面來。

『在這裏，在這裏。』他聽見有人用本地話叫着，同時幾股電光向他的窗戶上射來。他連忙站起，往裏面床邊躲，一面摸出了袋裏的手槍捏在手裏，對着門邊預備放。這時候他差不多沒有思想。他似乎就把一切全放在手槍裏面。

腳步聲向着他的房門奔騰過來。鎗門聲，呼喚聲同時響着，把他的耳朵快震聾了。

『你再不開，我們就要放槍了！』一個兵用本地話罵起來。

他不回答，緊緊地靠在牆上，用被蓋圍着身子，兩隻眼睛死命地向着門那邊看。那裏並不是完全黑暗的，有光亮從門縫裏射進來。

外面吵鬧着。彷彿有許多人在說話。房東太太也被吵醒起來了。她用尖銳的聲音驚惶地說話。那女孩子在哭，那些兵士在罵。他靜靜地不放出點聲響。

並沒有人放槍，但是門抖動得很厲害，他們在用什麼東西撞門，連房間也震動起來，彷彿發生了一次地震。

『完結了，那些蜜蜂，那些小學生，都永遠地消滅了，』這思想忽然掠過他的頭腦，他微微一笑，接着臉上便起了一陣痛楚的拘攣。他彷彿聽不見任何聲音了。他看見那門向着他的頭上打下來。

於是門發出了一聲大聲，猛然倒了下來，幾股電光向着房裏亂竄。一些人搶着撲進來。他很快地推開了被褥跳起來，向着那些人就扳動槍機。

他清清楚楚看見那子彈打進了一個兵的頭。那個人發出一聲哀叫，馬上倒了下來。他瘋狂地捏着槍對着第二個人預

備再放，但是許多顆子彈同時向着他這邊飛來，幾股電光全向着他這邊射。他覺得一陣麻木就倒了下去。他心裏知道：中槍了。

『他中槍了！倒了！』那些人高興地嚷着，就慢慢地用電筒照着路走過來捉他。

他倒在床邊，身上中了兩槍，左手壓在地上，右手拿着白郎寧伸在外面。他的知覺馬上恢復了，他知道得很清楚，剛纔是怎樣地發生了鬥爭。他知道現在是他完結了。他看見他們走過來捉他。忽然他的眼睛一亮，他看見在那兵士的中間露了一個熟習的臉，這個臉偶然被電光照亮了，那上面帶着勝利的笑。『王能，這是他，』他憤怒地嘶聲叫着，一股火從心上冒起來，他馬上瘋狂地把左手用力在地上一撐，撐起了半個身子，他的右手很快地把槍機一扳，他看見槍彈飛進了那個人的胸膛。他還要再放槍，然而他的身子却倒了下來。

那些人立刻驚惶地跑開了。但看見那裏沒動靜，就重新聚攏來，對着他倒臥的地方接連放了許多槍。

繼先靜靜地躺在黑暗裏。半睜開眼睛，他全身染了血，但嘴唇上却留着微笑，好像他還睡在他的蜜蜂和他的小學生的中間。

人把他抬了出去。

這時候炳在一萍的家裏，他剛剛到了那裏去。

『炳，這夜深你還在街上跑？你那樣不當心！』一萍看見炳不禁驚喜地說。

炳還不會說話一萍又接着說：『今天你跑到什麼地方了？我們到處都不見你！他們說你到雲那裏去了。』

一萍的面容是很高興的，她這一天很担心着炳的安全。

現在却看見他安然地歸來了。

炳把手裏的一包東西放在桌上，他指着對一萍說：『這東西放在你這裏，好嗎？』他的面容是很莊嚴的，上面沒有一點笑容。

『你還和我客氣？』一萍笑起來。

『一萍。』他忽然溫和地叫了一聲，那面容也漸漸地變成溫和的了，他用留戀的眼光，癡呆似地望着她！就像不認識她一般。

『一萍！』一萍驚訝地看他，她從沒有聽見他這樣地喚過她，他也沒有這樣地看過她，她溫和地說：『什麼事情？你爲什麼這樣地望着我，就像不認識我一般？』她歇了一下又說：『你預備去城外罷，大家決定了派你到那裏去。』

『城外，』他冷淡地唸着這兩個字，好像牠們和他沒有什麼關係。一萍的面部表情變得更驚訝了，但她還等着他說後面的話。他却把嘴閉了好一會兒，好像有些苦痛的思想在割他的腦筋。

『一萍，我問你，你有時候也會想到死上面去嗎？你覺得死的面目是個什麼模樣？』炳忽然動着嘴說了這問題。他就在一萍的對面坐了下來。

『死，我從沒有仔細去想過牠！你爲什麼忽然提到這事情？』一萍把她的光亮的眼睛探索似地看他的臉，那面容是很平靜的，她看不出來這時候是什麼東西激動着他的心。

『我覺得死也許完全不可怕。不過我並不願意離開這世界。死必須來的時候就讓牠來拿我去罷，』一萍說着，她並沒有一點懼怕，她要在腦筋裏找出一個死的固定的面目，但她却完全不能夠。她只看見一些模糊的淡淡的影子。

『有時候我覺得生和死就只離了一步，但有時候我又覺

得那一步也難跨過的，』炳懇切地說，他的面容很嚴肅，他彷彿看見在他的面前就立着一道黑暗的門，他應該踏進裏面去，但他還不能夠知道那裏面是什麼樣的情形，他的心還爲這個痛着。

『爲什麼你會有這奇怪的思想？一個人活着的時候是不應該想到死的，』一萍溫和地責備說。她的眼睛愛憐地看着他，就像從前某一回時候那樣。『這幾天的情形是很容易使人激動的。但是慧珠和仁山相愛了。』她對着他一笑，這笑裏含着溫情，同時含着焦慮。

一道光亮掠過炳的臉，他低低地說：『那是很好的事情。』他沒有一點驚奇，就像那是他意料中的事。

『炳，你近來變得多了？你不像從前那樣。』一萍關心地說，她的眼睛探索似地望着他。她看見他不辯駁却默默地一笑，接着說下去：『我不相信目前的這些打擊就會使你發生動搖！』這帶了點激怒的口氣。

炳的臉上現了一陣苦痛的拘攣，他依舊癡癡地望着她，就像聽不見她的話。他忽然站起來走到一萍的身邊把一隻手壓着她肩頭哀求似地問：『一萍，你會常常記念着我嗎？』

一萍掉頭看他，把一隻手伸過去，放在他的那隻手上，驚訝地但是感動地問道：『奇怪，你爲什麼問這話？』

『你給我一個回答罷。你難道連一個回答也不肯給我嗎？』他回執地哀求說。

『炳，你不要這樣說，我們也曾相愛過！』一萍的眼睛裏洩露出了愛情，她很溫柔地看着他。她對他笑了笑。

『那麼你會常常記念着我罷，』炳熱烈地追問說。

一萍笑着點了點頭。

炳突然把兩手伸去捧了一萍的臉，熱烈地甚至粗魯地在她的嘴唇上接了一個響的吻。過後，他縮回了手，口裏短短地說了一句：『我走了！』不等一萍再說話便急急地往外面走了。

一萍驚愕地望着他的背影，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她就像墮入了夢裏一般。忽然她猛省似地站起來追出去，但他已經開了門跨出門限了。她趕上去喚他。

『炳，你就在這裏睡，小影今晚不回來，』她說。

他站在石階下面回頭來看她，口裏低低地說：『我走了！』就把自己的身子投進黑夜裏去了。

一萍在門前站了一刻，便進去關了門。她的心漸漸地痛起來。她覺得她現在明白了。

五

早晨十一點鐘光景，炳在馬路上面閃步着，一隻手插在學生服的袋裏，捏着那東西。

他很激動，心跳得那麼厲害，但他極力做出鎮靜的樣子，他故意時時埋下頭來，却又偷偷地去望前後的那些行人。

『他打死了兩個人，他自己也死了。』這話語忽然闖進了他的耳朵。他驚訝地抬起頭一看，在那步道上磚柱子旁邊站着兩個學徒在談話。

『他真厲害！人家打傷了他！他還爬起來開槍殺人！』

『他們說他的名字叫什麼炳。年紀青，身材高高的。』

這兩個年青人天真地談着，都帶了讚嘆的臉色和聲調。炳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事情。他聽見『炳』字，不覺驚訝地看了那學徒一眼，但他馬上也就明白了，他的眼前就現了一個頗長的影子，灰布長衫，運動鞋，還有那長長的臉。

『他和宗一樣，連他的相貌也差不多和宗一樣，』他苦痛地在心裏說。他的耳邊忽然就起了那一個熟識的聲音：『現在是不行的，現在還輪不到你。……不是個人，我們恨的是制度。』

他覺得一根針突然刺在他的心上，那痛楚使他的身子微微發抖起來。他的臉上又起了一陣拘攣。他在心裏說：『怎麼又輪到你呢？你和我不是一樣的人嗎？』那個躺在血泊裏的屍體就在他的眼前顯現了。他想像着那個人怎樣躲在黑暗裏拿了槍預備着放，又怎樣受傷倒下去爬起來再放了一槍。他彷彿看見一縷一縷的血絲從他的身體裏冒出來。

『你是不會死的，』他安慰誰似地低聲說，沒有人聽見他的話。他已經拋撇了那兩個學徒往前面走了。

他的脚步下得很慢，像在等候什麼人。他時時埋下頭，不願意給人家多看見他的臉。但一個思想還來追逼他。

『我們現在不需要暴力，牠會毀了我們自己。』那長臉又在他的眼前出現了，那嘴張開，說出了這樣的話。接着這話語就起了槍彈的響聲。於是那個面孔便馬上消失了。

『你——你爲什麼——』他問一句話，但是他的眼睛開始潤濕起來，他只吐出了這幾個字，聲音是很低的。『我太激動了，』他禁不住要這樣想，就伸了另一隻手在眼睛上擦幾下。

這是一個很好的晴天，一切都沐浴在明亮的陽光裏。馬路上擁擠着，依舊是那麼多的行人，鬧的，笑的，靜的，和平常沒有兩樣；但在炳的眼裏看來地們都是很陌生的，就像和他隔了一個世界一般。

一輛黃包車過去了，接着又是一輛。過後就有六七個女人挑了擔子在他的身邊經過，髮髻上插滿了紅花下面露着一

對赤足，汗珠沿着鬢角流下來。

『她們不知道，』他低低唸着，他不覺憐憫地笑了。

『我被人跟着了！』忽然這一個思想刺進了他的頭腦，他幾乎要跳起來。他發覺有一個人從後面跟着他，那是一個青年人，上身只穿了一件翻領襯衫。『我毀了！』他禁不住暗地着急起來。

他慢慢走着，故意做出不知道的樣子，却埋着頭在思索。但很快地他就掉轉身子回頭走去，這舉動是那人所料不到的，那人只顧往前面走，幾乎撞着了他的身子。他却看見了那人的老鼠眼似的一對眼睛。

那人略略停了一下，他似乎不便馬上跟着炳掉轉身子。炳一轉過身就急急走着，等那人跟着追上來時，他們中間已經隔了半幾步光景。炳把眼睛往四面看，看見旁邊有一家酒館，他打算趁那人不看見時溜進那裏面去躲一下，他知道在那樓上他也可以看見馬路上的景象。

他走上了步道，正預備走進酒館裏面去，忽然聽見在前面起了汽車的聲音。他的心馬上劇烈地跳動起來，他把腳縮回去，轉身走下了馬路，站在街邊去看那汽車。

汽車還沒有來，兩個警察就忙着在趕行人，一些人爭吵起來，他們都退到兩邊，把中間讓出了一條很寬的路。炳努力擠到前面去。那警察用鞭子攔住他，他便站在警察旁邊。他掉頭去找剛纔跟他的那人，他看見那人正在人叢中擠着，也要到前面來，那兩隻老鼠眼似的眼睛却不停止地往他這邊望。

『我勝利了，』炳想着得意地笑了笑。他的右手在袋裏提起了那東西。

汽車在他的眼前出現了。他遠遠地就看見車外面那兩個

站在踏板上的馬弁。他緊緊地望着那輛車，把全付精神都放在一對眼睛和一隻手上。他不能够忍耐地等待着。

汽車逼近了，很快地就飛馳過來。他忘了一切地衝出去，他做得那麼快，沒有人來得及阻止他。他的眼睛裏，就只有那汽車，別的一切都變得模糊了。他甚至沒有看清楚車裏面的人臉。他瘋狂似地把袋裏的東西拿出來在汽車前面的地上一擲。他只聽得耳邊響着許多聲音。

於是一個爆炸的聲音突然響了起來。他的眼睛花了，在一陣劇痛以後他完全失了知覺。

街中間起了一陣劇烈的騷動，哭叫聲壓倒了一切。很快地人就逃光了，剩下那寬敞的馬路。在那上面凌亂地躺着汽車的碎片，和死傷的人的屍體，馬弁死了一個，旅長不過受了一點微傷。離汽車不遠的一個地方在血泊裏躺着炳，人看不清楚他的臉，那上面全是血，一隻腳離開了他的身體。

『旅長遇刺了！』這消息像水一般往各處流去。人都知道旅長健康地活着，那年青的兇手却斷送了性命。

慧珠伴着德華走在街上往婦女協會去。她們起初聽見了響聲，不知道什麼事情，接着就看見許多人逃進巷子裏面來，每個人都帶了驚恐的臉色，奔跑着，像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在後面追趕一般。

『什麼事？』德華攔住一個中年人問道。

『旅長遇刺了！』那人喘着氣回答了一句，就跑開了。像一個響雷打在這個女郎的頭上，她們呆住了。過了片刻慧珠忽然伸出一隻戰抖的手去觸德華的膀子，低低地說：

『一定是他。我們快去看。』她的心跳動得十分厲害。

她們急急地走着，走進了大街，那裏人擁擠得很厲害。有一些人從前面退下來，又有一些人從後面擠上去。

「旅長沒有死！」一個粗暴的聲音闖進她們的耳朵，絞痛着她們的腦筋，她們側頭看，一個工人模樣的黑漢子捏着拳頭走過去了。

「完結了，」慧珠苦痛地在德華的耳邊低聲說，她的眼睛裏射出一股恐怖的光。

「不是他，不是他，」德華茫然地搖着頭。這時候一個人迎面撞來，使她站不住腳，身子往後面一倒，却被慧珠把她扶住。

她們又向着前面擠過去，很費力地擠進了人叢裏，兩個人額上都出了汗，背上也濕了一團。那周圍的男人的汗氣還直往她們的鼻端撲來。她們要移動身子也很費力。前面的人阻塞她道路，後面的人又用力往前面擠。

「一萍，」德華低聲對慧珠說，她看見前面不遠處現露了一萍的頭，那頭髮依舊飄散着，遮住了半邊臉，她用手把一萍指給慧珠看。她同時叫了一聲「一萍。」

「不要喚她，」慧珠連忙阻止了德華。但一萍似乎已經聽見了那喚聲，她就回過頭來看，很快地她就看見了她們。她也不笑，也不說話。那神情很激動，她只對着她們點個頭，交換了一瞥苦痛的眼光。她就回頭去看前面，把身子往前面移動了。

慧珠也拉着德華往前面擠上去，恰好前面有幾個人走開了，讓出一個縫隙，她們便急忙跑過去，再加一點力，出一次汗，她們就到了一萍的後面。

「一萍！」德華把身子偎過去，欣慰似地喚了一聲。

「那是病，」一萍回頭看她們，低低地說，「他毀了！」她的臉上起了一陣痛苦的拘攣。她的身子微微戰抖着。慧珠默默地伸一隻手去握緊了她的右手。前面似乎鬆動了一點，

後面的人只顧向前面衝，她們趁這樣機會又移動了幾步。這時候她們快走到一個十字路口。

前面的人不走了，她們也只得站住。她們睜起腳看，就只見無數的人頭；此外再看不出一點別的景象。太陽直晒着她們的頭髮，汗使得衣服緊貼在她們的背上。那熱氣加增了她們的焦慮。她們正在着念的時候，前面便起了一個騷動。許多人忽然退了下來，使她們也站不住腳，只得跟他們退了好幾步。

「兇手死了！」「真可怕！」「一身都是血！」許多話句從許多人的口裏說出來，她們的耳朵一時間就只能夠抓住這幾句。

她們躲到了步道上，就站在磚柱旁，看着那人羣像潮水一般向後面退去。一萍猛然把右手伸出去抓住了慧珠的一隻膀子。她的耳朵裏不間斷地響着那幾句話。

「我們再擠上去！」一萍堅決地說了這句話，就一個人往馬路中間跑，慧珠和德華也跟着跑去。

大部分的人都往後面跑，她們却要到前面去，但前面就立着那肉的屏風，阻擋住了她們，她們帶着一臉的汗，瘋狂似地往人叢中亂竄，常常是走了兩步又退後一步。

前面的人看見她們這樣子，便投了一些驚訝和嘲笑的眼光在她們的臉上。

「你們這些姑娘們倒喜歡看熱鬧！」前面過不去了。那裏戒了嚴不讓人通過。幾種聲音，幾句話向着她們的臉上吐來。也有些光滑的手趁這時候在她們的身上摸了一兩把。

在前面軍號的聲音起了。她們又退到步道上去，就站立

在一家店舖門前，只見見人往後面奔跑。漸漸地看熱鬧的人跑光了。接着就現了一小隊武裝的兵

士，他們擁着兩部汽車走了過去。

『一定是到醫院去。』慧珠低聲說，她却看不清楚汽車裏面的人，那是被兵士遮住了。

兵士們擁着汽車走遠了。好些人又圍攏來。她們也擠到裏面去。但是前面還不許人通過。大家站了好一會兒，那在十字路口守衛的軍警才取消了禁令，放了幾個人過去，接着又放過去一些人，一萍，慧珠，德華，三個女郎都過去了。

那條街中間就是出事的地點。人剛剛抬走了那馬弁的屍體。毀壞的汽車還倒臥在地上。不遠處就躺着炳的屍體。

一些人圍着屍體看。她們也擠進去。無疑地那是炳的臉。雖然被血染污了，但臉部的輪廓却能够被她們認出來。身上也全是血。一隻腳離開了腿部，飛到了汽車旁邊。

『炳，這就是你的輪值罷，』一萍想說這樣的話，沒有說出口，却已經流出了眼淚，她的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厲害地痛楚過。她的眼睛模糊起來，她彷彿看見那血臉把口張開，從口裏說出話來：『你會常常記念着我嗎？』

德華把身子緊靠在慧珠的身上，她的身子抖着，她的眼睛也潤濕了。

『我們走罷，』慧珠低聲對她們說，她極力忍耐住心裏的激動。她知道一萍和德華都不應該在這裏久看，她就拉着她們走開。

一萍起初不理慧珠，她只顧不轉睛地埋頭看那屍體，過後經了慧珠幾次催促，她纔跟着慧珠走了。德華早就不能够支持了，她的臉色白得很難看，眼睛裏含了一包眼淚。

她們三個人在路上都不開口，好像彼此爲着一件事情在生氣。後來她們就到了那所舊廟宇。

廣場上榕樹下面圍聚着兩堆人，在談論爆炸的事情。她

們走進裏面就先到婦女協會去。

小影正在會客室裏和惠羣談論，看見她們進來，便急忙問道：『你們知道那事情嗎？』

慧珠應了一聲點了點頭，那面容很嚴肅。

『我想××一定受了重傷，』小影雖是有些激動，但她的臉上還有一點喜悅的表情，她以爲那是一個好消息。

慧珠苦痛地搖搖頭，她沉默着。

『炳死了，是他幹的！』一萍的口裏迸出這哭聲，她就急急往裏面去了，德華也跟着進去。

小影的一點喜悅也給一萍的話趕走了。她拿恐怖的眼光在慧珠的臉上一掃，她戰抖地問：『真的？』

慧珠低下頭；苦痛地說：『怎麼不真？我們剛剛看見他的屍首，鮮血淋漓的。』

小影驚呆了似地望着慧珠，淚水就突然從她的眼裏冒出來。她彷彿還看見炳的臉圖在她的眼前盪漾。

『他爲什麼要幹這事情？又沒有人派他去幹！』惠羣直率地問道，她的臉上也帶了憂鬱的表情，但她並沒有流淚。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但是他已經定下決心了。』慧珠悲痛地回答。『你想像看，他經歷了那麼多的苦痛生活，眼看着許多人死，他是一個太多感情的人。激動毀了他。他隨時都渴望着犧牲。』

『但是這一次他把我們的計畫毀了！』小影帶着抽泣地說，聲音低，但很嚴肅。

『是的，他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壓迫。』慧珠忍住淚接口說。『這事情他決不會想到——』她還沒有把話說完就看見陳清帶着一張蒼白臉跑進屋來。

房裏沒有人說話，大家抽泣着。陳清埋下頭用沈重的脚步踱來踱去。過了半晌德華低低說了一句：『他的密蜂……這就像一場夢。』

這時候仁山帶着賢——從外面走了進來。衆人一齊往門那邊看。

『你們都在哭，』仁山悲痛低聲說。

慧珠放開了德華，賢就跑到慧珠的身邊抓住她的一隻手

『這是什麼時候？你們還在哭。』仁山的聲音依舊是低低的，但却是堅定的，這表示他的頭腦還很清晰，他的意志還很堅決。

陳清用苦惱的眼光看仁山，嚴肅地回答說：『我們的損失太大了。』他沒有流眼淚，但他的心却因了思念那幾個朋友而痛楚着，就像有人拿了刀子割他。

『仁山說得對，現在不是哭的時候，』慧珠猛省似地說，她摸出手帕揩臉，從眼睛裏射出來堅定的眼光。

『現在情形是更危急了，那更厲害的反動馬上就會來的。』仁山鎮靜地說，那相貌很莊嚴，顯然是他臨時用一種力量把那複雜的感情壓抑了下來。『我們若沒有預備，那更大的損失還在後面。』

仁山的平靜的話說進了衆人的耳朵却成了恐嚇的警告。但他們並不因這個就生了懼怕。這時候沒有人再哭了。大家都想到那未來的事情。

『我恐怕會裏這一次是免不掉了，』陳清帶了確信地說，他依舊是激動的，但他並不害怕。

『一定的！他們第一個就會解決工會！』一萍搶着說，她的眼睛冒着火，好像她已經準備出發到戰場上去了。

『克應該有信來了，他也許會有好消息來，』小影帶了希望地說，她的眼睛還是紅的，但德華的眼睛更紅。

『我們不能夠坐着等他的信。陳清，你快把會裏再洗刷一次，你自己應該避一下。一萍，你們也應該搬家。仁山，你不能夠再像這樣亂跑了。』慧珠趁着他們談話的時候思索了一下，這時候就把她的意見說出來。她的面貌很莊嚴，話語很急，眼光輪流在幾個人的臉上轉了一下，就像在發命令。

『在這時候要我整天留在家裏，我就做不到！』仁山微笑地分辯說，這微笑裏面並沒有一點喜悅，甚至這微笑也是嚴肅的。

『英倒很好，他整天就在園子裏忙着養蜂，』德華接着說了一句。她的意思是要仁山就像英那樣做。

『你們要雲進城來嗎？』惠羣急急問道，她忽然想到了雲。

『不要，他在城外很安全，就讓他在那裏。陳清明天也到那裏去，一萍，你們也去。其實仁山也可以去，』慧珠說着，就把垂下來的頭髮挑到後面去。

『慧珠，你呢？』仁山接着問。

『我留在城裏，城裏的事情讓我來應付！』慧珠勇敢地說。

『你一個人應付不了！我要留在這裏，我不能夠放過這機會！』一萍搶着說，她紅着臉，搖着頭，她的鬘蓬的頭髮跟着她的頭動，這一次是她像一個獅子。她的眼睛冒着火就像一對獅子眼。她穿着灰的短衫，繫着青的短裙，套着黑的長統襪，這裝束把她顯得比慧珠更勇敢一點。

『我也不去，我願意和你們在一起，』仁山堅決地說。
『那麼你快點去收拾那邊，你要人幫忙時，我們都去，』慧珠接着對陳清說。

『不要緊！那邊有人，而且重要的東西已經搬走了，』陳清回答說。『那麼我先去了。』他就往外面走。房間裏的人繼續着談話，陳清馬上又走了回來，臉卻變成了白色。

『軍隊把那邊圍住了，』陳清驚惶地說，他變得口吃起來。

這個消息使得衆人全都激動起來，他們一齊走到窗前去，看對面的景象。他們的眼睛裏全是兵。

『陳清，你不要過去了！』慧珠聲音戰抖地說，她急忙在腦筋裏找主意。

『陳清，你就留在這裏！』一萍也勸阻陳清。

『但是他們會到這裏來的。』德華焦慮地說。

『我要回那邊去，』陳清預備着往外面走，他說『如果他們找不着我，就會到這邊來。』

『我們這裏有後門，大家就冒一次險罷，從那裏出去也許是安全的，』一萍激動地說。她伴着衆人匆忙地走進裏面房間，開了那一扇小門，外面是一條很窄很窄的巷子。她告訴他們走完那巷子就有一道門，開門出去，前面是一條小河，但河邊有草徑可以走。這事情慧珠和小影都知道。

『你們快走罷，』一萍說着便表示自己願意留在這裏。

『我也遲一點走，』慧珠接着說。她卻抓起賢的手膀吩咐說：『賢你陪仁山出去，他在這裏是很危險的。陳清也是這樣。我們女人遲一點不要緊。』

『要走大家都走！我一個人不願意走！』仁山激動地主張道。

『仁山，想不到你還有這種書呆子脾氣！大家不走，給捉住有什麼好處？我們遲一點走不要緊。你們都先走，就讓我和一萍留在這裏好了！』慧珠着急地責備仁山說，把她的堅定的眼光投在仁山的激動的臉上，那眼光是很鋒利的，而且明亮的，就像星光一般。

『好，我們聽你的話，』仁山點着頭說，他軟化了。『你們也應該快快地來呀！』他帶了希望的語調對她一笑，這笑容裏似乎含了一點悲痛。

小影領頭，仁山跟着，惠羣和賢再跟在後面，他們摸着那高牆沿着巷子走去。陳清不肯走。他很固執，衆人都不能够說服他。

慧珠送他們出去關了門再回來。她進了房間，陳清和一萍兩個人正把臉貼在窗上看對面的景象。

一萍聽見腳步聲就回過頭向慧珠問：『他們都走了嗎？』她的臉上還帶着焦慮的表情。

慧珠默默地點着頭，她也走到窗前去，正看見兵士忙碌地從工會裏面搬出種種的東西來。

陳清一面注意地看，一面捏着拳頭氣憤地低聲罵着。『工會又給人毀掉了！』一萍悲痛地說，她嘆了一口氣，却接着低聲哼起了勞動歌。

『我要去，我不能够讓他們把工會毀掉！』陳清粗暴地說，他差不多把工會當作自己的家，看見人家在毀他的家，那氣憤和痛惜快要使他變成了瘋狂的人。

『陳清，安靜一點，你不要太激動了！』慧珠低聲說，她一面又喚一萍道：『一萍，我們快收拾這裏的東西！等下我們就要動身了！』她就離開窗前去開抽屜。

一萍繼續在哼她的歌，她被慧珠催促兩次，也就忙起來

跟着慧珠收拾東西。重要的東西已經早搬走了。她們再把不重要的東西包紮成了兩包，放在床上，預備等一會帶出去。

陳清依舊站在窗前，他看見兵士們搬完了東西就開始押着人出來，都是工會的職員，都被他們反剪地縛着兩隻手。

「一萍，慧珠，我走了。」陳清覺得他的胸膛裏關得很厲害，那顆心就像要跳出嘴裏一般。他忍耐不住，就猝然地掉轉身子要往外面走。

「陳清，你到什麼地方去？」慧珠喚住他，驚訝地問道：「到那邊去！」他短短地回答，他很苦惱，但他沒有絕望，他並不會失掉信仰。

「這簡直是愚蠢的舉動！你沒有權利白白犧牲你自己！慧珠嚴肅地責備說。

「你愛說你常常是樂觀的。你現在要學着炳的樣子！」一萍接着說，話裏帶了嘲笑的調子，但她的眼睛裏還冒着火光。

「我並不悲觀！然而我一定要去。我不能讓別的人代我去受罪。我去人家就可以釋放他們。」陳清懷着原始般的正義的信仰堅持說。

「不會的，你出去不過多添了一件犧牲品！別人不會得一點好處！你難道還以為那一般人會有一點仁慈嗎？」慧珠熱烈地阻止說。她也很激動，彷彿覺得如果她說錯一句話，她就會送掉一個人的性命。

「那一般人是一定要開血宴的，那麼就拿我去做一件犧牲罷。你們快走，快去預備應付的方法，讓我去犧牲自己使得你們有從容的時間！」陳清抱了辭嚴義正的態度說。他的話

眼睛裏射出犧牲的火，他的三角臉紅着，那上面添了許多生氣。

「但是這犧牲是不必要的。我們都可以平安地逃出去！我們更需要着像你這樣的人！」慧珠堅決地說。

「然而他們在工會裏抓不到一個重要的職員是不會甘心的，克——」陳清回執地爭辯說，他沒有把話說完，忽然瞥見外面有幾個兵士正走在橋上，往這邊過來，他馬上變了臉色用戰抖的聲音對她們說：「兵來了，你們快走！」

一萍本來站在窗前，背向着窗戶，就馬上掉過身子往外面看。慧珠也跑過去，她立刻回到床邊拿起那包裹挾在腋下短短地說：「我們三個都走！」

「好，」一萍也去拿起了包裹。她急急把嚴肅的眼光投在陳清的無用臉上說：「陳清，你跟我们走罷。」

陳清遲疑一下，就點點頭，一面催促她們說：「你們快走！再遲一刻就不行了！」

慧珠去開了那小門，第一個走出去，一萍跟着她。她們再回頭來看陳清，陳清微微一笑，便突然把門關了。她們着急地在外面敲着門，一面喚着陳清的名字。陳清並不答應，却反而拉了桌子去把門抵住。

「走罷，」一萍嘆了口氣說，她把那一對細眉緊緊皺起來。她們就沿着巷子跑出去。

「賢，你還在這裏？」慧珠開了門不覺驚訝地叫起來。賢正站在河邊的一株龍眼樹下，他一聽見門響聲，便掉轉身子，他看見了慧珠，就向着她跑去，他捏着她的一隻手，親切地，快活地說：「我在這裏等你們！」他做了一個滑稽的笑容，露了那突出的牙齒。

慧珠微微笑了，愛憐地撫摩着他的頭髮，一面說：「你

這頑皮的孩子，他們呢？」一萍也伸出手過去在賢的頭上敲了一下。

「他們到你家裏去了。惠羣一個人回家去，」賢回答着，他看見沒有陳清，就問道：「陳清呢？」

「他不肯走，他還在那裏面，他把門關了，」慧珠一面說，一面踏着亂草沿着河邊走。一萍在她的後面，她回頭問一萍：「一萍，你想他們會把陳清捉去嗎？」她的脚步走得很快，聲音裏洩露出來她的焦慮。

「爲什麼不會呢？他們已經到協會來了！」一萍苦惱地說。她接着便用力咬她的嘴唇。過了半晌她又說：「婦女協會從此也關門了！我們的婦女運動也完結了。」

慧珠又掉過頭去看一萍，她正遇着一萍的冒着火的眼睛，她感覺顫動了一下。一萍的那樣深的苦惱把她的心靈也震動了。但從這裏她却得到一個回答：那只是一句氣憤的話，一萍和她一樣並不相信那運動就會從此完結的。

沒有人在後面跟隨她們，四周圍是靜悄悄的。沿着河邊生長着一些龍眼樹。小河在陽光下面發亮，那水緩緩地流着。她們踏着那快長齊她們的膝頭的青草，但却時時被荊棘絆住了她們的長統襪。她們很困難地走完了這一段路，腿上已經掛了無數的荊棘，她們看見並沒有人追上來，就放心地用手把荊棘拍落了。

前面立着一堵破牆，已經倒塌了一段，現出一個大洞，地上堆了許多磚塊。沿着牆邊也有一條小路，但這是引到山上去的，從那裏走時，路就愈走愈遠了。

磚塊上有好些脚印，多半是女人的，顯然是德華幾個人就爬過牆，進了那一條荒涼的巷子。

「我們翻過牆去罷，」一萍提議說，說着便踏上磚塊，

邁着身子從那個洞裏爬進了裏面。

慧珠和賢兩個人也就跟着爬過去。

裏面是一條僻靜的巷子，路上堆着好些磚塊，石板縫裏生着茂盛的青草，破舊的牆頭上長着仙人掌一類的植物。這條巷子似乎很久就沒有人走過了。在裏面的一邊也有幾家破舊的院子，但都是些著名的兇宅，沒有人在那裏面居住。

「我們居然跑到這地方來了，」一萍說着不覺笑起來，方纔的緊張的心情這時候就寬鬆了。她站着得意地往四面看，她知道這時候她們已經安全地逃出虎口了。

「快走！到我家裏去！」慧珠催促說。

她們看見太陽的位置，分辨出了方向。三個人急急走着，進了僻靜的巷子，轉了好幾個灣，就穿過大街。大街上依舊擁擠着，許多人激動地談論着旅長遇刺，和工會的被封。在好些人的臉上她們看出了憂鬱和憤怒的痕跡。在十字路警察亭子前面幾個兵把守在那裏檢查行人。

她們急急走進對面一個小巷子，在那裏，沒有人注意她們。她們揀着僻靜的巷子走，故意多繞幾個灣。

「我們應該給雲報個信息，」慧珠忽然想到這事情就說出來。

「我去！這的確是很要緊的！」一萍接着說，她的眼睛又發出光來。

「我想叫小影去更安全一點，你比較容易引起人家注意，」慧珠思索一下就反對說，她的態度是很誠懇的。

「不要緊，我一定去！我就去！」一萍搖動着頭讓她的濃髮在臉頰邊飄舞。她馬上把包裹遞給賢一面說道：「賢，你把這個拿去。」她又對慧珠說：「你叫小影回去收拾東西，預備搬家。」她不等慧珠說別的話，便昂着頭紅着臉甚至

帶了得意的樣子，掉轉身子走了。慧珠回頭去看她，只見她大步走着，兩隻手不停地往前後甩，風吹動着她的濃髮，她的短裙也跟着風飄舞，看那姿勢就像她是被風吹起了一般。

「一萍，」慧珠不覺用愛憐的聲音溫和地喚了一聲，她沒有聽見，不會轉過頭來。慧珠也就拔步走了。

兩個人到了家，賢就去喚門，德華開了門出來。看見慧珠，德華便現出欣慰的顏色來招呼她。

「一萍呢？」德華擔心地問。

慧珠進了房間把東西放好纔告訴德華說一萍到城外找雲去了。

「但是雲進城來了，」德華惋惜地說。

「他在什麼地方？」慧珠驚訝地問。

「就在後面，克自己回來了。他就在城外，雲帶了他的信進城來。」德華嚴肅地低聲告訴說。

「好，我們到後面去！」慧珠匆忙地說着便走出房間往裏面走。

「賢，你就留在外面看門罷，」德華溫和地說，對他笑了一下好像姊姊在吩咐她的弟弟。賢本來打算跟着進去，聽見她的話，便應了一聲規規矩矩地順從了。

慧珠進了蜂場，果然看見雲在裏面，仁山和小影也都在那裏。他們站在樹叢中談話。英忙着在加糖水，林舍在旁邊給他幫忙。

「慧珠，你回來了？又跑得這樣氣喘吁吁的！」林舍看見慧珠就笑着叫起來。用愛憐的眼光看她。

慧珠帶笑聲喚了一聲「林舍」，隨便說了兩句話。

「權先呢？爲什麼不來呢？英一個人又弄不好。」林舍動着大嘴高聲說。

慧珠遲疑着，她彷彿看見那灰布長衫裹着的僵長的身子，在樹叢中動了一下，心裏感到一陣微痛，但她連忙做個笑臉回答說：「權先有事情回小學校去了。」她說完便拔步往雲那邊走去。德華已經先到了那裏在和他們談話。

「克回來了。那邊朋友的意思要我們全都暫時撤退到城外去，只留幾個不大被人注意的人在城裏，那邊馬上就派幾個新的人來，」雲莊重地說。

「工會被封了你知道嗎？你那裏一定很危險的！」慧珠着急地說。她摸出手帕來指拭額上的汗。

「我進城來纔知道。我們那裏已經搬了家，現在另有個秘密會所，每晚晚上都有工人去，」雲嚴肅地說，他的態度很嚴靜。

「你知道陳清被捕嗎？」慧珠追逼似地繼續問。

「陳清被捕？」雲驚惶地說。

「他一定不肯走，兵到協會來了，我想他決不會跑掉。他說他要做一個自願的犧牲！」慧珠激動地說着，聲音依舊很低，但臉部的表情却是把悲憤，讚嘆和懷念混在一起。

雲的鎮靜被這幾句話攪亂了。他痴呆似地望着慧珠，他的臉色慢慢地變換着，他默默地用力咬着嘴唇皮。

「事情不宜再延遲了。我們應該快些決定。免得再多貢獻幾個犧牲，這幾天裏我們就快把最好的人全都損失完了。」仁山嚴肅地說，他看出了事情的嚴重，他沒有眼淚，他只想到了那快來的艱苦的鬥爭。

「克帶來的意見也很對，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的勢力太微弱了。我們還不能正面和他們抵抗，」小影懇切地說。

雲歇了片刻，用手揉揉他的場鼻頭，他這時已經恢復了平靜的態度。他依舊用嚴肅的聲音說：城外的工作進行得很

好，那天聚集在廣場上的工人全是碼頭工會的。我們那隊太缺乏人。碧玉去了也還不够。鄉下也需要人，那些學生去了以後稍好一點。」

「你們都到城外去罷，我就留在這裏，我是不要緊的，」德華堅決地說，她的神情很勇敢。

「我們到外面商量去！」慧珠這樣提議說。他們四個人就陸續地走出外面進了慧珠的房間。

不到一會兒功夫，會議就完結了，他們接收了克帶來的那邊朋友的議決案。小影到一萍的家裏去，德華去婦女協會探聽消息，雲去看那個旅部裏的朋友。

小影和雲先走了，德華在房間裏停一會兒正預備走出去，剛跨出門限，又走回來對慧珠說：

「慧珠，你有一封電報，我忘記了給你。」她翻開桌上的一本書，從裏面抽出一封電報遞給慧珠，自己匆匆地走了。

慧珠接過電報就急急拆開來。這是上海來的電報。她從桌上的書堆裏找出那本電話號碼，就匆忙地翻譯起來，一面翻書一面寫：

「……劍——峰——」

她的心開始猛烈地跳了，她的手也戰抖起來，她極力捺住那激動，繼續翻譯下去：

「失——踪——速——來——」

「你看。」慧珠把電報紙遞給仁山便把頭俯在桌上，一聲不響。

仁山讀了電報，抬頭去看慧珠，只見她的肩頭不住地發顫。他用悲痛和愛憐的眼光把她的頭看了好一會兒就把電報紙放回在桌上，在房裏默默地踱起來。

過了片刻他走到慧珠的旁邊，把一隻手搭在她的肩頭上

，俯下頭溫和在她的耳邊說：

「慧珠，不要傷心。我們還是到後面走走。」

慧珠慢慢地抬起頭看仁山，悲痛地說：「仁山，我能够忍受的，再大的打擊，我也能够忍受的。」她就站起來一把抱着他，把頭壓在他的肩上。

「我知道，我知道，」仁山摸着她的腰，接連溫柔地說。「但是，慧珠你回去嗎？你到上海去嗎？」

慧珠不說話，過了好一會兒纔抬起頭來，鬆了手，把悲痛的眼光直視着仁山的臉慢慢地搖着頭：「我不去，我不能够去。」然後又用懇求的眼光看他：「你替我去罷。你也是他的朋友。」

仁山還不會回答，賢就從外面跑進來，他是從球場裏來的。他一進門，口裏喚着慧珠，他看見房裏的情形就閉了嘴。他瞥了桌上的電報紙便走去讀了牠。

「慧珠你要走嗎？」他走到她的身邊，拉着她的一隻手急急問道，他差不多要哭出聲來。

她溫柔地看着他，伸手去摸他的頭，像在愛撫一個孩子。她說：「我不走，賢，我不願意離開你們。」

「但是你的父親——」賢着急地說。因為他疑心她在騙他，故意用這樣的話來安慰他。

「我請仁山去，因為那邊更需要他，」慧珠插口說，她又把懇求的眼光去看仁山一面溫和地問：「仁山你願意嗎？」

仁山的眼睛忽然黯淡了，他把頭埋下去，低低地說：「我不能夠在這時候離開你，慧珠，要走我們一道走！」

「我也走，我和你們去！」賢在旁邊搶着說，聲音裏帶了眼淚，他把慧珠的手握得更緊，就像害怕慧珠馬上會飛去一般。

『爲什麼大家都走呢？』慧珠微笑了，她的面容漸漸地清朗了，她彷彿已經驅走了那激情，現在是用她的精細的腦筋來衡量一切了。然而眼睛裏依舊充滿着愛憐的眼光。『我不能夠離開這裏，尤其是在這時候。仁山，你應該回去，你已經完成了你的使命。你現在可以把你親跟看見的事情帶回去告訴那邊的朋友。』

『然而劍峯，劍峯的事情應該你去料理。你不去你不會後悔嗎？』仁山打插說。

慧珠的臉色略略陰暗了，她埋下頭，過了半晌纔抬起來，眼睛裏面有淚珠在發亮，但她的面容已經是平靜的了。她搖搖頭用低低的但又是堅定的語調說：『我不會後悔。我已決定了。』她看見仁山不說話，夢幻似地望着她。她就走到他的身邊，伸手去挽他的手膀，把身子偎着他，溫柔地懇求說：『你替我去，我相信你，這就和我自己去一樣。你去罷，你沒有留在這裏犧牲的必要。』她這時候完全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

『慧珠，』仁山，側着頭看她的臉憂鬱地嘆道。兩個臉靠得很近，他的嘴差不多要吻着她的額角，他溫和地說：

『我不能夠拒絕你這要求。但是在這時候要我離開你，離開你們大家，我實在沒有——』

突然外面響起了提門聲，仁山驚惶地住了嘴。

『我去。』賢匆匆說了這兩個字，便往外面跑去。

進來的是惠群跑得氣喘吁吁的，一張臉成了青黃色，很難看，兩隻眼睛恐怖地圓睜着。她一進屋就說：

『一萍被捕了。』

『你在什麼地方得到的消息？』慧珠驚恐地叫了一聲，接着便這樣問。

『我看見好幾個兵士押着她走。她一路上唱着歌，她的樣子沒有一點改變，那眼睛裏冒出火來，頭髮飄動着，就像獅子的鬃毛。她看見我，給我做了一個眉眼，就走過去了。』惠群倒在藤椅上激動地說，她接連着在喘氣，使她變得口吃起來。

『你看見小影嗎？她到一萍家裏去了！』慧珠站在她的面前，注意地望着她的臉，不能忍耐地等候她的回答。

『沒有看見！我們應該去找她回來！』惠群的話沒有說完，就給慧珠打插了：

『我去找小影，事情很急了。』慧珠就預備走出去，也不和仁山他們說別的話。

『慧珠，讓我去！』仁山搶着說，他預備去阻止慧珠。

『我去。你們都不要走！』賢接着說了，他搶着往門外跑。

『賢，你站住！』慧珠跑去把賢抓了回來。她堅決地說：『我一個人去。我知道逃避危險的方法。』她走到門口又掉

回過頭來對仁山說：『仁山，我父親的事情託你！我現在管不了那些事情了。』她便匆忙地出去開了大門走了。

仁山跑着出去開了門進來，看見賢躺在床上哭。

『仁山，你爲什麼不阻攔她？她一去，他們一定會捉住她。』賢抽泣地責備仁山說。

『你這蠢孩子！不要哭。他們不會捉住她。她還要活，活着做許多事情！』仁山用了極大的力量鎮壓住紛亂的心曲，他低聲回答着賢的話，却慢慢地抬起頭去看掛在牆上的那一張新近在意大利病死的老馬拉鐵斯達的半身像。

這方面本來還有一章結尾，現在被作者刪去。下篇到這裏便算完結。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於九羅

琳 夢 湖 上

袁 昌 英

人間畢竟有艷地。上帝爲亞當夫婦造的伊瑞園，據說是極宇宙的輝煌壯麗了，可是想來也不能美過於瑞士的湖山。空氣是如此的澄澈，灌入你的肺部，轉洗你的血液，使你整個的身心都如浸在一潭由白峯潛流下來的淒泉裏一樣，有說不出的舒怡清爽。初春的葉芽，鮮妍嬌艷得透人心骨。尤其是道琳湖兩岸的楊柳，反映在湖中，簡直是浴罷的仙女，在與明眸玉貌的阿波羅，一步步的施展綠舞，一聲聲的細吟綠曲。你彷彿看得見她們眼內的謔，唇邊的笑；可是笑與謔都是綠得這麼沁心，不由你不狂醉，不由你不神往。秦與瑰呆呆的坐在白舫上，聚精凝神地欣賞着，已是多時了。瑰的臉上忽然泛上一層笑意道：『秦先生，你記得一個大詩人說過，顏色裏面有舞蹈有音樂的話嗎？』——『是不是哥德說的？』——『記不清楚了。可是我這才瞭解這句話的真諦。你看這些嫩柳映在這透明的水裏，豈不是舞着玲瓏的綠舞，唱着清逸的綠歌！我彷彿感覺這歌聲舞態的節奏。』——『曾經你這樣一說，我也似乎感覺着。大凡天地間的美，都自有一種節奏。這綠的節奏是柔和逸越。這等清遠柔麗的色波，直接感到我們的性靈上；如果我們看得入微時，性靈上祇感到色波的和諧的擊蕩，故色裏如有舞蹈有音樂似的。』——『你這是一種哲理的解釋。我呢，我祇感覺這個事實而已。』——『這是詩人的感覺。普通人就是感到，也說不出來。』

——『無怪乎古希臘人被稱爲最富於詩情的民族。你看這天光反照在水裏的枝頭，瀟灑磊落的蕩漾着，豈不是玉顏金髮的阿波羅在與柳仙們徐歌慢舞嗎？我們若是希臘人，這裏一定創造得出一個極哀艷的神話。』——『可不是，那株窈窕的秀柳，』秦伸出一隻套在雪白襯衫袖口內的手指着一株弱柳道：『靈如仙的，豈不很像達芙尼？你看阿波羅怎樣追求着她！』——『是呀！很是相像！』瑰笑得兩排珠牙燦然可愛，『祇可惜你這不是創造而是摹擬！』——『小姐，二十世紀的中國人，能在幻想上摹擬得到古希臘人，已經不是容易的事呵。你看阿波羅多麼遷就達芙尼！』秦說着，逼視着瑰。他的海藍色的西服分外現得高雅。一頭黑髮服服帖帖的仰後梳着，把他這幅寬額慧眼皓齒的俊臉，陪襯得更加卓然非凡。瑰的烏黑的眸子已經燦然速轉着，腮邊微微的加上一陣紅潮，彷彿在秦的最後一句話裏，聽出別的消息了。也許是爲着要抹過這消息吧，她附和着說：『你看達芙尼的舞步多麼靈敏！任光明之神的手段如何高明，步武如何神速，似乎總捉不牢她。』

秦好像忽然想到一個事實問題，霍然走出眼前的詩境，從容不迫的問道：『瑰小姐，你昨天要寫的信寫了嗎？』——『寫了，告訴了舍長，我在這裏還要頑三個星期。這樣的湖山，一星期簡直不夠對付。左右春假還有幾星期才完，樂得

我利用。」——「由倫敦來」——「瑞士好不容易。一個星期專這日內瓦都不够，你還想看洛桑及德國，瑞士喇！」——「秦先生，你們長年住在這裏也一樣覺得此地美嗎？」——「美還是一樣覺得，祇不過印象沒有初次的鮮麗罷了。」——「他們一路閒談着，一路割着柴，將扁扁的一葉白舫向東推進。」——「新鮮，印象真是特別的新鮮。」——「接着說，『你看這一片日內瓦城，白牆紅屋頂綠樹，多清潔，多安靜，多沉毅！』——『真是的，這裏的空氣有一種說不出的調和性。在這裏住久了的人員要文明些。國際聯盟的會址之應設在這裏確是十分合宜，惟有在這裏，人類才能真正領略和平的意義。』——「聽說這裏已經做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了。」——「你今早買報，豈不是自己到攤子上放多少錢取多少份報？有誰來理你？」——「我以爲今早是特別情形。」——「唔！年年月月都是如此。可是誰也沒想到祇擊報不放錢！」——「可見人類並不是不能上進。我以爲人類祇要有同情心，能够爲別人着想，就可免除許多苦痛與糾紛。」——「可是，瑰小姐，談何容易。同情心是運用理智，是教育與文化的結果阿。」——「瑰是個學文學的女子，平日思想頗複雜，可是一向以爲同情心是情感的作用，此刻忽然聽見秦的這種論調，不免吃驚，於是微笑而含反辯的意思道：『同情是一種天性，人人都有的，祇是不肯運用罷了，與教育之深淺，文化之高低，似乎無多大關係。』——「那就未必吧，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含有理智的作用。凡屬自己所不歡喜的，就要推想到別人也不喜歡，這就含着理智的推論阿。一班下等動物除了愛惜己出者的天性以外，別無所謂同情。照人類社會的情形觀察，也是同情心表現的多寡與文化程度之高低成正例。其實所謂野蠻人與文明人之分，不也就

在這一點嗎？野蠻人野到極點時，就是一隻野獸；肚子餓了，就不惜殘殺同類，以飽己腹；性慾衝動了，就不惜奪人之所好，以洩己慾。文明人的同情心，大則有如耶穌，釋迦牟尼以至人類爲範疇的慈悲，小則有現在一部份人所提倡，一部份人所做到的人道主義。」

瑰是個有相當智慧的女子，而且是個極其要向上的人；現在聽了這一番議論，心下不免有幾分信服，對於原來祇是相熟的秦，不由的有些敬慕了。此刻的聲音笑貌一點不悽異見，祇是很天真的說道：「秦先生，你們男人到底是富於理智，對於什麼問題都有一種深切的解釋。剛才對於顏色裏含舞踏音樂已經解釋得很有趣，現在對於同情心的見解更是獨到而非常動聽了。但是你說文化愈高人類愈不殘忍，似乎與目前事實太相反了。」——「就目前種種事實看起來，我的說法很像不對。其實現在的文化並不是文化，而是一種複雜的武化。上帝給人類最寶貴的禮物：理智被人類妄用了。理智本來是爲人類自衛及爲人類謀幸福而有的，現在却帶爲自相殘殺的手段。」——「你這話不特國際間團體間是事實，就是個人與個人之間，也是實在情形。你看現代人，誰不是鉤心鬥角的互相裁制，互相殘害？有幾人是肯利用自己的聰明能力去爲同類謀幸福？」——「我所以覺得現在的文化是走錯了路。文化是應該把類類的獸性一點一滴的剷除掉，把人類從殘忍毒厲的獸的生活狀態中拔教出來。現在的事實却實得其反：所謂科學的進步，文化的提高，都無非增加這獸性放肆的機會與力量，直接間接的給人以殺人不見血的總妙武器。這種專爲野獸擴張爪牙的文化，實在祇配叫做武化。」——「秦說到這裏態度極爲嚴肅，彷彿人類的命運如果在他的把握中，他一定另是一種辦法。他深深地望住天空，繼續說

道：「哼！恨我不能把這武化完全毀滅，從根本上再建築一種真正的文化出來，使人類在可能範圍之內可以享受一點人生的幸福！」

她默默的聽着，秦的一聲一字皆如朝露般一滴一滴掉在她的性靈上，使她整個的身心感覺一種新鮮活躍的戰慄。她的男同學很多，與她有友誼的青年也頗有幾人，然而她從來不會遇見過一個這樣學識談吐人品兼優的男子。最令人傾慕的是他那副嚴肅鎮靜而又極活潑誠懇的態度。她由友人李君的介绍曾經與他通過好幾次信，不過信札的來往無非都是爲她來瑞士遊歷請他照拂的事體。她來瑞士已經好幾天了，每日與他同遊這名勝的山水，漸漸已與他成爲熟友了。此刻聽到他這一席談論，她心裏實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可是她不肯多露傾慕之情，因爲英國式的教育及她女性原有的腴腆把她拘束住了。然而他這種主見又正合她的心思。她雖不能如秦一樣用斬釘截鐵的語句將現代文化定罪出來；可是對於這「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物質文化，她一樣痛恨，一樣的恨不能把他毀滅了，另建一種新的合理的以互助以同情爲基礎的眞正文化。她於是很自然的說道：「秦先生，我看一個文化的變遷，其機很是微妙。我也有時和先生一樣，恨不能爲人類找一條新的出路。但是目擊到許多新路並不是領人往幸福的境地去，我又不免懷疑。」——「是呀，我也正是這樣躊躇着。」——「所謂革命以及幾年計畫到底將人類領至若何境地去，誰也不能預知。」——「這些主義最大的毛病，就是爲不可捉摸的未來，過分的犧牲現在。我……我有時對於一切都很有灰心。人類似乎沒有能力去尋出一條共存共榮的幸福路。」

她的心原來如琳夢湖一樣的澄澈一樣的恬靜，可是也

一樣的有一種潛勢力。風浪來得輕時，也會泛瀾出一層層的漣漪，散布到四支全部，使你見到她的笑容或愁貌。來得重時，她也感覺一陣陣的熱潮由心底衝上來，使她全身表現一種不可逆制的興奮。這時秦的語聲語意語情都如一股股的風波，將她的心的潛勢力激動了。她對於秦感覺興奮與同情，而甚至於崇拜。她很熱情的接着說道：「我有時也一樣感覺幻滅，人類似乎是毫無希望。但是我在歐洲住久了，細察社會情形，間常也看得出眞正文明的地方。在文藝方面，這種向上精神的表現，更是很多。我所以還是覺得人類並不是毫無希望。祇要我們肯提倡肯一步步實行下去，將來總有相當的結果。秦先生，你將來回國，想在那一方面努力？」

秦在歐洲已有八九年了。除了專攻社會科學之外，他也常常涉覽關於哲學文藝種種思想方面的書籍。他的眼光思想也就因此特別來得擴拓自由而純正。他對於現雖是初交，可是其言語行動種種的豪放不拘，已經有幾分另眼相看了。他平常所遇見的女子，總無非是漂亮可愛而已；交談之後，總使他有看見繡花枕的感想。她給他的印象完全又是一樣。她並不美，可是眉宇間的那種清氣是她特有的。眼睛內發出一種特別撩人的神光。她的一切都表示一個有思想有人格而同時又非常豪放活潑的女子。這時，他們的小白舫已遊到春的綠的深處了，離開別的遊船差不多有看不清楚的距離。在這靜的樹蔭的綠世界裏面，她的豆綠佐治綢的西式輕衣特別顯得綺麗灼灼。她的熱情把眼光腮色聲液都抹上一層光焰。秦的心被這光焰照射着不免有些動蕩，對於她的問話，一時似乎思索不出相當的答覆。費了好幾分鐘的鎮靜，而手裏似乎忙着要將船停泊在一株大柳樹底下以後，他才答道：「

我想回國以後，專事著述。中國所缺乏的很多，可是學術思想的落後，不純正，膚淺，是當前最大危險之一。你呢，現小姐，將來的計畫如何？」——「我？我也想在學術上做些工作，不過我的工夫還差得遠咧。」——「太客氣了。誰又有什麼工夫在那裏？大家都想努力罷了。」

秦將兩片漿從水裏抽上來，安安穩穩放定在船緣。然後從袋內摸出一包糖，正待要遞與現先取的時候，他的頭往上一仰，眼光頓時爲遠遠天邊的一件什麼所捉住。手裏雖舉起一包糖向現遞着，口裏却驚道：「阿呀！多美！」現也即時反首向後望去。『那是什麼？怎麼這樣美！』現驚問着，手裏取的一枚糖還不會放入口內。『快來，快坐在我這邊來，』秦趕緊讓些坐位出來，繼續說道：『這邊好看些，你真運氣好！這景不是容易見到的。』現一路望着，一路移過秦的那頭去，口裏却驚嘆道：『怎麼像個着粉紅色衣的天使，斜斜的輪在那兒？這莫非是一種神蹟？』——『世間的美總帶幾分神秘性。這簡直是古希臘理想美人海倫重生了！』——『這是不是晚霞和雲所造成的奇蹟呢？』——『這是雲和晚照所創造出來的美人。你看披着金光燦爛的頭髮，揚着滿臉微笑的面部，就是有名的白峯。她的身體及四肢都是亞爾普斯山的軀幹與支峯。你看她的手腕，胸部，腿部，簡直是在輕紗下跳動着的血肉！』他們不知爲何二人的視線都忽然落在水上。現如同新發明了一樣什麼，狂喜道：『你看水裏的海倫更加好看！那隻銀魚好像在她腳指裏面鑽，太有趣了那隻小螃蟹也彷彿就在她胸膛上爬！阿呀！真太美了！』她不提防喜得頭往後一擡，被一把柳絲掃着了眼睛，痛得幾乎失了均衡，跌翻在船內，若不是秦一手把她舉住。秦右手把她舉住了，左手連忙摸出手帕給她擦眼睛，同時很慰藉地問道：

『不痛得利害吧？』現在疼痛之餘，感覺一種溫柔的熱氣，由秦手直傳到她的心腑。痛雖祇有三分，却因爲捨不得放棄這溫熱的緣故，仍緊緊地握住，做出五分痛的樣子。秦也感得這樣握住一隻緋嫩香澤的手是有無限的意味。心裏一陣陣的熱情使他忍將手拉開。現的眼睛漸漸恢復原狀；祇眼皮上微微有些紅，別的傷痕一點都沒有。二人的手終於不好意思不分開了。二人抬頭四面一望，暮色已經罩住了湖的對岸，慢慢的就要來到他們頭上那顆大柳樹的梢尖了。至於重生的海倫真如曇花一現，早消逝到依黎西神國裏與巴里斯盤桓去了。就是水裏那些與阿波羅歌舞的楊柳，也都不知被黃昏之神趕到那兒去了。一切，一切都如夢。眼前濃濃渺渺的黃昏更將一盞盞的經過染成幻不可捉摸的夢境。二人之中，此刻祇有一件事是真實；二人的心都是一樣的跳。大柳樹如果果有知，一定聽得出兩條心是奏着一樣的節奏與歌詞。二人的手不知幾時又握住了。盡在不言中的心語大約祇有流水柳絲可以告訴人。

現終於打破了沉默，戰戰兢兢道：『天已將黑了，我們回去吧。』——『今晚有滾水幻花，我們索性看完了回去，好不好？省得等一會又要出來。這珠夢湖上的滾水幻花是世上有名的美景。』——『什麼時候起？』——『天一黑就起，快了。』——『在什麼地方放？』——『在那一頭。我們慢慢划去吧。』秦於是將槳放下，洗沙洗沙的把船向西搖回。轉眼之中，天已完全黑了。兩岸及日內瓦城的燈光把湖上更反映得漆黑。幸而湖面不寬，遊船尚多；不然，真有些令人生畏。現正在賞玩着日內瓦的夜景之際，眼前忽然一黑，祇聽得秦的聲音道：『現小姐看呵。我們停在這樹下看，省得別的船來相撞。』假如不是秦預先告訴了他這滾水幻花的事，她

一定疑心自己眼睛忽然作怪，耳朵也頓然生了毛病。半空中怎麼沙沙作響？幾時從湖裏面跳出一條綠鱗晶體的蛟龍，怒向天空飛騰？幾時又從黑暗中跳出無數的各色各樣的浪花？瑰真得如小孩一般的高興道：『秦先生，你看這條龍多雄壯多蜿蜒有致！這些浪花都是擁牠上天去的吧！西洋人的頑真頑得特別！』——『其實這也是物質文明的所賜咧。沒有電光那來這種奇幻的錦色？所以物質文明也有好處！』——『世上本來一切都有好有歹，祇要人類知道選擇就好了。你看這條龍真是要衝入上帝寶座的樣子！』這時，秦已將小舫定泊了，忽然覺得一陣涼風拂面，即刻起身擊外衣，同時問瑰道：『你也冷嗎？加上外套吧。』瑰一路加衣，眼睛還是目不轉睛的望住那條幻龍的掙扎。大約是因為地位的關係吧，秦扣好了外衣，就便就坐在瑰的後面看滾水。幻龍的掙扎十分奇特，一時勝得似乎就要達到目的地，然而一轉眼又不知被什麼拖下來了。當牠正要沖上去的時候，兩岸觀衆及湖上遊人的吶喊歡騰之聲如雷震耳。當牠敗下來的時候，則又呻吟歎惜不絕如縷，彷彿牠的失敗就是人們自己運命的轉變。秦與瑰也默然看得出神。二人的呼吸，時而急速，時而遲緩，正與幻龍的勝負觀衆的歡悲成爲和諧的奏節。最後瑰忽然說道：『這是一個象徵！這是一種無上的藝術！這龍的掙扎是象徵人的性靈的掙扎。你看萬千的性靈不都在這裏同牠共同奮鬥嗎？我們的性靈在神秘的宇宙中要求永生，要求不朽，不也是一樣的掙扎嗎？』秦聽到這裏，心忽然一動，兩手從後面包過來，把瑰的兩手擊住了，很熱情的說道：『瑰！你真是個聰明絕頂的女子！』瑰也不拒絕，心祇輕輕的跳。覺得自己的手放在他那雄渾渾的熱手內再好過沒有的了。幻龍又敗下來了，似乎沒有再起的希望了。觀衆們如死一般的靜候着

一種沈寂的精神佈漫全空。瑰與秦也一樣的等候着，宛然他們的靈魂也在預備這最後一次的常試。幻龍從容的又由湖中上升了。牠四面同起的浪花和牠自身的顏色光彩都不息的無窮的變幻。牠這次升得很慢，簡直是一種可怕的慢。全空中一點聲息都沒有。瑰與秦連自己的呼吸似乎都不聽見。幻龍的步驟較快了，慢慢的快，一步較一步快。秦與瑰的手也跟着越擊越緊了。最後，幻龍奮勇的拚命的往上一擡，果然一躍沖入雲霄去了；可是接着的數秒鐘以後是一陣玉雨一陣金雪；幻龍粉身碎骨了。象徵彷彿是：牠爲地上的生物——一切生物——犧牲了自己的軀壳，而從中却得着了精神的永生。瑰看得熱狂時，莫知所以的倒在秦的懷中了。秦也一把抱住她；兩臉相偎了，兩唇相接了；他們忘記了幻龍，忘記了琳夢湖，忘記了瑞士，忘記了中國，連宇宙本身也不存在了。佛教的所謂涅槃，耶穌的所謂至上狂樂，他二人嘗着了，醉在裏面了。這兩顆清如霄漢的靈魂，似乎擺脫了笨重的身體，幽幽然悠悠然伴幻龍一路上西天的盡頭去了。許久，許久連觀衆的歡聲，遊船的聲響，都喊他們不回來。最後，瑰似醒非醒的了，柔聲道：『永遠之我願永遠這樣！』秦半醒的答道：『夢太甜蜜了！還是夢下去吧。醒來祇是無趣。這如涅槃般的夢何能再有？』瑰終於完全醒了，四面一望，祇見乳白色一片新月倒掛在湖心，一切如沉睡般幽靜。她擊住秦的手道：『景色雖已遷異，湖山却仍如故。舊夢何以不能重溫？秦！以我兩人合作的力量，將來未始不能如幻龍一樣爲人類這些幸福？』——『瑰？你有勇氣嗎？我可是不忍。』——『我有的是勇氣！你何以不忍？』——『我的家事，李先生沒有給你談過？』——『沒有。難道使君……？』——『而且……』——『那就不必多說了。』——『可是幸福……幸福是完全

雷 雨

四幕劇

曹 禺

景：
在教堂附屬醫院的一間特別客廳內——冬天的一个下午。

第一幕

十年前，一個夏天，鬱熱的早晨。——周公館的客廳內（即序幕的客廳
景與前 致相同。）

第二幕

景同前——當天的下午。

第三幕

在魯家，一個小套間——當天夜晚十時許。

第四幕

周宅的客廳（與第一幕同）——當天午夜兩點鐘。

尾聲

又回到十時後，一個冬天的下午——景同序幕。

（注：由第一幕至第四幕為時僅一天。）

人物：

姑奶奶甲（教堂尼姑）
姑奶奶乙
姊妹——十五歲
弟弟——十二歲

周煥園——某煤礦董事長，五十五歲。

周繁漪——其妻，三十五歲。

周萍——其前妻生子，年二十八。

周冲——繁漪生子，年十七。

魯貴——周宅僕人，年四十八。

魯侍萍——其妻，某校侍役，年四十七。

魯大海——侍萍前夫之子，煤礦工頭，年二十。

魯四鳳——魯貴與侍萍之女，年十八，周宅使女。

周宅僕人等：僕人甲，僕人乙……老僕。

序 幕

景——一間寬大的待客廳，冬天，下午三點鐘，在某教堂附設醫院內。
屋中間是兩扇棧色的門，通外面；門身很笨重，上面彫着半西洋化的舊花紋，門前垂着舊得有斑點，褪色的厚帷幔，深紫色的，繡成的圖

察已經脫了線，中間有一塊已經破了一個洞。右邊——左右以台上演員為準——有一扇門，通着現在的病房，門面的漆已蝕了去，金黃的銅門鈕，放着暗淡的光，配起那高而寬，有黃花紋的灰門框，和門上凹凸不平古式的西洋木飾，令人猜想這屋子的前主多半是中國的老留學生，回國又是富貴過一時的。這門前也掛着一條半舊，深紫的絨毯，半拉開，破成碎條的絨角拖在地上。左邊也開一個門，兩扇的，通着外間飯廳，由那裏可以直通樓上，或者從飯廳走出外面，這兩扇門較中間的還華麗，顏色更深老；偶爾有人穿過，他很沉重地在門軌上轉動，會發着一種久磨擦的滑聲，像一個經過多少事故，很沉默，很溫和的老人。這前面，沒有帷幔，門上衰落，殘餘的輪廓同漆飾都很明顯。靠中間門的右面，牆凹進去如一個神像的壁龕，凹進去的空隙是菱角形的，劃着半圓。壁龕的上大半滿嵌着細狹而高長的法國窗戶，每條角一扇長窗，很玲瓏的；下半只是一塊較地板略起的半圓平面，可以放着東西，可以坐；這前面整個地連上一面有摺紋的厚絨垂幔，拉嚴了，壁龕可以完全掩蓋上，看不見窗戶同陽光，屋子裡陰沉沉，有些氣悶。閉幕時，這帷幔是關上的。

牆的顏色是深褐，年久失修，暗得褪了色。屋內所有的陳設都很富麗，但現在都呈現着衰敗的景象。——右牆近前是一個壁爐，沿爐嵌着長方的大理石，正前面鑲着長形彩色的石塊；壁爐上面沒有一件陳設，空空地，只懸着一個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現在壁爐裏燃着煤火，火焰熊熊地，照着爐前的一舊圈椅，映出一片紅光，這樣，一絲絲的溫暖，使這古老的房屋還有一些生氣。壁爐旁邊擺放一個粗製的煤斗同木架。右邊門左側，掛一張畫軸；再左，近後方，牆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倚在那裏，斜放着一個紫棹，半人高的舊式小衣櫃，櫃門的角上都包着銅片。櫃上放着一個暖水瓶，兩隻白飯碗，都擱在舊黃銅盤上。櫃前鋪一張長方的小地毯；在上面，和櫃平行的，放一條很矮的紫棹長几，以前大概爲着擺設瓷器，古董……精巧的小東西，現在疊着一疊疊的雪白

桌布，白床單等物，剛洗好，還沒有放進衣櫃的。在正面，橫與壁龕中間立一隻圓凳。壁龕之左，（中門的右面），是一隻長方的紅木茶桌，上面放着兩個燭台，牆上是張大而舊的古油畫，中門左面立一隻有玻璃的精巧的紫棹櫃，裡面原爲放古董，但現在是空空的，這櫃前有一條狹長的矮凳。離左牆角不遠，與角成九十度，斜放着一個寬大深色的沙發，沙發後是隻長桌，前面是一條短几，都沒有放着東西。沙發左面立一個黃色的站燈，左牆前略凹進去，與左後牆成一直角。凹進去有一隻茶几，牆上低懸一張小油畫。茶几旁，再略向前才是左邊通飯廳的門。屋子中間有一張地毯，上面對放着，但是略斜地，兩張大沙發，中間是個圓桌，鋪着白桌布。

閉幕時，外面遠處有鐘聲。教堂內合唱頌王歌同大風琴聲。（最好）是 Bach: High Mass in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it Domini Nominis——屋內寂靜無人。

移時，中間門沉重的緩緩推開。姑奶奶甲（寺院尼姑）進來，她的服飾如在天主教堂裡常見的尼姑一樣，頭束着雪白的布巾，蓬起來像青蘭那姑，穿一套深藍的粗布褂，衣襟幾乎拖在地面。她胸前懸着一個十字架，腰間懸一串鑰匙，走起路來隱隱地響着。她安靜地走進來，臉上很平和的。她轉過身子向着門外。

姑甲（和藹地）請進來吧。

一位蒼白的老年人走進來，穿着很考究的舊皮大衣。進門脫下帽子，頭髮斑白，眼睛沈靜而憂鬱，他的下頰有着白的短鬚，臉上滿是皺紋。他戴一副金邊眼鏡，進門後，也取下來，放在眼鏡盒內，手有些顫。他搓弄一下子，衰弱地咳嗽兩聲。外面樂聲止。

姑甲（微笑）外面冷得很！

老翁（點頭）嗯。——（關心地）她現在還好麼？

姑甲（同情地）好。

老翁（沉默一時，指着頭。）她這兒呢？

姑甲：（憐憫地）那——還是那樣。（低低地嘆一口氣）

老翁：（沉靜地）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

姑甲：（於憐地）您先坐一坐，煖和一下，再看她吧。

老翁：（搖頭）不，（走向右邊病房。）

姑甲：（走向前，）您走錯了，這屋子是魯奶奶的病房。您的

太太在樓上呢。

老翁：（停住，失神地。）我——我知道，（指着右邊病房）我現在

可以看看她麼？

姑甲：（和氣地）我不知道。魯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

。我看您先到樓上看看，回頭再來看這位老太太好不好？

老翁：（迷惘地）嗯，也好。

姑甲：您跟我上樓吧。

姑甲領着老翁進左面的飯廳下。

屋內靜一時。外面有腳步聲。姑乙領兩個小孩進。姑乙除了年青些，

比較活潑些，一切都和姑甲相同。進來的小孩是兩弟，都穿着冬天的新衣

服，臉色都紅得像個蘋果，整個是胖圓圓的。姐姐有十五歲，梳兩個小辮

，在背後擺着；弟弟戴上一頂紅絨帽。兩個都高興地走進來，二人在一起

，姐姐是較沉着些。走進來的時節姐姐在前面。

姑乙：（和悅地）進來，弟弟。（弟弟進來望着姐姐，兩個人只呵手）

外頭冷，是吧。姐姐，你跟弟弟在這兒坐一坐好不好？

姐姐：（微笑）嗯。

弟弟：（拉着姐姐的手，竊語）姐姐，媽呢。

姑乙：你媽看完病就來，弟弟坐在這兒煖和一下，好吧

？

弟弟的眼望姐姐。

姐姐：（很懂事地）弟弟，這兒我來過；就坐這兒吧，我跟你講

笑話。（弟弟四面好奇地望着）

姑乙：（有興趣地望着他們）對了，叫姐姐跟你講笑話，（指着火）

坐在火旁邊講，兩個人一塊。

弟：不，我要坐這個小凳子！（指中門左櫃前的小矮凳。）

姑乙：（和氣地）也好。你們就坐這兒。可是（小聲地）弟弟，

你得乖乖地坐着，不要鬧！樓上有病人——（指右邊病房）這

旁邊也有病人。

姊弟：（很乖地點頭）嗯。

弟弟：（忽然，向姑乙）媽，就回來吧？

姑乙：對了，就來。你們坐下，（領姊弟二人共坐矮凳上，望着姑

乙）不要動！（望着他們）我先進去，就來。

姊弟點頭，姑乙進右邊病房下。

弟忽然站起來。

弟弟：（向姊）她是誰？為什麼穿這樣的衣服？

姊姊：（很世故地）尼姑。在醫院看護病人的。弟弟，你坐下

。

弟弟：（不理她）姐姐，你看，你看！（自傲地）你看媽跟我買的

新手套。

姊姊：（瞧不起地）看見了。你坐下吧。（拉弟弟坐下。二人又很規

矩地並坐着。）

姑甲由左邊飯廳進。直向右角衣櫃走去，沒看見屋內的人。

弟弟：（又站起，低聲，向姊）又一個，姐姐！

姊姊：（低聲）噓！別說話。（又拉弟弟坐下。）

姑甲打開右面的衣櫃，將長几的白床單，白桌布等物一疊疊地放在

衣櫃裡。

姑乙由右邊病房進。見姑甲，二人沉靜地點一點頭，姑乙助姑甲放

置洗物。

姑乙：（向姑甲，簡截地）完了？

姑甲：（不明白）誰？

姑乙：（明快地，指樓上）樓上的。

姑甲：（憐憫地）完了，她現在又睡着了。

姑乙：（好奇地詢問）沒有打人麼？

姑甲：沒有，就是大笑了一場，把玻璃又打破了。

姑乙：（呼出一口氣）那還好。

姑甲：（向姑乙）她呢？

姑乙：你說樓下的（指右面病房）？她總是那樣，哭的時候多，不說話，我來了一年，沒聽見過她說一句話。

弟弟：（低聲，急促地）姐姐，你跟我講笑話。

姊姊：（低聲）不，弟弟，聽她們說話。

姑甲：（憐憫地）可憐，她在這兒九年了，比樓上的只晚了一年，可是兩個人都沒有好。——（欣喜地）對了，剛才樓上的周先生來了。

姑甲：（奇怪地）怎麼？

姑乙：今天是舊年臘月三十。

姑甲：（驚訝地）哦，今天三十？——那麼今天樓下的也會出來，到這房子裏來。

姑甲：怎麼，她也出來？

姑乙：（多話地）每到臘月三十，樓下的就會出來，到這屋子裏；在這窗戶前面站着。

姑甲：幹什麼？

姑乙：大概是望她兒子回來吧，她的兒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就沒有回來。可憐，她的丈夫也不在了——（低聲地）聽說就在周先生家裏當差，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死了的。

姑甲：（自己以為明白地）所以周先生每次來看他太太來，總

要問一間樓下的。——我想，過一會兒周先生會下樓來見她的。

姑乙：（虔誠地）聖母保佑他。（又放洗物）

弟弟：（低聲，請求）姐姐，你跟我講半個笑話好不好？

姊姊：（聽着有興趣，忙搖頭，壓迫地，低聲）弟弟！

姑乙：（又想起一段）奇怪，周家有這麼好的房子，為什麼要賣給醫院呢？

姑甲：（沉靜地）不大清楚。——聽說這屋子有一天夜裏連男帶女死過三個人。

姑乙：（驚訝）真的？

姑甲：（低聲）嗯。

姑乙：（自然想到）那麼周先生為什麼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樓上，不把她搬出去呢？

姑甲：說是呢，不過他太太就在這樓上發的神精病，她自己說什麼也不肯搬出去。

姑乙：（低聲）哦。

弟弟忽然站起。

弟：（抗議地，高聲）姐姐，我不愛聽這個。

姐：（勸止地，低聲）好弟弟。

弟：（命令地，更高聲）不，姐姐，我要你跟我講笑話！

姑甲，姑乙回頭望他們。

姑甲：（驚奇地）這是誰的孩子？我進來，沒有看見他們。

姑乙：一位看病的太太的，我領他們進來坐一坐。

姑甲：（小心地）別把他們放在這兒。——萬一把他們吓着。

姑乙：沒有地方；外頭冷，醫院都滿了。

姑甲：我看你還是找他們的媽來吧。萬一樓上的跑下來，說不定吓壞了他們！

姑乙：（順從地）也好。（向姊弟，他們倆個都瞪着眼望着她們）姐姐，你們在這兒好好地再等一下，我就找你們的媽來。

（有禮地）好，謝謝你！

（姑乙由中門出。）

弟：（懷着希望）姐姐，媽就來麼？

（還在怪他）噫。

弟：（高興地）媽來了！我們就回家。（拍掌）回家吃年飯。

姊：弟弟，不要鬧，坐下。（推弟弟坐）

姑甲：（關上櫃門向姊弟）弟弟，你同姐姐安安靜靜地坐一會兒，我上樓去了。

（姑甲由左面飯廳下，）

弟：（忽然發生興趣，立起）姐姐，她幹什麼去了？

姊：（覺得這是不值一問的問題）自然是找樓上的去了。

弟：（急切地）誰是樓上的？

姊：（低聲）一個瘋子。

弟：（直覺地臆斷）男的吧？

姊：（肯定地）不，女的——一個有錢的太太。

弟：（忽然）樓下的呢？

姊：（也肯定地）也是一個瘋子。（知道弟弟會愈問愈多）你不要再問了。

弟：（新奇地）姐姐，剛才她們說這屋子死過三個人。

姊：（心虛地）噫！——弟弟，我跟你講笑話吧！有一年，一

個國王——

弟：（已引上興趣）不，你跟我講講這三個人怎麼會死的？這

三個人是誰？

姊：（胆怯）我不知道。

弟：（不信，伶俐地）噫！——你知道，你不願意告訴我。

姐：（不得已地）你別在這屋子裏問，這屋子鬧鬼。

樓上忽而有亂摔東西的聲音，鐵鏈聲，足步聲，女人狂笑，怪叫

聲。

弟：（略懼）你聽！

姊：（拉着弟弟手，緊緊地）弟弟！

（聲止。）

弟：（安定下來，很明白地）姊姊，這一定是樓上的！

姊：（恐怕）我們走吧。

弟：（倔強）不，你不告訴我，這屋子怎麼死了三個人，我

不走。

姊：你不要鬧，回頭媽知道打你！

弟：（不在乎地）噫！

右邊門開，一位頭髮斑白的老婦人顛顛地走進來，在屋中停一停，眼睛像是瞎了。慢吞吞地踱到窗前，由柵欄中望一望，又踱至台上，像是聆聽什麼似的。姊弟都緊張地望着她。

弟：（平常的聲音）這是誰？

姊：（低聲）噓！別說話。

弟：（低聲，緊密地）這大概是樓下的。

姊：（聲顫）我，我不知道。（老婦人氣幹無力，漸向下倒）弟弟，

你看，她向下倒。

弟：（胆大地）我們拉她一把。

姊：不，你別去！

老婦人突然歪下去，側面跪倒在台中。台漸暗。外面遠處合唱聲又起

弟：（拉着姊向前，看着老太婆）姐姐，你告訴我，這屋子是怎麼

回事？這些瘋子幹什麼？

姊：（懼怕地）不，你問她，（指老婦人）她知道。

弟：（催促地）不，姐姐，你告訴我，這屋子怎麼死了三個人，這三個人是誰？

姊：（急迫地）我告訴你問她呢？她一定都知道！

老婦人漸漸倒在地下。台全暗，聽見遠處合唱彌撒和大風琴聲。

弟聲：（很清楚地）姐姐，你去問她。

姊聲：（低聲）不，你問她，（幕落。）你問她！

第一幕

開幕時舞台全黑，隔十秒鐘，漸明。

景——大致和序幕相同，但是全屋的氣氛是比較華麗的。這是十年前一個夏天的上午，在周宅的客廳裏。

壁爐的帷幔還是深掩着，裏面放着豔麗的花。中間的門是開着的，隔一層鐵紗門，從紗門望出，花園的樹木綠蔭蔭地，並且聽見蟬在叫。右邊的衣服櫃，鋪上一個黃桌布，上面放着許多小巧的擺飾，最顯明的是一張舊相片，很不調和地和這些精緻東西放在一起。櫃前面狹長的矮几，放着華貴的烟具同一些零碎物件。右邊爐上有一個鐘同鮮花盆，牆上，掛一張油畫。爐前有兩個圈椅，背朝着牆。中間靠左的玻璃櫃放滿了古玩，前面的小矮凳有綠花的椅墊，左面的長沙發還新，上面放着三四個綵製的厚墊子。沙發前的矮几排置烟具等物，台中兩個小沙發同圓桌都很華麗，圓桌上放着呂宋烟盒和扇子。

所有的帷幕都是嶄新的，一切都是興旺的氣象，屋裡傢俱非常潔淨，有金屬的地方都放着光彩。

屋中很氣悶，鬱熱逼人，空氣低壓着。外面沒有陽光，天空灰陰，是將要落暴雨的神氣。

開幕時，四鳳在靠中牆的長方桌旁，背着觀眾演戲，她不時地揮一把蒲扇，揩着汗。魯貴（她的父親）在左邊沙發旁擦着矮几上零碎的銀傢俱

，很吃力地；額上冒着汗珠。

四鳳約有十七八歲。臉上紅潤，是個健康的少女。她整個的軀體都很發育，手很白很大，走起路來，過於發展的乳房很顯明地在衣服底下顫動着。她穿一件舊的白紡綢上衣，粗山東綢的褲子，一雙略舊的布鞋。她全身都非常整潔，舉動雖然很活潑，因為經過兩年在周家的訓練，她說話很大方，很爽快却很有分寸。她的大而有長睫毛，水凌凌的眼睛能很靈敏地轉動，也能歛一歛眉頭，很莊嚴地注視着。她有大的嘴，嘴唇自然紅潤的，很寬，很厚，當着她笑的時候，牙齒整齊地露出來，嘴旁也顯着一對笑渦，然而她面部整個輪廓是很莊重地顯露着誠懇。坦白的面色不十分白，天氣熱，鼻尖微微有點汗，她時時用手絹揩着，她很好笑，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但是現在她皺着眉頭。

她的父親——魯貴——約莫有四十多歲的樣子，神氣委縮，最合人注目的是粗而亂的眉毛同腫眼皮。他的嘴唇，鬆弛地垂下來，和他眼下凹進的黑圈，都表示是極端的肉慾放縱。他的身體較胖，面上的肌肉寬弛地不肯動，但是總能很卑賤地譏笑着，如許多大家的僕人一樣。他很懂事，尤其是他懂禮節，他的背略有點佝僂，似永遠欠着身子向他的主人答應着，「是」。他的眼很銳利，常常貪婪地窺視着，如一個偵探；他還能計算的。雖然這樣，他的胆量不重大；全部看去，他還是委縮的。他穿的雖然華麗，但是不整齊的。現在他用一條抹布擦着東西，腳下是他剛刷好的黃皮鞋。時而，他用自己的衣襟揩臉上的油汗。

貴：（喘着氣）四鳳！

四：（只做不聽見，依然演她的戲。）

貴：四鳳！

四：（看了她的父親一眼）喝，真熱，（走向邊的衣櫃旁，尋一把芭蕉扇，又走向中間的茶几旁搥着。）

貴：（望着她，停下工作）四鳳，你聽見了沒有？

四：（煩躁地，冷冷地）是！爸！幹什麼？

貴：我問你聽見我剛才說的話了麼？

四：都知道了。

貴：（一向是這樣爲女兒看待的，只好是抗議似地）媽的，這孩子！

四：（回過頭來，臉正向觀察）您少說閑話吧！（擺着自己，嚥出一口

氣）呵！天氣這樣悶熱，回頭多半下雨。（忽然）老爺出門穿的皮鞋，您擦好了沒有？（走到魯貴面前，拿起一隻皮鞋不經意地笑着）這是您擦的！這麼隨隨便便抹了兩下，——老爺的脾氣您可知道。

貴：（一把擲過鞋來）我的事用不着你管。（鞋扔在地上）四鳳，你聽着，我再跟你說一遍，回頭見着你媽，別忘了把新衣服都拿出來給她瞧瞧。

四：（不耐煩地）聽見了。

貴：（自傲地）叫她想想，還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還是她有眼力。

四：（輕蔑地笑）自然您有眼力啊！

貴：你還別忘了告訴你媽，你在這兒周公館吃好的，喝好的，就是白天侍候太太少爺，晚上還是聽她的話，回家睡覺。

四：那倒不用告訴，媽自然會問的。

貴：（得意）還有啦？錢，（貪婪地笑着）你手下也有許多錢啦

四：錢？！

貴：這兩年的工錢，賞錢，還有（慢慢地）那零零碎碎的他們

四：（趕緊接下去，不願聽他要說的話。）那您不是一塊兩塊都要

走了麼？喝了！賭了！

貴：（笑，掩飾自己）你看，你看，你那樣。急，急，急什麼

？我不跟你要錢。喂，我說，我說的是——（低聲）他——不是也不斷地塞給你錢化麼？

四：（驚訝地）他？誰呀？

貴：大少爺。

四：（紅臉，壓略高走到魯貴面前）誰說大少爺給我錢？爸爸，您別又窮瘋了，胡說亂道的。

貴：（鄙笑着）好，好，好，沒有，沒有。反正這兩年你不是存點錢麼？（鄙吝地）我不是跟你要錢，你放心。我說啊，你等媽來，把這些錢也給她瞧瞧，叫她也開開眼。

四：哼，媽不像您，見錢就忘了命。（回到中間茶桌邊）

貴：（坐在長沙發上）錢不錢，你沒有你爸爸成麼？你要不到這兒周家大公館幫主兒，這兩年儘聽你媽媽的話，你能每天吃着喝着，這大熱天還穿得上小紡綢麼？

四：（回過頭）哼，媽是個本分人，唸過書的，講臉，捨不得把自己的女兒叫人家使喚。

貴：什麼臉不臉？又是你媽的那一套！你是誰家的小姐？——媽的，底下人的女兒，幫了人就失了身份啦。

四：（看了父親半响）爸，您看您那一臉的油，——您把老爺的鞋再擦擦吧。

貴：（洩氣地講臉呢。又學你媽的那些窮骨頭，你看她，她要臉！跑他媽的八百里外，女學堂裏當老媽；爲着一月八塊錢，兩年才回一趟家。這叫本分，還唸過書呢；簡直是沒出息。

四：（忍着氣）爸爸，您留幾句回家說吧，這是人家周公館！

貴：噢，周公館也擋不住我跟我的女兒談家務啊！我跟你說，你的媽……

四：（突然）我可忍了好半天了。我跟您先說下，媽可是好

容易才回一趟家。這次，也是看哥哥跟我來的。您要是再給她一個不痛快，我就把您這兩年做的事都告訴哥哥。

貴：我，我，我做了什麼事啦？（覺得在女兒面前失了身份）喝點，賭點，玩點，這三樣，我快五十的人啦還怕他麼？

四：他才懶得管您這些事呢！——可是他每月從礦上寄給媽用的錢，您偷偷地花了，他知道了，就不會答應您！

貴：那他敢怎麼樣，（高聲地）他媽嫁給我，我就是他爸爸。

四：（羞愧）小聲點！這有什麼喊頭。——太太在樓上養病呢。

貴：這使我心裏難過。（酒酒地）我跟你說，我娶你媽，我還抱老大的委屈呢。你看我這麼個機靈人，這周家上上下下幾十口子，那一個不說我魯貴刮刮叫。來這裏不到兩個月，我的女兒就在這公館找上事，就說你哥哥，沒有我在周家的礦上當工頭麼？叫你媽說，她成麼？——這樣你哥同你媽還是一個勁兒地不贊成我。這次回來，你媽要還是那副臉子，我就當你哥哥的面上不認她，說不定就離了她，別看她替我養個女兒，外帶來你這個倒蛋的哥哥。

四：（不願聽）哦，爸爸。

貴：哼，（罵得上了興）誰知道那個王八蛋養的兒子。

四：哥哥那點對不起您，您這樣罵他幹什麼？

貴：他那一點對得起我。當大兵，拉包月車，幹機器匠，唸書上學，那一行他是好好地幹過？好容易我薦他到了周家的礦，熬到了工頭，他又跟監工鬧起來，把人家打啦。

四：（小心地）我聽說，不是我們老爺先叫礦上的警察開了槍，他才領着工人動的手麼？

貴：反正這孩子混蛋，吃人家的錢糧，就得聽人家的話。好好地，要罷工，現在又得靠我這老面子跟老爺求情啦，

四：您聽錯了吧；哥哥說他今天自己要見老爺，不是找您求情來的。

貴：（得意）可是誰叫我是他的爸爸呢，我不能不管啦。

四：（輕蔑地）看着她的父親，嘆了一口氣）好，您歇歇吧，我要上樓跟太太送藥去了。（端起藥碗向後面飯廳走。）

貴：你先停一停，我再說一句話。

四：（打岔）開午飯了。老爺的普洱茶先泡好了沒有？

貴：那用不着我，他們小當差早伺候到了。

四：（閃避地）哦，好極了，那我走了。

貴：（留住她）四鳳，你別忙，我跟你商量點事。

四：什麼？

貴：你聽啊，昨天不是老爺的生日麼？大老爺也賞給我四塊錢。

四：好極了，（口快地）我要是大老爺，我一個子也不給您。

貴：（鄭笑）你這話對極了！四塊錢，够幹什麼的，還了點賬，就乾了。

四：（伶俐地笑着）那回頭您跟哥哥要吧。

貴：四鳳，別——你爸爸什麼時候借錢不還賬，現在你手不方便，隨便勻給我七塊八塊好麼？

四：我沒有錢。（停一下放下藥碗）您真是還賬了麼？

貴：我跟我的親生女兒說謊話幹什麼？

四：您別騙我，說了實在的，我也好替您想想辦法。

貴：真的！——說起來還不怪我。昨天那幾個零錢，大賬不夠，小賬剩點零，所以我就要了兩把，也許贏了錢，不都還了麼？誰知運氣不好連喝帶輸，還倒欠了十來塊。

四：這是真的。

貴：（真心地）這可一句謊話也沒有。

四：（故意挪揄地）那我實實在在地告訴您，我也沒有錢！（說畢就要拿起藥碗）

貴：（着急）鳳兒，你這孩子是什麼心事？我可是我的親生孩子。

四：（嘲笑地）親生的女兒也沒有法子把自己賣了，替您老人家還賭賬啊？

貴：（嚴重地）孩子，你可放明白點，媽痛你，只在嘴上，我可是把你的什麼要緊的事情，都處處替你想。

四：（明白地，但是不知他鬧的什麼把戲）您心裏又要說什麼？

貴：（停一停，四面望了一望，更近地逼着四鳳，佯笑）我說，大少爺常跟我提過你，大少爺，他說——

四：（管不住自己）大少爺！大少爺！——你瘋了！我走了，太太就要叫我呢。

貴：別走，我問你一句，前天！我看見大少爺買衣料，

四：（沉下臉）怎麼樣？（冷冷地看着她的父親。）

貴：（打量四鳳週身）——（慢慢地拿起四鳳的手）你這手上的戒指，（笑着）不也是他送給你的麼？

四：（厭惡地）您說話的神氣真叫我心裏想吐。

貴：（有點氣，痛快地）你不必這樣假門假事，你是我的女兒，（忽而貪婪地笑着）一個當差的女兒，收人家點東西，用人家一點錢，沒有什麼說不過去的。這不要緊，我都明白。

四：好吧，那麼你說吧，究竟要多少錢用。

貴：不多，三十塊錢就成了。

四：哦，（惡意地）那你就跟這位大少爺要去吧。我走了。

貴：（羞惱）好孩子，你以為我真裝糊塗，不知道你同這混帳大少爺做的事麼？

四：（惹怒）您是父親麼？父親有限女兒這樣說話的麼？

貴：（惡相地）我是你的爸爸，我就要管你。我問你，前天晚上——

四：前天晚上？

貴：我不在家，你半夜才回來，以前你幹什麼？

四：（掩飾）我替太太找東西呢？

貴：爲什麼那麼晚才回家？

四：（輕蔑地）您這樣的父親沒有資格來問我。

貴：好文明詞！你就說不出來你上那兒去。

四：那有什麼說不出！

貴：什麼，說。

四：那是太太聽說老爺剛回來，又要我檢老爺的衣服。

貴：哦，（低聲，惡毒地）可是半夜送你回家的那位是誰？坐着汽車，醉醺醺，只對你說胡話的那位是誰呀？（得意地微笑）

四：（驚嚇）那，那——

貴：（大笑）哦，你不用說了，那是我們魯家的閨女婿！——

四：——

——

——

——

——

——

魯大海進——四鳳的哥哥，魯貴的半子——他身體魁偉，粗黑的眉毛幾乎遮蓋着他的銳利的眼，兩頰微微地向內凹，顯着額骨異常的突出，正同他的尖長的下巴，一樣地表現他的性格的倔強的。他有一付大而薄的嘴唇，正和他的妹妹帶着兩方的熱烈的厚面紅的嘴唇成強烈的對照，他說話微帶點口吃，但是在他的感情激昂的時候，他詞鋒是銳利的。現在他剛從六百里外的煤礦回來，鐵裏罷了工，他是煽動者之一，幾月來的精神的緊張，使他現在露出有點疲乏的神色，鬚髮亂蓬蓬的，看去幾乎老得像魯貴的弟弟，只有再近地觀察他，才覺出他的眼神同聲音，還正是和他的妹妹一樣年輕，一樣地熱，都是火山待爆發，滿蓄着精力的白熱的人物，他

穿了一件工人的藍布襖子，油漬的草帽在手裏，一雙黑皮鞋，有一隻鞋帶早不知失在那裏，進門的時候，他略微有點不自在，把胸腔敞開一部的藍粗布襖子，笨拙地又扣上一兩個扣子。他說話很簡短，表面是冷冷的。）

大：鳳兒！

四：哥哥！

貴：（向四鳳）你說呀！裝什麼啞吧。

四：（看大海，有意義閉話頭）哥哥！

貴：（不顧的）你哥哥來也得說呀。

大：怎麼回事？

貴：（看一看大海，又回頭）你先別管。

四：哥哥沒什麼要緊的事。（向貴）好吧，爸，我們回頭商議，好吧？

貴：（了解地）回頭商議？（肯定一下，再釘四鳳一眼）那麼，就這麼辦。（回頭看大海傲慢地）喂，你怎麼隨隨便便跑進來啦？

大：（簡短地）在門房等了半天，一個人也不理我，我就進來啦。

貴：大海，你究竟是礦上打粗的工人，連一點大公館的規矩也不懂。

四：人家不是周家的底下人。

貴：（很有理由地）他在礦上吃的也是周家的飯哪。

大：（冷冷地）他在那兒？

貴：（故意地）他，誰是他？

大：董事長。

貴：（教訓的樣子）老爺就是老爺，什麼董事長，上我們這兒叫老爺。

大：好，你跟我問他一聲，說礦上有個工頭要見他。

貴：我看，你先回家去。（有把握地）礦上的事有你爸爸在這

兒替你張羅。回頭跟你媽，妹妹聚兩天，等你媽去，你回到礦上，工頭的事還是你的。

大：你說我們一塊兒在礦上罷完工，我一個人要你說情，自己再回去。

貴：那也沒有什麼難看啊。

大：（沒有辦法）好，你先給我問他一聲。我有點旁的事，要先跟他談談。

四：（希望他走）爸，你看老爺的容走了沒有？你再領着哥哥見老爺。

貴：（搖頭）哈，我怕他不會見你吧。

大：（理直氣壯）他應當見我，我也是礦上工人的代表。前天，我們一塊在這兒的公司見過他一次。

貴：（猶疑地）那我先跟你問問去。

四：你去吧。（貴走至老爺書房門口）

貴：（轉過來）他要是見你，你可少說粗話，聽見了沒有？（貴很老練地走着闊當差的地步，進了書房。）

大：（目送貴進了書房）哼，他忘了他還是個人。

四：哥哥，你別這樣說，（略頓，嗟嘆地）無論如何，他總是我們的父親。

大：（望着四鳳）他是你的，我並不認識他。

四：（個性望着哥哥，忽然想起，跑到書房門口，望了一望）你頂好聲音小點，老爺就在裏面旁邊的屋子裏呢！

大：（輕聲地望着四）好，好。媽也快回來了，我看你把周家的事辭了，好好回家去。

四：（驚呀）爲什麼？

大：（簡短地）這不是你住的地方。

四：爲什麼？

大：我——恨他們。

四：哦！

大：（劇毒地）周家的人多半不是好東西。這兩年我在礦上看見了他們所做的事。（略頓，緩緩地）我恨他們。

四：你看見什麼？

大：鳳兒，你不要看這樣威武的房子，陰沉沉地都是礦上埋死的苦工人給換來的！

四：你別胡說，這屋子聽說真鬧鬼呢。

大：（忽然）剛才我看見一個年輕人，在花園裏騎着，臉色發白，閉着眼睛，像是要死的樣子，聽說這就是周家的大少爺，我們董事長的兒子。啊，報應，報應。

四：（氣）你，你，你——（惡毒）他待人頂好，你知道麼？

大：他父親做盡了壞人弄錢，他自然可以行善。

四：（看大海）兩年我不見你，你變了。

大：我在礦上幹了兩年，我沒有變，我看你變了。

四：你的話我有點不懂，你好像——有點像二少爺說話似的。

大：你是要罵我麼？「少爺」？哼，在世界上沒有這兩個字！（魯貴由左邊書房進。）

貴：（向大海）好容易老爺的客剛走，我正要說話，接着又來一個。我看，我們先下去坐坐吧。

大：那我還是自己進去。

貴：（攔住他）幹什麼？

四：不，不。

大：也好，不要叫他看我們工人不懂禮節。

貴：你看你這點窮骨頭。老頭說不見就不見，在下房再等一等，算什麼？我跟你走，這麼大院子，你別胡鬧亂鬧走

錯了。（走向中門，回頭）四鳳，你先別走，我就回來，你聽見沒有？

四：你去吧。

（魯貴，大海同下。）

四：（自語）哦，媽呀！

（外面花園裏聽見一個年青的快活的聲音，喚着「四鳳」！快快的步伐攙雜着，漸漸移近中間門口。）

四：（有點驚慌）哦，二少爺。

（門口的聲音）

聲：四鳳！四鳳！你在那兒？

（四鳳慌忙躲在沙發背後）

聲：四鳳，你在這屋子裏麼？

（周冲進。他身體很小，高興地永遠是十分快活，有着孩子樣的一切空想。他年青（他才十七歲），他已經幻想着許多許多不可能的事實，他是在美的夢裡活着的。現在他的眼睛快活地閃動着，臉色通紅，冒着汗，他在笑着。左手挾着一隻球拍，右手正用白毛巾擦汗，穿着打球的白衣服。他低聲喚着四鳳。）

冲：四鳳！四鳳！（四面望一望）哦，她上那兒去了。（驕足走向右邊的飯廳，開開門低聲）四鳳，你出來，四鳳，我告訴你一件

件事。四鳳，一件喜事。（他又輕輕地走到書房門口，更低聲）四鳳。

裏面的聲音（緩緩地）是冲兒麼？

冲：（胆怯地）是我，爸爸。

裏面的聲音：你在幹什麼？

冲：嘿，我叫四鳳呢。

裏面的聲音：（命令地）快去，她不在這兒。

（周冲把頭由門口縮回來，做了一個鬼臉。）

冲： 噢，奇怪。

(他失望地向右邊的飯廳走去，一路低低喚着四鳳)

四： (看見二少爺已走，呼出一口氣)他走了！(焦灼地望著通花園的門)

(魯貴由中門進。)

貴： (向四鳳)剛才誰在喊你？

四： 二少爺。

貴： 他叫你幹什麼？

四： 誰知道。

貴： (責備地)你爲什麼不理他。

四： 哦，我(擦眼淚)——不是您叫我等着麼？

貴： (安慰地)怎麼，你哭了麼？

四： 我沒哭。

貴： 孩子，哭什麼，還有什麼難過？(彷彿在做着戲)誰叫我們窮呢？窮人沒有什麼講究。沒法子，什麼事都忍着點，誰都知道我的孩子是個好孩子。

四： (抬起頭)得了，您痛痛快快說話好不好。

貴： (不好意思)你看，剛才我走到下房，這些王八蛋就跑到公館跟我要開賬，當着上上下下的人，我看沒有二拾塊錢，簡直圓不下這個臉。

四： (拿出錢來)我的都在這兒。這是我回頭預備給媽買衣服

的，現在你先拿去用吧。

貴： (佯辭)那你不是沒有化的了麼？

四： 得了，您別這樣客氣啦。

貴： (笑着接下錢，數)只拾二塊？

四： (坦白地)現錢我只有這麼一點。

貴： 那麼，這堵着周公館跟我要賬的，怎麼打發呢。

四： (忍着氣)您叫他們晚上到我們家裏要吧。回頭，見着媽

，再想別的法子，這錢，您留着自己用吧。

貴： (高興地)這給我啦，那我只當着你這是孝敬父親的。

哦，好孩子，我早知道你是個孝順孩子。

四： (沒有辦法)這樣，您讓我上樓去吧。

貴： 你看，誰管過你啦。去吧，跟太太說一聲，說魯貴直

惦记太太的病。

四： 知道，忘不了。(拿藥走)

貴： (得意)對了，四鳳，我還告訴你一件事。

四： 您留着以後再說吧，我可得跟太太送藥去了。

貴： (暗示着)你看，這是你自己的事(假笑。)

四： (沉下臉)我又有什麼事 (放下藥碗)好，我們今天都算清

楚再走。

貴： 你瞧瞧，又急了。真快成小姐了，要皮氣倒是刮刮叫

啊。

四： 我沉住了氣，您儘管說吧。

貴： 孩子，你別這樣，(正經地)我勸你小心點。

四： (翻弄地)我現在錢也沒有了，還用得着小心幹什麼？

貴： 我跟你說，太太這兩天的神氣有點不老對的。

四： 太太的神氣不對有我的什麼？

貴： 我怕太太看見你才有點不痛快。

四： 爲什麼？

貴： 爲什麼？我只提醒你一件事。老爺比太太歲數大得多

，太太跟老爺不好。大少爺不是這位太太生的，他比太太

的歲數差得也有限。

四： 這我都知道。

貴： 可是太太痛大少爺比痛自己孩子還熱，還好。

四： 當後娘只好這樣。

貴：你知道這屋子爲什麼晚上沒有人來，老爺在鑛上的時候，就是白天也是一個人也沒有麼？

四：不是半夜裏鬧鬼麼？

貴：你知道這鬼是什麼樣兒麼？

四：我只聽說到從前這屋子裏常聽見嘆氣的聲音，有時哭，有時笑的，聽說這屋子死過人，屈死鬼。

貴：鬼！一點也不錯，——我可偷偷地看見啦。

四：什麼，您看見，您看見什麼？鬼？

貴：（自負地）那是你爸爸的造化。

四：您說。

貴：那時你還沒有來，老爺在鑛上，那麼大，陰森森的院子，只有太太，二少爺，大少爺住。那時這屋子就鬧鬼，二少爺小孩，膽小，叫我在他門口睡。那時是秋天，半夜裏二少爺忽然把我叫起來，說客廳又鬧鬼，叫我一個人去看看。二少爺的臉發青，我也直發毛。可是我是剛來的底下人，少爺說了，我怎麼不去呢？

四：您去了沒有？

貴：我喝了兩口燒酒。穿過荷花池，就偷偷地鑽到這門外的走廊旁邊。就聽見這屋子裏啾啾地像一個女鬼在哭，哭得慘。心裏越怕，越想看。我就硬着頭皮從這窗縫裏，向裏一望。

四：（喘氣）您聽見什麼？

貴：就在這張桌上點着一隻要滅不滅的白洋蠟，我恍惚惚地看見兩個穿着黑衣裳的鬼，並排地坐着，像是一男一女，背朝着我，那個女鬼像是靠着男鬼的身邊哭，那個男鬼低着頭直嘆氣。

四：哦，這屋子有鬼是真的。

貴：可不是？我就是乘着酒勁兒，朝着窗戶縫，輕輕地咳嗽一聲。就看這兩個鬼驢一下子分開了，都向我這邊望；

這一下子他們的臉清清楚楚地正對着我，這我可真見了鬼了。

四：鬼麼？什麼樣？（停一下，貴四面望一望。）誰？

貴：我這才看見那個女鬼呀，（回頭，低聲）——是我們的太太。

四：太太？——那個男的呢？

貴：那個男鬼，你別怕，——就是大少爺。

四：他？

貴：就是他，他同他的後娘就在這屋子裏鬧鬼呢。

四：我不信，您看錯了吧？

貴：你別騙自己。所以孩子，你看開點，別糊塗，周家的人就是那麼一回事。

四：（搖頭）不，不對，他不會這樣。

貴：你忘了，大少爺比太太只小六七歲。

四：我不信，不，不像。

貴：好，信不信都在你，反正我先告訴你，太太的神氣現在對你神氣不大對，就是因爲你，因爲你同——

四：（不願他說出這有這件事）太太知道您在門口，一點不會聽您的。

貴：是啊，我吓了一身汗，我沒等他們出來，我就跑了。

四：那麼，二少爺以後就不問您？

貴：他問我，我說我沒有看見什麼就算了。

四：哼，太太那麼一個人不會算了吧？

貴：她當然利害，拿話套了我十幾回，我一句話也沒有漏

出來，這兩年過去，說不定他們以爲那晚上真是鬼在咳嗽

呢。

四：（自語）不，不，我不信——就是有了這樣的事，他也不會告訴我的。

貴：你說大少爺會告訴你。你想想，他是誰？他是誰？你沒有個好爸爸，跟人家當底下人，人家會真心地待你？你又做你的小姐夢啦，你，就憑你……

四：（突然悶氣地喊了一聲）您別說了！（忽然站起來）媽今天回家，您看我太快活是麼？您說這些謊話——這些謊話！哦，您一邊去吧。

貴：你看你，告訴你真話，叫你聰明點。你反爾生氣了，

唉，你呀！（很不經意地掃四鳳一眼，他傲然地，好像滿意自己這段話的效果，覺得自己是比一切都聰明似的。他走到茶几旁，由煙筒裏，抽出一隻煙，預備點上，忽然想起這是周公館，於是改了主張，很熱辣地偷了幾支煙捲同雪茄放在自己的舊得露出黃銅底銀的煙盒裏。）

四：（厭惡地望著他的父親做完他的偷竊的勾當，輕蔑地）哦，就這麼一點事麼？那麼，我知道了。

（四拿起藥碗就走。）

貴：你別走，我的話沒說完。

四：沒說完？

貴：這剛到正題。

四：對不起您老人家，我不願意聽了。（反身就走）

貴：（拉住她的手）你得聽！

四：放開我！（急）我喊啦。

貴：我告訴你這一句話，你再鬧。（對着四鳳的耳朵）回頭你

媽就到這兒來找我。（放手）

四：（變色）什麼？

貴：你媽一下火車，就到這兒公館來。

四：媽不願意我在公館裏幫人，您爲什麼叫她到這兒來找我？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時候自然會看見她，您叫她到這兒來幹什麼？

貴：不是我，四鳳小姐，是太太要我找她來的。

四：太太要她來？

貴：（神秘地）奇怪不是，沒親沒故。你看太太偏要請

她來談一談

四：哦，天！您別吞吞吐吐地好麼？

貴：你知道太太爲什麼一個人在樓上，做詩寫字，裝着病

不下來？

四：老爺一回家，太太向來是這樣。

貴：這次不對吧？

四：那麼，您快說出來。

貴：您一點不覺得？——大少爺沒提過什麼？

四：我知道這半年多，他跟太太不常說話的。

貴：真的麼？——那麼太太對你呢？

四：這幾天比往日特別地好。

貴：那就對了！——我告訴你，太太知道我不願意你離開

這兒。這次，她自己要對你媽說，叫她帶着你捲鋪蓋，滾

蛋！

四：（低聲）她要我走——可是——爲什麼？

貴：哼！那你自己明白吧。還有——

四：（低聲）要媽來幹什麼？

貴：對了，她要告訴你媽二件很重要的事。

四：（突然明白）哦，爸爸，無論如何，我在這兒的事，不能讓媽知道的。（攔住交集，大慫）哦，爸爸，您想，媽前年離開我的時候，他囑咐過您，好好地看着我，不許您送

我到公館幫人。您不聽，您要我來。媽不知道這些事，媽疼我，媽愛我，我是媽的好孩子，我死也不能叫媽知道這兒這些事情的。（撲在桌上）我的媽呀。

貴：孩子！（他知道他的戲到什麼情形應當怎麼做，他輕輕地撫着她的女兒）你看現在才是爸爸好了吧，爸爸疼你，不要怕！不要怕！她不敢怎麼樣，她不會辭你的。

四：她爲什麼不？她恨我，她恨我。

貴：她恨你。可是，哼，她不會不知道這兒有一個人叫她怕的。

四：她會怕誰？

貴：哼，他怕你的爸爸！你忘了我告訴你那兩個鬼哪。你爸爸會抓鬼。昨天晚上我替你告假，她說你媽來的時候，要我叫你媽來。我看她那兩天的神氣，我就猜了一半，我順便就把那天半夜的事提了兩句，她是機伶人，不會不懂的。——哼，她要是跟我裝蒜，現在老爺在家，我們就是個麻煩；我知道她是個利害人，可是誰欺負了我的女兒，我就跟誰拼了。

四：爸爸，（抬起頭）您可不要胡來！

貴：這家除了老頭，我誰也看不上眼。別着急，有你爸爸。再說，也許是我瞎猜，她原來就許沒有這意思。她外面倒是跟我說，因爲聽說你媽會讀書寫字，纔想見談談。

四：（忽然歸聽）爸，別說話，我聽見好像有人在飯廳（指左）咳嗽似的。

貴：（聽一下）別是太太吧？（走到通飯廳的門前，由鎖眼窺視，忙回來）可不是她，奇怪，她下樓來了。

四：（擦眼淚）爸爸，擦乾了麼？

貴：別慌，別露相，什麼話也別提。我走了。

四：嗯，媽來了，您先告訴我一聲。

貴：對了，見着你媽，就當什麼都不知道，聽見了沒有？（走至中門，又回頭）別忘了，跟太太說魯貴姑記着太太的病。

（貴慌忙由中門下，四鳳端着藥碗向飯廳門，至門前，周驚涕泣。她一望就知道是個尖酸陰鷲的女人，她的臉色蒼白，只有嘴唇微紅，她的大眼睛灰暗的眼睛高鼻子令人覺得有些可怕。但是眉目間看出來她是憂鬱的，在那靜靜的長的睫毛的底下，有時爲心中的鬱積的火燃燒着，她的眼光便會充滿了一個年青婦人失望後的痛苦與怨望。她的嘴向後略彎，顯出一個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她那雪白細長的手，時常在輕輕咳嗽的時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前。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氣來，她才摸摸自己脹得紅紅的面頰。這是一個中國舊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靜，她的明慧，——她對文詩的愛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點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膽量，她的狂熱的思想，在她真明其妙的決斷時忽然來的力量。整個地來看她，她似乎是一個水晶，只能給男人精神的安慰，她的明亮的前額表現出沉深的理智，像只是可以供淨談的；但是當她陷於冥想中，就能忽然愉快地笑着。當着她見着她所愛的，紅暈的顏色爲快樂播佈在臉上，一對笑渦在心裏深深的一笑之後顯露出來的時節，你才覺得出她是能被人愛的，應當被人愛的，你才知道她到底是一個女人，跟一切年青的女人一樣。她會來愛你如一隻餓了三天的惡狗咬着牠最喜歡的骨頭，不喜歡你，便恨起你來也會像隻惡狗猖狂地狂吠着一個陌生人。不，她就會不聲不響地恨恨地吃了你的。然而她的外形是沉靜的，憂煩的，她會如秋天傍晚的樹葉輕輕落在你的身旁，她覺得自己的夏天已經過去，自己是隻殘萎的玫瑰在秋風裏搖落了，西天的晚霞暗下來了。

她，通身是黑色。素靜，纏着灰藍色花邊。她拿着一把團扇，在手指下，走進來。她的眼眶略微有點塌進，很自然地望着四鳳。

四：（奇怪地）太太！怎麼您下樓來啦？我正預備給您送藥去呢！

蔡：（嘆）老爺在書房裏麼？

四：老爺在書房裏會客呢。

蔡：誰來？

四：剛才蓋新房子的工程師，現在不知道是誰。您預備見他？

蔡：不。——老媽子告訴我說，這房子已經賣給一個教堂做醫院，是麼？

四：是的，老爺叫把小東西都收一收，大傢俱有些已經搬到新房子裏去了。

蔡：誰說要搬房子？

四：老爺回來就催着要搬。

蔡：（停一下，忽然）怎麼不告訴我一聲？

四：老爺說太太不舒服，怕您聽着嫌麻煩。

蔡：（又停一下看看四面）兩禮拜沒下來，這屋子完全改了樣子。

四：是的，老爺說原來的樣子不好看，又把您添的新傢俱叫搬走了。這是老爺自己擺的。

蔡：（看看右面的衣服櫃）嚶，這是他頂喜歡的櫃，又拿來了。（嘆氣）什麼事自然要依着他，他是什麼都不肯將就。（坐

沙發）

四：太太，您臉上像是發燒，您還是到樓上歇着吧。

蔡：不，樓上太熱。

四：老爺說太太的病很重，囑咐過請您好好地在樓上躺着。

蔡：我不願意躺從在床上。——喂，我忘了，老爺那一天

從鐵上回來的。

四：前天晚上，老爺見着您發燒很利害，叫我們別驚醒您，就一個人在樓下睡的。

蔡：白天我像是沒見着老爺來。

四：嚶，這兩天老爺天天忙着跟鐵上的董事們開會，到晚上才上樓看您。可是您又把門鎖上了。

蔡：（不經意地）哦，哦。——怎麼，樓下也這樣悶熱。

四：對了，悶的很。一早晨黑雲就遮滿了天，也許今兒個會下一場大雨。

蔡：你換一把大點的團扇，我簡直有點喘不出氣來。

四：怎麼這兩天沒見着大少爺？

蔡：大概是很忙。

四：聽說他也要到鐵上去，是麼？

蔡：我不知道。

四：你沒有聽見說麼？

四：倒是時候大少爺的下人這兩天儘忙着跟他檢衣裳。

蔡：你父親幹什麼呢？

四：大概跟老爺買檀香去啦。——他說，他問太太的病。

蔡：他倒是惦记着我。（停一下，忽然）他現在還沒起來麼？

四：誰？

蔡：（沒想到四風這樣問，忙收歛一下）嚶，——自然是大少爺。

四：我不知道。

蔡：（看了她一眼）嚶？

四：這一早晨我沒有見着他。

蔡：他昨天晚上什麼時候回來的。

四：（紅臉）您想，我每天晚上總是回家睡覺，我怎麼知道。

蔡：哦，你每天晚上回家睡！（覺得失言）老爺回來，家裏沒有人會侍候他，你怎麼天天要回家呢？

四：太太，不是您吩咐過，叫我回去睡麼？

蔡：那時是老爺正在家。

四：我怕老爺唸經，吃素不喜歡我們侍候他，聽說老爺一向是討厭女人家的。

蔡：（看四鳳想着自己的經歷）嗯，（低語）難說的很。（忽而抬起頭來，眼睛張開這麼說）他在這幾天就走，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

四：您說的是大少爺？

蔡：（斜着看四鳳，）嗯！

四：我沒聽見。他，他總是兩三點鐘回家，我早晨像是聽見我父親叨叨說下半夜跟他開的門來着。

蔡：他又喝醉了麼？

四：我不清楚。——（想找一個新題目）太太，您吃藥吧。

蔡：誰說我要吃藥？

四：老爺吩咐的。

蔡：我並沒請醫生，那裏來的藥？

四：老爺說您犯的是肝鬱，今天早上想起從前您吃的老方子，就叫抓一付。說太太一醒，就服您煎上。

蔡：煎好了沒有？

四：煎好，涼在這兒好半天啦。

（四鳳端過來藥碗。）

四：您喝吧。

蔡：（喝一口）苦的很。誰煎的。

四：我。

蔡：太不好喝，倒了牠吧！

四：倒了牠。

蔡：嗯？——好，要不你先把牠放在那兒。不，你還是倒了牠。

四：（猶豫）

蔡：這些年喝這種苦藥，我大概是喝够了。

四：（拿着藥碗）您忍一忍喝了吧。還是苦藥能够治病。

蔡：（心裡忽然恨起她來）誰要你勸我，倒掉！（自己覺得失了身份）這次老爺回來，我聽老媽說瘦了。

四：嗯，瘦多了，也黑多了。聽說鑛上正在罷工，老爺很着急的。

蔡：老爺不高興麼？

四：老爺還是那樣。除了會客，唸唸經，打打坐，在家裏一句話也不說。

蔡：沒有跟少爺們說話麼？

四：見了大少爺只點一點頭，沒說話，倒是問了二少爺學堂的事。——對了，二少爺今天早上還問您的病呢。

蔡：我現在不怎麼願意說話，你告訴他我很好就是了。

——回頭叫賬房拿四十塊錢給二少爺，說這是給他買書的錢。

四：二少爺總想見見您。

蔡：那就叫他到樓上來見我。——（站起來，聽了兩聲）哦，這老房子永遠是這樣悶氣，傢俱都發了霉，人們也都是胃鬼氣的！

四：（想想）太太，今天我想跟您告假。

蔡：是你母親從北平回來麼？——嗯，你父親說過來着。

(花園裏，周冲又在喊：「四鳳！四鳳！」)

蔡：你去看看，二少爺在喊你。

(周冲在喊：「四鳳！」)

四：在這兒。

(周冲由中門進，反穿一套白西服上身)

冲：(進門只看見四鳳)四鳳，我找你一早晨。(看見蔡，)媽怎麼下樓來了？

蔡：冲兒，你的臉怎麼這樣紅？

冲：我剛同一個同學打網球。(親熱地)我正有許多話要跟您說。您好一點沒有？(坐在母親身旁)這兩天我到樓上看您，怎麼總把門關上？

蔡：我想清淨清淨。你看我的氣色怎麼樣？四鳳，你給二少爺拿一瓶汽水。你看你的臉通紅。

(四鳳由飯廳門口下)

冲：(高興地)謝謝您。讓我看看您。我看您很好，沒有一點病。爲什麼他們總說您有病呢？您一個人躲在房裏頭，您看，父親回家三天，您都沒有見着他。

蔡：(憂鬱地看着冲)我心裏不舒服。

冲：哦，媽，不要這樣。父親對不起您，可是他老了，我是您的將來，我要娶一個頂好的人，媽，您跟我們一塊住，那我們一定會叫您快活的。

蔡：(臉上閃出一絲微笑的影子)快活？(忽然)冲兒，你是十七了吧。

冲：(喜歡他的母親有時這樣奇笑)媽，您看，您不要再忘了我的歲數，我一定得跟您生氣啦！

蔡：媽不是個好母親。有時候自己都忘了自己在那兒。

(沉思)——哦，十八年了，在這老房子裏，你看，媽老了

吧。

冲：不，媽，您想什麼？

蔡：我不想什麼。

冲：媽，您知道我們要搬家麼？新房子。父親昨天對我說後天就搬過去。

蔡：你知道父親爲什麼要搬房子？

冲：您想父親那一次做事先告訴過我們？——不過我想他老了，他說過以後要不做贖上的事，加上這舊房子不吉利。——哦，媽，您不知道這房子鬧鬼麼？前年秋天，半夜裏，我像是聽見什麼似的。

蔡：你不要再說了。

冲：媽，您也信這些話麼？

蔡：我不相信，不過這老房子很怪，我很喜歡牠，我總覺得這房子，有點靈氣，它拉着我不讓我走。

冲：(忽然高興地)哦，媽。——

(四鳳拿汽水上)

四：二少爺。

冲：(站起來)謝謝你。(四鳳紅臉)

(四鳳倒汽水)

冲：你給太太再拿一個杯子來，好麼？(四鳳下)

蔡：(目不轉睛看着他們)冲兒你們爲什麼這樣客氣。

冲：(喝水)媽，我就想告訴您，那是因爲，——(四鳳進)——

——回頭我告訴您。媽，您跟我畫的扇面呢。

蔡：你忘了我不是病了麼？

冲：對了，您原諒我？我，我，——怎麼這屋子這樣熱？

蔡：大概是窗戶沒有開。

冲：讓我來開。

四：老爺說過不叫開，說外面比屋裏熱。

繁：不，四鳳，開開牠。他在外頭一去就是兩年不回家，

這屋子裏的死氣他是不知道的。（四鳳拉開壁爐前的帷幔）

冲：（見四鳳很費力地移動窗前的花盆）四鳳，你不要動。讓我來

。（走過去）

四：我一個人成，二少爺。

冲：（爭執着）讓我。（二人拿起花盆，放下時壓了四鳳的手，四鳳輕輕

地叫一聲痛。）怎麼樣？四鳳。（拿着她的手）

四：（抽出自己的手）沒有什麼，二少爺。

冲：不要緊，我跟你拿點橡皮膏。

繁：冲兒，不用了。——（轉頭向四鳳）你到廚房去看一看

，問問跟老爺做的素菜都做完了沒有？

（四鳳由中門下，冲望着她下去。）

繁：冲兒，（冲回來）坐下。你說吧。

冲：（看着他的母親，帶了希冀和快樂的神色。）母親，我這兩天很

快活。

繁：在這家裏，你能快活，自然是好現象。

冲：媽，我一向什麼都不肯瞞過您，您不是一個平常的母

親，您最大胆，最有想像力，最同情我的思想的。

繁：那我很歡喜。

冲：媽，我要告訴您一件事，——不是，我是要跟您商量

一件事。

繁：你先說給我聽聽。

冲：媽，（神秘地）您不說我麼？

繁：我不說你，孩子，你說吧。

冲：（高興地）哦，媽——（又停下了，遲疑着）不，不，不我不說

了。

繁：（笑了）爲什麼？

冲：我，我怕您生氣。（停）我說了之後，你還是一樣地喜

歡我麼？

繁：傻孩子，媽永遠是喜歡你的。

冲：（笑）我的好媽媽。真的，您還喜歡我？不生氣？

繁：嗯，真的——你說吧。

冲：媽？說完之後我還不許您笑話我。

繁：嗯，我不笑話你。

冲：真的？

繁：真的！

冲：媽，我現在喜歡一個人。

繁：哦！哦！（證實了她的疑慮）

冲：（望着她母親凝視的眼）媽，您看，您的神氣又好像說我不

應該似的。

繁：不，不，你這句話叫我想起來，——叫我覺得我自己

……哦，不，不，不。你說吧。這個女孩子是誰？

冲：她是世界上最——（看一看他的媽）不，媽，您要笑話我

。反正她是我認爲最滿意的女孩子。她心地單純，她懂得

活着的快樂，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勞動有意義。最好的，

她不是小姐堆裏嬌生慣養出來的人。

繁：可是你不是喜歡受過教育的人麼？她唸過書麼？

冲：自然沒唸過書。這是她，也可說是她惟一的缺點，然

而這並不怪她。

繁：哦。（眼睛暗下來，不得不問下一句，沉重地）冲兒，你說的不是

——四鳳

冲：是，媽媽。——媽，我知道旁人會笑話我，您不會不

同情我的。

蔡：（驚愕，停，自語）怎麼，我自己的孩子也……
 冲：（無灼）您不願意麼？您以為我做錯了麼？
 蔡：不，不，那倒不。我怕她這樣的孩子不會給你幸福的。
 冲：不，她是個聰明有感情的人，並且她懂得我。
 蔡：你不怕父親不滿意你麼？
 冲：這是我自己的事情。
 蔡：別人知道了說閑話呢？
 冲：那我更不放在心上。
 蔡：這倒像我自己的孩子。不過我怕你走錯了。第一，她始終是個沒受過教育的下等人。你要是喜歡她，她當然以為這是她的幸運。
 冲：媽，您以為她沒有主張麼？
 蔡：冲兒，你把什麼人都看得太高了。
 冲：媽，我認爲您這句話對她用是不合適的。她是最純潔，最有主張的好孩子，昨天我跟她求婚——
 蔡：（更驚愕）什麼？求婚？（這兩個字叫她想笑）你跟她求婚。
 冲：（很正經地，不喜歡母親這樣的態度）不，媽，您不要笑！她拒絕我了。——可是我很高興，這樣我覺得她更高貴了。她說她不願意嫁給我。
 蔡：哦，拒絕！（這兩個字也覺得十分可笑）她還「拒絕」你。
 冲：——哼，我明白她。
 冲：你以為她不答應我，是故意地造作，虛偽麼？不，不，她說，她心裏有另外一個人。
 蔡：她沒有說誰？
 冲：我沒有問。總是她的隣居，常見的人吧。——不過真的愛情免不了波折，我愛她，她會漸漸地明自我，喜歡我的。
 的。
 蔡：我的兒子要娶也不能娶她。
 冲：母親，您爲什麼這樣厭惡她？四鳳是個好女孩子，她背地總是很佩服您，敬重您的。
 蔡：你現在預備怎麼樣？
 冲：我預備把這個意思告訴父親。
 蔡：你忘了你父親是什麼樣一個人啦！
 冲：我一定要告訴他的。我將來並不一定要跟誰結婚。果若她不願意我，我仍然是尊重她幫助她的。但是我希望她現在受教育，我希望父親允許我把我的教育費分給她一半上學。
 蔡：你真是個孩子。
 冲：（不高興地）我不是孩子。
 蔡：你父親一句話就把你所有的夢打破了。
 冲：我不相信。——（有點沮喪）得了，媽，我們不談這個吧。哦，昨天我見着哥哥，他說他這次可要到礦上去做事了，他明天就走，他說他太忙，他叫我告訴您一聲，他不上樓見您了。您不會怪他吧？
 蔡：爲什麼？怪他？
 冲：我總覺得您同哥哥的感情不如以前那樣似的。媽，您想，他自幼就沒有母親，性情自然容易古怪。我想他的母親一定也感情很盛的，哥哥就是一個很有感情的人。
 蔡：你父親回來了，你少提哥哥的母親，免得你父親又板起臉，叫一家子不高興。
 冲：——媽，可是哥哥現在真有點怪，他喝酒喝得很多，脾氣很暴，有時他還到外國教堂去，不知幹什麼？
 蔡：——他還怎麼樣？

冲：前三天他喝的太醉了。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說，他恨他自己，說了許多我不大明白的話。

蔡：哦！

冲：最後他忽然說，他從前愛過一個他決不應該愛的女人

蔡：（自語）從前？

冲：說完就大哭，當時就逼着我，要我離開他的屋子。

蔡：他還說什麼話來麼？

冲：沒有，他很寂寞的樣子，我替他很難過，他到現在爲什麼還不結婚呢？

蔡：（喃喃地）誰知道呢？誰知道呢？

冲：（聽見門外走步的聲音，回頭看）哦，哥哥進來了。

（中門大開，周萍進。他約莫有二十八九，顏色蒼白，軀幹較他的弟弟略長些。他的面目清秀，甚至於可以說美，但不是一看就使女人醉心的那種男子。他有寬而黑的眉毛，有厚的耳垂，粗大的手掌，乍一看，有時會令人覺得他有些愁氣的；不過，若你再長久地同他坐一坐，會感到他的氣味不是你所想的那樣純樸可喜，他是經過了雕琢的，雖然性格上那些粗澀的洋渣經過了教育的提煉，成爲精細而優美了；但是一種可以煉鋼溶鐵，火燒的，不成形的原人生活中所有的種種「變力」，也就因爲鬱悶，長久離開了空氣的原因，於是成爲懷疑的，怯弱的，莫名其妙的。和他談了兩三句，便知道這亦是一個美麗的空形，如生在田野的麥苗移植在暖室裏，雖然也開花結實，但是空虛脆弱，經不起現實的風霜。在他灰暗的眼神裏，你看見了不定，猶疑，怯弱，同衝突。當他的眼神暗下來，隨人微動地在閃爍的時候，你知道他在審閱自己的內心過誤，而又怕人窺探出他是這樣無能，只討生活於自己的內心的小圈子裏。但是你以爲他是做不出驚人的事情，沒有男子的膽量麼？不，在

他感情的潮湧起來的時候，——哦，你但看他兩角同一條時時刻刻地變動的刺激人的圓線，極衝動而銳敏的紅而厚的嘴唇，你便知道在某種時候，他會冒然地做出自己終身詛咒的事，而他生活是不會有計畫的。他的眼角強毅地垂下來，一點疲乏會使他眸子發呆，叫你觉得他不能克制自己，也不能有規律地終身做一件事。然而他明白自己的病，他在改，不，不如說在悔，永遠地在悔恨自己過去由自覺變成的錯誤；因爲當着一個新的衝動來時，他的熱情，他的慾望，整個如潮水似地衝上來，淹沒了他。他一半的理智，只是一段枯枝撐在旋渦裏，他便昏迷似地做出自己認爲不應該做的事。這樣很自然地一個大錯跟着一個更大的錯。所以他是道德念的，有情愛的，但同時又是渴望著生活，覺得自己有肉體的人。於是他痛苦了，他恨自己，他羨慕一切沒有顧忌，敢做一切壞事的人，於是他會同情魯賓；他又羨慕一切抱着一件事業向前做，有一般人所謂的道德，爲模範市民，模範家長的人，於是他佩服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在他的見聞裏，除了一點偏強冷酷，——但是這個也是他喜歡的，因爲這兩種性格他都沒有——是一個無暇的男子。他覺得他在那一方面欺騙他的父親是不對的，並不是因爲他怎樣愛他的父親（固然他不能不說愛他），他覺得這事是卑鄙，像老鼠在獅子睡著的時候偷咬一口行爲，同時像如一切奸內省而又衝動的人，在他的直覺過去，理智冷回來的時候，他更刻毒地恨自己，更深地覺得這是反人性，一切的犯了罪的苦都牽到自己身上。他要把自己拯救起來，他需要新的力，無論是什麼，只要能助一把，把他由衝突的苦海中救出來，他願意找。他見着四鳳，當時就覺得她新鮮，她的「活！」他發現他最需要的外一點東西，是充滿地流動着在四鳳的身上。她有「年輕」，有「美」，有充盈着的血，固然他注意到的是粗，但是他直覺到這才是他要的。突然地他厭惡一切尋常過份的女人，憂鬱已經蝕盡了他的心；他也恨一切經過教育陶冶的女人，（因爲她們會提醒他的缺點，）同一切細縝的情緒。他覺得「膩」！

然而這種感情的波紋是在他心裏隱約地顫抖着，潛伏着，他自己只是順着自己的情感的流在走，他不能用理智再冷酷地剖析自己，他怕，他怕有時是怕看自己內心的病疾的。現在他不得不愛四鳳了，他的得救將在她身上，他要死心塌地地愛，他想這樣忘了自己。他要動，要生，拉着四鳳的衣襟，隨着她上無窮的岸，同時，他在四鳳面前有時的確忘了自己，在她像小孩的闖險前，時常把從前的坎澀輕輕地放開，然而他也明白，他這次的愛不只是爲求自己心靈的藥，他還有一個地方是渴。但是在這一層他並不感覺得從前的衝突，他想好好地待她，心裏覺得這樣也說得過去了。經過她那有處女香的溫熱的氣息後，豁然地他覺出心地的清朗，他看見了自己心內的太陽，他想「這個大概是她吧！」於是就把生命交給這個女孩子，然而昔日的記憶如巨大的鐵掌抓住了他的心，不時地，尤其是在懸崖面前，感覺一絲一絲刺心的疼痛。他更要離開這個地方——這個能引起人的無邊惡夢似的老房子，走到任何地方。而在來打開這個狹窄的籠之先，四鳳不能了解也不能安慰他的疼痛的時候，便不自主地縱於酒，於熱烈的狂歡，於一切外面的刺激之中。於是他精神頹喪，永遠成了不安定的精神。

現在他穿一件藏青的綢袍，西服褲，漆皮鞋，沒有修臉。整個是不整齊。他打着呵欠。

冲： 哥哥。

萍： 你在這兒。

蔡： (覺得沒有理她)萍！

萍： 哦？(低了頭，又抬起)您——您也在這兒。

蔡： 我剛下樓來。

萍： (轉頭問冲)父親沒有出去吧？

冲： 沒有，你預備見他麼？

萍： 我想在臨走以前跟父親談一次。(一直走向書房。)

冲： 你不要去。

萍： 他老人家幹什麼呢？

冲： 他大概跟一個人談公事。我剛才見着他，他說他一會兒會到這兒來，叫我們在這兒等他。

萍： 那我先回到我屋子裏寫封信。(要走)

冲： 不，哥哥，母親說好久不見你。你不願意一齊坐一坐，談談麼？

蔡： 你看，你讓哥哥歇一歇，他願意一個人坐着的。

萍： (有些煩)那也不見得，我總怕父親回來，您很忙，所以

冲： 你不知道母親病了麼？

蔡： 你哥哥怎麼會把我的病放在心上？

冲： 媽！

萍： 您好一點了麼？

蔡： 謝謝你，我剛剛下樓。

萍： 對了，我預備明天離開家裏到鎮上去。

蔡： 哦，(停)好得很。——什麼時候回來呢？

萍： 不一定，也許兩年，也許三年。哦，這屋子怎麼悶氣得很。

冲： 窗戶已經打開了——我想，大概是大雨要來了。

蔡： (停一停)你在鎮上做什麼呢？

冲： 媽，您忘了，哥哥是專門鑽科的。

蔡： 這是理由麼？萍？

萍： (拿起報紙看，遮掩自己)說不出來，像是家裏住得太久了，煩的很。

蔡： (笑)我怕你是胆小吧？

萍： 怎麼講？

蔡： 這屋子曾經鬧過鬼，你忘了。

萍：沒有忘。但是這兒我住厭了。

蔡：（笑）假若我是你，這週圍的人我都會厭惡，我也離開這個死地方的。

冲：媽，我不要您這樣說話。

萍：哼，我自己對自己都恨不夠，我還配說厭惡別人？——得了，我還是回屋去吧。（起立）

（書房門開）

冲：別走，這大概是爸爸來了。

裏面的聲音：（書房門開一半，周樸圍進向內，露着半個身子說話）

我的意思是這麼辦，沒有問題了，很好，再見吧。不送。

（門大開，周樸圍進，他約莫有五六十歲，鬚髮已經斑白，帶着橢圓形的金邊眼鏡，一對沉重的眼，在底下閃爍着。像一切起家立業的人

物，他的威嚴在兒孫面前顯得較厲。他穿的衣服，還是二十年前的新裝，一件蘭花的官紗大褂，底下是白紡綢的襯衣，長衫的領扣鬆散着，露着頸上的肉。他的衣服很舒展地在他身上，却依然是嚴整，沒有一絲塵垢。他有些胖，背微彎地低垂，面色蒼白，腮肉很鬆弛地垂下來，眼眶略微下陷，眸子閃閃地放着光彩，時常也倦意地閉着眼皮。他整個的臉畫多，的世故同分疎，一種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透出的冷笑，看出他平日的專橫，自是和個強。年青時一切的冒失，狂妄已經爲臉的橫紋深深遮蓋着，再也尋不着一點痕迹，只有他的半白的頭髮還保持着昔日的丰彩，很潤澤地分梳到後面。在陽光底下，他的臉呈着銀白色，這一般人說就是貴人的特徵，所以他才有這龐大的遺產。他的下頰的鬚髮，已經灰白，常用一隻象牙的小梳梳理。却依然金鬚着，他的手指套着一兩班指。

他現在精神很飽滿，沉重地走出來。

萍，冲：（同時）爸。

冲：容走了？

樸：（點頭，轉向蔡）你怎麼今天下樓來了，完全好了麼？

蔡：病原來不很重——回來身體好麼？

樸：還好。——可是你還應當再到樓上去休息。冲兒，你看你母親的氣色比以前怎麼樣？

冲：母親原來就沒有什麼病。

樸：（不喜歡兒子們這樣答覆老人的話，沉重的，眼翻上來）誰告訴你的。我不在的時候，你常來問你母親的病麼？（坐沙發）

蔡：（怕他又開庭教訓）樸圍，你的樣子像有點瘦了似的。

礦上的罷工究竟怎麼樣？

樸：昨天早上已經復工，不生問題。

冲：爸爸，怎麼魯大海還在這兒等着要見您呢？

樸：誰是魯大海？

冲：魯貴的兒子，前年薦進去，這次當代表的。

樸：這個人！我想這個人有背景，廠方已經把他開除了。

冲：開除！爸爸，這個人腦筋很清楚，我方才限這個人談

了一回。代表罷工的工人並不見得就該開除。

樸：哼，現在一般青年人，跟工人談談，說兩三句不關痛

癢同情的話，像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

冲：我以為這些人替自己的一羣努力，我們應當同情的。

並且我們這樣享福，同他們爭飯吃，是不對的。這不是時

髦不時髦的事。

樸：（眼翻上來）你知道社會是什麼？你讀過幾本關於社會經

濟的書？我記得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對於這方面，我自

命比你這種半瓶醋的社會思想要澈底的多！

冲：（被壓制下去，然而）爸，我聽說礦上對於這次受傷的工人

不給一點撫卹金。

樸：（頭揚起來）我認爲你這次說話說得太多了。（向礦）這兩

年他學得很像你了。(看鐘)十分鐘後我還有一個客來，想，你們自己有什麼話說麼？

萍：爸，剛才我就想見您。

樸：哦，什麼事？

萍：我想明天就到鑛上去。

樸：這邊公司的事，你交代完了麼？

萍：差不多完了。我想請父親給我點實在的事情做，我不想看看就完事。

樸：(停一下，看萍)苦的事你成麼？要做就做到底。我不願意我的兒子叫旁人說閑話的。

萍：這兩年在這兒做事太舒服，心裏很想在內地鄉下走走。

樸：讓我想想。——(停)你可以明天起身，做那一類事情，到了鑛上我再打電報給你。

(四鳳由飯廳門入，端一壺普洱茶)

冲：(猶豫地)爸爸。

樸：嗯，你？

冲：我現在想跟爸爸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

樸：什麼？

冲：我想把我的學費的一部份分出來。

樸：哦。

冲：把我的學費拿出一部份送給——

樸：(四鳳端茶，放棧前)哦，四鳳，——(向冲)你先等一等。

——(向四鳳)叫你跟太太煎的藥呢？

四：煎好了。

樸：爲什麼不拿來？

四：(看藥，不說話)

蔡：她剛才跟我倒來了，我沒有喝。

樸：爲什麼？(停，向四鳳)藥呢？

蔡：(快說)倒了，我叫四鳳倒了。

樸：(慢)倒了？哦？(更慢)倒了！——(向四鳳)藥還有麼？

四：藥罐還有一點。

樸：倒了來。

蔡：(反抗地)我不願意喝這種苦東西。

樸：(向四鳳，高聲)倒了來。

(四鳳走在左面倒藥。)

冲：哦，媽不願意，您何必這樣強迫呢？

樸：你同你母親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那兒。(向蔡，低聲)你喝了，就會完全好的。(見四鳳猶豫，指藥)送到太太那裏去。

蔡：好，先放在這兒。

樸：不。你最好現在喝了牠吧。

蔡：(忽然)四鳳，你把牠拿走。

樸：喝了牠，不要任性，當着這麼大的孩子。

蔡：(聲顫)我不想喝。

樸：冲兒，你把藥端到母親面前去。

冲：(反抗的)爸！

樸：(怒視)去！

(冲只好把藥端到母親面前。)

樸：說，請母親喝。

冲：(拿着碗藥，手發顫回頭，高聲)爸，您不該這樣。

樸：(高聲地)我要你說。

萍：(低頭，至冲前低聲)聽父親的話吧，父親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冲：（無法，含着淚，向着母親。）您喝吧，爲我喝一點吧，要不然，父親的氣是不會消的。

蔡：哦，留着我晚上喝不成麼？

樸：蔡漪，當了母親的人，處處應當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體，也應當替孩子做個服從的榜樣。

蔡：（四面看一看，望望樸，又望望萍拿起藥，淚落，忽而又放下）哦，不！

樸：萍兒，你勸母親喝下去。

萍：爸！我！

樸：去，走到母親面前！跪下，勸你的母親。

（萍走至羣前）

萍：（求懇地）哦，爸！

樸：（高聲）跪下！（萍望蔡，及冲；蔡淚痕滿面，冲身體發抖）叫你跪下！（萍正向下跪。）

蔡：好，我喝，我現在喝！（拿起藥，一氣喝下）哦，天哪！（哭着，由右邊飯廳跑下。）

（牛响）

樸：（看錶）還有三分鐘。（向冲）你剛才說的事呢？

冲：（抬頭，慢慢地）什麼？

樸：你說把你的學費分出一部份？——嗯，是怎麼樣？

冲：（低聲）我現在沒有什麼事情啦。

樸：真沒有什麼新鮮的問題啦麼？

冲：（哭聲）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母親的話是對的。

（跑向飯廳。）

樸：冲兒，上那兒去？

冲：到樓上去看看媽。

樸：就這麼跑了麼？

冲：（抑制着自己，走回去。）是，父親，我要走了，您有事麼？

樸：去吧。（冲向飯廳走了兩步）回來。

冲：爸爸。

樸：你告訴你的母親，說我已經請德國的克大夫來，跟她看病。

冲：媽不是已經吃了您的藥了麼？

樸：我看你的母親，精神有點失常，病像是不輕。（回頭向萍）

萍：我看，你也是一樣。

萍：爸，我想下去，歇一回。

樸：不，你不要走。我有話跟你說。（向萍）你告訴她，說克大夫是個有名的腦病專家，我在德國認識的。來了，叫她一定看一看，聽見了沒有？

冲：聽見了。（走了兩步）爸，沒有事啦？

樸：上去吧。

（冲由飯廳下）

樸：（回頭向四鳳）四鳳，我記得我告訴過你，這個房子你們

沒有事就得走的。

四：是，老爺。（亦由飯廳下。）

（魯貴由書房上）

貴：（見着老爺，便不自主地好像說不出話來，）老，老，老爺。

，容，容來了！

樸：哦，先請到大客廳裏去。

貴：是，老爺。（貴下）

樸：怎麼這窗戶誰開開了？

萍：弟弟跟我開的。

樸：關上！（接眼鏡）這屋子不要底下人隨便進來，回頭我

預備一個人在這裏休息的。

萍：是。

樸：（戴着眼鏡，看過圍的傢俱）這間屋子的傢俱都是你生母頂喜歡的東西。我從南邊移到北邊，搬了多少次家，總是不肯丟下的。（戴上眼鏡，咳嗽一聲）這屋子排的樣子，我願意總是三十年前的老樣子，這叫我的眼看着舒服一點。（聽到掉頭，看掉上的像片。）你的生母永遠喜歡夏天把窗戶關上的。

萍：（強笑着）不過，爸爸，紀念母親也不必——

樸：（突然抬起頭來）我聽人說你現在做了一件很對不起自己的事情。

萍：（驚）什——什麼？

樸：（低聲走到萍的面前）你知道你現在做的事是對不起你的父親麼？並且——（停）——對不起你的母親麼？

萍：（失措）爸爸。

樸：（仁慈地，拿着萍的手）你是我的長子，我不願意當着人談這件事。（停，喘一口氣，震厲地）我聽說我在外邊的時候，你這兩年來在家裏很不規矩。

萍：（更驚恐）爸，沒有的事，沒有，沒有。

樸：一個人敢做一件事就要敢當一件事。

萍：（失色）爸！

樸：公司的人說你總是在跳舞場裏鬼混，尤其是這兩三個月，喝酒，賭錢，整夜地不回家。

萍：哦（喘出一口氣）您說的是——

樸：這些事是真的麼？（半响）說實話！

萍：真的，爸爸。（紅了臉）

樸：將近三十的人應當懂得「自愛！」——你還記得你的名爲什麼叫萍嗎？

萍：記得。

樸：你自己說一遍。

萍：那是因爲母親叫待萍，母親臨死，自己替我起的名字。

樸：那我請你爲你的生母，你把現在的行爲完全改過。

萍：是，爸爸，那是我一時的荒唐。

（貴上，由書房）

貴：老，老，老爺。容，——等，等，等了好半天啦。

樸：知道。

（貴退。）

樸：我的家庭是我認爲最圓滿，最有秩序的家庭，我的兒子我也認爲都還是健全的子弟。我教育出來的孩子，我是很不願意叫任何人說他們一點閒話的。

萍：是，爸爸。

樸：來人啦。（自語）哦，我有點累啦。（萍扶他至沙發處）

（貴上）

貴：老爺。

樸：你請客到這邊來坐。

貴：是，老爺。

萍：不，——爸，您歇一會吧。

樸：不，你不要管。（向貴）去，請進來。

貴：是，老爺。

（貴下，換拿出一支雪茄，萍爲他點上，樸徐徐抽煙，熄燈）

（幕落）

第二幕

午飯後，天氣更陰沉，更鬱熱，濕潮的空氣，低壓着在屋內的人，使人成爲煩燥的了。周萍一個人由飯廳走上來，望望花園，冷清清的，沒有一個人。偷偷走到書房門口，書房裏是空的，也沒有人。忽然想起父親在別的地方會客，他放下心，又走到窗戶開窗門，看着外面綠蔭蔭的樹叢，低低地吹出一種奇怪的哨聲，中間他低沉地叫了兩三聲「四鳳！」不一時，好像聽見遠處有哨聲在回應，漸移漸近，他又緩緩地叫一聲「鳳兒！」門外有一個女人的聲音，「萍，是你麼？」萍就把窗門關上。

四鳳由外面輕輕地跑進來。

萍：（回頭，望着中門，四鳳正從中門進，低聲，熱烈地）鳳兒！（走近，拉着她的手。）

四：不，（推開他）不，不。（躊躇，四面望。）看看，有人！

萍：沒有，鳳，你坐下。（推她到沙發坐下。）

四：（不安地）老爺呢？

萍：在大客廳會客呢。

四：（坐下，嘆一口長氣，望着）總是這樣偷偷摸摸的。

萍：嗯。

四：你連叫我都不敢叫。

萍：所以我要離開這兒哪。

四：（想一下）哦，太太怪可憐的。爲什麼老爺回來，頭一次見太太就發這麼大的脾氣？

萍：父親就是這個樣，他的話，向來不能改的。他的意見就是法律。

四：我——我怕得很。

萍：怕什麼？

四：我怕萬一老爺知道了，我怕。有一天，你說過，要把

我們的事情告訴老爺的。

萍：可怕的事不在這兒。

四：還有什麼？

萍：你沒有聽見什麼話？

四：什麼？（停）沒有。

萍：關於我的，你沒有聽見什麼？

四：沒有。

萍：從來沒聽見過什麼？

四：沒有——你說什麼？

萍：那——沒什麼！沒什麼？

四：我信你，我相信你以後永遠不會騙我。這我就够了。

——剛才，我聽你說，你明天就要到驢上去。

萍：我昨天晚上已經跟你說過了。

四：（爽直地）你爲什麼不帶我去？

萍：因爲——（笑）因爲我不想帶你去。

四：這邊的事我早晚是要走的。——太太，說不定今天就要辭掉我。

萍：她要辭掉你，——爲什麼？

四：你不要問。

萍：不，我要知道。

四：自然因爲我做錯了事。我想，太太大概沒有這個意思。

爲了我，你別提這件事好吧。（停）萍，你帶我去好不好？

萍：不。

四：萍，我好好地侍候你，你要這麼一個人。我跟你抄東西，縫衣服，燒飯做菜，我都做得好，只要你叫我跟你在

一塊。

萍：哦，我還要一個女人，跟着我，侍候我，叫我享福？

難道，這些年，在家裏，這種生活我還不夠麼？

- 四：我知道你一個人在外頭是不成的。
- 萍：鳳，你看不出來？現在，我怎麼能帶你出去？——你這不是孩子話麼？
- 四：萍，你帶我走？我不連累你，要是外面因為我，說你的壞話，我立刻就走。你——你不要怕。
- 萍：鳳，你以為我這麼自私自利麼？你不應該這麼想我。
- 哼，我怕，我怕什麼？這些年，我做出這許多的……
- 哼，我的心都死了。我恨極了我自己。現在我的心剛剛有點生氣的，我能放開膽子喜歡一個女的，我反爾怕人家罵？哼，讓大家說吧，周家大少爺看上他家裏面的女下人，怕什麼，我喜歡她。
- 四：萍，不要難過。你做了什麼，我也不怨你的。（想）
- 萍：你現在想什麼？
- 四：我想，你走了以後，我怎麼樣？
- 萍：你等着我。
- 四：可是你忘了一個人。
- 萍：誰？
- 四：他總不放鬆我。
- 萍：哦，他呀，——他又怎麼樣？
- 四：他又把前一个月的話跟我提了。
- 萍：他說，他要你？
- 四：不，他問我肯嫁他不肯？
- 萍：你呢？
- 四：我先沒有說什麼，後來他逼着問我，我只好告訴他實話。
- 萍：實話？
- 四：我沒有說旁的。我只提我已經許了人家。
- 萍：他沒有問旁的。
- 四：沒有，——他倒說，他要供給我上學。
- 萍：上學？（笑）他真呆氣！——可是，誰知道，你聽了他的話，也許很喜歡的。
- 四：你知道我不喜歡，我願意老陪着你。
- 萍：可是我已經快三十了，你才十八，我也不比他的將來有希望，並且我做過許多見不得人的事。
- 四：萍，你不要同我瞞扯，我現在心裏很難過。你得想出法子，他是個孩子，老是這樣裝着腔，對付他，我實在不喜歡。你又不許我跟他說明白。
- 萍：我沒有叫你跟他說。
- 四：可是你每次見我跟他在一塊，你的神氣，偏偏——
- 萍：我的神氣那自然是不快活的。我看見我最喜歡的女人時常跟別人在一塊，那怕他是我的弟弟，我也不情願的。
- 四：你看你又扯到別處。萍，你不要扯，你現在到底對我怎麼樣？你要跟我說明白。
- 萍：我對你怎麼樣？（他笑，他不願意說，他覺女人們都有些呆氣，這一句話似乎有一個女人也這樣問過他，他心裏隱隱有些痛。）要我說出來？只好（笑）那麼，你要我怎麼說呢？
- 四：（苦惱地）萍，你別這樣待我好不好？你明明知道我現在什麼都是你的，你還——你還這樣欺負人。
- 萍：（他不喜歡這樣，同時又以為她究竟有些不明白他）哦！（嘆一口氣）天哪！
- 四：萍，我父親只會跟我要錢，我哥哥瞧不起我，說我沒有志氣，我母親果若知道了這件事，她一定恨我。哦，萍，沒有你就沒有了我，你是我的父親，我的哥哥，我的母親，他們也許有一天會不理我，你不能够的，你不能够的。

(抽咽)

萍：四鳳，不，不，別這樣，你讓我好好地想一想。

四：我的媽最痛我，我的媽不願意我在公館裏做事，我怕她萬一看出我的謊話，知道我在這裏做了事並且同你……如果你又不是真心的，……那我——那我就傷了我母親的心了。(哭)還有，……

萍：不，鳳你不該這樣疑心我。我告訴你，今天晚上我預備到你那裏去。

四：不，我媽今天回來。

萍：那麼，我們在外面會一會好麼？

四：不成，我媽晚上一定會跟我談話的。

萍：不過，我明天早車就要走了。

四：你真不預備帶我走麼？

萍：孩子！那怎麼成？

四：那麼，你——你叫我想。

萍：我先要一個人離開家，過後，再想法子，跟父親說明白，把你接出來。

四：(看着他)也好。那麼今天晚上你只好到我家裏來。我想，那兩間房子，爸爸跟媽一定在外屋睡，哥哥總是不在家睡覺，我的房子在半夜裏一定是空的。

萍：那麼，我來還是先吹哨，(吹一響)你聽得清楚吧。

四：嗯，我要是叫你來，我的窗戶一定有個紅燈，要是沒有燈，那你千萬不要來。

萍：不要來？

四：那就是我改了主意，家裏一定有許多人。

萍：好，就這樣。十一點鐘。

四：嗯，十一點。

(貴由中門上，見四鳳和大少爺在這裏，突然停住，故意地做出懂事的假笑)

貴：哦！(向四鳳)我正要找你。(向萍)大少爺，您剛吃完飯。

四：我有什麼事？

貴：你媽來了。

四：(喜形於色)媽來了，在那兒？

貴：在門房，跟你哥哥剛見面。

(四鳳跑向中門)

萍：四鳳，見着你媽，跟我問問好。

四：謝謝您，回頭見。(鳳下)

貴：大少爺，您是明天起身麼？

萍：嗯。

貴：讓我送送您。

萍：不用，謝謝您。

貴：平時總是您心好，照顧着我們。您這一走，我同我這了頭都得惦记着您了。

萍：(笑)你又沒錢了吧。

貴：(好笑)大少爺，您這可是開玩笑笑了。——我說的是實話，四鳳知道，我總是背後說大少爺好的。

萍：好吧。——你沒有事麼？

貴：沒事，沒事，我只跟您商量點閑拌兒。您知道，四鳳的媽來了，樓上太太要見她，……

(貴由飯廳門上，帶貴一眼看見，話說一半，又吞進去。)

貴：哦，太太下來了！太太，您病完全好啦？(擡點一點頭)魯貴直惦记着。

萍：好，你下去吧。

(發音轉躬由中門下)
 (向萍) 他上那裏去了。

萍：誰？

萍：你父親。

萍：他有事情，見客，一會兒就回來。弟弟呢？

萍：他只會哭，他走了。

萍：哦。(停)我要走了，我現在要收拾東西去。(走向飯廳)

萍：回來，(萍停步)我請你略微坐一坐。

萍：什麼事。

萍：有話說。

萍：(看出神的神色)你像是有很重要的話跟我談似的。

萍：嗯。

萍：說吧。

萍：我希望你明白方才的情形。這不是一天的事情。

萍：父親一向是那樣子，他說一句就是一句的。

萍：可是人家說一句，我就要聽一句，那是違背我的本性的。

萍：我明白你；那麼你頂好不聽他的話就得了。

萍：萍，我盼望你還是從前那樣誠懇的人。頂好不要學着

現在一般青年人玩世不恭的態度，你知道我沒有你在我面

前這樣，我已經很苦了。

萍：所以我就要走了。不要叫我們見着，互相提醒我們最

後悔的事情。

萍：我不後悔，我向來做事沒有後悔。

萍：我想，我很明白地對你表示過。這些日子我沒有見你

，我想你明白。

萍：很明白。

萍：那麼，我是個最糊塗，最不明白的人。我後悔，我認爲我生平做錯一件大事。我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弟弟，更對不起父親。

萍：但是你最對不起的人有一個，你反爾輕輕地忘了。

萍：我最對不起的人，自然也有，但是我不必同你說。

萍：(冷笑)那不是她！你最對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經引誘

過的後母。

萍：你瘋了。

萍：你欠了我一筆債，你對我負着責任；你不能看見了新的世界，就一個人跑。

萍：我認爲你用的這些字眼，簡直可怕。這種字句不是在我

父親這樣——這樣體面的家庭中說的。

萍：(氣極)父親，父親，你撇開你的父親吧，體面？你也

說體面？(冷笑)我在這樣的體面家庭已經十八年啦。周家

家庭裏所出的罪惡，我聽過，我見過，我做過。我始終不

是你們周家的人。我做的事，我自己負責任。不像你們的

祖父，叔叔，同你們的好父親，偷偷做出許多可怕的事情

，禍移在人身身上，外面還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會

上的好人物。

萍：(驚)大家自然免不了不良份子，不過我們這一枝

，除了我，……

萍：都一樣，你父親是第一個偽君子，他從前引誘過一個

好家的姑娘。

萍：你不要亂說話。

萍：萍，你再聽清楚點，你就是你父親的私生子！

萍：(驚而無主地)你瞎說，你有什麼證據？

萍：請你問你的體面父親，這是他十五年前喝醉了的時候

告訴我的。(指桌上像片)你就是這年青的姑娘生的小孩。她因為你父親又不要她，就自己投河死了。

萍：你，你，你簡直……好，好，(強笑)我都承認。

你預備怎麼樣？你要跟我說什麼？

蔡：你父親對不起我，他用同樣的手段把我騙到你們家來，我逃不開，生了沖兒。十年像剛才一樣的專橫壓迫，把我漸漸地磨成了石頭樣的死人。你突然從家鄉裏出來，是你，是你把我引到一條母親不像母親，情婦不像情婦的路上去。你引誘的我！

萍：引誘？我請你不要用這兩個字好不好？你知道當時的情形怎麼樣。

蔡：你忘記了在這屋子裏，半夜，我哭的時候，你嘆息着說的話麼？你說你恨你的父親，你說過，你願他死，就是犯了滅倫的罪也幹。

萍：你忘了，那是我年青，我的熱叫我說出來這樣糊塗的話。

蔡：你忘了，我雖然比你只大幾歲，那時，我總還是你的母親，你知道你不該對我說這種話麼？

萍：哦——(嘆一口氣)總之，你不該嫁到周家來，周家的空氣滿是罪惡。周家有的是做過壞事殺過人的祖先。

蔡：對了，罪惡，罪惡。你的祖宗們就不曾清白過，你們家裏永遠是不乾淨。

萍：年青人一時糊塗，做錯了的事，你就不肯原諒麼？(苦惱地皺着眉)

蔡：這不是原諒不原諒的問題，我已經預備好棺材，安安靜靜地等死，這個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撇得我枯死，慢慢地渴死。讓你說，我該怎麼辦？

萍：那，那我也不知道，你來說吧！

蔡：(一字一字地)我希望你不要走。

萍：怎麼，你要我陪着你，在這樣的家庭，每天想着過去的罪惡，這樣活活地悶死麼？

蔡：你既然知道這家庭可以悶死人，你怎麼肯一個人走，把我放在家裏。

萍：你沒有權利說這種話，你是沖弟弟的母親。

蔡：我不是！我不是！自從我把我的性命，名譽交給你，我什麼都不顧了。我不是他的母親，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樸園的妻子。

萍：(冷冷地)如果你以為你不是父親的妻子，我自己還承認，是我父親的兒子。

蔡：(沒想到他這一句話，呆了一下)哦，你是你的父親的兒子。——這些月，你特別不來看我，是怕你的父親？

萍：也可以說是怕他，才這樣的吧。

蔡：你這一次到礦上去，也是學着你父親的英雄榜樣，把一個真正明白你，愛你的人丟開不管麼？

萍：這麼解釋也未嘗不可。

蔡：(冷冷地)怎麼說，你到底是你父親的兒子。(笑)父親的兒子？(狂笑)父親的兒子！(狂笑，忽然嚴厲地冷靜)都是沒有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爲他犧牲的東西！我恨着我早不會知道你！

萍：那麼你現在知道了！我對不起你，我已經同你詳細解釋過，我厭惡這種不自然的關係。我告訴你，我厭惡。我負起我的責任，我承認我那時的錯，然而叫我犯了那樣的錯，你也不能完全無罪的。你是我認爲最聰明，最能了解人的女子，所以我想，你最後會原諒我。我的態度，你現

在罵我玩世不恭也好，不負責任也好，我告訴你，我盼望你這一次的談話是我們最末一次談話了。（走向飯廳門）

蔡：（沉重的語氣）站着。（陣立住）我希望你明白我剛才說的話，我不是請求你。我盼望你用你的心，想一想，過去我們在這屋子說的（停；難過）許多，許多的話。一個女子，你記着，不能受兩代的欺侮，你可以想一想。

萍：我已經想得很透澈，我自己這些天的痛苦，我想你不是不知道，好，請你讓我走吧。

（周萍由飯廳下，繁漪的眼淚一顆顆地流在腮上，她走到鏡台前，照着自已的蒼白的有皺紋的臉，便嚶嚶地撲在鏡台上哭起來。）

（魯貴偷偷地由中門走進來，看見太太在哭。）

貴：（低聲）太太！

蔡：（突地站起）你來幹什麼？

貴：魯媽來了好半天啦。

蔡：誰？誰來好半天啦？

貴：我家裏的，太太不是說過要我叫她來見麼？

蔡：你爲什麼不早點來告訴我？

貴：（假笑）我倒是想着，可是我（低聲）剛才聽見太太跟大少爺說話，所以就沒敢驚動您。

蔡：啊，你剛才在——

貴：我？我在大客廳侍候老爺見客呢！（故意地不明白）太太

有什麼事麼？

蔡：沒什麼，那麼你叫魯媽進來吧。

貴：（諷笑）我們家裏的是個下等人，說話粗裏粗氣，您可

別見怪。

蔡：都是一樣的人，我不過想見一見，跟她談談閑話。

貴：是，那是太太的恩典。對了，老爺剛才跟我說，怕明

天要下大雨，請太太把老爺的那一件舊雨衣拿出來，說不定老爺就要出去。

蔡：四鳳跟老爺檢的衣裳，四鳳不會拿麼？

貴：我也是這麼說啊，您不是不舒服麼？可是老爺吩咐，

不必要四鳳，還是要太太自己拿。

蔡：那麼，我一會兒拿來。

貴：不，老爺吩咐，說現在就要拿出來。

蔡：哦，好，我就去吧。——你現在叫魯媽進來，叫她

這房裏等一等。

貴：是，太太。

（魯貴下。繁漪的臉更顯得蒼白，她在極力壓制自己的煩囂。）

蔡：（把窗戶打開，吸一口氣，自語。）熱極了，悶極了，這裏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變成火山的口，熱烈地地冒一次，什麼我都燒個乾淨，當時我就再掉在冰川裏，凍成死灰，一生只熱熱地燒一次，也就算夠了。我過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麼我都預備好了，來吧，恨我的人，來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妬的人，都

來吧，我在等着你們。（望着空空的窗面而垂下頭去。）

貴：剛才小當差來，說老爺催着要。

蔡：（抬頭）好，你先去吧。我叫陳媽送去。

（魯貴下。繁漪由中門下。移時，魯媽——即魯侍萍——與四鳳上

魯媽的年紀約有四十七歲的光景，頭髮已有些斑白，面龐很白淨，看下去也只有三十八九的樣子。她的眼有些呆滯，時爾呆呆地望在前頭，但是在那秀長的睫毛，和那圓大的眸子間，還尋得出她年少時靜靜的神韻。她的衣服樸素而有身份，藍布布襪，很潔淨地穿在身上，遠遠地看，依然像大家戶裡落落的婦人，她的高貴的氣質和極的丈夫的歸俗，好小，恰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他的頭包着一條白布手巾，怕是坐火車鬧着暈土的，他說話總好幾微地笑，尤其因為剛見着兩年未見的親兒女，神色還是快樂地閃着快樂的光彩。的聲音很低，很沉穩，語音像一個南方人曾經和北方人相處很久，夾雜着許多模糊、輕快的南方音，但是他的字句說得很清楚。他的牙齒非常齊整，笑的時候在嘴角旁露出對深笑過，叫我們想起來四鳳笑時口旁一對淺淺的齒的影子。

魯媽拉着女兒的手，四鳳就像個小孩一樣在身邊走進來。後面跟着魯貴，提着一個舊包袱。他驕傲地笑着，比起來，這母子的單純的歡欣，他更是粗鄙了。

四：太太呢？

貴：就下來。

四：媽，您坐下（魯媽坐）您累麼？

魯媽：不累。

四：（高興地）媽，您坐一坐。我給您倒一杯冰鎮的涼水。

魯媽：（後稱魯）不，不要走，我不熱。

貴：鳳兒，你跟你媽拿一瓶汽水來，（向魯媽）這兒公館什麼沒有？一到夏天，檸檬水，果子露，西瓜湯，橘子，香蕉，鮮荔枝，你要什麼，就有什麼。

魯：不，不，你別聽你爸爸的話。這是人家的東西。你在我身旁跟我多坐一回，回頭跟我同——同這位周太太談談，比喝什麼都強。

貴：太太就會下來，你看你，那塊白包頭，總捨不得拿下來。

魯：（和藹地笑着）真的，說了那麼半天。（笑着四鳳）連我在火車上白手巾都忘了解啦。（要解。）

四：（笑着）媽，您讓我替您解開吧。（走過去解。這時，魯貴走到小茶几旁，又偷偷地把烟放在自己的煙盒裏。）

魯：（解下白手巾）你看我的臉頰麼？火車上儘是土，你看我的頭髮，不要叫人家笑。

四：不，不，一點都不髒。兩年沒見您，您還是那個樣。

魯：哦，鳳兒，你看我的記性。談了這半天，我忘記把你頂喜歡的東西跟你拿出來啦。

四：什麼？媽。

魯：（由身上拿出一個小包來）你看，你一定喜歡的。

四：不，您先別給我看，讓我猜猜。

魯：好，你猜吧。

四：小石猴？

魯：（搖頭）不對，你太大了。

四：小粉撲子。

魯：（搖頭）給你那個有什麼用？

四：哦，那一定是小針線盒。

魯：（笑）差不多。

四：那您叫我打開吧。（忙忙打開紙包）哦，媽！頂針，銀頂

針！爸，您看，您看，（給魯貴看。）

貴：（隨聲讚）好！好！

四：這頂針太好看了，上面還鑲着寶石。

貴：什麼？（走兩步，拿來細看）給我看看。

魯：這是學校校長的太太送給我的。校長丟了個要緊的錢包，叫我拾着了，還給他。校長的太太就非要送給我東西，拿出一大堆小手飾，叫我挑，送給我的女兒。我就檢出這一件，拿來送給你，你看好不好？

四：好，媽，我正要這個呢。

貴：哦，哼。（把頂針交給四鳳）得了吧，這寶石是假的，你挑的真好。

四：（見着母親特別喜歡說話，輕聲地）哼，您呀，真寶石到了您的手裏也是假的。

魯：鳳兒，不許這樣跟爸爸說話。

四：（撒嬌）媽，您不知道，您不在這兒，爸爸就拿我一個撒氣，儘欺負我。

魯：（看不慣他妻女這樣「撒氣」，於是輕聲地）你看你們這點窮相

，走到大家公館，不來看看人家的闊排場，儘在一邊閑扯。

四：（白眼）媽不希罕這個。

魯：你也不有點首飾麼？你拿出來給你媽開眼。看看還是我對，還是把女兒關在家裏對？

魯：（向貴）我走的時候囑咐過你，這兩年寫信的時候也總不斷地提醒過你，我說過我不願意把我的女兒送到一個闊公館，叫人家使喚。你偏

（忽然覺得這不是談家事的地方，回頭向四鳳）你哥哥呢？

四：不是在門房裏等着我們麼？

魯：不是等着你們，人家等着見老爺呢。（向魯媽）去年我叫人跟你捎個信，告訴你大海也當了鑲上的工頭，那都是我

在這兒沾上的。

四：（厭惡他父親又表白自己的本領）爸爸，您看哥哥去吧。他的皮氣有點不好，怕他等急了，跟張爺劉爺們鬧起來。

魯：真他媽的。這孩子的狗脾氣我倒忘了。（走向門，回頭）你們好好在這屋子坐一會，別亂動，太太一會兒就下來。

（魯貴下。母女見魯貴走後，如同犯人望見獄丁走，一樣，舒展地吐出一口氣來。母女二人相對凄然地笑一笑。剎那間，她們的臉又浮出歡欣，這次是由衷心升起不愉快的笑。）

魯：（伸出手來向四鳳）哦，孩子，讓我看看你。

（四鳳走到母親面前，跪下。）

四：媽，您不怪我吧。您不怪我這次沒聽您的話，跑到周公館做事吧？

魯：不，不，做了就做了。——不過爲什麼這兩年你一個字也不告訴我，我下車走到家裏，才聽見張大爺告訴我，說我的女兒在這兒。

四：媽，我怕您生氣，我怕您難過，我不敢告訴您。——

其實，媽，我們也不是什麼富貴人家，就是像我這樣幫人，我也沒有什麼關係。

魯：不，你以爲媽怕窮麼？怕人家笑我們窮麼？不，孩子，媽最知道認命，媽最看得開，不過，孩子，我怕你太年

青，容易一陣子犯糊塗，媽受過苦，媽知道的。你不懂，你不知道這這世界太——人的心太——。（嘆一口氣）好，我們先不提這個。（站起來）這家的太太真怪！爲什麼要見我幹

什麼？

四：嗯，是啊。（做沉思的樣子，但是她願意向好的方面想。）

不，媽，這邊太太沒有多少朋友，她聽說媽也會寫字，讀書，也許覺着很相近，所以想請媽來談談。

魯：（不信地）哦？（慢慢看這屋子的擺設指着有鑲合的櫃說）這屋子倒是很雅緻的。就是傢俱太舊了點，這是？

四：這是老爺用的紅木書桌，現在做鑲飾用了。聽說這是三十年前的老東西，老爺偏喜歡用，到那兒帶到那兒。

魯：那個（指着有鑲合的櫃）是什麼？

四：那也是件老東西，從前的太太，就是大少爺的母親，頂愛的東西。您看，從前的傢俱多笨哪。

魯：哦，奇怪。——爲什麼，窗戶還關上呢？

四：您也覺奇怪不是，這是我們老爺的怪脾氣，夏天反爾

要開窗戶。

魯：（回想）鳳兒，這屋子我像是在那裏見過似的。

四：（笑）真的？您大概是想我夢裏到過這兒。

魯：對了，夢似的。——奇怪，這地方怪得很，這地方忽然叫我想起許多許多事情。（低下頭，坐下。）

四：（驚）媽，您怎麼臉上發白？您別是受了暑，我跟你拿一杯涼水吧？

魯：不，不是，你別去，——我怕得很，這屋子有點怪！

四：媽，您怎麼啦？

魯：我怕得很，忽然我把三十年前的事情一件一件地都想起來啦，已經忘了許多年的人又在我心裏轉。四鳳，你摸摸我的手。

四：（摸魯的手）冰涼，媽，您可別吓嚇我。我膽子小，媽，媽，——這屋子從前可鬧過鬼的。

魯：孩子，你不怕，媽不怎麼樣。不過，四鳳，我好像我的魂來過這兒似的。

四：媽，您別瞎說啦，您怎麼來過？他們二十年前才搬到這兒北方來，那時候，您不是還在南方麼？

魯：不，不，我來過。這些傢俱，我想不起來，——我在那兒見過。

四：媽，您的眼不要直瞪瞪地望着，我怕。

魯：不怕，孩子，不怕，孩子。（聲音愈低，她用力地想，她整個的人，縮，縮到記憶的最下層深處。）

四：媽，您看那個櫃幹什麼？那就是從前死了的太太的東西。

魯：（笑）鳳兒，你去看，你去看，那隻櫃子靠右第三個抽屜裏，有沒有一隻小孩穿的綉花虎頭鞋。

四：媽，您怎麼啦，不要這樣疑神疑鬼地。

魯：鳳兒，你去，你去看一看。我心有點怯，我有點走不動，你去！

四：好，我看。

（她走到櫃前，拉開抽屜，察看。）

魯：（急問）有沒有？

四：沒有，媽。

魯：你看清楚了。

四：沒有，裏面空空地就是些茶碗。

魯：哦，那大概是我在做夢了。

四：（憐惜她的母親）別多說話了，媽，靜一靜吧。媽，您在外受了委曲了，（落淚）。從前，您不是這樣神魂顛倒的。可憐的媽呀，（抱著她）好一點了麼？

魯：不要緊的。——剛才我在門房聽見這家裏還有兩位少爺？

四：嗯，媽，都很好，都很和氣的。

魯：（自言自語地）不，我的女兒說什麼也不能在這兒多呆。不成，不成。

四：媽，您說什麼？這兒上上下下都待我很好。媽，這裏老爺太太向來不罵底下人，兩位少爺都很和氣的。這周家

不但不是活着的人心好，就是死了的人樣子也是挺厚道的。

魯：周？這家裏姓周？

四：媽，您看您，您剛才不是問着周家的門進來的麼？怎麼會忘了？（笑）媽，我明白了，您還是路上受熱了。我先

跟你拿這周家從前那位的太太的像片，給您看，我再跟你

拿點水來喝。

（四鳳由鏡台拿來像片，站在母親背後，給她看。）

魯：(拿着像片，看)哦！(驚得說不出話來，手發顫。)

四：(在母親背後)您看她多好看，這就是大少爺的母親，笑得美，她們說還有點像我呢。可惜，她死了，要不然，

(覺得她的頭向前倒，)哦，媽，您怎麼啦？您怎麼？

魯：不，不，我頭暈，我想喝水。

四：(慌，指着她母親的手指，遞給的頭。)媽，您到這邊來！(共魯到一個大的沙發，魯手裏緊緊地拿着相片。)媽，您在這兒躺一躺。我跟您拿水去。

(四鳳由飯廳門跑下。)

魯：哦，天哪。我是死了的人！這是真的麼？這張相片？

這些傢俱？怎麼會？——哦，天底下地方大得很，怎麼？

熬過這幾年偏偏又把我這個可憐的小孩子，放回到他，

他的家裏？哦，好不公平的天哪！(哭泣。)

(四鳳拿水上，魯忙擦眼淚。)

四：(持水杯，向魯)媽，您喝一口，不，再喝幾口。(魯飲。)

好一點了麼？

魯：嗯，好，好啦。孩子，你現在就跟我回家。

四：(驚訝)媽，您怎麼啦？

(由飯廳傳出周太太喊「四鳳」的聲音。)

魯：誰喊你？

四：太太。

太太聲：四鳳！

四：哦。

太太聲：四鳳，你來，老爺的雨衣你給放在那兒啦？

四：(喊)我就來。(向魯媽)媽等一等，我就回來。

魯：好，你去吧。

(四鳳下。魯進門望望，走到櫃前，撫摩着地從前的傢俱，低頭

沉思。忽然聽見屋外花園走路的聲音，轉過身來，等候着。

(魯由中門上。)

貴：四鳳呢？

魯：這兒的太太叫了去啦。

貴：你回頭告訴太太，說我着雨衣，老爺自己到這兒來穿，還要跟太太說幾句話。

魯：老爺要到這屋來？

貴：嗯，你告訴清楚了，別回頭老爺來到這兒，太太不在，

老頭又發脾氣了。

魯：你跟太太說吧。

貴：這上上下下許多底下人都得我支派，我忙不開，我可不能等。

魯：我要回家去，我不見太太了。

貴：爲什麼？這次太太叫你來，我告訴你，就許有點什麼

很重要的事跟你談談。

魯：我預備帶着鳳兒回去，叫她辭了這兒的事。

貴：什麼？你，你看你這點——

(周太太由飯廳上)

貴：太太。

(向門內，)四鳳，你先把那兩套也拿出來，問問老爺要

那一件。(內面答應。)哦，(吐出一口氣，向魯媽)這就是四鳳的

媽吧。叫你久等了。

貴：等太太是應當的。太太准她來跟您請安就是老大的面

子。(四鳳由飯廳出，拿兩套進。)

魯：請坐！你來了好半天啦。(魯只在打量着，沒有坐下。)

魯：不多一會，太太。

四：太太，把這三件雨衣都送給老爺弄過去麼？

貴：老爺說就放在這兒，老爺自己來拿，還請太太等一會，老爺見您有話說呢。

蔡：知道了。(向四鳳)你先到廚房，把晚飯的菜，看看，告訴廚房一下。

四：是，太太。(望着魯貴，又疑懼地望着太太由中門下。)

蔡：魯貴，告訴老爺，說我同四鳳的母親談話，回頭再請他到這兒來。

貴：是太太。(但不走)

蔡：(見魯貴不走)你有什麼事麼？

貴：太太，今天早上老爺吩咐我請德國克大夫來。

蔡：二少爺告訴過我了。

貴：老爺剛才吩咐，說來了就請太太去看。

蔡：我知道了。好，你去吧。

(魯貴由中門下。)

蔡：(向魯媽)坐下談！不要客氣(自己坐在沙發上。)

魯：(坐在旁邊一張椅子上)我剛下火車，就聽見太太這邊吩咐

要我來見見您。

蔡：我常聽四鳳提到你，說你讀過書，從前也是很好的門第。

魯：(不願提起從前的事。)

兩年叫您多生氣啦。

蔡：不，她非常聰明，我也很喜歡她。這孩子不應當叫她侍候人，應當替她找一個正當的出路。

魯：太太多誇獎她。我倒是不願意這孩子幫人。

蔡：這一點我很明白。我知道你是個知書達禮的人，一見面，彼此都覺得性情是很直爽的，所以我不妨把請你來的原因現在就跟你說一說。

魯：(忍不住)太太，是不是我這小孩平時的舉動有點叫人說閑話？

蔡：不，不是。

(魯貴由中門上。)

貴：太太。

蔡：什麼事？

貴：克大夫已經來了，剛才汽車夫接來的，現時在小客廳等着呢。

蔡：我有客。

貴：客？——老爺說請太太就去。

蔡：我知道，你先去吧。

(魯貴下)

蔡：(向魯)我先把我家裏的情形說一說。第一我家裏的女人很少。

魯：是，太太。

蔡：我一個人是個女人，兩個少爺，一位老爺，除了一兩個老媽子以外，其餘用的都是男下人。

魯：是，太太，我明白。

蔡：四鳳的年紀很青，哦，她才十九歲，是不是？

魯：不，十八。

蔡：那就對了，我記得好像她比我的孩子是大一歲的样子。這樣年青的孩子，在外邊做事，又生得很秀氣的。

魯：太太，如果四鳳有不檢點的地方，請您千萬不要瞞我。

蔡：不，不，她很好的。我只是說說這個情形。我自己有一個兒子，他才十七歲，——恐怕剛才你在花園見過一個不十分懂事的兒子。

（貴由書房門上）

貴：老爺催着太太去看病。

蔡：沒有人陪着克大夫麼？

貴：王局長剛走，老爺自己在陪着呢。

魯：太太，您先看去。我在這兒等着不要緊。

蔡：不，我話還沒說完。（向貴）你跟老爺說，說我沒有病

，我自己並沒要請醫生來。

貴：是，太太。（但不走。）

蔡：（看貴）你在幹什麼？

貴：我等太太還有什麼旁的事要吩咐。

蔡：（忽然）有，你跟老爺回完話之後，你出去叫一個電燈

匠來，我聽說花園籬籬架上的舊電線走電，叫他趕快收拾一下，不要電死人。

貴：是，太太。

（貴由中門下。）

蔡：（見魯媽立起）魯奶奶，你還是坐呀。哦，這屋子又悶熱起來啦。（走到窗戶，把窗戶打開，回來，坐。）這些天我就看着我

這孩子奇怪，誰知這兩天，他忽然跟我說，說他很喜欢四

鳳。

魯：什麼？

蔡：也許預備要幫助她學費，叫她上學。

魯：太太，這是笑話。

蔡：我這孩子還想四鳳嫁給他。

魯：太太，請您不必往下說，我都明白了。

蔡：（進一步）四鳳比我的孩子大，四鳳又是很聰明的女孩子

，這種情形——

魯：（不喜歡樂的暗示的口氣）我的女兒，我總相信是個懂事，

明白大體的孩子。我向來不主張她到大公館幫人，可是我信得過，我的女兒就帶這兒兩年，她總不會做出一點糊塗事的。

蔡：魯奶奶，我也知道四鳳她是個明白孩子，不過有了這

種不幸的情形，我的意思，是非常容易叫人發生誤會的。

魯：（嘆氣）今天我到這兒來是萬沒想到的事，回頭我就預備

把她帶走，現在我就請太太準了她的長假。

蔡：哦，哦，——如果你以為這樣辦好，我也覺得很妥當

的。不過有一層，我怕，我的孩子有點優氣，他還是會找

到你家裏見四鳳的。

魯：您放心。我後悔得很，我不該把這個孩子一個人交給

她父親管的。明天，我准離開此地，我會遠遠地帶她走，

不會再見着周家的人。太太，我想現在就帶着我的女兒走

蔡：那麼，也好，回頭我叫賬房把工錢算出來。她自己的

東西，我可以派人送去，我有一箱子舊衣服，也可以帶着

去，留着她以後在家裏穿。

魯：（自語）鳳兒，我的可憐的孩子！（坐在沙發上，落淚。）天哪。

蔡：（走到魯媽面前）不要傷心，魯奶奶。如果錢上有什麼問

題，儘管到我兒來，一定有辦法。好好地帶她回去，有像

這樣一個母親教育她，自然比在這兒好的。

（周媽由書房上。）

蔡：蔡漪！（蔡抬頭。魯站起，忙在一旁，神色大變，觀察他。）你

怎麼還不去？

魯：（故意地）上那兒？

蔡：克大夫在等着你，你不知道麼？

魯：克大夫？誰是克大夫？

僕：跟你從前看病的克大夫。

僕：我的藥吃够了，我不預備再吃了。

僕：那麼你的病，……

僕：我沒有病。

僕：（忍一下）克大夫是我在德國的好朋友，對於婦科是很好。你的神經有點失常，他一定治得好。

僕：誰說我的神經失常？你們爲什麼這樣咒我？我沒有病，我沒有病，我告訴你，我沒有病！

僕：（冷厲地）你當着人這樣胡喊亂鬧，你自己有病，偏偏要諱病忌醫，不肯叫醫生治，這不就是神經上的病態麼？

僕：哼，我假若是有病，也不是醫生治得好的。（向飯廳門走。）

僕：（大聲喊）站住！你上那兒去？

僕：（不在意地）到樓上去。

僕：你應當聽話。

僕：（好像不明白地）哦！（停，不經意地打量他）你看你！（尖聲笑兩聲。）你簡直叫我想笑。（笑，輕蔑地笑着說）你忘了你自己是怎麼樣一個人啦！（又大笑，由飯廳跑下，門重重地關上。）

僕：來人！

（男僕人上）

男僕：老爺！

僕：太太現在在樓上，你叫大少爺陪着克大夫到樓上去跟太太看病。

男僕：是，老爺。

僕：你告訴大少爺，太太現在神經病很重，叫他小心點，叫樓上老媽子好好地看看太太。

男僕：是，老爺。

僕：還有，叫大少爺告訴克大夫，說我有點累，不陪他了。

男僕：是，老爺。

（僕人下。僕點着一隻呂宋煙，看見桌上的雨衣。）

僕：（向魯媽）這是太太找出來的雨衣麼？

魯：（看着他）大概是的。

僕：（拿起看看）不對，不對，這都是新的。我要我的舊雨衣，你回頭跟太太說。

魯：恩。

僕：（看她不走）你不知道這間房子底下人不准隨便進來麼？

魯：（看着他）不知道，老爺。

僕：你是新來的下人？

魯：不是的，我找我的女兒來的。

僕：你的女兒？

魯：四鳳是我的女兒。

僕：那你走錯屋子了。

魯：哦。——老爺沒有事了？

僕：（指窗）窗戶誰叫打開的。

魯：哦。（很自然地走到窗前，關上窗戶，慢慢地走向中門。）

僕：（看她回好窗門，忽然覺得很奇怪。）你站一站，（魯媽停；）

你——你貴姓？

魯：我姓魯。

僕：姓魯。你的口音不像北方人。

魯：對了，我不是，我是江蘇的。

僕：你好像有點無錫口音。

魯：我自小就在無錫長大的。

僕：（沉思）無錫？恩，無錫（忽而）。你在無錫是什麼時候？

魯：光緒二十年，離現在有三十多年了。

樸：哦，三十年前你到過無錫？

魯：是的，三十多年前呢，那時候我記得我們還沒有用洋火呢？

樸：（沉思）三十多年前，是的，很遠啦，我想想，我大概是二十多歲的時候。那時候我還在無錫呢。

魯：老爺是那個地方的人？

樸：（沉思）無錫是個好地方。

魯：哪，好地方。

樸：你是三十年前到過無錫麼？

魯：是，老爺。

樸：三十年前，在無錫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

魯：哦。

樸：你知道麼？

魯：也許記得，不知道老爺說的是那一件？

樸：哦，很遠的，提起來大家都忘了。

魯：說不定，也許記得的。

樸：我問過許多那個時候到過無錫的人，我想打聽打聽。

可是那個時候在無錫的人，到現在不是老了就是死了，活

着的多半是不知道的，或者忘了。

魯：如若老爺想打聽的話，無論什麼事，無錫那邊我還認識的人，雖然許久不通音信，托他們打聽點事總還可以的。

樸：我派人到無錫打聽過。——不過也許湊巧你會知道。

三十年前在無錫有一家姓梅的。

魯：姓梅的？

樸：梅家的一個年輕小姐，很賢慧，也很規矩，有一天夜

裏，忽然地投水死了。後來，後來，——你知道麼？

魯：不敢說。

樸：哦。

魯：我倒認識一個年輕的姑娘姓梅的。

樸：哦？你說說看。

魯：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賢慧，並且聽說是不大規矩的。

樸：也許，也許你弄錯了，不過你不妨說說看。

魯：這個梅姑娘倒是有一天晚上跳的河，可是不是一個，她手裏抱着一個剛生下三天的男孩。人們說她生前是不規矩的。

樸：（苦痛）哦！

魯：她是個下等人，不很守本分的。聽說她跟那時周公館

的少爺有點不清白，生了兩個兒子。生了第二個，才過三天，忽然周少爺不要了她，大孩子就放在周公館，剛生的

孩子她抱在懷裏，在年三十夜裏投河死的。

樸：（汗流浹背）哦。

魯：她不是小姐，她是無錫周公館梅媽的女兒，她叫侍萍。

樸：。

樸：（抬起頭來）你姓什麼？

魯：我姓魯，老爺。

樸：（喘出一口氣，沉思地）侍萍，侍萍，對了。這個女孩子的

屍首，說是有一個窮人見着埋了。你可以打聽得她的墳在

那兒麼？

魯：老爺問這些閑事幹什麼？

樸：這個人跟我們有點親戚。

魯：親戚？

僕： 嗯，——我們想把她的墳墓修一修。
 魯： 哦——那用不着了。
 僕： 怎麼？
 魯： 這個人現在還活着。
 僕： (驚愕)什麼？
 魯： 她沒有死。
 僕： 她還在？不會吧？我看見她河邊上的衣服。
 魯： 裏面有她的絕命書，不過她被一個慈善的人救活了。
 僕： 哦，救活啦？
 魯： 以後無錫的人是沒見着她，以為她那夜晚死了。
 僕： 那麼，她呢？
 魯： 一個人在外鄉活着。
 僕： 那個小孩呢？
 魯： 也活着。
 僕： (忽然立起)你是誰？
 魯： 我是這兒四鳳的媽。老爺。
 僕： 哦。
 魯： 她現在老了，嫁給一個下等人，又生了個女孩，境況很不好。
 僕： 你知道她現在在那兒？
 魯： 我前幾天還見着她！
 僕： 什麼？她就在這兒？此地？
 魯： 嗯，就在此地。
 僕： 哦！
 魯： 老爺您想見一見她麼？
 僕： 不，不。謝謝你。
 魯： 她的命很苦。離開了周家，周家老爺就娶了一位有錢有門第的小姐；她一個單身人，無親無故，帶着一個孩子在
 在外鄉什麼事都做。要飯，縫衣服；當老媽，在學校裏侍候人。
 僕： 她爲什麼不再找到周家？
 魯： 大概她是不願意吧？爲着她自己的孩子，她嫁過兩次。
 僕： 嗯，以後她又嫁過兩次。
 魯： 嗯，都是很下等的人。她遇人都很不如意，老爺想帶一幫她麼？
 僕： 好，你先下去。讓我想一想。
 魯： 老爺，沒有事了。(望着僕，眼淚要湧出。)老爺，您那雨衣，我怎麼說？
 僕： 你可告訴四鳳，叫她把我樟木箱子裏那件舊雨衣拿出來，順便把那箱子裏的幾件舊襯衣也檢出來。
 魯： 舊襯衣？
 僕： 你告訴我在我那頂老的箱子裏，紡綢的襯衣，沒有領子的。
 魯： 老爺那種綢襯衣不是一共有五件？您要那一件？
 僕： 要那一件？
 魯：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襟上有個燒破的窟窿，後來用絲線繡成一朵梅花補上的。還有一件，——
 僕： (驚愕)梅花？
 魯： 還有一件綢襯衣，左袖襟也繡着一朵梅花，旁邊還繡着一個萍字。還有一件，——
 僕： (徐徐立起)哦，你，你，你是——
 魯： 從前侍候過老爺的下人。
 僕： 哦，侍萍！(低聲)怎麼，是你？

魯：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會老得連你都不認識了。

樸：你——侍萍？（不覺地望櫃上的相片又望著魯。）

魯：樸園，你找侍萍麼？侍萍在這兒。

樸：（忽然嚴厲地）你來幹什麼？

魯：不是我要來的。

樸：誰指使你來的？

魯：（悲憤）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來的。

樸：（冷冷地）三十年的工夫你還是找到這兒來了。

魯：（憤恨）我沒有我你，我沒有我你，我以為你早死了。

樸：我今天沒想到這兒來，這是我天要我在這兒又碰見你。

魯：你可以冷靜點。現在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如果你覺得心裏有委曲，這麼大年紀，我們先可以不必哭哭啼啼的。

魯：哭？哼，我的眼淚早哭乾了，我沒有委曲，我有的是恨，是悔，是三十年一天一天我自己受的苦。你大概已經忘了你做的事了！三十年前，過年三十的晚上我生下你的第二個兒子才三天，你爲了要趕緊娶那位有錢有門第的小姐，你們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離開你們周家的門。

樸：從前的舊恩怨，過了幾十年，又何必再提呢？

魯：那是因爲周大少爺一帆風順，現在也是社會上的好人物。可是自從我被你們家趕出來之後，我沒有死成，我把我的母親可給氣死了，我親生的兩個孩子你們家裏逼着我留在你們家裏。

樸：你的第二個孩子你不是已經抱走了麼？

魯：那是你們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我帶走的。

（自語）哦天哪，我覺得我像在做夢。

樸：我看過去的事不必再提起來吧。

魯：我要提，我要提，我悶了三十年了！你結了婚，就搬了家，我以為這一輩子也見不着你了；誰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命定要跑到周家來，又做我從前在你們家裏做過的事。

樸：怪不得四鳳這樣像你。

魯：我侍候你，我的孩子再侍候你生的少爺們。這是我的報應，我的報應。

樸：你靜一靜。把腦子放清醒點。你不要以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為一個人做了虧心的事就會忘了麼？你看這些傢俱都是你從前頂喜歡的東西，多少年我總是留着，爲着紀念你。

魯：（低頭）哦。

樸：你的生日——四月十八——每年我總記得。一切都照着你是正式嫁過周家的人看，甚至於你因爲生萍兒，受了病，總要關窗戶，這些習慣我都保留着，爲的是不忘你。

魯：（嘆一口氣）現在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這些舊話講你也不必說了。

樸：那更好了。那麼我們可以明明白白地談一談。

魯：不過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談的。

樸：話很多。我看你的性情好像沒有大改，——魯貴像是個很不老實的人。

魯：你不要怕。他永遠不會知道的。

樸：那雙方面都好。再有，我要問你的，你自己帶走的兒子在那兒？

魯：他在你的礦上做工。

樸：我問，他現在在那兒？

魯：就在門房等着見你呢。

樸：什麼？魯大海？他！我的兒子？

魯：他的小指頭因為你的不小心，現在還是少一個的。

樸：（冷笑）這麼說，我自己的骨肉在礦上鼓勵罷工，反對

我！

魯：他跟你現在完完全全是兩樣的人。

樸：（沉靜）他還是我的兒子。

魯：你不要以為他還會認你做父親。

樸：（忽然）好！痛痛快快地！你現在要多少錢吧？

魯：什麼？

樸：留着你養老。

魯：（苦笑）哼，你還以為我是故意來敲詐你，才來的麼？

樸：也好，我們暫且不提這一層。那麼，我先說我的意思

。你聽着，魯貴我現在要辭退的。四鳳也要回家。不過——

魯：你不要怕，你以為我會用這種關係來敲詐你麼？你放

心，我不會的。大後天我就帶着四鳳回到我原來的地方。

這是一場夢，這地方我絕對不會再住下去。

樸：好得很，那麼一切路費，用費都歸我擔負。

魯：什麼？

樸：這於我的心也安一點。

魯：你？（笑）三十年我一個人都過了，現在我反爾要你的

錢？

樸：好，好，好，那麼，你現在要什麼？

魯：（停一停）我，我要點東西。

樸：什麼？說吧？

魯：（淚滿眼）我——我——我只要見見我的萍兒。

樸：你想見他？

魯：嗯，他在那兒？

樸：他現在在樓上陪着他的母親看病。我叫他，他就可以

下來見你。不過是——

魯：不過是什麼？

樸：他很大了。

魯：（追憶）他大概是二十八了吧？我記得他比大海只大一

歲。

樸：並且他以為他的母親早就死了的。

魯：哦，你以為我會哭哭啼啼地叫他認母親麼？我不會那

樣傻的。我難道不知道這樣的母親只給自己的兒子丟人麼

？我明白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認這樣的母親。

這些年我也學乖了，我只想看看他，他究竟是我生的孩子

。你不要怕，我就是告訴他，白白地增加他的煩惱，他自

己也不願意認我的。

樸：那麼，我們就這樣解決了。我叫他下來，你看一看他

，以後魯家的人永不許再到周家來。

魯：好。我希望這一生不致於再見你。

樸：（由衣內取出皮夾的支票簿好）很好，這是一張五千塊拿錢

支票，你可以先拿去用。算是彌補我一點罪過。

魯：（接過支票）謝謝你。（慢慢撕碎支票。）

樸：侍萍。

魯：我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錢算得清的。

樸：可是你——

（外面爭吵聲。魯大海的聲音：放開我，我要進去。三四男僕聲：不成，不成，老爺睡覺呢。門外有男僕等與魯大海爭扎聲。）

樸：（走至中門）來人！（男僕由中門進）誰在吵？

男僕：就是那個工頭魯大海，他不講理，非見老爺不可。

僕：哦。（沉吟）那你就叫他進來吧。等一等，叫人到樓上請大少爺下來，我有話問他。

僕：是，老爺。

（僕人由中門下。）

僕：（向魯）待萍，你不要太固執。這一點錢你不收下，將來你會後悔的。

魯：（望着他，一句話也不說）

（僕人）魯大海進，大海站左，三四男（立一旁。）

大：（見魯）媽，您還在這兒。

僕：（打量魯大海）你叫什麼名字？

大：（大笑）董事長您不要同我擺架子，您難道不知道我是誰麼？

僕：你？我只知道你是罷工鬧得最兇的工頭。

大：對了，一點也不錯，所以才來拜望拜望您。

僕：你有什麼事吧？

大：董事長當然知道我是爲什麼來的。

僕：我不知道。（搖頭）

大：我們老遠從礦上來，今天我又在您府上大門房裏從早上六點鐘一直等到現在，我就是要問問董事長，對於我們工人的條件，究竟是允許不允許？

僕：哦，——那麼，那三個代表呢？

大：我跟您說吧，他們現在正在聯絡旁的工會呢。

僕：哦，——他們沒有告訴你旁的事情麼？

大：告訴不告訴於您沒有關係。——我問您，您的意思忽而變，忽而硬，究竟是怎麼回事？

（周萍由飯廳上，見有人，即想退開。）

僕：（看萍）不要走，萍兒！（魯）魯媽知道萍爲其子，眼淚汪汪地

望着他。）

萍：是，爸爸。

僕：（打量萍）萍兒，你站在這兒。（向魯大海）你這麼只憑意氣是不能交涉事情的。

大：哼，你們的手段，我都明白。你們這樣拖延時候不過是想去疏通那些不要臉的工人，暫時把我們騙在這兒。

僕：你的見地也不是沒有道理。

大：可是你完全錯了。我們這次罷工是有團結的，有組織的。我們代表這次來並不是來求你們，你聽清楚，不求你們。你們允許就允許；不允許，我們一直罷工到底，我們知道你們不到兩個月整個月地就要關門的。

僕：你以爲你的那些代表們，那些領袖們都可靠嗎？

大：至少比你們只認識洋錢的結合要可靠得多。

僕：那麼我給你一件東西看。

（僕由桌上找電報，僕人遞給他；此時二少爺偷偷由左書房進，在旁聽。）

僕：（大）（大海電報）這是昨天從礦上來的電報。

大：（拿過去讀）什麼？他們又上工了。（放下電報）不會，不會知道麼？

僕：礦上的工人已經在昨天早上復工，你當代表的反爾不知道麼？

大：怎麼礦上警察開槍打死三十個工人就白打了麼？這羣沒有骨頭只拍餛的東西，就會把我們四個代表不管了麼？（又看電報忽然笑起來。）哼，這是假的。你們自己假作的電報來離間我們的，（笑）你們這種卑鄙無賴的行爲！

萍：（忍不住）你是誰？敢在這兒胡說？

僕：萍兒！沒有你的話。（低聲向魯大海）你就這樣相信你那

同來的幾個代表麼？

大：你不用多說。我明白你這些話的用意。

樸：好，那我把那復工的合同給你瞧瞧。

大：（笑）你不要騙小孩了，復工的合同沒有我們代表的簽字是不生效力的。

樸：哦。（向僕）合同！（僕由桌上遞合同）你看，這是他們三個人簽字的合同。

大：（看合同）什麼？他們三個人簽了字；他們怎麼會不告訴我自已就簽了字呢？他們就這樣把我不理啦？

樸：對了，傻小子，沒有經驗只會胡喊是不成的。

大：那三個代表呢？

樸：昨天晚上就回去了。

大：（如夢初醒）他們三個就騙了我了，這些礦上沒有勇氣的工人們就賣了我了。哼，你們這些不要臉的董事們，你們的錢這次又靈了。

萍：你混賬！

樸：不許多說話。（回頭向大海）魯大海，你現在沒有資格跟我說話——礦上已經把你開除了。

大：開除了？

沖：爸爸，這是不公平的。

樸：（向沖）你少多嘴，出去。（沖由門氣下）

大：哦，好，好；你的手段我早就領教過，只要你能弄錢，你什麼都做得出來，你叫警察殺了礦上許多工人，你還

樸：你胡說！

魯：（至大海前）別說了，走吧。

大：哼，你的來歷我都知道，你從前在哈爾濱包修江橋，

故意地叫江堤出險，——

樸：（厲聲）下去！

（男僕等泣他，說：走！走！）

大：（對僕人）你們混賬東西，放開我。我要說，你故意，淹死了兩千二百個小工，每一個小工的人命你扣三百塊錢！姓周的，你發的是絕子絕孫的昧心財！你現在還——

萍：（氣忍不住走到大海面前重重地打他兩個嘴巴。）你這種混賬東西！（大海立刻要動手，但是被周宅的僕人們拉住。）打他！

大：（向萍厲聲）你，你（正要罵，僕人一起打大海，大海頭流血。魯媽哭喊護着大海。）

樸：（厲聲）不要打人！（男僕們始停，仍拉着他的手。）

大：放開我，你們這一羣強盜！

萍：（向男僕們）把他拉下去。

魯：（大哭起來。）哦，這真是一羣強盜！（走至萍面前，抽咽）你是萍兒，萍，憑什麼打我的孩子？

萍：你是誰？

魯：我是你的——你打的這個人的媽。

大：媽，別理這東西，您小心喫了他們的虧。

魯：（呆呆地看着萍的臉忽而又大哭起來，轉過向大海）大海，我的兒子，走吧，我們走吧。（抱着大海受傷的頭哭。）

萍：（過意不去地）父親。

樸：你太莽撞了。

萍：可是這個人不應該亂侮辱父親的名譽啊。

樸：（半响）克大夫給你母親看過了麼？

萍：看完了，沒有什麼。

樸：哦。(沉吟，忽然。)來人！

(男僕由中門上。)

樸：你告訴太太，叫她把魯貴跟四鳳的工錢算清楚，我已經把他們辭了。

男僕：是，老爺。

萍：怎麼？他們兩個怎麼樣了？

樸：你不知道剛才這個工人也姓魯，他就是四鳳的哥哥麼？

萍：哦，這個人就是魯大海？不過，爸爸——

樸：(向下人)跟太太說，叫賬房跟魯貴同四鳳多算兩個月的工錢，叫他們今天就走。去吧。

(僕人由飯廳下。)

萍：爸爸，不過四鳳同魯貴在家裏都很好，很忠誠的。

樸：哦，(呵欠)我很累了。我預備到書房歇一下。你叫他們送一碗濃一點的普洱茶來。

萍：是，爸爸。

(樸由書房下。)

萍：(嘆一口氣)啊！(急向中門下，沖適由中門上。)

沖：哥哥。四鳳呢？

萍：我不知道。

沖：是父親要辭退四鳳麼？

萍：嗯。還有魯貴。

沖：即使她的哥哥得罪了父親，我們不是把人家打了麼，爲什麼欺負這麼一個女孩子幹什麼？

萍：你可問父親去。

沖：這太不講理了。

萍：我也這樣想。

沖：父親在那兒？

萍：在書房裏。

(沖至書房，萍在屋裏踱來踱去。四鳳由中門走進，顏色蒼白，淚溼在眼邊。)

萍：(忙走至四鳳前)四鳳，我對不起你，我實在不認識他。

四：(用手搖一搖，滿臉說不出的話。)

萍：可是你哥哥也不應該那樣亂說話。

四：不必提了，錯得很。(即向飯廳去。)

萍：你幹什麼去？

四：我收拾我自己的東西去。再見吧，我祝你明天一路平安。

萍：不，你不要去。(攔住她。)

四：不，不，你放開我。你不知道我們已經叫你們辭了麼？

萍：(難過)四鳳，你——你饒恕我麼？

四：不，你不要這樣。讓我們拉一拉手。我並不怨你，我知道早晚是有這麼一天的。不過，今天晚上你千萬不要來找我。

萍：可是，以後呢？

四：那——再說吧！

萍：不，四鳳，我要見你，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見你，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說。四鳳，你……

四：不，無論如何，你不要來。

萍：那你想旁的法子來見我。

四：沒有旁的法子。你難道看不出這是什麼情形麼？

萍：要這樣，我是一定要來的。

四：不，不，你不要胡鬧。你千萬不……

(剛蔡媽由飯廳上。)

四：哦，太太

蔡：你們在這兒啊！(向四鳳)等一回，你的父親叫電燈匠就回來。什麼東西，我可以交給他帶回去。也許我派人跟你送去。——你家住在什麼地方？

四：杏花巷十號。

蔡：你不要難過，沒事可以常來找我。送給你的衣服，我回頭叫人送到你那裏去。是杏花巷十號吧？

四：是，謝謝太太。

(蔡媽在外面喊，「四鳳！四鳳！」)

四：媽，我在這兒。

(蔡媽由中門上。)

魯：四鳳，收拾收拾零碎的東西，我們先走吧。快下大雨了。

(風聲，雷聲漸起。)

四：是，媽媽。

魯：(向蔡)太太我們走了。(向四鳳)跟太太謝謝。

四：(向太太請安)太太，謝謝！(含着眼淚看着萍，萍緩緩地轉過頭去。)

(魯媽與四鳳由中門下，風雷聲更大。)

蔡：萍，你剛才同四鳳說的什麼？

萍：你沒有權利問。

蔡：萍，你不要以為爲她會了解你。

萍：你這是什麼意思？

蔡：你不要再騙我，我問你，你說要到那兒去？

萍：用不着你問。請你自己放尊重一點。

蔡：你說，今天晚上你預備上那兒去？

萍：我——(突然)我找她。你怎麼樣？

蔡：你知道她是誰，你是誰麼？

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現在真喜歡她，她也喜歡我。過去這些日子，我知道你早明白得很，現在你既然願意說破，我當然不必瞞你。

蔡：你受過這樣高等教育的人同這麼一個底下人的女兒，這麼一個下等女人——

萍：(爆裂)你胡說！你不配說她下等，你不配！她不像你，她——

蔡：(冷笑)小心，小心！你不要把一個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萍：我已經打算好了。

蔡：好，你去吧！小心，現在(望窗外，自語)風暴就要起來了！

萍：(領悟地)謝謝你，我知道。

(周樸園由書房上。)

樸：你們在這兒說什麼？

萍：我正跟母親說剛才的事情呢。

樸：他們走了麼？

蔡：走了。

樸：蔡漪，沖兒又叫我說哭了。你叫他出來，安慰安慰他。

蔡：(走到書房門口)沖兒，沖兒！(不聽見裏面答應的聲音，便走進去。)

(外面風雷大作。)

樸：(走到窗向外望，風聲甚烈，花盆落地碎碎的聲音。)萍兒，花盆叫大風吹倒了，你叫下人快把雨窗關上。大概是暴雨就要下來了。

開幕時正是魯貴與我淋漓地剛剛倒完了牛鬼馬式的家庭講話。屋內都是沉默着緊張的。沈蘭中聽得出池塘邊唱着淫蕩的春曲，參雜着乘涼人們的談話。各人在想各人的心思，低着頭不做聲。魯貴滿身是汗，因為喝酒喝得太多，說話也過於費了力氣，嘴裏流着涎水，臉紅得嚇人，他好像覺得自己在家裏面的位置同威風，拿着那把破芭蕉扇，揮着，舞着，指著。為汗水浸透了似的肥腸袋探向前面，眼睛迷騰騰地，在每個人的身上掃來掃去。

大海依舊擦他的槍筒，兩個女人都不理他，等着他再繼續嘶喊。這時青蛙同賣唱的叫聲傳過來。

四鳳立在窗戶前，偶爾深深地嘆着氣。

貴：（咳嗽起來）他媽的！（一口痰吐在地上，興奮地問着）你們想，你們那一個對得起我？（向四鳳同大海）你們不要不願意聽，你們那一個不是我辛辛苦苦養到大？可是現在在你們那一件事做的對得起我？（先向左，對大海）你說？（忽向右，對四鳳）你說？（對着站在中間圓桌後的魯媽，勝利地）你也說說，這都是你的好孩子啊！（拍，又一口痰。）

（靜默，聽見外面鋼琴，同唱聲。）

大：（向四鳳）這是誰？快十點半還在唱？

四：（隨意地）一個瞎子同他的老婆，每天在這兒賣唱的。

（揮着扇，繼續嘆一口氣。）

貴：我是一輩子犯小人，不走運。剛在周家混了兩年，孩子都安置好了，就叫你（指魯媽）連累下去了。你回家一次就出一次事。剛才是怎麼回事？我辦完了事回公館，鳳兒的事沒有了，連我的老根子也拔了。媽的，你不來，（指魯媽）我能倒這樣的霉？（又一口痰。）

大：你要罵我就罵我，別指東說西，欺負媽好說話。

貴：我罵你？你是少爺！我罵你？你連人家有錢的人都當着面罵了，我敢罵你？

大：（不耐煩）你喝了不到兩盅酒，就叨叨叨，叨叨叨，這半點鐘你够不够？

貴：够？哼，我一肚子的冤屈，一肚子的火，我沒個够！當初你爸爸也不是沒叫人侍候過，吃喝玩樂我那一樣沒講究過，自從娶了你的媽，我是家敗人亡，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

四：那不是你自己賭錢輸光的

大：你別理他，讓他說。

貴：（只顧嘴頭說得痛快，如同自己是唯一的犧牲者一樣。）我告訴你，我是家敗人亡，一天不如一天。我受人家的氣，受你們的氣，現在好，連想受人家的氣也不成了，我跟你們一塊餓着肚子等死，你們想想，你們是那一件事對得起我？（忽而覺得自己的腿沒處放，面向魯媽）待萍，把那凳子拿過來，我放放大腿。

大：（看着媽，叫她不管。）媽！（然而媽還是拿過來那唯一的圓凳子過來，放在魯貴的腳下。他把腿放好。）

貴：（望着大海）可是這怪誰？你把人家罵了，人家一氣，當然就把我們辭了。誰叫我是你的爸爸呢？大海，你心裏想想，我這麼大年紀，要跟着你餓死；我要是餓死，你是那一點對得起我？我問問你，我要是這樣死了？

大：（忍不住，立起，大罵）你死就死了，你算老幾！

貴：（嚇醒了一點）媽的，這孩子！

媽：大海！

四：哥哥！

貴：（看見大海那副魁梧的體格，圓手裏拿着的槍，心裏有點怕。笑着。）

同時驚訝地喊出。

你看看，這孩子這點小脾氣！——（又接著說）咳，說回來，這也不能就怪大海，周家的人從上到下就沒有有一個好東西。我侍候他們兩年，他們那點出息我那一樣不知道？反正有錢的人頂方便，做了壞事，容易裝得就像做了好事一樣，文明詞越用得多，心裏頭越男盜女娼。王八蛋！別看今天我走的時候，老爺太太裝模做樣地跟我儘打官話，好東西，明天見！他們家裏這點出息當我不知道？

四：爸！你可，你可千萬別去周家！

貴：（不覺驕傲起來。）哼，明天，我把周家太太大少爺這點老底子給他一個宣佈，就連老頭這老王八蛋也得給我跪下磕頭。忘恩負義的東西！（得意地咳嗽起來。）他媽的！（拍地又一口痰吐在地上，向四鳳。）茶呢？

四：爸，你真是喝醉了麼，剛才不跟你放在桌子上麼？

貴：（端起杯子，對四鳳）這是白水，小姐！（灑在地上）

四：（冷冷地）本來是白水，沒有茶。

貴：（因為被打斷他的興頭，向四鳳）混帳。我吃完飯總要喝杯好茶，你還不知道麼？

大：（故意地）哦，爸爸吃完飯還要喝茶的。（向四鳳）四鳳，

你怎麼不把那一兩四塊八的龍井沏上，儘叫你爸爸生氣。

四：龍井？家裏連茶葉末也沒有啊。

大：（向貴）聽見了沒有？你就將就將就喝杯白開水吧，別這樣窮講究啦（拿一杯白開水，放在他身旁桌上，走開。）

貴：這是我的家。你要看着不順眼，你可以滾開。

大：（上前）你，你——

魯：（阻大海）別，別，好孩子，看在媽的份上，不要同他鬧。

貴：你自己覺得挺不錯，你到家不到兩天，就鬧這麼大的

亂子，我沒有說你，你還要打我麼？你給我滾。

大：（忍着）媽，他這樣子我實在看就是這點窮骨頭，走。

魯：胡說，就要下雨，你上那兒去？

大：我有點事。辦不好，也許到車廠拉車去。

魯：大海。你

貴：走，走，讓他走。這孩去，媽，我走了不下叫他滾，滾，滾。

大：你小心點。你少惹我的火。

貴：你媽在這兒，你敢把你的爹怎麼樣？你這雜種！

大：什麼，你罵誰？

貴：我罵你。你這

魯：（向貴）你別不要臉，你少說話！

貴：我不要臉？我沒有在家養私孩子，還帶着個（指大）瞎

人。

魯：（心痛極）哦，天！

大：（抽出手槍）我——我打死你這老東西！（對魯貴）

（魯貴叫，站起，急到裏面僵立不動。）

貴：（喊）槍，槍，槍。

四：（跑到哥哥的面前拉着他的手）哥哥。

魯：大海你放下。

大：（對貴）你跟媽說，說自己錯了，以後永遠不再亂說話，亂罵人。

貴：哦——

大：（進一步）說呀！

貴：（被魯）你，你——你先放下。

大：（氣憤地）不，你先說。

貴：好。（向魯媽）我說錯了，我以後永遠不亂說，不罵人了

大：（指那唯一的圓椅）還坐在那兒！

貴：（頹唐地坐圓椅上，低着頭咕嚕着）這小雜種！

大：哼，你不值得我賣這麼大的力氣。

魯：放下。大海，你把槍放下。

大：（放下槍，笑）媽，媽您別怕，我是吓虎吓虎他。

魯：給我。你這槍是那兒弄來的？

大：從贛上帶來的，警察打我們的時候掉的，我拾起來了。

魯：你現在帶在身上幹什麼？

大：不幹什麼。

魯：不，你要說。

大：（笑）沒有什麼，周家逼着我，沒有路走，這就是一條路。

魯：胡說，交給我。

大：（不肯）媽！

魯：剛才吃飯的時候我跟你說過。周家的事算完了，我們姓魯的永遠不提他們了。

大：（低聲，緩緩地）可是在贛上流的血呢？周家大少爺剛才打在我臉上的巴掌呢？就完了麼？

魯：嘿，完了，這一本賬算不清楚，報復是完不了的。什麼都是天定，媽願意你多受點苦。

大：那是媽自己，我——

魯：（高聲）大海，你是我最愛的孩子，你聽着，我從來不用這樣的口氣對你說過話。你要是傷害了周家的人，不管是那裏的老爺或者少爺，你只要傷害了他們，我是一輩子也不認你的。

大：可是媽——（懇求）

魯：（肯定地）你知道媽的脾氣，你若要做了媽最怕你做的事情，媽就死在你的面前。

大：（長嘆一口氣）哦！媽，您——（仰頭望，又低下頭來。）那我會恨——恨他們一輩子。

魯：（嘆一口氣）天，那就不能怪我了。（向大海）把槍給我。（大海不肯）交給我！（走近大海，拿他的槍。）

大：（痛苦）媽，您——

四：哥哥，你給媽！

大：那麼您拿去吧。不過您擱的地方得告訴我。

魯：好，我放在這個箱子裏。（把槍放在牀頭前的木箱裏。）可是（對大海）明天一早就報了警察，把槍交給他。

貴：對極了，這才是正理。

大：你少說話！

魯：大海，不要這樣同父親說話。

大：（看貴，又轉頭）好，媽，我走了。我要看車廠子裏有認識人沒有。

魯：好，你去。不過，你可得准回來。一家人不許這樣嘔氣。

大：嗯。就回來。

（大海由左邊與外間通的房門下，聽見他關外房的大門的聲音。魯貴立起來看着大海走出去，懷着怨氣又回來站在圓桌傍。）

貴：（自言自語）這個小王八蛋！（問魯媽）剛才我叫你買茶葉，你爲什麼不買。

魯：沒有閑錢。

貴：可是，四鳳，我的錢呢？——剛才你們從公館領來的工錢呢？

四：你說周公館多給的兩個月的工錢？

貴：對了，一共連新加舊六十塊錢。

四：噫，是的，還給人啦。

貴：什麼？你還給人啦。

四：剛才趙三又來堵門要你的賭賬，媽就把那個錢都還給他了。

貴：（問魯）六十塊錢？都還了賬啦？

魯：噫，把你這次的賭賬算是還清了

貴：媽的，我的家就是叫你們這樣敗了的，現在是還賬的時候麼？

魯：都還清了好，這兒的家我預備不要了。

貴：這兒的家你不要？

魯：我想，大後天就回濟南去。

貴：你回濟南，我跟四鳳在這兒這個家也得要啊。

魯：這次我帶着四鳳一塊走，不叫她一個人在這兒了。

貴：四鳳，你聽你媽要帶着你走。

魯：上次我走的時候，我不知道我的事情怎麼樣。外面人地生疏，在這兒四鳳有隣居張大媽照顧她，我自然不帶她

走。現在我那邊的事已經定了，四鳳在這兒又沒有事，我

爲什麼不帶她走？

四：媽，您真要帶我走？

魯：噫，媽以後說什麼也不離開你了。

貴：不成，這我們得好好商量商量。

魯：這有什麼可商量的，你要願意去，大後天一塊走也可以。

以。不過那兒是找不着你這一幫賭錢的朋友的。

貴：我自然不到那兒去。可是你要帶四鳳到那兒幹什麼？

魯：女孩子當然隨着媽走，從前那是沒有法子。

貴：四鳳跟我有吃有穿，見的是場面人，你帶着她，活受

罪，幹什麼？

魯：跟你也說不明白。你問問她願意跟我，還是願意跟你

。

貴：自然是願意跟我。

魯：你問她！

貴：四鳳，你過來，你聽清楚了。你願意怎麼樣？隨你。

跟你媽，還是跟我？（四鳳轉過身來，流着眼淚。）咳，這孩

子，你哭什麼？

魯：哦，鳳兒，我的可憐的孩子。

貴：說呀，這不是大姑娘上轎，說呀！

魯：（安慰地）哦，鳳兒，告訴我，剛才你答應得好好地，願

意跟着媽走，現在又怎麼哪？告訴我好孩子，低低地告訴

媽，媽還是喜歡你。

貴：你說你讓她走，她心裏不高興。我知道，她捨不得這

個地方。（笑）

四：（向父）去！（向母）別問我，媽，我心裏很難過。媽，我

的媽，我是跟您走的。媽呀！（抽咽，撲在母親懷裏。）

魯：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今天受了委屈了。

貴：你看看，這孩子一身小怨氣，她要跟你不是受罪麼？

魯：（向魯）你少說話。（對四鳳）媽命不好，媽對不起你

，別難過！以後跟媽在一塊，沒有人會欺負你，哦，我的

心肝孩子。

（大海由左邊門上。）

大：媽，張家大媽回來了。我剛才在路上碰見的。

魯：哦，你提到我們賣傢俱的事麼？

大：噫，提了。她說，她能想法子。

魯：車廠上找着認識的人麼？

雷

大：有，我還要出去，找一個保人。

魯：那麼我們一同出去吧。四鳳，你等着我，我就回來！

大：（對魯貴）再見，你酒醒了點麼？（向母）今天晚上我恐怕不回家睡覺。

（大海會媽同下。）

貴：（目送他們出去）哼，這東西！（見鳳又立窗前，向四鳳）你媽

走了，四鳳，你說吧，你預備怎麼樣吧？

四：（不理他，嘆一口氣，聽外面的青蛙聲同雷聲。）

貴：你看，你這點心思還不淺。

四：什麼心思？天氣熱，悶得難受。

貴：你不要騙我，你吃完飯眼神直瞪瞪的，你在想什麼？

四：我不想什麼。

貴：鳳兒，你是我的明白孩子。我就有你這一個親女兒，

你跟你媽一走，那就剩我一個人在這兒哪。

四：您別說了，我心裏亂得很。您聽，遠遠又打雷。

貴：孩子，別打岔，你真預備跟媽回濟南麼？

四：（吐一口氣）

貴：（無聊地唱）年年花開年年有，人過了個青春啊！不再

來！一咳。（忽然地）四鳳，人活着就是兩三年好日子，好機會一錯過就完了。

四：您，您去吧。我困了。

貴：周家的事你不要怕，有了我，明天我們還是得回去。

你真走得開，你放得下這兒這樣好的地方麼？你放得下周

家——

四：您不要亂說了。您睡去吧！外邊乘涼的人都散了。您

爲什麼不睡去？

貴：你不要胡思亂想。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靠得住，只有

錢是真的。唉，偏偏你同你母親不懂錢的好處。

四：聽，我像是聽見有人來敲門。

（外面敲門聲。）

貴：快十一點，這會有誰？

四：爸爸，您讓我去看。

貴：別，讓我出去。

（魯貴開左門一半。）

貴：誰？

外面的聲音：這兒姓魯麼？

貴：是啊，幹什麼？

外面的聲音：我人。

貴：你是誰？

外面的聲音：我姓周。

貴：（喜形於色）你看，來了不是？周家的人來了。

四：（驚訝着，忙說）不，爸爸，您說我們都出去了。

貴：咳，（乖巧地看媽一眼）這叫什麼話？

（魯貴下。）

四：（把屋子略微整理一下，不用的東西放在左邊櫃後的小屋裏，立在右

邊角上，等候着客進來。）

（這時，聽見二少爺同魯貴說話的聲音，魯貴同二少爺上。）

沖：（見着四鳳高興地）四鳳！

四：（奇怪地望着）二少爺！

貴：您別見笑，我們這兒窮地方。

沖：（笑）這地方真不好找。外邊有一片水，很好的。

貴：二少爺，您先坐下。四鳳，（指圓桌）你把那張好椅子拿

過來。

沖：（見四鳳不說話）四鳳，怎麼，你不舒服麼？

四：沒有。——二少爺，你到這裏來幹什麼？要是太太知道了，你——

沖：這是太太叫我來的。

貴：太太要您來的？

沖：嗯，我自己也想來看看你們。（問四鳳）你哥哥同母親呢？

貴：他們出去了。

四：你怎麼知道這個地方。

沖：母親告訴我的，沒想到這地方還有一大片水，一下雨直滑，黑天要是不小心，真容易摔下去。

貴：二爺，您沒摔着麼？

沖：沒有。不，我坐着家裏的車，很有趣的。（四面望望這屋子的擺設，很高興地笑着，看四鳳）哦，你原來在這兒！

四：我看你趕快回家吧。

貴：什麼？

沖：（忽然）對了，我忘了我為什麼來的了。媽跟我說，你們離開我們家，她很不放心；她怕你們一時找不着事情，叫我送給你母親一百塊錢。（拿出錢）

四：什麼？

貴：（明白周家的人還怕得罪他，得意的笑着，問四鳳）你看人家多厚道，到底是人家有錢的人。

四：不，二少爺，你替我謝謝太太。我們還好過日子，拿回去吧。

貴：（向四）你看你，那有您這麼說話的？太太叫二少爺親自送來，這意思我們好意思不領下麼？（收下鈔票。）您回頭跟太太回一聲，我們都挺好的。請太太放心，謝謝太太。

四：爸爸，這不成。

貴：你小孩子知道什麼？

四：您要收下，媽跟哥哥一定不答應。

貴：（不遲疑，向沖）謝謝您老遠跑一躑。我先跟您買點鮮貨吃，您同四鳳在屋子裏坐一坐，我失陪了。

四：爸，你別走！不成。

貴：別盡說話，你先跟二少爺倒一碗茶。我就回來。

（魯貴忙下。）

沖：（不由衷地）讓他走了也好。

四：（厭惡地）唉，真是下作！——（不願意地）誰叫你送錢來了？

沖：你，你，你像是不願意見我的。爲什麼呢？我以後不再亂說話了。

四：（我聽罷）老爺吃過飯了麼？

沖：剛剛吃過。老爺在發脾氣，母親沒吃完就跑到樓上生氣，我勸了她半天，要不我還不會這樣晚來。

四：（故意不在心地）大少爺呢？

沖：我沒有見着他，我知道他很難過，他又在自己房裏喝酒，大概是喝醉了。

四：哦！（嘆一口氣）——你爲什麼不叫底下人替你來？何必自己跑到這窮人住的地方來？

沖：（誠懇地）你現在怨了我們吧！——（羞愧地）今天的事，我真覺得對不起你們，你千萬不要以爲哥哥是個壞人。他現在很後悔，你不知道他。他還很喜歡你。

四：二少爺，我現在已經不是周家的用人了。

沖：然而我們永遠不可以算是頂好的朋友麼？

四：我預備跟我媽回濟南去。

冲：不，你先不要走。早晚你同你父親還可以回去的。我們搬了新房子，我的父親也許回到船上，那時你就回來，那時候我該多麼高興！

四：你的心真好。

冲：四圍，你不要爲這一點小事來憂愁。世界大的很，你應當讀書，你就知道世界上有過許多人跟我們一樣地忍受着痛苦，慢慢地苦幹，以後又得到快樂。

四：唉，女人究竟是女人！（忽然你聽，（蛙鳴）蛤蟆怎麼不睡覺，半夜三更的還叫呢？

冲：不，你不是個平常的女人，你有力量，你能吃苦，我們都還年青，我們將來一定在這世界爲着人類謀幸福。我恨這不平等的社會，我恨只講強權的人，我討厭我的父親，我們都是被壓迫的人，我們是一樣。

四：二少爺，您渴了吧，我跟你倒一杯茶。（站起倒茶。）

冲：不，不要。

四：不，讓我再侍候侍候您。

冲：你不要這樣說話，現在的世界是不該存在的。我從來沒有把你當做我的底下人，你是我的鳳姐姐，你是我引路的人，我們的真世界不在這兒。

四：哦，你真會說話。

冲：有時我就忘了現在（冥想），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親，並且忘了我自己。我想，我是在一個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無邊的海上……哦，有一條輕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風吹得緊，海上的空氣聞得出有點腥，有點鹹的時候，白色的帆張得滿滿地，像一隻鷹的翅膀斜貼在海面上飛，飛，向着天邊飛。那時天邊上只淡淡地浮着兩三片白雲，我們坐在船頭，望着前面，前面就

是我們的世界。

四：我們？

冲：對了，你同我，我們可以飛，飛到一個真真乾淨，快樂的地方，那裏沒有爭執，沒有虛偽，沒有不平等的，沒有……（頭微仰，好像眼前就是那麼一個所在。）

四：你想得真好。

冲：（親切地）你願意同我一塊去麼？就是帶着他也可以的。

四：誰？

冲：你昨天告訴我的，你說你的心已經許給了他，那個人。他一定也像你，他一定是——

（魯大爺進。）

四：哥哥。

大：（冷冷地）這是怎麼回事？

冲：魯先生！

四：周家二少爺來看我們來了。

大：哦——我沒想到你們現在在這兒？父親呢？

四：出去買東西去啦。

大：（向冲）奇怪得很！這麼晚，周少爺會到我們這個窮地方來——看我們。

冲：我正想見你呢。你，你願意——跟我拉拉手麼？（把右手伸出去）

大：我不懂得外國規矩。

冲：（把手又縮回來）那麼，讓我說，——我覺得我心裏對你，很抱歉的。

大：什麼事？

冲：（紅臉）今天下午，你在我們家裏——

大：（勃然）請你少提這檔事。

四：哥哥，你不要這樣。人家是好心好意來安慰我們。

大：少爺，我們用不着你的安慰，我們生成一付窮骨頭，用不着你快半夜的時候到這兒來安慰我們。

冲：你大概是誤會了我的意思。

大：我沒有誤會。我家裏沒有第三個人，我妹妹在這兒，

你在这兒，這是什麼意思？

冲：我沒想到你這麼想。

大：可是誰都這樣想。（回頭向四鳳）出去。

四：哥哥！

大：你先出去，我有幾句話要同二少爺說。（見四鳳不走）出去。

（四鳳慢慢地由左門出去。）

大：二少爺，我們談過話，我知道你在你們家裏還算是明白點的。不過你記着，以後你要再到這兒來，來——安慰我們，（突然兇暴地）我就打斷你的腿。

冲：打斷我的腿？

大：（肯定的神態）嚙！

冲：（笑）我想一個人無論怎麼總不會拒絕別人的同情吧。

大：同情不是你同我的事，也要看看地位才成。

冲：大海，我覺得你有些偏見太重，有錢的人並不是罪人，難說就不能同你們接近麼？

大：你太年輕，多說你也不明白。痛痛快快地告訴你吧，

你就不應當到這兒來，這兒不是你來的地方。

冲：爲什麼？——你今早還說過，你願意做我的朋友，我想四鳳也願意做我的朋友，那麼我就不可以來幫點忙麼？

大：少爺，你不要以爲這樣就是仁慈。我聽說，你想叫四

鳳唸書，是麼？四鳳是我的妹妹，我知道她！她不過是一個沒有定性平平常常的女孩子，也是想穿絲襪子，想坐汽車的。

冲：那你看錯了。

大：我沒有看錯。你們有錢人的世界，她多看一眼，她就得多一番煩惱。你們的汽車，你們的跳舞，你們閒在的生活，這兩年已經把她的眼睛看迷了，她忘了她是從那裏來的，她現在回到她自己的家裏看什麼都不順眼啦。可是她是個窮人的孩子，她的將來是給一個工人當老婆，洗衣服，做飯，檢煤滓，哼，上學，唸書，嫁給一個闊人當太太，那是一個小姐的夢，這些在我們窮人連想都起不起的。

冲：你的話固然有點道理，可是——

大：所以如果礦主的少爺真替四鳳着想，那我就請少爺從今以後不要同她往來。

冲：我認爲你的偏見太多，你不能說我的父親是個礦主，

你就要——

大：現在我警告你，（隨起眼睜來）

冲：警告？

大：如果什麼時候我再看見你跑到我家裏，再同我的妹妹在一起，我一定，——（笑，忽然態度和善些下去）好，我希望

沒有這事情發生，少爺。時候不早了，我們要睡覺了。

冲：你，你那樣說話，——是我想不到的，我沒想到我的

父親的眼力真好！

大：（陰沉地）哼，（爆發）你的父親是個老混蛋！

冲：什麼？

大：你的哥哥是——

（四鳳由左門進。）

四：你，你別說了！（指大海）我看你，你簡直變成個怪物！
大：你，你簡直是個糊塗蟲！
四：我不跟你說話了！（向冲）你走吧，你走吧，不要同他說啦。

冲：（無奈地，看看大海）好，我走，（向四）我覺得很對不起你，來到這兒，更叫你不快活。

四：不要提了，二少爺你走吧，這不是你呆的地方。

冲：好，我走！（向大海）再見，我原諒你，我還是願意做你的朋友，（伸手來）你願意同我拉一拉手麼？

（大海沒有理他，把身子轉過去。）

四：哼！

（周冲也不再說什麼，走下）

（魯貴由左門上，抱着水果，酒瓶，同酒菜，臉更紅，步伐有點顛亂）

貴：（見冲走）怎麼？

大：讓開點，他要走了。

貴：別，別。二爺爲什麼剛來就走？

四：（憤憤）你問哥哥去！

貴：（明白了）半，忽然笑着向冲）別理他，您坐一回。

冲：不，我要走了。

貴：那二爺吃點什麼再走，我老遠地跟您買鮮貨，吃點，喝兩盅再走。

冲：不，不早了，我要回家了。

大：（向四，指貴的食物）他從那兒弄來的錢買這些東西？

貴：（轉頭向大）我自己的，你爸爸賺的錢。

四：不，爸爸，這是周家的錢！你又胡花了（回頭向大）剛纔

周太太送給媽媽一百塊錢，媽媽不在，爸爸不聽我的話收下了。

貴：（狠狠地看四鳳一眼，解釋地。向大海）人家二少爺親自送來的。我不收還像話麼？

大：（走到冲面前）什麼，你剛才送給我們錢來的。

四：（向大）你現在才明白！

貴：（向大臉上露了卑下的顏色）你看，人家周家都是好人。

大：（翻過臉來向貴）把錢給我！

貴：（疑懼地）幹什麼？

大：你給不給？（立起眼睛來）不給，你可記得住放在箱子裏

的是什麼東西麼？

貴：（恐懼地）我給，我給！（把鈔票掏出來交給大海）都在這兒

，一百塊。

大：（數一過）什麼，少拾塊。

貴：（強笑着）我，我，我花了。

冲：（不願再看他們）再見吧，我走了。

大：（拉住他）你別走。你以爲我們能上你這樣的圈套。

冲：這句話怎麼講？

大：我有錢？我有錢，我口袋裏剛剛剩下拾塊錢。（拿出零

票同現洋。放在一塊）剛剛拾塊。你拿走吧，我們不需要你們

的憐憫。

貴：這不像話！

冲：你這個人真有點不懂人情。

大：對了，我不懂人情，我不懂你們這種虛偽，這種假慈悲，我不懂……

四：哥哥！

大：拿走。我要你跟我滾，跟我滾蛋。

冲：（整個的幻念打破了）半，失落地立了一回，忽然的拿起錢）好，

我走我走，我錯了。

大：我告訴你，以後你們周家無論那一個再來，我就打死他，不管是誰。

沖：謝謝你，我想周家除了我不會再有人這樣糊塗的，再見吧！（向右門下）

貴：大海！

大：（大聲）叫他滾！

貴：好好好，我跟您點燈，外屋黑！

沖：謝謝您。

（二人自右門下）

四：二少爺！（地下）

大：四鳳，四鳳，你別去！（見四鳳已下）這個糊塗孩子！

（魯媽由右門上）

大：媽。您知道周家二少爺來了。

魯：恩，我看見一個洋車在門口，我不知道是誰來，我不敢進來。

大：您知道剛才我把他趕了麼？

魯：（沉重地點一點頭）知道，我剛才在門口聽了一會。

大：周家的太太送了您一百塊錢。

魯：（憤然）不用她給錢，我會帶着女兒走的。

大：您走？帶着四鳳走？

魯：恩，明天就走。

大：明天？

魯：我改主意了，明天！

大：好極啦！那我就不必說旁的話了，

魯：什麼？

大：沒有什麼，我回來的時候看見四鳳跟這位二少爺談天。

魯：（不自主地）談什麼？

大：不知道，像是很親熱似的。

魯：（驚）哦？（自語）這個糊塗孩子。

大：媽，您見着張大嫂怎麼樣？

魯：賣傢俱，已經商量好了。

大：好，媽，我走了。

魯：你上那兒去？

大：錢完了，我也許拉一晚上車。

魯：幹什麼？不，用不着，媽這兒有錢，你在家睡覺。

大：不，您留着自己用吧，我走了。

（大海由右門下。）

魯：（喊）大海，大海！

（四鳳上）

四：媽，您回來了。

魯：你忙着送周家的少爺，沒有顧到看見我。

四：二少爺是他母親叫他來的。

魯：我聽見你哥哥說。你們談了半天的話吧？

四：您說我跟周家二少爺？恩。

魯：他談了些什麼？

四：沒有什麼？——平平常常的話。

魯：鳳兒，真的？

四：您聽哥哥說了些什麼話？哥哥是個一點人情也不懂。

魯：鳳兒，（看着她，拉着她的手）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媽。是

不是？

四：媽，您怎麼啦？

魯：鳳，媽是不是頂疼你？

四：媽，您爲什麼說這些話？

魯：我問你，媽是不是天底下最可憐，沒有人疼的一個苦老婆子？

四：不，媽您別這樣說話，我疼您。

魯：鳳兒，那我求你一件事。

四：媽，您說吧，您說什麼事？

魯：你得告訴我，周家的少爺究竟跟您——怎麼樣了？

四：哥總是瞎說八道——他跟您說了什麼？

魯：不是哥，哥哥沒說什麼，媽媽要問您！

四：媽，您爲什麼問這個？我不跟您說過嗎，一點也沒什麼，媽，沒什麼！

魯：你聽，外面打着雷。媽媽是個可憐人，我的女兒在這些事上不能再騙我！

四：（囁）媽，我不騙您！我不是跟您說過，這兩年——

魯貴的聲音：（在外屋）待萍，快來睡覺吧，不早了。

魯：別管我，你先睡你的。

貴：你來！

魯：你別管我！——（對女兒）你說什麼？

四：我不是跟您說過，這兩年，我天天晚上——回家的？

魯：孩子，你可要說實話，媽經不起再大的事啦。

四：媽，（抽咽）媽，您爲什麼不信您自己的女兒呢，（撲在母親懷裏大哭，聲如四風。）

魯：（蒼涼地）鳳兒，可憐的孩子，不是我不相信你，我太愛你，我生怕外人欺負了你，我太不相信世界上的人了。

魯：孩子，你不懂媽的心，媽的苦多少年是說不出來的，媽就是在年青的時候沒有人提醒我，孩子只要能叫你明白，別再走錯路，媽以前什麼事都可以告訴你，——可憐的孩子，媽就是一步走錯，就步步走錯了。孩子，我就生你

這麼一個女兒，我的女兒不能再像她媽似的，人的心都靠不住，我並不是說人壞，我就是恨人性太弱，太容易變了。孩子，你是我的，你是我唯一的寶貝，你永遠疼我！你不要再騙我，那就是殺了我了。我的苦命的孩子！

四：不，媽，不，我以後永遠是媽媽的了。

魯：鳳兒，我在這兒一天耽心一天，我們明天一定走，離開這兒。

四：（立）什麼，明天就走？

魯：嗯。我改主意了，我們明天就走。永遠不回這兒來了。四：我們永遠不回到這兒來了。媽，不，爲什麼這麼早就

走？

魯：孩子，你要幹什麼？

四：我，我

魯：不願意早一點跟媽走？

四：（嘆一口氣苦笑）也好，我們明天走吧。

魯：（忽然疑心地）孩子，你還有什麼事瞞着我。

四：媽，沒有什麼。

魯：（仁慈地）好孩子，你記住媽剛才說的話麼？

四：記得住！

魯：鳳兒，我要你永遠不見周家的人！

四：好，媽！

魯：（沉重地）不，要起誓。

四：（畏怯地望着媽的嚴厲的臉）

魯：哦，這何必呢？

四：（依然嚴肅地）不，你要說。

魯：（跪下）媽，（撲在母親身上）不，媽，我——我說不了。

四：（眼淚滾下來）你願意讓媽傷心麼？你忘記媽前三年爲着

你的病幾乎死了麼？現在你——（回顧位）

四：媽，我說，我說。

魯：（立起）你就這樣跪下說。

四：媽，我答應你，以後我永遠不見周家的人。

（雷聲轟轟滾滾過去）

魯：孩子，天上在打着雷，你要以後忘了媽的話，見了

周家的人呢？

四：（畏怯地）媽，我不會的，我不會的。

魯：孩子，你要說，你要說。假若你忘了媽媽的話，——

（外面的雷聲）

四：（不顧一切地）那——那天上的雷轟了我。（撲在母親懷裏）

哦，我的媽呀。（哭出聲）

魯：（抱着女兒，大哭）可憐的孩子。媽不好，媽造的孽，媽

對不起你，媽對不起你。（泣）

（魯貴由右門上。脫去短衫，只有一個繡坎肩，滿身的肥肉，臉上

冒着油，唱着春調，眼迷迷地望着魯媽同四鳳。）

魯：（向魯媽）這麼晚還不睡？你說點子什麼？

魯：你別管，你一個人去睡吧。我今天晚上就跟四鳳一塊

睡了。

貴：什麼？

四：不，媽，您去吧。讓我一個人在這兒。

魯：待湊，鳳兒這孩子難過一天了，你攪她幹什麼？

魯：孩子，你真不要媽陪着你麼？

四：媽，您讓我一個人在屋子裏歇着吧。

魯：來吧，幹什麼？你叫這孩子好好地歇一會兒吧，她總

是一個人睡的。我先去了。

（貴下）

魯：也好，孩子好好地睡，過一會兒我再來看你。

四：嗯，媽媽！

（魯媽下）

四：（把右邊的門關上，隔壁魯貴又唱「花開花謝年年有，人過了個青春不再來。」的春調。走到圓桌前，把洋燈的火捻小了，這時聽見外面

的蛙聲狗吠聲，她在床邊，換了一雙拖鞋，立起解開幾個扣子，走兩

步，卻又回來坐在床邊，深深地嘆一口氣倒在床上。外屋魯貴還低聲在

唱，母親像是低聲在勸他不要鬧。屋外敲着一聲一聲的梆子。四鳳又由

床上坐起，拿起油扇用力地揮着。隔了，她把窗戶打開，立在窗前歎

開自己的頭髮，深深吸一口長氣，輕輕只把窗戶關上一半，她還是煩，

她想許多許多的事。她拿手絹擦一擦臉上的汗，走到圓桌上，又聽見

魯貴說話，同唱的聲音又苦悶地）天！（拿起酒瓶，放在口裏喝一口，

她摸摸自己的胸，覺得心裏在發燒。坐桌旁。）

（魯貴由左門上，赤足，拖着鞋。）

貴：你怎麼還不睡？

四：（望着他）嗯。

魯：（看他還拿着酒瓶）誰叫你喝酒啦？（拿起酒瓶，倒酒來，笑着）

快睡吧。

四：（失神地）嗯。

魯：（走到門口）不早了，你媽都睡着了。

（魯貴下。）

四：（又走到右門口，把門關上。立在右門傍一會，聽見魯貴同媽說話的

聲音。她走到圓桌旁，長嘆一聲，低而重地搖着桌子，撲在桌上抽咽。）

天哪！（外面有口哨聲，遠遠地。四鳳突然地把桌上的燈轉明，由桌立起

，跑到窗前，開窗向外望。看完她立刻關上，會倚着窗戶懼怕地胸間起伏

不定，粗聲地喘氣，口哨的聲音更清楚，她把一張紅紙罩了燈，放在窗前

，她的臉發白，在喘。口哨愈近，遠遠一陣雷，她怕了，她又把燈拿回去

。把燈轉暗，倚在桌上聽聽着。窗外有走步的聲音，一兩聲咳嗽。四鳳輕輕走到窗前，臉向着觀察，倚在窗上。

外面的聲音：（敲着窗戶）

四：（顫聲）哦！

外面的聲音：（敲着窗戶，低聲）喂！開！開！

四：誰？

外面的聲音：（含糊地）你猜！

四：（顫聲）你。你來幹什麼？

外面的聲音：你猜猜！

四：我現在不能見你。（臉呈灰白，聲音打着顫）

外面的聲音：這是你心裏的話麼？

四：我媽在家裏。

外面的聲音：不用騙我！她睡着了。

四：你小心，我哥哥恨透了你。

外面的聲音：他不在家，我知道。

四：（轉身，背向觀察）你走！

外面的聲音：我不！（外面向裏用力推窗門，四鳳用力擋住。）

四：不，不，你不要進來。

外面的聲音：（低聲）四鳳，我求你，你開開！

四：不，不！已經到了半夜，我的衣服都脫了。

外面的聲音：（急迫地）什麼，你衣服脫了。

四：嗯，我已經在牀上睡着了！

外面的聲音：（顫聲）那……那……我就……我（嘆一口長氣。）

四：（懇求地）那你不要進來吧，好不好？

外面的聲音：好，也好，我就走。可是你先打開窗門，叫

我……

四：不，不，你趕快走！

外面的聲音：不，四鳳，你只叫我……啊……只叫我親一回吧。

四：（苦痛地）啊，大少爺，這不是你的公館！你騙了我吧。

外面的聲音：（恐慌地）那麼你忘了我了，你不再想……

四：（決心地）對了，（轉過身，而向觀察。）我忘了你了，你走吧。

外面的聲音：（忽然地）是不是剛才我的弟弟來了？

四：……他……他……他來了！

外面的聲音：（尖酸地）哦：（長長嘆一口氣）那就怪不得你，你現在這樣了。

四：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歡他的。

外面的聲音：（狠毒地）哼，沒有心肝，只要你變了心，小心我……（冷笑）

四：誰變了心？

外面的聲音：那你爲什麼不打開門，讓我進來？你不知道我是真愛你麼？我沒有你不成麼？

四：（懇求地）哦，大少爺，你別再纏我好不好？今天一天你替我們鬧出許多事，你還不夠麼。

外面的聲音：那我知道錯了，不過。現在我要見你，對了，我要見你。

四：（嘆一口氣）好，那明天說吧！明天我依你，什麼都成！

外面的聲音：（苦笑，眼淚落下來）明天！對了，明天。

四：（苦笑）眼淚落下來了！明天！對了，明天。

外面的聲音：（懇求地）那你不要進來吧，好不好？

四：……我……我沒有騙過你。

外面的聲音：（懇求地）那你不要進來吧，好不好？

四：……我……我沒有騙過你。

外面的聲音：（懇求地）那你不要進來吧，好不好？

四：……我……我沒有騙過你。

外面的聲音：（懇求地）那你不要進來吧，好不好？

四：……我……我沒有騙過你。

外面的聲音：（懇求地）那你不要進來吧，好不好？

(足步聲。)

四：你走了？

外面的聲音：恩，走了。

(足步聲漸遠。)

四：(自語)他走了！哦，(摸自己的胸)這樣悶。這鬱熱，(把窗戶打開，立窗簾，風吹進來，撫摸自己火熱的面頰，深深地嘆一口氣。)

唉！

(周萍忽然立在窗口。)

四：哦，媽呀！(忙關窗門。萍已推開，二人掙扎。)

萍：(手推着窗門)這次你趕不走我了。

四：(用力關)你……你……你走！

(萍已越窗進，他的臉很紅，脚步有點亂。)

萍：你看我還是進來了。

四：(退後)你又喝醉了！

萍：不，四鳳，你爲什麼躲我，你今天變了，我明天一早就走，你騙我，你要我明天見你。我能見你就是這一點時候，你爲什麼害怕不敢見我。

四：你的臉怎麼啦？(指萍的血臉。)

萍：爲着我，我路上摔的。(走近四鳳)

四：不，不，你走吧，我求你，你走吧！

萍：(笑着)不，我得好好地看看你！

(雷聲大作)

四：(驟閉)不，你聽，雷，雷。你跟我關上窗戶。

(萍關上窗戶。)

萍：你怕什麼？

四：我怕你，你的樣子難看，你的臉滿是血，……我不認識你……你是……

萍：你以爲我是誰？優孩子？

(外邊有女人嘆氣的聲音，敲窗戶)

四：你聽，這是什麼？像是有人在敲窗戶。

萍：(聽)胡說，沒有什麼！

(雷聲大作。一聲霹靂。)

四：(低聲)哦，媽。(跑到階梯裏)我怕！

(雷聲轟轟，大雨下。舞台更暗，黑暗中聽見。)

四：你抱着我。我怕。

(舞台黑暗一時，只露着圓桌的洋燈，和窗外的閃電轟轟地。聽見屋外大海叫門的聲音，大海進門的聲音。舞台漸明，萍坐在圓椅上，四在旁立，床上微亂)

萍：(論語)這是誰？

四：你別作聲！

魯媽的聲音：怎麼回來了？

大海的聲音：雨下得太大，車廠的房子塌了。

四：(低聲而急促地)哥哥來了，你走，你趕快點。

(萍忙至窗前，推窗。)

萍：(推不動)奇怪！

四：怎麼？

萍：窗戶外面有人關上了。

四：真的，那會是誰？

萍：(再推)不成，開不動。

四：你別作聲，他們就在門口。

大海的聲音：鋪板呢？

魯媽的聲音：在四鳳屋裏。

四：哦，萍，他們要進來。你藏，你藏起來。

(四鳳正引萍入左門，大海持燈推門進。)

書

大海：什麼？（見四鳳同萍，二人俱僵立不動。）媽，您快進來，我見了鬼！

（魯媽跑進。）

魯：天！

四：（見魯媽。當由右門跑出）哦，天！

（魯媽扶着門門，幾聲倒。）

大海：哦，原來是周家大少爺呀？（拾起桌上銀刀，奔向萍。魯媽用力拉着他的衣襟。）

魯：大海，你別動，你動，媽就死在你的面前。

大：您放下我。您放下我！（急得跺腳。）

魯：（見萍驚立不動，頓足）糊塗東西，你還不跑？

（萍由右門跑下。）

大：（喊）抓着他，爸，爸，抓着他。（大海被母親拖着，他追把母親在地上拖了幾步。）

魯：（見萍已跑遠。坐在地上發呆。）哦，天！

大：（驟足）媽！媽！你好糊塗！

（魯貴上）

貴：他走了？哦，可是四鳳呢？

大：不要臉的東西，她跑了。

魯：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外面的湖漲了水，我的

孩子，你千萬別糊塗！四鳳！（跑）

大：（拉着她。）你上那兒？

魯：這麼大的雨，她跑出去，我要找她。

大：好，我也去。

魯：我等不了！（跑下，喊「四鳳！」，聲音漸走愈遠。）

（魯貴忽然也帶上帽子跑上，大海一人立在圓桌前不動，他走到箱子那裏，把槍取出來，看一看，揣在懷裏，快步走下。外面是暴風雨的聲

音，同魯媽喊四鳳的聲音。）

（幕徐徐）

第四幕

景：周宅客廳內——半夜兩點鐘的光景。

開幕時，周侯國一人坐沙發，讀一東公文；旁邊燃着一個立爐，

四週是黑暗的。

外面還隱隱透着雷聲，兩聲新聲可聞，窗簾垂下來了，中間的門緊緊地掩了，由門上玻璃望出，花園的景物都掩埋在黑暗裏，除了偶爾天空閃過一片耀目的電，藍森森的看見樹同電線桿，一瞬又是黑漆漆的。

僕：（放下公文，呵欠，疲倦地伸一伸腰）來人哪！（取眼鏡，擦目，

聲略高）來人！（擦着眼鏡，走到左邊飯廳門口，又恢復平常的聲調）這

兒有人麼？（外面閃電，停，走到右邊櫃前，接鈴。無意中又望見侍萍的相片，拿起，戴上眼鏡看。）

（僕人上。）

僕：老爺！

僕：我叫了你半天。

僕：外面下雨，聽不見。

僕：（指鐘）鐘怎麼停了？

僕：（解釋地）每次總是四鳳上的，今天她走了，這件事就忘了。

僕：什麼時候了？

僕：哦，——大概有兩點鐘了。

僕：剛才我叫廚房送一筆錢到濟南去，他們弄清楚了沒有

僕：您說寄給濟南一個，一個姓魯的是麼？

僕：是。

僕：預備好了。

(外面閃電，繞回頭望花園。)

僕：藤蘿架那邊的電線，太太叫人來修理了麼？

僕：叫了，電燈匠說下着大雨不好修理，明天再來。

僕：那不危險麼？

僕：可不是麼？剛才大少爺的狗走過那兒，碰着那根走電的電線，就給電死了。現在那兒已經用繩子圍起來，沒有人走那兒。

僕：哦。——什麼，現在幾點了？

僕：兩點多了。老爺要睡覺麼？

僕：你請太太下來。

僕：太太睡覺了。

僕：(無意地)二少爺呢。

僕：早睡了。

僕：那麼，你看看大少爺。

僕：大少爺吃完飯出去，還沒有回來。

(沉默半晌。)

僕：(走回沙發坐，寂寞地)怎麼這屋子一個人也沒有？

僕：是，老爺，一個人也沒有。

僕：今天晚上沒有一個客來。

僕：是，老爺。外面下着很大的雨，有家的都在家裏呆着

僕：(呵欠，感到更深的空洞)家裏的人也只有我一個人還在醒着。

僕：是，差不多都睡了。

僕：好，你去吧。

僕：您不要什麼東西麼？

僕：我不要什麼。

僕人由中門下。僕立起，在廳中來回沉悶地踱着，又停在右邊櫃前，拿起侍婢的相片。印了中間的燈。

冲由飯廳上。

冲：(沒想到父親在這一兒)爸！

僕：(露喜色)你——你沒有睡？

冲：是。

僕：找我麼？

冲：不，我以為母親在這兒。

僕：(失望)哦——你母親在樓上。

冲：沒有吧，我在她的門上敲了半天，她的門鎖着。——是

的，那也許。——爸，我走了。

僕：冲兒，(沖立)不要走。

冲：爸，您有事？

僕：沒有。(慈愛地)你現在怎麼還不睡？

冲：(壓從地)是，爸，我睡晚了，我就睡。

僕：你今天吃完飯把克大夫給的藥吃了麼？

冲：吃了。

僕：打了球沒有？

冲：是。

僕：快活麼？

冲：是。

僕：(立起，拉起他的手)爲什麼，你怕爸爸？

冲：是，爸爸。

樸：（乾澀地）你像是有點不滿意我，是麼？

冲：（窘迫）我，我說不出來，爸。

（半响）

（樸走向沙發，坐下嘆一口氣。冲沖來，沖走近。）

樸：（寂寞地）今天——呃，爸爸有一點覺得自己老了。（停）

你知道什麼？

冲：（冷淡地）不，不知道，爸。

樸：（忽然）你怕你爸爸有一天死了，沒有人照拂你，你不怕麼？

怕麼？

冲：（無表情地）嗯，怕。

樸：（想自己的兒子靠近他，可親地）今天早上說要拿你的學費幫

一個人，你說說看，我也許答應你。

冲：（悔怨地）那是我糊塗，以後我不會這樣說話了。

（半响）

樸：（懇求地）後天我們就搬新房子，你不喜歡麼？

冲：（無動）

（半响）

樸：（憤憤地望著冲）你對我說話很少。

冲：（無動地）嗯，我——我說不出，您平時總像不願意見我們

似的。（躊躇地）您今天有點奇怪，我——我

樸：（不願沖向下說）嗯，你去吧！

冲：是，爸爸。

（冲由飯廳下。）

（樸怨望地看着他手下去，立起，拿過待萍的照片，寂寞地望著

四週。關上立鏡，走向客房。）

（萍由中門上。不覺驚地走進來，雨衣的衣由衣襟流下，頭髮有些濕。顏色是很慘白，整個面部像石膏的塑像。高而白的鼻樑薄而紅的嘴

唇死死地刻在臉上，如刻在一個嚴峻的假面上，整個神色是無表情的，只有她的眼睛燒着心內的瘋狂的怒火，然而也是冷酷的，愛和恨掩蓋了女人一切的儀態，她像是厭棄了一切，只有計算着如何報復的心念在心底起伏。

（她望見樸，他驚愕地望着她。）

樸：（毫不奇怪地）還沒有睡？（立在中門前，不動）

冲：你？（走近她，粗而低的聲音）你上那兒去了。（望著她，停）

冲：我找你一晚上。

樸：（平常地）我出去走走。

冲：這樣大的雨，你出去走？

樸：（忽然報復地）我有精神病。

冲：我問你，你剛才在那兒？

樸：（厭惡地）你不用管。

冲：（打量她）你的衣服都濕了，還不脫了牠？

樸：（冷冷地，有意義地）我心裏發熱，我要外面冰一冰。

冲：不要胡言亂語，你剛才究竟上那兒去了？

樸：（無動地望著她）在你家裏！

冲：（憤恨地）在我家裏？

樸：（覺得報復的快感，微笑。）嗯，在花園裏賞雨。

冲：一晚上？

樸：（快意地）嗯，淋了一晚上。

冲：（半响，機怪地望著樸，然後個石膏像仍站在門前。）

樸：（冷冷地）不。不。（忽然地）你拿的什麼？（輕蔑地）哼，又是

那個女人的相片！（行手拿）

樸：你可以不看，萍兒母親的。

冲：（發過去了，向前走了兩步，就燈下看。）萍兒的母親很好看。

(樸沒有聽，坐下沙發。)

蔡：我問你是不是。

樸：哪。

蔡：樣子很溫存的。

樸：(眼睛望着前面)

蔡：也很聰明。

樸：(冥想)哪。

蔡：(高興地)真年青。

樸：(不自覺地)不，老了。

蔡：(想起)她不是早死了麼？

樸：哪，對了，她早死了。

蔡：(放下相片)奇怪，我像是在那兒見過似的。

樸：(拾起頭，疑惑地)不，不會吧。——你在那兒見過她嗎？

蔡：(忽然)她的名字很雅緻，侍萍侍萍，就是有點了頭氣。

樸：好，我看你睡去吧。(立起，把相片拿起來。)

蔡：拿這個做什麼？

樸：後天搬家，我怕掉了。

蔡：不不。(從他手中取過來)放在這兒一晚上，不會掉的，我替你守着她。(放在桌上)

樸：不要裝瘋！你現在有點胡鬧！

蔡：我是瘋了。請你不用管我。

樸：(惱怒)好，你上樓去吧，我要一個人在這兒歇一歇。

蔡：不，我要一個人在這兒歇一歇，我要你給我出去。

樸：(嚴肅地)蔡，你走，我叫你上樓去！

蔡：(輕蔑地)不，我不願意。我告訴你，(暴躁聲)我不願意

半响

樸：(低聲)你要注意這兒(指頭)，記着克大夫的話，他要你靜靜地，少說話。明天克大夫還來，我已經替你講好了。

蔡：謝謝你！明天？哪！

樸：(萍低頭由飯廳走出，神色憂鬱，走向書房。)

萍：(抬頭，驚訝)爸！您還沒有睡。

樸：(責備地)怎麼，現在才回來？

萍：不，爸，我早回來，我出去買東西去了。

樸：你現在做什麼？

萍：我到書房，看看爸爸寫的介紹信在那兒沒有。

樸：你不是明天早車走麼？

萍：我忽然想起今天夜晚兩點半有一趟車，我預備現在就走。

蔡：現在？

萍：哪。

蔡：(有意義地)心裏就這樣急麼？

萍：是，母親。

樸：外面下着大雨，半夜走不很方便吧？

萍：這時走，明天日初到，我人方便些。

樸：信就在書房書桌上，你要現在走也好。(萍點頭，走向書房)

蔡：(房)你不用去！(向蔡)你到書房把信替他拿來。

樸：(看樣，不信任地)哪！

蔡：(緊張聲)

樸：(望出，謹慎地)她不願上樓，回頭你先陪她到樓上去

，叫底下人好好地侍候她睡覺。

萍：（無法子地）是，爸爸。

樸：（更小心）你過來！（萍走近，低聲）告訴底下人，叫他們小心點，（煩惡地）我看她的病更重，剛才她忽然一個人出去了。

萍：出去了？

樸：（嚴重地）在外面淋了一晚上的雨，說話也非常地怪，我怕這不是好現象。——（覺得不好感兆來了似地）我老了，我願意家裏平平安安地……

萍：（不安地）我想爸爸只要把事不看得太嚴重了，事情就會過去的。

樸：（畏縮地）不，不，有些事簡直是想不到的。天意很——有點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為人太——太冒險，太——太荒唐；（疲倦地）我累得很。（加聲重）今天大概是過去了。（自慰地）我想以後——不該，再有什麼風波。（不寒而慄地）不，不該！

（堅持信上。）

蔡：（嫌惡地）信在這兒！

樸：（如夢初醒，向萍）好，你走吧，我也想睡了。（垂起喜色）

蔡：後天我們一定搬新房子，你好好地休息兩天。

萍：（盼望他走）嗯，好。

（樸由書房下。）

蔡：（見樸走出，陰沈地）這麼說你是一定要走了。

萍：（聲略憤）嗯。

蔡：（忽然急燥地）剛才你父親對你說什麼？

萍：（閃避地）他說要我陪你上樓去。請你睡覺。

蔡：（冷笑）他應當叫幾個人把我拉上去，關起來。

萍：（故意裝做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

蔡：（迸發）你不用瞞我。我知道，我知道，（幸酸地）他說我是神經病，瘋子，我知道他，他要你這樣看我，他要什麼人都這樣看我。

萍：（心悸）不，你不要這樣想。

蔡：（奇怪的神色）你？你也騙我？（低聲，陰鬱地）我從你們的眼神看出來，你們父子都想我快成瘋子！（刺毒地）你們——父親同兒子——偷偷在我背後說冷話，說我笑我，在我背後計算着我。

萍：（鎮靜自己）你不要神經過敏，我送你上樓去。

蔡：（突然地，高聲）我不要你送，走開！（抑制着，恨惡地，低聲）我還用不着你父親偷偷地，背着我，叫你小心，送一個瘋子上樓。

萍：（抑制着自己的煩燥）那麼，你把信給我，讓我自己走吧。

蔡：（不明白地）你上那兒？

萍：（不得已地）我要走，我要收拾收拾我的東西。

蔡：（忽然冷靜地）我問你，你今天晚上上那兒去了？

萍：（敵對地）你不用問，你自己知道。

蔡：（低聲，惡毒地）到底你還是到她那兒去了。

（牛响。蔡望萍。萍低頭。）

萍：（斷然陰沈地）嗯，我去了，我去了。（挑釁地）你要怎麼樣？

蔡：（緩和下來）不怎麼樣。（強笑）今天下午的話我說錯了，你不要怪我。我只問你走了以後，你預備把她的怎麼樣？

萍：以後？——（冒然地）我要她！

蔡：（突如其來地）娶她？

萍：（決定地）嗯。

蔡：（刺心地）父親呢？

萍：（淡然）以後再說。

蔡：（神驚地）萍，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萍：（不明白）什麼？

蔡：如果今天你不走，你父親那兒我可以替你想法子。

萍：不必，這件事我認爲光明正大，我可以跟任何人談。

蔡：——她不過就是窮點。

萍：（憤然）你現在說話很像你的弟弟。——（憂鬱地）萍！

萍：幹什麼？

蔡：你知道你走了以後，我會怎麼樣。

萍：不知道。

蔡：你看看你的父親，你難說想像不出？

萍：我不明白你的話。

蔡：（指自己的頭）就在這兒；你不知道麼？

萍：（似懂非懂地）怎麼講。

蔡：（如若敘述別人的事情）第一，那位專家，克大夫免不了會

天天來的，要我吃藥，逼我吃藥，吃藥，吃藥！吃藥，漸

漸侍候着我的人一定多，守着我像個怪物似地守着我。他

們——

萍：（煩）我勸你，不要這樣胡想，好不好？

蔡：（不願地）他們漸漸學會了你父親的話，『小心，小心點

，她有點瘋病！』到處都偷偷地在我背後低着聲音說話，

囁咕着。慢慢地無論誰都要小心點，不準見，最後鐵鏈子

鎖着我，那我真就成了瘋子了。

萍：（無辦法）唉！（看錶）不早了，給我信吧，我還要收拾東

西呢。

蔡：（懇求地）萍，這不是不可能的。萍，你想一想，你就一

點——就一點無動於中麼？

萍：你——（故意惡狠地）你自己要走這一條路，我有什麼辦

法。

蔡：（憤怒地）什麼，你忘記你自己的母親也被你父親氣死的

麼？

萍：（了百了，更狠毒地激着她）我母親不像你，她懂得愛！她

愛她自己的兒子，她沒有對不起我父親。

蔡：（爆發，眼射出瘋狂的火）你有權利說這種話麼？你忘記了

在這屋子，三年前的你麼，你忘記了你自已才是個罪人；你

忘了，我們——（突然，壓制自己，冷笑）哦！這是過去的事，

我不提了。（萍低頭，身發顫，坐沙發上，悔恨抓着他的心，面上筋肉

成不自覺地拘攣。蔡轉向他，哭聲，失望地說着。）哦，萍，好了。

這下次我求你，最後一次求你。我從來不肯對人這樣低聲

下氣說話，現在我求你可憐可憐我，這家人再也忍不住了

。（哀婉地訴出）今天這一天我受的罪過你都看見了，這樣子

以後不是一天，是整月，整年地，以至到我死，才算完。

他厭惡我，你的父親；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細，他怕我。

他願意人人看我是怪物，是瘋子，萍！

萍：（心亂）你，你別說了。

蔡：（急迫地）萍，我沒有親戚，沒有朋友，沒有一個可信的

人，我現在求你，你先不要走——

萍：（發閃地）不，不成。

蔡：（切迫地）即便你要走，你帶我也離開這兒——

萍：（恐懼地）什麼，你簡直胡說！

蔡：（懇求地）不，不，你帶我走，——帶我離開這兒，（不顧

一切的）日後，甚至於你要把四鳳接來——一塊住，我都可

以，只要，只要（熱烈地）只要不離開我。

萍：（驚懼地望着她，退後，半晌，頓聲）我——我怕你真瘋了！

蔡：（安慰地）不，你不要這樣說話。只有我明白你，我知道你的弱點，你也知道我的。你什麼我都清楚。（誘惑地笑，招手）你過來，你——你怕什麼？

萍：（望着她，忍不住地狂喊出來）哦，我不要你這樣笑！（苦惱地打着自己的頭。）哦，我恨我自己，我恨，我恨我為什麼要活着。

蔡：（酸楚地）我這樣累你麼？然而你知道我活不到幾年了。

萍：（痛苦地）你難道不知道這種關係誰聽着都厭惡麼？你明白我每天喝酒胡鬧就因為自己恨——恨我自己麼？

蔡：（冷冷地）我跟你說過多少遍，我不這樣看，我的良心不是這樣做的。（正重地）萍，今天我做錯了，如果你現在聽我的話，不離開家，我可以再叫四鳳回來。

萍：什麼？

蔡：叫她回來還來得及。

萍：（走到她面前，聲沉重，慢說）你跟我滾開！

蔡：什麼。

萍：你現在不像明白人，你上樓睡覺去吧。

蔡：（明白自己的命運）那麼，完了。

萍：（疲倦地）嗯，你去吧。

蔡：（絕望，沉鬱地）剛才我在魯家看見你同四鳳

萍：（驚）什麼，你剛才到魯家去了？

蔡：（坐下）嗯，我在他們家附近站了半天。

萍：（悔懼）什麼時候你在那裏？

蔡：（低頭）我看着我從窗戶進去。

萍：（急切）你呢？

蔡：我就走到窗戶前面站着。

萍：那麼有一個女人嘆氣的聲音是你麼？

蔡：嗯。

萍：後來，你又在那裏站了半天？

蔡：（慢而清朗地）大概是直等到你走。

萍：哦！（走到她身旁，低聲）那窗戶是你關上的，是麼？

蔡：（更低的聲音，陰沉地。）嗯，我。

萍：（恨極，惡毒地）你是我想不到的一個怪物！

蔡：（抬起頭）什麼？

萍：（暴烈地）你真是一個瘋子！

蔡：（無表情地望着她）你要怎麼樣？

萍：（狠惡地）我要你死！再見吧！

萍由飯廳急走下，門砰然地關上。

蔡：（呆滯地聽了一下，望着飯廳的門。瞥見侍萍的照片，拿在手上，低聲，陰鬱地）這是你的孩子；（緩緩扯下硬卡片貼的像紙，一片一片地撕碎。沉靜地立起來，走了兩步。）奇怪，心裏靜的很！

中門輕輕推開，蔡回頭，魯貴緩緩地踱進來。他的狡黠的眼，望着周太太笑着。

貴：（鞠躬，身略彎）太太，您好。

蔡：（略驚）你來做什麼？

貴：（假笑）跟您請安來了。我在門口等了半天。

蔡：（鎮靜）哦，你剛才在門口。

貴：（低聲）對了，（更秘密地）我看見大少爺正跟您打架，我——（假笑）我就沒敢進來

蔡：（沉靜地，不為所迫）你原來要做什麼？

貴：（有把握地）原來我倒是想報告給太太，說大少爺今天晚上喝醉了，跑到我們家裏去。現在太太顯然也去了，那我

就不必多說了。

蔡：(嫉惡地)你現在想怎麼樣？

貴：(倨傲地)我想見見老爺。

蔡：老爺睡覺了，你要見他什麼事？

貴：沒有什麼，要是太太願意辦，不找老爺也可以。

(著重，有意義地)都看太太要怎麼樣。

蔡：(半晌，忍着笑)你說吧，我也許可以幫你的忙。

貴：(重複一遍，狡黠地)要是太太願意做主，不叫我見老爺，

多麻煩。(假笑)那是大家都省事了。

蔡：(仍不露聲色)什麼，你說吧。

貴：(諛媚地)太太做了主，那就是您積德了。——我們只是

求太太還賞飯吃。

蔡：(不高興地)你，你以為我——(轉緩和)好，那也沒有什麼

貴：(得意地)謝謝太太。(伶俐地)那麼就請太太賞個準日

子吧。

蔡：(爽快)你們在搬了新房子後一天來吧。

貴：謝謝太太恩典！(忽然)我忘了太太，您沒見着二少爺

麼？

蔡：沒有。

貴：您剛才不是叫二少爺賞給我們一百塊錢麼？

蔡：(煩厭地)呢？

貴：(婉轉地)可是，可是都叫我，我們少爺回了。

蔡：你們少爺？

貴：(解釋地)就是大海——我那個狗食兒子。

蔡：怎麼樣？

貴：(很文雅地)我們的侍萍，實在還不知道呢。

蔡：(驚，低聲)侍萍？(臉沉下來)誰是侍萍？

貴：(以為自己被輕視了，侮慢地)侍萍就是侍萍，我的家裏的

，就是魯媽。

蔡：你說魯媽，她叫侍萍？

貴：(自誇地)她也唸過書，名字是很雅氣的。

蔡：「侍萍」，那兩個字怎麼寫，你知道麼？

貴：我，我，(爲難，勉強笑出來)我記不得了。反正那個萍字

是跟大少爺名字的萍我記得是一樣的。

蔡：哦！(忽然把地上撕破的相片碎片拿起來對上，給他看。)你看看

，這個人你認識不認識？

貴：(看了一會，抬起頭)不認識，太太。

蔡：(切心地)你認識的人沒有一個像她的麼？(略停)你想想

看，望近處想。

貴：(搖頭)沒有一個，太太，沒有一個。(突然疑慮地)太太，

您怎麼？

蔡：(回思，自己疑慮)，多半我是胡思亂想。(坐下)

貴：(貪婪地)啊，太太，您剛才不是賞我們一百塊錢麼？可

是我們少爺又把錢回了，您想，——

中門漸漸推開。

貴：(回頭)誰？

大海由中門進，衣服俱濕，神色陰沉，眼不安地向四面望，疲憊，憤恨在他舉動顯明地露出來。蔡驚訝地望着大海。

大：(向貴)你在這兒？

貴：(討厭他的兒子)您，您怎麼進來的？

大：(冷冷地)鐵門關着，叫不開，我爬牆進來的。

貴：你現在來這兒幹什麼？你爲什麼不看看你媽我四鳳怎

麼樣子了？

大：（用一塊濕手巾擦着臉上的雨水）四鳳沒找着，媽在門外等着呢。（沉重地）你看見四鳳了麼？

貴：（輕蔑）沒有，我沒有看見。（覺着大海小題大做，煩惡地擡着眉毛）不要管她，她一回兒就會回家。（走近大）你跟我回去，周家的事情也妥了，都完了，走吧！

大：我不走。

貴：你要幹什麼。

大：你也別走，——你先跟我把這兒大少爺叫出來，我找不着他。

貴：（疑懼地，摸着自己的下巴）你要怎麼樣？我剛弄好，你是又要惹禍？

大：（冷靜地）沒有什麼，我只想跟他談談。

貴：（不信地）我看你不對，你大概又要——

大：（暴烈地，抓着自己的胸襟）你找不找？

貴：（怯弱地）我找，我找，你先放下我。

大：好，（放開他）你去吧。

貴：大海你，你得答應我，你可是就跟大少爺說兩句話，你不會——

大：（向大）我告訴你，我不是打架來的。

貴：真的？

大：（可怕地走到貴的面前，低聲）你去不去？

貴：我，我，大海，你，你——

蔡：（鎮靜地）魯貴，你去叫他出來，我在這兒，不要緊的。

貴：也好，（向大）可是我請完大少爺，我就從那門走了，

我；（笑）我有點事。

大：（命令地）你叫他們把門開開，讓媽進來，領她在房裏避

避雨。

大：好，好。（向飯廳）完了，我可有事。我就走了。

大：站住！（走前一步，低聲）你進去，要是不找他出來就一人跑了！你可小心我回頭在家裏，——哼！

貴：（生了氣）你，你，你——（沒法子，走進飯廳下。）

蔡：（立起）你是誰？

大：（粗魯地）四鳳的哥哥。

蔡：（柔聲）你是到這兒來找她麼？

大：（忽然）你問這個幹什麼？

蔡：我也姓周。——你要見我們大少爺麼？

大：（眼色陰沉地）我怕他會不見你。

蔡：（冷靜地）那倒許。

大：（緩緩地）聽說他現在就要上車。

蔡：（回頭）什麼？

大：他現在就要走。

蔡：（憤怒地）他要跑了，他——

大：（憤怒地）他要跑了，他——

萍：（由飯廳上，臉上有驚慌，見着大海，強勉地點一點頭，聲音略有顫，他極力在鎮靜自己。）

萍：（向大）哦！

大：好，你還在這兒。（回頭）你叫這個人走開，我有話要跟你一個人說。

萍：（望着萍，她不動，再走到她面前）請你上樓去吧。

蔡：好！（昂首由飯廳下。）

萍：（耐不住聲略顫）沒想到你現在到這兒來。

萍：（耐不住聲略顫）沒想到你現在到這兒來。

大：（陰沉沉）聽說你要走。

萍：（驚，略鎮靜，強笑，）不過現在也趕得上，你來得還是時候，你預備怎麼樣，我已經準備好了。

大：（狠惡地笑一笑）你準備好了？

萍：（沉鬱地望著他）。

大：（走到他前面）你！（用力地擊著萍的臉，方才的創傷又破，血向下流。）

萍：（握著拳，壓制自己）你，你，——（忍下去，由袋內抽出白綢手絹擦臉上的血。）

大：（切齒地）哼？現在你要跑了！

萍：（壓下自己的怒氣，辯白地，故意用沉低的聲音。）我早有這個計畫。

大：（陰狠地笑），早有這個計畫？

萍：（平靜下來）我以為我們中間誤會太多。

大：誤會？（看自己手上的血，擦在身上）我對你沒有誤會，我知道你是沒有血性，只顧自己的一個十足的混蛋。

萍：我們兩次見面，都是我性子最壞的時候，叫你得着一個最壞的印象。

大：（輕蔑地）不用推托，你是個少爺，你心地混帳！你們都是吃飯太容易，有勁兒不知道怎樣使，就拿着窮人家的女兒開開心，完了事可以不負一點責任。

萍：（看出大海的神氣，失望地）現在我想辯白是沒有用的。我知道你是有目的而來的。（平靜地）你把你的槍或者刀拿出來吧，我願意任你收拾我。

大：（侮蔑地）你會這樣大方，——在你家裏，你很聰明！哼，可是你不值得我這樣，我現在還不願意拿我這條有用的

命換你這等於半死的東西。

萍：（直視大，有勇氣地）我想你以為我現在是怕你。你錯了，與其說我怕你，不如說我怕我自己；我現在做錯了一件事，我不願做錯第二件事。

大：（嘲笑地）我看像你這種人，活着就錯了。剛才要不是我的母親，我當時就宰了你！（恐嚇地）現在你的命還在我的手裏。

萍：我死了，那是我的福氣。（辛酸地）你以為我怕死，我不，我不，我恨活着，我歡迎你來。我够了，我是活厭了的人。

大：（厭恨地）哦，你——活厭了，可是你還拉着我年青的糊塗妹妹陪着你，陪着你。

萍：（無法，強笑）你說我自私麼？你以為我是真沒有心肝，跟她開開心就完了麼？你問問你的妹妹，她知道我是真愛她。她現在就是我能活着的一點生機。

大：你說得很好呀！（突然）那你為什麼——為什麼不娶她。

萍：（略頓）那就是我最恨的事情。我的環境太壞。你想想我這樣的家庭怎麼能允許有這樣的事。

大：（辛辣地）哦，所以你就可以一面表示你是真心愛她，跟她做出什麼不要臉的事都可以，一面你還得想着你的家庭，你的鱷長爸爸。他們叫你隨時就丟掉她，再娶一個門當戶對的闊小姐來配你，對不對？

萍：（忍耐不下）我要你問問四鳳，她知道我這次出去，是離開了家庭，設法脫離了父親，有機會好跟她結婚的。

大：（嘲弄）你推得很好。那麼像你深更半夜的，剛才跑到我家裏，你怎樣推托呢？

萍：（逆發，激烈地）我所說的話不是推托，我也用不着跟你推托，我現在看你是四鳳的哥哥，我才這樣說。我愛四鳳，她也愛我，我們都年青，我們更是人，兩個人天天在一起，結果免不了有點荒唐。然而我相信我以後會對得起她，我會娶她做我的太太，我沒有一點虧心的地方。

大：這麼，你反而很有理了。可是，鑛長大少爺，誰相信你會愛上一個工人的妹妹，一個當老媽子的窮女兒？

萍：（略頓，嘆息）那，那——那我也可以告訴你。有一個女人逼着我，激成我這樣的。

大：（緊張地，低聲）什麼，還有一個女人？

萍：嗯，就是你剛才見過那位太太。

大：她？

萍：（苦惱地）她是我的後母！——哦，我壓在心裏多少年，我當誰也不敢說——她唸過書，她受了很高的教育，她，她——她看見我就跟我發生感情，她要我——（突停）——那自然我也要負一部份責任。

大：四鳳知道麼？

萍：她知道，我知道她知道。（含着痛的眼淚，苦悶地）那時我太糊塗，以後我越過越怕，越恨，越厭惡。我恨這種不自然的關係，你懂麼？我要離開她，然而她不放鬆我。她拉着我，不放手；她是個鬼，她什麼都不顧忌的。我真活厭了，你明白麼？我喝酒，胡鬧，我只要離開她，我死都願意。她叫我恨一切受過好教育，外面都裝得很正經的女人。過後我見着四鳳，四鳳叫我明白，叫我又活了一年。

大：（不覺吐出一口氣）哦。

萍：這些話多少年我誰也說不出的，然而——很奇怪，我忽然跟你說了。

大：（陰沉的）哼你大概是你父親的報應。

萍：（沒想到，厭惡地）你，你胡說！（覺得方才太衝動，對一個還不相識人說出心中的話。半晌，鎮靜下，自己想方才開口說出的原因，忽然，慢慢地）我告訴你，因為我認你是四鳳的親戚，我要你相信我的誠心，我沒有一點騙她。

大：（略露善意）那麼你真預備要四鳳麼？你知道四鳳是個僕孩子，她不會再嫁第二個人。

萍：（誠懇地）嗯，我今天走了，過了一兩個月，我就來接她。

大：可是鑛長少爺，這樣的話叫人相信麼？

萍：（由口袋取出一封信）你可以看這封信，這是我剛才寫給他的，就說的這件事。

大：（故意閃避地）用不着給我，——我不認識字。

萍：（半晌，抬頭）那我現在再沒有什麼旁的保證，你口袋裏那件殺人的東西是我的擔保。你再不相信我，我現在人還是在你手裏。

大：（辛酸地）周大少爺，你想想這樣我就完了麼？（惡狠地）你覺得我真願意我的妹妹嫁給你這種東西麼？（忽然拿出自己的手槍來。）

萍：（驚慌）你要怎麼樣？

大：（恨惡地）我要殺了你。你父親雖壞，看着還順眼。你真是在世界上最不用着，最沒有勁的東西。

萍：哦。好，你來吧！（駭懼地閉上目

大：可是——（嘆一口氣，持槍與萍）你還是拿去吧。這是你們鑛上的槍。

萍：（莫明其妙地）怎麼。（接下槍）

大：（苦悶地）沒有什麼。老太太們，最糊塗。我知道我的媽

。我妹妹是她的命，只要你能多叫四鳳好好地活着，我只好不提什麼了。

萍：（任命地）那麼請你把我的妹妹叫出來吧。

萍：（奇怪）什麼？

萍：四鳳啊——

萍：沒有，沒有。我以為她在你們家裏呢。

萍：（疑惑地）那奇怪，我同我媽在雨裏找了她兩個鐘頭，不見她。我想她自然在這兒。

萍：（擔心）她在雨裏走了兩個鐘頭，她——她沒有到旁的地方去麼？

萍：（肯定地）半夜裏她會到那兒去。

萍：（突然懂）啊，她不會——（坐下呆望）

萍：（明白）你以為——不，她不會。（輕聲地）不，我想她沒有這個膽量。

萍：（顫抖地）不，她會的。你不知道她。她要臉，她性很強，她——不過她應當先見我，她（如若已經見了她兩在河內）不該這樣冒失。

萍：（忽然）哼，你裝得好，你想騙過我，你？——她在你這兒！她在你這兒。

萍：（以手止之）不，你不要嚷。（哨聲近，喜色）她，她來了！

萍：我聽見她！

萍：什麼？

萍：這是她的聲音，我們每次見面。是這樣的。

萍：她在那兒？

萍：大概就在花園裏。

萍：（回頭，眼含着眼淚，笑）她來了！

萍：（向大）你先暫時在旁邊屋子躲一躲。她沒想到你在這兒，我想她再受不得驚了。

萍：（低）萍！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萍：（忙跑至中門）鳳兒！（開門）進來！

傻，你上那兒去了？我的傻孩子！

四：（擦着眼淚，拉着萍的手，萍蹲在旁邊）我一個人，在雨裏跑，不知道自己在哪兒。天上打着雷，前面我只看見模模糊糊的一片；我什麼都忘了，我像是聽見媽在喊我，可是我怕，我拼命地跑，我想找着我們門口那一條河跳，

萍：（緊握着鳳的手）鳳！

四：——可是怎麼繞來繞去我總找不着。

萍：哦，鳳，我對不起你，原諒我，是我叫你這樣，你原諒我。你不要怨我。

四：我原諒你，我怎麼也不會怨你的。我糊糊塗塗又碰到這兒，走到花園那電線桿底下，我忽然地想死了。我知道一碰那根電線，我就可以什麼都忘了。我愛我的母親，我怕我剛才我對她起的誓，我怕她說我這麼一聲壞女兒，我情願不活着。可是，我剛要碰那根電線，我忽然看見你窗戶的燈，我想到你在屋子裏。哦，萍，我突然覺得，我不能這樣就死，我不能一個人死，我丟不了你。我想起來——世界大的很——我們可以走，我們只要一塊離開這兒。萍啊，你——

萍：（沉重地）我們一塊離開這兒？

四：（急切地）就是這一條路，萍，我現在已經沒有家。（辛酸地）哥哥恨死我，母親我是沒有臉見的，我現在什麼都沒有，我沒有親戚，沒有朋友，我只有你，萍，（哀告地）你明天帶我去吧。

萍：（沉重地搖著頭）不——不——

四：（失望地）萍。

萍：（望着她，沉重地）不，不——

萍：（望着她，沉重地）不，不——我們現在就走。

四：（不敢信地）現在就走？

萍：（憐惜地）哦，我原來打算一個人現在走，以後再來接你，不過現在不必了。

四：（不信地）真的，一塊走麼？

萍：嗯，真的。

四：（狂喜地，扔下線毯，立起，親萍的手，一面擦着眼淚）真的，真的，真的，萍，你是我的救星，你是天底下頂好的人，

你是我——哦，我愛你！（跪在他身下流淚）

萍：（感動地，偷用手絹擦着淚）鳳，以後我們永遠在一塊了，不分開了。

四：（自慰地在萍的懷裏）哦，我們離開這兒了，不分開了。

萍：（約束自己）好，鳳，走以前我們先見見一個人。見完他我們就走。

四：一個人？

萍：你哥哥。

四：哥哥？

萍：他找你，他就在飯廳裏頭。

四：（恐懼地）不，不，你不要見他，他恨你，他會害你的。

萍：走吧，我們就走吧。

四：（安慰地）我已經見過他。——我們現在一定要見他一面，（不可挽回地），不然我們也走不了的。

四：（阻性）可是，萍，你——

萍：（叫）魯大海！魯大海，——

萍：（叫）魯大海！魯大海，——哦，他不在這兒，奇怪，也許他從飯廳的門出去了。（望着鳳。）

四：（走到萍面前，哀告地）萍，不要管他，我們走吧。（拉着萍中門走）我們就這樣走吧。

四 拉開至中門。中門開，魯媽與大海進。

兩點鐘內魯媽的樣子另變了一個人。聲音因為在極裏叫喊同哭聲已經啞，眼皮失望地向下垂，前額的皺紋很深地刻在上面，過度的刺激使着她變成了呆滯，整個激成刻板的痛苦的模型。她的衣服像是已烘乾了一部，頭髮還有些濕，鬢角凌亂地黏着濕的頭髮，她的手在顫，很小心地走進來。

四：（驚懼）媽！（長縮）

略頓，魯媽哀憐地望着四鳳。

魯：（伸出手向鳳，哀痛地）鳳兒！來！

四 跑至母親面前，跪下抽咽。

四：媽！（抱着母親的膝。）

魯：（摸撫四鳳的頭頂，痛惜地）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

四：（泣不成聲地）媽，饒了我吧，饒了我吧，我忘了您的話了。

魯：（扶起四鳳）你為什麼早不告訴我？

四：（低頭）我疼您，媽，我怕，我不願意有一點叫您不喜歡我，看不起我，我不敢告訴您。

魯：（沉痛地）這還是你的媽太糊塗了，我早該想到的。（酸苦地）然而天，這誰又料得到，天底下會有這種事，偏偏又叫我的孩子們遇着呢？哦，你們媽的命太苦，我們的命也太苦了。

大：（冷淡地）媽，我們走吧，四鳳先跟我們回去。——我已經跟他（指萍）商量好了，他先走，以後他再接四鳳。

魯：（迷惑地）誰說的？誰說的？

大：（冷冷地望着母親）我知道您的意思，自然是只有這麼辦。所以，周宅的事我以後也不提了，讓他們去吧。

魯：（惶惑，坐下）什麼？讓他們去。

萍：（囁嚅）魯奶奶，請您相信我，我一定好好地待她，我們現在決定就走。

魯：（拉着四鳳的手，顫抖地）鳳，你，你要跟他走。

四：（低頭，不得已緊握着魯媽的手）媽，我只好先離開您了。

魯：（忍不住）你們不能夠在一塊。

大：（奇怪地）媽，您怎麼？

魯：（站起）不，不成。

四：（著急）媽！

魯：（不顧她，拉着她的手）我們走吧。（向大）你出去叫一輛洋車，鳳兒大概走不動了。我們走，趕快走。

四：（死命地退縮）媽，您不能這樣做。

魯：不，不成！（呆滯地，單調地）走，走。

四：（哀求）媽，您願您的女兒急得要死在您的眼前麼？（走魯前）魯奶奶，我知道我對不起您。不過我能盡我的力量補我的錯，現在事情已經做到這一步，你——

大：媽！（不懂地）您這一次，我可明白了！

魯：（不得已，嚴厲地）你先去僱車去。（向鳳）鳳兒，你聽着，我情願你沒有，我不能叫你跟他在一塊。——走吧！

大 剛至門口，四鳳喊一聲

四：（喊）啊，媽媽！（是在母親懷裏。）

魯：（抱着鳳）我的孩子，你——

萍：（急）她暈過去了。

魯 緊緊握着她的前額，低聲喚「四鳳！」，忍不住她倒下。萍向飯廳跑。

大：不用去——不要緊，一點涼水就好。她小時就這樣。萍拿涼水，灑在地面上四鳳漸醒，面呈死白色。

魯：（拿涼水灌四鳳）鳳兒，好孩子。你回來，你回來。——

我的苦命的孩子。

四：(口漸張，眼睜開，喘出一口氣)啊，媽！

魯：(安慰她)孩子，你不要怪媽心狠，媽的苦說不出。

四：(嘆出一口氣)媽！

魯：什麼？鳳兒。

四：我，我不能不告訴你。萍！

萍：鳳，你好點了沒有？

四：萍，我，總是瞞着你，也不肯告訴你。(向媽乞憐地望着)

媽，您——

魯：什麼，孩子，快說。

四：(抽咽)我，我——(放膽)我跟他現在已經有……(大哭)

魯：(切迫地)怎麼，你說你有——(過受打擊不動)

萍：(拉起鳳的手)四鳳！怎麼，真的，你——

四：(哭)嗯。

萍：(喜悲交集)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四：(低頭)大概已經三個月。

萍：(快慰地)哦，四鳳，你爲什麼不告訴我，我，我的——

魯：(低聲)天哪。

萍：(走向魯)魯奶奶，你無論如何不要再回執哪，都是我

錯了，求你！(跪下)我求你放了她吧。我敢保我以後對得

起她，對得起你。

四：(立起在母親面前跪下)媽，您可憐可憐我們，答應我們，

讓我們走吧。

魯：(不做聲，坐着，發痴)我是在做夢。我的兒女，我自己生

的兒女，三十年功夫——哦，天哪，(掩面哭，揮手)你們走

吧，我不認得你們。(轉過頭去。)

萍：謝謝你！(立起)我們走吧。鳳！(風起)

魯：(回頭，不自主地)不，不能够。

四又跪下。

四：(哀求)媽，您，您是怎麼？我的心定了。不管他是富

，是窮，不管他是誰，我是他的了。我心裏第一個許了他

，我看得見的只有他，媽，我不知道他是誰，姓什麼，叫

什麼，我現在到了這一步，他到那兒，我也到那兒，他是

什麼，我也跟他是什麼？媽，您難道不明白，我——

魯：(指手令她不要向下說。苦痛地)孩子。

大：媽；妹妹既然是鬧到這樣，讓離去了也好。

萍：(陰沉地)魯奶奶，您心裏要是一定不放她，我們只好不

順從您的話，自己走了。鳳！

四：(搖頭)萍！(還望着魯媽。)媽！

魯：(沉重的悲傷，低聲)啊，天知道誰犯了罪，誰造的這種孽

！——他們都是可憐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天

哪，如果要罰，也罰在我一個人身上；我一個人有罪，

我先走錯了一步。(傷心地)如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事

情已經做了的，不必再怨這不公平的天；人犯了一次罪

過，第二次也就自然地跟着來。——(摸着四鳳的頭)他們是

我的乾淨孩子，他們應當好好地活着，享着福。冤孽是在

我心裏頭，苦也應當我一個人嚐。他們快活誰曉得就是罪

過？他們年青，他們自己並沒有成心做了什麼錯。(立起，

望着天)今天晚上，是我讓他們一塊走，這罪過我知道，可

是罪過我現在替他們犯了；所以，天哪，所有的罪孽都是

我一個人惹的，我的兒女們都是好孩子，心地乾淨地，那

麼，天，真有了什麼，也就讓我一個人擔待吧。(回過頭)

鳳兒：——

四：(不安地)媽，您心裏難過，——我不明白您說的什麼。

魯：（回轉頭；和藹地）沒有什麼。（微笑）你起來，風，你們一塊走吧。

四：（立起，感動地，抱着她的母親）媽！

萍：（看錶）不早了，還只有二十五分鐘，叫他們把汽車開出來，走吧。

魯：（沉靜地）不，你們這次走，是在黑地裏走，不要驚動旁人。（向大）大海，你出去叫車去，我要回去，你送他們到車站。

大： 恩。

（大海由中門下。）

魯：（向鳳哀婉地）過來，我的孩子，讓我好好地親一親。

（四鳳過來，吻魯，魯向萍。）你也來，讓我也看你一下。（萍至前，低頭，魯望他，擦眼淚。）好，你們走了！——我要你們兩個在未走以前答應我一件事。

萍： 您說吧。

魯： 你們不答應，我還是不要四鳳走的，

四： 媽，您說吧，我答應。

魯：（看他們兩人）你們這次走，最好越走越遠，不要回頭。今天離開，你們無論生死，永遠也不許見我。

四：（難過）媽，那不一——

萍：（眼色，低聲）現在她很難過纔說這樣的話，過後，她就會好了的。

四： 恩，也好，——媽，那我們走吧。

（四鳳跪下，向母叩頭，四落淚，魯竭力地忍着。）

魯：（揮手）走吧！

萍： 我們從飯廳裏出去吧，飯廳裏還放着我幾件東西。
三人——萍，四，魯——走到飯廳門口，飯廳門開。魯走出，三人俱

驚視。

四：（失聲）太太！

蔡：（沉穩地）咳，你們到那兒去？外面還打着雷呢！

萍：（氣憤）怎麼你一個人在外面偷聽！

蔡： 恩，不只我，還有人呢！（向飯廳門）出來呀，你！

（沖由飯廳上，畏縮地）

四：（驚愕）二少爺！

（不安地）四鳳！

萍：（不高興，向弟）弟弟，你怎麼這樣不懂事？

沖：（莫明其妙地）媽叫我來的，我不知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蔡：（冷冷地）現在你就明白了。

萍：（煩急，向蔡）你這是幹什麼？

蔡：（嘲弄地）我叫你弟弟來跟你們送行。

萍：（氣急）你真卑——

沖： 哥哥！

萍： 弟弟，我對不起！——不過世界上沒有像你這樣的母親。

沖：（迷惑地）媽，這是怎麼回事？

蔡： 你看哪！（向四）四鳳，你預備上那兒去。

四：（喃喃）……我……我……

萍： 不要說一句謊話。告訴他們，挺起胸來告訴他們，說我們預備一塊走。

沖：（明白）什麼，四鳳，你預備跟他一塊兒走？

四： 恩，二少爺，我，我是——

沖：（半質問地）你為什麼早不告訴我？

四：（解脫地）我不是不告訴你；我跟你說過，叫你不要找我，因為我——我已經不是個好女人。

萍：（向四）不，你爲什麼說自己不好！你告訴他們！（指四）告訴他們，說你就要嫁我！

冲：（略驚）四鳳，你——

蔡：（向冲）現在你明白了。（冲低頭）

萍：（突向四，刺毒地）你真沒有一點心！你以爲你的兒子會替——會破壞麼？冲弟弟，你說，你現在有什麼意思，你說；你預備對我怎麼樣？說；哥哥都會原諒你。

（冲望蔡，又望四鳳，自己低頭。）

蔡：冲兒，說呀！（半晌，促急）冲兒，你爲什麼不說話呀？你爲什麼不抓着四鳳問？你爲什麼不抓着你哥哥說話呀？（又頓，俱看冲不語。）冲兒你說呀，你怎麼，你難道是個死人？啞吧？是個糊塗孩子？你難道見着自己心上喜歡的人叫人搶去，一點都不動氣麼？

冲：（抬頭，小羊似地）不，不，媽！（又望四鳳低頭）只要四鳳願意，我沒有一句話可說。

萍：（走到冲面前，拉着他的手）哦，我的好弟弟，我的明白弟弟！

冲：（疑惑地，思考地）不，不，我忽然發現……我覺得……我好像我並不是真愛四鳳；（渺渺茫茫地）以前——我，我，我——大概是胡鬧！

萍：（感激地）不過，弟弟——

冲：（望着萍熱烈的神色，退縮地）不，你把她帶走吧，只要你好好地待她！

蔡：（整個，滅，失望）哦，你呀！（忽然，氣憤）你不是我的兒子；你不像我，你——你簡直是條死豬！

冲：（受侮地）媽！

萍：（驚）你是怎麼回事？

蔡：（昏亂地）你真沒有點男子氣；我要是條，我就打了她，殺了她。你真是糊塗蟲，沒有一點生氣的。你還是你父親養的，你父親的小綿羊。我看錯你了——你不是我的，你不是我的兒子。

萍：（不平地）你是冲弟弟的母親麼？你這樣說話？

蔡：（痛苦地）萍，你說，你說出來；我不怕，你告訴他，我現在已經不是他的母親？

冲：（難過地）媽，您怎麼？

蔡：（丟棄了拘束）我叫他來的時候，我早已忘了我自己（向冲，半狂地）你不要以爲我是你的母親，（高聲）你的母親早死了，早叫你父親壓死了，悶死了，現在我不是你的母親。她是見着周萍又活了的的女人，（不顧一切地）她也要一個男人真愛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

冲：（心痛地）哦，媽。

萍：（眼色向冲。）她病了（向蔡）你跟我上樓去吧！你大概是該歇一歇。

蔡：胡說！我沒有病，我沒有病，我精神上沒有一點病。你們不要以爲我說胡話。（哀痛聲）我忍了多少年了，我在這個死地方，監獄似的周公館，陪着一個閻王十八年了，我的心並沒有死；你的父親只叫我生了冲兒，然而我的心，我這個人還是我的。（指萍）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個的人，可是他現在不要我，又不要我了。

冲：（痛極）媽，我最愛的媽，您這是怎麼回事？

萍：你先不要管她，她在發瘋！

蔡：（激烈地）不要學你的父親。沒有瘋——我還是沒有瘋！我要你說，我要告訴他們——這是我最後的一口氣！

萍：（狼狽地）你叫我說什麼，我看你上樓睡去吧。

蔡：（冷笑）你不要裝！你告訴他們，我並不是你的後母。大家俱驚，略頓。

冲：（無可奈何地）媽！

蔡：（不顧地）告訴他們，告訴四鳳，告訴她！

四：（忍不住）媽呀！（入魯媽懷。）

萍：（望着弟弟，轉向蔡）你這是何苦！過去的事你何必說呢？叫弟弟一生不快活。

蔡：（失了母性，喊着）我沒有孩子，我沒有丈夫，我沒有家，我什麼都沒有，我只要你說：你——你愛我！

萍：（苦惱）哦，弟弟！你看弟弟可憐的樣子，你要是有一點母親的心在心裏頭！——

蔡：（報復地）你現在也學會你的父親了，你這虛偽的東西，你記着，是你才欺騙了你的弟弟，是你欺騙我，是你才騙了你的父親。

萍：（憤怒）你胡說，我沒有，我沒有欺騙他！父親是個好人，父親一生是有道德的。（要冷笑。）——（向四鳳）不要理她，她瘋了，我們走吧。

蔡：不用走，大門鎖了。你父親就下來，我派人叫他來的。

魯：哦；太太！

萍：你這是幹什麼？

蔡：（冷冷地）我要你父親，見見他將來的好女兒，你們再走。

。 （喊）樓園，樓園！……

冲：媽，您不要！

萍：（走鑿面前）瘋子，你敢再喊！

（跑到書房門口，喊。）

魯：（慌）四鳳，我們出去。

蔡：不，他來了！

樓由書房進。大家俱不動。靜寂若死。

樓：（在門口）你叫什麼？你還不上樓去睡？

蔡：（偏傲地）我請你見見你的好親戚。

樓：（見魯四在一起驚，）啊，你，你——你們這是做什麼？

蔡：（拉四鳳）這是你的女兒，你見見（向鳳指樓）叫他爸爸！（指魯媽向樓）你也認識認識這位老太太。

魯：太太！

蔡：萍，過來！當着你的父親，過來，跟這個媽叩頭。

萍：（難堪）爸爸，我。我——

樓：（明白地）怎麼——（向魯）待萍你到底還是回來了。

蔡：（驚）什麼？

魯：（慌）不，不，您弄錯了。

樓：（悔恨地）待萍，我想你也會回來的。

魯：不，不！（低頭）啊！天！

蔡：（驚愕地）待萍？什麼，她是待萍？

樓：（頹然地）蔡，你不必再故意地問我，她就是萍兒的母親，三十年死了的。

蔡：天哪！

半响。風苦悶地呼了一聲！看着她的母親，驚惶地覆着。萍腦筋昏亂，迷

惑地望着父親，同魯媽。這時漸漸移到冲兒身邊，現在她發見一個更

悲慘的命運，逐漸地使她同情萍——她覺出自己方才的瘋狂，這使她很快

地恢復原來平常母親的情感。她不自主地惶惶地望著自己的冲兒。

樓：（沉痛地）萍兒，你過來。你的生母並沒有死，她還在

世上。

萍：（半狂地）不是她！爸，您告訴我，不是她！

樓：（嚴厲地）混帳！萍兒，不許胡說。她沒有什麼好身世，

也是你的母親。

萍：（痛苦萬分）哦，爸！

僕：（尊重地）不要以為你跟四鳳同母，覺得臉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倫天性。

四：（向母）哦，媽！（痛苦地）

僕：（沉重地）萍兒，你原諒我。我一生就做錯了這一件事。我萬沒有想到她今天還在，今天找到這兒。我想這只能說是天命。（向萍嘆口氣）我老了，剛才我叫你走，我很後悔，我預備寄給你兩萬塊錢。現在你既然來了，我想萍兒是個孝順孩子，他會好好地侍奉你。我對不起你的地方，他會補上的。

萍：（向魯媽）您——您是我的——

魯：（不自主地）萍——（回頭抽咽）

僕：跪下，萍兒！不要以為自己是在做夢，這是你的生母

四：（昏亂地）媽，這不會是真的。

魯：（不語，抽咽。）

萍：（走向萍，惶惶地）萍，我，我萬想不到是——是這樣，

萍

萍：（怪笑向僕）（親！）（怪笑向魯）母親！（看四鳳，指她）你——

四：（二人互視怪笑，忽然忍不住）啊，天！（跑由中門下，萍撲在沙發

上，魯死森森地立着）

僕：（急喊）四鳳！四鳳！（轉向萍）萍兒，她的樣子不大對，

你趕快出去看她。

萍：（至萍前）萍兒，這是怎麼回事？

萍：（突起）爸，您不該生我。（跑由飯廳下。）

遠處聽見四鳳慘呼聲，沖狂呼四鳳，撞沖撞呼聲。

魯：（同時）四鳳，你怎麼啦！

僕：（同時）我的孩子，我的沖兒！

二人同由中門跑出。

僕：（急走至窗前拉開窗簾）怎麼？怎麼？

僕由中門跑上。

僕：（喘）老爺！

僕：快說，怎麼啦？

僕：四鳳死了，電死啦！

僕：（急）二少爺呢？

僕：也……也死了。

僕：（顫聲）不，不，怎麼？

僕：四鳳碰着那條走電的電線。二少爺不知道，趕緊拉了

一把，兩個人一塊中電死了。

僕：（發聲）這不會。這，這，——這不能夠，不能夠！

僕與僕跑下。

萍由飯廳出，顏色慘白，但是神氣沉靜的。他走到那張放魯大海手

槍的桌上，抽開抽屜，取出手槍，手微顫，慢慢走進右邊書房。

外面人聲嘈亂，哭聲，叫聲，吵聲混成一片。魯由中門上，臉更呆

滯，如石著人像。老年僕隨在後，執手電筒。

魯一聲不響地立在中。

老僕：（安慰地）老太太，您別發呆！這不成，您得哭，您得

好好哭一場。

魯：（無神地）我哭不出來！

老僕：這是天意，沒有法子。——可是您自己得哭。

魯：不，我想靜一靜。（呆立）

中門大開，許多僕人圍圍，不知是在哭在笑。

姑乙：（扶她）起來吧，魯奶奶！起來吧！（扶她至右邊火爐旁坐。忙走至姊弟前安慰地）弟弟，你沒有吓着吧！快去吧，媽就在外邊等着你們，姐姐，你領弟弟去吧。

姊：謝謝您，姑奶奶。（替弟弟穿衣服。）

姑乙：外面冷的很，你們都把衣服穿好。

姊：嚶。再見！

姑乙：再見。（姊領弟弟出中門。）

姑乙忙走到壁爐前，照顧老婦人。

姑甲由右門飯廳進。

姑乙：噓。（指窗）她出來了。

姑甲：（低聲）周先生就下來看她，你照護照護。我要出去。

姑乙：好。你等一等，（由牆角拿一把傘。）外頭怕要下雪，你用這一把傘吧。

姑甲：（和霽地）謝謝你。（拿着兩傘由中門出去。）

老翁由左邊廳出，立門口，望着。

姑乙：（指窗。向老翁）她在這兒！

老翁：哦！

半响。

老翁：（關心地，向姑乙）她現在怎麼樣？

姑乙：（輕嘆）還是那樣！

老翁：吃飯還好麼？

姑乙：不多。

老翁：（指頭）她這兒？

姑乙：（搖頭）不，還是不認識人。

半响。

姑乙：樓上您的太太，看見了？

老翁：（呆滯地）嚶。

姑乙：（鼓勵地）這兩天，她倒好。

老翁：是的。（指窗）這些天沒有人看她麼？

姑乙：您說她的兒子是麼？

老翁：嚶！——一個姓魯叫大海的。

姑乙：（同情地）沒有。可憐，她就是想着兒子；每年三十總

在窗前景一晚上。

老翁：（嘆氣，絕望地，自語）我怕，我怕他是死了。

姑乙：（希望地）不會吧？

老翁：（搖頭）我找了十年了。——沒有一點影子。

姑乙：唉，我想她的兒子回來，她一定會明白的。

老翁：（走到爐前，低聲）待萍！

老婦人回頭，呆呆地望着他，若不認識，起來，面上無一絲表情，一時，她走向前窗。

老翁：（低聲）待萍！待——

姑乙：（向老翁擺手，低聲）讓她走，不要叫她！

老婦至窗前，慢吞吞地拉開帷幔，痴呆地望着窗外。

老翁絕望地轉過頭，望着爐中的火光，外面忽爾顯着小孩們的歡笑聲，同足步聲。中門大開，姊弟進。

姊：（向弟）在這兒？一定在這兒！

弟：（落淚，點着眼）嚶！嚶！

姑乙：（喜歡他們來打破這沉靜）弟弟，你怎麼哭了？

弟：（抽咽）我的手套丟了！外面下雪，我的手套，我的新

手套丟了。

姑乙：不要嚷，弟弟，我跟你找。

姊：弟弟，我們找。

三個人左角找手套

姑乙：（向姊）有麼？

姊：沒有？

弟：（鑽到沙發背後忽然跳出來）在這兒，在這兒！（舉着手套）

媽，在這兒！（跑出去）

姑乙：（羨慕地）好了，去吧。

姊：謝謝，姑奶奶！

姊門由中門下，姑乙關上門

半晌

老翁：（抬頭）什麼？外頭又下雪了？

姑乙：（沉靜地點頭）嗯。

老翁又望一望立在窗前的老婦人，轉身坐在爐旁的圓椅上。

呆呆地望着火，這時姑乙坐在長沙發上，拿了一本聖經來讀。

舞台漸暗，幕落。

全劇終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在一個輪子底下

于道元

「這些哀哭是什麼意思？」

「我在這裏很痛苦，極其痛苦。」

「你聽見過溪水衝到石頭上飛濺的聲音麼？」

「我聽見過……可是你為什麼要問這話？」

「因為溪水的潺湲和你的哀哭全都是聲音，沒有別的。祇有一點不同，有人聽了潺潺流水的聲音，感覺到快活。但是你的哀哭却引不起人的同情來。不要抑制它——但是要記得：那祇是一種聲音，像一棵老樹嘩啦啦響的聲音……祇是一種聲音——沒有別的了。」

一八八二年六月

崇 高 論

A. C. Bradley 著

李康田譯

Sublime，是很難翻譯的一個字。它含有莊嚴，偉大，崇美，

雄偉，崇高華義，然而沒有任何一個譯法能恰好處。也許「雄偉」是比較好些的，因為它兼言了形體的偉大和精神的雄偉，至於「崇高」呢，則似乎是專指了精神的一面。然而究其極致，精神的 Sublime 固不待論，就以形體的 Sublime 而言，如當我們已領略到了高山大川的 Sublime 時，就像初民之見了風雨雷電而認為冥冥中有一個無上的主宰者一樣，我們也只是感到了一種精神上的「崇高」吧。雖然「崇高」是發生於那偉大的形體的。把 Sublime 譯作「崇高」，也絕不是最好的譯法，不過在諸種譯法的比較之下，我則暫取了「崇高」作為代表罷了。又，本篇是從 Bradley 的「牛津詩學講義」(一九二六年的 MacMillan 版)中譯出的，譯文並會由朱光潛先生校閱過。譯者附記。

考洛茨基 (Oenitae) 常常告訴他遊克萊德大瀑布的故事；但他的故事說得非常游移，故事的詳實是很難確定的，不管他的本事是怎樣，現在我要把它改作最便於我的目的說法而說出。向着大瀑布注視了許久之後，他就開始尋思有什麼形容詞能够最確切地說明出他所得的印象；最後他斷定只有「崇高」(Sublime) 一詞為最合式。同時，另外兩個旅行者來了，站在他的身旁，默默地看這景致。就在這時，考洛茨基得到他最高的滿意了，因為那男子也讚嘆道，「這真是崇高！」而那女子對於這話的應和，却只是，「真的，在我

生平所見過的東西中這是最「美觀」(Pretty)的了！」

這個淺薄的女子之無靈識力 (因為我認爲考洛茨基和那男子是對的) 可笑亦復可痛。崇高與美觀是相去如此其遠的兩種不同的品性，我們驟然間想把它們連在一起竟會有一種可笑的，不調和的結果。同時，這兩種品性之中的第一種是如此其高尚，對它，完全無靈識力，實是缺憾。驚愕，狂歡，敬畏，甚至於謙遜，都在崇高所引起的諸種情緒之中。所以，許多人都有承認崇高為「美」(Beauty) 所取的惟一的，最高形式，不論在自然中或想像的工作中。

我預備對這種品性作一點論述，並且要給「何爲崇高」一問題找出某種答案。我說「某種答案」，因為這問題是非常繁雜的，我只能刻出它周圍的某些假定的界限，並避免去討論答案所據的某些假定，而作一種提綱挈領的探討。我還意思是很顯然易見的，比如在這次講演中常常遇到的一個名詞——「美」這名詞時。

當我們稱崇高為美之一種時，像我剛才所說的，「美」之一字，顯然是廣義的用法。那意義，是當我們把美從「善」(Goodness) 和「真」(truth) 區別了出來，或是當「美的」(beautiful) 一字是用來指示任何能滿足美感的事物，又或當「美學」(Aesthetics) 和「美的哲學」是看作同樣的用語時而言的。這樣解釋起來，崇高便是許多種美中的特殊的一種，就如美觀

(Pretiness) 一樣。但是「美」和「美的」也有另一種更狹的，或更特殊的意義，就如我們說這東西是美觀的而不是美的，或那東西是美的而不是崇高的。我們這裏所說的這美，顯然地不是廣義的那美；像崇高或美觀一樣，它只是那美的特別一種類或一姿態而已。「美」與「美的」這兩個字的含混是一件頂大的麻煩，特別在講演中，隨時遇着這兩個字我們便非另加些說明不可；但這實是無可如何的事。（現在，這篇講稿發表了，凡這兩個字用作狹義的意義時，都加上「」符號，以省去說明的麻煩。）

那末，顯然地，美的一切特殊種類或姿態，在某一點上，必須具有相同的性質。在屬性中，它們必須含有只能被稱為美的而不能被稱為善的或真的之特徵。所以，一向哲學家，當他考究這些種類時，就應當先來決定這種通性或特徵；然後再進一步地決定；這特殊種類和它的其他同類的區別究竟是什麼。但在這裏，我們却不能用這方法。美的一般的性質，辯論的如何其多，闡明的又這樣衆說紛紛，要在這緒言裏討論起來，恐怕難免於武斷；在另一方面，要把美之性質的任何一說指為真理，恐怕也是既荒誕而又無用的事。所以，我們惟一的方法，是必須先把這問題置之不理，而只求考究屬於崇高的頂顯明的特徵。且不管一般地所謂美者究竟是什末，只問，什末東西把這一「種美從其他諸種美區別了出來，當我們被感動了而把「崇高」這一特殊的形容詞應用到任何事物上去的時候，我們的心理狀況究竟如何？——這是我們問題之所在。這種方法，也並不是惟一的可能的的方法，但我相信這是很正當的，既然，儘我所看得出的，對於我們這特殊的問題的答案，除非把它引伸得比所計劃的更遠些，是不會被通常所謂美的種種名論之歧異所影響的。同時，要緊

的是要來實現並留心到這種方法所得的結局；就是，我們所要論的是關於崇高的特殊點，而不是關於崇高的全體性。因為崇高並不就是那些特有的特徵，而是美用它們分別了出來；而且崇高的一大部效能是歸功於美之一般性的，這種一般性是和其種類共有而又是我们所暫置不論的。

問題既這樣被限定了，我就預備從我們的審美經驗講起，再漸漸地以求達到一個結論。因此，我必須說明，我們最初所得的結論，在我們的討論過程中是難免要更改的。而且更進一步地，我要向大家聲明一下，請大家暫不必關心到諸位所感到的任何疑問，就是，當我舉例說明，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崇高的時候，暫不必管我所說的對與不對，各種意見的紛歧，是很難影響到我們的問題的，問題不在於這個形容詞怎樣會正確地應用於某一成案，而在於這個形容詞所指的究竟是什麼。而且我們必須知道，沒有兩種美能够完全一樣，而一件事物却可以同時含有兩種極不相同的美。

讓我們先把表現美的五種姿態的五個名詞，並列起來——「崇高的」，「莊嚴的」(Grand)，「美的」，「秀美的」(Graceful)「美觀的」。「美的」居五者之中。「美的」之前有兩個名詞，「崇高的」與「莊嚴的」，之後有另外兩個，「秀美的」與「美觀的」。那末，這情形還不就是這樣嗎：前兩個，雖然並非一體，看起來却總是連系在某種關係裏；最後兩個，也是連系在某種關係裏的；在這種關係中，不管它究竟是什末，好像這兩對總是各自分立的樣子，甚至像立於相反的地位；而「美」呢，在這關係中，好像佔有一個中間位置，雖然它有着偏向於秀美和莊嚴的趨勢；而且這兩個極端的名詞，崇高與美觀，在這關係中好像是相去最遠的兩個；所以這五個行的連系，——不是在價值上是必須降級的，而是在某種向

未指明的關係上。譬如說，在那個女人的回話裏，「在我生平所見過的東西中這是最美觀的了」，假設你把「最美觀的」先換作「最秀美的」，然後再換作「最美的」，最後再換作「最莊嚴的」，你可以發覺你的驚異會一步步地減少，到了最後，當她把崇高與莊嚴合而為一時，她的過錯就不再在於辭謬，而只在她所用的無足輕重的層降法(Anticlimax)罷了。更假設，如果我可以再這樣說，她會用了「尊嚴」(Majestic)一詞，她的層降法將更顯明無足輕重，而實際上，在考洛西基的故事的另一說法裏，「尊嚴」倒是他本人所選用的一詞呢。

然則在這問題中的「關係」是什麼呢？——是什麼東西使崇高和莊嚴好像互相緊連在一起，而又很確定地使之迥異乎秀美和美貌的呢？那大概就是「偉大」的特性(Greatness)了。有一千萬東西是「美的」，秀美的，或美貌的，但不一定能給人以偉大的印象；而且，在許多情形中，偉大的印象好像是衝突着，甚至是破壞着秀美和美貌之印象的，所以，假如一件美觀的東西竟也給與了偉大的印象，你就不會再叫它作美觀的了。只要能够使我們感受到崇高的東西，都能給我們以偉大的印象，而且——是一種非凡的，或甚至是一種凌壓的(Overwhelming)偉大。而且這種偉大，更進一步講，很顯然地不只是崇高的屬從，而是一種絕不可少的要素；把想像中的偉大除去，則崇高也將消失。莊嚴，也是如此，好像永含着着偉大在內，雖然並不會達到它的最高級；至於「美」呢，則既不一定含有偉大，也不一定像美貌和秀美一樣有排斥偉大的傾向，我要試驗着，不以論辯來擁護這說法，而以例証來說明這說法的意義，把美的姿態的種種差異先放之言外，而大半，也把莊嚴暫置不論。

我們不必問什麼是我所說的這「偉大」的確切意義；但我們必須首先知道這問題中的偉大又不只一種。就讓我們先把這名詞來說明一下罷，首先，是範圍的偉大，——如體積的，數量的，或時間的；然後我們要問，在這種意義上，是不是崇高的東西都是非凡的偉大？當然有些是如此。天的穹窿，無邊的澄碧，或黑暗中佈滿了遙遙無數的星宿；大海展至天邊而又遠在天外，海面平靜如鏡或激作無數的浪濤；時間，我們想像不出它的始和終，——這些，都可以作為崇高的很好的例子；若只把它們祇稱作偉大，那簡直就有嘲笑の意味，因為它們都是不可測量的巨大的意象。當我們再把目標轉移到有生命的東西去時，自然，偉大的標準是要變更的；但是，把這標準轉用到這個範圍之內時，大概地說來，崇高的東西依然是具有巨大的形體的。一棵秀美的樹不一定是棵大樹；一棵美貌的樹差不多總是小巧的；但一棵崇高的樹却必須是一棵很大的樹。假如你要問什麼是崇高的動物，在鳥類中，你一定猜是鷹；在魚類中，如果有的話，就一定是一鯨；在獸類中，當然是獅與虎，蟒蛇或巨象。但你却很難指出一個崇高的昆蟲來；確是不容易的，或者簡直不可能，要在一個比自己還小的動物中發現崇高，除非你越出了我們現在所論到的這偉大之特殊一種。就再拿下面的事實來說吧：一個普通人，或者比普通還小些的，身材與體格都有秀美的或「美的」的可能，但以身材與體格而論，却很難談到莊嚴和崇高；我們通常總把花卉看作小巧的東西，而且通常總以為它們是「美的」，秀美的，美貌的，但很難說是莊嚴的，更難說是崇高的，到了說是莊嚴與崇高時，我們就不再以為它們是小巧的了；一條大河可以說是崇高的，而一條小溪則不可能；高入雲際而又綿延不絕的小嶺是可以的，一座丘

闊則不可以；一帶長橋是可以的，一挖小橋則不可以；一座宏偉的禮拜寺是可以的，一個鄉下的小教堂則不可以，一架崇高的建築物的模型絕不會是崇高的，除非在想像中你把模型擴大到同原建築物一樣大；一漫平原，雖然平，假如它廣漠無垠也是可以崇高的；我們常常說，『一個美觀的小東西，』或者『一個美的東西，』却不會有人說『一個崇高的小東西。』像這樣的例子似乎已很可以說明了——巨大並不就是崇高，因為巨大並不需要美，而崇高却是美的一姿態——但美的這一種特殊姿態是常常關連，並依附於形體的非凡偉大上。

現在讓我們更進一步，能不能沒有這種偉大而單有着崇高呢？假如可能，是不是別種的偉大也常常顯現在這些情形之中，而對於崇高的效能又是非常必須的呢？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了。小孩子是沒有偉大的身材的，而渥滋渥斯所說的：『一個身材纖巧的六歲的好寶寶，』（假如真是個好寶寶，）通常也只能稱作美觀的而不能稱作崇高的；因為它只是一個『身材纖巧』的小孩兒。然而它確又可以稱爲崇高的，像我們的詩人所歌詠的那樣：

*Thou whose exterior semblance doth belie
Thy soul's immensity……*

Mighty prophet ! Seer blest !

On whom Those truths do rest

Which we are toiling all our lives to find.

你，你的外表不稱

你的靈魂之偉大……

萬能的先知！幸福的預言者！

你是一切真理之所在

我們却終生苦求而不得。

(*Ode on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一個嬰兒是更小的，但一個嬰兒也可以崇高，就是星光輝耀的夜空也不比San Sisto教堂裏聖母瑪利亞懷中的聖嬰爲更崇高些。一個麻雀是更微乎其微的了；但要說出一隻麻雀也有成爲崇高的可能是並不困難。下面是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詩的翻譯：

『我是打獵回來，正走上了花園的林蔭路。我的獵犬跑在我的前面。

忽然，牠放慢了脚步，起始悄悄地走向前去，好像牠嗅到了什末獵品在前面。

我沿着林蔭路望去；我看見地上有一隻小麻雀，它的嘴角還是黃的，頭上剛生滿了絨毛。它是從巢裏翻落了下來，因爲刮過一夜大風，搖撼了這裏的樺樹；它縮在那兒一動也不動，除非在無望的戰慄中伸伸它長成的小翅膀。

我的獵犬慢慢地向它走近，突然，從頭頂的樹上飛下了一隻黑頸項的大麻雀，像投石般地落在了牠的面前，完全是蓬亂的，驚慌的，悲痛而絕望地叫着，一再地，在獵犬的滿生巨齒的開着的兩顎間衝擊。

它要救它的幼雛；它用它自己的身子作爲屏護；小小的身軀完全是在恐怖中戰慄着；它叫得愈兇愈可怕；最後，它終於萎靡垂斃了。它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在那麻雀看來，這獵犬該是多末可怕的一隻野物啊！而那麻雀却又不肯再停在它安全的枝柯上。一種比它自己的力量更強的力量把它從樹上扯下來了。

我的獵犬呆立着，即而狼狽地退了回來。很明顯地，

牠也認識了那力量。我把牠喚到身邊，當我行過時，我完全被一種虔敬的感覺所感動了。

是的，請不要笑。看到了那隻勇敢的小鳥，以及它的熱烈的愛的迸發，我所感覺到的確是一種虔敬之感呢。

愛，於是我想，確是比死以及死之恐怖爲更強的。因爲有愛；而且只因爲有愛，生命才得以支持並推動。『這隻麻雀，大概人人會同意，是崇高的吧。那末，到底是什末東西使它這樣呢？不是因爲形體的巨大，是無疑的了，但是，我們會回答，是因了它的愛和勇敢。是的；但我們所說的「它的愛和勇敢」是什末意義？我們時常遇到愛和勇敢，而且也時常敬服並贊美它們；但我們並不常發現它們是崇高的。然則，爲什末它們在麻雀身上便成了崇高的呢？』

是因了它們的非凡偉大。並不是只在質上，而是在這質量上，崇高存在着。而且，這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譬如，我們設想這麻雀的愛與勇敢的數量是相當地被減少，——假如我們說這隻麻雀，當它第一次勇猛奮力之後，嚇得飛逃了，或者我們說，這隻犧牲了自己的鳥不是一隻麻雀而是一個火雞。在每種設想的情形之下，愛與勇敢是依然存在着的，然而崇高却要退隱而消失了，因爲愛與勇敢不復再有其應有的那無限大的緣故。

這隻麻雀的崇高——這不亞於碧海蒼天之崇高的崇高，也是寄托於非凡的或凌壓的偉大上——這偉大，縱然不是形體的，却是力的，於此，也就可以說是精神力的偉大了。『愛比死更強』，詩人如是說。『一種比它自己的力量更強的力量把它從樹上扯下來了。』司格脫和渥滋渥斯所歌詠的那隻狗是這樣的，牠的主人死在霍爾威林山的巖下了，而三個月後牠才在牠主人的屍旁被發現，

How nourishe, here through such long time

He knows who save that love sublime,

Ans save that strength of feelins, great

Above all human estimate

怎樣生活的呢，在這兒如此久耐，

他知道，是誰給他的那崇高的愛，

並給他以同情之力，偉大

超出了一切人類的估價。

假設我們更進一步，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證明，在這關係中，絕不能算是例外的吧：『你的靈魂之偉大……』渥滋渥斯對那小孩這樣說：『萬能的先知！』他這樣稱呼它。我們可以看得出，照事實講，在我們所說的這崇高之中，當其沒有形體的偉大時，一定有另一種偉大，這個（這並非說這句話是一成不變的最恰當的話）我們可以叫做力的偉大，而在這些情形中這又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必須把這說法更進展一步。自然地，這種力，因之崇高也是這樣，是隨不同的例子而各異其性質的，所以感動我們也不相同。大致地分起來，力有起於形體的，有起於生機的，有起於道德的（把這字作爲舊的廣義的用法），就像那隻麻雀和獵犬的一樣。這幾種力打動想像的方法各不相同。但那依然是某一種力使得某一件東西成爲崇高而不能成爲秀美，力的無限大使得某一件東西成爲高而不只成爲偉大。譬如，一個小瀑布的水道是可以非常秀美的，但這樣的小瀑布就沒有足夠崇高的力量。爐火閃爍常常是「美的」，但不是崇高的；放大篝火時的火却可以近之；「大火」常常是崇高的，因爲它會給一種可怖的力的印象。在拜倫的 *Child Harold* 一詩裏——那是無論如何親熱，無論有多少缺陷，也不會減

少了它的崇高的——那海洋，就是那吞人鯨如雨滴，碎舟易如玩偶的可怕的怪物。約伯記裏的河馬和鱷魚之崇高，是以牠們巨大的暴力和人的弱小的力量相對比的；那馬的崇高則在牠的強勇的兇暴力。只要想一想在一切小說或歷史上的崇高的典型或理想吧，你可以發覺，不管它們是燦爛的或憂鬱的，兇暴的或和平的，可怕的或可敬的，它們都是用它們的無限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刺激着我們的想像。亞吉勒思(Achilles)是崇高的，當他兀立在城外，神火之光從他的頭上飛射着，越過整濼他放聲吶喊，百萬顆忒羅亞人(Troyans)的心都死在這遠揚的呼聲中；或如奧底賽(Odysseus)當他的報復的時刻一到，他丟棄了他的破衣片，帶了長弓跳到廳門前，把他的箭都擲在脚下，虎視着大廳裏他的正在歡宴着的敵人們的該死的臉。彌耳敦的撒旦是崇高的，當他拒絕從一個萬能的敵人手中接受失敗時；但當他誘惑夏娃的時候便不再是崇高的了，因為這時候他所表現的不是力量而是狡猾，而我們所感到的也不是他的狡猾的強而是他的俘虜的弱。又如在邁底琪教堂(Medici Chapel)的許多聖像裏，瓦提甘宮(Vatican)裏的宙斯半身像，以及「馬及其騎者」(Verrocchio作)中，我們也感到這崇高，因為我們感到一種巨大的力，發生在又把持在一種含蓄之中。「命」或「死」，如設想作一個潛伏的暗殺者，就不是崇高的，但如把它想作不可避免的，不可抗拒的，無可逃逸的命運時，就是崇高的了。安提俄妮(Antigone Sophocles)所作悲劇所請求的永久的法律，像保存了最古的諸天的力量與新鮮的那「道義心」(Wordsworth's Ode to Duty)一樣，都是崇高的。普羅密修士(J. romethens Aeschylus)所作悲劇：人類的救星，以忍耐痛苦的偉力與懲罰的偉力相抗；萊各勒斯(Regulus)的從容

就義；蘇格拉底，沉着地，甚至是快樂地去接受他的枉死以及朋友們的悲痛，都是崇高的。「我已經征服世界了」這話，是一切記載中之最崇高者，而且也是靈魂的惟一的力之表現。

崇高常是發生於力的非凡偉大一點，該是很清楚的了。它的實例之多幾使我們疑問到別種偉大能否也發生崇高的感覺，還是如我們所猜想的只有形體的巨大才能發生崇高呢。體積無論巨大到什麼程度，如果不是我們無意識地把它當作力的象徵，能使我们覺得崇高麼？如以有生命的東西而論，無論如何，這樣的疑慮是很有理由的。一棵樹是崇高的，並不是因為它佔了很大的空間或時間，而是從一種力出發，它高舉並擴展出了無數的枝葉，或者它經過了多少世紀的狂風暴雨，見過了多少炎暑寒冬的消長，像我們所過的日子時辰一樣。也並不是只爲了巨大的身體使獅與鷹贏得了禽獸之王的稱號，而是因了顯示在巨大的首肯和雲霧晶目中的一種力。甚至我們把問題越過了生命的範圍之外時，這疑問也還是存在着的。難道一座山，一條河，或一座建築，是可以算作崇高的嗎，如果我們不把它們的體積和線條看作力的象徵？難道，天與海的無限遠，時間的無盡期，星，沙，波浪之不可以數計，能不給我們以乏味敗興之感嗎，如果不把它們，縱然是含混地，悟作不可測量的力的表現——這種力，是創造了它們，或生長於它們之中，或者是能夠測量了它們的；因此，感印到我們的並不只是界限的消失，而是壓倒了任何可能的界限的一種什末之顯現？如果這些疑惑有道理（我想是有道理的），我們的結論便是：崇高所需要的非凡的偉大，常常是一種力的偉大，雖然有一類事例中，這種力的偉大祇能藉形體的偉大表現出來。

問題無論如何決定，我們的結論已到了這一步；崇高的特質在於非凡的或凌壓的偉大。但如使這結論穩妥，須先設法除掉兩種困難。第一，除此以外，就沒有相反的例証了麼？我們能不能發現別種事物雖崇高而並不顯現這種偉大呢？我祇能說我曾經很謹慎地爲了這條定律找過例外而終於不會找到，此外我自然沒有別的話可說。我只能找出些貌似例外的來，而實際上，這些例外却更堅定了這定律；我只想提出那些比較最有力的來談談。這些例外，在第一眼看來，不就就力的偉大或他種偉大說都無足觀，而且實在是偉大的反面。譬如，夜的靜默，暴風雨的或激烈的音樂的突然停止，死之寂寞與靜止，毫無疑意地都是崇高；但是我們應該問，聲音和動作的停止何以能成爲無限偉大的表現呢？那是不能的，我回答；然則那也就不能算崇高。如果你認爲這裏所說的這靜默僅止是一種停止，當然，沒有崇高的感覺會發生在你的心裏；假如已認爲這靜默就是崇高的話呢，那末；它對於你一定就是無限力的象徵，這無限力或顯露或尙隱含着。「狂風的猝然靜息」是狂風的而不是微颺的靜息；而且那也並不是狂風的永止，而是在重新暴發之前的一會暫停；假如它的靜默不是它自己的意志，那一定是被一種別的更有力的東西把一種靜默壓在它的身上。任何東西只要是有着崇高的，便不能沒有偉大的力的印象。夜的靜默也是這樣的，當其被視作崇高時，它並不是聲音的消滅而是聲音的暫息，——爲力所造成的這沈寂是如此其有力，凡被它所解到的白晝的一切喧囂，都變成了啞默——或是籠罩全世界的一種萬能的和平。這種和平，是不可解犯的，是能使死現得崇高的；而這種沈寂，不是不動的，而是不可動的。

現在，我們的結論可以堅定了。但另一危險却還存在着

。即便承認在崇高中有着非凡的或凌壓的偉大，但是不是此外便別無所有呢？是否還有其他特徵呢？我對於這問題，仍舊如前回答，不過要申明「凌壓的偉大」這話尙含有其他的重要含義應當討論，我再也找不出別的常常出現的特點來。有些是曾經說過的，另有一兩點後來還要說到，但沒有任何一點是確實地出現於一切崇高之所在的。要給崇高一種更詳盡的說明是很容易的，假如你把一個崇高的嬰兒所刺激到你的都包括在內而不談到河馬，或者你只認定了蘇格拉底而忽略了撒旦，或者你只知道崇高的風雨雷霆而忘記了崇高的彩虹與日出。但是你的答案將不能適用於你所忽略了的例子；即使你已經強認定它們是這樣了，最後你仍須把答案放棄，一直等到你也許有一時得到了像我們的同樣結論。總之，我們最好還是暫先承認了這結論，再轉向問題的另一方面去。

一直到現在，我們大體祇討論崇高本身，並沒有涉及我們在感覺或了解崇高時的心情。但是「凌壓的偉大」一語裏的形容詞已直接地暗示了被「凌壓」的心情，對於崇高是極重要的。那末，現在讓我們再內省一下，並問問，這種心情，和在認識或想像美觀的或「秀美的」事物時的心情如何分別呢？自從康德研究這問題之後，許多曾經想到過這問題的學者們都以爲他們判然不同，我們在這裏就大致地解釋這種不同——雖然我也不敢担保我的解釋是完全正確的。

當我們看見或聽見了什末時，我們呼道，多末美觀！或多麼可愛！或是多麼「美的」呀！這時，有一種快樂的直接的流露，一種無阻的開展，一種物我和諧的愉快之感。

The air

Nimble and sweetly recommends itself

Into our gentle sensus... The heaven's breath
Smells wondrously here

空氣

清爽而和美地吹盪到了

我們的和平的感覺……上天的靈息

也在這兒情切地嗅着。 Shakespeare's *Macbeth*(1)

那事物，把我們吸引了去，我們毫不抵抗。我們心中彷彿有什末東西促使我們去同情它，或愛它，我們的情感，我們可以說，完全是肯定的。雖然它並非絕對的不帶有幾分痛苦（因為那事物的本身也許帶着悲哀的），但這種痛感或悲哀的味道却不起於物我之間的不和諧，或阻礙我們接受它。

至於崇高，這種接受就好像不是這樣簡單與直接。事實上，這裏好像有兩個「方面」或階段。第一即使只是一瞬間——這裏有一種被阻礙，或被頓挫，甚至是被愚弄，或被追被嚇的感覺在內，就好像是一種我們所不能接受，不能把握，或不能抗拒的東西激動了我們一樣。在某些情形下，我們竟有退而避之的傾向，好像它逼得我們覺到自己的薄弱或卑微。我們可以用一個最順便地雖然太過分地一個名稱來稱呼它，就是消極的階段。這階段對於崇高是非常緊要的；好像當我們認識可愛的或秀美的東西時，就沒有什末能與此相符的，除非，有時候也有一種驚異之感，那種感覺也完全是快感的，然而用以決定事物之可愛與秀美却並不怎樣必需。但只這第一階段方面，對於崇高顯然還是不夠的。這之後，立刻地或逐漸地，還有另一階段繼着起來，就是，一種很強的反動，一種自我擴展之突進，或是一種感發興起，一種曾經被阻的自我之被解放，甚至是被帶到了一切阻碍或限制之外的一種感覺。雖然崇高的東西有時是有禁阻性的，恐

嚇性的，或可怕的，這種感覺却依然是積極的——都是與崇高物相合一的感覺；而且，當這崇高的事物之性質誠已如此時，這些感覺可進而為狂喜或膜拜。但這些感覺之所自來的那種消極色彩，即所謂那種「火的氣息」(The 'smell of the fire') 還依然存在著。這種合一，我們或可以這樣說，需要一種自我降服，而這種狂喜或膜拜又常是強烈地染着敬畏的色彩。

我們領略崇高的這種特殊的兩重感覺，這兩種同樣必需的消極的和積極的兩階段或方面，似乎和我們在單論崇高本身時所發見的崇高的事物中，那特徵，是相符合的了。就是，崇高的凌壓的偉大，一時地，阻止，頓挫，降服，甚至至是逼迫了我們，使我們覺得我們自身的渺小，然後，又把它力量觸動想像或情緒，使想像與情緒得以遠引而高舉，以至達於它們平時所不能達的領域。我們乃闡出了我們自己的界限，深入於崇高的事物之中，理想地把我們自己和它合而為一，且分享它的無限的偉大。但是，直到這時，我們依然意識到物我之間的不同，我們依然感覺到我們的實際自我之卑微，而我們的歡快，是和敬畏，甚至是和自卑，都相混合着的。

講到這裏，我只竭力簡明地並毫無反省地解釋美感經驗的一種姿態。有些讀者，也許會因了這種解釋而回憶起別種經驗來。但只許他們能在主要處覺得正確，即使他們不能接受，他們也總會領略到，許多哲學家們，以種種方式，為崇高所作的讚美稱揚了。他們說，經過了崇高所給與我們的有限上的震驚與頓挫，崇高給我們喚醒了一種無限的絕對的自覺；而且，這也就是我們所感到的，介乎美感經驗的這一特殊姿態與道德或宗教之間，存在着一種極密切的關係的理由。

之所在。因為在這裏，我們以放棄有限的個別的小我，而超昇到與施無條件的要求於我們身上的法律，或與我們的精神生活之無盡的源泉以及總皈依，合而為一。

這些問題太廣泛，非現在所能討論，將來也只能輕微地涉及它們。但只這樣一提它們，就可以進一步討論最後的問題了。因為它引起了這樣問題：那使這種稱頌是非常公允的，難道它能在一切崇高上都真是如此的嗎，或它是只限定於崇高的最高形式呢？談到關於崇高的別種說法，同樣的問題也會被引起的；現在，我就談談其中的幾種。

(一) 柏克 Burke 說，崇高是常常被基於恐怖的；誠然，他是把恐怖當作崇高的頂顯著的一特徵了。我們對於這句話和柏克的全體學說（一種不能接受的學說）的關連姑置不論，祇來問，崇高物所給的這種「阻撓」(Check) 就真正永是屬於恐怖的嗎？我們一定回答，第一，假如這種阻撓是美感經驗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它的初步，則這所謂恐怖，就絕不是通常意義之所謂恐怖，或什末實際的真正的恐怖。通常，我們是「實際地」害怕着一場暴風雨，一座高山，害怕，譬如說，因為我們在這種特殊的空間或時間的地位中，只是以一個生理的生命而出現，這風暴或高山對我們並不崇高，而只是可怕罷了。這種恐怖必不能存在，一定不能斷我們的注意，必須改變了它的性質，假如那東西對我們真是崇高的可怕，而在想像的合諧之中，又把我們自己和那東西合而為一，並且那東西又造成了一種偉大的自身之擴展的時候。但第二層，即便是恐怖被正確地解釋作美感的而非實際的經驗，我們問題却依然是很明顯會得到否定的答案。在某種崇高之認識中確是有着恐怖的，但並非一概如此。假如有一傾刻的阻撓，譬如說，彩色的長虹，莊嚴的日出，星夜，蘇格拉底

，或屠格涅夫的麻雀，除非崇高的意義是不自然地擴大了的，「恐怖」也絕不是這種阻撓的名字。

柏克雖錯誤，而同時却看出崇高的「消極方面」，這也可以提醒了一面的真理。崇高的實例就這方面的特色與品格上說，各各不同。譬如，「這消極方面」在崇高的彩虹或日出例上，就不如在崇高的或「可怕的」暴風雨一例上為更顯著或清楚些。通常，我們可以說，崇高的區別性表現得最清楚處就是這消極方面的最顯著處，它顯著到使我們多少有一種關於我們自身的，甚至於關於我們平素經驗中的全世界的，渺小與無力之感。就在這場合中，我們的對象是更無疑地超出了「壯麗」(glorious) 甚或「尊嚴」(Majestic) 之上，且顯得崇高與秀美相反。只要我們不僅僅偏論到只適用於這些例子上的崇高，或以為這消極方面在別的例子上是沒有的，就可以了。假如彩虹與落日真是崇高的，則它同樣是凌壓的也是超拔的。我們也不必認為最顯著的崇高就是最崇高的。從阿爾普司高山的無邊雪景所見到的日出，和阿爾普司山的風暴雖同是崇高的，而它們的崇高却各不相同。

(二) 秀美與「美」，我們知道，當然不只是感官的，但對於感官却是親切的。它的特質，是感官與精神之調和的合一，以及與我們多數經驗中之衝突的，不和的許多力和解。而崇高之對於感官却似乎是嚴酷不仁的。崇高，使我們在我們自身以及世界中，感到一種無可否認的超出乎感官以外的東西之呈現。而這也就是崇高並不能給我們以安慰或歡欣，而只是使我們感發興起的原因之所在。

這種說法，使我們回想到我們曾經提到過的一些意見，但這是很容易引起誤會的。第一，任何種崇高決不僅是對於「感官」有着敵意的，但一切美感的東西既是必須訴之於感

官或感官的想像，則崇高即使對於感官表示敬意，也須借徑於感官進行。假如我把這一語解釋作別的意義，這種說法是依然要引起誤會的因為它把某種崇高的特殊點歸給了一切的崇高。有無數的例子，都是可以引來說明對感官是無敵意的：例如，一隻崇高的獅子，或一隻崇高的牡牛，或一棵崇高的樹等。假如我們再想到彩虹與日出的舊例，或更恰當些，再想到了暴風雨，或「馬及其騎者」，或巴哈（Bach）的彌撒讚美歌諸例時，我們可以發覺，崇高的東西實在是對感官發生了一種強有力的激動，而且它的崇高也就全在於這種激動的強度或容量上。假如很顯著地把這些例子中的光，色，聲等的度數減少，則崇高也就要消失。自然，這種激動並不僅針對感官，然而到底却是針對感官的。

無疑地，此外還有另一種崇高的存在；而且是特別有趣的一種。這種崇高，對於感官以及感官所接受到的東西確存一種輕蔑的神氣。我們已經說過，那麻雀的靈魂之偉大，和它的身體之弱小相比相得益彰，於是它的偉大就給與了那獵犬的外在的形體以一種輕蔑；夜與死的靜默，是因了對於聲音與動作起有力的反作用而見其崇高的。此外，又有很有名的一段例子也是這樣的，最初，是最強有力的訴之於感官的崇高物之出現，接着却是並不這樣訴之於感官的，而是另外顯得更崇高，且把原先的崇高物比得暗無聲色了的東西：譬如，最初是很劇烈的暴風，地震，或大火；而大火之後却是一點很小很小的聲音。又有時，像柏克所說的，崇高是依靠於，或得力於，黑暗，朦朧，和模糊的，即對於視覺的滿足之拒絕。在這種情形中，崇高的東西是可怕的，而它的可怕又因了辨識之不可能而更甚。例如「潛行於黑暗中之疫癘」(The pestilence that walketh in darkness)的想像，

彌耳敦的「死」之描寫，以及約伯記裏的下面一段：

In thoughts from the vision of the night

When deep sleep falleth on men,

Fear came upon me and trembling,

Which made all my bones to shake.

When a spirit pass'd before my face:

The hair of my flesh stood up.

It stood still, but I could not discern the form thereof.

An image was before mine eyes.

There was silence, and I heard a voice……

在思念夜中異象之間

世人沈睡的時候，

恐懼，戰兢，臨到我身，

使我百骨打戰。

有靈從我面前經過；

我身上的毫毛直立。

那靈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狀。

有影像在我眼前。

我在靜默中，聽見有聲音……

(新舊約全書官話和合譯本)

有人說過，如果用畫圖來說明這種文章，它們會因其隱隱之被減少而消失了它們的崇高。像布萊克(Black)給彌耳敦的和約伯記裏的詩所作的圖畫便是這樣，而他的曇星在一起合唱的構圖却是配得上原文的。

在前此所舉的例子裏，如命運，安提俄妮所講求的永久法律，以及渥滋渥斯所歌詠的「道義心」等，我們也可以追溯到崇高對於感官的敬意或嚴酷來。我們想像到；那些力都是

超出乎視覺的，而實在又都是非物質的，但是它們都能向了耳聞目覩的物質世界來行施其無上的權威。但假如我們要從它們的控制之施行上以求了解，想強使它們和我們的感官更接近些，則它們的崇高即將瀕於危險的地步了。

我還要舉一個最後的例子：這例子，自從耶個諾斯 (I. P. Eninus) 曾在他的「風格之超逸論」(The Elevation of Style)裏引用過之後，凡關於崇高的論述裏大概沒有不引用的了。在這裏却有着特別的關係，因為它同時解釋了我們正在從事於區別着的崇高的兩種。「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創世紀) 光的最初的立刻出現；而且它是普照全世界的一切光的觀念，已經是崇高的了；而它的初步也是訴之於感官的。進一步的觀念，這種超絕而莊麗的現象却僅是發生於簡單的話，發生於一呼吸——這本是我們的薄弱性，消散性，以及對於物體的無能性的象徵——因此，却更強烈地，使這絕對不可測量的力的印象顯得更強更有力。

現在，我們把這問題結束起來。就是，以其對於感官的嚴酷不仁來區別崇高與「美的」，是很不妥當的。崇高使它的凌壓的偉大深入人心之法不外兩種，或是激動感官，或是給予感官一種輕靈。假如我們想到日出，暴風，或崇高的音樂時，我們也不能確定，這第二途徑會比第一途徑為崇高的最顯著者。但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在「美」中，藉感官的形式而出現者就只安息於感官之中，完全全地包含在感官之中，而沒有超出感官的傾向。在崇高中即便沒有感到這種傾向而崇高最近於「美」時，我們依然會感覺到一種在含蓄中的力之呈現，這種力，是很容易超出它的當前的表現的。在某些崇高的形式上，感官的體系有不可約束地盡力表現其所顯現一切之勢。而在另一些形式中，我們又明確地感覺到這

傾刻間對感官暗示了它的出現的力量，是無限的，而且是絕不能被它的表現的任何媒介，或一切媒介所含容的。在這情形中，我們就去感官最遠，(就一種意義說)而且去「美」也最遠了。

(三) 最後，我們來談——這在初看好像不必要似的，——從前曾經談過的那意見了。「無邊際」，「不可限」，「無限」這些字，在崇高的討論中是常常遇到的，而且，無可諱言的，我們的經驗也常常引起這些來。崇高，曾經被認為，是能喚醒我們自己的無限之自覺的。也會被認為，是能够在一切情形中，顯示一切有限的形式不足表現無限。於是，人家也許會這樣說：縱使我們不採用這樣的公式；而仍繼續用「偉大」這個字，我們至少也應當用比「非凡的」或「凌壓的」更進一層的形容詞，如「不可測量」，「不可比」或「無限」之類。

就我們所已經說過的話來說，我們好像可以立刻這樣回答出來：這裏替一般的崇高所要求的，實際上是只能對於崇高之某一種有效的。有時候，崇高的東西是被認為「無限」，或是無限的一種表現。譬如，在希伯來人的詩裏就是這種看法。又有些時候，崇高物(例如時間與天體)不一定就被認為惟一的「無限」，但依然是無限的，或不可測量的。但是，我們怎樣能說一隻崇高的獅子，一座崇高的山，或撒旦與麥克背夫人 (Lady Macbeth) 是能被解釋作惟一的「無限」，或一種無限，或(通常的)甚至如這「無限」一種表現呢？而且我們怎樣能說是最崇高的東西的偉大就能被認為不可比的或不可量的呢？因為不明白這些分別，人們才犯了考洛西基在「座談」(Table-Talk)裏的一段記載(七月，二五，一八三—二)所犯的錯誤；他說：『在古典的希臘文學中你能够找出

崇高出嗎，（崇高一字如我們所解釋的，）？我向來沒有找得出。崇高原是生在希伯來的。」

這回答，雖然大致不差，並不能解決所引起的問題。我們還可以說，在各種情形中，即便沒有無限一觀念在我們的心目中，所謂崇高，確實是顯現一切有限形體不足表現無限。我們不幸不能夠充分地來對付這一論點。這一點怕要把我們引到了玄學的領域去；我雖然相信關於崇高的任何理論不走入玄學的領域，是不會圓滿的，在這講題中，我却不想特別建設一個關於崇高的理論，只想求一種用得過去，而却不致干涉到更遠的發揮的結論就行了。我所能作的只是在這問題上稍補充幾句話：在「非凡的」或「凌壓的」形容詞之外，我們是否還能夠說崇高就是以帶有不可量，不可比，或無限的偉大為其特徵的一種美呢？我所提議而將來要加以說明的答案是：這偉大只是有時候是不可測量的，但它却常是未經測量的。

我們不能覺到一件東西崇高，如果我們覺得它是可比的，可測的，或大小有限的。無論是什末東西，——實體的，生命的，或者靈魂的——當我們對我們自己說，「它是很大的，但還有同樣大的或比它更大的東西，」當這時候，它就已經不是崇高的了。在不意識到它的崇高時，我們自然很可以覺察到這一件東西是被限制的，可測的，相等或竟不及於另一件東西的。但是在這時候，我們就不會發覺它是崇高的了。當我們確是發覺它崇高時，我們是沈沒在它的偉大裏，而不會再想到它的限度，或是它比較另一事物相等或不如。我們見到一隻獅子而想到「一隻象能够害它」，那就絕非一隻崇高的獅子。沙夫豪爾大瀑布是崇高的，當你一見而驚愕失神時；但不是當你自已對你自己說，「尼格羅大瀑布

應該多末大！」的時候。這似乎是無疑問的，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了，就一種意義來說，一切的崇高都有未經測量的偉大，而且沒有偉大會是崇高的，假如我們覺得它是有限的。

但是度量或限度的意識之消失是一事；而不可測或無限的意識之出現又是一事。前者是屬於一切崇高的，而後者則只屬於其中的一種，——就是，我們對於那事物之偉大，試探着要測量，或者要找出它的限度來的那一種。假如我們作了這樣的試探，就如我們在想像中要試着去數星星或尋求時間的盡期一樣，如果同時有崇高意識，這種試探必須失敗，而且失敗以至於不可測量或無盡期的觀念突然地發生。同理，假如我們比較各種東西，沒有任何東西會顯得崇高，如果它的偉大是被另一種東西所超過或與之相等的；而且，假如我們繼續比較下去，其結局，將找不到任何崇高的東西，除非是絕對全體（儘管它是被想像作什末樣子。）這種由試探着測量與比較而起的崇高，常是非常可驚的。但這也只是一種而已。而且，要設想我們必須試探着去測量或比較，這也完全是一種錯覺，——雖然許多崇高論都犯這種錯覺。在大多數的情形中，凌壓的偉大所給予我們的印象，實在和「這偉大是有一種量度的」一觀念或「它是可測的或有限的」一觀念都不相干。

那末，說崇高就是以不可測，不可比，或無限的偉大為特徵的一種美，是不能成立的了。但在給了這樣的解釋之後，我主張我們可以便利地來用「未經測量」一個形容詞了，祇要我們記得這所謂「未經測量」在指完全不加測量時是一事，而未指試加測量而不能測量時又另是一事。既這樣，我們似乎就可以這樣說：一切崇高，（並不單指有「無限」或無限的偉大會突然發生於其中的那一種）是「無限」的意象；因為在

一切崇高中，經過了某一種阻撓或限制以及對於這種阻撓和限制的戰勝，我們知覺到或想像到一種東西，它一方面帶有一種積極的性質，另一方面又是不被確定為有限或是被確定為無限的，但是我們必不應再說這便是崇高所以勝於「美的」地方。因為「美的」也是「無限」的意象不過和崇高之為「無限」的意象不同罷了。在「美」中我們會說這現於感官的形式者好像仍安息在這種形式裏面完全地包含在裏邊；它沒有要越出這形式的傾向。而且不露可以抑制或衝破這形式的潛力，所以「美的」東西是獨立自足的整體，而且，當我們的靈魂為美所浸潤時，我們便懂得渥滋渥斯所說的「極微事物也好像『無限』」一句話的意義了，雖然每一件事物，因為僅是許多事物中的一件，從另一觀點看，在這裏我們把這觀點抹煞了，一定是有限的。我們或者可以說，「美」是在它任意選擇的範圍中所藉以表現整個「無限」的意象；崇高所表現的意象則為事物的無界限，以及對於有限形式求絕緣與孤立的否認；一個是「無限」之內在的意象，另一個則是「無限」之超越性的意象。

在一小時內，我只能略講題目的大綱，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另一個缺點也是如此，這個我尤其覺得抱歉。在分析任何種美感經驗時，我們本應當以清理其中的種種線索為起始，但我們只這樣作一個起始，就已經沒有時間再進一步地來說明它們是如何交織在一塊的了。譬如，我們把某一種崇高和另一種崇高分別開來，這是不得不如此的，但在實際經驗

中，在個別的例子中，這些不同的「崇高」却常常是融化在一起的。我姑舉一例來說。想來觀察一下崇高所自出的田地，我們說某一種崇高是屬於無機物的，或某一種是屬於有生物的，某一種是屬於精神的，並且說這種種崇高各不相同。這些話全對，而且有時候我們也許確只經驗到了這些種類中的一種，很純粹的，不和他種崇高混合的。但並非常常如此，或者說通常都不如此。這一種常同另一種相混，如果我們單提出它們中的一種來而把它的名稱加於全體，就不免涉及全體，把完整的經驗打碎了。在實際生活中，想像是一樣的：觸動一點，即引起全體都和這一點響應。呈獻於想像的是一種物理的，或生機的偉大之印象，但立刻，想像會從它的世界之另一端，給引來了完全是另一系統裏的許多記憶，而且把這印象和它們融化在一起。或者原來只要觸動精神偉大的意識，而想像却描繪出物質的自然之輪廓與色彩。就如給想像的是落日——這只是一種有色的線與點的組合——對於想像，它們就變成了涕淚所難形容的悔恨，希望，與渴望。告訴想像在幸福中完成的靈魂吧，它就可以看見一朵不可測量的玫瑰，或是閃爍着世界上所有的珠寶之光的城堡。至於一隻麻雀和一座高山不同，蘇格拉底也絕不就是撒旦之類的真理對於想像並沒有多大興趣。想像所關心的祇是：他們如果是崇高，必完全是一樣；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成為無限的，而想像在每一個之中都感覺到它自己的無限。

嫩黃之憶

吳組緝

荒院

門縫裏的三燕翅
 扳着寂寞的臉
 紅毛伯伯出去了
 大蜘蛛當着家
 白茅在牆頭看四方
 哭得臉都焦黃了
 車前草裏的栗園子
 暗綠井欄旁
 遺落一隻紅繡鞋
 那了頭還在嗚咽嗎
 白頭髮老人出來要餓吃了

病愈

庭中花草驟然發長了
 一隻蒼蠅碰着玻璃
 地板上躺着雪梨皮
 東瓜湯冒着騰騰的氣
 軟綿綿的腳

藍的心溶和着母親的笑
 飛在藍的天空裏

隱秘

陰濕的天氣
 小雨滴着綠苔
 那迷濛的寂寞呵
 一隻小老鼠
 在心裏竄跳着
 我要躲到荒園的拐角裏去

草墩上

炸魴的的飛
 紅果子像抵着的嘴
 銀絞絲鑽顫動着
 妖姣的小白蛇鑽入草裏了
 「咄，羊，你搶我的」
 羊扭扭下巴
 「咩咩」

菜園

南瓜藤懶懶地伸着手
穿黃背心的螢火蟲
從旺了頭頸上飛走了
莧菜笑迷着兩片莢
石榴花朵朵紅
——哩啦哩呢啦
銀姑娘滿頭絨花

窗外

麥桿鎖哪在後園裏
蝴蝶飛過牆頭
去遠了
階沿上誰丟的
那憔悴的梔子花

——一條蛇似的粗辮子
漠漠月亮漠漠雨
無端的眼淚

臘梅樹

牆腳上綠苔
拖着銀灰的帶
蟠蜒懶懶地睡着了
蟋蟀的琴聲在草邊
——在亂石裏
銅絲罩子在腳背
——在手裏
颼颼一陣風
黃葉打我的頭
深巷中有拐杖聲
臘梅樹老邁了

菜販子佟熙

歐陽山

佟熙是一個肥矮的，四十多歲的菜販子。誰也不曉得他是從那縣移到廣州來的，人們聽他底語音，自信地決定他是瓊州人；但看見他底頑固的迷信神佛，和陰鬱的迂緩的性格，又猜想他是北部山中的居民了。

依着職業上的習慣，他常常在「菜欄」附近的小茶館裏出現。冬天，天還沒亮，他就把滿盛着生菜，塘蒿，芙蓉之類的竹擔子放在茶館門口，用緩慢的，有腳氣病的人似的脚步，擠進燈光微弱，人聲嘈雜的堂座裏。

「阿呵，比我還起得早呀！」

彷彿比他起得早是奇怪的事情，他這樣招呼過我，便獨自個兒喃喃自語地坐在我旁邊那張塗漆的方檯上，用揚旗般的手臂喊站穩。

說話蕪雜的古大順用敵對的口吻對佟熙說：

「他還沒有娶老婆，這算得奇怪的事麼？不過，唉，老婆這種東西到底是好的……有着說不清楚的滋味，她一下子弄得你非常舒服，一轉眼又氣得你心肝都要炸裂開來。唔，你說甚麼？郭彩底老婆真不壞呀！講起這樣的女人，真叫人高興，」他因為把一塊蘿蔔糕放進了嘴裏，便沒有講下去，滿意地咀嚼着。

佟熙露出很不高興的神氣，鼻子縮了起來，從甚麼地方嗅出了臭味似地，說：「古大順，你曉得郭彩底老婆從前是

甚麼人麼？哼，龍濟光第八個姨太太底跟身了頭嘍！龍濟光想收她做第十三房，他底八奶奶就托人把她賣到香港去了。郭彩這傢伙！……喂，伙計，伙計！沖一盅茶行不行呢？龍井，是的龍井。」又回頭揭開我底茶盅蓋，向我望了一眼，訕笑道：「年輕人也沒膽量喝龍井？娶個老婆，早上便爬不起來了。」

「郭彩底老婆真是個有本事的女人，」我承認了。「不，只說是不會纏着丈夫不許起身，還會……喂，佟熙，不吃一件花生糖試試看？好得很呵。」往後我就沉默下去了。不能遏止地耽思着那矮小的漢子郭彩，和那個高大的，說話很多的，有爽朗和決斷的資質的女人。我常常到郭彩家裏去，爲了受教訓或者借錢那一類的事，他底老婆便拍我底腦袋，擰我底臉蛋，當我做一個小弟似地玩弄我，用聰明的譏笑，刺我底愚笨。

「郭彩坐了牢以後，你常常到他老婆那兒去麼？」古大順一面用指甲剔着牙，一面問我。我沒有做聲，只是憂鬱地對他搖搖頭。佟熙把熱茶倒在手裏，搓着手背，臉頰，前額。他那雙彼此間距離得很開的，蓄滿豆腐漿似的眼睛，因爲微微發出哂笑而向下吊着；扁塌的鼻樑成爲一片蠢鈍的，光滑的平肉了。

「像郭彩這種腳色，却是很古怪的。」佟熙用堅強的自

信這樣斷定着。於是一面捲着「生切」煙，一面繼續下去；
 「一個人賣菜就賣菜，幹嗎東奔西跑，腦子裏胡思亂想，莫
 非想做朱洪武？我可以對隨便誰明說，我一點都不明白郭彩
 。他前輩子一定是個好吃懶惰的和尙，這輩子就變成了一隻
 花蠶，你看見他底魂頭可有半天能够安定的？」

他底聲調是惋惜而鎮定的，帶着多量的固執。不過他並
 不企圖在說服什麼人，神底信念已經使他底態度凝固成拘謹
 的模型，使他相信人們的談話不能夠發生什麼實際的効力，
 不能違抗許多神佛合成的意志。人們都用最大的興味去靜聽
 他底話，因為那裏面包含許多不常聽見的掌故，豐富的人生
 經驗，各地的奇風異俗，有用的耕種常識。但他們只是好奇
 地聽着，對於他底論斷人底品格那種樣。他那時彷彿竭力
 在證明郭彩是一個傻子，而他底朋友底老婆，所以會那麼賢
 德能幹，完全因為出身地是個名門。他底表情並不虔誠，也
 不暢快，是背負着某種不能避免的困難，在解釋一種比較上
 ，自己不見得會更卑微，却一點子也不同意。

「郭彩自己完全不曉得自己的骨筒裏裝着些什麼骨髓！
 一個這樣的脚色自然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福氣。讀過聖人底書
 的總會懂得「君子安貧，小人知命。」郭彩是什麼個出身呢
 ，想想看，一個藥材店底學徒呵！」

「這是真的，」古大順同意地插進來說，「還偷過一間
 缸瓦店的東西，給人家拿竹槓子打個半死呢。他站着，一聲
 不響地讓人打，一句也不求饒；跌了地，用他底四肢和身
 軀擋住那個「沙袋」，等人家打完了，爬起來，把那「沙袋」拿
 走，人家也不追他了。」

我們都彎着腰背，頭向前伸地談話。我底眼光偶然落在
 一隻淡藍色的空碟子上，才注意到從屋頂的天窻，那「芥蘭」

葉子般顏色的清早的光輝，已經衝了進來，把渾黃的燈光洗
 得啞而且淡了。

佟照調子不大分得出高低地繼續說：「那個女人會看中
 了郭彩，不是很有趣的事情麼？如果不是命中註定要來報答
 他，就是小姑娘胡亂花用生命的最好的證明了。從山高海
 的香港，和許多瘋子一同跟皇家鬼鬧脾氣，跑回省城來過兩
 毛錢一天的磨心生活；寄宿舍給大火燒掉了，就白天做香水
 公司底裝璜散工，晚上睡騎樓底。唉，誰放這把火，來證明
 綺姑是個好婦人的呢？……郭彩有心滿意足的日子，誰會相
 信這回事？綺姑替他擦得布鞋上沒有一點泥痕，洗得線衫上
 沒有一絲汗味，你以為很容易的麼，唉……還替他生下兩個
 兒子，兩個呵……她已經把她一片柔嫩的心喂飽了那個傻子
 ——有兩個兒子是一件怎樣不平常的事呢，唉……」他發覺
 自己的聲音太激越了，便嘆息地停頓下來，把測探時辰的眼
 睛望望沒有雲霧的厚玻璃般的天空，望望人們已經開始走散
 而頓時顯得較寬闊了的堂座，才緩和地說出他底結論：「郭
 彩完全是一個不安分的「星君」，綺姑總不愧是出自大家的女
 人。怎樣，我們也該上街了？」

供給我們底早茶的茶館星樓，是菜欄附近的茶館中頂小
 的一間。店主何八是一個和氣的愛開玩笑的老頭子，他用一
 雙冷靜的灰色的眼睛，望着這一班每天上午天還沒亮，就聚
 集到他那裏，無節制地把茶液灌進肚子裏而冗長地漫談着人
 家底老婆的青菜小販，幼稚地嬉笑着，有時也插進一兩句詼
 諧的打諢，恭敬而智慧地娛樂他底賓客。

星樓面積很狹小，不及並排兩條菜壘那麼寬，也沒有牠
 們那麼長。屋背低矮，舊式的瓦桁上印滿蟲蟻底腳跡。三面
 的粉牆凹凸不平地塗着賤價的白堊，上面也用油跡，指印，

涕唾，點心單，合成一幅幅的壁畫。

佟熙輕聲地咳嗽着，兩隻離得很遠，彷彿彼此不能聯絡了的，桂圓皮那般顏色的眼睛跟住咳嗽的抖動，一擠一擠地跌着。古大順含怒地沉默着。我把右手屈曲放在棹上，頭枕住臂膊，臉擰向外，望着街道上那零零落落的行人。雖然我喝了許多茶，抽幾根「針燻」捲煙，但佟熙底議論仍然使我迷惑。

「羨慕郭彩那兩個瘦弱的兒子？但是爲甚麼他要那樣想，爲甚麼要污蔑綺姑呢？」我當時完全不明白他底用意。

說綺姑是名門出身，那簡直是一種惡毒的辱罵罷了。富家小姐不跟人說一句話，你向她笑，就會討到冰冷的嚴厲的責罵的。難道可以說綺姑底愛撫，是一種虛偽的嬌態麼？

古大順略略抬起頭，已經準備好了要解決一件什麼事似地，用沉重的字音問佟熙：「你對林家小弟說過，官府衙門要大家繳上街牌照捐，是沒法子不依從的事情，想放盪——你說我們是放盪——是不行的，因此郭彩只算白白坐了牢；又說他是一匹懶惰豬，想葬送人家底生意，樂得坐牢吃安落飯。有這樣的事情麼？」

佟熙沒有拿出多大的注意力，打着呵欠，搓搓眼睛，答道：「林家小弟倒沒有加上什麼枝葉，他難道不這樣想麼，那小子？」同時他挺直那肥矮的軀體，站了起來。他底浸得精濕的草鞋，被他全身的重量壓得吱吱響地吐出氣泡，水沫滴到那濕潮的黑泥地上，緩緩地散開，沁進土裏。

「佟熙你一年三百六十天，簡直沒有說過一句話是對的！天生人，要在人臉上開一個造孽的大洞，把牠叫做嘴，那是開的什麼玩笑呢？」

我大聲笑着。佟熙只望了說話的人一眼。大家挑起竹担

子走出了星棧。把剛才所說的許多話都丟棄了在那間小茶館裏，我們浴在橙色的晴天的溫暖陽光中間，又開始那一天的生活底奮鬥了。我們底高談闊論的樂園越被我們拋在後面遠些，那裏面的聲音就越變成模糊些，因爲講價，計算，叫賣，論秤，兜主顧，這一切簡單的，但也需要多少狡猾的手腕的事情又把我們底靈魂深深淹沒了。

「喂，你說過替我留心找房子，怎樣了？」

佟熙底面孔較懇切地佈上了一些可愛的笑紋，突然想出了這個問題。兩隻手在扣着胸膛上面的幾顆鈕子，他底龐龐的影子在地面上滑動，像一匹患了病的小馬，腦袋一冒一冒地前進着。不久，他又自言自語地說了。

「唉，搬個房子就好，跟台山人住在一塊兒有什麼意思呢？搬個家就什麼都好起來了。」

往後我常常到星棧，但一回也沒有再碰到過佟熙。古大順因爲和許多人一道去要求釋放郭彩，被嵌着鐵釘的棍子打傷了肩膀，用許多破布包紮着，弄得那地方像添加了一個老榕樹身上的大節瘤。上衣只能穿一隻袖子，另一隻袖子軟軟地垂在背後，那形狀令人想起斷了一邊胳膊的傷兵。他底眼睛燃燒着無煙的火焰，說起話來下唇痙攣地向右邊扭動着。當我問他爲什麼佟熙不來喝早茶的時候，他只是用那隻安全的手搥打着掉面，鼻子裏發出憎惡的哼聲。

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有一堆人在談着佟熙底老婆。古大順用嘴唇指給我看，一個披着褐色的短夾衫，用騎馬的姿勢坐在一張方檯上的中年男子，正漠不關心地批評着：

「吃了冷藥的女人底肚子，沒有孩子住得下的。」

這個奇異的結論馬上吸引了我底注意。不過那個男子像

童蒙館底老師含糊地講解先王底事蹟一樣，簡單說了一句以後，就不做聲了。旁邊一個沒有鬍子的年輕人，嚴肅地繼續說出他底意見。

「佟熙才是一個蠢到沒有配對的鄉巴老哩！大家想想，花了一百五十兩禮事，三十兩謝媒，弄來一個渾身煞氣的寡婦，唉，一個吃過冷藥的女戲子！大家想想，這不是一個好報應麼，佟熙，提過這個名字也該漱漱嘴呀，這個涼血動物！如果他會有兒子，不是一個討債鬼才奇怪哩。」

我要求古大順替我解釋這件事情，他不回答我，一點也不願意講這一類的話。但過了一會兒，他却用急速的語音把這個寂靜撕破了。

「我們再不要講起他底名字吧，我會動氣的，也許一下子忍不住手，天曉得，我會打死他！」他說了，同時把一隻手臂高高地舉在頭上，表明他不預備說什麼話。『對於什麼事情，明明曉得大家有利益的，便縮起手，擺出有道理的面孔說：「這個我可不敢，我實在沒有胆量，不過老實講，何必一定要這樣做法呢，大家沒有好處的？」這種人一點不害臊，在大家面前承認自己卑鄙下作，甚至說出一見警察便會發抖那樣的話來。佟熙就恰好是這樣一個乾弟弟，將他整個人換我底缺嘴尿壺我也不高興的！他有兒子生麼，老天爺爲什麼要在世界上撒下這種罪惡的種子，莫非少個賣國賊要等他來候補？」

「不過你要說他愚蠢得比一隻豬還不如麼，那你是上了他底當的。他會用他底聰明來計算他自己的事情，他說，對於自己的事情他知道清楚些——這是甚麼鬼教他講的話！他碰見過警察，不，那還是個尖腦袋，細額子的警長哩，這樣，他會說出那麼乖巧的話來：「家裏面的事情，那里輪得那

麼清楚呢……總之，一家人要和和氣氣——我曉得的……」你聽，他不是很聰明麼？呵，你不曉得這件事是不是？」古大順望了望我，停了嘴，有一種責任的感覺使他底呼吸略帶喘息。思索了幾分鐘，他終於較和平地把他底母親和地底媳婦（他們叫她做了冷藥的女戲子）打架的事情告訴了我：

「事情比馬撒一泡尿還要簡單，」古大順這樣開始着。『有一個天陰微雨的下午，佟熙上煙館去了，他底六十多歲的母親和那女戲子開始舉行一場從來沒有過的吵嘴。年老的婆婆顫顫地舉起一根竹篙，預備使那媳婦服從她自己服從了一輩子的家條，但是在那年輕女人搶奪竹篙的時候，滑跌了在長滿綠苔的天井裏。婆婆哭了，在哀悼一個世紀底道德似地縱情號啕着，嬰兒般從天井爬出濘泥積水的街道。一個披著雨衣的高大的紅臉警察跑過來，莊重地從口裏取下了含着警察的警笛，開始教訓那女戲子。但那年輕女人却打了那個紅臉警察幾個耳光。」

第二天佟熙瑟縮地會見了那個尖腦袋，細額子的警長。『原諒我們窮人沒有家教，把我底女人放了吧。』佟熙習慣地兩手搓着眼睛，吃吃地說。開頭是害怕的，但看見那警長並沒有發怒，便放肆起來了。

「我底媽媽常常要罵我底女人不生孩子，其實那不是她該受咒罵的地方呀！」

「那麼，她動手打我底警察，總該不假吧？」

「警長先生，我沒有看見這回事。」

「我底警察却親眼看見的。他說他被打的時候，眼睛都不會閃一閃。他說如果他不抓住你老婆那隻手，他底耳朵一定要變聾了的。」

「也許她有過還手那麼一回事吧。」

「看來你挺愛你底老婆的，唔？」

「她不算是一個壞女人，警長先生。你替我們想想看，一個女人坐了牢，她還有什麼臉去見左隣右里呢，唉，你先生把她底面子毀掉了。」

「我沒有想到那麼遠，」警長微笑地說，「我想你要是愛她，你是大可以來跟她住在一起的。我叫你來問話，是想看你不能夠好好地管教她，不是預備給她起節孝牌坊呀！」

佟熙向人家說，他當真躊躇了一會兒，默默地望望自己走進去的時候，那雙濕草鞋在地板上印出的腳跡，於是才毅然地回答：「可是你先生明白，我不是一點罪都沒有麼？」

「那你倒是一樣可以進來的。——不然你就要受罰拾塊錢，領你老婆回去好好地教導她。」

「那麼，要是你先生高興，我就進來住住也好吧。橫豎我一點都不覺得賣青菜的好處，做安分良民也做得厭煩起來了……」

警長開頭露出點陰險的樣子，默然不做聲，但突然地，好像某種蒸汽管底無法防備的炸裂，一陣狂笑爆發出來了。他底身體（佟熙甚至得意地用自己的身體摹仿着姿勢轉告他底朋友，）像一尾剛被海水推上沙灘的白肚針魚，一俯一仰地翻躍；他底喉頭因為狂笑而迅速地抖動着。

「看樣子你倒是個懂得談話的腳色，那麼……」佟熙告訴人家，警長這樣對他說。往後遞了一根上好的香煙給他，但是沒有叫他坐下。他應允了警長底要求，站在一張小木棹前面，講出老婆底故事來了。

「提到她底名字的時候，常常是跟許多謠言穿在一起的。冬瓜說她是個女戲子，葫蘆又給她加上一個吃冷藥的笑談

，這自然都因為她端正，不諱那些無賴，小人們底謠言就乘在木棉花絮上，飛得滿城都是的了。如會你先生不見怪我老實，我也不想隱瞞你什麼，你那個高個子的紅臉伙計，也常常這樣跟她開玩笑呢！」

「她是西關一個很出名的家庭底女兒，十七歲的時候，因為到鹿潭鄉去看龍船，就認識了一個唱小武的戲子。鹿潭鄉年年端午都有鬥龍船的熱鬧事情，而且還要唱三五天戲。你先生想，你能責怪她麼，也許那做小武的戲子是一個壞蛋，也許是她命宮注定了的。菩薩作主，誰敢說違抗得了呢？」

「她在家裏生長了十七年，就好像院落裏有那麼一棵長了許多年的橄欖樹，誰也沒有去理會她。她底頂大的姐姐比她親生娘年歲還大，她底頂小的母親比自己的年歲還小，而且是堂子裏出身的，整天裝吞金，裝上吊——這是一個怎樣的家庭呵！她底名字叫做琼彩。做出了這樣的事情以後，她年老的父親不肯和她會面，只有她底不同娘的哥哥在一間小旅館找到了她。那傢伙開頭是很兇惡的，用對耕牛那樣的大聲吆喝來同他妹子說話。

「他底臉上塗着不能壓制的憤怒，口水花像一枚打碎的桔子底酸汁，到處飛濺着。」看呵，十八代的臉都丟完了，難道你以為這是可以玩玩的事情麼？琼彩，什麼鬼把你帶上這條路呢？你是一個姑娘，貞節就是你底生命。快點打好主意吧，跟我回去呢，還是在我面前自盡完了呢？——你那兩個主意都不壞，等我跟他商量好了才告訴你吧。」——「那連你底鬼魂也踏不進我們家裏的大門檻了！他——他是誰呢，你把他當作？」可是他底妹子比他還鎮定，她底眼睛並不會望着哥哥，慢慢地說：「——在我底一輩子裏面，第一個關心我的男人。你會知道的，那間古老大房子是多麼陰沉，那

裏面的人彼此間是多麼漠視，而那些孝經，烈女傳是多麼沒味道，像一堆破布絮呵！可是這兒却有一個關心我的男子。如果我沒有跑出來，比方說，誰又記得我是活在家裏的呢？『那傢伙把耳朵掩起來，他底兇惡凝凍了，站起來說：『我們從前年年都要買兩百條鯉魚放生的，就算你和牠們一道去吧，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意思，四哥不知道容不容得放過你。』——可是要記得，對外面人不要講起家裏的事情，要替祖宗爭口氣，留點面子……全家聲名底面份……』這樣他就垂頭喪氣地走掉了。

『兩年以後的一個冬天，那戲子因為受了躲避不開的強迫，回廣州演戲，在戲院底後門口給人家用手鎗打死了。瑣彩抱着凄慘的猜疑和哭也哭不出來的仇恨，帶着她底沒滿兩歲的女兒四處跑。她們變成兩束自己不會做聲的水草在河面流蕩着——十年前，我做着販賣片糖的生意，有一天晚上歇宿在南崗一間連招牌都沒有的客棧裏，急於想找一個做租工的女人替我洗一洗那套酸臭的汗衫的時候，她就在我底牀位前面笑嘻嘻地站住了。

『人們有空閒的時候，不是喜歡造一點永遠沒人追問來源的謠言的麼？你先生要是高興聽，用不着跑到迎珠街口那麼遠就裝得滿一口袋的，也許還有說到你先生自己的哩。我媽媽就頂高興了，她聽着，比打骨牌還入神，有時自己也講一點點。她相信我底女人吃過那戲子底冷藥，因此再不會受胎，就埋怨起來了，常常在神主牌前面，用柴刀攔着棹子，咒罵她底兒子和媳婦。可是提起那個戲班小武生底女兒，明明是痲瘋死了的，不是也有人說我底母親不愛她，活生生的，把她弄死了的麼？』

『修照講完了，那尾尖腦袋，細額子的白肚針魚還給了他

底客人一種好意的忠告：『呢，乾老弟，盡力修修善行吧，你雖然有點糊塗，可是還算得一個好人哩。』

我發生了要用最合式的有快感的字眼，使別人明白修照恰好是一頭眼光混濁的黃牛，或是在宇宙底鐵網裏，用各種姿勢猛撞的山狼般的企圖。和他見着面，他是那麼陰森地做着使人不愉快的淺笑，手掌微微觸着我底被破布衫裹着的肩膀，恰像我們才初次見面，說出彷彿蠢笨地有着明顯的作用，而其實是有意識讓別人洞燭那種作用而減少對他的提防的句話。

因為要去會見一個答應雇用我們做長工的菜田主，我和古大順有一天從越秀山走下北郊。春天的野外，完全變成一個綠色的海；太陽底光被海水咬碎了，散作細末般的燐點，閃爍着，發出各種輕微的脆裂的聲音。獅球山底圓矮的身軀也抖動着，恰像一個巨浪底瞬間的靜止，現在正要迅速地傾瀉下去；村後的修長的竹叢底下，也浮起許多白色小花朵，泡沫般在山脚流蕩，浮起來，又沉沒下去了。

我們靜默地享受了一點濕而帶甜空氣，便開始談論起修照來。古大順明徹地做出一個簡單的譬喻：修照是一個對自己底虛偽的腳色。一頭斑鳩預備悄悄地建築一個舒適的巢，不讓別人知道；但牠的蠢笨却使牠暴躁地叫嚷起來，一點都弄不好。別的鳥聽見牠憤怒的聲音，飛到牠面前想給牠一點幫助和忠告的時候，牠却以為別個攪亂了牠底工作，且破壞了牠底秘密，因而咒詛起來。

『人總比斑鳩聰明一點兒吧，』他最後這樣說。『他還要教導別人，這根樹枝該豎着放，這團泥該糊在那個角落裏……其實他自己也明明曉得那是不會很對的。』

「不過我倒喜歡斑鳩，」是我底回答。

古大順底論斷使我想起賣石山盆景的那個屠標。他時常指住他底貨物對人說：「……沒有用的呀，把自己的短處放在自己嘴裏大罵，罵了之後又舐着自己全身的毛，覺得根根都是頂好看的，一條雜毛都沒有，怎麼樣？一點沒有用的呀！沒有壞處不算是活人，塊塊四方也不算是古老石山。」

獅球山從樹頂沉了下去，我們走進一個大叢林的時候，古大順才慢吞吞地對我說，「所以你是個還有奶臭的毛孩子。」

幾天以後，有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佟熙能夠對我更詳細點剖白他自己。

那天是觀音誕。點綴這個節日的是菜欄各行家舖子裏，像柴把般堆起來，一直達到屋頂的生菜，和裝滿了他們所有的大竹籬的茨菇。菜販們比平常起得更早，還沒有到上午四點鐘，便打着呵欠在菜欄的濕濕的街道上走來走去，做出各種關於老婆兒子的嘩笑。全市的婦女們都會在廚房聳起耳朵傾聽着菜販子叫賣她們趕赴生菜會時，必須帶給觀音佛母，同時又寄託着她們各自的痴願的，那種簡單的禮物；洗碗碟都會過份小心起來，不使她們互相撞碰而發出足以擾亂那清晨的和平空氣的較大聲響。突然從什麼小縣份遷移來的難民似的那些菜販子，並不覺得怎樣過份地匆遽，一個黑鬍鬚的漢子蹲在路旁，把他底貨物一把生菜兩個茨菇地分開一份一份，那慎重而閒暇的動作使人以為他在搬弄心愛的骨董。他底隣人做起奇詭的喊聲來了。

「哎喲，生菜呵茨菇，茨菇呵生菜，唉……」

「你那里有什麼茨菇，你這大話鬼，」那黑鬍鬚的漢子罵道，「我還沒看見過？全是茨菇餅罷了。」

另外一個過路的人又用叫賣的喊聲調笑着：

「哎喲，油香餅呵茨菇餅呵……要買就來呵。」

那黑鬍鬚的漢子底鄰人，衣服破得一縷縷地掛在身上，像個長毛猩猩般，蹣跚地跳過去，騎在他底肩膀上面去了。兩個人在地上扭纏着打轉，菜擔子傾覆了，橢圓的茨菇向各方面滾動着，一堆人圍着他們，愉快而放浪地大笑，慶祝我們利市的日子。

十點多鐘，我在陰暗的天氣裏賣完了比平常多三倍的貨物，就碰到一場本季還不曾有過的大雨。沒有風，雨點簡直是被巨大壓力，從別個星球放射出來的密集的石彈子，打在屋瓦，牆壁，白石路，土敏土上面，便發出潑刺潑刺的撞擊聲。牠們以繼續加強的勢力傾瀉着，像空中的巨人們拿無數銀色的投鎗猛烈着全個廣州，使牠在迷濛的水霧裏抽抽着，發出豬一般的呻吟。

在關帝廟底大殿前面避雨，我碰到那肥矮的佟熙。他以感謝的面容對着灰冷的天空，對我解釋這場雨在神底傳說裏面的意義，頻頻擰回頭，望着在他底菜擔子上面擺着的一把生菜，幾個茨菇，動情地嘆氣。

「有誰說了我的壞話麼，你現在一點都不高興呵！」

「不，不要打擾我。」我否認了。「我正在想着，論才能，你並不比郭彩彙呀，為什麼他們把他看作活神仙，却把你踹到陰溝底呢？」

「唔，一個人為什麼要把自己以為對的真理講給別人聽呢，好像他自己反而太多事了。不要管牠吧，這是菩薩底意思。我自己不是吃着這個虧？」

「郭彩，一個什麼傢伙！」他有點興奮起來了，滔滔不絕地說下去。「難道我們二十多歲年輕人的時候，胆子可會

比他小些麼？一個穿破洋裝，把褲子盤在氈帽裏的小伙子挺直腰對大家說，「皇帝不行呀，有什麼東西比皇帝更壞的麼……」我們就去攻打道台衙門了。難道那不是聰明的事情麼，唉，菩薩會告訴我們。「佟照，真有你的，這算是什麼呢？你來吧，再來一回，還不是那麼個鬼樣子。不，也許還要壞些，我做夢的時候就想起來，還是請皇上出來吧，百姓真是罪孽深重了！你還年輕，倒不妨玩幾手，天下亂就亂好了，四處鬧大水，日本鬼子打進上海。劉伯溫不是都講過的麼？我看得太多了。」

「算了吧，老佟，你曉得我一點都不高興聽那些話的。」

「唉……」他痛苦地嘆息着。

「我倒是有點相信古大順底話哩！」

「他說什麼？」

「你底老婆不是大家出身，所有的人都相信了。」

「憑什麼證據？」

「成天吵嘴呀，名門閨秀不會這樣的。她不做聲，幫助丈夫做他想做的事。」

「瞎說！」佟照罵出來了。「那完全是房子住得不好的原故哩。」

於是他就瑣碎地敘述他底房屋底缺點。他底緊貼的隔壁是一間燒豬店，屠夫們在上午兩點鐘就開始宰豬。在那些豬用粗大的喉嚨拼命地做最後的叫喊之後，腥臭的燒油味就從烤爐上蒸騰起來，瀰漫了附近的空間。每天上午四點鐘，佟照起身，但和佟照底起來同時開始的，是同屋的那家台山人底四個孩子底哭鬧聲。孩子們彷彿依着一種好習慣做健身運動似地，每天哭兩個鐘頭，一直等到六點，天亮了，他們底父親從「戒煙談話處」帶着一臉煙油和十塊鹹糕回來。佟照

底母親和她底媳婦的吵嘴，在同屋的那個台山父親還沒回來之前，就用每天差不多同樣的形式舉行了：

「現世！報應！餓不死的小鬼天天哭！」媳婦這樣罵幾句。

「屁股都不會放一個，自己想哭哭鬧鬧的都想不到呢！」婆婆是不肯放過一個頂小的機會的，無論在什麼時候。

這樣，兩個女人就繼續着那燦爛的咒罵，一直到天空完全亮了，同屋的小孩子也滿意地嚼着那些蒸軟的葱片而停止了哭泣，她們才疲倦地爬了起來。

「……唉，搬個家就什麼都好起來了。」佟照這樣結束了他底家庭生活中一個很平常的故事。

雨變成鵝毛一樣了，我們挑起擔子走了出來。佟照提議叫我陪他到觀音廟去走一踰。

「我陪你，」答應了他，但馬上提出一個疑問：「趕生菜會是男人底事情麼？」

「她就是這一點不好，」他膽怯地回答了。「我對我底女人說，『看我母親底面上，看我底面上，去結結神緣吧，』她就兩眼通紅地咒罵起來，說她拜十幾年神拜够了，說菩薩，罪過呀，殺死了她那個小武。你看這樣利害的女人！」

觀音廟建築在城邊一座小丘上面，被金花紅布裝飾得非常威武，像一頭黑熊在扮新郎的時候，戴上許多耀眼的飾品，從第一級石階起，兩邊就擺滿了許多叫化孩子——菩薩送給那些叫化父母的禮物。我上到廟門口就站住了，第一件令我起了親切的感覺的是那對用乾淨的紅紙寫成的楹聯：

「生菜有心酬佛母，
茨茹多蒂兆男兒。」

我正要告訴佟照，我們鄉下的生菜會也有限這同樣的楹

聯的時候，他底短而粗的手指微微觸了我底肘一下。他底帶赤的臉蒙上一層塵埃般的憂鬱的霧氣，使人幾乎看不清楚。距離得很開的兩眼之間那塊光滑的平肉也不自然地皺縮起來。在廟前那塊狹長的平地上，毫無目的地蹣跚着，恰像從他底生命裏遺失了什麼緊要的，然而說不出名字的東西。有幾回站在我面前搔着頭皮，嘴裏囁嚅地準備向我說明他底感覺，但他底喉嚨終於沒有吐出明確的字音，長長地嘆一口氣，他又走開了。

我知道他要對我隱藏起他底心來了，那全部茫然的舉動證明他努力要達到這個企圖。蠢到沒有配對的鄰巴老——我想起那沒有鬍子的年輕伙子對他的批評，就覺得有點好笑。但爲要幫助他做成他底堅決的意志，我只用平淡而沒有表情的臉孔向丘下隨意望着，斂住了笑容。

『我們走吧。』他用跑步走到了我底面前，說出這個包含着極大的困難的結論。我們像風中的紙片似地飄下了小丘，走進市街，他底步逐漸加重了。我沒有說話，憑我底觀察力，我知道他遲早要失敗的。

『我還是不講的好，』一種較尖的聲音造成這句子。『我一定不說了。——不，我還是說了出來吧，雖然不說也許反

而好些呢！』

緩慢，常常夾着咳嗽——很顯明的，那是對於憤恨的最初步的掩飾——他說出他底神的信心底動搖，一個怯懦的黃色中國人底悲哀：

『每年每個觀音誕，我都到菩薩面前去許願的。去年的最後一次，我伏在神像面前，靜穆地閉上眼睛，我懂得，只有虔敬的心才等得到菩薩呀！——好像遠遠地看見她來了，懷裏抱着一個嬰孩。我運氣都不敢透。但是一個馬弁把我踢醒了。內容不過才睜開了眼睛。那傢伙揮着駭亮鎗，趕豬似地趕走了所有參神的人。我在丘脚下等着。一輛車裝滿衛兵，兩輛車裝滿衛兵……佈了防，趕開所有會走動的生物。一位太太坐在最後一輛汽車裏來了。她半睜着要哭似的小眼睛走上丘的時候，我把我底主張稟告了菩薩：叫那女人倒斃在廟門前，給她一次徹誠吧。但是菩薩一點都不理會我，她丟掉了她底下賤的信男了！我等了半點鐘，那女人底猪肝色的閃光衣服，細長的淫蕩的身體，一點都沒有破損地走了下來……唉。小眼睛還是要哭似地半睜着呢……』

懶 捐

蔣 牧 良

脚肚子上有幾個大窟窿。

『管他娘！橫爛只有這麼闊，直爛只有這麼長；反正又
不死人的——快四月了還不下種，可不是個勁兒。』

吳大頭子把隻生黃泡瘡的脚伸進田裏，身子就朝右邊一
歪。他把手裏的竹枝子扔掉，趕急撐住田塍：

『啊唷……我的媽！』

咬緊牙齒。

犁梗（註一）掛在牛肩上。拾起掉落的竹枝子向牛背上呼
的一下，口裏像有節拍地發出一聲：

『噲……sh……』

牛在前面做了嚮導，吳大頭子拖着兩條枯瘦的腿子使勁
趕去；犁頭嘴在田裏翻着浪花，犁坯子（註二）接二連三地向
右邊倒；底下開成了一條小運河。走的沒有幾步，那對深陷
的眼睛又在打量着兩邊的面積，看這條犁路直是沒直。接着
又：

『噲——絕欄症（註三）的！』

陽春把整片的大地裝扮起來：到處都是綠的。兩旁田裏
長着許多艾蒿樣的鴉片烟苗——紅白花開得那麼七零八落了

。滿村子裏的人，像些蜜蜂，男男女女在這花中間忙不開
交。

吳大頭子今兒可使出一把老勁來，他像真相信這泥裏有
金子翻的一樣；趕着那條牛儘管有一圈沒一圈的兜，別人田
裏忙得哪麼樣，他可沒有工夫去理會他。

太陽快要爬到天頂上來了，隔壁田裏有人在唱：

『吃了酒，

臉緋紅，

攀花姑娘大不同，

十八我的姐……』

吳大頭子給唱得像記起一件什麼事似的：休住脚步，口
裏喊聲『哇！』（註四）那條牛跟着這聲音站在水裏。老頭子伸
出頸子，看看皮刀坵上站着的兒子媳婦，他叫：

『十四嫂，你告訴柄光叔叔沒有——快回家燒飯了！』

不錯，他那兒子媳婦十四嫂，今兒是給柄光麻子請來幫
忙收藥子（註五）的，可是臨走的時候，他吩咐過她：『中飯
要抽工回家燒。』

皮刀坵的女人聽他這麼喊，答應一個『是』，就捧了鉢子

（註一）新月形之木器，兩端繫犁束，其曲處置於牛肩，用以拖犁。

（註二）犁頭旁翻出之塊子泥。

（註三）馬牛之病，不詳其義；牛的步骤如有偏差，多用此語。

（註四）叫牛停止之詞。

（註五）從鴉片烟球上收來的藥。

回家去。吳大頭子用兩個眼睛送走她的背影，自己從褲腰上抽出那管竹桿烟袋歇在田塍上來吸烟。

脚肚子上盡是田泥：像金雞那霜丸那麼地穿起一層糖衣。幾個發爛的瘡口，先前貼的膏藥，不知掉落了到哪兒去。他用兩個手從田裏掬些水洗去了泥：天哪，黃泡瘡爛得多難看！

窟窿中間的紅肉，像一個小朱砂鍋，那麼凹進去有幾分深。兩旁隆起的邊沿，給水泡得發了白。吳大頭子自己的鼻子裏聞到一股的死魚味兒，就想得要嘔。「哇」的一聲，當面牙齒咬的竹管烟袋掉在水裏。

「媽的，真是……」

看着幾個窟窿在想心事。

停停他又抽出口氣：

「啊，要是十四這孩子不關到省裏，就再爛幾個窟窿也……」

他自語着。

吳大頭子低了頭，一個人在把手指屈着又伸着——計算他的兒子要幾時才出得牢。

他記得他是去年關到省裏的——那是春季家裏收的五十兩鴉片烟，貼了四十五塊錢司令部的印花。這孩子說自己的糞草錢都賠光了，要送到重慶去多賣幾個錢來。

一到省裏，誰知道一個防地是一個主兒，司令部的印花不行，把他關在什麼法院裏。他寫回來的信，說是要關一年。

「四月，五月，六……唔，一年快啦，只差三個多月……」

吳大頭子的嘴角上浮起一絲微笑，像慶幸着他的兒子快

要出牢了。可是笑容還沒收得住，他又把眉毛攏起來。他回想到他的兒子遠天遠地關了這麼上十個月，省裏沒個人照顧，這個罪可够他受了。

去年的秋收以後，吳大頭子本想要到省裏去走一走，後來縣裏來的公事，要再徵兩年田賦，把田裏的收成徵得精光，到九月就生着這麼一身倒霉的瘡，弄得一個冬天沒下田。

烟斗上的潮烟燃得不很暢旺，竹桿裏有水，吸起來聽得

「嘶囉……嘶囉……」

吳大頭子偏起腦壳，費力地吸着，眼珠子不知看到了哪兒去。突的，他那兒子媳婦站在他背後叫：

「爸爸，縣裏來了一個老爺。」

「一個老爺，」他掉一掉頭。「來幹嗎的？」

「不知道——還有兩個大兵。」

這老頭子聽說有兵，就嚇一大跳：手膀有點發抖，烟袋上吊的那幾塊打火牌子，敲得那麼「咚」「咚」的響。他伸出一隻發抖的手去搔搔鬢邊的頭髮：他想自己並沒有做什麼犯法事，又沒欠縣裏的糧，怎麼會有老爺帶兵來？可是十四嫂剛才說得很明白，「縣裏來了一個老爺」，這可一點也不含糊。他再回頭看她一眼，嘴巴動了幾動，像要問她什麼話，又沒說出口。最後，他還是捏着一把汗走回家來。

屋檐底下吊着一匹馬。

老爺坐在廳子裏，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漂漂亮亮。不過人中皮中間，有一叢漆黑的鬍子，可是下巴和嘴角上，倒刮得精精光光。

「老爺，老爺，」吳大頭子跨進了門，先把兩個膝跪向地下一跪。「我們……我們……是好百姓……是……」

『誰說你是爛百姓？』

坐在桌子邊上的兩個副爺，聽老爺這麼說，就笑起來。老爺也像要笑的樣子，大概他又怕失了官格，嘴角上的笑紋剛那麼一閃，馬上又作股正勁地說：

『起來，不要跪——我是來收烟稅的。』

吳大頭子聽了，倒輕鬆點兒，偷偷兒地透出一口氣，那件青布緊身子（註六）的前胸，就略微沉下去一些。可是他還不敢站直，只把膝踝離開了地下，弓着脊梁靠在那門邊上。

『你家一共種了幾畝烟？』那個小夥子老爺問。

『烟？烟……今年沒……沒……沒種。我……』吳大頭子還有點兒發顫。

突的一個人從門外闖了進來，把吳大頭子的話打斷了。那個人跑得滿頭是汗，帽子抓在手裏。吳大頭子認得他是園總老爺趙太爺。趙太爺進來就對那個小夥子老爺說：

『報告委員，今兒打尖還是在從前住的長發興罷。』

小夥子老爺點點頭正要說話，可給桌子邊上坐的一個紅鼻子副爺插了進來：

『叫他們還要預備一張乾淨點兒的舖。』

趙太爺側過半面對紅鼻子笑笑：

『這個自然——多早沒預備過的。』

小夥子老爺看着他們說話，也不叫趙太爺坐，只把擱在桌子上的左手那個中指和食指，像打板的一樣；向桌子角上點着。停停，又攢着眉毛瞞吳大頭子一眼，把話歸到本題上來：

『剛才你怎麼說？沒種烟……那你……怎麼不說沒吃飯？』

『我……我……』吳大頭子不懂得老爺的話是什麼意思

急得兩個眼珠亂滾。『飯，飯……今兒還沒吃。』

『嗚嗚……嗚嗚……』

那兩個副爺不知爲什麼，笑得這麼響。可是老爺的眼珠子一橫，扮出一張挺不客氣的嘴臉來，接着，就發脾氣似地喝了一聲：

『你裝饒！』

吳大頭子像給誰在他的膝灣子裏踏了一腳的樣：『咕噥』一響，兩個膝踝又跪在地下。

趙太爺站在旁邊揮嘴：

『你怎麼老糊塗了？老爺是問你幹嗎沒有種烟。』

這個給他提醒了，在地下作揖打拱的，又點頭：

『老爺，老爺，我的兒子關在省裏，我生了黃泡瘡，

個冬天沒……沒做活。』

可是老爺像沒聽他的話，連正眼兒也不瞧他，只把先前那隻在桌子上點呀點的手，從桌子上的皮包裏找出一本簿子來，又用一個食指在舌尖上蘸些唾沫，在一頁一頁地翻，口裏隨便地說：

『誰有工夫和你這麼嘍囉，去年的稅多少，就納多少……』

這不是麼——四十五塊，下午送到長發興來！』

小夥子老爺指着簿子上的名字給他看，一刻又把簿子收進扁皮包裏，起身要走。兩個副爺先有一個去解屋檐底下的馬，一個跟在馬屁股後面，向長發興那條路上去。

吳大頭子慌慌張張，從地下爬起來，一把抓住趙太爺的衣袖：

『太爺，太爺，咱們是鄉隣，請太爺給咱求求，沒種烟……沒……兒子關在省裏……請太爺給咱……』

（註六）短夾衣。

趙太爺給他拉着走不動，發起急來，一面頓腳，一面說

「這算什麼，這算什麼，你要求情，也得等下午……他們已經走了，我是團總，還得去招待呀！」

趙太爺拼命掙開吳大頭子的手，頭也不掉的一溜煙，追着馬蹄子揚起的灰塵像騰雲似地趕了去。這個還站在屋檐底下望着前面發楞，十四嫂走攏去叫他吃飯，他只搖頭。

吳大頭子的心裏像遭到了什麼禍事，鎖着眉毛，把兩手捧住面腮坐在那門檻上，一動也不動。

這還不算禍事麼？今年一兩烟也沒種，平白地要送四十五塊錢到長發興去。這是怎麼一個理由——到底納的是什麼稅？

吳大頭子糊里糊塗坐在門邊上想了一陣，他想不透。他疑着老爺剛才沒聽明白他的話。

自己的這張嘴，本來也太不掙氣，見了老爺，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下午要是去請趙太爺說個明白，不出錢怕也成。

吳大頭子越想越覺得自己的猜度是有理，胆子也壯旺了一些。他認定這麼着去說情，是一定要成功的，心裏自然快活。不過他到底有點不放心，起身又吹了一袋烟，就到長發興來。

長發興那個小客棧裏，現在變得像一個稅收機關了。老板娘空出自己的房子來給委員住，門上還貼一張黑墨寫的字條——有幾尺長。委員點在那張花鋪上吸烟，老板娘穿起平常走人家的一件新華絲葛背心給他打火。

趙太爺站在店門外，見吳大頭子從前面走來，路還隔得一兩丈遠就向他作揖，口裏喊：

「太爺，太爺……」

這個先伸出一隻手來向他亂擺。吳大頭子把底下的半截話嚥到了肚子裏去，放輕步子，攏來拉拉趙太爺的衣角子：

「怎麼，老爺不准說話？」

趙太爺回頭看下一下廳子上，還有一個副爺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太師椅子上只有那個紅鼻子在打瞌睡。趙太爺移一步走到吳大頭子的耳朵背後說：

「老爺和那個貨在屋子裏，不要高聲，你的事……剛才趙對老爺說你是股實戶……等他們……我總……」

吳大頭子聽趙太爺剛說到「股實戶」，就吃一大驚。停停，他又會心地點點頭，也把嘴巴伸過去：

「這個老爺，那個貨怎麼……？」

「你不認識？」趙太爺把一個手遮住左邊的嘴角，聲音小得像蚊子叫。「是去年在這兒收田款捐，把二禿子鬧得家破人亡的。聽說他在公司都化過不少的錢才買來這個差使……」

忽然，房子裏溜出了笑聲。

「嗚嗚……嗚嗚……要死暗……嗚嗚……」

趙太爺掉一下頭，又瞧着吳大頭子裝了個鬼臉。頭子那麼一縮，舌頭就伸出來寸多長。他趕急離開了這個的耳朵，站到那屋柱邊上去，裝做看遠處的山嵐。

吳大頭子也走到那邊的柳樹底下站着。他的臉子彷彿變得黑了些。一回把個手去挖自己的頭皮，一回又蹲在地下發楞。他的心坎兒裏像有幾百根鋼針在那兒戳。他不懂老板娘這小媳婦怎麼要和他作對的——說他是「股實戶」。二禿子去年就是一個十二畝田的「股實戶」，才送命的。吳大頭子的一顆心嚇得肚皮做鼓響。他呆了好一陣，忽然興奮起來

，他恨不得即刻去把老板娘子咬幾口。可是他只一個人在肚子裏喊：

『毀啦，毀啦，今兒求情給這小娟婦……』

太師椅子上的紅鼻子，給剛才屋子裏的笑聲鬧醒了。他站起身來伸個懶腰，就去敲那邊的門：

『吸完了沒？我還……』

可是裏面有個尖聲的回答：

『等一刻，我在這兒上馬子。』

外邊那個，再不敢說第二句話，蹣跚出門來擄過一泡鼻涕，一個人在哪嚙着：

『媽的，青天白日在……還要臉！』

老板娘子開門出來了，一對水汪汪的眼珠子，先向紅鼻子臉上一溜，接着，又來一個媚笑。男的只橫得她一眼，並沒笑意，背着臉子進門去了。

老板娘子進灶屋裏去的不到幾分鐘，又出來倒洗手水。

趙太爺移近一步向她笑笑：

『剛才那話，你給我說是沒說？田裏統共只出得百一二十兩烟，真要貼一百塊錢花那就……還有吳大頭子他確實沒種烟，要老爺……』

『噯呀，你這個人真是……』老板娘子一張不高興的臉

。『說了自己還要說別人——我不管！』

臉盆裏的水潑得有一兩丈遠，扭着屁股轉了身。

吳大頭子覺得這盆水，潑在他的頭上一樣，胃起火來；

他想着罵她一句：

『哼，你這爛污貨，背着老子使嘴，還……老子……就

……看他又咬了老子的什麼去！』

可是等到他掉頭轉來的時候，女的已經去得很遠，他到

底沒罵出口來。

吳大頭子的眼睛有點紅，臉子變青了些，他又瞧瞧趙太爺，趙太爺的表情倒沒什麼。

一刻，老板娘子從裏面那張小門口伸出頭來叫：

『要求情，你們自己來！』

口吻是命令式的。

趙太爺可比到祖宗牌位跟前去上貢還要恭敬。先擰擰身上的塵土，又戴正帽子，才向裏面去。吳大頭子還在有點生氣，他像打當不做好的幹，倒沒什麼畏忌的，只跟在趙太爺背後。

老爺仰在那張花舖上，眼睛是閉着的，很疲勞的樣子。

紅鼻子副爺也輪在傍邊，拿一根烟杆子在打火。他像沒瞧見進來了這些人，專心專意看住烟杆子上那粒老鼠屎似的烟泡。

趙太爺向烟舖上先堆着笑：

『回委員，今年的烟苗是好，可是雨水太……』

『不要說廢話，』老爺翻一個身，睜開眼睛來溜趙太爺

一下。『雨水太那個，你問天去！我向來就是這個脾氣：說

一是一，說二是二的——你是團總，就想要打折扣？』

趙太爺的嘴巴，給這幾句話堵住了。看看老板娘子，那

個可沒理會他，只低起腦袋，用一根火柴來挑指甲。

吳大頭子的肚子裏更加冒火，他瞧一眼趙太爺，又瞧一

眼老板娘子，咬着牙齒，把兩邊的腮巴子骨頭都脹得一瓣一

瓣的。

吳大頭子見趙太爺碰了釘子，自己要說的話，他想不到

。可是不知怎麼一轉念，他的眼珠子又看到烟舖上去。身子

略微朝前撲點兒，頭子也那麼一伸一伸的，又在喉嚨裏吞了

幾泡唾沫，擠出了這幾句話：

『老爺，請老爺開恩……我的兒子……我實在……老爺，老爺開恩……』聲音比上午倒爽亮點兒，不過還是說得結里結巴。

『沒種烟，』老爺把兩隻腿從床框上一擺，身子就坐起來。『誰叫你不種的，兒子關在省裏，你呢？』

吳大頭子瞧着老爺的來勢有點不對勁，肚子裏故攷了一陣，又向周圍的人看一眼，臉子就更加青了些。他移攏去一步，又冒出一句：

『我生了黃泡瘡。』

『生了黃泡瘡？生黃泡瘡是你一個人的事。』

老爺的臉子怪不那個，聲音提得高高的，像是發脾氣。可是吳大頭子並不爲得老爺的樣子來得兇，像上午那們說不出話來。他反把那雙陷落的眼珠子睜大一些，挺着腰子問：

『沒種烟，幹嗎也得納稅？』

趙太爺站在旁邊聽吳大頭子的話說得這們響，就給他嚇一大跳。他真不解吳大頭子今兒是碰個什麼鬼，公然說出這樣一句話來。

老爺真的發脾氣了；吳大頭子一住嘴，他就跳到踏板上使勁地頓腳。額上顯着蚯蚓子一樣的青筋，臉紅過耳。接着，他把一隻手撐住腰子，一隻手差點兒沒指到了吳大頭子的臉上來，鼻子裏『哼』的一聲，口裏喊着：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你你你……你你你……』

全屋子裏的人，都給他震動了。趙太爺呆得像個木鷄，老板娘子退後一步，靠住那板壁。老爺眼睛裏的兩粒黑珠子，像走馬燈樣的轉，嘴唇皮一動一動的『你』了半天，才『你』

出一句：

『你你你……你抗稅！』

吳大頭子現在也使起牛性來，老爺的神氣，一點兒也嚇不着，他咬緊牙齒，又要強似地喊：

『烟都沒種，有什麼稅抗的？』

『烟都沒種，烟都沒種，』老爺的眼珠亂轉。『那那那……烟都沒種，那那……那是你懶！懶，不納稅，要收懶捐！』

收懶捐，吳大頭子像一顆炮彈打中了他的要害的一樣，這三個字，把他怔得啞口無言。

他的額上冒着汗。屋子裏的牆壁，人，花鋪什麼的都晃動起來。他看住踏板上站的老爺喘着氣。他心裏很糊塗。他從祖宗十三代手裏起，就沒聽說收過『懶捐』，他又不能問趙太爺，『收懶捐』，是不是司令部先前有過告示的。他只站着不動，胸膛在一起一伏的。

那個小夥子老爺見他這個樣，就只得勢似地吼：

『哼，你撒野，你還……烟稅是公家的，由你們這般懶農不種烟，就不收稅麼？……你你……人來，把他帶了去，罰他四十五塊錢懶捐——押銀！』

外面的那個副爺和先前在床上的紅鼻子，聽見老爺喊人，就猛獸似地一齊搶了攏來，不管三七二十一，每個捉住吳大頭子一個手就向外面走。吳大頭子想得還要掙扎，可給他們已經牽出門來，用一條繩子把他的兩手反剪着。

趙太爺嚇得全身發抖，他不知道自己還是要出去的好，站在這兒的好。他向老板娘子看一眼，又看一眼，想勸給吳大頭子求求情。可是老板娘子全沒有看到趙太爺站的這一方。

吳大頭子還在門外壓尖着嗓子喊：

「我沒有懶，我不是懶農！我的兒子……我生了黃泡瘡。」

趙太爺聽了，像是一把刀子穿透了他心，他差點兒要掉下眼淚來。他把兩個膝蹠向地下一跪，想得說話，老爺可一個箭步衝出了門外去，把個手向紅鼻子副爺一揮：

「他還喊，他還喊，馬上送他到縣裏去關起來！」

一陣脚步和喊聲，向縣裏那條路上去響了。

再過兩天，村子裏的人家納完了稅，老爺帶了兩個兵到第三區去。趙太爺送過老爺之後，轉身站在吳大頭子的那坵田邊上；那坵田還只犁得一半。這個停在那田邊上半天沒有動，不知怎麼地他的兩個眼珠子發了真。

本刊第四期要目預告之一

福樓拜的人生觀(論文)

李健吾

最近的但丁研究(論文)

德國西奈勒

杜斯退益夫斯基的方法(論文)

日本岡澤秀虎

獅嘴谷(中篇創作)

陳企霞

暑假期中(短篇創作)

漣清

父子倆(短篇創作)

陳白塵

風波(短篇創作)

蘆焚

蓋房子的人(短篇創作)

高植

今日的兒女們(短篇小說)

張全恭譯

沒有孩子(中篇小說)

畢樹棠譯

落雪的時候

(James Steele)

天行譯

雪！

蕩着鬆軟而靜悄的浪，以濕冷的碎屑，降落到巡於十字街頭的人們的身上。有一兩個人從那不大有人光顧的長棧立起身來蹣跚地走了，但是彼得·佛蘭克林只是拉緊了他的褂子圍上身子，雙腿交疊，且抖縮。彼得是不會引起人特別注意的，因為他是一個平常的人，一個失業的工人，爲市場不景氣帶來的饑餓，僅會使他的面貌和其餘許多人一樣——自然地與他那尖峭的臉孔以消瘦的狼形；使他那黯淡的眼睛帶着一種飽暖年月所沒有的光而顯得鋒利。但是現在却太平凡了，以致不能引人注意。彼得用一種漠然的眼波看着人們蹣跚而去。他爲什麼要起來呢？他所能做的就是繞着這十字街頭徘徊，看向那燈光凜然的商店窗子裏，有溫暖的衣服，有閃閃的電氣器物，以及寶貴而親熱的麪包！否則他還能踱到魏非爾寄寓所，在那兒，無家的失業者，掛着沉默失望的面色，在柵欄裏面度命。雪中生活還比那強些呢。至少這是清潔，安靜，且寂默的；是呵，它甚至可以用它的冷覺使東西在你的血裏跳動。但是那裏人的面孔——使彼得害怕，一種恐怖，使他對他們懷恨。因爲他心裏的希望依然強烈；在他們心裏呢，希望早在幾月以前鼓翼飛去了。

但，雪是何等的冷呵！吹積在他的頸下，他的鞋裏——兩隻不一樣而且太大的鞋——不久他的身體便凍得發緊了。

他展轉於那鐵棧上，空自想法避開紛紛的雪，但那雪却密密的降落，如同市場不景氣一般的撒落到他的全身。後來他站到在家屋的窗下，看那雪旋掃過街燈，看它堆起在街上，直到行人與汽車的聲音息滅。在奇異的沉靜中，他要掉轉身去，夾着一種滿足與安全的感覺，於是一種快樂的熱情要彌漫了他的精神。他要臥下，吸煙，傾聽那無線電且盤算……也許在工廠裏，在半夜時分，他能看見雪片在藍色水銀燈的反光中，一種精緻而非人間的色彩；不是呵，失業兩年，雪也變像了。它是一個敵人！

每一物，每一人，都是敵人！從前彼得會以爲人們是友愛的；他以爲人能照護別人；他以爲人若想去工作，是不會挨餓的。現在他明白多了。當你沒有錢，沒有事做的時候，沒有人肯給你什麼。甚至他們恨你，因爲你對於他們是一種惘嚇，一種非難……

然而，依彼得的事情來論，還不能十足的證明這種現象的真實，因爲在狄垂奧他的女房東會允許他積了五十金元的食宿債才下逐客令的——她所以如此者，只因爲她的丈夫也失業了。她靠一筆津貼來養她的孩子，她的丈夫，她自己，以及彼得，原是極不可能的事。她會殘忍的趕他走去，實在說，她會經希望彼得看見他們的拮据狀況便會自己離開的。他並未能如她所願，於是她憐憫他的心一變而爲忿怒了。他

想到她在從孩子嘴裏拿出一塊來給他吃嗎？一星期來，她忍著怒氣，待機趕他出去。他每吃一口飯的時候，她要自己囁囁著：她的怒火燒得更凶了，因為她覺得她趕他出去，是殘酷而忍心的，他沒有地方去，沒有吃飯的錢。但是一天晚上他帶著薄薄的醉意歸來——他的一個同伴請他喝了杯酒——在一點鐘之內他又回到街頭，他的衣服全裝在一個衣箱裏。其他的東西他已送到當舖裏去了。第二天衣箱和衣服也隨着去了，所以他可以弄點什麼來吃。

當晚他徘徊於城市間，飢餓而疲乏。日裏他曾喝過兩杯咖啡一碗湯，但是當天黑的時候，他找不到地方去睡覺。他躲過那些廉價小店，因為看去太醜，並且那冷酷的守門人使他害怕，此外，還有臭蟲，想到臭蟲足以使彼得的肌肉發癢。快到中夜的時候，他會到過一次城市教會，遠在傑佛生街上的一個老教堂，這算是竟日在城中徘徊以後的一個長途。寒風逼人，還有着降雨的險兆，但是當他往裏一看並且見到那密密的人家在教堂座位上擁擠在一起的時候，他失望的走開了。他穿過那迂曲而荒涼的大街向回跑去，永是躲在黑影裏，以免被警察看見——若是他們看見了，便要將他抓出來，譴責無所不至！——他終於來到馬可哥里果寄寓所。還是那樣的壞，滿滿地擠着人來。人們亂到一起，年輕的與年老的，有病的和健康的，有如市場上出賣的籠中雞雛，彼得轉過身去，頭暈暈作沉痛，並且感到身子疲憊的要粉碎。

他走進一家希臘飯館，喝了一杯咖啡。暖汽使他發倦，要不是主人請他走，他要睡在那裏了，於是他整夜漫遊，受寒風的剝割，受那種陌生的精神苦痛的吞噬……

彼得永不會忘掉他的囊中已淨光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工夫，他不敢提起勇氣去討上五分鐘。一個人要吃東西的，他

對自己說，一個人要吃東西的——但是當實地他去乞討的思想在他面前浮起的時候，他感得發暈並且向着前途顛倒。呵，基督，他必須要討飯了！並且還是這樣一點點呵！只要一口吃的呵！假若有錢的人比他好，或者又當別論了。但是他聽得他們並沒有什麼好。他還聽得他們多半是不如他那樣好的。可是他還得向他們討錢呵！真是不公平！真是不能說的討厭！那一晝夜他幾次地攢緊了拳頭，呼求上帝的援助，並且對那逼迫誠實而苦作的人去討飯的制度，傾吐其痛罵！

但！飢餓是一個很心的廠主，他是誰反對不了的。彼得佛爾克林只好去乞討……

這事件留在他的記憶中，有如和着一種酸燃燒起來一樣，是清晨時候，烏雲堆在天空，映得狄垂奧城的溪谷，其黑影有如狄垂奧的失業者；旋掃它們的風，其銳利有如他們的銀行家的貪鄙。有白諾卜斯克特大樓，漂亮的一堆石頭，上有火紅色的標幟，下有橫着一道磨光的青銅板，狄垂奧保險銀行。當彼得從邊路垂頭走下的時候，其中一塊銅板似乎要踏在彼得的心頭了。狄垂奧保險銀行，狄垂奧保險銀行——這字樣在他的心裏抖做迷惘的一團。他曾打算呼聲的話沒有了，他的喉嚨發乾，他的嘴唇不會動，他覺得他的心膨，膨。剎那間，灰如鋼鐵且無血色的兩隻眼睛突入他的眼內，隨着便逝去了。彼得依然站在那裏，看着那逝去的影子，緩緩的穿着厚外衣，毅然地闊步前進。後來他見人們都注意他，他便猛烈的咒罵以阻止眼淚流下他的面頰……

但是他設法弄到了那日的飯錢——兩個工人由福特工廠換班回來給他一毛錢，一個年輕的銀行書記給了他五分鐘。在入夜的時候他會攔住一個去到機關裏任打掃的女人，乞得了一個二毛五分的銀幣做為宿費。就是這樣的過了幾天——

並且每天他因為乞取並不比他闊綽多少的別人的錢，而向自己發怒；每天他却覺得自己是從那自認爲無憂而被人當做人的世界裏滑落到人家都安樂自己是流氓的世界裏的。

勞工黨示威了。最初是五百；隨着便有五千集合在市府門前，要求無家天業者的食宿。市府讓步了——把一間舊工廠改做了人們的住所，市府也允許給飯吃。彼得沒有參加這示威，因為他曾看見報上說勞工黨是搗亂鬼；他曾看見說他們都是外國人，來破壞美國事業並且在自由的美國身上加以桎梏。他們時常弄亂子，並且和警察鬥毆——然而他們自己不會被打着的；受害者却是跟着他們一路走的人！這便是彼得嫌惡他們的原因，當他們在大馬戲公園演說的時候，他要溜開的。有一回他和其中的一個人辯論起來，這黨員自然不是健全的卡爾主義者，引得彼得見笑了……但是當非舍爾寄寓所在勞工黨示威而且不管警察運自這樣做了以後開了方便之門的時候，彼得也到裏面去住了。並且當救濟院中人讚頌紅黨的時候，他夾着解事的哭意向他們大笑。市長會允許就要開一個救濟院的，不是嗎？

救濟院關門的日子到了。正是夏天，沒有人特別留意的。市府減去對於無家失業者的救濟，但是年輕的人笑了，並且說在這暖和美裏他們能找點什麼事來做的。老一點的人歎息了，並且任人送到哀路易斯的鄉村貧民窟，和瘋人合在一起，由於腐敗的食物而致病患與死亡……但是彼得是不大犯愁的。他曾精習了乞討的技能——他會攔着一個携着女人行步的青年，他幾乎常是會弄到點什麼的。他這樣要了來，他便吃了；他睡在大馬戲公園裏，差不多每天早上四點鐘警察要來，拖走夜裏死去的屍體——常是厭棄哀路易斯而溜出來的老年人——這是不足使彼得煩惱的。他年輕，他的青

年的希望與活力還正強健。事情是容易的，他爲什麼要煩惱呢？

因爲彼得看見新聞紙的標題，這標題說事情是可以手到拿來的。這兒一個紡織廠；那兒一個造鞋廠；別處還有一個鐵路公司，正在招僱工人。克萊弗蘭的消息說一個光學廠，一個鐵路公司，甚至還有自動車廠，都在增加工人。充滿了希望，在一個暮秋早晨，彼得由狄垂奧出發，夜色來時他勉強走到克萊弗蘭……彼得早就能讀圖表，也曾看過商人閱讀的財政新聞，他也許會見到商業大勢之衰落，他也許看見美國每一家大企業降落到空前最低的生產水準。但是彼得讀標題，他相信那標題，於是心中充滿快樂，他來到了克萊弗蘭。

他沒有找到職業，奔走了一星期以後，他承認是不能找到職業了。假若有業可得，僱用所自然要擁擠不堪了。反之，僅有少數人在各工廠間溜來溜去，因爲在家裏也是遭太太的白眼。新聞紙扯謊呵！呵！騙子呵！提高人的希望而更加嚴密壓軋的狡計呵！

所有困居狄垂奧時的痛苦重又湧到他的心頭——這次是舊恨加新愁了，陷於忿怒。

忿怒於他怎樣在狄垂奧過活的追憶。忿怒於他怎樣在克萊弗蘭耐心度命的回味。睡在魏非爾寄宿舍，嘗受那冰冷的驟雨而沒有寢衣，睡在光板上，風吹板壁作響，且從地板縫間噴出，使他不能成眠。在街頭嗚嗚地討錢，還須不住賊眉賊眼地提防警察。整日的希望會得到職業，事情到手！他的忿怒激動他，當回城時他疲弱了；但是縱使疲弱也不會動搖他撇開魏非爾寄寓所的決心。還未進門就彷彿要死，那強迫的勞動，讚美詩的吟唱，還有它那那監督的虔誠的謊話。他嚙

過滋味了。他們這該死的慈善會！

那一晚他自己在所空房裏找到一間屋子，是一所半毀了的舊房子，離十字街不遠，他便住在那裏，靠着沿街乞討來餬口，直到落雪……

落雪的這天是他的倒楣的日子。人們不慷慨，警察又特別活躍。他每次站在牆角下，一個警察便趕了來；他將追上一個人，便由眼角看見一身藍色制服向他撲來。他會溜進聯合車站，將要取燬，但是一個鐵路警察還未等燬氣觸到他的指尖，便將他推了出去。他灰心喪氣地走向十字街的長凳，他坐在那裏，悲哀與忿怒在他的心中起落，直到落雪……

零落的人衆陸續走進街頭，繞着一塊大石圍集起來，石上站着演說的人。彼得一眼看見人羣中孤零的標幟。「不要餓着——鬥爭呵！」圍着演說人的羣衆增加了；坐在長標上的人起來也混進人羣去了。彼得也立起身來。他要看那演說人是否真替失業的人做點什麼事情。人們都說他們是失業者的朋友；彼得想要事實。當演說人攻擊魏非爾寄寓所的狀況時，他頗爲漠然地聽着。的確，寓所裏的狀況是壞的，彼得自言自語地說。誰都曉得。他用不着人家告訴他怎樣壞。他所要曉得的是他們怎樣去應付！幾乎是心裏想到這裏便脫口而出，火熱如焚，人羣中立刻一陣沉默。人們轉臉看他，彼得覺得臉上發燒，心神失常。有如遠遠的，他聽見演說人講出，「示威……遊行……要求……」口號，口號，彼得從他到那裏去睡覺呢？他怎樣去吃飯呢？他那念頭又自動脫口而出了，這回人羣歡呼起來了。什麼地方有人囂囂地說，「到慈善會去！」又是一陣歡呼。演說的人笑了。「去多少人呢？」五百隻手在十字街頭豎立起來……

彼得和其餘的人站在慈善會的門外。他會被推舉到委員

會去和負責人提出要求，但他已辭却了，因爲他不相信他自己。他站在雪裏等着，無言，微微注意那水龍頭上的演說的人。光說話是不值錢的，彼得想。誰都能說。做起來是難的……他從眼角不住看着那些警騎，在人羣的外面集合了。甚至當他看的時候，他能覺到他的心跳，喘不出氣來。他們莫非不要進攻吧！絲毫不錯——他能聽見馬蹄在灑青路上的得得走了，他能感覺到那打在肩頭的阻戰心驚的木棒了。他想起三月六日狄亞奧的示威來了——一個人像「大」字一般地臥在路上，頭上流着血；一個女人跑來，哭喊，抹了兩眼的血，一個警察在馬背上勸解她……如果警察現在便進攻，他就要被捕。但是這次他要反抗了。該死的警察！演說人的話又敲動他的心，「失業同人……不要餓着……鬥爭呵！」彼得把外衣緊緊圍住頸項遮着雪，悻悻的看了演說人一眼。鬥爭！鬥爭！一個空手的人怎樣去抵抗警察呢？「失業同人聯合起來！全力的反抗呵，失業的和未失業的！聯合鬥爭呵！」

代表走了出來，有一陣突然的沉默。其中一個爬上水龍頭，臉上透着快活的神色。「我們戰勝了！」喊聲，鼓掌，口噓，把他裹了起來。彼得心裏發煖，四外一看，人們在微笑，大笑，眼睛裏充滿人性的快樂。演說人在解釋說本市要允許無家的失業人去住市議場的一部。升火，沒有冷雨！

「但是這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勝利，弟兄們，」他大聲疾呼道，「若是靠着這少數聯合起來的工友，我們能強迫市府給我們一個睡覺的地方，那末，全國工人爲什麼不能聯合起來，去要求廠主出錢設立失業保險會呢？我們能嗎？」

「能。」五百聲音毅然吼叫。

「那末我們來開始吧。組成失業會。聯合起來吧！……」

其餘的話彼得沒聽見，彷彿他的頭爲新的思想弄得發暈，他的胸間充滿新的感覺。他想要抱住身旁的人爲他心裏的和他們心裏的快樂而叫喊。他在一種奇巧而不可言傳的心情中感到大家是他的一部分，他是大家的一部分……

「齊心反抗呵！」演說人從水龍頭上跳下來，人們隨着他。到失業會的總部去！聯合鬥爭！取着不規則的步調。這羣拖泥帶水的權權的人，走過十字街，希望之光又閃灼在他們的眼中。和他們一路走着的是彼得，新的希望振起在他的心頭，新的胆量鼓蕩在他的胸中。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于道元

警句

我害怕使用警句，我避免它。但是怕用警句這種行爲的本身也是一種虛假。我們的複雜生活，就在俄國所沒有的這兩個名辭中前進，彷徨。這兩個名辭就是虛假同警句。

一八八一年六月

婆羅門

婆羅門注視着他的肚臍，返復的念着唵字真言。這樣他就能漸漸地與神接近了。但是在人類的全身上，還有別的比肚臍這裏更不潔更容易使人想起人類的弱點來的地方嗎

一八八一年六月

到愛之路

一切的感情都可以達到愛情——如：恨，憐憫，公平，尊敬，友誼，畏懼——甚至於輕蔑。是的，一切的感情……祇有一個例外：感激。感激是一種債務；每人都還他的債……但是愛情却不是金錢。

一八八一年六月

散文二篇

默生

失去的溫暖

每當夜飯之後，我便憂愁着怎樣去度過這黃昏。總是希望着一些友人與我一同去散步。在每一向前漫步之中，我們作着一些閒談來挨過這可怕的時間。其餘的時間，我可以傾心於我底書中，讀那些理性之極的說理文章。還有大部份的時間，我與各種人來往。這是五六年來的生活了。我極少讀文學作品，也極少作那些人生哲學上的閒譚；這是因為我漸漸感到一切思想變成了語言就要不是原來的東西了。我熱愛過屠格涅甫，但是如今我却更愛契可夫，更愛高爾基了；然而我並不常讀他們。

我怕讀這兩位作家底東西，正如我怕一人獨自一樣。在我一人獨自的時候，那種我所熟習的孤寂之感會要來侵襲着，雖然我是早已被它浸透了。讀這兩位作家底東西，我雖能在它們之中得到許多和暖，但故事到了末尾，我就將再回到我底孤寂之中，而這孤寂的重壓也將分外加重了。我已經不敢去尋找一點溫暖；因為我將因此而更寒涼。

我也曾享受過一個溫暖，一個家庭的。那是在我年幼的時候。可那時我並沒有充分發覺它。等到發覺了的現在，它已經是如潮水地衝走，一切浮沙都已改變了形式，在它們之

中，有的已經變成了一片淺草的小島，過去白色的泡沫早已尋不到了。現在這個家仍然存在，但它只能是我苦惱底來源；每次我想到它，在風雨的深夜，在涼爽的秋夜，都能使我將臉重重地落在雙手之中，指頭用力揪住指間的頭髮。呵，只要上帝允許我忘掉它；他們這一群，爲憂愁所侵蝕盡了的老母，享樂過而現在是俯伏在暗角偷生的老父，年齡雖未長成，却已匍匐在生活之下，而自己尙不能自覺其難堪的一個弟弟，在這癡疽似的廢墟之中育長，有如一朵瓦礫場中的野花的另一個弟弟；這全部便是我底親愛而不能拋棄的家族。不，還有不久以前死去的一個更小的弟弟，和一個相依爲命的老女僕！說是女僕已經不行，她早已是我們家族底一員了。我有時忽然想到小時候所讀過的一篇詩：

式微，式微，
胡不歸？……

這正是我底情感；胡不歸？這是一個永遠的問，它將沒有解答。

我也曾另外有這一個溫暖，同樣是一個家庭的。你該記得，那是最近的事，而且你也是其中的一員啦。我暗自相信，你決沒有忘記，而且你一定不會忘記的。我不知道這一個串演成爲一個段落的時候，我在你底印象是留着一個憎恨還是留着一個懷念。我祇能說，你曾經在我底生活上刻下了一

條痕跡，而這痕跡直到現在還在輕輕地延長。你曾經改變過了我底生活，雖然這祇是在一個時間之中。一個時間，我要說這概念完全錯誤了，我們沒有將時間任意割碎的權力；我應當說，我曾充實地生活過，而這生活，漸漸要死滅乾淨了。我不願意跟着大家說，世界上有什麼不死的記憶，我祇能相信，一切的記憶都在生長與死亡。新的生活產生了新的記憶；它們腐蝕着，琢磨着舊的，使它們從意識與生活中消去。我也不能說，我對你會永遠保持着熱情的懷念，我祇能說，你之感動我，激起了我底激情，正如我讀到了高爾基底「秋夜」和聽着 Chopin 底 Nocturne in E Flat Major 底演奏一樣。當我合上了書，或是在演奏底末尾隨了人羣走出廳門時；我漸漸將它們失却在街衢底熙攘中。這團團去去的生括是過于粗糙了，而對你底記憶却太飄渺，我怎麼能夠向你說我能永遠保存住它們呢？

有的時候，寂寞糾纏着我，我便要開始怨恨你，為什麼你要出現于我底生活之中，突然使我驚覺了孤寂底難堪呢？但是我後來沒有向你訴說過我底孤寂；在那些日子，我完全忘記了我是一個不適宜于一個溫暖享受的人。我忘記了生活中的過去（而這過去却是如何真實，）也沒有想到以後。在那個時候，我是開始了一個夢，而這個夢却祇是深睡與深睡之間的一個罷了。當第二天醒來，我祇能有那麼微弱的一點回味，那些故事，幾乎是熱情的，是完全從意識中逃走了。在這時；生活迫着我遠離了你之後，我是在努力追尋那些過去得不久而恍如隔世的故事。有時我幾乎有了這麼的一種念頭；能夠在一個想不到的偶然中重遇着你。那時我將不再猶疑，將重新擁抱着你，像從前所做過的一樣；我將重新看到你帶着的緘默。

然而從前，我們是緘默地過去了。在家庭中，我們是背着別人相互微笑。但這祇是別人底家庭，而我們兩個祇是偶然在這裏寄居。當我們有了第一次的擁抱，我便不得不送我衰老的母親向南邊歸去，而你也祇能仍舊在那裏繼續着你底學習。這樣我們便分開了。

而我現在又被沖去着流到這兒來，這好像我們之間的聯繫都不存在了。

今天我散步到這埠頭上來，從你底都市來的船剛剛抵岸。我希望着或許能夠遇見你，如我平時所幻想的一樣。我等候着祇有那因戰禍避災而來的人們一羣羣從我前面流過，一直到碼頭上空虛得祇留下了兩個巡警與我。

呵，這亂離之世，這古國底臨終期！誰知道你流散到什麼地方，而我們全體將如何終結呢？

向着空虛的宣言

對着這些紙張，如今我是感到萬分的空虛，然而攤了它們我却有了無待宣瀉的鬱氣。我底字句是早已不夠來表白它們了。有時候，我很想撕毀這些紙，因為當它出現在我前面時；於我底抱鬱毫無救助。祇是使它更凝得堅實，更不能消散而已。

文字於我已經失去了效用，失去了那興奮劑或者麻醉劑所具有的效用。

或者我所需要的是一個行動罷？

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個機會臨到了我，我是會比現在更高興些，我想。

總之，憤然用鋼筆在紙上所畫出的那些行列已經是我底

過去才能滿足的了。

現在我是住在一個小小的樓房裏，在每個早晨或夜晚有煙和人聲鑽了進來；而我是坐在桌子前面，有時用筆寫，更多的時候還是沉思。在這兩種不同的時間裏，我所有的是煩躁；此外，當我注目向我底四週，或是傾耳於我所見的聲音時，它們底色與形與所有的聲音都不在答覆我底疑問。

然而我生活在其中。疑問暗淡了；它變成了整個的積塊，壓死了一切的憤怒，與高歌，與最後的一滴眼淚。

這樣，我是變成高傲了，或者疲倦了。
然而我還相信這是全然的疲倦，我還沒有那麼疲倦，因為我還沒有充分生活過。

如果有一個行動的時候到來啊！

首先我便要離開了這房間，其次，我將不再想。我決意要充分地動，充分的狂歡，或者去躍出，從這個 Bataille 越到那個 Bataille；用我底感覺去接受那一呼便飛去了的鎗聲，或者振撼着腦神經的砲聲。這樣便會使我消磨了無數的夜晚，毫沒有一點時間給我去思索。生理上的疲倦來了！我會枕着鎗在電網底後面睡去，一直到我底疲倦恢復。然後我將有了一個新的突出；野獸似地搖着機關鎗，讓子彈射出去成一個扇形……
一個行動……

散文甲稿

吳世昌著

定價六角 郵費一角一分

本集所收散文若干篇，一部分曾刊「北平學園」「新月月刊」，一部分從未發表過，經作者在他歷年所作散文中選輯出來，交本局刊行。作者在本書自序說：「我以爲寫散文也應當用真的態度，決不能隨便，決不是小玩意兒，我因此討厭「隨筆」的「隨」字「小品」的「小字」，以及「隨」字，「小」字所代表的態度，所包含的內容。我寫散文，態度是認真的。」至於作品本身的風格，相信有眼光的都會認識。用上等道林紙精印，楊振聲先生作序，凌舒風先生製封面。

海盜船

孫毓棠著

北平立達書局總代售 實價五角

此集所收共詩二十一首，大半均曾在新月，學文，文學季刊，大公報文藝副刊各處發表。每首皆係精工雕琢之作，氣魄渾厚，筆力蒼勁，別有獨立之作風。書用極厚米黃色紙仿宋體字精印，典雅美觀亦出版界所僅見。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老頭子和山羊

方之

老頭子的一家都住在山上，祇有大兒子是在離出三十里的城裏工廠做工，每逢年節的日子才回家住上一兩天。

他喂着九隻黑山羊。四隻是早晨放出去，傍晚時就嘿嘿地自己跑進屋後的欄裏去的；那五隻呢，成天在山裏奔走覓食，晚上却嘿嘿地在屋子的傍近，並不走回來。他也沒有爲她們預備住宿的地方，只有每天早晨到山上去檢柴的時候，順便數數摸摸。牠們就跟着他前山跑到後山，冲裏跑到嶺上，圍着他轉圈。他記得那一隻的左前腿上有塊楓葉大的白毛，那一隻的肚子上有手掌大的一片灰毛。他辨得出哪一聲叫喊是出自哪一隻的嘴裏。他不用看，只要摸摸或聽見一聲叫，就知道那不是他的這幾隻羊。

有狂風暴雨的日子，你却不要愁牠們會被摧殘死的。是夜裏，就躲到崖洞裏去；白天呢，嘿嘿嘿，狂風捲起落葉似的，一蹦一跳的跳到屋簷下來，他這時也一定從山裏回家躲雨了，就拉過一條板凳坐在牠們的旁邊。六月的急雨濺到台階上來了。

「睡過來點，看，要淋淋了。」他把板凳靠門移移，牠們也跟着站起來，走近幾步，又挨着他躺下去。雨過風息，他仍然要出去檢柴，牠們也嘿嘿地跟着他走了。

五年了，只比駝背兒子小一歲，他喂着牠們。最初的兩隻已經早就不見了，現在剩下的五隻都是第二代以後的子孫

，他仍和牠們祖宗在時一樣的和牠們生活着。

有一天到晚飯的時候他還沒有回來。

在平日是一到下午五點鐘的光景，他就担着一担柴蹣跚地回來了。這時太陽已經落到山後面，灰白的山路和突出的崖石上已經看不出樹的陰影，鳥們從各處向着樹林最密的山谷裏飛去，山中已經黃昏了！趕這時吃完飯，洗過澡，月亮已掛在東邊最高的那棵楓樹上了。歇一會兒涼，乘月亮正照進窗洞時去睡覺。

今天已經到這時候了；西邊最低的山谷裏都沒有了黃色的亮光；擺在桌上的晚飯已經飛滿了蒼蠅；駝背兒子和十歲的女兒銀銀，看娘轉過背去就偷吃一塊南瓜。南瓜去了大半碗了；東瓜也喊過好幾次，那平日一喊就在山坡上答應的「你們吃吧！我就來的」回聲今天也沒聽見。真急人，不知躲到那個崖洞裏睡覺去了！

「我們吃吧！不要等他！死老頭子！」娘肚子有點餓了生氣地說着。

這樣說過後，桌上的蒼蠅馬上騷動着了。

月亮從那株大樹的葉子間洒過來一點點光的時候，大家正坐在門口歇涼。駝背伏在娘的腿上，娘正用一隻手輕輕地替他摸着背；東瓜坐在旁邊打扇子；銀銀仰挺在一條板凳上，「一，二，三，四，……」數天上的星星；大媳婦拍着兩

歲的兒子羅羅睡覺。

老頭子回來了！沒有柴！

斗笠還戴在頭上，一把破蒲扇靠背插在腰帶裏，草鞋只剩了一隻。

『死老頭子怎麼這時才回來？死到那裏去了？』娘還年輕，二十五歲時給老頭子作了繼室，那時他是四十八歲。雖然過了十一年，孩子也有兩個了，但總覺得缺少什麼似的。尤其是近幾年來，山上修築了幾條馬路，成爲省城附近的名勝了，幾乎每天都看得見青年男女們手挽着手兒來游玩。娘把自己和她們去比比，雖然是三十多歲了，但頭髮還是烏青的，瓜子形的臉一直還保存着，還有自己的一對眼睛，她就没看見過一個游山的女人有過她那樣的深，她那樣的黑，她那樣的亮。她自己常常想正好比深夜樹陰中的兩點燐火。再看看老頭子呢，眼睛有一隻已經灰黃了，頭低着再也拾不起來，和他說話時只有歎氣，回家來就坐着，釘着似的懶得動一下，所以她一看見他就生氣，碰着一點小事就會罵起來。他總是裝着沒有聽見，不做一聲。今天可兩樣了，他心裏有點什麼事，所以也發作起來：

『死到你娘的床上去了！一大清早我數羊，少了三隻！那三隻大肚子不見了！我嚶嚶地叫了半天也不見來。前山後山，金銀谷，猴子石，到處去找了也沒有。還『死到那裏去了，』『死到那裏去了！』』

他放下扁担，摘下斗笠，坐在門檐上，解下腰帶擦着汗，抽出背上的破蒲扇搖着，喘着氣。

『幾隻死羊！晚上都不歸欄的！也沒有見過這樣喂羊的！看那幾隻天天歸欄的，怎麼沒丟？早勸你賣了那幾隻野東西，你不肯！誰勸你賣了那幾隻羊就是挖了你的祖墳！現在

丟了麼！哼！大肚子，人家還吃羊羔呢！六塊錢一隻，三十六也有十八塊錢，買米來過得兩個月。前天我表弟來拿去兩塊錢，你就氣得什麼似的！現在羊丟了，天有眼睛！天有眼睛！』

他今天雖然來勢也不小，却當不起娘這一陣風。閉住氣，不再做聲，自己摸到廚房裏去吃飯。——平日是大媳婦端來侍候的，今天娘生氣，沒有一個敢來侍候了。

這一晚，老頭子睡不着，只在床上翻着身。

窗紙剛泛着魚肚白，有一兩聲鳥叫掠過窗外樹梢的時候，嘿，嘿，有羊在屋外山坡上叫。

『牠們回來了？』他從睡夢中驚醒來，明明知道這是那兩隻羊在呼喚牠們失去的同伴，但却希望今天自己的耳朵是聽錯了。年輕了三十歲似的，一骨碌爬起來，抓起床架上的腰帶，一把拉開了門，就往山上跑。門震響着，驚醒了正在睡着的娘。

『死老頭子！這大清早就把人吵醒！』噢力地睜開眼睛望望對面空着的床，翻一個身，向床裏又睡着了。

在山坡的大樹背後，老頭子看見兩隻羊。

『還是你兩個？那三個呢——大肚子？』他有點氣餒了！拾起一根樹枝，輕輕地抽了牠們一下。羊嚶嚶的跑開了，他又去我他的大肚子。

這一天，又沒看見影子。

天氣很沈悶，太陽一直沒有出來，也不下雨。

八天了！天天悶熱。空氣異常潮濕，手在空中揮着，好像有東西擋住似的。雨却是沒有下來。

三隻大肚子還是沒有回來。

每天早晨聽到那兩隻羊的叫聲，總感到有點異樣。從遠

遠的記憶裏，提醒他十年前張大叔死時，張大孀是這樣哭過的。想到這，眼睛就濕漲起來，想：「羊是我不到了！」

吃過午飯，忽然從南方的天邊湧過來幾塊濃濃的黑雲，酒墨畫似的，一會兒滿天空都塗上了花鳥山水人物。雷不知是從那兒起來的，串過樹林，衝到山谷裏，再爬上坡，碰到嶺就轟的一聲炸開來，接着又是一個。雨快來了！他知道。把腰帶緊緊，柴捆好，「回家躲躲去」，心裏想，就一邊走着。

走到楊家大墳的石階下，那兩隻羊也跟來了。嘿，嘿，真奇怪！他聽得出不是這兩隻羊叫。側着耳朵再聽聽，是從墳西大樹背後出來的。睜眼望過去，天呀！不是那三隻羊麼！那一隻前腿上的白毛和那一隻肚旁的灰毛，電一樣的映到他的眼裏。

「真是你們？」他既喜又恨，恨不得抽出一枝棍子來輕輕地抽牠們幾下。「大肚子，怎麼不大了？」細細地看過之後，又潑了一盆冷水似的，想是自己看錯了，那不是大肚子！嘿，嘿，又細又尖又軟，這是老頭子好久沒有聽見過的。

「還有？」老頭子真糊塗了！大樹背後轉出五個小狗一樣的黑東西來，一羣一羣的，還走不穩當。「三隻？三隻小的？」於是明白一切了。

「你們就在這裏——」他望望那三隻消失了的大肚子。嘿，嘿，牠們朝樹後跑過去，老頭子隨着牠們。天呀！原來這大樹背後還有個窟窿！洞很低，上面長滿了野草和蒲公英。旁邊有一徑草似乎是踏過的，從這裏望下去，是一條路，一直通到洞口。洞很深，也很暗。有幾堆乾草和敗葉鋪在裏面，草上還隱約有模糊的血跡。老頭子覺得心裏有許多話要說，一時又不知先說什麼好。

樹葉子嗒嗒在響，才想起雨已經落下來了。

「快走！下雨了！」他摸摸那幾隻小羊，自己領頭，翻山過嶺，好像走在山底下的馬路上一樣，這天的路特別平坦！

到家坐在門口邊。大羊靠着牠躺下去，小的就伸嘴來吃奶。老頭子裝滿了一袋烟，悠悠地抽着。雨點打在水溝裏，起一個泡，第二個來，光的一個轉一個圈就散開了；雨越下越密，泡是散了又起，起了又散。「真像抽陀螺呢！」他想着。

駝背從房裏跑出來。

「嘻嘻，羊回來了！」爺告訴他。那殘疾人青白的臉上，這時也現出一絲絲的笑容。「你看，像小狗一樣，好玩麼？」爺指着那三隻小的。「好玩。」駝背蹲下去摸摸。看着爺今天的臉色很高興，就靠近一點。「駝背，你的背好些麼？我替你摸摸，來我替你摸摸。」他放下旱烟袋，輕輕地撫着兒子的背。覺得駝背確實好一點，摸起來也還軟軟的，不都是瘦瘦的骨頭了。

這雨，沒有泉源的瀑布似的，一倒就完了。有一股涼氣從四面圍攆來。帶水珠的葉子，映着雨後太陽，發出耀眼的亮光。除了摸着駝背的手以外，他似乎不再感到自己的存在，他今天有說不出的輕快，只想怎樣活動活動自己的身體才好。駝背好像忽然直起來，眼前站着的是六歲時的大兒子，那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自己和現在的陳家大爹一般的年紀。他被回憶的白霧輕輕地籠罩着。

羊，大大小小前前後後一路走去了，他仍然沈在遠遠的記憶裏。

他只望娘出來，把這一天的歡喜告訴她，像從前獵得野

鷄時告訴大兒子的媽一般。但，娘却沒出來，只有剪刀板在桌上的聲音和娘恨恨的歎氣。從荷包裏掏出十個銅子來：

『東瓜！東瓜！去山底下打壺酒來！』

『又打什麼酒？』娘在房裏接口了。『幾隻羊回來了，就這樣得意！灌醉了黃湯，晚上又來囉哩！』

『唉唉！要喝幾杯，要喝幾杯，好久沒有喝酒了。』

東瓜接過錢，飛跑下山去。

『我有八隻羊了！我有八隻羊了！』他想。

駝背不知什麼時候溜到娘那裏去了。屋簷下又只剩下老

頭子一個人。娘還是在房裏歎氣，罵着駝背：『你就要你爺

去摸背好了，又進來鬧什麼屍！』

緊緊腰帶，戴上斗笠，說：『還是檢柴去吧。』房裏沒有人理他，羊在山坡上嘿嘿地叫。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于道元

樸素

樸素！樸素！他們說你是神聖的。但是神聖不是人類的特性。

謙卑却是另一件事；謙卑能够打倒驕傲，騰過驕傲。但是不要忘記了，你在覺得勝利的時候，你已經有一點驕傲了。

一八八一年六月

春

白塵

鐵門上老蔣霍的拉開門，老楊便懶懶地溜進西監的院子。這是四至八的班，纔吃過下頓飯。院子裏擠滿了遊蕩子的，鍊鍊子雜夾着鬍。人頭幌兒幌的，一片烏雲似的，盡是長長的黑頭髮；頭髮下面一團蒼白灰黃的面孔，輕氣球一樣，裏呀飄的，在老楊的眼睛裏跳舞。——怎麼，這不是個味兒！

「格格格格」在老楊耳邊響，這是他媽的洋錢響吧？睜開那又重又厚的眼皮看看。媽的！迷了！鍊鍊子呀！——可也是洋錢啦！他們不是叫牠做「兩塊一吊」？——（一）「哈哈！」

一個囚犯還有兩塊一吊，一個看守，就只值八塊啦？這真有點「他媽的！」十塊變九塊，九塊變八塊，媽的，將來還要變六塊啦！媽的，你多帶看守來不給錢，在老子們頭上尅扣哇？

「喂！」一個人在對面叫他叫。

眯着一縫眼，一瞧，媽的，喂什麼！知道你是新監長的人！老子兩塊錢，就是你們搶去的！「喂什麼！」老楊也不會有好氣給你。

「過了鐘點啦！——四點零五分了，過五分！」那新看守扳着一付死面孔。

「我老子家裏沒有鐘！」老楊瞪着眼，鬥雞似的。

「新看守，那張子華，露出那付金牙齒，鴿子咕嚕似的一笑，拿出鑰匙，交了班，走了。

媽的，想罵他，又跑了！——雜種！

各個號子轉一趟。

「喲！看守先生！又吃了酒啦！」

「老楊，上班了？」

「啊！你！——二號的龍頭許老板。」「唔。——吃過了嗎，老許？」

「又灌了酒啦？喂！」

「媽的！不灌酒不行！這個日子過得去嗎？老許，你說，十塊變九塊，發餉了又變成八塊！媽的！我入他的親娘呀！老子！」

老許笑一笑，沒有答話。想走。

老楊趕忙搶了說：「老許，」想了想，平常他是不肯像別的看着守着龍頭叫先生的，但是呀今天，他要說話，便——

「許先生，」改了口，「你說吧，看守這玩意還能當嗎？媽——」

（註一：）「兩塊一吊」係鍊之別名，鍊之兩端如洋錢兩塊，中間一

鍊（吊與鍊音相似）鍊子則為一吊銅板。故云。

媽的！他狗入的是專門殺窮鬼呀！原來八個看守；他來了，十二個！你狗入的要用私人嗎，腰裏掏錢呀！在老子們頭上剋扣——你狗入的囚糧上剋扣的錢做什麼的？我入他親娘去Y！——老子！

老許勒一勒褲腰上板帶，「這真不像話！八塊錢够什麼的，別說有家有眷了；就是我吧，一個月還要用上十塊八塊的；另外還要抽上五六塊錢鴉片哩！——這是現在的話，要是像去年會審處沒取消，煙案又多的時候，那一個月不用上三十四十？——媽的！我們現在也苦死了！……」他忘了老楊向他說的是什麼，便慨而言之地嘆了一口氣：「唉！什麼都別談了！」腳底下又想溜了。

老楊的兩手一拍，「是呀！現在裏邊沒了油水，就靠這點餉啦！媽媽的！還怕老子不死了，十塊改九塊！九塊又變八塊！……唉，許先生你看，這狗入的還有一點良心嗎？一家三口，八塊錢够吃的還是够穿的？——他狗入的一場麻將就輸三四百呀！這……這都是……民脂民膏呀！……」

「真不能幹！」老許着實地說，但望着三號裏牌九桌子。『我說，別幹了吧！……我點別的什麼做做也好。……』

「找？」老楊吐了一口氣。『我要有把氣力就找黃包車拉，也不做這X毛看守啦！』

老許掉轉臉避過酒氣，「真的……」眼睛找着人。『還是找我看……』

老楊硬着舌嘴笑了，並沒勁兒。『你們的口氣；沒得法，當警察沒路走，當看守！』

老許哈哈笑了，意思說『那裏話！』揚起臉叫道：『來了！』便同老楊點點頭向三號裏去了。

也向三號望望，並沒見誰在叫。『媽的！也不是好蛋！

』老楊儘管也是看守，可不像別個拍龍頭馬屁！『土匪！還是土匪！殺人放火的東西！殺老子嫌肚肺小的傢伙！』

老楊還想到那兒轉轉，可是老蔣又叫收封了。

鐵門開處，一個小頭小腦的傢伙鑽進門來，猴子樣跳着，舞着手裏的點名簿子，尖聲地叫：『進號子！快！』

摸摸腦袋，纔想起這傢伙好像姓潘。丟了一眼，跟在身後去收封。

在一號門口，姓潘的掉過臉：『一號多少人？』

媽的！一個主任值個什麼！擺什麼臭架子！問我？我還問人哩！——『老韓，』他叫一號裏的龍頭問：『多少人？』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姓潘的釘他一眼，『你做什麼的？人數都不知道？』眼一翻『我怎麼知道？——以前黃主任從來沒問過！』

『黃主任是黃主任！我潘主任是潘主任！』

X毛灰！自居主任！真禁不住人要——『哈哈！』姓潘的也翻他一眼，『看你醉像！——當看守的能喝酒嗎！』但怕他再說廢話，一頭鑽進號子數人數去了。

還笑着，姓潘的已經出來了。

『哈哈！』跟着他一號一號子地收了封。

猴子跳出鐵門，老楊更笑得彎了腰。『主任？——不要臉的！入你的親娘去Y！——老子！』

笑着，跑過三號，四號，五號，……牆柱子橫橫豎豎地在眼裏打又叉，又叉裏影子像跑馬燈。

『老楊！笑什麼！安穩點罷！』

媽的！什麼人說老子廢話？——什麼？看不清？——看

清他！——啊老吳？——怎麼的，你嗎？『老吳，你嗎？』
不是他，誰？真迷了！忘了他！這大半只有姓吳的是朋友，是個人！官司也是個『無期』，可不欺人，也不怕人。他不當龍頭也不吃份子。(二)不像別人罵看守，也不像一些雜種怕看守。對老楊更好，平常像朋友。

『怎麼着？老楊，又醉了嗎？』

『呸！鬼才醉了哩！可是多和氣的聲音！够朋友！談談！』

『老吳，你說他要不要臉？』——開口主任！閉口主任！

左不過一個看守主任，倒比我『大一圈子』啦！哈哈！擺臭架子，入他的親娘！——老子』抓住了樁柱子，『哈哈！』

『你又喝多了！』

『一點也沒多喝！實在是他不要臉！』哈哈！沒多喝！』

『少說點話罷！你又罵人了！——來，喝點茶！』

沒口子答應着：『多謝多謝，』茶流到黑制服上。『老

吳，別嫌我好罵人！媽媽的，這班狗入的不派罵嗎？尅扣因糧不夠，又尅扣起看守的餉來了！十塊變九塊！九塊變八塊扣下去養他媽。媽的孤老』啦！入他的親娘X！——老子』

樁柱裏的老吳向他縮眉頭，『得了，老楊。』

『……也是他媽的』武大郎玩貓頭鷹，——什麼人玩什麼鳥！』用他媽的一個大飯桶，還口口聲聲』主任主任』啦！

哈哈！』

老吳劈頭問一句：『老楊，杏花要開了吧？』

『不是的嗎，城外的杏花早開了！春天已經到了，一家大小還給老棉襖拖在身上！——夾衣在長生庫裏沒出來，十塊變成八塊，他媽的坑死人啦！我入他的親娘X』——老子』

老吳又打斷他的話：『別着急！另外想想法子吧！』

『想什麼法子？……』他正要再罵一句，忽然豎起耳朵
『你聽……這是什麼？……』

老吳當然知道那是別號子裏新案子挨挨屁股的聲音。

『什麼法子呀？』他眯着的眼用勁揉了揉，『除得等這些沒良心，壞良心的法子！——我不幹！——這是喪盡天良的事呀！用這種錢的得報應！(三)我這叫沒得法，吃了這行飯，你能不用嗎？我只願少用一個好一個，免得多還來生債！老吳，你是知道我的。你願意我用這種錢嗎！』

放下了喉嚨，老吳向老楊語：『這不用說；我早同你談過了：我們不該用這種錢！……』

憤慨地，分辯地打斷老吳的話：『狗入的用過這種錢去Y？老吳，你知道，我分到這種的錢就買了小菜子給他們沒家信的難友吃，我從來沒用過它呀！我從來沒有用過呀！……』

『誰要用過這種錢的……』用過就死！』

『我知道，我知道！』老吳更放低喉嚨：『可是你一個人不用它又有什麼用？出錢的人還是出了啦！』

那有什麼法子呢？』我只能管自己呀！』各人自掃門前雪』就得啦！管得着人嗎？』老楊只講自己良心的。

這地方老吳就和老楊談不來啦！別人沒良心管不了自己的事，誰能硬要別人同自己一樣？老吳的話儘管有理，聽也聽得進耳，但要叫老楊同他一般地幹可就不行！老吳他們雖有一班人，並且也不少，時常同他們一班當龍頭的，看守的搗蛋，破壞『開公事』，老楊也同意說這是對的，因為他不要

(註二：) 大宰制度：龍頭是一號子統拍的主，其爪牙輔之。得錢按份分攤，故曰『吃份子』。

(註三：) 這指老犯人向新犯人『開公事』——敲榨的錢。是用武力敲打得來的。這錢，是老犯人和看守們平分的。

這種錢。不過像他們那樣開開鬧鬧地胡來一陣，他又不贊成。老吳到這地方就會笑老楊是「弄種」老楊，這樣一個好人自然不肯挨人罵，便會同老吳吵了起來。

「如果我是用這種錢的，捨不得，纔是『弄種』哩！」

「你不用，是爲了你的良心，不是爲了別人啦！」

「爲了自己良心還錯嗎？——一個人只要有良心！」

「良心還不夠！……」

可是今天老吳知道他醉了，不想同他爭吵，——別人聽了也不好便閉了口。

該是老吳缺了理吧？他不講了。可不是，這不怪自己；要怪只好怪那狗入的監長。够吃够穿的誰要這喪心害理的錢

，十塊錢已經不够用的啦！又變了八塊，「入他的親娘去」

！——老子！」

他眼睛釘在電燈上。「入他……」連罵都沒了勁兒。

「交班啦！喂！」

媽的！又是一個新看守！搶飯碗的狗！老子等你久

了！「交班！」拍的，丟過去的鑰匙掉在地上。

「喂！怎麼攪的？」

去你媽的！誰管你怎麼攪的？——理你是王八！

「豈有此理！」

叫你媽的吧，老子走了！

出了鐵門，晚風一吹，够多痛快呀！

姓潘的坐在主任室裏像猴子似的，混充他媽的人！狗入的新監長房裏窗簾放下了，媽的，又跟他的兒子媳婦攪在一起幹什麼不要臉的事了？你瞧他那兒子的弄勁兒，再看他那媳婦的騷勁兒和他老婆的傻勁兒，這就對了！媽的，還成一家人家？

「去他媽的！老子也回家去！別接老子了！一勁兒朝家跑。」

媽的，總共七個多鐘頭子，來回要跑上一點鐘。除淨了

六個鐘點還要談談說說，還要……睡不了多久啦！四點鐘又

上班！

到了家，一身都是汗。老婆睜大了眼。「又回來做什麼

？在監獄裏睡算了。這末遠的路，這一會兒功夫，還跑來跑

去的，跑壞了身子！」

媽的！別裝佯啦！瞭佯腔哩！「今天已氣壞了！」

「又喝醉了？——我知道：不然也不回來！」

媽的！騷勁兒！你和你那狗入的媳婦一樣！——可是還拾

東拾西的幹嗎？天不早了。

「錢又沒有啦！今天帶回來……？」她站在床邊問他。

提這倒楣的東西就够來氣！媽的！十塊變八塊！越苦越

吃！怎麼用呢？……「公事錢」嗎？不用！不能賣良心！……

……可是怎麼辦呀？……

老婆撒嬌的又厲害！雖是三十歲的人了，望去還動人！

不給他錢日子又怎生過？

暴雨，狂風，煩死人！通同去它媽的！不想！

老婆哭了。

「十塊錢已經够吃不够穿的了，八塊錢叫我怎麼辦？叫

我怎麼辦？……」老婆一臉不高興！「這坑死人的日子！……

……做什麼！還有心腸哩！醉鬼！……去呀！……纏死人了！

夜深了。

天還沒亮。

老楊被老婆推醒了。摸起破鐘：——指在三點半上。乾手巾抹抹眼，拔腿就要走。

「怎麼辦呢？……就走了！」老婆從被窩裏伸出頭，嘴鼓得饅頭似的。眼淚在眶上轉。「今天房東又要來。……」

回頭看見閉眼睡在老婆身後的孩子，抱着吻了半天。

「不要給孩子弄醒了！……怎麼辦呢？……」

怎麼辦？哪個知道怎麼辦？媽的？鬼纔有法子！「回他

沒有！等兩天！」

「等兩天！」老婆還喊着什麼。

沒等老婆說下去，便溜出門走了。門外漆黑，遠處一盞豆大的路燈像鬼火似的飄呀飄着。老楊看一眼，低頭就走。

走是走出來了，媽的！老婆的話還在耳朵邊上跳。

現在醒透了，不想也不行——！怎麼辦呀？老天爺！

想起來就不得不罵那個狗入的新監長！本來，十塊錢一月，已經窮得够受了；但兩塊錢房子，五塊錢飯食，三塊錢零用衣帽鞋襪，也還敷衍得過去。只要不存心想別的心思，每天像豬一樣吃吃喝喝，上班，補勤，下班，睡覺，……也可度過這一生。至於死後吧，那不用管！看透了，就是一個囚犯還有一付三塊板，還怕死後不得下土？孩子，……兒孫自有兒孫福，也管不了許多！只怪他投錯了胎，誰教他做看守的兒子的？是有造化的，叫化子也能做皇帝……！這樣子人生希望總不算過份吧？他有那一件該受天老爺責罰的？「公事錢，」這是他第一件覺得有背良心的事，但他已經賭過咒不用這種造孽的錢了，總算對得住天理良心啦！別的，他還有什麼？吃酒，這就算不是好事吧，但沒有心事絕不吃酒

的，真不能算他好酒呀！酒後會罵人嗎？可是因為該罵罵的，還是他真的喜歡罵人呢？想想看吧，舊監長手裏十塊錢月，他來了，多帶上五個人來，沒處安插便減起大家的餉來彌補，變成九塊了；到昨天月底關餉了，又變成了八塊！本來以為可以找下兩塊多錢尾子的，又扣去了大家送監長生日的禮份大洋五角，只落下二十幾個銅板了！——一個月苦下來只落下這二十幾個銅板嗎？還有一個月房錢沒付呀！這是一個人過的日子嗎？

「爲什麼變八塊了？」

「就是八塊錢一月！」

「爲什麼減了？」

「沒有爲什麼——！你們看能幹就幹，不能幹的聽便！」

險些兒沒會給二十幾個銅板丟到新監長那隻光頭上去。這是什麼話！餉不是有一定的？不講理嗎？——對，就沒人講理！你要講理，他只說「不能幹的聽便」！這還有什麼說的！「聽便就聽便！不幹」他曾經想這樣叫的，但老婆孩子不能讓他爭這口氣，嘴癢了，腳也癢了。給銅板放進口袋轉身就走了出來。——幹吧，氣死人！不幹吧，餓死了，還不活該！親眼看見的幾個搶飯碗的預備看守在那兒哩，只要見你一失足，撲上來一口咬死你，拖開尸首他就頂了你的位子啦！想來想去還是幹吧，有八塊錢總是好的！但只出不了這口怨氣，怎辦？——好，喝酒去！

他這樣就喝了酒，這樣就罵了人，這怪得他？

天爺呀！爲什麼一定要減兩塊錢呢？兩塊錢，在你因糧帳的算盤珠上撥一分一厘就夠了，爲什麼定要減到看守的頭上啊？唉，不罵人？不罵人行？

釘眼看着遠處豆大的路燈，飄呀飄的，像鬼火，便低下

頭向前闖。脚步打在石板上，響得自己都害怕。

單只減了兩塊錢倒也罷了，可是這口牢氣難受呀！狗入的新監長給看守當差的一樣看，——不是嗎，老呂，那老實頭兒給他叫上去當差了，不給工餉，只算預備的名子！媽的！這不氣死人？還有狗仗人勢的那姓潘的主任，也像人似的管東管西，老子，還抵不上你？你挑老子的眼，老子就撻你！仗你新來的人多？搶老子飯碗？老子可要……

「嘩！媽的！」像吐在那班新看守和預備看守的面孔上似的。

「可是要怎麼他們？……媽的，撻吧！撻着八塊錢！『屌屎不給狗吃，』大家都別幹！真的就知老吳學學，大鬧他一頓。怎麼，叫他狗入的新監長起一齊吃詐財官司！八塊錢還撻不過嗎？……

夜風像冷水似的朝頸子裏繞，一身都濕了般的打一個寒噤。望望那路燈，不見了；另一盞又飄呀飄的響着鬼眼，路像老不斷了，媽的！

……撻他們當然撻得過呀！……可是，……可是，要大家都一齊丟了飯碗嗎？……這又何必呢？而且吃官司的，……龍頭，……吃份的，……

「得了，別想他們？」撻撻頸子要給想的忘掉。

這些囚犯可不是好惹去Y！……

「怎麼！別朝腦子裏鑽！」快走兩步想丟掉它。

討厭不過了！這些別人的事爲什麼也想起了？……

是那老呂的事呀！……那時，他是正式看守，也在西監值班。不知爲了買鴉片呀還是爲了公事錢拆帳，同二號裏龍頭老許拾起槓子。老呂還在作揖打拱地陪笑，叫着「許先生別生氣，許先生別生氣，」可是老許桌子一拍，罵聲「狗入

「瞞了眼！」轉身走出號子，走出鐵門，找主任去了。第二天老呂就撤了差。還有老王，管開飯的那傢伙，一次爲了句什麼話，不是給老韓他們撻了一頓？……還有……

睜眼望着路燈，打斷心裏想頭。「媽的！強盜還是強盜！理不得！」

雲消雨散，鬆下心，也輕快多了。算了，八塊就八塊，按下心吃地幹；不夠，再說吧，想法子！

一隻要飛出籠子的鳥，又收住心，喝水吃食了。

身旁一隊警察擦着過去，是換班了？

飛步地向監獄裏跑，心底急得什麼似的，大門口的老趙正翹頭望着哩。這老同事的還不壞。「有事嗎，老趙？」

「快點！早該接班啦！」

便不打話，直朝裏面跑。姓潘的坐在那裏睜着一雙大眼

向他翻。

「昨天脫了班，現在又脫班！——你看，什麼時候了？」

並不是服從命令，但不相信似的，看看掛鐘：——四點

二十分！

媽的，怎麼撻的？遲了這末多！可是有什麼話好講？……

「快去接班！回頭再講！」姓潘的轉過臉去：「不想幹

就走！這樣可不行！監長關照過了！……」

要不是路上就按下氣的，真不肯饒他。屈了理，算了。

走進，在鐵門外站着兩個同事的，談話哩。見了他可住了

口。推開鐵門進了院子，後邊就冷笑了：

「媽的，光棍不擋財路！你賺錢少就滾你媽的！……」

「打走這壞蛋！……」

這是什麼回事？不會得罪他呀！晦氣！人不打狗狗咬人

，沒好人過的日子！……不慌，先去接了班再說。

張子華那傢伙可更難看了，金牙露得像咬牙鬼，遲了班也不見得就怎麼着，幸災樂禍地幹嗎？

「嚇，老楊，又遲啦！……」

罵他吧，太說不過去；忍着氣，「對不住，遲了。」話有千斤重。

「哈哈！家裏沒有鐘吧？——明天我送你一座自鳴鐘！」

「別開窮心，媽的！」忙着去摸了摸各號子的鎖，只聽張子華笑着出去了。

走到二號，一號裏有人罵了；到三號，二號裏又罵了。喉嚨高的很，是罵誰？

「揍他狗入的！同老子搗蛋哇？」

「問他狗入的吐什麼臭？」

「×毛灰！別說你看守，他監長也不敢哼一聲，怎麼？」

咬老子的卵子媽的×！」

「揍他，也拖他吃吃官司，偏要開他的「公事」，看他還敢咬牙！」

「造他祖奶奶！把他當人哩！揍！」

一直到五號裏，連四號也罵了。老吳從被裏伸出頭，低聲地打着手勢說：「留神，他們要對付你！」

這是什麼回事呀？老天！真沒有好人過的日子啦？這真氣死人呀！同他們吵嗎？……這班強盜，太野蠻！忍住點吧，剛才不是已經想透了？八塊錢就八塊錢，什麼事也不管，

你們開你們的公事，沒有我相干！……

罵吧，不同你們計較，強盜！土匪！

開了封，幸而沒有事。可是幾個龍頭們出去了。曉得又

搗什麼鬼！……唉，不怪老吳他們要那樣幹！

下了班，姓潘的叫他去。像人似的坐在椅子上，一雙白眼又向他翻着了。「你是不想幹了吧？」他問，像法官的神氣。

依着氣哩，就回他一聲「不幹！」罵一頓，痛痛快快罵一頓，捲起行李就走，仇也有得報的。可是，就提不起勁兒，一句話冲到嘴裏就變了：「爲什麼不幹呢？」聲音也抗不起來。

「那你爲什麼搗蛋？」他更翻大了眼。

「搗什麼蛋的？我。」

桌子一拍，「人家認栽你嗎？……」

「我不知道。……」

「你還不知道？你犯了衆怒，裏面都攻擊你，同事的也攻擊你。想想吧，你吃的什麼飯？你不幹就算，搗別人做什麼？你這樣還當看守，還是老當看守的？……」加上一聲冷笑。「虧得你還是老人，要是新來的嗎，不要給吃官司的打死嗎？——告訴你，要不是爲了監長接事不久，他們早打了你了！……」

氣塞在胸口，回不出話來。

「還有勤務上，昨天脫了班，還開口罵人；上班時候吃得醉醺醺的，這行嗎？今天又脫班，這是什麼意思？你說，要不幹，我去報告監長讓你去；哼！……」他故意不說下去。

媽的！不幹！不幹！一百二十個不幹！要不幹老子卵子比你頭大，別攔你媽的人架子！你們要開公事，你們要這份造孽錢，你們去開，去要，老子不賣這顆良心！什麼？老子

說一句淡話就要擠老子走？『入你的親娘去！——老子！』他在心底先罵了一句。張開口，可又沒了勁兒：『我……』

『我知道你心高得很，小廟裏養不了大菩薩。我也辦不了，報告監長去辦。』他站起身。

『我，我，……』

是該罵他呢，還是求他呢？媽的！真是萬箭穿心呀！嘴都張不開了，怎麼的？呆了？……『我……』

呀！來了救星！

老趙進來說，『老楊，你家嫂嫂來了。……』

這不要人命嗎？趕這會兒來幹嗎？瞧，還帶着那股騷勁兒！唉，想起老婆來就不捨得，年紀青青的，能丟掉飯碗叫她受苦去？……可是，當着老婆的面向人哀求，像一隻狗樣嗎？……不幹！不幹！

但他呆站在那兒不動也不响。

老婆走進來，像氣，像笑，又像哭似的面孔看着老楊。

『跑了，錢呢？怎麼辦？……』

姓潘的也怔住了。改了臉色。『這就是你家的嫂嫂？』

這真救了他的窘呀！不由地感激似的答了一句：『是的，是的，——這是潘主任。』

老婆用她慣常的笑招呼過了。

潘主任說：『好吧，回頭再講。你有事去。』

被赦似的，同老婆走到自己住的宿舍去。老婆哭訴着房東早上如何地逼着她，說今天晚上一定還要來。而且今天的

零用錢都沒有，你拔腿跑了，難道家就不要了？

這也都是真話。沒法，同老趙商量點零錢，才給老婆打發走了。回頭潘主任遇到他，又叫到房間裏去對他講：『大家都是做事的，誰個也吃不了雙份飯，哪個好意壞掉人家的飯

碗？只要公事上過得去，姓潘的最好的是朋友，不要分出什麼新人舊人，一切都是朋友，大家不要看外了就好。只是這回事太犯衆怒了，大家都不答應，你看怎麼辦？不辦吧，大家不讓，辦吧，都是同事的，怎好意思？而且姓潘的不是『半吊子』，怎肯就報告監長去？爲了大家面子，你也讓一步吧：西監的班別上了，——上也沒意思，大家都翻着臉，何必呢？——換到南監去罷！——同南監的周子奎對調。

這番話叫老楊還有什麼氣好生？感激都說不過來了！到底人不可面相，潘主任的心地倒是好的。下午，便調到南監上班。周子奎雖是潘主任的親戚，從又窮又小的南監調到大號子的西監去，明明知道是潘主任挑他的，但老楊可不能再昧良心說這樣的話。而且當天晚上潘主任又同他閒談了很久，也很客氣。說這里的情形老楊是很熟悉的，凡事他所不知道的都得仰仗他指點。這里所有的舊看守都靠不住，他是素知老楊是個忠厚老實的人，所以他很情願做個好朋友。日裏的事叫做公事公辦，不得不如此。叫他別放在心上。並且問他生活的狀況，知道了八塊錢實在不够他用的，便又說，這都可以設法的，別忙就是了。最後，又問此地那兒好去玩玩？他是有一點小嗜好的，——不是別的，歡喜個小牌罷了。老楊說，這有何難，如果沒有地方玩，他家裏也可以，只是房子太小罷了。潘主任當然客氣一番。於是他們談得盡歡而散。

三二

調到南監以後的老楊，脾氣也更加好了。不再喝酒，不再罵人，別人也抓不到他的錯處。加着有潘主任在，還會有

什麼？

難堪的只是八塊錢一個月再也維持不下去。潘主任雖是沒口子的答應想法子，但法子總還得慢慢地想。老婆鬧得不得開交，這真難過。想到那兒設設法吧，那是別想。自從這新監長到任後，勤務上認了真：每天站八點鐘班，補八點鐘勤，剩下八點鐘要吃飯，要睡覺；別的還能做什麼事？連家都少回去了。前兩次還是潘主任高興打牌，他才抽空回去，可是連睡都沒睡就又跑回來上班了。所以現在要有什麼事都是他老婆跑來找他。她說時間不夠，別跑了，我來好了。

他覺得老婆太體諒自己了。有時總想抽空回家去一趟，但一下了班全身都癱了，倒頭就睡，那裏還有興趣想到老婆？想到吧，也沒有勁兒！媽的，這真不是人過的日子！

老楊也並不是不想到老婆的。比如在這樣的春天，收封以後的號子裏，年青的漂亮一點的少年犯，是時常被人在地舖上打兒鬧兒的。有時甚至連褲子都被人脫了，一個個瘋了似的跌在他身上，還叫着嚷着，就真個能發洩什麼一般地顯着身子。不到大家笑夠了，被壓在下面的人嗓子叫啞了，這「草堆子」是不會倒的。這時候，老楊能不冒火，能不動心？——可是動心也白動心了，等你下了班，又一身疲倦得要死；就不疲倦，跑家去嗎？時間不夠，又怕脫了班。要緊的是如果給監長查到了，不開除也得記過。他的命令是退了勤也不許出門的！

老楊儘管爲了潘主任的好感不再罵人了，但在這種時候也不得不罵一聲：『入你的親娘去！——老子！』

而且，他狗入的有着老婆，還有着媳婦……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當看守的該死？

話是這末說，老楊也並不是時常這樣的。——因爲窮就

會給這些事攪忘了。十塊變成八塊，一月就空下兩塊錢的債。

公事錢他還是賭咒不用的，買了醬菜送給窮案子吃了。

——實在，這些日子來，這種造孽錢也少起來啦。會審處取消後，就沒見好案子來。法院裏煙犯只判罰金；有錢的不坐牢；坐牢的沒有錢，號子裏也窮得天天當當，看守除了餉錢沒了好處。買鴉片可以落錢的生意呀，可是窮了，賣的也少啦。老楊，根本就不做這行生意，八塊就是八塊！除了伙食，够養什麼家！

老楊實在沒辦法了。在一天晚上問了潘主任：『能想點什麼法子嗎？……』

潘主任皺着眉頭，『難，……』他說。

老楊更纏緊了眉。

『有呢，是有一個辦法。』潘主任閉起他的小眼睛。『但怕不能做……』

『什麼都能做！只要……』只要不再欠下債就好。

潘主任笑了一聲，『你呢，自然什麼都能做，不用說。可是我說的是你的嫂嫂……』

這可怪了！他還有什麼做的？到底是什麼事呢？『怎麼？』

潘主任還是搖頭。說這件事並不難，只怕女人不肯拋頭露面做這行。因爲那邊女監裏有了一個女看守的位置，監長找不出人來。他有心荐嫂嫂去的，怕說出了他不高興。

這有什麼不高興的？潘主任真太好，太顧慮了！怕當看守丟人嗎？自己就當看守！怕什麼？可是『待遇上？……』

『工錢不大，只四塊錢。』

這算盤打得來：四塊錢不多，但如果事情成功了，第一

房子可退掉，一月，省下兩塊錢；老婆孩子的生活又有着。自己的八塊錢除了伙食可有餘了。——幾時穿過這樣的寬鞋子啊！

老楊歡天喜地地答應下來，說請潘主任無論如何幫個忙，他老婆一定可以幹的。潘主任可還不動聲色，說你別儘歡喜，女人的心思不同，你肯了她不一定肯，還是回去問實了再說。他可以給位置保留着。老楊說這是不成問題的，請潘主任就去說妥了，免得再有變卦。老婆，當晚就回去告訴她。潘主任還蕩着他：「不忙，不忙。」老楊可請了一班假，回家去了。

告訴了老婆，老婆低了頭不响。一頭高興冷了半截。媽的，她真不肯幹嗎？每天只顧嚷着要錢，教你去掙錢就不來了。男人真是你們的牛馬，『爲什麼呢？你。』

含着半匪眼淚的老婆，微微抬起臉看着他。『我不高興去。……』

『不高興？我要不高興也不做事，行嗎？』

『告訴你，我要去當女看守不會有好處的。……』

怎會沒有好處？難道窮還沒窮够？『怎麼講？』

低聲地說：『不怎麼講。我想去了沒有好處。』她又抬起頭看着他。想笑，也沒笑出來。

這够叫人生氣了：『到底什麼意思？你說！』

『沒有什麼意思。』

『那你就得去！』

老婆嘆了一口氣。『一定要我去？』

誰同你開玩笑的？『一定！』

『我去可以；將來如果有什麼事可別怨我！』

這是什麼話！悶葫蘆！『有什麼事，你說？』

『我不過這末說。誰知道會有什麼事呢？出去做事又是第一回，又曉得做得好不好？』

哦這個怕什麼！真是女人見識！『不碍事，你去幹好了。有潘主任哩！』

『什麼？』她吃一驚似的。

『這事情是潘主任說成的。』

她又下意识地問道：『就是前回來的那潘主任？』

『還有別個潘主任？』女人真會囁嚅。

這天他就住在家裏。但化了一毛錢給代班的預備看守。

四

這真是意外的歡喜！

家是沒有了，省却一個累贅。老婆自己有了事，不再同他嚼嘴。一個人自由自在的過活，是怎樣適意的事！

在看守裏誰個有他快樂？雖然，『公事錢』越來越少，

別人都繃起眉頭，他可滿不在乎。高起興還弄二兩酒灌灌，

好在心中無事，醉了也不會罵人。不過別人氣量太小，都有

點氣不忿。這可怪了，老楊沒有用過你們的錢，管得着？

別人總歸氣量小。比如張子華那新看守吧，第一個刻薄

嘴。一遇到別人說到他不用錢，或者說他做錯事，他就冷冷

地哼一聲，說：『我沒有漂亮老婆，那來的錢用？』要不然

就是：『我的老婆不當看守，什麼事會中你們的意？』

更氣人的是那預備看守小王。他仗着是張子華的小舅子

吧，也跟在裏面俏皮，『那我明天也討個漂亮老婆！』媽的

，你的姊姊爲什麼不嫁給我老楊的？

但老楊總算氣量大起來了。遇到這些謔言謔語，只裝沒

聽見算了。本來，這種事情又怎好認真地鬥氣？

可是人們總不原諒他。再讓步一點，還是這樣。甚至更厲害起來哩。一天，他剛進了南監的鐵門，就聽見門外的人笑了：

『入你的親娘去！——老子！』明明是有入學他的屬人。

別人笑了；另一個人笑道：『不要入親娘了，老婆都入不到手！』

一個冷冷的聲音：『他哇？——看別人入他老婆！』

『看誰？——你嗎？』

『哈哈！』

『等我當主任的！』

『哈哈！』

媽的這班狗入的不得好死，老子憑人吃飯，沒偷沒拿，要你們笑？白口嚼舌頭，下拔舌地獄的畜生！你們的媽才偷人哩！不要臉的東西！看人吃肉淌口水，也不算人！是人，別眼紅，世界上好差事多哩，你做你的！

別人沒他大量，還是噁噁咕咕地，背着身子歪嘴吊眼地做怪像。媽的，真沒好人過的日子？以前是窮的要死，好容易給老婆找到事了，日子該好過了？偏又終天的聽閒話！天啦！你還要不要人活呢？……

氣不過，還是喝酒吧，媽的！

三杯下肚，老楊心事也都消了。惹回來，正趕上班。

看守們在分賬哩。方桌旁圍滿了人。老蔣坐在那里打着算盤，算珠子清清脆脆地在噠。老楊可沒正眼瞧這些事，一知道這是做什麼的便走開上班去了。

別人可不等他去遠，就給一句句不好聽的話丟到他屁股

來了：

『看白拿錢不管事的廢料！』

『人家不在乎！』

『不在乎就別當看守！』

『不當看守當烏龜嗎？』

哈哈一陣大笑，銅板就响起來了。

入你們的親娘去！——老子！到處拿老子開心呀？我沒叫你們不拿公事錢呀，恨我做什麼？你們這班賣掉良心的畜生！一定要別人也賣掉良心嗎？不得好死的畜生！

可是畜生來了。——那張子華手拿著二十幾個銅板走過來了：『喂，你的一份，八分，二百四。——是兩塊錢，二十五份折願。』

不看見這道孽錢不生氣，媽的，曉得這是用什麼換來的錢？是犯人的妻子兒女磕頭募化來的，還是典衣當褲來的，還是點點血汗換來的。每天在補勤班上管接見的時候，有幾個犯人不是哭哭啼啼地喊着錢呀錢呀的？要不是知道自己是男子漢，要不是天天看慣了，眼淚都淌下了。而這個錢，這幾個錢就是哭哭啼啼地哭出來的！用它，良心能安嗎？——我不用！不用！

遞了來可沒有好臉色給你看！『喂！』

號子裏那幾個窮苦不堪的犯人就跑來了。他們聽慣這『喂』的聲音，知道小菜子又來了。——可是今天沒有看見小菜子，只見老楊指着那姓張的新看守說：『給他們買小菜子吃，我不要！』

張子華一翻眼可氣上來了。『媽的我替你！』嘩的給銅板都摔下地

『你忤誰？媽的！——老子受你欺嗎！』

張子華也不肯讓：「你擺什麼臭架子？我是看你眼色來去？」

不要臉，不要良心的東西！還到我面前撒野！老子要這臭錢？滾你媽的！『我教你送來去？』

『你不要拉倒？你罵誰？老子派給你罵的？——媽的！有漂亮老婆可不能在老子面前撒野！……』

『媽的！你放什麼臭！老子攆你！』

喝了酒的老楊你們別再當他是棉花，摔掉帽子就動手。

張子華也不充喬，『攆你！』也沖上來。這可忙了這兩個犯人，拚命地給他們拉開，硬把張子華推出門去。

『下班再說，下班再說！』

門外的張子華可大喊大叫地罵了。他的小舅子小王又是老婆長老婆短的在『陳揚腔』。中間又夾了別人的雜七雜八的

言語：

『他不要就滾他媽的！』

『他是罵我們大家的！不行！找他！』

『他瞧不起大家，大家也瞧不起他！滾！』

『取消他的份子！』

『滾他的蛋！』

老子能老給你們罵，媽的！別瞎了眼！老子是好惹去

丫？『入你的親娘去！——老子！你欺負你的老子？你別

做夢！……』

門裏門外罵成一片。

等下了班，門外兜糾糾地站滿了看守。老楊從人縫裏穿過去，潘主任正招呼他哩。

看守們吵吵嚷嚷地鬧起來，潘主任對大家說，別鬧，自有交代給你們，轉身帶老楊進了房間。

潘主任先嘆了一口氣。說他是太『那個』了，前次就爲了這件事，今天又來了。干犯衆怒的事是幹不得的，爲什麼不省心？你自己不要錢，放在心裏；掛在嘴上喊，不招人怨嗎？你瞧，事情糟透了，大家硬要同你拚了，怎麼辦？他們要你走，你不走，他們就全體走哩！

事情可玩大了！誰想他們全體同他拚？可是老楊不是尋種，他能受人氣？『要走就走！可是他們將來別後悔！——』

姓楊的也不是好惹的！放明白些！

潘主任解釋把他聽：他當然不能就讓他走，他們是好朋友。不過他們既鬧起來，自然不肯善自罷休。這要大家讓讓步，不要各走極端才好調解。現在就是同你商量下，看也不要故意爲難，他便負責去調解一下。

調解自好，可有什麼辦法？

潘主任的意思，就是：要老楊自己放棄了『公事錢』的份子，從此不拿這個錢，表示自己的認錯，也許大家可以過去了，——但這是他的辦法，大家怎樣，不得而知，如果他同意了就去說看了。

潘主任的盛意太可感了，怎能不同意？而且，這份子錢不拿，於他有什麼呢？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近來新案子少了，就沒錢進；老吳一班人又把持着，輕易也弄不到錢。分這份子根本就是不吃魚白沾腥的事。

『好的，就這末辦！』

這件事裏外有潘主任的調解還有不了結的？老楊倒覺一身輕鬆起來了。良心上難過的事再也不會做了，便一下想起了老吳。在西監的鐵門口找到他，低聲地給這件事告訴他，他說，這還是你一個人良心上的事。看着吧，不久了，就會有好把戲玩出來。老楊再追問，就說到時候自會知道的，

別要響。

事情就這末過去了。老楊的生活毫無變動。只是勤務太忙了，日夜沒有閒。現在沒了家，也沒處跑。但有時想到老婆，又看到號子裏囚犯的胡打胡鬧，就難過。他也曾到女監那邊去過，但是日裏。——晚上就禁止兩邊交通了，這是監長的命令。——他去看了看老婆和孩子所住的一間房子，覺得很滿意。不過走回來的時候，心上總有層說不出的滋味。

偏巧事情忙，外邊一聲叫，說法院裏檢察官來了。看守們就七手八腳地忙起來，亂叫着犯人掃地，收東西，藏爐子，拆高舖，號子裏就翻了天，鬧得烏煙瘴氣。鴉片槍塞進牆洞裏，打屁股的號板子藏在舖底下，什麼都舒齊了，大家才歎口氣。外面頭門上扯一下鈴子，看守就叫一聲，「來了，進號子！」

於是乎全院子靜寂無聲。

老楊看到這付模樣就笑。

檢察官進來了，監長陪着他，後面還有一個書記官，個法警。慢吞吞地在號子欄柱外邊轉個圈子，便出去了。

於是閱的大家又擁出號子。

這樣的觀察老楊也看過幾十次了。

但這次可不同：大家以為檢察官走了，他却還在監長的房間裏。並且開了提票來提人哩！

「什麼？提堂？」

立刻，大家更沒頭着腦似的忙了。龍頭們都跑回號子去對大家說話：「你們聽着：上邊檢察官提堂了，不管問什麼不許瞎講廢話！那個有一言半句的話，可留神他的命！」

鐵門外邊叫起名子來。於是四個人：一個花案，兩個煙案，一個未決的錢糧案子被提上去了。主任派老楊跟上去照

廳，值堂。

這可怪了；檢察官居然問起犯人來：「你來的時候有人開你的公事嗎？有人虐待你嗎？這里有龍頭嗎？你到底花了多少錢？你拾過馬桶沒有？」

難道檢察官真是來調查這件事的？真有這樣的好檢察官嗎？誰，他什麼都問了，這一點不會錯，是爲了這件事。可是誰攪的？哦，他明白了。

可是不爭氣的是這四個犯人！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沒有！死豬！爲什麼不講？受了罪還不說嗎？——可真問完了也沒人說出半句。便送回去了。

又提了四個，也沒講什麼，再提四個也是「不知道」「不曉得」，老楊可着急了，爲什麼不提「他們」呢？檢察官胡塗。

末了，越提越不對了。連龍頭也提了，吃份子的也提了。媽的，去問鬼吧！老楊望着歎了氣了。

檢察官問一個老犯說：「你吃過『大餅』嗎？」

犯人很認真地答了一聲：「吃過的呀！」

怪了！他倒肯說？檢察官的眼也睜大了，監長的面孔也發白了，呀！這够有味了！給完全說出來吧！——到底現了天啦！

可是他怎麼說的？

「我一共吃過兩回：一回是我家送來的油大餅，一回是朋友送來的蔥花餅。……」

媽的！連檢察官都給他引笑了。這真氣死人！老犯人大狡猾！

「什麼？『桂花樹』嗎？（五）在保安處後面有兩棵，此地

（註四：）虐待新犯人私刑之一，以馬桶糞套在頸間。

沒有。……「霸王舉鼎」……這玩意在外邊玩過的；我每天得舉十下子石鎖石担子；這里……」嚴重地搖著頭，「可不許玩啦！」

「毛竹筍燒肉（六）該吃過了？」

大不為然地搖搖頭，「噫，毛竹筍過貴啦！吃不起。過年過節監長燒一頓肉，都是青菜白菜；那來的竹筍？」

「看金魚（七）呢，他說是牢裏沒有魚池子；「摸金魚」更說不到了；「撒魚網（八）那還能够？真教人笑又不是，氣又不是，老楊可不要再聽了。檢察官也沒有了勁！就完了。」

上自獄官，下至龍頭都鬆了一口氣，慢慢地笑出來了。檢察官還不就是這末一回事？於是搭高舖，搬爐子，掏煙槍，加油，點燈，大牢裏，就又天下太平。

不高興的只有老楊一個，像掉了什麼寶貝似的，鼓著嘴不聲不響，到處有人談著「吃大餅」，「毛竹筍燒肉」的笑話，哈哈地笑着。老楊一轉身走開了，遇到老吳在鐵門口洞裏張望哩。

「走了嗎？」老吳問：

「走了啦。」

「糟糕……」

「怎麼？」

「我們弄錯了！錯了！完全錯了！他們是……」

「那怎麼辦？」

「再想別的法子！……」

有人來，走開了。

可是還有什麼法子呢？

老楊像丟了寶貝似的溜出門喝酒去了。

五

隔壁縣政府花園裏的桃花開了又謝了，老楊的心裏還是惱悶着，終天惱悶着。

也不是生活過不去；他比別人總算高一點。就是不拿份子錢吧，也沒關係。他本來就不用它的。而且他還相反地希望着。那爲什麼惱悶呢？自己也說不出。

看守們對他是不好，但也不會碰壞過他一根寒毛呀！有人在背後說：檢察官無緣無故的跑來做什麼？還不是有了鬼！——地頭無鬼不生災！——哪個是鬼？只要冷眼看看就知道。那一天不慌不忙的是哪一個？有點兒幸災樂禍的是哪一個？

因此有人把眼睛釘在老楊的身上了。

釘，還不隨他們釘！橫豎沒有做，心是實的。也沒有那個敢當面來問他。背地下冷言冷語自然不好受，老楊現在可不敢再造次了。「他們都是一班餓鬼，惹不得！」所以有什麼話他只當作耳邊風。——耳邊風也不是好忍受的，老楊自然也不高興這個。但這個不能使老楊就苦成這個樣子呀！

偷了一點空，就一百文打二兩酒灌灌。灌了要能睡，就再好不過，睡不着可就糟。

眼釘住監長房間的窗戶上動着影子。「狗入的！畜生！老婆，媳婦，還成個人家。入你的親娘的，——老子。」

（註五：）使犯人抱馬桶叫「抱桂花樹。」

（註六：）指以毛竹板打屁股。

（註七：）私刑；按犯人之頭納入馬桶。

（註八：）撒開棉襖蓋住犯人，使勿出聲，爲打犯人之預備。

替他說一句好話？

頭還有點昏，他一步一步地拖着自己回房間去。同事的大家都抿着嘴笑。沒有人招呼他。他想哭了。

不一會工夫，潘主任來了。他急得什麼似的，說他不應該做這件事，這叫他怎麼辦？他們是朋友，不能不幫忙，但監長知道了，正生氣；同事的又都說你的壞話，叫人怎麼幫忙呢？要知道這禍根還在開公事錢的問題上，所以你以前弄壞了。

老楊低着頭，不聲不响地。

但朋友也不能不幫忙，總要竭力幫到那里是那里。他已經同監長說了，要你自己請長假；你家嫂嫂可以暫時留下來，——這已經是監長特別的恩典了。至於你自己的事，別着急，我總另外替你設法，像這樣八塊錢的事還容易找。別灰心，我們總是朋友。

老楊低下頭，什麼話也沒有。只慚愧得想哭。

朋友這樣地幫忙，還有什麼話說？

外邊看守們真的吵起來，帶風帶罵地嚷成一片。但老楊

沒有耳朵聽。潘主任說他去按住他們。——果然，不一會，大家也不响了。他只偷偷地罵了一句，「入你的親娘去！——老子！」

過了一個幽長的夜……

第二天早晨，老楊打了行李，算了伙食賬，便在許多看守們欲笑不笑的眼睛底下走出大門。門口只有潘主任送他，還有老趙同他點了一個頭。連老婆那里也不好意思去看，只請潘主任轉告她，說他今天暫時住在某一家小旅館裏，便拔步走了。

一個輕飄的身子裏裝着一付鉛樣重的心，在縣政府門前的大路上走着。不知道要想哭呢還是要想笑，釘眼在地上，直向前走。……

路中心有一條蚯蚓，幾乎被他踏死，一閃身讓開了。這時忽然想起臨走時不會招呼一聲老吳，懊悔的要死。

一轉身，想再回頭吧，抬眼看見花園裏落了花的桃樹，嘆了口氣，覺得不好，便又低了頭直向前走。……

勝仗

蹇先艾

渲染着深濃的荒蕪色調的農村景象在汪貴這租人的腦中漸漸黯淡了，像遠舟的帆影似的。一方面也應當歸咎於他自己記憶力的減退，雖然人是一個不到四十歲的漢子。他沒有給他在田地裏同甘共苦的妻寄過一封信，請弟兄們代筆並不知如何的費力。他怕她知道了消息難免不會追蹤而來，而且拖着那一大羣小豬般的兒女，發出像被強逼上屠案時那種哀憐的哭號。他把這些糾纏與負擔都認為是前世作了孽，這世來還的債，沒有法子避免，（命運也決不許他逃避，）所以便缺少東村張松廷那樣將兒女當成商品，次第廉價賣到關外去的勇氣。

新的生活的確與舊的有了特異的判別，機械與規律像一根繩子縛住他的身體，再無從呼吸那鄉下的新鮮自由的空氣。軍營裏沒有一點使他滿意的地方，層層的階級壓制着，一個下士便等於一條狗，去他當初的理想太遠了。

『我爲什麼要來當兵？我爲什麼要聽從別人的話？』他每晚睡在床上都要在心頭審問自己，並不下於法官那樣的嚴厲。但是他不能答辯，「易聽」和「妄想」四個字便是他的最好的供詞。他必要俯首服從命運的判決；換句話說，就是只有好好地照目前的情形生活下去。

一位退伍還鄉的親戚十分動聽地這樣告訴汪貴說：『……當兵的好處就在打仗。打贏了，可以搜索敵人的錢財，可

以小搶，打敗了呢，就不妨放大方一點，不必像得勝時那樣的謙遜。死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何況死的機會並不多。現在打仗不比從前了，開火以後，多半是先放大礮，等到敵人寂無聲息的時候才衝過去，他們早已逃光了。敗退的時候，也是一樣，只要聽見前方的消息不好，便可以先溜的。直皖之戰，直奉之戰都是這樣。我當過好幾年的連排長，這些事情還有不知道的麼？如今人老了，才告退的。要是年青的話，還得幹他媽幾年！……』

這些話貫進他的耳朵以後，他張着嘴傻笑，像發了瘋，手足都跳起舞來，把鐵鍬抗在肩上，儼然就是一桿真槍。他是看見過附近剿匪的軍隊過路的，在洋鼓洋號聲中和着整齊的步伐，是何等威武！而且做一輩子的莊稼，豈不太沒有出息了麼？天知道哪年才能發財！汪貴於是偷偷地瞞着他的老婆溜到城裏去。當天就隨着一面招展的小白旗，同好幾十位長袍短褂的黨黑漢子跨進了另一種生活的門檻了。

深灰的軍服穿在身上，照照鏡子，顯然轉變成另外一個人，不是鄉下老，而是老總之類了。攔腰還要束一根皮帶，細着怪難受的幫腿，做這種事，對於他自己自然是非常生疏的。頭上再戴上一頂軍帽，領章一掛之後，汪貴便越發精神抖擻，有點不可一世的樣子。他對着自己說道：

『時常在鄉下欺負咱們莊稼人，不就是我這樣的一個人

麼？」於是哈哈大笑起來了。

然而初度的喜悅不過如一層薄薄的浮雲，掩蓋不住失望——那強烈炙人的陽光。最奇怪是他來了一個多月，只看見上中級軍官騎在馬上練煙槍，並不動員到什麼地方去打仗。雖然聽說四鄉的匪盜十分猖獗，他們也不去剿辦，因為那是警察的責任，與他們無干。發餉的消息更屬渺茫。後者尤為懇切的盼望，差不多是初入伍的他們這一羣普遍的心理。每天早晨，他們新兵會兩次操，由一個軍官講授一些步法和槍法以後，下午便無事可作了。有一部分兵則由班長率領着，拿了鐵鍬斧頭之類去修理軍營旁邊的馬路。那條馬路，因為地處偏僻，完全變成了住家人戶的穢土場。東一堆西一堆地點綴在那里，頗像未生青草的墳墓。墓旁常常散佈着野狗和尋找煤渣的窮女孩。剛把穢土堆到平了一點，第二天却又有人并不客氣地堆加容量上去。他們多半來自夜間，行踪秘密，使人無法覺察。明知道是一個「愚公移山」的工作，大家也還是不辭勞苦，照樣往下做。他們相信總有掃蕩清楚的一天。弟兄中有幾位努力在馬路旁邊挖出一條溝來，預備夏天好暢快地流通雨水。在這裡住居過一年以上的人，都知道只要一下大雨，這附近立刻就可以匯集為一座水勢汪洋的池塘。新兵之一的汪貴因為出身關係，是最熟悉這一類的工作的；但是他認為太無聊了，為什麼一個兵不去打仗，却成天來挖溝平路？這臨時的工程隊永遠被那幾位班長拉長了驢子臉，在一旁嚴厲地監督着，有時口裏還不住地嘮叨；自己却不肯稍稍動手。只要弟兄們一休息，他們便拿着馬鞭子走過來了，在手裏飛舞着，把士兵來回追趕，像趕馬似的。

汪貴漸漸地感覺到一個人除了喫飯之外，還需要幾個

零錢使用，這似乎應歸入於一種自然的要求，「過分一兩個字的考語是安不上去的。他沒有胆量去到班長面前問一聲，『爲什麼老不發餉？』隱忍了好幾天，像骨骸在喉，却始終吐不出來。無意中他發現了一個秘密，便是老兵們常常爬上營牆去，叫住了過路打鼓的小販，將一些破爛鞋襪遞給他們，一把銅子就毫不費力地換回來了。他很佩服這些人的絕頂聰明，和隨機應變，後進是自愧不如。終於，有一天汪貴也摹倣了一次，賣出兩件舊短襪，三角大洋便是牠們的代價。有人說他賣得太不值，他却不在乎，心裏充滿了愉快，立刻託上街的弟兄帶了一包煙捲回來，一支一支地悠然吸着。那口裏出的煙紋最長最上升，十分美麗，真像田園裏茅舍頂上繖繞着的炊煙。他彷彿在煙影中又一度望見了他的故鄉，和他的可憐的妻子兒女。

今天是星期日，他昨晚頭痛了一夜，算是得到一天的休息。天氣還有點冷，呼呼的風像虎的狂吼，天亮了很久，太陽仍被雲層包圍着，一切都在慘淡的顏色籠罩之中。汪貴比撒了籠頭的馬還迅捷，跑出了營門。班長特許他在下午六點鐘以前歸隊。他一出了門，却像泥人一樣呆住了，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消磨這一天才好。在身上每一個不論大小的衣袋中去搜尋，連一個銅子都沒有。想僱洋車，但不給人的車錢是不行的；自己一方面也缺乏欺負洋車夫的那套本領。首先連心就硬不下去；況且軍人橫蠻已經成爲過去的時代的事了。他練習着開正步地向前走。驕地吹了一口氣來表示追悔；追悔前幾天的三角錢花得太快了；否則在今天這樣閒情逸致的日子，買一包香煙來吸着賞玩街景，那是何等舒服的。頭已經不痛了，而且今天也沒有練槍操和當小工，精神便顯得分外煥發似的。手從衣袋中伸出來伸進去摸得都是「

失望」，於是他變得憤怒了，喃喃地罵道：

「他媽的；窮當兵！餉也不發！」

寒風刺着他的鼻子，他哈喇打了兩個嚏噴，嘴上全是鼻涕。一輛新式的福特汽車嗚嗚從他面前駛過，裏面坐着一個八字鬍的官僚，旁邊有一位曼娜的少女陪伴着，捲起一陣迴旋的風沙，差不多要迷了他的眼睛。等他抬起頭來要罵的時候，汽車已經走得很遠，只看得見一點背影了。汪貴的兩眼又筆直地射到地面上，默默地望着那些交互的網羅似的車輪。他的身軀很高大，臉上的粗筋突露着，脚步有氣無力地向前動展，兩隻手緊緊插在空無一物的衣袋內。他雖然是一個粗人，心眼並不因之減少。思潮前湧後伏在他的腦筋中活動，一層壓一層地在衝擊，搏鬥。他走了以後，莊稼活怎麼樣了？妻子不見了他，會不會悲傷？兒女們找不着爸爸？隣居的吳大媽會不會來給他家幫忙？……這些問題，在匆忙的走路當中，都聚集起來和他開始為難了。其實，昨夜在炕上他已很懷涼地想過一次。

他走得有點疲乏了，便在一个賣燒白薯的攤子旁邊的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頭有點發脹，前額摸着也很熱灼，大概是昨夜的頭痛病又犯了。剛出來的時候，為什麼那樣新鮮？他自己都感覺着奇怪。眼睛昏沉沉地直是發花。遠遠地有一個孩子的哭泣，他就宛如聽見他的兒女的呼號在市聲中飄浮着。這時連那個賣白薯的蓬頭女人在他的錯覺中也竟想起他的妻子來了，一副勞碌過度的蒼白的臉就是一個相同點。於接連着。「老天爺！怎麼好呢，我們這一大羣兒女？……」一串哭訴也在他耳邊迴響着——那之於汪貴，從前幾乎是每天必聽的功課。

他鎮定了一下心神，把眼睛揉了一揉，又起身來走路，

大街已經很遼闊地展開在他的眼前了。恰好一輛電車開過來，他便跳了上去。

「到天橋去逛逛吧。」他心想。

電車上擠得滿滿地，連一條縫都沒有。有兩個小腳的女人都靠門站着，身體顛巍巍地被車子來回地搖動，她們嚇得漲紅了臉。汪貴不好意思再往前進了，因為再一擠，便會擠到那兩位女人的身上去。只好站在車台上，並且下車也極為方便，省得受重重的包圍。賣票生的手向他馬上就伸過來了：

「票！」

「沒有！」他的回答很乾脆。

「前邊下！」

哼哼鼻子來代替答應，這是表示一種藐視的態度，他新近才從幾個弟兄那里學來的。忽然他身體下面咕嚕咕嚕一陣響，他摸了一摸，聲音是來自肚子。嚥得真厲害，裏面的空虛並不在衣袋之下。頭痛雖然宣告停止，心裏却異樣地發慌。他才想起昨晚上的發燒，夜飯只吃了一個窩頭，還是勉強塞下去的。今天一大早上都沒有吃東西，飢腸轆轆是必然的事，怪不得牠咕嚕咕嚕地訴苦！又開始埋怨自己了，（埋怨變成汪貴的一種特長了），為什麼剛才看見那樣熱和帶栗子味的燒白薯不吃牠兩個？但是話又說回來了，錢從什麼地方來？午飯從天橋要匆匆趕回營去吃，無論如何來不及了，軍營的飯開得特別早，決不等候任何士兵。難道說就空着肚子，乾餓下去？

從北往南，大街上差不多隔不上三五家便有一家南飯莊，門口和牆上莫不煊染着動人的廣告，停着輝煌奪目的洋車。那些地方，汪貴想，像這樣當兵，是這輩子不用想進去了。

。那麼，一個小小的切麵舖，自己總該有進去的資格吧。

『如果有幾個錢就好了。』這句話他差一點說出口來。

電車早已過了兩三站，賣票生很够朋友，並沒有趕他下車，而且還對着他微笑。又到了一站，車上擠下去了一些人之後，又擠上來一些人。好在是冷天，誰也不怕擠；因為這樣反而倒能增加體溫。他竭力躲避着脚的被人踐踏，有時還要進攻一下，爲了保全原有的地盤。最後上來的搭客是一個穿皮大氅的洋人，滿嘴落腮鬍，表面很慈祥愷悌。他緊緊靠汪貴站着，龐大的身軀比汪貴還高好幾寸，把後者擠得氣都緩不過來；而且有一股狐騷臭味直逼進了汪貴的鼻子。

汪貴想『洋鬼子是厲害，咱們哪里打得過別人，先比個子，咱們就得輸。』

洋人在大氅袋內取出了一個信封，裏面亂塞着銅元票，毛錢票和銅子，快要把信封都要漲破了。汪貴很奇怪爲什麼號稱富足的洋人不坐汽車？爲什麼連買一個錢包的錢都捨不得花？

洋人買完車票，又把信封塞在衣袋裏了。但是信封的一角却露在外面了。雖然手在旁邊，他也沒有去把牠安置得更嚴密一點。洋人的衣袋和汪貴的右手相距不到一寸。前者因爲車的顛簸往後一退，身子更貼近了後者，衣袋完全觸着這下士的手指。天給了他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衣袋和手的磨擦立刻就發生了電力，暗地一若有人在鼓舞着他做這種犯罪的行爲。汪貴的心突突地跳着，耳朵和兩頰也發起熱來。他約略估計了一下：信封裏面至少有兩三塊錢，佔有了牠們，不惟解決了目前的問題，連以後的煙捲費都有着落了。

『拿來用用吧！肚子餓得怪難受的！橫豎是他媽的洋鬼子的錢，又不是咱們中國人的！』這種思想一爬進了他的腦

筋，便強有力地主宰了他的意志。

洋人起先是低頭沉思，後來全副精神集中在流覽街景，並沒有一點防備，汪貴用手輕輕一帶，信封便到了掌握之中了。他自己都佩服初出茅廬便有這樣敏捷的手腕！塞進了自己的衣袋，大功便算全部告成；他趁勢往外一擠，想等車還沒有停穩的時候，便趕快跳下去。這樣，本人便到了安全的地帶了。剛剛走到車台的門口，背後已經突然襲來一隻手爪把他抓住；調子古怪的中國話在他耳邊像霹靂似地響起來：

『媽的X，你偷！你偷！』

很不自然地剛轉過身來，迎面便是鐵一樣的拳頭飛到汪貴的黑斑斑臉上，打得他眼花繚亂，站不住脚。他的胸部抽搐着，口裏不住喘氣，像一條牛。洋人的眼睛鼓得有銅鈴那麼大，大聲喊道：

『站住，站住，他，偷了我的錢！』

風還是虎一樣吼着，有意來淆亂人們的聽聞。司機生和賣票生先都茫然於這車後的騷動，更聽見他們的吶喊，車是開足了馬力在狂馳。汪貴畢竟是一個鄉下的粗人，他有十足的怯懦的性格，不敢表示抵抗，并且那冒着火星的眼睛內立刻現出哀憐的神情，把信封拿出來往車板上一擲。洋人看見了他的原物，手輕輕一鬆，用力一送，便把這下士推倒在車外馬路上了。

一等電車消失了牠的影子，汪貴才從地下爬起，右手掌上已經擦破了皮，一道帶血的傷痕很怕人地掛着，像針扎一樣的痛楚。他咬着牙，把手平伸着插在衣袋裏；但是，很奇怪，這時裏面叮噹地有幾個銅元在迸擊着了，這是前此所無的，他於是想起了十有九成牠們是那洋人的信封內漏出來的。點了一點數目，只有八個大枚。他起初是露出了要哭的

樣子，這時反而樂起來。
前面便是燒餅舖，他精神抖擻地走過去買了兩個，一邊喫着，一邊向兵營走去。

「今天這一仗並沒有打敗啊！」他這樣想着，肚子裏的咕嚕咕嚕的聲音漸漸地沉寂了。

屠格涅夫的新散文詩

于道元

愛

人人都說：『愛的情感是最高尚最天真的。』一個外來的自我侵入了你的身心裏面；你發展了。你被蹂躪了。祇有現在你是逍遙自在的，你的本性已經消滅了……

一八八一年六月

你哭了……

你見我傷心就哭了，我因為感於你對我的憐憫心也哭了。
可是你到底還是因為你自己有傷心事而哭，不過是因了我觸動起來罷了。

一八八一年六月

香妃 (三幕劇)

顧青海

人物

香妃(二十二三)

皇帝(乾隆)(二十七八)

太后(六十餘)

大王(小和卓木)(三十六七)

侍女數人

王子

舞女二人(甲乙)

郎世壽(三十許)

總管太監(小二)

小和卓木侍衛三人

小太監

清宮侍衛數人

第一幕 初秋一晚，沙漠

幕作沙漠中的宮室，壁懸狼豹之皮，弓矢數事。臺左陳設酒具，爐火燦燦。小方几一，上置杯筷之具。朝下及左側二錦褥，爲宴時坐處，台右滿佈錦褥，靠褥之類，顏色不一，地鋪氈毯。

臺後方有一大窗，半啓，窗外黃沙落日，青天帶霞，漸以至日落天黑。甲士巡夜聲，馬鳴聲，兵鐵聲，常從此聽到。燭數枝，飯時點上。

幕啓時三侍衛陳酒具。煮酒，面有愁容。

甲 老二，你把筷子，放倒了！

乙 (放正筷子，自打嘴)我真糊塗！

丙 不要說你糊塗，連我，心裏頭，也怪慌的。

甲 你慌什麼？黑狗兒，還不快快把酒盃放好？回頭，看大王罰你。真怪，你們放着現成的事情不管；一心儘想那

千里地外頭的清兵。就說清兵人多，要來也得明天才來呢。你們這樣把東西亂放一陣；大王吃飯看見筷子放倒了，要不打你，我不信。

(乙無頭腦的放東西)

丙 小蝦蟆，難道你真不怕？明天清兵一到，我們可不都死了？

甲 你這黑狗兒，真奇怪！小心今晚挨大王打。哈哈，皮肉總是怕痛的。想着明天要死，難道今天挨打就不痛？明天的事，明天管。

乙 (半呆)我不怕打，我怕死！

丙 我——都怕。

甲 嘿，老二不怕打？平常你就頂怕挨打。牽着馬的頭，還怕馬踢你的屁股！

乙 你不知道。我想着明天要死了，今天挨打，亦不痛。

甲 那就錯了。我，今天拍挨打。清兵來了，我才怕死！

丙 那不太遲了麼，我得先想想，找一個道兒。

甲 大王還沒找着道兒呢。你同我，是什麼東西，也配去打算？清兵明天來了，有命沒有命，在天。

丙 照你的話，清兵今晚准不來麼？

- 甲 他們也得吃飯，也得睡覺，也得找娘們；清兵今晚准不來。
- 乙 謝天謝地。他們今晚不來，明天也不要來罷！我情願放一輩子的筷子。放倒了，挨一輩子的打。
- 丙 (向甲) 我就怕你嘴裏講得好，心裏也在跳。
- 甲 我怕什麼？回頭我還要去找你的小姨子。
- 丙 你真不怕？(佩服) 真不怕？
- 甲 老實告訴你罷。那一個不怕死。不過空害怕，有什麼用？我是所謂「及時行樂」。跟現在的大人物學來的。你別看不起我現在當差，我要明天不死，將來許也做大官兒呢。
- 丙 好不要臉的東西，你也想當大官？
- 乙 你們別胡鬧罷。我心裏怪慌的。清兵真是凶呀。(窗外一陣胡笳，分外響亮，又聞丁當金甲聲，衛士傳呼聲。乙驚極，把手中杯打碎。甲亂轉，忽趨向窗外望。丙想鑽入几底，大叫。終于甲一手按心，走到桌側，踢丙)
- 甲 是巡夜的換班！哈哈。你們簡直是小鬼子。嚇壞了沒有？
- 乙 沒……沒——有。
- 丙 (摸頭) 還好，還好。
- 丙 (乙拾地下碎盃；陳設酒具將畢。右門微啓。)
- 丙 (指門) 清兵來了，來了。
- 丙 (乙不動亂顫尖叫；甲取一鐵條隱門後)
- 丙 (二舞女笑上)
- 一 哈哈，男子漢。
- 二 (羞臉) 大丈夫。
- 甲 (乙才顯亦不語；丙裝作弄火。)
- 甲 哼。好小姐。說得好！清兵一到，我們——死！你們——跟着去享福。(屈膝) 哈哈，好多情的小姐。
- 一 小姐？我們不是小姐，我們是——姑娘！
- 二 是姑娘。
- 甲 是姑娘？哈哈，你們是——隨便誰的太太。
- 二 胡說。(趕着要打)
- 一 不要吵。老二，清兵不來了兩天了麼？究竟他們來幹麼。
- 乙 來要我們的命！
- 一 反正，他們總不能白白的來殺我們呀。況且我們的命值得什麼？
- 甲 (低聲) 告訴你罷。我聽說；大清皇帝親自來到沙漠，爲着要搶我們妃子去做皇后。
- 丙 什麼？(半晌) 那才真是豈有此理！(堅決) 我寧可不要命，咱們的妃子，是咱們的。
- 二 對呀！咱們這沙漠裏，要沒有妃子，沒有香妃，還有什麼生趣？倒不如死了的好！妃子譬如沙漠裏的鮮花，我們是小草兒。小草兒枯死了，不要緊。(決心) 咱們沙漠裏的鮮花，可不能給人家拔去了，萎死的！
- 乙 就算我如此怕死。(拍胸) 要是爲着妃子，我也會拿刀殺人。
- 甲 對呀，連老二都能做英雄，都肯犧牲。祇能保得咱們的妃子(都加入，以手摸心，再向上舉作誓式) 咱們的香妃。
- 甲 (外又作胡笳聲，向窗外望)
- 不要吵，妃子來了。

(都忙着佈置一切，然後站立一旁)

諸人 妃子來了。

(甲啓右門，香妃上)

諸人 屈膝參見妃子。

香 (揮手微笑) 你們都好。起來！

諸人 妃子好。

香 好。

(香妃略觀察一番，坐沙發式的靠椅上。指兩小墊向

二舞女。)

香 你們也坐下罷。

舞女 (屈膝) 謝謝妃子。(坐下)

香 (向甲面帶愁容) 你知道外邊究竟怎麼樣？

甲 (屈膝) 兵士們都預備明天上陣。

香 (搖手) 你們不必太拘禮了。

甲 是。

香 那兵士們，(沉思) 明天，得辛苦了。

甲 他們個個都願意爲大王同妃子去死戰！

香 (掩面) 不過，我真不忍呢，咳，我，真不忍！

一 妃子，事到如今，也沒有旁的法子。

香 對呀！我剛才同大王他們許多人商議，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我坐了好半天，不耐煩，先走了。他們還在議論

着呢。

二 但願，有一條生路。

香 (雙手掩面默坐) 我恨不得一個人去見那大清皇帝去，他

，他不是講祇要我一個人不是？我去見他。把他痛痛快

快的罵一頓。然後(用手向額上一揮) 一下，我就死了。

甲 妃子說那裏話。誰都願意爲妃子打仗呢。妃子要給清兵

帶去了，我們還不拼命？

香 因爲如此我才不去。我還能給你們一點勇氣，一個目的

。還能叫忠勇的兵士們，不東分西散。

乙 丙 但願妃子萬歲千秋。我們能一輩子服侍大王和妃子。

香 謝謝你們的好意。(半晌，有鈴聲) 大王也該回來了。

甲 (近窗) 那兒不是大王來了？可不像從前有精神呢。

香 (告誡) 這也難怪。要是大王發氣。你們得擔待擔待。大

王的心是多麼仁慈。你們要知道，他是太忙了，太苦

了！

衆 妃子說的，我們都知道。

(外間胡笳聲)

香 (向衆人微笑，都起立) 那就好了。

(香啓門，小和卓木入。衆半跪，王揮手使起)

香 大王(捉王臂) 有什麼消息？

王 沒有。(走向靠椅)

香 究竟想出什麼法子來沒有？

王 沒有(兩人並坐不語，半晌)

香 那麼，明天就要廝殺。

王 我們三千多兵，也能殺他們一萬多人。

香 死萬把人，不在大清皇帝的心上！

王 豈有此理的大清皇帝。難道，他能連沙漠都搬去？他一

天搬不走沙漠，我便總是沙漠的大王；你總是沙漠的妃

子。

香 大王說得對。

(二人默然半晌。外有鈴聲及馬蹄聲)

甲 王子同着幾個人來了

王 請進來。

甲 是(啓門出偕王子入)

王子 (屈膝)參見大王，大清皇帝打發兩個人講和，要見。

王 (起立，面現怒容)把，把他們殺了！(忽然搖手)不對，

不對，你同他們進來。

王子 是，大王。(走至門口招手同二人入)

(二使者，和碩親王與郎世壽上)

王子 大王，這是大清皇帝的使者。和碩親王，郎世壽神父

。

二人 參見大王(半跪)

王 (揮手使起)你們來做什麼？

和 大清皇帝派我來同大王講和。(目注香妃)

王 講和？你們得先退兵。

和 不是這樣講，大清皇帝說，祇要大王肯把香妃送過去，

就沒有事。

王 這個辦不到。(一臂挽香妃)我是沙漠的大王，香妃是沙

漠的妃子。(指自己)是我的妻。你回去同大清皇帝講，

明天在戰場相見！

郎 大王，你真要戰麼？你們人太少呀，器具也不精。

王子 你放心，老先生，我們人雖少，個個都是好男子。我

們不是無抵抗的，也沒有賣國的好細。

香 (一臂抱王)你們回去，告訴大清皇帝，他是要我呢，明

天在尸首堆裏，我被馬蹄踏碎的香妃，我明天在戰場上

，准射他幾箭！

和 (向郎)好一個美麗的女英雄！(向王)那麼，講和講不成

？

(王默然點首，忽目注郎)

和 祝大王平安。(注香妃)祝妃子平安，我們回去。

王 (走前一步向郎)你，不是大清人。

郎 我不是。

王 我看你，不像奸細，我不懂你爲什麼投降大清。

郎 我並不會投降大清，我是傳教的。耶穌基督，救苦救

難。

王 那麼你做什麼事情？我不懂你的話。

郎 傳天主的教，教人和睦，平等自由，此外還能畫畫，給

大清皇帝造宮殿。

王 你教人和睦？好的！你回去給大清皇帝講，叫他不要持

強的無理取鬧。(揮手)你們去罷。

郎 是。但願大王敬仰天主，給你幫助。

王 什麼天主不天主。我不要他幫助。我靠着沙漠的寬大，

相信我們沙漠裏人民的勇敢。

和 郎 祝大王平安，妃子平安。

(王子率二人出，王以手撫頭，與香妃並坐半晌。香妃

以手扶王肩)

香 大王。

王 反正我們是拚命，從死路裏找一條生路。妃子，誰逃出

了一個死？我是沙漠的兒子；明天也替沙漠爭口氣。然

後把我們的骨頭埋在沙堆裏，讓大風刮着飛揚。妃子，

沙漠是我的母親！

香 大王說的是。(從此香妃除去愁意，強爲歡笑)天也不早

了，大王，我們且吃晚飯，好早些歇着，預備明天廝殺

。

王 (挽香妃走向桌)對了。

(甲煮酒，乙丙往來遞菜，二舞女獻酒等等。王連飲三

杯，香妃陪飲一盃。)

王 妃子，這野鴨，味兒最好。

香 (嬌) 這是我昨天打得的。

王 好英武的妃子，真配算我的妃子！(抱香妃微嗅其肩) 又甜又香的香妃。(托其腮) 秀削玲瓏的小臉兒，(忽繃眉推香妃略遠，凝視) 妃子，我明天，不知道還看得到你，看不到你！

香 (近王) 大王，難道你還不知道(指心) 香妃的心？你還不知道香妃的膽？明天，大王的馬同香妃的馬，一塊兒並着，一塊兒衝鋒。一塊兒活，一塊兒死！

王 (又飲一大觥) 好一個英武的妃子！來，美人兒，我們且不管明天。今晚，要玩一個痛快。(吻香妃) 哈哈，多麼香，多麼美。就算今晚是末次的歡愛，我們更得玩一個痛快。(吻香妃) 多情的香妃，大清皇帝，他那兒配得上你？哈哈！

香 對了，香妃要沒有大王，悶都要悶死了。大王，我們今晚玩個痛快。舞女們過來。

(舞女同舞，每近香妃，輒微笑。王已呈五分醉。時取杯飲，一手抱香妃)

舞女一 (歌舞)

「日落西山兮鳥歸，

壯士寶刀兮浸流輝，

沙漠無極兮明於鏡，

匹馬渡遼兮四蹄飛！」

香 好，好極了。這不是寫大王騎着馬麼？

王 好，好，妃子，也喝一盃。

香 好，我替大王祝壽。

王 好極了，妃子，謝謝你。(忽莊) 香妃，你不要哄我，好

要我開心，多情的妃子，我就要能忘却心裏的憂愁！平時，我一看見你，我把什麼憂愁都忘了。咳，今天，今天，爲什麼越看你，越是憂愁。香妃！我真不知道爲什麼！你替我想一個法子！香妃。(忽一停，忽又一起)

對，妃子，我們聽歌，喝酒。

香 大王講得對。

舞女 (歌舞)

「有美一人兮香滿衣，

萬衆愛戴兮近慈威，

風飄羽帶兮馳白馬，

嗟我沙漠兮有香妃！」

王 (高興) 哈哈，妃子，聽聽他們在讚你。

香 (微笑弄玉手，向舞女) 謝謝你。

(舞女屈膝面現歡容)

王 (已有七分醉，向舞女) 唱，再唱些妃子，我喜歡聽，我

——喜——歡——聽

二 (又唱上章歌)

王 (拍手) 好，好，妃子，我是沙漠的王，你是沙漠的靈魂

！

香 (忽沉思帶愁) 但願如此！(急掩飾，微笑) 不，大王是沙

漠的王(嬌，倚王) 我是沙漠王的心上人！

(王已有八分醉，醉態半現。甲斟酒，王把盃落空，盃

墮。)

王 (怒) 這是什麼？

(甲懼，跪地拾盃。)

香 大王，他們也辛苦了，讓他們歇歇去罷。明天，他們還

要打仗呢！(揮手使去)

(甲乙丙) 謝謝大王，謝謝妃子！(出)

王 (醉語) 嘩，什麼大王不大王，妃子不妃子。明天還——還不知道是誰——誰的妃子……誰的……

香 (初現驚惶，霎時即轉笑撫王) 大王，這野鴨好吃。

王 對啦！(拍几) 嘩，我那天同大和卓木打仗，(取一饌作手勢) 我憑着這把刀，我——我殺得他們片甲不回！……

你看，……你看，這上面還有血——血。回來的時候，

我還打了好多野鴨。(一停) 誰？——誰敢同我比刀？……

……嘩，大和卓木，他不是被我殺死了麼？……嘩，誰敢

同我爭這沙漠裏的天下？……誰敢同我比刀？誰？……誰？

香 (向舞女低聲) 大王醉了，你們也歇歇去罷，難爲你們了。

舞女 (屈膝) 謝謝大王，謝謝妃子。(出)

王 什麼？——妃子？……誰？……誰敢奪我的妃子？……憑

你是什麼大清皇帝，……誰敢奪我的妃子？……我的妃

子是我的命！……天也分不開我們的。……誰敢來？……

我就殺死他，殺死他。(摸身上) 阿嚏，我的刀在那裏

？(亂摸) 刀，刀，我的妃子在那裏？……妃子，香妃。

香 (裝着歡喜) 大王，大王，我在這裏，香妃在你旁邊呢。

你抱着的不是香妃麼？(趨近) 大王，你聞聞，你聞聞，

這不是香妃的香？大王，我們是分不開的，大王，大王

！

王 (微醒) 咳，我醉了，香妃，我抱着的可不是香妃麼？

(王凝視半晌，半醉語)

香 王 香妃，我們得想一條出路，我不願意丟開你。

王 香妃，我爲你，我願意把一世英名丟掉，乘着今晚沒有月色，(輕輕的) 我們人少了，能逃出去。逃到西方山裏去。

香 (驚駭) 大王，你醒醒。

王 我沒——沒有醉——沒——有。……我就得想——想法

——子總同你在一——塊兒。……我們，(央求) 香妃！——逃出去。

香 大王，你的三千人馬，他們都願意爲你死。

王 爲我死，——對，哈哈，哈哈，沙漠的大王，跑！跑！

香 大王，我總跟着你，你放心罷！大王，我們去睡！

王 (微醉，凝視半晌，忽在香妃頭面身到處亂吻) 咳，香妃

，香妃，我願意——死——爲你——死——爲——你死

……

(此時臺前燈光減一半，臺上半黑，更顯燭光)

香 大王，我們睡罷，我們去睡罷。

王 妃子！咳妃子，……我……爲……

香 (扶王向台右走) 我們明天打勝仗呢！

王 我……願意……爲……你……

(近幕時王醉倒睡着，香妃半跪在臺上，捧王頭，撫其亂髮，終祈禱。)

(此時臺燈全滅，惟餘燭光搖動，臺兩旁之 Spot Light

左右放二青光，注王及妃)

咳，我香妃，知道運命是注定的！(停) 天哪，但願——

今夜，格外的長！

(遠處胡笳皮鼓聲)

(幕下)

第二幕 清宮春日

乾隆爲香妃築室。一方有數級，引入土耳其式浴間，障以幕幔。一方置鏡台，沙發式之坐褥，短几。一角置畫器。幕啓時，郎世寧在整理繪具，香妃像已半就，三宮女陳設裝具之類，宮女乙即第一幕中之舞女一。

宮女甲（旗裝）妃子這幾個月，好似一天比一天瘦！

乙（嬌而驕，坐沙發上）妃子？誰是你們的妃子？香妃是我們的妃子，是沙漠裏的妃子。

丙（旗裝，羞臉）好說，你們打了敗仗，香妃被我們萬歲爺搬來了，你，還要強嘴。

甲 現在香妃可不是你們的了。你們大王不是已經戰死了麼？已經燒化了麼？

乙（悲）對了。

郎 輕些，格格們，別讓香妃聽着，又要悲傷！

乙（出神）我還記着那晚上呢，多麼黑的天！一隊一隊的馬兵慢慢走着，把我們圍起來，我要找尋妃子呢。一眼就隨着啦。一大堆火把，正照着離你們的萬歲爺！都是騎着馬；郎先生亦在旁邊，妃子的馬是受了傷，妃子呢，呆呆的望着西方，那小臉兒比白紙還要白，你們萬歲爺說着話，想去安慰妃子，可是妃子老不理他，我看西方在幹嗎，原來正在燒死人。聽說你們的萬歲爺把我們大王也燒化了呢！

郎 對了，你們大王真勇敢！香妃呢，看見大王死了，一邊掉着眼淚，一邊還彎着弓想射萬歲爺。

甲 可不是，你們大王死了，妃子就該配給萬歲爺。

乙 那我可不知道；我們的香妃厲害着呢，她要同大王一起死。

丙 我們低低的說，回頭怕妃子聽見了，又自己生氣。

乙 對啦，誰就不願意你們叫離做妃子，你們得叫她香妃，就是我一個人配叫離做妃子，因為我本來是沙漠裏的人，曾經服侍過大王和妃子的。

（此時臺前腳燈加亮。香妃啓身出，走至裝臺前斜倚沙發上，面容較前秀削，更顯一種不屈之慨。衣戎裝，裹體及頸，顯出玲瓏身段，腰際隱約現二小刀，刀柄寶石輝耀耀人目。香妃理容將畢，整置腰間二小刀）

郎 香妃，比以前瘦了！

香（拂拭二小刀，揮好）是麼？（微笑）

丙 香妃，你這刀帶着是怪危險的，還是放在桌子上好。宮裏頭頂平安頂平安的地方。

香 你們小孩子，不知道什麼叫平安！好孩子，看看我衣服後邊整齊不整齊，好讓郎先生畫像。（看像）這不快完了麼？這顏色，真好看。

郎 是的，再有幾天就完了。

甲（爲香妃振衣，看香妃，又看像）好美的香妃，真配得上萬歲爺！

郎 就恨我的手段不高，不能把香妃美麗的神氣，完全畫出來，給後代的人看。

香 祇要畫的真就夠了。給後代人看幹嗎呢？天下美的東西多着呢。男人把女人當做一件美的物品，不過女人的心倒是滿意想要我一個知心人的。

郎 香妃講得不錯。但是有時也會有男人能體諒女人的，好像保護自己的小妹妹一樣。

香 (半呆)也許有罷!

(香妃坐下，郎畫像，諸女旁觀閑談)

丙 香妃，我知道，沙漠裏決沒有像這樣大的園子，宮殿。也沒有侍衛。

香 園子？沙漠就是我們的園子，頂大頂大的園子。我們有馬，有牛，有羊，多着呢。就少點樹木，亭子，那也不要緊。

甲 沙漠裏頭可沒有萬歲爺。

香 哈哈。我們也有呢。也有一個萬歲爺，我就是萬歲爺太太。

丙 那萬歲爺准比不上我們的萬歲爺。香妃，你不快做我們的萬歲爺太太麼？

香 (忽沉臉) 孩子們，我不是你們的妃子，以後別胡說。

丙 (屈膝)是，香妃。

香 (又微笑)對了。這才是好孩子，看我回頭賞你們。

甲 (大喜)香妃，你賞我們什麼？

香 (指桌上金盤中許多珍寶)我把這些都賞給你們。

丙 香妃，不過你不知道，我們萬歲爺，是真真的愛你呀！哈哈。小孩子你也會講愛！告訴你罷，男人的愛，譬如

沙漠裏的細沙，沒有一定方向的。又好如晚上頂好看頂好看的雲彩，但是會忽然變成一陣雨，落到沙子裏頭，連一點水珠兒都找不到；男人講愛，都是空的。

丙 可不是！我還聽見外邊一個侍衛講哩。他說女人講愛，也一樣的空，就怕還要比男人沒有良心。他對我說，女人簡直連毒蛇都不如。

香 但願你們不要這樣，女人要去欺騙男人，那是最可恥了

郎 香妃，也許你在沙漠裏頭，真能找出一股清泉，在男人

裏頭，真能找出一個愛你的。香妃，你應當多麼喜歡。

香 (搖手微笑)我不信，我現在不信了。(半响)郎先生，我但願有一個好兄弟，比我大幾歲的好兄弟，能安慰我！

郎 是。

(一侍衛上，手捧一盤珠寶)

丙 (招手)香妃，來了一位侍衛了。(向侍)六爺。

(侍衛半跪)

侍 妃子好？

香 起來罷(半理不理)你來幹什麼呢？

侍 萬歲爺叫我來看看妃子可好，還送給妃子好多東西。

(又半跪獻盤)請妃子收起來罷！

甲 香妃快給萬歲爺叩頭呀。

香 (將身一扭，萬分驕傲)我不要。

侍 妃子，難道叫我拿回去麼？妃子，你可憐我的腦袋罷！

(香不語)

甲 你都留下罷，我替香妃給皇上叩頭。(跪拜)

侍 好了，萬歲爺還叫我問問妃子可好。

乙 妃子好得很。

丙 我們前天還玩了一天園子呢。香妃，她快樂得什麼似的，一口氣跑到海邊上，還一定要划小船兒。

乙 妃子還說，好精美的園子，就少一點沙漠。

(都笑了)

丙 還有呢。

侍 (視丙)還有什麼？

丙 (含羞)還少一個人兒。

(侍暗拉丙袖走至一旁，香妃等俱目視之)

侍 五格格，我們今晚出宮聽戲去。

丙 六爺又來了，你不知道我今晚該在這兒值班？

侍 我不信。

丙 (指香妃)你問香妃。

(香妃離坐笑着走近丙)

香 郎先生，對不起。

郎 是。

香 (笑向丙)什麼，你們講我麼？

丙 沒有呢，六爺問我今晚出去不出去。

香 哈哈，你們到是一對兒，還沒有結婚呢，就這麼親熱。

(丙羞不語)

甲 香妃，你不知道，他們下月十五，就要成親了。

香 (挽丙手，視丙又視侍)你們爲什麼不早給我講？(向甲

乙)我得給他們賀喜。

(丙侍半跪)

丙，侍 謝謝香妃。

(香妃環視，忽走至金盤側，取一對寶石給侍及丙掛

上)

香 (撫二人肩)但願你們，(向丙笑)不要像小貓似的吵架！

(都笑了)起來罷！

甲 香妃，你忘了賞我們了！

香 對呀！

香 (隨手取東西)這給你(甲)這給你(乙)你(丙)這又給你

(甲)這給……(忽視手中物，現悲容失聲)啊呀！這——

這不是我定親的時候，大王送我的嗎？(苦笑)哈哈，你

們萬歲爺，把這搶來了，又來給我？(香妃將那塊玉裝

入袋內，似有無限記憶)

(諸人不語，香妃忽又笑)

香 (取盤子)孩子們，把這些都給你們罷！

(捧盤，珠寶滿地，諸女爭取胡笑，郎立一旁視香妃

！香妃亦視郎。郎有十分同情之色。侍衛立一旁笑視

諸女。忽又有吹角聲，二侍衛上，靜立一旁。)

(諸人除香妃及後來二侍衛外俱跪下，又二侍衛上亦

對立。)

(香妃倚桌不動，金盤及數珠玉尙在地上。皇上)

衆 (除香妃及四侍)請萬歲爺安。

皇 都起來！(皇走至桌旁視香妃)妃子可好？(皇視地上)什

麼？把這些都拋了？(向第一次侍衛)難道你叫妃子生氣

不成？

(侍急跪)

侍 萬歲爺，妃子正把這些東西賞給我們！

皇 原來如此！我說，我還聽見你們正笑着呢。(向香妃)

妃子，這些東西都是很好的，你要賞他們，我還有旁的

呢。

(香妃不理，皇轉向郎)

皇 郎先生好？

郎 萬歲爺好。

皇 很好。(走近像)這像，該快完了。咳，多美！多精神。

這眼珠子真要把我吸進去了！多秀削的臉盤，身材真玲

瓏！好極了，香妃，你來看看，像不像你。(忽一會，

向前一步)香妃，妃子。

香 (微退縮)萬歲爺，請你不要叫我做妃子，我，是你的罪

人，你的囚犯。(一停)我是小和卓木的妻子，是沙漠裏

的香妃。

皇 好一個香妃！(念名兒)香妃——香妃，沙漠裏的香妃！香妃，你還記得麼？我冒死到小和卓木的營裏，同郎先生一起來講和？假扮着什麼和碩親王。

香 我告訴你的，去找香妃的尸首不是？

皇 (坐沙發上)香妃，從那天我見了你，又聽見你講的話，我就覺得我那一天出征，真是值得。

香 萬歲爺，請你放我回去！

皇 等我慢慢的告訴你。香妃，我那一次出征，怎麼值得呢？因為我從此得到了一個知己，一個對手，一個不屈的女英雄，香妃，你知道是誰。

香 我要回去，我不知道。

皇 那女英雄就是你呀！香妃，我真羨慕你。世界上許多女人，都不能像你一點兒。

香 萬歲爺，請你送我回到沙漠裏去罷！我再住這兒，就快死了。

皇 (半晌)回去。(似夢)回去，回到沙漠裏去！(忽似夢方醒)香妃，不要回沙漠去，好啦，我們到江南去，那裏真好玩。香妃，那裏真好像夢裏一般。那兒的草是常青的，花是常開着的，小鳥總啼着相思，揚州的梅花，還有呢，西湖。對了，西湖頂好玩。那兒有一座古塔，叫雷峰塔，塔底下呢，壓着一個白娘娘，香妃，你比白娘娘都美。

香 我要回去。

皇 香妃，讓我講白娘娘給你聽。白娘娘是一條白蛇精變的美女。她真是多情呀，咳，白娘娘真是多情。他愛了一個許仙，可是後來(講不下去)——不知怎麼樣——便

觸怒了一個和尚，說白娘娘有妖氣，迷人，那和尚就把白娘娘活捉起來，永遠壓在雷峰塔下，你說這和尚可惡不可惡？

(香妃細聽不語)

皇 不過，香妃，情愛是人的本性。這，那兒壓得住呢？譬如白娘娘，他還是個女人，男人的情愛是更深了，要真愛上一個女人，那是死都可以的！

香 (慢慢)情愛可是不能勉強的，萬歲爺，我是小和卓木的妻子！

皇 勉強？我並不勉強呀！你呢，小和卓木已經死了，我還沒有娶皇后，香妃，難道你竟不知道我的心？

香 (搖首微笑)我就請你放我回去！

皇 (起立走近香妃欲握其手)香妃，我實在是愛你，愛你！(皇似在夢中。香妃退上階級，至不能再退，倚欄而立。皇伸手握香妃左手，欲抱之，香妃忽向旁一閃，右手從腰間拔一小刀，高舉向皇頂，皇正注意香妃手，未及見刀。)

香 (沉重而不急)萬歲爺！

皇 (皇舉目見及，急退一步，諸侍衛齊拔長刀欲上，諸女驚叫。皇以身蔽香妃，向諸人)

(揮手向諸人)你們，都給下去。

皇 萬歲？

皇 都下去。

(諸人俱退出。皇又轉向香妃。目視半晌，忽半跪香妃足旁，目仰視香妃面，一手又握香妃手。)

皇 香妃，我實在愛你。

(香妃舉刀之手似無力般放下，皇輕按香妃使坐已側，

取其小刃，擲於足旁級上，皇默視地。

皇（慘音）香妃，你竟不可憐我一點兒麼？

香（言已軟）萬歲爺，你想想，你殺了我的丈夫，殺了我的人民，燒了我的城池。把我搬到這住不慣的地方，還要我做你的妃子？要我愛你！

皇（仍默視地上刀）你說的，都是過去的了，再提，也沒有用了。香妃，就算我錯了罷。你說住不慣嗎？慢慢的也就慣了！你爲什麼恨我呢？慢慢的許也不恨我了，不恨我，許也就愛我了。

香 我也知道，許多錯事都是過去的了。我許也可以原諒你。萬歲爺。把我送回去吧，也省了再做多少錯事，也省得叫老佛爺擔心。（半晌）你不說愛我麼？我回去了，你心裏總存着香妃可愛的影子，（指畫）還有這像！你想着香妃，自己也可以安慰着說：「我究竟沒有辜負香妃。她從沙漠裏來；我聽從她的心願，把她送回沙漠裏去了。」這，是多麼好？香妃要能愛你，這感謝，便算香妃是愛你了。（仰面視皇，呈憐惜態。一手把皇肩）萬歲爺，你要知道，香妃是小和卓木的妻子呀！

皇（不語一回）咳，小和卓木的妻子，難道做過了小和卓木的妻子，就不能做我的妻子不成？（忽抬頭視香妃）香妃，小和卓木，他，真真的愛你麼？

香（以手掩面）萬歲爺，要是你真愛我，請你不要再提小和卓木罷！（半晌）他也不過是一個男人，同你一樣的！

皇 香妃，你真忍心呀。你是天上飛下來的嗎？天叫你來給痛苦，我受的吗？不是！不是！香妃，天把你送給我，叫我愛你。（一停）就說你真是天上飛下來的，我也不讓飛回去！（抱香妃雙膝）不許飛回去！

香（取出小玉）你瞧，萬歲爺，你說我忍心嗎？這玉，是小和卓木給我定親的。你又拿來賞給我！

皇（取玉）那麼我再給你帶上，就算我們定親了。就是我們的結局要同小和卓木一樣，我也甘心！

香 就算你真愛香妃。（弄玉若有思）香妃也愛你，我們就此散了罷。請你放了我罷！（決心）要不然，你放心不下（拾刀給皇）你就立刻把我殺了！（皇退後）你不敢，不忍，叫侍衛把我殺了。

皇（發急）香妃，你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心？（前握香妃手）香妃！香妃！（吻其手，香妃若痴，刀自落）我活了二十八歲，（一停）才知道男女的苦處。真是，李後主說的：「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怎麼辦呢？

香 萬歲爺知道我的苦處，體諒着香妃。香妃真感激呢。香妃能給萬歲爺的，是一個粉碎的心，一團誠懇的精髓，萬歲爺，（指圖）你回頭，把這個拿去，陪着你。宮裏頭美女多着呢，你就當他是香妃的替身罷！

皇 咳，香妃，你真是忍心哪！我等着。

皇（皇默坐，以手抱頭，半晌）（以手撫皇頭髮）萬歲爺，死了心罷！就說香妃真愛你，也有什麼辦法呢？

香 我娶你做皇后。

皇（悲慘）我這輩子已經做够皇后了，已經做够女人了！下輩子讓我做男人，我們好似兄弟。

香 我不要，下輩子你做男人，我願意做女人。

皇 那再說罷，這一輩子，我等着死！（自語）香妃真好像白玉做的，多麼堅強，多麼清淨！但是，你讓我等着！

香 我同萬歲爺的境遇，譬如一隻黃鸝在籠子裏頭，一隻黃鸝在籠子外頭。我是出不去的，萬歲爺也進不來。萬歲爺，請你放開手罷，何苦自尋煩惱呢？

皇 我要把這籠子打碎，打得粉碎，打得希爛。

香 恐怕萬歲爺要連籠子裏的鳥都毀死呢！

皇 香妃，不要說死，再也不要說死！

侍 萬歲爺，老佛爺請呢。

香 你死了心罷！去罷！

侍 萬歲爺，老佛爺請呢。

香 你死了心罷！去罷！

皇 我祇有一心等着你！總等着。(出)

（宮女乙，及郎上。香妃坐沙發上，兩手支頤几上，兩目直視，默然半響，忽伏几嗚咽不成聲。）

郎 慰之！香妃，讓我保護你，好像我的妹妹！

香 嗚咽多謝……你……的好……意。

（幕下）

第三幕 太后宮

太后之龍椅，兩旁俱列繡褥。背後懸大鳳繡屏。旁置几桌之類。

幕啓時，太后坐寶座上發怒。諸人忙亂着，隔室似預備弔死人。

后 什麼？這狐狸精還不來？難道她想跑出宮去麼？皇上到天壇祭天，去了多久了？小二你說皇上今晚幾時回來？

總 老佛爺，萬歲爺晚上八點才回宮呢。現在剛打三點鐘。你們都給預備好了麼？繩子牢不牢？小二，你還叫兩個侍衛進來。回頭恐怕繩子不中用呢！

總 是。(向一小太監)老佛爺有話，給小恭王爺和十三爺傳進來，都帶着刀。

小太監 (跪)是。(出)

侍女 一時候還早着呢，老佛爺且歇一會罷。

后 好孩子，我也正得歇歇。我心裏頭怪慌的。孩子，你給我倒盃茶。

一 是。(獻茶，太后慢慢喝茶，諸太監拿繩子，棍子等從台上走過。)

后 (慢慢的)這狐狸媚子，她已經來了半年了麼？咱們皇上待她什麼似的？給她蓋回回宮啦，回回街啦，回回廟兒啦。好，咱這祖宗的宮殿，這花園子，都快變成回回的產業了！

(衆不敢語，半響)

后 可是，她竟一點兒不感激皇上。前天六爺來見我呢，他說，「皇上到香妃那裏許她做皇后。」你們想想，皇上不是瘋了麼，不是給迷着了麼？(一會)這也罷了！兒子大了，我也管不上啦。可是六爺說，香妃還舉起一柄刀子，要謀害皇上。(一會)哼，要是出了事情，我這老婆子，靠誰去？(欲泣)

(小太監同二侍衛上，半跪)

二衛 給老佛爺請安。

后 起來罷，回頭叫着你們，你們就把香妃給砍了。你們在外邊等着。

衛 是。(退出)

后 (顯焦急)我好不容易等着今天，皇上去祭天了，好結果香妃。也省得我天天提心弔膽。呵，做母親的對兒子，也太苦了。回頭皇上還得埋怨我。可是祖上傳下來的天下

，也不能讓一個野狐狸來攪糟呀！（一停，喝茶）侍老佛爺別心焦，時候早着呢。

后（坐立不安）香妃還沒有來麼？（向太監）小二，你快叫她去罷。我向來沒有見過她呢。（作恨聲）皇上就怕我看見她，老瞞着我！

總 是，老佛爺，這就去。（走至門口，搖手縮回）老佛爺，她們來了。

全（二太監，二侍女（甲乙）同香妃上。太監侍女跪。）給老佛爺請安。

后（半響，作驚狀，拭目）呀，這就是香妃嗎？

甲 是的，老佛爺，香妃，快給老佛爺請安。

香 香妃給老佛爺請安。

后 香妃你走近來。（香妃走近太后）（太后雙自從驚奇忽變慈祥，慢慢俯前，一手拭目，一手欲握香妃，香妃以手與之。）

后 香妃，香妃，（嗅其手）真是香的！（撫其手不釋，香妃亦溫柔萬分，后端詳香妃面）這那像一個狐狸子？

香 妃俯首不語，后撫香妃肩，對衆人）你們看，（又注視香妃）她，多莊重？這鵝蛋臉兒多美，這小櫻桃嘴兒，這眼睛像兩隻星似的。就是這眉毛，咳，太清秀了些；譬如兩股劍，太剛強了些，香妃，要是你是個男孩子，我准招你做駙馬。（向甲）我把這四格格配給你。

甲（微笑）老佛爺，香妃待我們比姊妹還親熱呢。

后 香妃，皇上真是豈有此理，從來不讓我看見你！讓我胡猜你，想你是一個頂壞頂壞的女人。外邊謠言也多着呢！香妃，我從前也聽見過，大家說你在沙漠裏多勇敢，

多威武，又說你多美。可從沒人說你聰明，說你真潔，說你莊嚴！香妃，我今天看見你，都知道了。我恨皇上爲什麼不同我講起你，要我早見了你，也不至於有今天。好孩子，你不是已經來了半年了麼？倘使你是男人，做我的駙馬多好，也不用我操心。

香 可惜我是個女孩子，要是男人，我早給沙漠出口氣。

后（忽又驚）你說什麼？

香 咳，老佛爺，要是男人，不早死在沙漠裏頭了麼？

甲 香妃老忘不了沙漠呢。

香 我長在那兒，養在那兒，嫁在那兒，老佛爺，就恐怕我不能死在那兒了。

后 好聰明的香妃，你們聽她這小嘴兒多麼可憐！（后向前欲挽香妃，撫香妃腰，忽取得一小刃，急舉在手，推香妃遠去。）

后（莊重）香妃，你帶這小刀，幹什麼？

香（香妃退後一步，忽止笑，直立不屈。）

后 老佛爺，這是我護身的。

香 皇宮裏頭難道還有人要殺你？

后 要是皇上逼着我太急，我就用得着牠。（又從右腰取出一刃）

香（驚極）難道你真要行刺——皇上？

后 皇上要逼我，我就殺他。

香 你們給我把她的刀取去。

（衆欲取香妃手中刀，香妃擲刀於地，莊嚴微笑。）

香 老佛爺，香妃的刀多着呢。就說沒有刀，香妃也不怕的。我一進這宮門兒，早就不要命了。（顯威容）最可恨的你們不讓我死，不給我死。

后 (略定) 你真要殺我兒子？萬歲爺那兒對不起你哪？他愛你愛得發昏哩！你可要殺他！(歎)多美一個人兒，連一點良心也沒有。

香 老佛爺，你說我沒有良心嗎？你說皇上愛我嗎？小和卓木愛我的臉，愛我的身子，他——給皇上殺了。(悲)是的，我害了他了。皇上把我弄進宮來，也就爲着我這臉，爲着我這身子！我的臉，不能給皇上，我的身子不能給皇上。我把良心給皇上，老佛爺，你說這够他什麼？咳，小孩子，男人總是二樣的！我也將就了幾十年了，(又握香妃手，使坐足旁。)

香 可是現在老佛爺福氣大了。

后 香妃，你要(輕聲)做了皇后，不就同我一樣？

香 (搖手)這輩子可沒有我的份了。

后 那麼，你到那兒去呢？(半晌)你跟着我住罷。

香 老佛爺。皇上是你的兒子，回頭他要人，老佛爺愛皇上愛得厲害呢。皇上急病了，就把香妃「賞」(譏諷)給皇上了。香妃還有刀子呢。況且香妃離開了沙漠，總好似在籠子裏頭一般。

后 (決心)好了，好了，香妃，我派人送你回沙漠去罷，回你的沙漠去！

香 難道皇上肯讓我去麼？我一出宮門兒，皇上又打發幾百侍衛來追我，又送我到別處去，等着(譏)「用」哩。老佛爺，就是回到沙漠去，也不過去看些枯骨頭。(悲)我的親近都爲我死了！

后 (着急)那麼，你要我怎麼辦呢？住在宮裡又不好，放你出去又不好。我可憐你，又愛着你。可又記掛着萬歲爺，回頭你們倆又要鬧亂子。(抱香妃)好孩子，你到底

要我怎樣？

(二侍衛上)

總 老佛爺，六爺和九爺回來了。

二衛 (跪一膝)請老佛爺的安！

后 (發急)皇上回來了麼？

衛一 還沒有，先打發我們來請老佛爺安，還去看看香妃可

好。那裡知道香妃也在這兒。

后 皇上祭天完了麼？可好？他同你們講什麼？

衛二 萬歲爺哪裏一刻也離不了香妃！

衛一 (急掩飾)萬歲爺想着老佛爺，所以叫我們先回來。

衛二 萬歲爺記掛着老佛爺，又想起香妃，所以早早的就祭

完了天了。

后 (又驚急)那麼皇上快回來了麼？

衛一 快了，六點多鐘，就能到宮裏了。

后 小二，現在幾點鐘啦？

總 老佛爺，四鐘半了。

后 啊，咱們怎麼辦呢？香妃是叫來了，可是我捨不得她，(擁香妃)我捨不得這好孩子，像我自己女兒似的。

(香妃乘勢跪下)

香 老佛爺，你要真是真可憐香妃，要真是愛香妃呢(一停)就

賜香妃——死——罷！

后 (抱香妃撫之)好孩子，怎麼辦呢？

香 可憐香妃活了二十三歲，已經早嘗够了做人的苦痛！老佛爺，讓香妃留一個乾淨的身子罷。

后 咳，好孩子，你怎麼叫殺我呢？

香 我們回回不自己尋死的。我得請老佛爺開恩開恩！

后 那麼，孩子，你有什麼話要我給你辦的呢？

香 香妃有一個心願，要求老佛爺。
 后 你講給我聽罷，好孩子，我依你！
 香 我要請老佛爺勸勸皇上，就把這些回回都放了罷。他們要回去了，准世世代代感激老佛爺和皇上的！
 后 成，成，我准告訴他，把回回都送到沙漠去！
 香 還有一件事，求老佛爺！（一响，帶悲）香妃也不是不曉得，也不是不感覺得皇上的喜歡，所以叫郎先生畫一個像，將來，也算留一個小小的紀念，像是快畫完了，就得再修改一下。老佛爺，香妃要郎先生立刻來把像畫完（幾泣）也算了一件心事，也用不了多少時光，趁活著的時候我也可以看一看！
 后 是，小二，快請郎先生來畫（帶鼻酸）可憐的孩子，我依你。不要太悲傷，我也要哭了。
 總 是，快請郎先生去。（一小太監急出）
 香 （整容）老佛爺，我活了一輩子，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快樂。我的爺娘是早就過去了。老佛爺，我大膽的講一句話，你叫我想起我的母親。
 后 好孩子，就當我是母親罷，我真捨不得你！
 總 老佛爺，時候不早了。繩子，預備好了。
 后 （發怒）什麼？沒有良心的東西。
 香 請老佛爺不要再變主意罷！香妃給老佛爺叩頭。
 后 四格格拿藥酒。
 總 （甲到台後取酒一盃，自己不忍遞，轉與小二）
 香 香妃，這是宮裏頭出了毛病，格格們自盡用的。一點兒也不痛苦，半點鐘，就過去了。
 香 （接盃）謝謝你！香妃真感謝老佛爺！（跪下飲，起）香妃一輩子的痛苦，都給這一盃藥酒消盡了。

（郎攜畫具及像上）
 總 老佛爺，郎先生來了！
 郎 請老佛爺安。（忽見香妃，驚）香妃好？
 香 （微笑）好。請你趕快把像畫完罷！
 郎 是。（郎佈畫具等）
 后 香妃，你靠著我坐。
 （香妃靠太后脚旁坐下，凝視像）
 香 真快完了，不完也得完了。郎先生，請你在我的肩旁，這兒，畫一把小金刀。
 郎 是。香妃，爲着什麼呢？
 香 （安靜的微笑）給萬歲爺做個紀念！（沉思）是的，小金刀有點點小紀念。
 郎 香妃，你的像，總不能叫萬歲爺像見了你那般快活。
 香 我知道的。不過，等我去，這像，可以給萬歲爺做個紀念。
 郎 （搖頭微笑）萬歲爺因爲愛你，才畫這個像呀。
 香 （半晌）郎先生，什麼叫做愛，什麼是愛。
 郎 萬歲爺沒有給你講過麼？
 香 萬歲爺給我講過的，我也同萬歲爺講過的。不過，愛，對於我，是一條絕徑。我總想不出一條活路。
 郎 咳。香妃，香妃，我老實告訴你罷。愛是神祕不過的東西。愛不光是精神上的結合，也不光是肉體上的快樂。愛是甜的，是鹹的，是苦的，是辣的。
 香 （慢）可是我祇覺得很苦很苦。
 郎 你苦到極點的時候，亦許也有一種快樂。
 香 對了，郎先生，我想到沒有出路的時候，忽然聞着房子裏的香味，聽見窗外的黃鶯，和我心裏的感覺合在一塊

兒，我也竟不知道還是快樂，還是憂愁。郎先生。（一停）有的時候，我微微的歎息，我想着也許（欲言又止，欲止又言）萬歲爺亦在歎息呢！

又何嘗不是呢，萬歲爺整天的歎着。我幾乎沒有一天不看見他板着臉，背着手，從殿東頭踱到殿西頭。默默的，來，回；來，回。除了有的時候，忽然問一聲「香妃可好罷！」接着又連連的念幾個「香妃」「香妃！」

郎 郎先生。我是受着那苦愛的滋味！郎先生，你不同我兄弟一樣麼？

香 是的。

郎 請你等我去，你好好的安慰着萬歲爺，不要叫他太悲傷。

但願香妃自己保重。

香 （悲傷）謝謝你的好意。郎先生，我……就快……死了。

郎 （郎驚奇）

香 我就要把我的像好好畫完，也算一輩子的朋友！

郎 （半天，慘是，香妃）

后 （此時香妃身體已不由自主，慢慢躺在太后身上。）

后 （摟香妃，撫其髮）孩子，還有話沒有？快講給我聽，我好辦。

香 謝謝老佛爺，旁的是沒有了，（忽然注目視太后，含十分感激懇求意）要是——老佛爺能把香妃的身子，燒成了灰——放在一個白玉盤裏頭——讓急風吹回沙漠去——

香妃——也算是沙漠的女孩子了——香妃——下一輩子——再給老佛爺報恩罷。

（香妃體微顫，似欲睡，頭枕太后膝，太后撫其髮，不忍釋。）

后 （慢）咳，我的孩子，可憐的孩子，我知道了。

香 （手震顫，硬從腰間又取出小金刀震顫的給太后）老佛爺，要是——皇上——回——來了。請你把這——口刀——

——給他留着罷。咳，我現在可以見他了，我想見——一見——他。他，——怎麼還不——回來呢？

后 是，好孩子，你安心等着罷。

香 （未一口，似在睡前歎氣）萬歲爺，你——你——得，體諒——我！

（外鼓聲大作）

后 （低低的）皇上回來了！

外邊大叫，皇上回來了！

（幕閉）

夢

戀

(Sonnet 八章)

麗

尼

一 消息

這消息未免有一些突兀，
 我知道我已經不能培植
 我們底愛情，和我底痛苦
 或再經一些憂傷的時日；
 你已經是屬於他人的人，
 我底愛之苗則祇能摧毀，
 雖然我底情愛是真和純，
 但祇給了我凄然的餘味。
 請把這一切當作一個夢
 在它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已覺醒於這沉鐘，
 在這幻想的夢境底開頭。
 今夜，我感覺了一點淒涼，
 但我祇有悵惘，却無悲傷。

二 告訴

告訴你，我本已疲倦多時，

因為你又唱了一曲情歌，
 火星點燃了我底愛和痴，
 把我又推向了愛之天國；
 但是我已無珍重的希求，
 雖則我已是這般地寒冷，
 然而你底陽光不能照透
 我重重圍罩的心之陰沉。
 無論是黃昏或則是黎明，
 我底希求你決不能知道，
 雖然你有了明麗的眼睛
 但你不能望見我底明朝。
 我祇能獨自忍耐着疲倦，
 因為我原來是為此孤單。

三 彷徨

我如同一個負傷的野獸，
 無有目的地在暗夜巡遊，
 負着一些彷徨，一些煩憂，
 祇把那疲勞忍耐着擔受；
 生命，你為我加上這重負，

使得我底心兒悽惶無主，
懷着一些哀傷，一些愁苦，
在暗夜的道路之上踽踽。
不能說我已疲倦於尋求，
但我已不能伸出我底手
而作出一個可憐的乞求
爲了自己底慚愧而垂首。

任夜風拂面，爲我而含羞，
但我底尋求是永久永久！

四 燃燒

一滴兒酒給與一個燃燒，
今夜我底心情是這樣淡，
我有一些沉迷，一些疲倦，
我要求一個強烈的晚潮；
海底悲號或暴風底狂嘯，
不管它波浪與波浪爭戰，
電底鳴響或電光底耀閃，
祇要我能挨過這個深宵。

不必回憶那微微的一笑，
它雖給與了你心的歡喜，
但又給與了你深的沉寂；
也不必說這是愛底煩惱，
因爲你會有更深的沉迷，
也會作過更傷心的哭泣。

五 催迫

啊，休催迫，我有一些兒悔！
爲什麼露了自己底戀情，
爲什麼把戀情藏匿深深，
一直等到那深夜的夢回？
啊，休催迫，我有一些兒悔！
爲什麼寄贈了自己底深心，
爲什麼沉墜了如此地深沉，
換得了滿心煩惱與憔悴？

去了，你——遺給我一個空虛，
一個空虛與憂鬱與愁苦，
與無能落淚的傷心痛哭；
我已無法制止我底哀愁，
一些哀愁與煩憂與痛楚，
與生命之墜落，無能復甦

六 不敢

我不敢再嚐一滴兒瓊漿，
因爲我底頭已經如此重，
如同背負了有痛苦重重，
也不敢再想夢寐底溫香；
不敢去預測生命底滅亡——
我豈能如此把自己斷送，

自己爲自己敲打着喪鐘，
讓它無力地把我來埋葬？

沉下去罷，這斷想與思量，

憑什麼你變得如此苦惱，

憑什麼你變得如此悲傷？

你祇緊握着自己底淒涼，

但知否你本是沈默終朝，

心弦上早已失去了音響。

七 怨恨

我要把不齊來化作灰塵，

不再作一個溫柔的夢寐，

或在熱火裏獨自地焦念；

讓寒冷銷停了我底怨恨；

不再回想過去的愚與誠，

或作出孩子般的欣與喜，

也不再獨自哀哀地啜泣，

如同我已獲得一個新生。

我與你，啊，原是陌生的人，

是因爲什麼無端的捉弄
使我們在這條路上相逢？
無論這一切是假或是真，

但我是受够了深的苦痛，

感覺了情愛是一個虛空。

八 夢戀

如同在那 Florence 底市集

詩人第一次遇見 Beatrice，

給與了他以靈魂的戰慄

和那贖罪的煩惱與憂思；

沈默無言，相對着一瞬眼，

在詩人底心留下了幻像，

織成了他底終生之夢戀，

與他底神遊之心與冥想——

啊，你，也給與我心以憂戚，

使得我終夜把夢魂牽引，

感覺了痛苦彷徨，與淒涼，

永遠懷抱着這不寧的心。

啊，你不知我已重累，疲乏，

把一切看成空虛的曇花。

巴 謾 解

黎 錦 熙

本刊創刊號所登拙作「近代國語文學之訓詁研究示例」文中，有「巴謾」一條（頁三〇至三一），只是懸解，未得確切的證斷。今作此解，補訂前文。

（又）巴謾，巴錢也；巴錢，博幕也，牟利且詐取也。

嘗讀大宋宣和遺事，見有「巴謾」一詞：

這個佳人，是兩京詩酒客煙花帳子頭，京師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師師，一片心只待求食「巴謾」，兩隻手偏會拏雲握霧。（新刊宣和遺事前集，士禮居叢書本卷上卅四頁下）

久不得其解。惟「巴」與「求」對文，義自明；「謾」則必為譎字無疑。後讀明曲，知其字當作「錢」：

子（口）你這「巴錢」的心腸實是歹，吸漢的言詞忒分外。

（周憲王有嬌紅葉訴長烟花夢難酬賞花時套：寫蘭紅葉罵其姑樂戶魏

媽媽語）

「錢」為塗泥器，字見爾雅及說文，今語尚用之；亦即孟子「毀瓦畫墁」之「墁」（見孫文公下，陸德明音義云：「畫武安切，與「謾」同，是古人早已通作「謾」，不始宣和遺事矣）；然義皆無從比附。惟說文「錢或從木」作「機」，廣雅（釋詁二）：「機，食也」，義似有緣。而「巴錢」語終不順。忽思及北語有所謂「錢錢兒」者，指錢之背面（即無字之一面，去聲，捲舌音，變讀^三）；其有字之一面，則曰「字兒」，兒童以錢為博戲，曰「猜錢兒」（事詳趙元任國語羅馬字對話戲謔最後五分鐘），此博戲通行南北（如湖

南湘澤謂「字兒」為「麻子」，「字兒」為「孟子」。常爾新方言云：「浙江謂錢背為「滿」，音如「滿」。」「五與「滿」一聲之轉，在近古必為正式賭博之一種。以「博」得「錢兒」為勝，而「巴錢」之語可解矣。

考此「錢」字古當作「幕」，音正讀「錢」（去聲），字通作「漫」；史記（一百廿三）大宛傳「安息……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韋昭云：幕，錢背也。」又漢書（九十六上）西域傳「罽賓國……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注：「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宋孫宗鑑東華雜記（宋志著錄十卷，非四庫存目所錄明人無並抽原本）：「今人擲錢為「博」者戲，以錢文面背為勝負，曰「字」曰「幕」，幕讀如「漫」。故「巴錢」者，「博幕」也，其引申義得為「牟利」，而以賭博之道行之，蓋今所謂「投機」者，且賭者從而設騙局焉，則又所謂「詐欺取財」者與！故曰「且詐取」也。

因以宋元間「巴錢」之俗，託孫楷第君作具體的考證，考得如左，錄資證成：

宋元民間盛行一種博戲，法以錢為博具，以「字」「幕」定輸贏，市人小賣亦用之，贏者錢錢購物，謂之博賣

，亦書作撲賣。宋西湖老人繁勝錄所記，有御街撲賣摩候羅，撲賣牛郎織女，（皆兒童玩具。）撲賣時樣翻騰養喂促織盆等。又云，『都城鄉風採覆淳，多撲十淳，三文一撲。撲一隻門雞，饒兩貫會，或饒一貫伍百文；足拗一錢饒三撲。』皆撲賣也。至元李文蔚燕青博魚劇，則描寫尤詳。其詞云：『憑着我六文家銅錢，博的是這三尺金鱗。』這魚呵，重七斤八斤；你若是博呵，要五純六純。』燕大云：這錢昏，『字』『錢』不好。……我『博』了六個『錢兒』，我贏了也！『我則見五個『錢兒』乞丟塔塔，更和一個『字兒』急溜骨碌滾。……可是他便一『博』六渾純。』以『字』『錢』並舉，則『錢』即『字』無疑。按此事後世尚有之。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十六記『跌成』云：『古博戲也。時人謂之拾博。用三錢者為三星，六錢者為六成，八錢者為八義。均字均幕為成，四字四幕為天分。』又云：『跌成之戲，古謂之純。元李文蔚燕青博魚曲：你若是博呵，要五純六純。五純今謂之拗一，六純即大成。此戲遍於湖上，是地更勝。所博之物，以茉莉玫瑰二花最多；四時不絕，則水老鼠。』是揚州之跌成，即宋元之博戲，其事正同也。宋周密武林舊事六『游手』條，記游手奸黠所為樞坊賭局注云：『以博戲關撲結黨，手法騙錢。』是當時博戲，游手利用之為誘人騙財之具。宣和遺事及明曲中之

「巴錢」，皆以喻倡家伎倆，蓋謂妓女狡黠，其博弄子弟，如博戲者之手法騙人財物也。

因思原文「巴」字十義的第六義，也不妨把「博」字添作一個「聲訓」；試加考核，知其語原亦自有關。今附作訂補如左：（原文頁二十八下半欄）：

（六）巴，博也，趨附營求也。

但就近代語之轉變說，（接原文）此即……營求之表也。然以「巴」音表「營求」之義，古語亦自有之。如今云「博得一官半職」，「以博一笑」，此等「博」字，義同「取」「求」，固可云由賭博（戲文作「博」）貿易之義而引申，但漢時即有此種用法：詩陳風東門之枌「視爾如殺，貽我握椒」鄭箋：「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苕末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博』好也。」（今本博皆作情，惟南宋小字本作博。阮元校勘記云：「按『交博』猶云『互相討好』，『博』字古本之留遺者。其說也。段玉裁即引以註說文『博』字，朱駿聲則謂『凡取於人曰『博』，皆『捕』字；或曰：借為『賦』收也，亦通。』按：『博』取，『捕』獲，『賦』收，可云一聲之轉，又或即『營求』之表也。）或以「薄」字為之。（此亦朱駿聲說，引董仲舒春秋繁露仁義法第廿九「求諸人謂之薄」作證。按：董書上句為「求諸己謂之厚」，且其前又已引「躬自厚而薄於外」一語，則此「薄」字自是與「厚」對釋，朱氏斷章取義，此真好奇之過，姑後以備參耳。）古「博」（又「薄」）字，讀如「巴」，用法與今之「巴」聲合。元曲中常有「巴錢」一語。（下接原文所舉例句）

長途

萬迪鶴

長途行軍把我弄得非常之疲倦。

但有一天忽然來了一個新的消息：連長告訴我，說是營長的命令，要我帶了六個弟兄去押接濟。

去押接濟這究竟是一趟優差，還是一趟比帶隊伍更壞的苦差呢？……可是命令一來，不能使我有考慮的餘地，我馬上就去了。

那一共是十八擔東西：有八擔是火食用具和行李，其餘是捆好了的鎗械。挑夫們是開差的時候臨時拉來的伙子，他們都是些農民，跟了隊伍已經走了七八天，走起路來，一個個垂頭喪氣，扭腰擺屁，好像後面都被人一刀戳傷了的。

我看見他們那種樣子，我腦子裏就浮出了一些圖畫。就彷彿看見他們在田裏肥秧科草，而被幾位老總捉了起來的神氣，我彷彿看見他們躲在豬圈裏，而被老總們去將兩個耳朵提起來的神氣。我彷彿看見他們跪在地上，向老總們求饒。又彷彿看見他們的母親和女人，抓住他的衣服就地打滾，死也不放。……我想到這裏，非常同情他們，心裏獨自說：

『真是些倒楣的事情，這些老百姓真是可憐已極！』
但是我心裏這樣想，口裏並沒有這樣說，我只是用一種比較嚴正的態度，大聲對他們講：

『老鄉們：大家起勁點；不要想開小差，那是危險事！你們的辛苦我們是曉得的，——到了地方自然是要放你們

回去，不要心急。好了，把擔子挑起來吧。』

聽了我的話，其中有一個面黃飢瘦，身肢矮小，屁股尖削的漢子，哭着臉跑來向我訴苦：

『官長老爺！我是出來點藥的：父親痛得要斷氣了！我是出來——我家裏只有幾個小孩子和女人，我是——』

他一面說，一面從荷包裏拿出兩張藥單子來：

『我是出來點藥的。我也有病。』

『有病走得慢一點。』我說。

『放我回去吧！我也有病，我是從石港拉來的。我是

——』

『廢話！』
我一面制止他講話，一面吩咐老總們押了他們走，我走在最後面。

我們走的都是些山路，走過山又是山，越過嶺又是嶺，地上盡是些三角尖的石子，草鞋被它咬破了，腳踢在上面就要流血。這樣的路，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真是無窮無盡地呀！太陽照在我們身上，是死灰色。我們就那樣地走着，走着。……

那一位說要我放他的伙子，只挑了兩個鍋，看那樣子也是有點兒痛，走起路來，就像學步的孩子一般，惺惺盪盪地。他的兩隻腿子，好像實在無力支持，不過我對於他又是有

點疑惑：我覺得只挑兩個鍋子，就這樣不行，未免有些做作吧？

他窩在挑夫的最後面，一步一歪，兩步一頓，那兩隻腿大約在抽筋了？那種樣子看了真有點令人發氣。

他那孤苦零丁的步子，真有點使我疑心他是故意做作，我只得對他說：

『請你走快一點！』

可是他還是那樣，好像他非常愛惜他那兩隻竹竿似的腿子一般。不肯賣力。

我看看接濟的隊伍漸去漸遠了，我便又向他講了一句，叫他走得快點。

但是他依舊不肯出力。

『這樣真不是辦法！真不是辦法！』我搖搖頭。一面把手上的鞭子抵住他的背窩，按住自己的性子再和他打商量：

『走快點，好麼？』

他很花了幾分氣力走快了七八步。但不一會，又慢了下來。

於是我又把鞭子抵在他背心裏。

『走得快點！』

他又走快了四五步的光景。然後歇下。

我又推他，他又走幾步。

除了走這種艱難的路程之外，這要和柢發生這樣的爭持我真感到束手。

走到一個高土坡上，他喊了一聲他的娘，就隨歪就歪地溜倒在地上睡了起來。

『這纔是搗亂！』我這樣叫了一句，非常之同情他：因為看那樣子也是不大了。

然而我心裏也實在有點恨他；遲不來這一下，早不來這一下，單獨選定我押接濟的時候，要來這一套。不是太可惡麼？

這樣想的時候，我的態度變得嚴重了些：

『喂，起來吧，不要裝死！』

他躺在土坡上直喘氣：

『喂，——官長老爺！官長老爺！官長老爺！』

『起來吧，哼也沒用，挑到前面人烟多的地方，替你想辦法。』

他只是哼。

我回過頭望了望後面，後面的隊伍快要趕上來了，我只得說：

『後面隊伍也趕上我們了。前面隊伍看不見了！』

他只顧哼，全不關心我所說的前面隊伍後面隊伍似的。

我沒有辦法，踢了他一脚。

這回他却大叫大喊了。

『喂，救救我啊！救救我啊！天王菩薩老爺！』

我看看前面的接濟，離我們果然不近，轉了一個彎，沒入森林裏去了。可是我們還停在這裏不能走動。我心裏難亂異常，我想到許多的事！我想到前站到了地方還等我們的鍋子做飯菜。……我又想到今天事情辦不好準會倒一個大楣。

……我又想到事情辦不好對於官長失了信任心，於我前途很糟。……原來是很同情這個不幸者的，可是這一來，我不能同情他了，我只在注意問題的嚴重。

『喂，不行，不行！快點起來。』

我用鞭子在他身上撥了幾撥。

他不動，只是叫一聲著薩喊一聲天。

『喂，不行，不行！快點起來。』

我用鞭子在他身上撥了幾撥。

他不動，只是叫一聲著薩喊一聲天。

這真糟糕，看起來他是有意搗亂。

我回頭望後面的隊伍，老遠地看見營長挺着小肚騎在馬上，走在隊伍的前面，我可有些真急了。這時候，一股新的力量在我身上衝激似地，把我的情緒完全變了。

「喂，起來！」

我聲音也變了，手在發顫。

我怎樣會被這樣的事件激怒起來的呢？我真不知道。這當兒所有的人道同情憐憫都潛伏了，在我腦子裏就只有一個單一的觀念，這觀念好像就是一種真理：

「走是對的，不走不可恕。」

「來！立起！」

我的喉嚨也沙了，聲音顯得格外殘酷，一切人類的同情都被丟棄了！我揚起了手上的鞭子問他：

「起來不起來？」

他把頭動了一動向我看了一眼。

「你起來不？」我再問。

他沒有回答，只是「噁」了兩聲。

我憤極了！終於一鞭子抽在他身上，而且接二連三地抽在他身上。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你——」

我的眼睛在冒火，好像一匹吃人的野獸，牙齒也露出來了，而且咬得死緊，我的氣力都使在鞭子上，一鞭子到他身上，着在露肉的地方，便有一條紫痕跳到我眼簾裏。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你——」

「官長老爺！我不是不走啦！我不是——」

他拖長了尾聲喊了這一句，後來就只是一氣不接一氣地噤了。

但是我並不滿足。這時候要我滿足，除非是他起來挑了

鞭子走，我腦子裏只存留一個純一的觀念：不走是不可恕。

然而我也非常之痛苦，因為我是失敗了；一個不可救藥的失敗，我知道他是不會再走。我鞭撻他是希望他挑了擔子走，但是他並不走，也不能走。這種失敗，使我毫無挽救的辦法可尋，只能增加些無名的氣惱。

我打他，他先是掙扎，後來我看他騎在坡上不動了。大約也是不能再動了。但是我並沒有停止我的鞭撻，我在這個無可奈何的事件中，已經產生了一種憤怒，到後來我鞭撻他，完全是爲了這個憤怒。

他不動了，也許是永遠不再動了。可是我還是發了狂一般鞭撻他，好像鞭打他便是一種解決的方法似地。我的神情真有點近乎瘋狂狀態。

營長來了，他騎在馬上，停在我跟前，我的態度似乎引起了他的同情，他點點頭，好像在誇獎我的認真作事。他又皺皺眉頭，好像對於這事件起了一種嘆息。他不曾問一句話，把鞭子一揚，叫一個傳令兵去找一個人來代替這挑夫了。

「好了啦！」好像有這樣個聲音在我耳朵裏一響。

我長長地吐了一口悶氣，覺得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擦擦頭上的汗，我總覺得今天是過於賣力。

那個被打的挑夫，只剩一口氣，被兩個老總抬到地溝裏去了，因為他睡的地方攔住隊伍的去路。誰也沒有管他的死活。我却押了新的挑夫在營長稱許的視線之下，趕到前面去了。問題就這樣輕易地得到了解決。

夜間，我們吃過飯快要安息的時候，一個因病寫隊趕回的副目告訴我，他說他在路上在月光下看見地溝裏有個死人

一匹野狗正伏在他身上，啃他的腦袋。
我聽了這個消息，身上立刻打了個寒戰，我的眼前現出

一副吃人的景象，非常清楚。

歷史研究法

李樹峻譯 定價一元
郵費一角五分半

The Writing of History

By H. M. Fling

本書目的在：『幫助初作歷史研究的專門學校的學生，沒受過鑒別的歷史訓練的歷史教師，以及不能享受專門學校中的機會而想以私人的研究得到一些補償的歷史學者。企望引導學者初步的研究。本書雖沒有論及歷史的講授，却是與它有重大的關係。一位教師倘或最低限度沒有談過關於歷史的基本作品，而且完成一種精心博洽的研究，便是缺少了有素養的歷史教師的最重要準備之一。無論他彙集了多少歷史的消息，他總缺少了一種科學的標準，使他判別真偽……但是關係這樣的情形的真正奇怪的事體是：中等學校中，大多數歷史教師，既沒有歷史方法的基本知識，又不認為此種知識是他們教師必需準備的部分。現在的化學教師如果不能在實驗室中指導試驗的工作，便不能在完善的公立中學中獲得或維持他的地位，但是中學的歷史課程，仍舊為沒有專門訓練的教師所把持……』Dr. Fling 原序節錄。讀者治史學有年，復精外國語文。譯筆信雅達都已作到，篇首有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系主任，陳懋德先生序言，則該書價值可想。全書八章末附極完備之附錄及治史學之參考書目，約十萬言。用重磅道林紙精印。

實用日語會話指南

游彌堅著 13 X 19 cm.
定價八角 郵費五分

日文易，日語難，為一般學習日本語者所習知，實則日文本難，日語更難，因其終係一種外國語故也，本書篇首發音，拼音，每課之後增補日常熟語，以備活用，其排列方式用淺而深，不僅使學者熟習日語，且附有文法變化，以期舉一反三收事半功倍之效。全書共分五十課，將吾人日常生活之衣食住行一切人事，均包羅無遺，可謂簡易而收效之日語會話良書，本書經作者多年教授經驗，現已增訂四版，為學日語之必備。

躲

余冠英

你會否有過這樣的心情——像和人類結下了深仇大怨似的，既厭且恨而又畏懼，只想逃得遠遠的，恨不得離開這個世界，換言之，便是像徐志摩先生般想「飛」？當飛的夢想已經幻滅時（飛的事大概不會有人真做得到罷？）你會否退一步想「躲」？——想到世界的角落上把自己藏起來，讓人類不再看見自己，也不再看人家一眼。

我相信這一個時代裏想「躲」的人必非少數。這是一個動亂的時代，一定有許多衰弱的人受不住嚇，甚至於耐不住喧囂而想到「躲」。這又是一個戰鬥的時代，一定有許多打殘了肢體的戰後餘生，或是臨陣怯敵的逃兵散卒，他們想到「躲」也是很自然的。再詳細地數起來，這世界裏自有不少做多了事情而疲倦的人，無事可做而失望的人，做事失敗了而灰心的人，吃人家的虧吃够了而寒膽的人，掠奪別人已經感到厭足的人，對於他們，一個安息地，一個連逃藪，一個象牙塔，換言之，一個「躲」的地方是必需的。

最理想的躲的地方當然是一個人跡不到之處，可是我相信如果這世上真有一個人跡不到之處，那一定是人跡不能到之處，也就不是你我輩所能去的了，何況這些想躲的人很少是生活不倚賴着別人的，當真到了沒有別人的時候，餓死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如今非洲森林裏的虎豹獅象還躲不住，何況是人，何況是所謂文明人呢？

我這次回到故鄉，便多少抱有「躲」的志願，但結果是失望的。我到家四天了，至今還不會好好地吃一次母親爲我特製的魚，爲的是每一頓飯都被親戚拉去吃了。只此一端便使我相信在小城市中亦不易躲。本想到叔父家住幾天，那裏是一個較僻靜的山村，也許能適合這時想躲的心情，但是一轉念便又把這意思打消了。鄉村裏的生客往往被人當做新奇的東西，我生怕走進鄉村不但不成其爲躲反而大大地出起風頭來。鄉下人的太老實，太認真的眼光簡直使人羞赧，而且那些猙獰的狗也是怪可怕的。

我想對於那些心境不好的人，無論是鄉村或是小城市都是不相宜的，因爲那些破落不堪或正在破落的古風的家庭，和一個一個爲了貧困而苦着的誠實的臉子都使人悲酸惆悵，益發不能排遣。單爲了這一個原因我相信鄉村和小城市是不適於「躲」的。

仔細想來，比較可以躲的地方還是都市。最好躲的地方便是最大的都市。躲的意思：一是不讓人家看見自己，一是不自己不看人家。不看人原是不甚難的事，對不好看的東西閉上眼睛，雖在今日這種自由似乎還可以得到。至於不讓人看則誠然較難，由上所述推想起來也許竟是不可能，不過如有一個法子，使人視而不見，也就等於不被人看了。這法子並非不可得，除了那隱身法的隱稍涉神秘之外，我們還有一個

法子」混」。混者，混到人叢裏去之謂也。記得曾有這麼一個出家人，（是濟公活佛還是蛋子和尙，可忘了。）當人家追逼得他逃避不得的時候，他便使一個法術將眼前的一羣人都變成和自己一般模樣的和尙，人家既無從知道誰真誰假，他便安然混在裏頭了。這法子別人自無從模仿，但這裏「混於混」的原則我們是可以採用的。當你混在千萬人的堆裏，固然別人要見到你不容易，便是你自己也祇見到你是人。

山人海裏的一粒沙，一個泡沫，而忘記你之所以爲你了。都市裏的「五光十色」，「烏烟瘴氣」使大家的眼光都迷亂，模糊，應接不暇，不會有人閒着無事來看你，縱使看也未必見。也許你自己亦復不暇注意到你是否在被人看着，即使注意也未必便能發覺。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不能安心地相信你是在「混」着麼？

「躲向都市裏去！」我們似乎很有理由來叫這樣一句。

輯雍熙樂府本西廂記曲文

黎錦熙 合輯
 每冊售價三角五分 郵費二分半

自王實甫西廂記出世以來，元以後刻本甚多，吾人廿年前所讀西廂記，終不外金聖嘆改定本，一般人固無心追求元曲的真面目，至於窮經稽古之流，則根本不屑用其心思於淫詞猥曲。校勘訓詁之學，可施之於經史說部，而不可施之於俗文戲曲。此種見解於近數年來始大見解放，大儒如王靜安以純然經師的態度作了一部不朽的宋元戲曲史，可見其在文學史上的價值，更有專門收藏珍玩小說戲曲之家，於是小說戲曲也有所謂板本之學。淫詞如西廂記也從厭薄鄙棄中解放出來，惹起世人的注意，從文字問題牽涉到語言文字，從文學和語言文字問題牽涉了本子問題，元明以來，刻本不下二三十種，鄭西諦先生以爲雍熙樂府所載，比較接近原本，黎劭西先生研究西廂記有五六年之歷史，採取現在所存一切舊本仔細對勘，作成一部校勘記，並擬據聲韻轉變，例以元人習語加以校釋；寫成的劄記，已經不少；研究結果認爲今所見明清諸本皆有擅改之處，乃取雍熙樂府所引西廂套曲一一輯出，使自爲一書。因樂府本不經見，乃將輯本付印，交付本局發行，於西廂記刊書的掌故，可謂一段佳話。本書附鄭振鐸先生雍熙樂府本西廂記題記「西廂記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一文，於西廂記的考據問題，多所論討，尤爲治國學治小說學者所不可不讀。

薛仁貴征東

何穀天

上

聽着草房外吵架似的蟲聲蛙聲，想着明天迎神求雨的事，宗伯伯簡直焦燥得睡不着。半夜了。小毛就像狗兒似的縮着一團睡在脚下，噤呀噤地打着鼾聲。成羣成隊的蚊子在他的赤膊上飛着釘着，簡直把他弄不醒。宗伯伯摸摸小毛的大腿，非常羨慕着這年青人的瞌睡，於是就想着自己太老了。不中用了。要是大毛不給東洋鬼子打死，自己也免得這麼辛苦了。大毛在，多好。肥胖像柱頭那麼粗，背膀簡直像一座山。挑起百把斤重的稻子不打一點閃閃。兩父子在太陽下，一個操着牛，一個就在田邊放着堰水。一年做個十來畝田不算甚麼一回事。天乾不怕。大毛踏着水車就像機器似的不停，荷荷地水就流到田裏去了！但是現在完了，兒子給東洋鬼子的飛機打死。房子也燒掉。水車都燒掉了！宗伯伯越想越悲傷起來。氣力是越用越不行了。今年就只得幾畝田。天爺還要沒眼睛，不要雨的時候，雨偏來；要雨的等候，雨又一點都不來了。田乾得裂了縫，秧子都乾了，黃了，焦辣辣的紅太陽簡直要點得火燃。是的，明天該求雨了。白天那幾個年青漢子約好的哪個拾龍王菩薩，哪個拾狗，哪個打雞，都約好了。說是決不會折爛污的。年青人真有用，而自

己是老了！宗伯伯很感慨地摸一下自己下巴下毛茸茸的絡腮鬚，心就不禁突突地跳起來。是衰老得多了，心總是常常跳。他記得王和尚說的：

『這是怔忡，你要養，你要養呵！』

宗伯伯只好把許多雜亂的念頭丟開，靜心靜氣地閉着眼睛。是的，明天就要求雨了。是該睡的時候了。想要壓着那跳動的心，於是就唸着：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但是這一靜，屋外草蟲的唧唧聲又闖進來了。田裏青蛙的哇哇聲也闖進來了。天是太乾了，乾得這些蟲都在叫苦。今年的蛙聲就比去年特別厲害。一年刀兵，一年又是天乾，真是世道變了。天要收人了。想到這裏，宗伯伯的心又跳起來了。自己就責備自己「不該想，不該想，」口裏又唸着：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雞才叫頭遍，宗伯伯又喀嚕喀嚕地從夢中咳醒了。王和尚說，這叫着雞鳴咳。雞鳴咳是頂厲害的，是癆病呵！宗伯伯身體一側，汗毛孔就透出了虛汗。

『喀喀喀……喀嚕喀嚕……』

喉管像甚麼東西在那裏貼着，要吐又吐不出來。這病很久了，從前年，大概是前年，記不清了。好像是慢慢的，記得有一天同大毛挑着一擔稻子到吳老板家裏去上租，七折

八扣把其慶利息算上去，連自己家裏剩下自己吃的稻子還要挖出來。這簡直是挖了宗伯伯的心。一年到頭牛馬似的流着汗，在日晒雨淋下弄出來的東西，現在通通給吳老板盤算乾淨，宗伯伯簡直氣得流淚抹眼的哭了。那天無可奈何地走出吳老板的西式洋房來，就昏天黑地的跌下地去。手彎上，腰幹上，擦脫了一網網的皮膚。胸前的骨頭就覺得痛，似乎從那天起就開始咳嗽了。厲害起來，還是去年東洋鬼子打上海的時候。從前年成好的時候，宗伯伯還有說有笑。可是自從兒子一死，就只看見他常常抹眼淚，嘆長氣了。宗伯伯是頂愛小孩子的。小孩子就是他的命。他見着鄰居的小孩子一有病，他就自告奮勇地去幫人家採草藥。他從祖傳的經驗中，懂得許多草藥的。他曉得頭痛要燒燈花，他曉得肚子痛要吃陳艾水。可是他得了這個怔忡病，他自己就沒有辦法。人家告訴他，這要吃豬心肺的，他只好伸伸舌頭，嘆嘆氣。豬心肺只是吳老板他們有錢人吃的。窮人那裏吃得起？窮人生來就是做田的，就只好一擔一擔的稻子給吳老板他們挑去，讓他們去吃豬心肺。這都是所謂命裏生成的！宗伯伯把一切都歸在命裏，但同時唯一的希望就在兒子身上。他替別人採藥，與其說是他因為愛自己的兒子同時也就愛別人的兒子；倒不如說他的為別人幫忙，是爲了替兒孫修福。宗伯伯有回給長壽家採了一大把草藥去的時候，長壽的娘請他進去坐坐。他不。他說他很忙，就要回去吃飯了。他靠在竹門邊，把藥交給長壽娘誠懇地說道：

『這是頂好的藥。前年大毛是吃這個好的。去年水生也是吃這個好的。包好，包好。你要用水煮，把牠煮透了，就把長壽吃。包好的。』

他好像不讓人家說話似的，一口氣說下去：

『養個兒子真不容易。放麻放痘要擔心。十病九痛要擔心。養到做得莊家就好了。我們不中用了。要他們來替手了。』

旁邊有一人說起他的大毛小毛來，他就准坐下來同你談半天。他要告訴你，大毛今年十七歲了。明年就要討老婆了。後年生一個孫子下來，他就安心了。他甚麼都不想了。只要有得吃，做了田回來，就抱着孫子在門檻上叫：

『啊哈喝，啊哈喝，孫孫要睡覺呵！』

他就滿足了。

太陽落下去了。自己才想起家裏還在等他吃飯呢，爲甚麼不知不覺就坐下來了？於是趕快站起來就走。人家叫他：

『宗伯伯，再談談去。』

『不談了。我很忙。就要回去吃飯了。有工夫再來談了。』

長壽娘說多謝得很；他就說：

『不要謝了。明天我再去幫你採點來。地上有得是，算甚麼。』

他在路上走着的時候，他很快活。他的兒子都是強強壯壯的，不生病，明年就要討老婆了。

可是「二一八」的戰爭開始了。東洋鬼子的飛機就在頭上飛。有一天大毛出去了好半天還回不來。宗伯伯聽着飛機丟炸彈的聲音，轟隆隆轟隆隆，至於那些人們的叫聲跑聲，更使他心頭慌得要命。忽然有一個人慌張地跑來說：

『宗伯伯，你家大毛給飛機打死了！』

這好像劈頭砍了他一板斧似的，眼睛一黑，幾乎不省人事。他的臉色頓時發黑，問也不問死在哪裏，就瘋了似的向着田裏跑去。剛剛跑到一個小溝旁邊的時候，三隻飛機就嚙

響地從他的頭上飛了過來，接着是轟隆一聲，小溝裏泥水噴射起來。宗伯伯就癱麻木倒地倒下去了。醒來的時候，不知誰把自己抬到難民棚來了。老婆同小毛在他的旁邊只是哭。人家告訴他，房子都燒了。他馬上眼皮一翻，又昏了過去。後來雖是活轉來了，剩下的就只是飢寒交迫。從此以後，宗伯伯就只是擺着一付愁苦的面孔了。人家問他：

「宗伯伯，你今年種了多少田？」

他只是懶懶地怔着眼睛答道：

「唉。」

「宗伯伯，陳艾水醫甚麼病？」

「唉。」

「宗伯伯，今年的天氣不好吧。」

「唉。」

如果再問，也就喀嚕喀嚕地咳起來了。皺一皺眉頭，提着短短的旱煙杆，就乾着背走進門去。這草房使他生氣，四面不通風，簡直像黑狗洞，哪裏像從前那個小小的瓦房！他一想着，眼淚就衝了出來，才要破口罵，但是喀嚕喀嚕地又咳起來了。近來他的脾氣變了；對甚麼都討厭，他再沒有精神去替別人探藥，有時候兩句話不對頭，也開始打老婆了。他雖是很愛小毛，但是小毛一偷懶，順手就是兩烟杆，小毛的頭上起過幾回疙瘩了。起了疙瘩，宗伯伯又要罵自己。又抱着小毛的頭哭。人家都說宗伯伯瘋了。宗伯伯就雙腳跳起來罵：

「你們這些狗仔仔，你們……」

人家有事也不找他，他也不大去找別人。前月裏全村的抗捐他也不問。他對一切都不大留意似的。好像是讓這個不可捉摸的世界自己毀滅去吧！可是這回天又乾，乾得田都裂

了縫，現出了那些栽下去的秧子根。想着吳老板的厲害，想着餓肚皮的危險，自己又害怕了。瘋狂地在村子裏跑。看見人家有水車的在骨騰骨騰地車着水。於是又恨着飛機，恨着東洋鬼子：

「媽媽的！媽媽的！媽——媽——的——」

罵一陣，自己總得想辦法。前幾天就同老婆拿了一個篾筐，綁上一根繩子，一個人拿着一頭，在溝邊一篾一篾地把水蕩進田裏去。但是現在是溝水都乾了。天哪，真要收人了！

不過，明天的求雨，聽說區公所有甚麼謠言。因為前月的抗捐，區公所就會經來彈壓過；這回又不曉得要怎麼樣，宗伯伯雖是有點怕，但是也並不介意，總覺得非求雨不可了。難道雨都不准人求麼？

宗伯伯想着這些更是睡不着，天剛剛發白，小小的狗洞似的門才透進一線暗暗的光，他就喀嚕喀嚕地乾着背爬起來了。

下

今天又是熱辣辣的大太陽，像火球一般紅紅地，掛在那青板板的天上，就像東洋飛機上面的那東西。沒有一絲雲，沒有一點風，遠近的樹林都像喘氣一般地站着。聽着懶蟬子吱吱的叫聲，望着乾田裏的秧苗，宗伯伯就焦燥得要爆跳起來。村子好像還是靜靜地，昨天那些講話的青年們好像還不見出來。

「靠不住的，娃娃們，撒謊污，撒謊污！」

宗伯伯罵着跳起來了。跑過籬道，穿出叢林，就看見小

毛戴着柳枝圈子向他跑來。宗伯伯本來已經看見許多赤膊漢子們在遠處的田邊飛動，一望而知他們是在忙着今天求雨的事情的。可見青年們並不撒濫污，宗伯伯很可以放心了；但是不知怎樣，這一股子氣好像又並不是爲的青年們，可是爲甚麼？宗伯伯似乎又想不起來。總之是氣，總想要抓着一個甚麼東西，他這氣才出得了。他於是向着小毛喝道：

「媽媽的！跑些甚麼東西！」

「跑甚麼？大家都在催人呢，他們叫我就去叫長壽拿鑼，水生今天還要唱影子戲呢！」

宗伯伯似乎又沒有甚麼說的。不看小毛，拔步就向人多的廣場上駝背走去。一路上看見一兩個背槍的區公所團丁，他的心頭就非常憤恨。近一年來，就常常看見這些團丁們在這村子裏跑東家去西家的，甚麼救國捐，甚麼團防捐，真是鬧得一踏糊塗，出不起錢，就把槍押着你到區公所去。其實這些團丁們都是村子裏長大的人，他們家裏也在做出，但是偏沒良心，把自己人當猪狗，有了槍就不認人了。有一回，宗伯伯曾經劈臉向着王麻子喝道：

「你怎麼就這樣沒良心呵？我還親眼看見你長大的，還抱過你，才吃幾天公事飯，就把心都吃爛了！」

幸而王麻子是宗伯伯的姪兒，要是別的團丁，宗伯伯准要吃生活了。當然，正因為王麻子是姪兒，宗伯伯才敢；要是別人，宗伯伯早躲進草房子的角落裏去了。不過，自從「一二八」過後，宗伯伯對那些團丁們有點不放在眼裏了。他想起大毛在炸彈下死亡，房子耕具也燒掉，而團丁們只曉得躲起來。他就常常迸着眼淚罵：

「你們好，你們好，你們不敢去打東洋人，只曉得欺負自己！狗把心給你們吃了！狗把心給你們吃了！」

現在看見團丁們雖是憤恨但是目前唯一的問題就是求雨，三步兩步的就駝着背向着人堆走去。

已經午時過了，空場上大概才幾十個戴柳枝圈的赤膊漢子在那兒嘈嘈地講話。從前求雨，一來就是一兩日；現在的道道真是越變越壞了麼？大家求雨都好像不起勁了，宗伯伯憤憤地着急起來：

「幹什麼還不弄起來呵！」

「哦，宗伯伯也來了。我們不是弄不起來，說是區公所到處去說今天不求雨呢。」

另一個接着說：

「不幹，我們今天非求不可！甚麼區公所，不怕的。」

另一個也說：

「都說就要來的。這是大家的事，大家就要來了。」

宗伯伯聽見區公所真的來干涉了，頓時動起火來。有一個向他說：

「宗伯伯，你看見長壽沒有？鑼還不拿來呵！」

宗伯伯見衆人這麼圍着他說。想着無論甚麼干涉，非把雨求下來不可，於是自告奮勇地沙聲說道：

「娃娃們靠不住的，靠住的。准又玩去了。好，我去叫他來。」

宗伯伯又離開人堆向着長壽家裏去了。等到再向空場走來的時候，一個團丁從樹林邊跳了出來，攔住去路說道：

「喂，老頭，回去了，大家都已經回去了。今天不求雨了。區長說……」

宗伯伯還沒有聽見最後一句話，眼珠子已經氣得怔起來了。衝着那團丁的鼻子就喝道：

「幹甚麼不求？幹甚麼不求？媽媽的，大家都要餓死了！」

！媽媽的，大家都不管了！」

宗伯伯這時有點恨那些青年們，剛才大家既說不怕，爲甚麼現在又怕起來了？爲甚麼就這樣回去了？他頑強地咬着牙齒，衝着就要走，他還是要到廣場上去看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圍丁在前面又要攔他。宗伯伯就憤憤地向田邊吐了一口唾沫走了。一路上，看見一些圍丁在攔着一些人講話，宗伯伯的心裏已經明白了甚麼。剛剛要走上廣場，就看見一大堆的赤膊漢子在亂酒地向着幾個圍丁叫着鬧着：

『你們這些沒良心的！天乾都不准我們求雨了！』

『好，不要我們求雨了，把我們餓死吧！』

『甚麼有反動份子！那個是反動份子！我出來！我出來！我出來！』

『你們怕有反動份子，我們求雨就是反動份子嗎？』

『你們平時只曉得要錢，東洋鬼子燒我們房子的時候，你們躲在那裏X角裏面去了！』

『媽的，東洋鬼子不把我們打得這樣，今年那會受這樣的災難！』

『我們的牛，我們的水車，殺的殺了，燒的燒了！媽媽的，你們不准我們求雨了！』

有些人喊打，聲勢愈加洶湧。幾個圍丁怔着眼睛沒有辦法了。宗伯伯雖是沒有完全聽清，可是已經火高三丈，憤怒地擠進人堆，擠向圍丁們的面前就倒下地去哭喊：

『你們弄死我算了！你們弄死我算了！你們都是跟東洋鬼子串通了來害我們的，弄死我算了！』

這時鑼聲噹噹地響亮，四方八面的人都來了。都赤着身體，戴着柳枝圈子，越來越多。圍丁們早駭得退開了。宗伯伯好像感着得了勝利，就愈是覺得今天非和衆人一直做到

底不可。除非事情完了，宗伯伯決不走開。他爬起來就聽見說，區公所見今天全村子的人都跑來求雨，恐怕要出甚麼亂子，因此來叫大家回去。並且說今天東洋人又要演習飛機，叫大家散開。宗伯伯一聽見東洋飛機，指着天又罵了起來。衆人就說，今天大家都不散，管他甚麼飛機不飛機，要炸死大家炸死好了。大家想着「一二八」的慘禍，都覺得今年的災難都是東洋鬼子造成的。要是耕具不損失，大家都不致弄到這個田地。於是有人就說：叫水生把影子戲拿出來唱，唱薛仁貴征東。這村子雖是離上海不遠，可是那些電影，京戲之類，村裏人是享受不到的。每逢節氣日子，大家聚在一塊唯一的娛樂東西就是影子戲。現在一聽見說演薛仁貴征東，大家都好像捉着了仇人一般，感着了十分的痛快。

『好，薛仁貴征東！薛仁貴征東！』

『他媽的，打東洋鬼子！』

孩子們更是快活得不得了。互相抓着手，張着好奇的眼睛，笑着，叫着，鬧着，有些快活得草地上翻筋斗了。至於宗伯伯也感着了一種酸溜溜的痛快，眼眶裏跟着淚水。他駝着背揮着笨笨的汗手也附和着衆人喊了：

『好，媽媽的，打死他東洋鬼子！』

求雨的時候，宗伯伯流着汗，鄭重其事的跪在龍王菩薩面前磕了頭，又扶着龍王菩薩的轎子隨着衆人在村子裏走了一轉。他差不多疲倦了，但是還非常興奮。所不痛快的就是今天始終有些背槍的圍丁和暗探們跟着。他差不多想罵出來了。但是不會罵，只是恨在心頭：『媽媽的！要遭天殺的！』他這麼想。

把菩薩抬回廟子的時候，村子周圍已經起了霧，樹林草房已很模糊，要黑下來了。但是附近村子的人們還在陸續的

來。擠在一個大的廟門前差不多有一千多人。大家都在興奮，都在等待；等着他們成年看不見的娛樂的東西。青年們都在羣衆中動，在準備着最後的報仇和快樂。四野的蟲聲蛙聲催着暗下去的回光昇了起來，但是這廟前附近一帶早被這千多人的吵嚷聲壓下去了。幾個圍丁又鑽出來了，站在一個高高的土台上叫道：

「喂，喂，大家回去了！雨求過了，大家在這裏還要幹甚麼！」

「區長說的，叫你們趕快回去，不准無故聚衆！回去睡覺好了！」

宗伯伯已經咳了幾遍，氣都幾乎喘不過來，很疲倦，本來可以回去了，但是不，這是成年不容易看見的東西；現在圍丁們又出來說話，他更不，偏不走，偏要在這兒看。有些人在喊：

「媽媽的，打，打，打這些狗仔仔們！」

「滾你媽的蛋！把你個區長叫來我們都不走！」

有些年青的就喊：

「打吧，打他媽媽的！」

幾個圍丁就駭着跑了。大家都非常高興。

有人就說：

「他們去了，一定還要帶很多人來的！」

「他媽的，不怕。他敢把我們做甚麼！」

「難道我們唱薛仁貴征東都不准我們唱？打東洋鬼子都不准我們打麼？」

本來有很多是胆小的，但是因爲人多，大家又不怕甚麼了。大家於是用手臂抹着臉上的汗，振着精神來看薛仁貴征東。

廟門開了。水生抬着箱子來了。一大幅的白布拿出了。在大門上掛起來了。羣衆於是又在下面七嘴八舌的叫了：

「水生哥！唱大聲點呵！」

「要殺死東洋鬼子呵！」

「要一刀一刀的殺呵！」

小毛同着幾個小孩子擠到白布旁邊，跳過去跳過來的。羣衆又在下面嚷了。宗伯伯氣得臉色發白。擠上台階去，向着小毛的頭上就是幾烟杆，很嚴肅地喝道：

「媽媽的，滾回去！不准你看！」

可是下面的羣衆在騷動，有人在喊：

「區公所派隊伍來了！呵，來了！」

大家都一下停止了嚷聲，很嚴肅地掉頭望着黑憧憧的擋着槍桿子的人影。大家都好像感着了大禍臨頭似的，難道唱戲都不准唱麼？可是一個隊長帶着十幾個弟兄衝上台階來了。隊長把布撕了下來，把箱子跌了開去，還沒有點燃的菜油燈都打翻了。水生氣得跳出來了，向着隊長就撞去：

「媽的，你打得好！」

羣衆聲都在下面吼了起來：

「媽的，打，打！」

宗伯伯站在階沿，心頭正在吃驚，忽然一個圍丁拍着他的肩膀一推：

「各自回去吧！」

宗伯伯脚一閃，就跌下階沿去了，幾乎跌個半死。羣衆聲更是鬧起來了：

「呵，打人了！」

「媽媽的，讓你們打死吧！」

這時隊長也有點手慌脚亂，只是高聲地喊：

此種書架，
最便憑几讀
書，折疊便
利，坡度適
宜，保護脊
椎與視力之
健康，本局
特製，原備
贈品之用，



茲特分售以
期普遍，每
只定價八角
，外埠加郵
費二角，郵
票代洋十足
通用
北平
南京
立達書局

文化與教育旬刊

編輯兼
發行者
經售處
文化與教育旬刊社
北平西城朱葦箔胡同四號
立達書局

本刊係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上替中國教育前途
開路，執筆著均係各大學名教授，間有新作
家，探討新的方法，來適應中國教育之改進
的工作，每期四分。現已出至廿二期，索閱
附郵五分，即寄最近一冊。

『沒有你們的事，各自回去！』
『拿跟你們打死好了！老子們偏不走！』
宗伯伯在地上哼出聲音來的時候，有幾個年青漢子已向
台階湧去了。

『你們來，來就開槍！』

隊長這樣叫着，在響着槍機聲。但是幾個漢子湧上去了。
抓着了一個持槍的團丁就是幾拳，只聽見洞呀洞的聲音。
廟子面前的廣場上台階上都混亂起來了。大家都這樣感覺到
媽的，不准我們打東洋人，倒來打自己。

『開槍！』
拍！

拍拍！

人像潮水一般地退開，但是接着又湧了回來。有人說
水生打死了！羣衆於是再飛也似的撲上去。隊長就帶着團丁
們向廟後逃了。羣衆這時並沒有想到生死，只想報仇，只想
報復從「一二八」以來燒殺捐稅的仇，不顧命的就向着區公
所撲去。

宗伯伯看見羣衆撲去了。自己也想頑強地爬起來跟去。
可是全身非常痛，不能動彈。他痛苦了。在黑暗中掙扎着抬
起頭來，喊出他心底裏憤恨的聲音：

『媽媽的，殺死我吧！殺死我吧！』

我怎麼創作的

(女涅克著)

K. H. 譯

幼年時代。在穿堂裏的牆上掛着一面鏡子，鏡子裏照着我同我的馬。我扮着露絲蘭，或扮着鄂斯台卜。每天好幾點鐘工夫我都身上掛着矛，槍，戈，劍，套索，騎到披着小駒皮的我的馬上，站到鏡子前面。我向敵人馳着馬。向彼切捏格人和波羅維次人（均古時屢次侵犯俄羅斯的民族名）刺殺着：我自言自語着，——我在鏡子面前不但裝扮露絲蘭和鄂斯台卜，而且也假設着在一切的大草原裏。我揮着手，馳着馬，吶喊着，威嚇着。我聽不見在我周圍的家裏作些什麼，——母親曉得如果我在鏡子前面把我喚得不是時候的話，那就要見怪了，姊妹知道如果打斷了我的扯謊，我一定要裝着露絲蘭去打她的。這一切差不多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都成了已往的陳迹了！我知道那時我在鏡子前面我是樂不可及了，到現在還記得那時坐在鏡子前面是我所必需的了。

還在初年的時候，我在街上走着到醫院裏看父親——回到家裏我說在街上看見往醫院裏給父親送着象和老虎（幼時我好久都相信鹹肉即是象肉）。我的幼年是在莫查斯克和沙拉托夫兩城過去的，——到沙拉托夫我就非常的說些關於莫查斯克的謊話，到莫查斯克我就非常的說些關於沙拉托夫的謊話，扯些我所聽見的，我所讀過的奇事。我所以要扯謊的是因為我要把自然界和概念照着我所想像的最美麗而有趣的組織起來。我扯謊扯得不了，我很受虧，周圍都輕視我，但

是，不扯謊我不能夠。

我的最好的短篇，中篇和長篇小說，當然都是在幼年作的，——因為那時我最緊張的感覺到創作的天性；這些作品都滅亡了，都被風從記憶裏吹散了。

童年時代。在十八以前我會自言自語着。我曾以這爲恥過。但這是當時所必需的。我去到森林裏，或去到曠野裏，——在那裏大聲的一字一句的，有聲有色的我編纂着，幻想着，組織着我所見的事物。

我在紙上開始寫得很早了（十三歲即印東西），可是我不愛寫，因為我說的謊話寫到紙上去——在紙上留下的還不及百分之一。到現在我還是不愛寫，因為，就是在現在留在紙上的還不及所想的百分之一，——因為寫作就是：要會勞動。我從十歲起就在學習寫作上下工夫（此刻也還在下工夫），因為我必需（雖然有時候不願意）要藉紙把自己的思想確定起來。學習，熟練和勞動是與在鏡子前面的裝假相對立的，但是我想比較着把裝假也組織到在別人作品裏我不會見過的這樣的作品裏（此地有點意思說每個作家的第一個讀者，決定的而且唯一的讀者——就是他自己，當然是在主觀範圍以內的）。不寫我是不能夠的，——如L.托爾斯太所說：好像懷孕的女人，懷到時候就不能不生了。

以上所說的是我爲什麼寫。答覆這問題我不能夠的，因

爲開始一切都是不知不覺的，——而且，如果我曉得這『爲什麼』，那我一定不寫了；每個作家都一定有自己的悲劇，自己的鴻溝，自己的缺憾，他要用創作把這些填起來的。

我怎麼寫的？——我現在就寫着這一小行坐了好幾分鐘，想確切的答覆一下，但是終于沒有找到確切的答案。我不知道怎麼寫，——我只知道一篇一篇怎麼樣寫過了，——這如同我爲什麼寫，只知道這一篇那一篇的爲什麼寫過了。現在將幾條最愚拙的方法寫到下邊吧。

我每逢早晨寫東西，一起床就寫，並且在這幾天不讓人催醒我，——每天至多不過寫兩小時。寫着差不多沒有修改的。我寫的數量上大約每次總是那麼一樣多——一印頁的八分之一（每頁印爲十六面）。我的東西不是坐到掉上算的，——在掉上我寫我預先想好了的。不到一印頁的短篇小說，我一下子就在打字機上打起來，——在一印頁以上的東西先用筆寫了然後再用打字機打。在寫作的幾天我很想牛奶作的飯食，——在這些日子我盡力的不用咖啡，不用茶，不用酒，一切都用牛奶替代。一着手我就按天寫起來（也常有這樣的情形；我們的生活是混亂不堪的，我們都掛在電話機鈎上的，藉着這不容氣的電話機，整天不問就往你家裏向你亂撞，我所要的人的數量比那數量所要于我的少得多了，——有時一天，兩天，三天的把工作間斷了，到第四天，第五天再遇到這樣情形的時候，我入于吃烟人斷了癮的情況裏就要把一切沒過錯的人一齊趕開了，首先要趕的是家人）。每次當我寫作的時候，我想着把這篇小說一寫完就着手寫下一篇的，可是我一篇與一篇作品之間總有間斷，作品越大，間斷的時間越長。

坐到掉上我只寫我預先想成的東西。最倒楣的是早晨我

被人催醒來。這是因爲——早晨每當夢與現實正在激戰的當兒，正當一部分的感覺離開夢境的時候，一種，兩種，三種……思想在腦子上浮着，——在這幾分鐘之間在大腦設上和腦殼下的下意識的交界上，我整理今天我所要往紙上寫的東西。「思索」這個字在此地是用不上的。由這些在積累記憶和遲疑的查雜裏取我現在所要寫的那篇小說，在這早晨幾分鐘之間整理起我我今天所要寫的東西，——我已經看見，我已經聽見今天所寫成的東西，——我看是用夢看見的，聽是用意識聽見的。坐到掉上我去記我所看見的，盡力的用那能够寫得切實的字眼。我對別人的缺點見得很清楚，當我讀朋友們作品的時候，我會說爲什麼這個好，那個不好，——可是遇着自己作品的時候，十之九我就不能解釋爲什麼我這樣寫或那樣寫，——這如同到現在我不知道我的小說是在那裏取來的一樣。

關於我的小說的產生，我記得有些例子。如：有一次我到季克家裏去，他要到恰克圖去，他告訴我去的原由。從他那裏回來的時候，我到S. 場下了電車，我記得這個地方，我站在那裏把烟斗的烟灰敲出來，裝了一斗英國烟末，抽着，吸着維爾仁尼的烟味，——我曉得我將有一篇小說產生了，這小說是由季克的口述和克卜斯坦烟草廠出的烟味產生的。過了一年之後，就寫成了一篇小說：『陳乾酪』。又有一次我同庫洛迭山到克里木找他的同國人去，由黑海上了岸。在車中有一種蔚藍的光輝，庫君的臉也變成了綠閃閃的，——我曉得我不是乘火車走的了，不過還是按着小說的主題。過了半年，我寫了一篇小說：『蔚藍的海』。除了幾個例外，當我給人家特約寫東西的時候，（我的作品作得很壞），我所要寫的不是因爲愛寫人家給我出的題目，而是這題目出

乎我的心願以外的，每次都是出乎意外的，我們每個人都看見，聽見，思索了千百篇作品，這千百篇作品待到棹上寫出來的時候只剩幾十篇而已，這幾十篇中的每篇也都是偶然的。

如同在s.場上想起的小說『陳乾酪』一樣，產生了新的小說的感覺。這感覺開始成長着。對於這沒有形成的胎兒，從記憶的香雜裏對這篇小說開始生出她所需要的線索，服裝，色彩。腦子去配置着牠們。這些胎兒生長幾個月光景。在這一層上說，我不像女人——母親，因為這樣的胎兒同時有幾個在生長着呢，牠們在不同的時間結胎，在不同的時間降生，在分娩的時候，如果有人妨礙我的話，我一定要大鬧起來了。

我曉得，每當早晨夢與現實交替的幾分鐘——這是那在幼年使我在鏡子前面騎在馬上和在童年使我到森林裏去自言自語的那些事情的殘餘。現在我不自言自語了。在幼年我就學着筆記，學着寫。現在我知道很多很多怎樣寫，怎樣用字句，怎樣寫人，物，時間的出場和下场等方法，如果把這些方法繼續寫下去，一定可以成一本教科書了。

上邊會說過『別人的缺點；』我到棹上寫的時候，我不想這些方法，但是我知道牠們自己會來我的筆下的。現在我寫了一部小說『沃瓦河入到裏海裏』；爲了寫這部小說我看了三十來本河海工程學的書，認識了河海工程師，去了一趟德尼浦水電站，——但是這部小說是我在夢裡看見的，而牠是由好多感覺產生的，這些感覺都成了這部小說的呼吸——生命，這些感覺正表示着這部作品是我寫而不是別人寫的，因爲這呼吸是我的呼吸。

我曉得我對於每篇作品不是我要去寫牠，而是因爲不能不寫牠，——我每次提筆寫一篇作品的時候，總有一種十五年前初次寫東西時的那種感覺（按經驗我曉得，這樣的感覺愈大，寫出的作愈好），我知道我所寫的東西都不好，而最好的是那不寫的作品。

這本集子（註）是作者答覆讀者——他們怎麼創作的，他們怎麼工作的。真是一個難題！但是我們這本集子指示着每個作家怎麼創作的，這總算對於這問題一個主要補充。

註：這是指列寧格勒作者書店出的我們怎麼創作的一書，內集蘇聯作家關於自己的創作經驗的論文。本文即譯自此集。

春 天

靳 以

「爲什麼他要離開我呢？爲什麼他還回來呢？」

這樣的兩句話，幾乎是爲她憤慨地叫出來了。但是她知道她未曾叫出來，和她睡在一室的梅并未爲她驚着醒轉來，或是在床上翻着身。這是她心中的喊叫，只有她自己纔清楚地聽到。可是她的心，却一直是爲憂煩深深地抓住。

當她回到所住的地方來，立刻就脫去衣服，睡到床上；時候已經是不早了，她也即刻關了燈。她是感到十分的疲乏，很早就殷切地希望着一個休息，腦子是昏昏的，還有一點眼痛；在這時候她聽到了敲着三下的鐘聲。

「已經是三點了啊！」

她低低地自己說着，已有的困乏，却不知到那裏去了。她的眼睛很自如，在大大地睜開着；纔自沉下一些的心，又復爲一切的事情攪亂了。她並不情願這樣，她還是要立刻能得着安睡，可是她清醒着，她咒罵着自己，翻着身子，數着數目，到末了只有抓了自己的頭髮，她仍然不能睡着。

這樣子，那個長了肥白臉的人很快就她的幻想中出現，那個臉，白得如石灰刷過的牆壁，纏得緊緊的像一張鼓皮，最初是使她怕着的；至少，也是使她厭煩着。而他那一對小小的眼睛，足以充分地顯出來他的卑下與貪欲，一見之下，就給人以猥瑣之感的。可是他却有獨到的溫柔，在近些天來，更爲她所覺到了。他懂得如何使女人高興，在先她會罵

着他這種過分的諂媚，但是到了身受之後，却覺得他是那麼體貼入微。他能使一個女人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不繃一縷眉頭，因爲他能安排好一切的事，隨着他的女人也可以不費一點思索，順序地做着所要做的事。他的聰明與他幾年在黃金國努力之成就，該使他如大多數的留學生一樣，有着才能的餘裕來使女人們高興。而且他那百折不撓的精神，有着蚯蚓掘地的毅力，來感動任何一個女人也是十分容易的事。她已經知道了如何由於他的關說，她的月薪纔增加到一個較高的數目，如何再三再四地爲她所拒絕也絲毫不顯出怨恨來，漸漸地在她的心中就得了：「難得的好性子的人呵」的評語了。像一條餓狗一樣，他也正在千方百計地想着攫取懸在空中的一節肉骨。

那個人，幾年中與她以單純的心相戀着的，在這時節却爲了工作到遼遠的南方去了。

對於工作，那個人有着無上的努力，他能忍苦，幾乎把自己也忘掉了地經營着。他從來不曾顧及一天一天填下去的身體，他有過連着幾夜也不睡的事；雖然對她的愛戀仍是那麼篤誠，有時候對於他的工作也引起來她的忌妬。

「你會爲你的工作而忘却我的！」

用着埋怨的眼睛望着他！在他只能苦笑着，說她這只是無用的過慮。

「你什麼時候纔可以回來呢？」

當着這一次他們分別的時候，她會這樣含情地問着，他的回答却是用他的嘴蓋上了她的嘴，低低地說着：

「春天回來了，我也就回來了。」

終於春天不是來了嗎？可是他呢，歸期還是爲她所不知呢！在春天，景物中鋪滿了美麗的花，柔柔的春風，吹纏了每一個少女的心了。而當着這樣的一個春夜，她爲不眠所擾，是更深切地想到了離開她遙遠的人了。

她可以說，在這春天裏，她是需要他的擁抱。晝間的辦公室，是使她感到體質上的疲困，而獨處的暇時，却使她深味着精神上的乏力了。但是他沒有在這裏，她憂鬱着。在這夜裏，隨着一個懂得如何體貼一個女人的那個長了肥白臉的男人從一家舞場走回來，她是更清晰地想起那個人了。她自己覺着這對於他是不忠的，這種貿然的行動會引起將來不幸的事件；但是着惱的春天，像虫子一樣地咬着她的心。在這春天裏，要她如何能忍得過去呢？

她想着只有他立刻來到她的身邊是可以使她把心安下去的；可是他爲什麼不回來呢？春天不是已經很濃地潑到一個人的心上了麼？

在這時候她覺着睡眠是十分需要的了，她又翻了一個身；但是想努力去追尋睡眠却成爲一件困難的事了。

綿綿地，絮絮地，窗外落着的雨在溫柔地撫摸着受盡冬日寒冷的簷瓦了。春日的雨如真情的眼淚，不只能濕了人的衣衫，還能蘇醒人的摯情。那些被遺忘的，埋在土壤之中的，漸漸地能有着新的滋長，將把綠的葉子伸出來，再托出來各色的花苞，用沉靜的語言來說着：「春天是來了」的話。從開着的窗口飄進來一絲兩絲的雨點，打在她的臉上，

是那樣子清新而快意的，啓發了她更大的精神，她用手掌輕輕地撫着，從下頰到了上額，整個的臉都有着涼沁之感了。她感着無上的興奮，生命的活力在她的周身跳躍着，她高興地叫了一聲；但是頓然間她又靜下去了，在她的中心想着：

「爲什麼我要這樣子呢？他不是遠遠的離開着我麼？我需要沉靜，我需要沉靜，像火一樣的情感對我已經不適宜了。我是已經有了相當的寄托，他是那麼一個好心人。」

於是她跳起來，把腳伸在拖鞋裏，跑過去把窗門關了。可是這時候，同室的梅却爲她驚醒了。

「那一個？」

「是我，梅，你醒了麼？」

「慧玲呵，怎麼還不睡呢？」

「睡了一陣子，從窗口飄進雨來，起來關上窗子。」

她又回到床上去，把身子伸到綿被裏，把散到面前的頭髮又用手掠到後面去。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總有兩點鐘，陪着從南京下來的哥哥去看電影——」雖然梅還沒有問到她是和那個人在一起，她也不經意地用話來解釋着，但是她立刻想到這還不能說到爲什麼這樣晚纔回來的原因，就又接着說：「過後哥哥找我到一家咖啡店去談談話，不知不覺就很晚了。」

在以前，她是迥異於那些都市的女人們，慣於把謊話像安靜的溪流一樣地從嘴裏流出來；可是到現在，就是和與她有着十三四年的友誼的梅的面前，也能自在地說着了。那第一次，她總還記得起來，就是因爲應了那個長着肥白臉的人的約去看電影，到回來時，爲梅問着，却回答着是和梅也熟識的那個人同去。這全然是爲了使梅還能尊敬自己纔這樣做

的，但是漸漸地，對於這一道成爲十分熟習的了。

『現在是什麼時候？』

梅轉着身，打着疲倦的呵欠。』

『有三點多了。』

『呵，……』

梅輕輕地嘆息着，作爲給她的回答。隨即不說一句話，又沉默下去了。而不久的時候，她聽得見梅的均勻的呼吸，很快地，梅是又睡着了。

夜是將盡了，像踏盡了人生的路，到了將殘的老年，自自然然就有無盡的疲困似的，在這時候，她也睡着了。

好像纔睡着了，耳邊就有人喊着她的聲音，張開眼睛，就看到是捧了一個花束的女僕。

『朱小姐還不起身麼，都九點一刻了！』

『呵，有這樣晚！』

她揉着眼睛，坐起來，看見梅的床是早已收拾得很整齊，人是不用說，已經去辦公了。

『這是今天早晨送來的，還有一封信。』

女僕指着手中的花束，隨着把一封信給了她。她高興接過來，可是看到那字跡，她的意念是很快的灰冷下去了。她吩咐着女僕。

『把花放到案子上吧！』

她把信塞在枕頭的下面，等到女僕走出去了，她即刻就把那封信一橫一豎的撕破。碎的紙片散亂的落在地板上，她也隨即起身，穿了拖鞋，快意地用腳踐踏着，她走到案子那裏，把那個花束隨手就丟到廢紙簍裏，她很高興地望着窗外，仍然是一個落雨的春天。

她隨即跑到另外一間房子去洗完了臉，回到房裏來，敏

捷地穿着衣服。突然不知有着什麼樣的心念，使她把散在地上的殘張拾起來，細心地又拼合起來，這樣她又讀得出信中的句子：

『朱小姐！我送你這一束最高價值的花，是用以紀念你的聰明與智慧的。』

她於是匆忙地又從廢紙簍裏又把那花束檢起來，那雖然開着小小的花朵，却有着鮮艷的顏色：近到鼻子的前面，她就嗅到一種淫逸的香氣。

『這時候，能有這樣好的花，也真是難得呢！』

她喃喃地自語着，一時間都捨不得放下了它，她高興地把案上的空瓶注滿了清水，把花束就插到了那裏面。她三番五次地用手弄着，看看要怎樣纔能更好看一點。

偶然間把眼望到了牆上的壁鐘，長針和短針放在九點與十點之間的一條線上，她不得不趕快着把衣服都穿得齊整起來。她忽忽地取了錢包，朝着樓下纔走了一半，就記起來這兩天裏，該穿起的雨衣和該用的傘。她不得已重復跑上來，披了雨衣，拿着傘，就又跑下去。出了門，就撐起傘來，用較快的步子，在路旁走着。她纔走出來這條小路，就有一輛小汽車，滑到她的面前站住了。從那裏面，就探出來那張肥白的臉，向她說着：

『朱小姐，請你坐到汽車裏面來吧。』

『唔——』

她纔要說着什麼話的時候，這個長着肥白臉的人就把左側的門推開了，隨又說着：

『這樣還能快一點，就要到十點了。』

她也不再說話了，就坐到他平排的那個座位上，汽車靈活地轉了一個灣，便急速地向前駛行着。

『我還忘記謝謝你送來的花束。』

像突然想起來似地，她就將這樣的一句話說了出來，隨即她的臉紅起一陣來。

『不值得說起的，現在的季節，不大有頂好看的花，雖然價錢也不小。』

他滿意地笑着，在圓滑地運轉着汽車的轉手。他身上的香氣，因為是太過分了，反成爲一種惡臭，在刺激着她的腦子，使她感到十分的不舒服。

『馬先生爲什麼也這樣晚纔去？』

『我麼！我是早已去了的，』說到這裏他頓住了，因爲有一個愚蠢的行人橫斷着馬路跑過去，他不得不把全部的精神放到行駛上面去，立爾塞住開。那個行人是更慌張地跑了過去，這使她的心猛烈地跳着，車停下來時候，她把手扶到前面的玻璃上。他用粗野的話，罵了那個行人一句就又繼續着。他又接着用清閒的語調和她說：『我沒有看見朱小姐來，以爲是生病了，就抽個閒空來看你。』

『病倒是沒有，就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早晨沒有能起得來。』

『也好我來一趟，省得朱小姐淋得一些雨。』

『那個沒有什麼，春雨不會像冬天那樣使人厭氣。』

『唔唔，春天是好的。』

再轉了一個灣，汽車就在她每天要來辦公的那座樓房的前面停了。她走下來，拉拉衣服上的繡褶，就走進了門。當着她正站在那裏等候那個響着隆隆聲響的電梯下來的時候，那個長着肥白臉的人也趕着拉開門跑進來。看着她，他自然而然地笑着，露出來那顆金黃的假牙。

『朱小姐的雨衣還忘記脫下來了呢。』

『可不是，真的忘了。』

她說着就脫着。他拿過去她手中的那柄傘，還沒有等她把雨衣脫到手中，他就接了過去。

『還是由我來拿好了。』

『沒有關係，請走進去吧。』

這時她回過頭來，纔看見那個電梯已經落下來打開門等着她，她就走了進去。

『我來得太晚了。』

『沒有什麼關係；我已經替你看過，你今天沒有什麼事情的。』

電梯在五層樓的門口又張開，他們就又走出來，向着那間大辦公室走去。走進門，她先在簽到簿上寫着名字和時候，就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她沒有敢抬起頭來，她知道有許多人望着她，她好像還聽到別人說到她的私語，她的臉紅紅的，也只好忍着了，坐到自己的坐位上去。

所謂的「工作」，又在起始和她面對着了。

她不喜歡這工作，並不是因爲它的煩雜與累贅，却是因爲它是太平常了，太不能引起一個人的興趣了，纔使她更深深地感覺到無味。她會再三地和那個人——那個正在和離遠離的人——說起過，她實是厭到極點了，不願意這樣把自己的時間這樣化費下去；可是每次他總和她說着要忍耐的話。要到什麼時候她纔可以不必要再忍耐下去呢？而且她自己知道，很早就知道，爲着兩人間的幸福，她是應該離開這裏的。

『離開這裏到哪裏去呢？』

說到離開，每次就會想到離開以後的問題。而且三月前，當她加薪的時候，那個人也會高興地讚揚着她的能幹，在

那時候，她記得她說過更要離開的事。但是聽到了那個人用懷疑的嗓子問着到底是爲了什麼緣故的時候，她覺得又是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只有背過身去，爲他一點也不覺察，擦去眼睛裏盈滿的淚。

於是她是每天要到這裏來，做着相同單簡，枯燥的工作；就是這春天裏，每一株楊柳都在抽出來新嫩的細條的時節，她也要在同一的情況之下活着。橫在眼前的是一些數目字，還有那以死的形式傳達出來不同的事情的上行下行公文和信件。再拾起些眼睛來看見同在這一辦公室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誰也不像是爲這事業來努力，都是鬆閒地，把眼睛溜來溜去，纏着眉頭來想時間是如何可以更快一點過去。

她懶懶地拿起一張公函的草稿，隨便地看過一次，就從抽屜裏拿出信紙來，平整地鋪好，起始抄寫着。但是今天，和往日有些不同，她沒有能夠順利地寫下去。她自己覺得寫出來的字是太看不過去，一張兩張地換着，幾乎已經用掉六七張信紙了。這引起她的怒氣憤憤地把筆一丟，兀自坐在那裏。她把手臂交叉在胸前，手掌夾在腋下，望了窗外的景色。在這幾層樓的上面，所能看見的就是其他的樓房，和落着雨的灰灰的天。但是望着她的幻想，她知道外面是春日的天，春日的風斜吹着春日的雨，她真想跳到外面去，讓春風爲她梳理着頭髮，讓春雨爲她洗浴着身子；突然間她却想着：

『在南方也是落着雨麼？』

在懷念着那個人的時候：就想到是不是他仍然要披了雨衣，在雨中行走？她清晰地記起來如何他的髮尖滴着水點，一張高興的水濺濺的臉蓋在頭髮的下面，像孩子一樣地笑着，就以濕濕的身子趕上來想和她擁抱的情況。那時候她記得

立刻躲着他，要他脫下雨衣去；可是現在她却以爲怎麼不可以呢？來吧，來吧，她在等着他了。

過來的人却是那個長着肥白臉的，他把那張草稿拿在手中，低低地和她說她不必再抄寫了，他可以去找另外一個人，去做這件事。

『那怎麼可以？』

『不要緊，也就要到喫午飯的時候了。朱小姐爲什麼不在這裏包飯呢？』

『想到包了，這個月那邊還沒有滿，每天跑來跑去真也是厭人！』

『今天午飯就不要回去了，隨便到什麼地方去喫一次。』

『那好麼？』

『不必客氣，就是這樣子吧。』

雖然沒有說出答應着的話，可是她也沒有加以拒絕，舊日的經驗告訴她每天一個人默默地嚼着飯，是再無趣也沒有的事了。她的食量漸漸地減少，想着已經是有些瘦下去。在以前那個人能伴了她，使她有着好興致；但是現在呢，面了她的不是白的牆壁，就是空的位子。這空虛之感填滿了她的胸間，她想着那個人，可是他並沒有來到她的身邊。有時候他是恨着他了。

在這一天的工作之後，她急急地逃出了那間辦公室，踏到街上，纔知道雨是停了，從西方的天邊，也有陽光漏出來了。雨後的太陽，是溫熱而柔美的，爲細雨所沖洗過的街路，給人以清新之感。在這時候，她自己覺着異常的輕鬆，她像孩子一樣地邊走邊跳着，在這興奮之中，什麼他都忘記了。

走到路口的停站那裏他搭上電車，在電車裏她望着那些

春天裏特有的每個人的含笑的臉，她覺得自己也在微笑着；但是她却覺得寂寞地，像一個蔡生人。她張望着，這裏她看不到一個相識者，於是她又收斂了笑容。

電車到了她該下去的那一站，她沒有走下去，她有着到公園去轉一轉也好的意念。電車到了盡頭，她纔隨了所有的乘客，都走下車來。

走過一節短短的路，就到了X×公園。他買過票，走進去，濃郁的草的香氣立刻爲他聞到了，這像能引起他的什麼樣的記憶似地。她把眼睛抬起來儘有不少的人在這裏在那裏；可是像她這樣一個孤身的女人，却只有她一個。她用遲緩的步子，沿了那細石鋪成的路走着。

在這裏，是更能使人知道春天是如何邁着步子向人間走來。嫩綠的草芽，從枯莖的中間鑽出來，附着的雨珠，在斜陽的下面亮着小小的光閃。而抽出新枝的樹木，溫柔地在空中蕩着，新的葉子，像嬰兒健壯的小手掌，有的還在緊緊的攥着，有的是已經張開來。在林間穿着的飛鳥，翻上翻下地追逐着。

她走到一張長椅上坐下了，這裏是對着一個小的池塘，她靜靜地望着那凝住一樣的水面，看到了池畔樹木的倒影，堆在天上的一層層的白雲，就是一隻兩隻飛着的鳥，也映下了牠們清晰的影子，這使她回想着兩年前的時候，他們都住在近城的鄉間，時常是坐小溪邊的石階之上默默地望着流過去的水和水中所現着的景物。有時候是呆呆地看着一片蘆葉，憑了自己的幻想織成一些美麗的夢。那夢好像是要使那小小的蘆葉成爲一隻可容兩人的小船，他們假倚着坐在裏面，順了溪流緩緩地流着，流到不爲人所知的地方。在那裏他們活着以不爲一般人所體味的感情活着，像仙子一樣

地輕逸不爲一切人世間的喜愁所動。這也真就是一個夢，一個無着落的夢而已。可是即使只是一個夢，他們也能在片時間得着空幻的滿足，當着生活已經是一筆一畫地在他們的心上鏤刻過，連這一點美妙之感也沒有了。坐在這裏，除去使她追想起往日和往日的事之外，也只是覺得茫茫的。這茫茫之感，會更重地壓到她的心上，這青青的天，這美好的景物，……一切使人驚訝着的，在她的眼睛裏都只留着單調的彩色，沒有活力也沒有生命，是那麽空空的，引起她的煩厭，她立刻站了起來。

「朱小姐，你也在這裏！」

她纔轉過身去，就聽到一個頗熟習的語音在背後響着，她回過頭去，望見是那個長着肥白臉的人。

「馬先生，纔來麼？」

「是的，你不再坐坐麼？」

「想回去了，時候已經不早。」

「纔不過六點鐘，稍坐一下吧。」

她沒有再說什麼，就又坐下來；那個長着肥白臉的人也就坐在她的身傍。

「抽煙吧，朱小姐。」

「謝謝你。」

她抽了一支出來，那是有着精美外形的高等紙煙，熟練地在自己的指甲上頓着。那個長了肥白臉的人立刻把一根劃着了洋火湊過來，就着那個火她點起來抽着。

他自己也點起一根來。

在把一口煙吸了進去之後，她覺得胸中有一點朗然了。她熟練地吸着，只有很少的煙從鼻子裏噴出來，她想到了那個人會如何地說着話，爲了這種嗜好。

『沒有回到住的地方去嗎？』

『我是一直來的，我想着雨後的公園該好一點。』

『唔，是的，人也真是不少呵！』

這時候她望着過來過去的遊人，沒有再把奇異的眼光來望着她的了，一些人還顧到他們的一點方便，故意不走着近了他們的那條路。

她懂得這是怎麼樣的誤會，可是她並不因為這樣，就不高興起來，她想着：春天裏的一點任性是該寬宥的。

『朱小姐常是一個人，不覺得寂寞麼？』

『還好，慣了也不覺得什麼。』

『我想，』他說着，停了一下，把眼睛抬起一些來望着前面，可是落下的太陽筆直地照着，雖然是不十分強烈，他也不得不把眼睛睜着成爲兩條細長的線。『這麼許多年我可懂得什麼是寂寞。』

像是傷感似地，他吐了一口氣。

『馬先生是一個人住在上海麼？』

『自從離開家我永遠是一個人。』

『爲什麼不娶一位太太呢？』

把這樣的話說出了口，她就覺得有點不宜了，她的臉紅起來。

『沒有適當的人，就是有理理想的人事實上也難得成功的。』

『你要什麼樣的，我可以給你介紹。』

但是他並沒有接着說下去，坐在那裏在看看自己的衣鈕，終於說出來了：

『像朱小姐這樣纔好呢。』

一時間，她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是好了，她知道有多少人

曾經爲她的好容顏所傾倒，而敢於在她的面前說出來的，怕他是第一個人了。她有點高興又有點畏縮，和她愛着幾年的那個人的影子還是清清楚楚地印在心上，她不會爲了一時的愚昧就丟開他，雖然這個長着肥白臉的人有着更好的地位和前途。但是現在她該他和說些什麼呢？立刻就氣憤的臉色顯出來麼？或是痛快地罵着他的非禮？不，她知道她不該再像那樣不大方；可是就和他說：『好吧，你就以我爲你的對手吧！』不只是難以出口，也覺得有些對不起那個人。那麼在這春天裏，不必說什麼話，有點過分的行爲，實在是該寬恕的呀。

爲什麼他還那樣愚蠢地坐在那裏呢？在以前所覺到他的油滑，還追不上一個少女奔馳着的情感，他像是在等她的話，於是她說着：

『我是頂不行，有更好的再替馬先生介紹吧。』

這是不是他所需要的回答呢？像是還要把什麼話說出來的，終於沒有說出來。

天漸漸地暗下去了，覺得該走了，便站起身來，他在這時候却和她說着，就隨使在公園附近的飯鋪吃夜飯也好的話。

她並沒有回答，只是隨着他走，出了園門，就走進對面的一家以野蘭花爲店名的飯鋪，當着他們檢了一個桌子，立刻就有一個妖冶的俄國女侍來招待，因爲看見不是單身的男客，露了點不高興的樣子走開了。

吃過了晚飯她又被請着去看影戲了。

當她走回所住的地方，又是近十二點鐘的時候了，她的心在跳着，自從在映演之間那個長了肥白臉的人緊緊地握了她的手，她的心就跳起來。那是熱熱的，強壯的男人的手，

她曾經想縮回來，是沒有能如願，一直到她一步步走上樓梯，還好像爲他的手握着。她覺得自己柔弱得沒有用，她有一點追悔；可是她想着爲什麼他不在這春天裏回來呢？

走進臥室的門，已經睡到床上看着書的梅回過頭來望了她，似乎是用了解嘆的語氣向她說：

『你纔回來呀！』

好像梅已經知道了一切的事，她覺得些窘迫，心中想着：『我如何解釋給她呢？』但是她十分地疲乏了，需要着休息，幾乎是連張一下口也不願意，她向着自己的床走去。

『案子上還有你一封呢。』

『呵，是上午來的還是下午來的？』她一面說着一面向着案子走去，『在那裏，怎麼我找不見呢？』

『就是壓在那瓶花的下面，』

像是一點不耐煩地梅回答着。

『是的，找到了。』

她纔把那封信拿到手中，心就又起始跳着。她知道這是那一個人寫來的，往常是以充溢了喜悅的心來讀着的，在這晚上，於喜悅之中是夾雜了些什麼樣的情感，她不知道那是悲傷，或是憂鬱，好像這都不十分恰當，她只是想哭。

用微微顫着的手，她扯開了信封，抽出來裏面的信紙。她起始讀着。

那是以密密的字跡寫了三張紙的一封信，寫着因爲有過

一件要緊的事，三天沒有提筆寫信了。寫着不知道這三天裏她是不是覺得很寂寞。寫着春天在南方是更早地來了，寫着隨了春風，他的心是每夜要飛到她的面前，寫着若是她在夜中醒轉來，覺着風的溫撫，那就是他的手掌或是他的嘴了。寫着在昨夜，他看到了展瓣的玉蘭，寫着他想起了先前的約定，就默默地站在花的前面，寫着剛好也是有月亮的夜晚，寫着彷彿嗅到了她那如草一樣的氣息，寫着就是在離別之中，能憶想她的音容，又有着往日的憑際，也覺着滿足了，寫着不知道是不是她也守着舊日的話，像他一樣地在花前想着在遼遠的南方的他呢？寫着想到歸期覺得是很對不起她了，寫着這也好，戀着的男女也是需要別離的，寫着因爲這樣纔可以知道是一時的衝動，或是真摯的情愛，寫着要克服眼前的苦纔能得到將來的甜美……

沒有把這信讀竟，眼淚已經流滿了臉。她想忍着，可是沒有能忍得住。

『怎麼，玲，有了什麼事？』

纔是睡着的梅爲她驚起來，走近她的身傍，曲意地安慰着她，但是她沒有什麼話好說，她只是哭着，大聲地哭着。

漸漸地她止住了，倚在窗口，臉向了外面，月亮已經過了圓的時節，却仍有着大的光輝；而窗下的玉蘭，已經落盡了，却在枝椏間生出來暗綠的葉子。

『呵，晚了，春天！』

寂寞地，空幻地，嘆了一口氣。

容的一生 (續)

李素

晶昨天的信裏又提到那年借我的六十元，說是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歸還，我覺得她在這些事上又大沾滯了。她在周家只住了三年，初中畢業了業，僅有的五百元當然早就沒有了。有一個姓顧的同學要轉學到上海德惠晶同去，並擔保能替她找一個家庭教師的職業，晶自然高興，也不徵求大人的同意，捲了鋪蓋決然地走了。旅費自然是姓顧的借給她的。

後來她在上海來信說考進了××高中二年級，晚上抽出兩個鐘點去教幾個小孩的初小功課，月薪二十元，她的生活就這樣維持了差不多兩年。到畢業前三個月，爲了功課太忙，把職務辭了，經濟來源斷絕，中學畢業的時候，當然窮得够應啦。我懂得晶的脾氣，情願自己藏在被窩裏哭，却偏不願意向人開口求助要錢；幾乎是不近人情的頑梗。除非是別人自動的願意送過去，而且還得不要使她覺得是對她施惠她才接受。她說過最恨幫忙了別人就自己居功，認爲是做了一件慈善事業的那種人。她會說即使接受者確實因這幫忙而得到益處，但那件事的本身是缺少了靈魂和真心，不單不值得感激，簡直討厭！我知道了晶的狀況，就自動地拿我編織絨衣掙來的錢匯給她。我只說我高興借給她，而且怕放在自己身邊會給浪費了，將來她可以還我的。其實我何嘗希望她還，現在她常常都提到：『我畢業時穿的一件白綢衣服是容姊的錢做的，晶真有點歎氣。錢是公物，誰需要就有權利

享用，何況是朋友？常把這小事放在心上，何苦來？

晶畢業後，赤手空拳地離了學校，搬行李的車費也是朋友代出的，以後就又沈默地爲生活掙扎了一年，努力積蓄。四年前的初秋就帶了僅有的二百大洋，提了皮夾子毅然北上，升學去了。當時我想像她在津浦道上，車聲軋軋中，從小窗裏探出頭來，轉動了明亮的閃閃眼波，眺望那風捲雲飛的沿途景物時，真有昂頭天外，不顧生死，遊戲人生的氣概！晶這人太孤僻，總和別人合不來。一意孤行的狂妄，是她的劣根性，無從改造的了。像她這樣不能適應環境，精神上該感到煩悶，痛苦吧！但看她又若無其事，很樂觀，很愉快地過着日子，這可教我不懂了，大概不是麻木，就是超然。

有時候我看了晶那種滿不在乎的神氣，實在討厭！那種只顧自己，對一切全不負責任的態度，簡直要不得。我常常嫌她，罵她荒謬狂妄，她不否認，倒使我沒有辦法。不過，說也奇怪，我就沒有因她的缺點，因她的不健全的人格而低減了對她的友誼，反而更激起了我的熱誠呢。許多比較知道她的也如此，除非是陌生者，才會罵她傲慢。

晶今年暑假不是要畢業了麼？她還答應儘先給我一張穿禮服的照片。我就喜歡她的讀書機會是自己辛苦地找到的，雖則這四年來她的實況我不十分清楚。江小姐說她大概是靠

了學校和私人的獎學金，和朋友的接濟過着日子。

想到她快完成一個求學階段，固然可喜，但也真可擔心。不是武斷，像這類人是難在現代的社會裏立足的，因為她只會應付自己，不會應付別人，不要希望她幹什麼事業吧，我怕她連飯也混不到口。據我看品只合搬幾箱書，拿一管筆，縮向窮鄉僻壤的角落裏去，放兩頭牛，養幾個雞，種一畦菜，釣釣魚，倒還可以勉強過活，這是我的預言。

太無謂啦，寫上這一大串。不如把這兩天的日記寄給品小姐當作回信，或者還可以勸她學習適應環境，應對人情呢。不——，我多笨，品那兒會介意到別人的毀譽？而且她很有涵養，就當面怒罵她，也不會得到反響。她聽了這些話，還不是眼光閃閃，悠然微笑麼？或者會說：「你罵得對，但是我偏高興這樣！」其奈之何？！

嗨，我這蠢材！在背地裏提議論人的壞處，不是適足以證明和暴露自己的不道德麼？人類就常幹這樣的笨事情。

秀秀兩星期沒回家了，寫信來說是忙着月考，並要一點東西。我猜到不一定是功課忙，是爲另一事忙着。

下午二太叫我把一包衣服和食物送去給秀秀，這差事一向是我的。我缺在家悶得荒，倒願意往大街上走走。

是去熟了的，我獨自走進宿舍到秀秀屋子裏，只見她同屋的余女士說秀秀剛去洗澡，叫我稍待，我扔下了包裹，坐到秀秀的書桌前邊，忽然看到一件新的東西了；銀框裏放着王君的六寸半身的美術照片，因爲美術的，故現得更漂亮。我暗暗誇獎自己竟沒猜錯，我於是又想她這時候不早不晚去洗澡幹什麼？，唔，我知道了……

等到見了秀秀把東西交給了她，我就嚷着要走。她留我替她縫一縫襯衫上脫落了的花邊。縫好了我又坐了一會兒。

我見她忙着打扮，猜是有人等她出去，便知趣地向她告辭。

頑皮的我，特地放慢脚步，順着可通××電影院的馬路上走。二十分鐘後，果然秀秀和王君坐在洋車上——前一後，超過我前邊，我只見到他們的背影。

回來了，二太問我大小姐好不好，我說不單是好，而且更胖了。

昨兒晚上躺在床上，心裏煩亂得很。偶然想起下午看見過的秀秀和王君的情形，覺得很有趣，有種得使我儘想笑。聯帶的想起了品屢次鼓勵我寫東西，我總沒有寫。上回她不是把她的室友某女士的戀愛故事告我過麼？她不是說過給我做題材，要我做一篇描寫情人約會的短文麼？我想到這件事，神經馬上興奮起來，更不想睡了。我想：這樣的題目寫寫倒有趣，何妨試試？不過，我沒有經驗，但憑想像是不會如何真切的，怎辦……？唔，有了！採取小說上的格式相類的描寫，雜湊起來；然後運用自己的想像力把牠融會而成一種新創，猶如用舊材料蓋新房子。這也許不算抄襲吧？標題也想起來了，就用一個「味」字。我於是忙着結構一個簡單的輪廓，只想了一半就睡着了。

秀秀給我的一點靈感，現在還沒有會失。坐在燈光之下，對了紙和筆，真有非寫不可……吧！

當然我不是文人，也不想做文人，案頭是我不到什麼原稿紙的，就寫在日記本子裏：

味

時錶終於指着兩點半了，是午後。

她把淺棕色的呢大氅穿起來，還對了鏡子戴上了奶油色的絨帽，出了宿舍的大門，很輕快地走上了她的所謂「征途」。心情是怔忡着，然而又是愉快的怔忡！

空枝兒顛播得可憐，枯葉兒和黃土捲地亂飛。大北風刮得緊緊的，小溪的邊沿儘結着雲石似的層冰。但無力的大自然，是絲毫也不能影響到她內心的熱……

她閒閒地走着。這常走的熟路，看慣了的景物，在這時候並沒有足以引起她的注意的。她只不停地往前邊望，找尋着他的身影。

『他大概不到兩點半就會走出來的。我再拐一個灣兒，準可以碰見他了。』她心裏這樣說。同時想像着他剛才做些什麼，也許是不安定地等候着，這時候該已走到某處某處了。

果然，她才向左轉，立刻就看見他飄酒的輪廓急促地移動，從那幽幽的小徑上漸漸的走近前來。她的臉已是掩不了心裏的笑意了。相隔還有一丈多遠，他先笑着問：

『你怎麼走得那麼快？』

『快麼？走了十分鐘了。』

幾秒鐘的默然對視與微笑的意義，只有他們自己懂得。

『你拿的是什麼？』他問。

『是X的新作，是這作者嘗試的譯品，還不錯。』

他從她手上看了一眼封面和標題，隨即向後轉，和她慢慢的走向他來時的原路。空林裏是靜悄悄的，微響着他們的足音。……

『昨天晚上老是睡不着。』他有意無意地說。

『是麼？爲什麼呢？』她偏過頭去望了他一眼。

『就是睡不着，睡不好，剛睡着又醒了。』

他和她重又沉着起來，默默地走着，都在回憶已往零碎的舊事，和感受着當前的一切。其實她是明白的，至少她自以爲是，故不追問下去。因爲給他提起了，也就憶及她自己昨夜的情形：

在行將入睡的朦朧裏，她聽見工人在打門說她有電話，心裏早已猜到了那是誰，就起來披上衣服，離了她的屋子。

『喂！』

『喂，是你麼？』這正是他的聲音。

『是我——我差一點兒就睡着了。』

『這早就睡了麼？』

『十點多了呢。因爲才洗過澡所以特別懶。』

『……』

『……』

『很久沒……』

『喂，什麼？』

『很久沒看見你了！……』是非常地柔緩的聲調。

『……』她的心尖微微地繃着，她停頓了，答不出什麼話。她想的確是很久了，差不多七天了。她也時時刻刻想見他，天天等他打電話來。最近幾天更想念得厲害。現在聽了他的話，當然懂得其中的意義的。她輕輕地笑了一笑才低低的問：

『你忙不忙？明天有工夫沒有？』

『有工夫，整天都閒着。』

『唔，……』

『你出來麼？……你過來吧。……在什麼地方等你呢？』

『你走過來好了，走那條小路上。』

『好，好！我兩點半就出來。』

隨後又是一陣靜默。無論什麼時候他們的談話總是斷續的，就彷彿大家都再也想不出什麼來說了；或者是想說的太多，故只能以不說明爲說明。終於由他接着問：

『這幾天你做了些什麼？很有成績吧？』

『只看了幾本書。你呢？』

『整天忙着開會，原想在這時期裏加緊工作的，可是，什麼事也沒做成功！』

『……你冷不冷？』

『不冷，……還好。』

『沒有別的了麼？——沒別的了，你回去睡吧。』

『好，你也早些睡阿。』

『唔。』

她匆匆的重又爬入被窩裏。然而先前的睡魔已逃得不知去向。在情感緊張與興奮之下，思緒紛亂起來了。由於他的話語而推及他的狀態，心情：想像着他的一切的一切。同時是回憶前次的前次，又想到明天的如何如何。她是無法，也無意於把心潮靜下。大概整整鬧到一點多鐘才睡着的，今天早上又是五點多就醒了，尙未醒得透，又依舊在想……

『我又何嘗睡得好呢！』她心裏在反問他，但沒說出口來。

他帶她走進他私人的自修室，順手把門虛掩着，替她脫下了帽子和外衣，然後自己也照辦了。

屋子裏是暖和多了呢。

暫時的寂靜統轄了全室，他們是相對無言！

他先坐下，欣然地對她望着；她穿着淡綠色的小小絨衣，深綠的短短呢裙。在他看來她原是莊嚴多於活潑，——不是呆板的，而是活潑的莊嚴。——此刻是昂着冷風裏吹紅了的微醺的臉，從圓渦裏發出愉快的淺笑，却是一變而為莊嚴的活潑了。他招她坐在他的身旁。

表面愈冷靜，心情愈緊張。在這小小的宇宙裏，只有他們倆，一切都像和世界隔絕了似的。就在這人間的無人之境，在這清純，恬靜的氛圍裏，他們恢復了率真的童心，絕無拘束地自然流露了人類的本性與真情。像孩子般天真隨意地玩笑着。

談話是慢慢地開始了，是斷續的，停頓的，轉折的，跳動的；像波紋似的起伏，漣漪似的柔美的話語，悠然自得的纏綿。

先是拿她帶來的那本書作題材，略略地談說了幾句。她說因為他喜歡看含有哲理的，較耐人思索與尋味的讀品，故帶給他看的。他在一頁頁翻着，她也在翻着桌上的另一本書。可是誰都沒正式的把字句收集到腦海裏，因為思緒和感覺都不在書本上。他們屢次側過頭來彼此望了一下又笑了，這便是證明。乾脆把書本子放下了。

『有東西吃，你要不要吃？』他笑着問。

『是什麼？』她瞧着他從大藍的口袋裏找出一卷紅紙金字精裝的可可糖。她以孩子般的歡躍的眼波輕柔地拂掃着他那親熱的儀容，欣然地接了過來，拉着那紙包。她先在明嚼糖以外的意義了。她明白那是特為她置的，因為他自己本來不很喜歡吃甜。

『你細細地，慢慢地咀嚼咀嚼這其中的滋味是什麼？』她先拿一塊遞到他嘴裏，然後自己也吃着。

『是什麼味兒——甜多於苦呢！』他說。

『另一種是苦多於甜的，那更有意思。』她一邊點頭一邊說。自然他與她都同時記起了她說過的可可糖的哲學；說是兩種相反的味的混合與調和，不是單純而是複雜，說是甜而不酸，苦而不澀，自有無窮神味。所以他們不約而同的都

「笑了。也許他們還更進一層而應用這哲學以解釋彼此一向的態度——就說是可糟滋味的醞釀吧！」

默着，吃着，都特別的靜着；不甘安靜的只有兩顆撲索的心正開着快車，跳得響亮急促。心尖上有一種不知名的東西在爬抓，血液裏像湧塞着無量數發熱病的小蟲子。是一種極度的不安，隱伏在緊張的寧靜裏，猶如大革命暴發的前夜。

不期然地相對凝視。

「你爲什麼許久沒信給我？我天天都到發信處看有沒有你寄來的信呢！」他像受了委屈似地埋怨着。

「沒有麼？你喜歡看麼？……我不是寫了好幾封了？」她神秘地笑着。

「那兒？」他有點驚奇，彷彿是懷疑，——不是担心着信都寄失了吧。

「是沒有字的信呢！寫在空氣裏的。」她忍不住笑說了出來，心裏還補充了兩句，「是心靈的無線電，是藉着以太傳遞的了無形質的柔絲！」

「哦，沒有字的嗎？」他心裏在怪她太頑皮，臉上却在笑。

「你回去多寫些好麼？我替你小心地保留着，我頂喜歡看！」他說着，拿了一塊糖放到她唇邊，順勢從背後伸過手來，輕輕地握住了她的胳膊她俯下頭了，身上感到一陣陣的熱。她記起了他說過看她的信是連看幾遍，有工夫時還得常常拿出來重看幾遍的話，同時又念着：「憶來惟把舊書看。」可是她仍故意地反問：

「留着幹什麼？看過了，撕了就完啦！」

「不撕的，留着有用。」他閃動了得意的眼光，揉着她

的肩膀，湊近了，在她微俯的頸項上輕吻了一下。

「有什麼用？」她低低地說。

「有用，將來你就知道。」

她自以爲猜到了他的意思，其實是猜錯了的。她想：這些信只是很隨便塗着玩的，是拉拉雜雜的零思碎想；雖則是真性的流露，却全是平凡乏味的話語；她不是學文學，這些更絕對不是文學作品呢，難道還能把來當作什麼……書集麼？但她不忍毀壞他的優美的想像，故默然不語，只是笑。這笑，無言的笑，愈使他心頭發癢。他以眼光的迫射力把她的臉吸得仰起來了。兩兩都凝神注視，彷彿要從彼此的靈魂深處尋找出什麼來。她的靈魂投入了他眼裏輝耀着的熱情的火焰，同時是無限溫柔的光波裏被溶化了！

鐵和磁石！！

唇兒緊貼着時。他把她整個抱在懷裏，都閉了眼睛，沉醉於相互的心之交流裏。

她無力地輕輕歎息，仰起頭來看見他寬廣的平滑的額上滲出了小小汗珠，便輕輕的拿手帕替他擦去，摩弄他的短髮，捧着他的臉注視一下。於是他在她的額上又着上了片片狂吻。

「我要走了。」她整理一下自己的頭髮說。

「還早，還早！」他說着又拿了一塊糖。在她唇邊逗引了一下，却送到自己的嘴裏，只咬住了一半；兩個頭就又湊得近近的，她就這樣的從他唇邊咬到了半塊糖。甜的熱的潤的唇兒貼得更緊了。撲抱得更緊，更緊緊到幾乎透不過氣來。吃着，吻着，嚼着，恁久地深味着……

再也不想不出什麼可以接下去了，就這樣算完了吧。

從頭至尾看一遍，覺得總不妥當似的。但究竟如何，自己也莫名其妙。不如寄給晶小姐請她批評批評。不——還是擱着好。這是初度的嘗試，粗淺幼稚得可笑，怎拿得出去見人？

洋蠟已去了半枝，該趕快睡了。

這幾天五姨太懶懶的總是睡，小孩子哭也不理。三姨太她們還暗地裏說她懶，連自己的孩子也不管，半夜三更把人吵醒了，真討厭。我看不過，聽了也覺得難受，故願抽一些工夫出來幫忙她看照孩子。今天見她的臉色更青，更黃了。她自從生了孩子以後就開始瘦，三個月來已瘦得不成樣子。我忍不住要問她：

「五姨太是不是不舒服？我看您是病了把？」

「沒有什麼，精神不很好就是了。頭痛，有點兒累。容你不要做聲，過兩天就許會好的。」

她說的時候眼睛有些紅了。大概她明知說出來也沒人關心，沒人着急，怕還會引起別人的反感，說她嬌氣，小題大做；為避免無謂的煩惱，故特地囑我不要宣佈。但我看她的情形委實像有病，而且病勢並不輕，是慢性的什麼吧？沒辦法，只有勸她休息。

為新生才百日的孩子的緣故，我虔祝她健康！

近來真有點忙不過來。二太要我替她縫襪衣襯褲。好容易趕完了兩套，接着又要做伯文的十字枕套了。男人也喜歡用花花綠綠的東西，我真不懂。

看書的機會很少，想寫長一些的日記也不能，算了。

伯文從學校裏帶回來一個並沒有成熟的消息。他把最近聽來的關於秀秀和王君的事告訴二太。他說他們的友誼進步得很快。王君已暗示了想向秀秀求婚的意思。並很想託伯文

先探聽大人的口氣，得了大人有同意的可能的把握時，他再正式地請求，這件事二太她們不參加什麼主張，因為根本就不很關心，所關心的是女兒大了自然該出嫁，尤其是太太太的女兒秀秀，出嫁了家裏可以少一個累贅，除了一件障礙物。至於嫁給誰她們可不管，有人要就行，何況王君有錢又長得體面？所以二太她們這方面是絕對贊成的。晚飯的時候二太就把這件事對大人說了。大人睜了眼睛，抹着鬍子想了一會兒「咳……吐！」一下，才說：

「姓王的我只在家裏碰見過一次，說過幾句敷衍的話，他究竟是怎麼一個人，你們自然比較我清楚。我看他外表也不錯。可是年紀像太大了。他幾歲你知道麼？」他問伯文。

「聽說是足二十九歲了。」

大人嘴角邊全是唾沫，他啞了一下，接下去說，嘴裏是「唏哩嘩哩」的響：照陰歷算是三十或三十一了，你們瞧比秀秀差不多大了十年，這怎麼行？到現在大學還沒有畢業，可見是沒出息的公子。我看不合適。他們已經認識了，我不反對他們做個普通朋友，可是伯文，你得勸姓王的不要自己去我秀秀，要就到家裏來，大家一塊兒玩玩，有友誼，鄉誼的關係可以隨便來走走。婚事我可不同意。你們得勸秀秀不要跟他出去，省得將來麻煩。你們都聽見了麼？」

「你自己不會勸麼？誰管得了她？開了亂子可不要怪到我。」二太先把責任當眾卸下了。旁的人附和了一聲「對啦！」

我真想快一點知道這一件事的結尾。

五姨太整天沒出屋子走動過，我把飯送進去，她只搖頭說不想吃。摩摩她的手知道有點發熱，而且頻頻咳嗽。我想不起有什麼合適的藥。走到二太屋子裏，在洗臉檯的抽屜裏

我出一瓶阿士匹靈就拿到五姨太後房裏，我倒了一杯溫開水，但心裏仍是遲疑着。『這是最普通的治發熱的藥，縱然不好也不會更壞，不礙事的，』我這樣想着，才決然地遞給她。

五姨太原說不必吃什麼藥，看見我老站着不肯走開，她終於接了，抬起頭喝了幾口水把藥丸咽下去，睜了我一眼，不說什麼。

我真希望她明天就好起來。

五姨太的病勢轉深了，昨夜和今天都劇烈地咳着，氣弱得很，疲乏得無力起床。大人日間不在家，半夜才回來，他管得了什麼？沒人報告他是不會知道的，除非是他心愛的人兒。這是二太當家人的責任。早上我收拾屋子時對她說：家裏有人害病也不知道，怎麼管家人這樣糊塗？她還扯長了臉說她不是諸葛孔明，怎會預卜別人的吉凶，自己有事不說，她可管不了。

雖然她們都進去看過五姨太了，但病人自己說不要緊，不必請醫生，於是大家也懶得多事；而且都不介意，認為不要緊呢。據我看總覺得很危險。

看着別人陷入了危險，却都袖手旁觀，這豈有此理！剛才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一聽見大人回來了，就趕到樓下書房裏。我是垂手直立，莫名的一種氣湧上喉頭，聲音也微顫了。我說：

『大人，五姨太病了好些日子，今天更厲害了，請大人上去瞧瞧怎樣？』

他愕然，睜着懷疑的小眼睛瞪着我，後來皺着眉頭說：『真的？既然病了些時，怎麼沒人告訴我？真可惡！……是什麼病呀？』

我回他不知道，他就抹着一撮鬍子，皺着泰山樣的身體，咚咚然緩步上樓。大概是；雖則不關心，也得盡一盡丈夫的責任。

他上去以後，我回到亭子間裏，秦媽已經睡着了，真想叫她醒來談談，消消悶氣。終於又可憐她年老，而且忙了一整天，就讓她好好的睡吧。我默着靜坐消息。

空庭月冷，星影搖搖。馬路上傳來的一兩聲喇叭，衝破沈寂，却更顯得沈寂了。大概汽車裏載的是才從舞場劇院抽身出來的歸客吧？

等了許久，前樓仍是寂然，並不見有連夜請醫生的動靜，想是大人也認爲不嚴重？是的，深夜往那兒去請？又不是患的急症。容，你放心呵，明天準有好消息的。——我默氣地自言自語。

秦媽的鼾聲，何其嘹亮？睡得真好！我是神經過敏了，並沒有事，却興奮得不想睡，怪哉！

才三個零月的九九雖長得粗醜，但一雙眼睛倒特別大而黑，彷彿澄澈的深潭；這深潭裏反映出她的最純潔的靈魂。所以我替她辯護，偏說她的眼睛美。但可憐這幾天只吃一點罐頭牛奶。這一條小小的新生命，誰能預料她的最近的將來？萬一五姨太……，不要胡思亂想。

(未完)

最近英美雜誌中之文學論文

畢樹棠

On Thinking Critically.

By Mary M. Colum Forum, February 1934.

這是一篇論文學批評的文字。先說批評之難，作一個文學批評家，須要對眼前過去所有文學上的思想，都瞭如指掌，而自居主位。要明瞭過去的批評都採取何種的形式，要周知深解文學裏的一切，然後加上個人的創見。換言之，創作家只具文學上的一面，而批評家則包攬着各方面，這種工作在文學上是功夫較難而獲報特少的。次論批評的定義，泛論以往幾個歐洲批評名家的成說，如 Taine, Sainte-Beuve, Matthew Arnold 諸先進，由今日看來都不大適當，要之須有歷史家的見解，哲學家的思想，和考據家的研究，造就出一個才能，去解釋所有作家的作品，而加之以相當的判斷。說到最高處，文學批評是創造，是對生活和文學上的深澈的啓導的流變的理想之創造，因為生活是文學的主題，不了解生活是不能看清文學的。所以大批評家的作品是對文學的創造有明確而不絕的影響，不僅對作家的認識和評價。其次說文學批評史的演化，前啓後隨，一貫趨下。最後到美國的批評界，則尙因襲歐洲的故說，說文學是社會的表現，是種族和國民生活的表現，所以文學批評是人心的一幅自然歷史。甚

至對文學俱一個有限度的了解，而純以社會的標準作批評，毫無新的理想。文學是單獨個人的創造，藝術不是事物，而是事物上心的印象，所以文學批評和社會秩序相提併論，未免有些簡單。美國現在的文學批評多半是知識的，而不是藝術的。

Marxism and Literature.

By Mary M. Colum. Forum, March 1934.

本篇作者是一個銳敏的文學批評家，在上一期刊裏曾介紹過她一篇論文，兩種良知，她的文學見解可以略見。本篇是她讀過幾篇普羅小說之後，對於馬克斯主義產生的文學所下的批評。大意謂馬克斯主義者無所謂文學，只是一種賣文字 (Trade Writing)，便是太注意材料，而不顧藝術。文學是由意識的深處而生，外面的事務與經驗可以灌養內面的生活使之豐富，而生出文學，只憑外面是創造不出文學的。藝術不是材料，而是材料之上印上的心跡，假使沒有另外一種東西印在材料之上，必不能成爲藝術，也就不能成爲文學，反之，假使我們抓住了藝術的要點，常常把牠所藉助的材料反而忽略了。所謂普羅文學的缺點大半都是沒有深刻的情緒與想像，只收納些外界的材料，現代的，紛擾的，委實

有社會上的重要，走的是別一個方向，去文學的中心漸遠。有一個很好的例證，便是拿這些普羅作品和高爾基的文章相比較，分別是很明顯的。高爾基用的也是這些材料，而却經過內在的火候。然後表出，就是一個短篇小說也含着純化的偉力，這純化便是赫格爾之所謂靈真 (spiritual truth)。要之，藝術家乃心理過程之結果，其境本天成，而妙手偶得之，非人人可得而主，普羅作家把這事看得太平常了，以為藝術和一般革命的夢想似的，可以大眾化，其實也只是一個幻想而已。篇中所舉出的作家和作品，都是美國的，不是蘇俄的，立論也是對美國普羅作家說法的。

The Canons of Poetry.

By Edmund Wilson.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34.

本篇論詩的規準。甚麼是詩？經過多少年來文人的立說，直到現在還沒有個最後的定義。在古代只有散文韻文之分，只是文學表現的兩種不同的技術，初時多用韻文，後來漸多散文，韻文的範圍日狹，發達到一種獨高的境界，於是乃有詩說成立。歷來文人，各有己說，如 Coleridge 的書物新說，Poe 的音樂無限說，Arnold 的自然現象說，Verlaine 的色別說，以及最近 T. S. Eliot, A. S. Housman 都各有創見，而似乎都是偏見。就韻文的歷史上看，希臘的詩與音樂相合，是耳察的，拉丁的詩與景色相符，是目觀的，後來的詩都不出這兩途，而到最近英國的 James Joyce 則聲色俱合，散文與詩歸一，這是一種最新的妙技。由現在的社會想像未來，將是一種經濟的邏輯的組織，加以教育一般標準的提高，文學上將必興起一種新的集中力，在詩上將創造出新

的音律與技巧，與以前不同。本篇作者是美国一個重要的少年批評家，Mary Colum 也是文學批評界新起的人物，而二人的觀點有些不同，皆有獨到處，看他們在雜誌上發表的著作，可以知之。

The Psychopathic Novel.

By Mary M. Colum. Horn. April 1934.

這篇專論心病式的小說。大意說重要作家的才智和情感是與時日俱進而愈深的，例如夏芝六十五歲寫的詩比三十五歲時寫得好，哈代最好的詩是七十幾歲間寫的。但一般的作家則不如此，大都有個情緒熱烈的時期，作品沛然而至，過去這一段，便衰落而死滅了。大概詩人的成就往往在廿年，其基在天才，其美如花，而小說家的成就則往往在中年，其基在經驗，其實如果。譬如心病式的小說是寫人生的陰面，人格的內涵的，這個沒有相當的歲月，和深刻的體驗，是寫不成功的。心病的小說是怎麼產生的呢？原來一個作家的心理是營養在兩個方面上，一為藝術；一為生活。藝術可求之於他人的著作，生活則有賴於經驗，而同歸於自己心理的感悟，而往往感到薄弱，必賴有多少刺激，然後有所表現，這便入到心理追求的範圍了。現在的作家常深深的往人格的神秘裏以掘求新的材料，所得到的自然是心理上的發現。所以現在的小說常常不是一個情節的講述，而是一種心理的縷敘，便是一個人在一種生活上的掙扎，在他的精神的容納上，也許太簡單，也許是太複雜了，而掙扎的結果，往往為之心碎，碎到極點，只有灰暗和單調，其間是充滿了悲劇。此之謂心病的小說。文中舉出三個作家，一為 Scott Fitzgerald 一為

Morley Callaghan 一篇 William March，便代表了三種心病的格式，作分別和比較的研究，俱見詳切。

Facing Futility.

By Harvey Curtis Webster. Sewanee Review

April-June 1934.

這篇論文是討論現代英國一位文人赫胥黎 (Aldous Huxley) 的思想和文章，赫胥黎的祖父是 Thomas Huxley 是一個達爾文派的科學家，所以他早年就有近代科學知識，後來作詩，權之作小說和短篇散文，在英國現在文壇上是新興一格的，而他的文學創作的主腦是建立在他的哲學思想上。原來文人的生活多含着悲觀思想，而自達爾文學說行世，加以近代行爲心理學自然哲學生物學人類學及倫理宗教上的批評，種種新發現，於是新的悲觀思想越發大張其力。造出一種現代的無爲主義 (Futilitarianism)。赫胥黎是便其中的一人，而却有些與衆不同。他把人事的虛幻寫成一幅極可信的畫圖，撇開不快人意的真理，而向往鼓舞人心的幻境，極力推去黑暗而啓示光明。他早期的作品是詩，後來出了一部重要的的小說是 (Point Counter Point) 書中創出他的新哲學，其後的小說散文也都是開發同樣的理想。

The Dunlop Ox: A study of Ernest Hemingway.

By Wyncham Lewis, Life and Letters. April 1934.

漢明威是歐戰以後近十年來美國新起的一位散文作家。著作還沒有多少，而文譽已高，成爲一個新派。本篇的題目

是「啞牛」，意指漢明威的文章是民衆的真聲，好似不能言語的牛之靈魂的表現，自有他自己的美，天真而純簡的美。漢明威的思想是虛幻的，却是樂觀的。他的文章，取題都很簡單，風格是直率的和土語，文句之間有特清的頓挫與節奏，是其特點。本篇所論，關於他的文格處居多，在英文散文上可謂一新。他有兩部重要之作，一篇日出 (The Sun also rises 英國本爲 Fiesta) 一篇退伍 (Rerevell to Arms)。

The Emancipation of Irish Writers.

By Sean O'Faolain. Yale Review. Spring 1934.

本篇的題目是「愛爾蘭作家之解放」，大意謂自晚近愛爾蘭獨立運動以來，文學批評變成一種狹義的地方主義，例如 Cooney 教授說，有三種勢力在愛爾蘭意識裏動着，即地方宗教和國家主義，然而在愛爾蘭文學中却不得其所。這種論斷太偏，且有些不符事實，只不過是對幾個新作家的不滿而已。一個作家第一要表現自己，進而要同情人類，不能拿一個地方的某種範圍以劃死他的價值。純粹的創造天才在工作之間，對於時間地方道德政治社會甚至於人民都不在理會之中。一個藝術家的理想是始終在尋求普遍 (Universality) 比一個愛國之士的理想來得廣大。所以作文學品所表現的生活第一要向外掙扎以達于個人靈魂的自由，所以晚近愛爾蘭的文學需要一種脫離的勢力，脫離政治，脫離爭論，甚至於要脫離人民的公斷。蓋膠柱于群衆的情緒，藝術的完全便被毀壞了。就事實言，在近代愛爾蘭人中色爾狄和撒克遜的心靈來個結合，將可以產生一種新奇的可愛和一種以前未有的美。所以愛爾蘭的作家應當拚去一切簡單淺薄的動搖，以

求文學上的高境云云。這篇論文作得很長，說來說去，大意不過如此，聽說作者是一個愛爾蘭的少年作家，自己便是被擊的之一，所以發出這個解放之說，是否有當，不得而知。

Henry James.

Houndand Horn. April-June 1934.

這是一本亨利詹姆士專號，詹姆士是美國近代一位重要小說家，生於一八四三年，死於一九一六年，今年正是他的九十冥壽，這本專號大概是藉此紀念他的意思。關於詹姆士一生的事蹟，和他的作品的地位，都已經有專書論定，研究近代西洋文學的都早已知之。這本專號裏共收文章十六篇，除去信稿目錄和一篇小說的綱要以外，其餘都是專題的論文，茲抄列如後，並略加註解，讀者自行選閱可也。

1. *Armor Against Time.* By Lawrence Leighton. 從時問上觀察詹姆士筆鋒的變遷。
2. *Henry James as a Characteristic American.* By Mari-
anne Moore.
3. *The Ambiguity of Henry James.* By Edmund
Wilson. 舉詹姆士之小說數篇，以察其變。
4. *The Drama in "The Golden Bowl."* By Francis
Fergusson. 金碗是詹姆士作的一個長篇小說。
5. *Two Unpublished Letters* 這是兩個信稿，一個是
一八九四年寫給 William Heinemann 的，一個是
一八八八年寫給 Richard Watson Glider 的。
6. *The School of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Novels.* By
Steph Spender. 詹姆士的作品先是外觀的，後是內

省的，此篇討論其前部。

7. *Henry James and the Almighty Dollar* By Newton
Arvin. 論詹姆士小說裏的人物與錢的關係。
8. *The Critical Prefaces.* By Richard P. Blackmur. 論
詹姆士文集的紐約版本裏的自作每卷序文，以觀察
詹姆士自己對自己的文藝批評。
9. *A Note by His Photographer.* By Alice Boughton
一個短篇回憶記，附印詹姆士遺像五幀。
10. *Henry James and Sturford White.* By John
Wheelwright, Sanford White. 是美國一個建築師
，是詹姆士批評紐約建築的文章裏的一個主要人物
11. *A Little Reality.* By Robert Cantwell. 論詹姆士的
批評文字。
12. *Henry James in the World* By Edna Kenton. 詹
姆士自二十餘歲時，即離美居英，其後回國時甚少
，因之對美國頗俱異見，此篇即論其事。
13. *Henry James, the Satirist* By H. R. Hays
14. *A Sentiment I Contribute.* By Glenway Wescott.
論詹姆士作品之雜感。
15. *Some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Henry James.* By
Edna Kenton.
16. *The Ambassadors. Project of Novel* by Henry James.
Robert Frost and the Dark Woods.
By J. Mc Bride Dabbs. Yale Review. Spring 1914.
弗洛司特是一位美國詩人，蜚聲詩壇，已二十年，現猶

吟詠不輟。近年關於論他的詩的文章很多，本篇大意說他的詩是象徵生命的，而他的象徵詩又大多數是表露人與自然的關係，把所有的人生都歸到自然，而在自然之中他尤歸近一個單獨的對象，便是森林。他一首最完美的抒情詩是止步林邊雪暮天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末句有云：

可愛森林，暗與深，
唯我有約兮須臨，
數里程途兮到新寮，
數里程途兮到新寮。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森林的幻境，意思的前進，而詠止于寢，是人生的寫照

Passion Plays and Their Origin.

By Gerald Wynn Rushton. The Catholic World. April 1934.

耶穌受難的一星期是基督教諸國度裏的一個大節，這段故事本出在聖經，而編演成戲，則始于德國的 Oberammergau 村，時在十七世紀。初時舉行，劇本和舞台都很簡單，後來屢經改進，規模漸臻偉壯，到現在成了歐洲的一個大會。凡看過歐洲文學史的，都知道這種戲劇之來原，不用詳述。一九二〇年四月裏，這戲會大演一次，(原定耶穌紀元達十之年舉行一次)我曾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寫過一篇短文，略記其事，並考其原。本篇也是一個應節之作，所述並不

專指德國一地，對於這種戲的各樣的舊傳，作較詳細的探論，讀之，可窺歐洲宗教劇之一斑。

Tendencies of the Modern Novel. VI. Russia.

By D.S. Mirsky. Hornightly Review. March 1934.

本篇述論蘇俄自內戰收束以後小說演進的情形，其間有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裏，蘇俄文學的作家還不屬於無產階級或是共產黨。當時的小說都是描寫內戰的，有的作家震于革命之偉觀，自己想從旁作一個冷眼人，要特創的表現出個人的態度。有的則有眼無珠，在渾沌的革命勢力之中失去了一切個人意志的知覺。更有的心神無主，對於革命的威信只有畏懼崇拜的份兒。因之產生的作品不是只寫羣衆軍隊勝敗，毫無個人的性格，便是緊緊的把住作者個人的本意，以盡其獨創之志願。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是 Artem Vesely 的俄國浴血記 (Russia Washed in Blood)。第二個階段便是初期的無產小說，差不多和第一個階段正立一個相反的地位。「無產」這個名詞並非說作家的出身都是無產階級，乃是說他的政治和倫理的態度是傾向無產的。這無產小說形成于一九二幾末尾的幾年，而開始則與非共產小說家同時，初期的作品可以說是前一階段裏小說的答覆。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是 Serafimovitch 的鐵流 (The Iron Stream)。這部書較浴血記早出十年，而其時代的地位則另有先後，蓋浴血記寫得很早，發表得很晚也。其後無產小說出了一部傑作，便是 Alexander Fadeyev 的十九個 (The Nineteen)，俄文原名曰潰滅。到一九二幾的後期的幾年，一類小說因為國家有了新發展，遂改變了文學的面目，而立下今日蘇俄小說的本源。這所

謂新發展，就是一九二九到一九三〇年間出來的「社會學者的唯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其發展的痕跡，說來話長，要之這種主義在新蘇俄文學上立下三個特點，便是意識的目的性，意識的協同性，和作品想像的知識化。所以今日蘇俄小說所反映的實質是社會主義者依照一種意識的集團意志所產生的計劃，而來再造一個大的國家，這可以說是第三個階段。有兩部新出的作品可作代表，一部是 Michael Sholokhov 的破地 (Broken Earth)，一部是 Valentin Kataev 的急進 (Forward, Oh Time!)。

My Meetings With Tolstoy

By Ivan Bninin. Contemporary Review May 1934

在這篇記事文裏，蕭寧說他在童年的時候，因為鄰舍間都談論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又因為他父親在克爾米戰役的時候，曾會過托爾斯泰，在時常談說普式金和杜介尼夫的時候，有時也提及托爾斯泰，所以他很早就是一個托氏的私淑者。後來他和追慕托氏的一般人作朋友，到一八九三年到了莫斯科，纔得見面。後來通過信，又會晤過幾次，似乎時間都是很短的，二人間每次談話的光景，托氏是居于前輩的地位，和對孩子講話似的，句句都帶指導的美意。這篇短文寫得簡淨而韻麗，由 Gleb Struve 譯為英文。

Tendencies of the Modern Novel. VII. Italy.

By Luigi Pirandello. Fortnightly Review. April 1934.

這篇論文的題目雖然是近代意大利小說的趨勢，但是對

趨勢二字，都沒有多少發揮，只就作家和作品寫下些簡單的評述。作者皮薩得妻是意大利近代小說界的一個主要人物，和華賽曼在德國小說界差不多，而文章的做法却和華氏在前期裏講德國小說的趨勢整個相反。在本文裏，作者依據意大利文學批評家 Francesco de Sanctis 的意見，以 Manzoni 的已定婚者 (Promessi sposi) 為意大利近代散文的基本之作，因為在這部書裏方把凡人觀念從宗教觀念裏脫離出來，而人道的尊嚴自此以立，接着精神道德社會一切新思想，自此產生，而文學藝術的根本成分漸就出現。後來繼起的作家都走進這個範圍，不過各人的路有些不同而已。下文歷述各作家與其作品之特點，人物和著作的名目很多，到結尾說到最近的趨勢，一方面是「幻術的寫實主義」(Magic realism) 一方面是深入人生的藝術意識，而後者長進得較為豐富而複雜。作者始終沒提及他自己，然而說着他人，自己也就包含在裏面了。

Tendencies of the Modern Novel. VIII Scandinavia.

By Erik Mesterton. Fortnightly Review. May 1934.

在過去的近代斯堪狄內維亞小說裏，是迴避工業文明，而發展其地域性 (Regionalism)。近十年來，小說的趨勢對地域派的文學則持反動的態度，而集向自然境界之追求，便是追求一個靜足的夢想世界。這個簡接的表現出歐戰以後人心的錯雜，而直接則表現出人事的淒涼。這種小說若說是人生的表現，則近於虛偽，因為事實上太平景象已經是崩毀無

存了。這樣故舊典型的崩毀，在諾威的 *Sigrid Undset* 和丹麥的 *J. V. Jensen* 二人的著作裏是明白表露出來。其次普羅小說之勃興，除了俄國以外，算以此地最爲重要。至於青年性愛，心理分析，也是兩派新的趨勢。而純粹的藝術創作，則當推瑞典的 *Hjalmar Bergman*，是一個真能抓住時代者。

Fifteen Years of Polish Literature (1918-1933)

By W. Borowy. *Slavonic Review*, April 1934.

在十九世紀裏，波蘭是一塊分裂的領土，一切不得自由，只有文學美術可以作國家精神的領袖，然而終究是有限制的。歐戰結束，恢復自立，文學當然更加發展，十五年來，文彩斐然。詩歌戲劇小說及諸種散文都偉然興起，現在雖沒有驚世的成績，將來的希望是很大的。這篇文章，把近來波蘭新生的作家和作品極盡其詳的敘述出來，篇幅很長，可作一小冊歐戰以後波蘭文學史觀。

Modern Arabic Short Stories.

By M. Sorensing. *Open Court*, April 1934.

這篇文章沒有多少議論和記載，只說亞拉伯正在創造一種新文學，和中世紀的亞拉伯文學大不相同，至如怎樣的不同，却沒作出一番比較之論，只舉出四個作家，六篇短篇小說，做實在的例證。六篇之中尤以頭三篇可以表現出亞拉伯新小說內容的特色，第一篇曰咖啡乳和泥乳 (*Cream with Coffee and Cream with Clay*) 第二篇曰紅蘿蔔 (Green) 第三篇曰施醫 (*To the Poor Gratis*)，頭兩篇是貧富勞逸相對的寫照，第三篇寫施者的欺騙和無救者的悲哀，很有些像最近林德音女士的九十九度中挑夫臨死時的情景。第六篇是一個女子之作，好像一篇小品文，不是小說。依我們看，這幾篇東西的意義和技巧都有些淺薄而簡單，然而在一種新運動始行的時候，作品往往是這樣的，十幾年前，中國新小說亦復如是。

書評

『一年』 王淑明

張天翼作

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有人說：張天翼的鬼土日記，牠裏面所描寫的，並不是一個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如果這話爲不錯，那末，我們很可以說，在他現在的『一年』裏，也不比這顯出有多少的進步。

這是一部新出版的長篇創作。作者在這裏面，極力描寫着一班小官僚階層由幻想而趨於沒落的過程。心理的和動作的刻劃，均表露盡致，有些地方，似乎很受了魯迅的阿Q正傳的影響，而作者在這中間所欲完成的人物，也很想寫出像阿Q那樣的幾個沒落社會的典型人物來。不過，我們所要問的，是作者在所想要着力的地方，是不是已經成功了呢？

回答却是個『否』字，然而這却要有個限制。

我是說：『一年』裏的幾個人物，由幻想而趨於沒落的過程，作者的心理的動作的刻劃，和惡毒的嘲諷，是成功了的，但他却沒有將這些被刻劃的人物，放在現實社會裏，和他有機的互繫起來。這正和『鬼土日記』裏所創造過的人物一樣，是一般的設置了的存在，而不是某個特定社會裏形成着的

人物。

二

將茅盾拿來和張天翼相對比，則他們兩個在創作裏所用的手法，都是近於自然主義的。不過在茅盾創作中所表現着的人物，多分是客觀的，他不喜歡在他所欲描寫的進程中間，夾進去些主觀的意見，更未嘗用許多惡毒的語句，恣意的嘲諷過書中的人物。

至於張天翼呢！那就不然。

就如在『一年』裏，他寫着白慕易由幻想而感着愉快的心，有如下的一段：

『不知爲什麼他感到輕鬆起來。他有點熱，把被掀開一點，一個人在輕鬆之中常要想起些自己舒服的事來。』

這裏，他顯然是犯着主觀的敘述的毛病，無故的在文字的中間，添加進去自己主觀的意見，說是這樣可以助進創作表現的效果，也未見得？

又如他描寫着勇嫂的咳嗽說：

『接着她又咳，這兩間屋被她咳得在戰慄，她看來很性急！彷彿一個人一生的咳嗽有定數，她就想趕快把牠咳完。急促地一聲緊接着一聲，像在跟誰掙扎。』

我們以爲這樣的描寫，有些被嘲諷得太刻毒了，近於過分的誇張，而過分的誇張，也就不合於真實，從而減少文字

在客觀上所獲得的效果。

然而作者在這部小說裏，所呈現着的缺陷，其重要地方，還不在此。最要緊的是他沒有將書中人物的心理，行動的發展，和現實的社會合致地互繫起來，而他們幾個人的心理，行動，也就成爲孤立的個別底存在着的東西。這是我在下面要好好說明的。

三

『一年』裏的人物，王老八，梁梅軒，白駿，李益泰，白慕易，劉培本……這一大串人物的心理行動，不錯；作者將他們的臉譜，性格，動作，都描寫得形容盡致，真的包含着不少幽默的風味。就如那個小小的白太太，也都被描寫得很好。然而作者在這本書裏，所欲要極力描寫的積極主題性，是一大批半打以上的幾個小官僚階層的典型，浮沉於社會生活的捲流中，他們不大看到一切，但又極力的想向上爬；有些近於誇大病，但有些又近於虛無主義者；幾個人到了後來終於都走上沒落的道程了。

他們這些典型人物的故事發展，自然是被寄與了社會的存在條件，這樣說：就是他們不是烏托邦的人物，至少乃是某個特定社會裏存在着的；而故事的發展進程，也不是偶然的，是和現實社會生了聯繫的東西。現實的發展，才反映到作者小說中人物故事的發展。然而這樣存在着的社會性質，到底是怎樣的呢？

他們是歷史的？還是現代的？如其是現代的？那末中國現社會的性質，正是半殖民地社會，這些典型的人物，他們的心理行動，就只有和不能不在這個特定社會的底下，才能形成發展，而無法脫離出這個社會而自外。

我們只有理解着這一大批人物的存在，並不如魯濱遜的

漂流荒島一樣，也不是如所謂一般的抽象物底存在一樣，而乃是現實的這個特定社會組織裏面活着的人物，那末，我們就可以想像出作者在本書中所犯着的錯誤，是怎樣的大了。

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的社會，牠一面受着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一方又受着國內殘餘封建軍閥的殘酷剝削；因之中國的廣大羣衆，就愈陷於貧困的境地，尤其是中間者層就急速的走上沒落的過程。說這是殘酷的命運所指使嗎？上帝所給與人類的懲罰嗎？完全不是的，他們在幻想着地位上升的當兒，在掙扎着不甘沒落的當兒，毫沒有想到這是被一種無情的社會鐵則所左右，所制馭，就完全的做了可憐犧牲者了。

然而我們在叙述這些事件的進行當中，可不能就單只表象的描寫牠，要能爬剔出這裏面的社會內在聯繫來，我們不止要旁觀主義的寫法，也不要過分的刻毒諷刺，而要的是這些事件之進行發展，和這個社會的有機關係之緊密的結合，例如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廣大的社會羣衆之趨於沒落的過程……等等。但我們的作者，在這部小說裏，所能劃出的，却只是一種抽象的，一個沒落社會裏的一般小官僚階級的沒落過程。我們看了以後，並不能指明這是那個一定社會構造裏所存在的人物，並且更其沒有闡明中國社會之半殖民地的性質；而這一大批典型人物的沒落，又只能是半殖民地社會裏的小官僚者社會層之沒落的性質。這些地方，作者是顯然有了很大的失敗。

四

除了上面所說的作者沒有獲得對於中國半殖民地社會現階段的認識而將牠和書中人物故事的進行，成了具體的聯繫而外，作者在這部小說裏，不時地夾進些主觀的意見，也是

削弱了文字本身在客觀的效果一個原因。他常常用這些臨時插入的語句，來幫助讀者說明書中事件的進行。這樣的寫法，有人以為並不妨害作品的客觀價值，他們說即在西洋的最新小說裏，也有採取着這種代言性的方式的。一個作者有他選擇所自認為適當表現方法的自由。這也許是不錯。但那是要看作者是站在怎樣的見地？採取着怎樣的題材？又用怎樣的創作方法來描寫？像資產階級的美學者，他們自然以主觀的描寫為滿意，而在新興文學，他却不得不以主觀主義的寫法為俗不足道，即純然近於自然主義的作風，他也以為有更進一步的必要，那就是採取着特定階級的觀點，而不將旁觀主義當做滿意的。

又有人說作者是想將文藝大眾化的手段，真的應用於新作品中間來，所以他既採取着舊式小說許多保存的手法，將牠有效的應用於新的作品裏去，這樣，可以吸取廣大的讀者羣衆，而也更容易獲得藝術的效果。我以為文藝大眾化是應當的。因為文藝大眾化起見，而苦心地提取舊小說裏的描寫手法而試用牠，這也是可取的。但舊小說的描寫方法，有許多地方却並不是可以機械地移用過而是要批判地去採取牠。像作者在本書裏所常用的『讀者諸君』這樣的描寫手法，似乎還有商榷的餘地。

此外作者在一二九頁裏寫白慕易問衛復主道：

『究竟是什麼道理，我們這般人回去都沒有生路了。』

『外國人』衛復主表示着，『這是當然的』那種口氣，

『外國人所謂帝國主義，他們在中國把生意一做，把勢力侵到鄉下，鄉下人就破了產，』

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固然由於帝國主義的侵入作用，但帝國主義者自身，却沒有這種長腳爪，他實通過了豪紳地

主買辦階級，這許多諸種複雜的社會層，而伸入其觸手於農村的。作者放置了這些主要的關係不講而單只還原於帝國主義者本身的作用，却將中國社會裏的封建勢力完全抹殺了，這是不合於具體底事實的。

還有：作者只將回到農村去，沒有出路，作了單純的說明。但他們這些人果真的就沒有出路嗎？在這裏作者也只對事件給與了靜力學地的了解，而沒有從動的觀點上來把握牠。他們不是沒有生路的，這只要看他們自己怎樣的向前走，和能否認取歷史的客觀必然性。

這也是個不小的錯誤，故附帶指明如上。

『萌芽』

巴金作

在巴金的創作裡，實通過了他的所有作品，都在採取着浪漫主義的手法，這手法的好處，是在於能寫得生動的話，可以引起讀者的真摯的情感，而其弱點，就是太過主觀了，容易失却事件之真實性，不過話雖是這樣說，在巴金最近的作品裏，例如這裏所要說的萌芽，就難得是一個例外。

在萌芽裏，只要每一位讀者能設稍細心一點，都可以窺察出牠裏面所描述的舊工生活，不是憑着主觀臆想出來的。牠或許是由於自己親身的考察，至少是根據着一種有價值的報告材料而復現着的。牠不似海底夢那樣的鼓着玄想之翼純粹流於冥想，也不似雨那樣的渲染着虛無主義的色調，裏面人物的行動言語，多半概念地創造出來的，而不爲現實所實有，在這裏作者却能把自已作品在前期裏所流露的主要弱點——浪漫主義的手法——相當的克服過來了，雖然也還殘

餘着不少舊有的成分，但還是可以經過作者自己的努力，而漸漸地濾淨了的。

以下我就想對於他這部有新生命的作品，來稍稍的加以檢討。

二

首先說到牠的優點，

寫審工生活，而至於不懂得他的生活內容，這才是再大沒有的笑話，可是在過去，有許多作家，却不幸正犯了這樣的毛病，坐在亭子間而寫作工廠罷工的小說有之，以炭礦夫為題材的短篇作，而至於連礦山的設備，礦工們的術語都不知道，亦應有盡有，可是這樣流行的風氣，到了最近，總算克服過來了。

在萌芽裏，寫審工們的下窖，他們怎樣的到管理處去領燈？怎樣的跟着升降機的動作而排隊到審井裏去？礦警的偵察，閻王的凶狠，都寫得異常的生動入微，自非皮相的觀察所能知道得這樣親切，例如下面這一段：

幾盞電燈照着潮溼的土地，幾根木柱挺直地立在地上，被頂上的石塊重重地壓着，略略顯了一點彎曲的樣子。兩條小鐵軌交叉地在地面上伸出去，合成了一條，伸進了那濃密的黑暗裏面，三輛煤車凌亂地躺在鐵軌上，二輛空着，其餘的一輛裏面裝了大半車的石塊。

看了上面所引的，我們可以覺察到作者對於煤山裏的情形，是知道得多麼深切，一點也不顯得隔膜，荒誕，這比之他過去所有的作品，實在可以說是劃了一個更新的階段，然而這寶貴的收穫，也不是輕易得來的，那却由於作者虛心的考察和體驗。

除了這，在萌芽裏，作者却給我們創造了兩個人物，使

之作了深刻的對照。一個是審工小張，一個是智識分子的張溫平。

小張在一開始，就被作者寫成得很粗暴，由於階級地位的不平等，時常引到他的自發底仇視和憎恨，然而在這時候，他的意識，還沒有覺醒，漸漸的由於環境的誘發，行動的磨鍊，這才由自然生長性意識，跳進於目的意識，而開始認識了羣衆的力量。在本書裏，作者把小張的這樣意識演進的程序，描寫得很為深切有力。他並沒有像一般流行的作家樣，用自己隨便製成的一套模式，給他們按上，而叫書中的人物，跟自己的意思來行動。

在一八八頁裏，文科員和小張的對話。文科員說：

「我說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你們應該設法把牠終止，你們應該把那些不公道的情形終止。你們不應該再等待什麼了，」那聲音變得更沉重了。

「你說得這麼容易？他們大家都反對我們，我們有什麼辦法？」小張煩燥地說，文科員的這些話復使他苦惱，

「哼，他們大家？我問究竟你們人多還是他們人多？」文科員的話語不放鬆地追逼他。

「他們人多，」小張剛說了這句，便又改口用更大的聲音糾正自己說：「不，我們人多。」

可是直到這裏，小張的鬥爭意識，還是模糊的。而就是這僅有的階級意識的覺醒，也是受了四個審工的話底壓死，趙根寶的弔死，這許多慘酷事實的啓發和刺激，這才慢慢的生長起來的。必須到了最後，又從許多對於生活的認識中，這才會成功為一個領導自己階級向他人鬥爭的戰士。

和小張的英勇行動，作殘酷的比照的是科員張溫平。他是一個溫情主義者，雖然同情於工人們的非人待遇，却又不

主張用暴力，想建議用工人夜校，工人俱樂部，學校，這些設備，漸漸的來改良工人的環境，他反對革命，主張『他們不要太激烈應該慢慢來』，自從觸了一回霉頭之後，他知道自己的改良政策，不會被礦山當局採用了。於是就潔身引退，在工人鬥爭的勝利當兒，他悄悄的離開了煤山，他還這樣的說道：

『我也很關心他們的結局。他們一定會失敗的，他們自己倒不怕，我却不能毅等着看他們滅亡，我不相信他們這種辦法會成功，所以我走了。』

作者在這裏，把做一個智識分子的他底游移性質，都毫無顧忌地寫出來了，所謂中間階級這種人，他們不願意和惡勢力妥協，但又不敢面對現實，由於不敢面對，乃從而至於逃避現實，他們只能做一個淺薄的同情的人道主義者，『我也很關心他們的結局』，但却只於關心而已。我『不相信他們這種辦法會成功，所以我走了。』

這是知識分子，也是改良主義者的活現形，而張溫平却恰恰是被作者這樣創造成功的一個典型人物。

三

但在萌芽裏，就沒有缺點嗎？也不是的。有好幾處地方，與其說是缺點，不如說是小疵，還近真些。

比如書中的文員，他的站在領導鬥爭的地位，是很重要，然而像這樣的一個主要人物，直到一七一頁裏，才在書中出現，『好：這番話說得很不錯，』一個聲音在後面響起來。衆人吃驚地掉頭往後面看。『文員』李阿大低聲說，『他比較放心了，他知道文員不是他們的敵人，』可是文員究竟怎樣不是他們的敵人？直在這以前的許多篇幅裏都沒有給以說明，也沒有按下伏線，只他的出現，只是突然的跳進

來而已。雖說在這以後，由於別人口裏附帶的說明，他自己行動的指示，使這個人的究竟，在讀者的心目中，得着一個大概。但作者的沒有交代得清楚，不能說不是他疏略的地方。又在書中的第八章裏煤山上的四個小工，被活埋了以後，全礦山裏的工人，都包圍在憤怒的氛圍中。在礦局十五週年紀念日的前一天，小張一個人走到山坡後面的墳場上去，『他一見這兩個木牌，就想起周廣和他們的困苦生活和結局，不覺氣憤地罵起來，』也就是在這裏，碰見了小朱的女人，和趙勾搭了起來。

『小張，我認得你，他們都說你是一個好人，』她忽然做了一個微笑，溫和地說，聲音裏還帶了一點抽泣。

『你也這麼想？』他帶了感動地驚喜地問，聽見人稱贊他，他自然高興，何況這話又是從她的嘴裏說出來的。

這樣寫下去，很有好幾段，在全書的緊張部分，忽然插入了性的滑稽，很容易減少作品的嚴肅氣分。我並不是說一個人的意識裏，就沒有包含着矛盾，小張的鬥爭意識，也是慢慢覺醒來的。在生長的過程中，不能說沒有動搖，而這也正是心理之辨證法的展開過程，我並沒有說：在寫工人生活的小說裏，就不應該有性的描寫，這要看作者第一他在處理性問題時的態度。二看這所插入的性底部分，會不會減少書中的嚴肅氣分，而使異常緊張的情節，因之鬆懈起來。

如果依上面那樣的說法，來回看本書中小張和小朱女人對話的一節，那幾節，則那樣的生硬的插入，實在成爲多餘，會使本來的一部嚴肅作品，流於低級的俗惡趣味中去，而更大的損害，是使書中的嚴肅氣分減少了，結構變得異常鬆懈，成爲一個不統一的調合。

不過作者的意思，也許是在側重於小張後來之離開女人出走，仍然歸入羣衆裏去，他要藉着這兩個相反的對比，來反襯出小張的行動底英勇，與加強他在讀者心目中的印象。可是就便這樣吧：作者從這上面的所得，也抵償不了其所受損失之大，這是我在這裏可以肯定說的。

四

統觀全書的各部分，作者這本書，實在是獲得很大的成功，不失爲一部好的作品，其成就遠超出於其過去所有著述之上，而也就是在這裏，可以看出作者的作風，漸漸有了轉

向，這在我們讀者看來，像他那樣富有創造天才的作家，從浪漫主義的作風，漸漸的走上現實主義的進程上去，這樣，不但可以採取着更廣大的社會事象而且也更可以發揮他的天才，這不但對於作者自己是有益的事，而且也使我們讀者所引爲欣喜的。

然而作者的將來，會不會朝這個新的方向發展呢，這却只有待於他自己的努力了。

作此文竟，謹對於巴金君創作的前途，致着偉大深沉的企望。

中國小學教育改造

15×19 道林紙印 一三八頁 定價五角

著者爲小學教育專家，對於現代中國之小學教育，頗多獨到之見解與主張。此書係孫先生就數年來從事小學教育之經驗與心得，並參照我國國勢，經濟情況，社會需要，民族特性著成，共八章，要分爲七大原則，均根據事實立論，絕無空洞與不適用之弊。誠改造我國小學教育之要論也。從事小學教育及研究教育者均宜人手一編

目次

- 一 國家的原則
 - 二 國民的教育
 - 三 國民的經濟力與生產力
 - 四 國民的社會
 - 五 國民的兒童
 - 六 國民的勞動
 - 七 國民的科學
 - 八 國民的結論
- 自序
- 一 國家的原則
 - 二 國民的教育
 - 三 國民的經濟力與生產力
 - 四 國民的社會
 - 五 國民的兒童
 - 六 國民的勞動
 - 七 國民的科學
 - 八 國民的結論
- 一 國民的教育——如何模倣他國的教育——我國的民族性
- 二 國民的經濟力與生產力——我的小學教育的窮辦法——課程教材教法與行政上的經濟的原則
- 三 國民的社會——社會的情況與小學教育的設施——小學教育之社會的原則
- 四 國民的兒童——兒童的適應兒童的需要——小學教育如何適應兒童的需要——兒童與社會兩原則的調和
- 五 國民的勞動——小學教育統一化的需要——小學教育統一化的實際
- 六 國民的科學——小學教育與健康教育——勞動教育與生產教育——小學教育之勞動的原則
- 七 國民的結論——小學校中之科學的
- 八 國民的結論——小學校中科學方法的應用

